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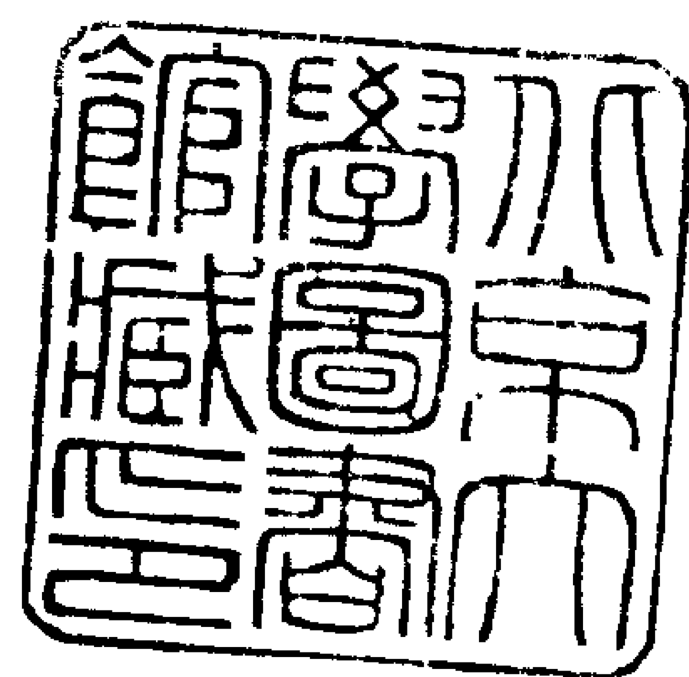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



齊魯書社

前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繼清乾隆年間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後，於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由我國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目錄學、方志學、敦煌學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撰寫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大型書目提要工具書，共收入古籍三萬三千餘種。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古籍已被天災人禍所毁而不復存世，所幸，這些提要還能勾勒出一部分古籍的輪廓。《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本上反映了清乾嘉以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存世典籍的概况，是學者必備的參考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項浩繁的文化工程，在當時並未最後整理完成。由於它緣起時複雜的歷史背景，故許多當事人始終緘默不語，使其留下了很多疑問。全面瞭解這部書的來龍去脈，對讀者更好地使用它定會有極大的幫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時代局限和條件限制，存在着諸如對重要書籍的失收，以及部分評價失當等缺陷。自清嘉慶年間阮元等爲《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餘種補撰提要之後，直至近代，一些

中國學者在個人著述中對這部書做了許多匡謬補遺工作。清嘉道以後，隨着學術文化的發展，各類著述和輯佚書日益增多，新發現的古籍及各種版本亦有不少。這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就難以滿足學者的需要了。自清光緒以逮近世，王懿榮、章梫、喻長霖、孫雄、金梁、邵瑞彭、黄文弼、李盛鐸等先後提出續修《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建議，均困於時代和財力諸因素限制，未能實施。

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日本政府迫於國際和國内的壓力，決定比照美、英等國的先例，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並趨向於將這筆巨款的一小部分用於中國的文化事業，由此而引出的三個文件就成了正式着手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發端。

一九二三年三月下旬，日本衆議院和上議院先後通過了所謂《日本對華（支那）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

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中國駐日本公使汪榮寶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根據《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在日本東京簽署了所謂《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與中國外交部長沈瑞麟互發照會，即所謂《芳澤公使與沈外長換文》。

上述三個文件確立了日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費來源、組織形式和人員結構等等。特別應該在此引用的是《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的第一條：「日本方面舉辦對華文

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尊重。」以柯劭忞爲代表的中國學者在與日本方面討論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一些有分歧的問題時，常常引用此條，使編纂工作從一開始就是依照中國學者的意見，並符合中國文化傳統進行的。同時，此條也多少維護了中國政府和學者的尊嚴。

在上述三個文件的規定下，北京先後成立了呈隸屬關係的三個機構。

第一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根據第三個文件確認，雙方委員是：中國方面有鄧萃英、湯中、王樹枏、王式通、王照、柯劭忞、賈恩紱、江庸、胡敦復、鄭貞文、熊希齡，共十一人。日本方面有入澤達吉、服部宇之吉、大河内正敏、太田爲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瀨川淺之進，共七人。一九二五年九月熊希齡辭職，由梁鴻志補任；一九二七年十月鄧萃英辭職，由楊策補任。一九二五年九月太田爲吉另任他職，由堀義貴補任；一九二六年六月日本增派大内暢三爲委員。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在北京北海靜心齋成立，雙方委員均出席會議，並推舉柯劭忞爲總委員會委員長。該委員會自成立之日起，共召開過三次總會議和兩次臨時總會議。

第二個機構是「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甜水井胡同九號成立。會上通過了《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全文如下：

「一、本研究所去歲在東京會議議定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三

者爲研究事項，此次開會，以三項不能一時並舉，先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主，漸次以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兩項。二、關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先就兩層進行。壹、搜集乾隆《四庫全書提要》内失載各書；貳、採集乾隆以後至宣統末年名人著作。選定著錄書目，但今人生存者不錄。其辦法定如下列：甲、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乙、研究所正副總裁，關於著錄、以綜理大綱、督催工課、選定書目爲專責。丙、四庫書目各部中子目甚繁，此次續修均準據乾隆成例。丁、凡所著錄，從平允爲主，不可有門户之見。然須擇要典雅記，其空疏無用之書一概不錄。至道釋二氏，暨小説諸書，有關於文學考訂及有裨人心風俗者，均可著錄。戊、各研究員，應於每月末日將擬定著錄書目送正副總裁選定。其書目内須註明卷數、已刊、未刊及刊本之種類，其未刊者並註明稿本所在，以便分別購置鈔錄。己、正副總裁每三個月將選定書目提交全體研究員開會決定。庚、選定著錄書名，由研究所開送圖書籌備處購置或鈔錄。三、著錄書目提要，應於每次決定後由研究員分別纂擬，其細則另定之。」

人文科學研究所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北京的下屬機構。它從成立伊始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止，在不足半年的時間中，共召開過十八次會議，主要議定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擬目、體例、撰寫、分類、經費、購書等原則問題。這些原則問題均由中國學者所議定，它爲以後的編纂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爲：王照、賈恩紱、胡敦復、王式通、楊策、梁鴻志、江庸、湯中、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内藤虎次郎、江瀚、胡玉縉、姜忠奎、章華、戴錫章、徐審義、劉培極、何振岱。

第三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它是附屬於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個機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第一次臨時總會議時，根據《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議決設立「圖書館籌備處」，並選舉湯中爲籌備處處長，湯中、瀨川淺之進爲籌備委員。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召開第二次臨時總會議時，委員們認爲：圖書館設立的方針完全是爲了人文科學研究所各研究員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性質與一般公共圖書館不同，其「圖書館籌備處」的名稱「不適實用」，遂決議改名爲「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並另定章程若干條。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第三次總委員會時，瀨川淺之進辭去籌備委員職務，由狩野直喜繼任，此時又制定了《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辦事細則》共十五條。並聘請柯劭忞、王樹枏、服部宇之吉、王照、賈恩紱、王式通、梁鴻志、江庸、胡敦復、楊策、瀨川淺之進、李盛鐸、傅增湘爲「圖書籌備處評議員」。另聘徐鴻寶爲圖書籌備處事務主任。

《圖書籌備章程》前兩條規定了籌備委員會和評議員的主要職責。「第一條：圖書籌備委員掌編纂、調查、蒐集將來應儲存於圖書館及要於《四庫全書》補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書籍。第二條：關於前條圖書之搜集、購置，凡一部書價二百圓以上者，須經圖書籌備評議員會之議決。」

提要編纂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

編擬書目的原則依據《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全文見前），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人文科學研究所會議上進行了討論，作爲第一條決議通過：「《續修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應先著錄書目，分經、史、子、集四大部，應由各研究員認定一部或數部以便搜集書目。」

各研究員對經、史、子、集四大部著錄書目搜集的認領如下：

經部：江瀚、胡玉縉、徐審義、何振岱、劉培極、姜忠奎、王照、楊策、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

史部：王式通、戴錫章、江翰、湯中、内藤虎次郎。

子部：劉培極、胡玉縉、江庸、王式通、安井小太郎、胡敦復、梁鴻志、湯中。

集部：王式通、戴錫章、江庸、章華、梁鴻志、何振岱、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

《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甲》云：「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但實際上，第一階段工作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開始，至一九三一年六月結束的。

共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二萬七千餘種，即《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此目錄每類均分爲「著錄」和「存目」。在提要撰寫的初始階段，研究員均在提要稿本上註明是「著錄」或「存目」，企望在提要完成之後，據此編纂出《續修四庫全書》，但以後的撰稿人多未在稿本上註明。

第二階段：撰寫提要。

提要的撰寫時間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檔案統計數字的最後截止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但是從手稿上作者簽名時間所見，有部分作者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還在呈繳提要稿。

一九三一年七月開始撰寫提要時，只有柯劭忞、江瀚、胡玉縉、王式通以及另外增聘的倫明、楊鍾義等六人。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又增聘了孫人和等三十多人撰寫提要。一九三八年春再增聘了二十多名較年輕的學者參加了撰寫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鑒於提要的撰寫已全面展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特在內部公佈了《關於研究囑托編纂事項規定》共十九條：「第四條：研究囑托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準據乾隆時代提要之體裁外，其提要之論評記事，較之乾隆提要尤須詳細。」「第六條：研究囑托對於所編纂之提要稿本，自己得隨時訂正。其稿本版權完全歸於本會，任何人或書肆不得先行零星刊佈。」「第八條：研究囑托所編纂之提要，所有批評是非、議論得失，必須一一就全部原書中加以檢討，如僅由題序跋記中採摘而成者，其稿本本會可不收受，且得退還之。」「第十一條：研究囑托編纂提要時，所有原根據之本，固可即行考定以撰提要；其摘錄之本須暫從緩例，如《皇清經解》及各叢書中摘錄者頗多，不得即據以撰提要。」

到一九三八年底，共撰寫提要二〇三一九篇，其中經部三八七八篇，史部八三六三篇，子部五〇八二篇，集部二九九六篇。此時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預計，至一九四〇年夏秋間，提要的撰稿工作可告結束。但根據檔案記載，一九四二年一月還有人交稿二四〇篇。

第三階段：整理提要。

提要的整理工作與提要的撰寫工作是交叉進行的。一九三八年四月設立了「提要整理室」，參加工作者被稱爲「事務囑托」，其任務是「將已經完成之各類提要先行着手整理。」

這時的整理工作也僅僅限於將提要與擬目相覈對，檢查是否有遺漏，將稿本進行打印或油印，將打印稿或油印稿與稿本校對，裝訂、統計、登記、保存、呈送，等等。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整理室事務囑托辦公規則》共十三條，其中第九條云：「本室事業完

成,擬以四年爲期……」。事實上,此項工作在預訂時間内遠遠沒有完成。

抗戰勝利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圖書及檔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部歸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書籍的主要範圍是: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已收錄,但竄改、删削過甚或版本不佳的書籍;

(二)修改阮元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遺漏的書籍;

(四)乾隆以後的著作和輯佚書籍;

(五)禁燬書和佛、道藏中的重要書籍;

(六)詞曲、小説及方志等類書籍;

(七)敦煌遺書;

(八)外國人用漢文撰寫的書籍。

撰寫提要依據的圖書，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一)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籌備處耗資約四十萬銀圓採購的書籍；

(二)北京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各大學圖書館；

(三)原奉天圖書館和大連(滿鐵)圖書館；

(四)各私家藏書，如傅增湘、李盛鐸、葉德輝、羅振玉、劉承幹、瞿啓甲等；

(五)國外藏書，如日本内閣文庫、朝鮮奎章閣所藏的漢籍及英、法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

根據檔案與現存稿本核實，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參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稿工作的共有七十一人： 王式通、王孝魚、王重民、江瀚、向達、沈兆奎、吴廷燮、吴燕紹、吴承仕、何小葛、何登一、余紹宋、余寶齡、奉寬、尚秉和、周叔迦、柯劭忞、柯昌泗、柯昌濟、胡玉縉、茅乃文、高潤生、高觀如、班書閣、夏仁虎、夏孫桐、孫光圻、孫作雲、孫海波、孫雄、孫楷第、孫人和、孫曜、倫明、徐世章、商鴻逵、許道齡、鹿輝世、黄壽祺、張伯英、張海若、張壽林、陸會因、陳鍪、馮汝玠、馮承鈞、馮家昇、傅振倫、傅惜華、傅增湘、楊樹達、楊鍾義、葉啓勳、董康、趙萬里、趙録綽、劉白村、劉思生、劉啓瑞、劉節、謝國楨、謝興堯、韓承鐸、瞿漢、瞿宣穎、譚其驤、羅振玉、羅福頤、羅繼祖、蕭璋、鐵錚。

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共召開過四次

會議，討論的問題是購書原則和評議各書商所送之書的價格，以決定是購進還是退回，或另定價格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購書情況：十二年共耗資銀圓三九九六七五·〇一圓，購書一五四二〇部、一六五九九册。這些書就是撰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基本古籍(今天，這些古籍除一小部分散落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外，其餘均完好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三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共收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二百一十九函。提要稿本分爲手稿和謄清稿。此次即是根據手稿和謄清稿影印出版。正文共三十七册，另索引一册。索引分爲三部分：分類索引、書名索引、作者索引。大類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小類基本上沿襲原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分類表，個別類目作了變通。多人所撰同一書的提要概予收入。

尊重歷史、保存原貌是我們此次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原則，故對稿本不做任何修補，對稿本中的眉批、浮簽均全部保留，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技術上的處理。詳細覆勘原文，對稿本中原來的錯裝、倒葉，均給予了調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收藏的二百一十九函稿本中，末十二函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檔案中清理出來的。這十二函稿本中的一部分與前二百零七函稿本中的一部分重復，即同一人爲同一

種書所撰寫的一篇提要的手稿與謄清稿的重復。在整理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剔重，儘量保留手稿。末十二函由於是在後期所撰，因此十分零亂，一部分提要的撰者未署名，故在後面的《提要撰者表》中未註明撰者。對於函册次第，一人所撰提要分裝數册、手稿與謄清稿併在一函等問題，一仍舊貫，不做任何變動，詳情見《提要撰者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手稿和謄清稿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進行總纂工作，擬目和分類不盡完善合理；提要成於衆手，學術水平和工作態度上的差異，使稿本精粗詳略不一、瑕瑜互見。而由於條件、時間和學識有限，我們的整理和分類亦存在着不足和缺點，讀者若能指摘疵瑕，匡我不逮，乃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曾點校整理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史部」和一部分「集部」。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曾出版了其中的「經部」（上、下兩册，共二百四十餘萬字）。由於各種原因，暫停了點校工作和點校稿的出版工作，改由齊魯書社全部影印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曾於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一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關於這套書與本書的關係，特加以簡要説明。一九三五年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曾陸續將提要稿本打印後分送給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在分送了一萬零八十餘種提要後便告中止，這部分提要稿僅及稿本的三分之一。臺灣本即是以此整理出版的。由於打印稿既非完本，又錯漏較多，整理時無原稿覈對，工作亦失之倉促，錯字、錯簡和句讀、分類方面的疏誤頗多，使利用

價值受到相當大的局限。

此次《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整理工作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領導史鑒、徐引篪、賈寶琦、李廣山等的支持和關心。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羅琳具體負責此項工作，整理小組的同仁有（以姓氏筆劃爲序）：段秀芝、許桂敏、鄂凌娟、靳瀟君、厲莉等人。

另外，在此特別向我的同事張建輝先生、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杜澤遜先生、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劉薔小姐致謝！感謝他們的幫助和良好的建議。

撫今追昔，幾代中國學者未能實現的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宿願，竟由日本人出面，用「庚子賠款」，組織中國的優秀學者，在抗日戰爭的年代裏，得以實現，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從一九二五年十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策劃編纂之日起，七十一年過去了，當初的七十一位撰稿者也大都作古。幸值本書全部影印出版之時，堪可告慰於已逝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羅　琳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於北京

王府井大街二十七號

提要撰者表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王式通	第一冊第一葉上至第一冊第三九葉上
王重民	第一冊第八〇葉下至第一冊第一六三葉下
馮汝玠	第二冊第一葉上至第二冊第六〇四葉下
馮家昇	第三冊第二五葉下至第三冊第三七葉下
傅惜華	第三冊第一八二葉上至第三冊第五〇三葉下
吴燕紹	第三冊第五〇六葉下至第三冊第五二一葉下
傅增湘	第三冊第五二七葉上至第三冊第五三二葉上
楊樹達	第三冊第五三六葉下至第三冊第七二八葉上
葉啓勳	第四冊第四三三葉下至第四冊第七五四葉下
趙萬里	第四冊第七八四葉上至第四冊第八〇〇葉下
余寶齡	第五冊第八五葉上至第五冊第一五〇葉下
尚秉和	第六冊第二二四葉上至第六冊第五〇一葉上
柯昌濟	第七冊第一二七葉上至第七冊第一四〇葉下
胡玉縉	第七冊第一六九葉下至第七冊第二九七葉下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王孝魚	第一冊第三九葉下至第一冊第八〇葉上
江瀚	第一冊第一六四葉上至第一冊第七八〇葉下
馮承鈞	第二冊第六〇五葉上至第三冊第二五葉上
傅振倫	第三冊第三八葉上至第三冊第一八一葉下
傅增湘	第三冊第五〇四葉上至第三冊第五〇六葉上
傅振倫	第三冊第五二二葉上至第三冊第五二六葉下
王重民	第三冊第五三二葉下至第三冊第五三六葉上
楊鍾羲	第三冊第七二八葉下至第四冊第四三三葉上
董康	第四冊第七五五葉上至第四冊第七八三葉下
何登一	第五冊第一葉上至第五冊第八四葉下
奉寬	第五冊第一五一葉上至第六冊第二二三葉下
周叔迦	第六冊第五〇一葉下至第七冊第一二六葉下
柯昌泗	第七冊第一四一葉上至第七冊第一六九葉上
茅乃文	第七冊第二九八葉上至第七冊第五九一葉上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高潤生	第七冊第五九一葉下至第七冊第六六二葉上
班書閣	第七冊第六七七葉上至第九冊第四四四葉上
夏孫桐	第十冊第一〇〇葉下至第十冊第六八二葉上
孫作雲	第十一冊第三一六葉上至第十一冊第三八八葉下
孫雄	第十二冊第四七四葉下至第十二冊第六九五葉上
孫人和	第十三冊第四一六葉上至第十四冊第四一葉下
倫明	第十四冊第七〇葉下至第十五冊第六七二葉上
孫人和	第十六冊第四〇一葉下至第十六冊第六六一葉下
許道齡	第十七冊第八葉上至第十七冊第五七葉上
黃壽祺	第十八冊第六三葉下至第十八冊第八七葉下
張海若	第十八冊第六〇五葉上至第十九冊第二五葉上
陸會因	第二一冊第五一葉下至第二一冊第二三一葉下
馮汝玠	第二一冊第六九二葉上至第二一冊第八〇一葉下
向達	第二二冊第三六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九〇葉下
吳廷燮	第二二冊第二三六葉下至第二四冊第一一五葉上
吳承仕	第二四冊第四四二葉下至第二四冊第五一八葉下
何登一	第二四冊第七三四葉下至第二四冊第八〇六葉下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高觀如	第七冊第六六二葉下至第七冊第六七六葉下
夏仁虎	第九冊第四四四葉下至第十冊第一〇〇葉上
孫光圻	第十冊第六八二葉下至第十一冊第三一五葉下
孫海波	第十一冊第三八九葉上至第十二冊第四七四葉上
孫楷第	第十二冊第六九五葉下至第十三冊第四一五葉下
孫曜	第十四冊第四二葉上至第十四冊第七〇葉上
徐世章	第十五冊第六七二葉下至第十六冊第四〇一葉上
商鴻逵	第十六冊第六六二葉上至第十七冊第七葉下
鹿輝世	第十七冊第五七葉下至第十八冊第六三葉上
張伯英	第十八冊第八八葉上至第十八冊第六〇四葉下
張壽林	第十九冊第二五葉下至第二一冊第五一葉上
陳鍪	第二一冊第二三二葉上至第二一冊第六九一葉下
江瀚	第二二冊第一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三五葉下
沈兆奎	第二二冊第九一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二三六葉上
吳燕紹	第二四冊第一一五葉下至第二四冊第四四二葉上
何小葛	第二四冊第五一九葉上至第二四冊第七三四葉上
趙萬里	第二五冊第一葉上至第二五冊第三三五葉上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趙錄綽	第二五冊第三三五葉下至第二六冊第三八三葉上
劉思生	第二七冊第 五一 葉上至第二七冊第一二六葉上
劉節	第二九冊第一二三葉下至第二九冊第二八〇葉下
謝興堯	第三一冊第五一八葉下至第三二冊第五五〇葉上
瞿漢	第三三冊第二三五葉上至第三三冊第三二九葉上
譚其驤	第三三冊第三六六葉上至第三四冊第二五三葉下
羅福頤	第三四冊第二六四葉下至第三四冊第四二〇葉上
蕭璋	第三五冊第一三五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三七四葉上
柯劭忞	第三五冊第四一四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五五一葉上
謝國楨	第三五冊第五九六葉上至第三五冊第六三五葉下
孫人和	第三五冊第六七八葉下至第三五冊第六九三葉上
徐世章	第三五冊第七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七八〇葉上
羅繼祖	第三六冊第五五二葉上至第三六冊第五九二葉下
陳鍪	第三六冊第六二五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三六葉上
陳鍪	第三六冊第六九七葉上至第三六冊第七一六葉下
許道齡	第三六冊第八二二葉下至第三六冊第八三一葉上
吳燕紹	第三七冊第一〇五葉上至第三七冊第一二九葉上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劉白村	第二六冊第三八三葉下至第二七冊第 五〇 葉下
劉啓瑞	第二七冊第一二六葉下至第二九冊第一二三葉上
謝國楨	第二九冊第二八一葉上至第三一冊第五一八葉上
韓承鐸	第三二冊第五五〇葉下至第三三冊第二三四葉下
瞿宣穎	第三三冊第三二九葉下至第三三冊第三六五葉下
羅振玉	第三四冊第二五四葉上至第三四冊第二六四葉上
羅繼祖	第三四冊第四二〇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一三四葉下
鐵錚	第三五冊第三七四葉下至第三五冊第四一三葉下
黃壽祺	第三五冊第五五一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五九五葉下
奉寬	第三五冊第六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冊第六四八葉上
孫曜	第三五冊第六九三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七〇四葉下
謝興堯	第三五冊第七八〇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七八六葉下
傅惜華	第三六冊第五九四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二四葉下
劉啓瑞	第三六冊第六四九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七七葉下
劉啓瑞	第三六冊第七三四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八〇〇葉上
劉啓瑞	第三七冊第 一 葉上至第三七冊第一〇四葉下
許道齡	第三七冊第一二九葉下至第三七冊第一五五葉下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提要撰者	起止冊葉
許道齡	第三七冊第二五四葉下至第三七冊第二八一葉下	孫海波	第三七冊第四一三葉上至第三七冊第四四〇葉下
劉白村	第三七冊第四四七葉下至第三七冊第五二六葉上	孫海波	第三七冊第五九四葉下至第三七冊第六二一葉上
謝國楨	第三七冊第七七六葉上至第三七冊第八三八葉上		

註：自第三十五冊第六四二葉下欄始至第三十七冊第三八三葉上欄均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原始檔案中輯出，其中部分提要撰者無考，故不復註出。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一卷敕撰傳一卷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世祖製行狀大學士金之俊奉敕撰傳末綴以論奏上之行狀序為大學士胡世安等撰進吳昌綬在史館輯清代后妃事於息齋集奏草別出第五卷見后傳因與御製行狀合栞而書其後曰有清宮闈整肅遠軼前代而事實絕少紀錄以致故老傳聞寖滋疑誤迨及近歲短書雜出憑臆肆談其荒謬乃至不堪究詰若此徵信之文亟當有以傳之云按后董氏改為董鄂氏滿洲人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嘉為嬪嬙冠順治十三年八月進為賢妃九月冊為皇貴妃十七年八月薨追封為皇后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勳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剛毅合狀傳觀之始末了然而董氏改董鄂猶佟佳本佟章佳本張初無足異梅村清涼寺讚佛詩所謂可憐千里草為附會之始李慈銘引梅村讀史有感及古意又仿唐人本事詩謂所指皆別是一事疑孝陵末

年有被選入宮未得幸而遣國恤者亦是揣度之詞要之得茲信史世之好為讕言者可以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

楊漪春侍御奏槁一卷 鈔本 存目 戊戌六君集排印本未全

王式通撰

清楊深秀撰深秀字漪春聞喜人光緒己丑進士歷官御史戊戌夏深秀有請御門誓衆疏其畧云古者有大誓之義書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凡有大政皆集羣臣大衆誓之以革其面而易其心此吾先聖之大法經典之大義但承平累世忘之矣我朝自世祖開創百度聖祖世宗厲精守成其講求度政猶頻御乾清門訓勵羣臣面相戒諭楚莊王所謂日誨國人敎之以民生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請釐訂文體疏其畧云經義之體肇自宋代宋人之傳於今日者如王安石蘇洵蘇轍陸九淵陳傅良文天祥諸大家類皆發明經意自攄偉論初無代古人語氣之謬說無一定格式之陋習故觀其說理可以知其行誼觀其發論可以知其經濟明創為代聖立言之說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述當世之事並微言大義之統為衣冠優孟之容誣已說為古言侮聖人而不顧於是束書不觀爭為謬陋文體風俗之壞實自茲始有明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為說經之文實則本唐代詩賦專講排偶聲病之如宋元詞曲但求按譜填詞而蕪詞讕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兩疏大率常談而一時驚異目為新黨八月政變以黨禍誅被逮前一日猶疏請東朝歸政引前代史事痛切指陳蓋自知不免務盡其言焉深秀既死家無藏稿辛亥後其友從舊檔檢得諸疏彙鈔成帙惟關歸政一疏故事凡留中章奏文置樞垣此疏殆始終未交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楊漪春侍御奏槁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二二五五疏二卷 排印本 存目 王式通撰

清錢恂撰恂歸安人字念劬官出使義國大臣是編為恂手定自序謂恂以疏遜徹官蒙德宗召見記名越十年任出使和國大臣時光緒三十三年也次年調使義又次年罷官蓋宣統元年矣以二年之期任使二國良稱奇遇此二年中上摺片凡五十有五疏名蓋本此又謂諸疏例上者不數外在當時亦堪稱獨識頗扼要恉於清末朝局亦可稍備窺證云恂少治史籍周知四裔

其學與默深願船諸家相近中年奉使熟於宗教界務著書成圖碼有心得凡所入告如和會事畢縷陳各國議恉疏英人得其稿譯作西文加註語謂不料華人能為此言又和會約未可輕押疏國際保和約可贊同不可輕信疏政教宜分疏最近外交情形疏和會約亟應頒布疏皆洞中肯綮而外宜公諸輿論一疏尤具遠見其稱文祥往事足備史家采擇又言服色不可輕易正朔不可輕改意在明詔更張未應任人自為言國際結

婚宜加限定則濫婚流弊得自目覩自居迂舊與銳意求新時異矣

國朝著述未刊書目一卷　蘇州書局刻本

王式通撰

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一字小坡漢軍旗人光緒乙亥舉人官内閣中書目錄所著頗重存書至朱氏經義考以談經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遺編失傳者什九乃仿馬氏經籍考之例而推廣之於撰人書名卷數下各注存佚闕未見用意甚盛是編網羅散失四部凡若干種間坿案語如經目之廣均集均校本云均學流布去古寖微賴廣均一書猶可攷見古音之條理第法言納言切均箋注而外歷代增修已非舊次亭林力欲復古所校猶病其畧吳中張氏澤存堂本乃從宋槧景刻最稱完善而注文字畫譌脫時有曩讀嘉定吳麦雲箸廣均說頗喜其推廣發明能據說文玉篇正是書之踳駁但吳氏僅見淮上本以之攷訂張刻或嫌重出今從永興湯氏假段顧校勘本其點黈塗乙益見精博余棄〔家〕錄諸箋釋參以譾見庶於是書得所闡究焉溧陽彊賡亭書從臾付木名之曰廣均訂史目之稽康高士傳云嵇傳太平御覽所見得其八九書思纂輯單行采錄未半異日成書當與鐵橋不謀而合子目之老子唐本攷異云案是編據易州碑本傅奕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異集目之戴南山集云原有尤刻本旋禁燬舊鈔本十冊凡文字觸諱處皆空闕其中述明季事蓁詳文焯者古饕書均非臆說而尤兢兢者時慮埋緼日久寖歸淪鈌鐵膝落次整比益難故舉所見所聞所及所藏家資人采訪其致力之勤居心之厚有功於秘籍墜文者夫豈淺鮮然未刻諸書或非定本或已梓旋燬或刻成在後綜厥端緒莫可究殫矧逸書無窮知見有限雖極博洽賅備維艱文焯亦言且冀好事踵是宏蒐摘之集括以佝同志則賡續為之固有待於後來焉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刊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西湖書院書目石本見存杭州府學碑前列四庫之目據後跋則皆書版也大率南宋胄監所栞入元遞有增補凡經部五十一史部三十六子部十一集部二十四都一百二十二種黄溍有西湖書院義田記陳袤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可以互證仁和吴昌綬以目栞入松鄰叢書其跋引陳基夷白集西湖書院書目序云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也德祐内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據此則其先已有書目故此碑云重整也四部羣書略備惜未詳刻書時代與篇卷版數今雖間有傳本已無從一一取證獨元刊國朝文類以西湖書院著稱成於至正二年在此碑後十八年未入目中自來箸録家專紀版刻者絶少近百年來號稱講求版本亦祇辨某書某刻後先優劣已耳於栞梓源流蓋未盡晰昌綬既刻南雍經籍考以此目為鄉邦掌故足以上溯臨安監刻之舊因並栞之以元文類所降指揮坿後云攷諸他書目中所列傳本如西湖紀逸張西巖集近世藏書家俱稀見度所刻多無題識如棚本陳氏尹氏牌子之式故人莫之知相傳入元皆輦而之北僅存臨安一志今所傳宋本應即書院本也禮部韻畧當時有石本在江陰縣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南雍志經籍考二卷（明南雍志本 觀古堂彙刻書本 羅振常刻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是編當時以官書為上篇梓刻為下篇其識官書本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官書有宋御書石經本且多諸家奇書卷帙以數千計經兵火後元人收贖亦多全備及改為國子學而元書皆不存今本監所藏乃我累朝所頒及遞年所積之書也正統末祭酒陳敬宗嘉靖中祭酒費寀所奏請賜者皆在焉獨大明集禮近所頒與舊十九史多失於祭酒陳寰時惟沈約宋書巋然獨存是不可以不紀也識梓刻本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為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至成化初祭酒王與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閑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委鷟校分有九類鷟以已見附焉一曰制書類二曰經類三曰子類四曰史類五曰文集類六曰類書類七曰韻書類八曰雜書類九曰石刻類亡缺者視成化初又過半矣此考在南雍志第十七第十八明代已抽出單行諸家書目時見著錄千頃堂作南雍總目一卷羅氏刻本曰明太學經籍志邵目云南雍書目一卷此即宋元舊板明時盡貯於國子監自元迄明遞有補修其板至清嘉慶時始燬於江甯藩庫之火吳氏先刻斯編繼刻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蓋自明溯宋所以存冑監之遺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南雍志經籍考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内板經書紀略一卷 附酌中志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明劉若愚撰若愚襄陽人其先籍定遠初入宫隷司禮監東筆太監陳矩名下後為御馬監外廠太監降充孝陵淨軍以李實案坐大辟久之得釋若愚在魏忠賢時祿賜未嘗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寃作酌中志以自明其卷十八為内板經書紀畧皆舉其存者而識之曰凡司禮監經廠庫内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宫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貨賣柘黄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齧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滅六七矣蓋若五身在内閭親覩内板之銷亡藏書之残損故述之痛切如此然明代經廠刻書例以中官領之其人本荒陋不學即内書堂教官咸選老學究充之故其所刊之書絶無古籍善本板式粗率讐校未精迄今坊市流傳觸目皆是恒不為世所重意當時廠中所備祇以供后妃之瀏覽皇子之誦習下至閹人内塾亦取資於是故考其目錄所載多蒙塾初學所需及居恆應用之類而典章制度轉畧存一二職是故也言出刑餘不以人廢亦後世殷鑒之資焉

四庫全書會要目 宮史續編刻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于敏中王際華奉敕編會要擷全書之精自乾隆癸巳詔編七載告成命於乾清宮北摛藻堂排貯鈐摛藻堂印識之以別於御園味腴書室所藏者也經部列架六史部列架十陳於左子部列架六集部列架十陳於右函以木櫝其二三種同函者中用格別之凡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册四百六十四部每書前皆有提要括書中大指而考證附册尾焉首列總目一函次經部百七十三種釐三百八十四函史部七十種六百四十函子部八十二種三百八十四函集部百三十九種五百九十二函總二千函以諭旨代弁言又御製重華宮茶宴內廷大臣翰林等題四庫全書會要聯句亟成二律均列簡端其書闌格鮮明繕錄精整襲以四色之紬度以香楠之櫝行格篇册一仿文淵閣本而加工焉蓋意在隨時流覽不相妨而適相助當日諸臣選錄至慎兢兢於不觸忌諱故精者未必入選選者未必皆精此由政體使然而大端允當足正君心所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會要目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繡谷亭薰習錄經部補目一卷集部二卷 清吟閣藏稿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吳焯撰邵目云繡谷亭書錄八冊可分十卷中有缺文吳城吳玉墀輯其父焯為之跋語即瓶花館著錄祕册之目也未刊行松鄰叢書本簡端為吳城吳玉墀記闕前葉首為經部補目次為經部又次為集部補目後有八千樓主人記曰吾杭吳尺鳧先生焯家富藏書手自校讐仿晁陳二氏之例著繡谷亭薰習錄是二冊從瞿氏清吟閣劫餘散出起楚辭終元明諸集摘叙源流旁有改字疑樊榭老人筆中有稱家志上者志上為吳君允嘉之字則此為吳氏所輯之薰習錄無疑清吟閣書目亦藏余家中有繡谷薰習錄稾本八册一條更可符證惟以上之經史子三部六册不知流落何處幸此集部一類尚完好足為書苑掌故云以此鉤索可以見流傳之緒矣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一卷 排印本

存目　　王式通撰

清錢恂編進書用表皆駢儷之文以頌不忘規為主此編恂就有清一代蒐集百餘表按年序列編為目錄其有關攷證者如進世祖實錄表云歷朝實錄均有進表獨德宗實錄缺表進太宗實錄表云十二年敕編蓋世祖實錄既成更推而上溯耳崇德實錄底本經多爾袞改易迨乾隆朝欲為多爾袞洗罪又有擬進太宗實錄表進大清會典表云清代五修會典惟雍正朝缺表進通鑑綱目三編表云此是進二十卷本之表其後續修改為四十卷本即收入四庫者未有表進平定金川方畧表云此與平定兩金川方畧異進皇朝禮器圖式表云此從前修之禮器圖更纂成書前表即附見此書進南巡盛典表云此書專叙巡幸江南一省事奏進後上意宜合江浙齊魯共成一書於是有三十五年之典進大清一統志表云此平定西域以後所撰蓋補八年志之未備也進熙朝雅頌集表云此書進呈時名八旗滿

洲蒙古漢軍詩進詞林典故表云此續修乾隆十二年之書進宣統政紀前叙云此避實錄之名名政紀故亦避進表之名名前叙其撰人之可攷者如進大清鐃歌鼓吹樂章表為滇南告平高士奇作樂獻頌冠以是表進古文淵瀏表為徐乾學補加箋註校勘後之進表進古今通韻表為史館刊毛奇齡刊所撰古今通韻成奇齡奉表上進進杜詩評註表為仇兆鼇自進其所註杜詩之表進易經參解表為張英自進其所撰參解之表

進御書點翰堂法帖表為陳廷敬彙刻其所奉御書為帖此其其進呈之表亦進書類也進聖德萬壽詩表為陳廷敬獻詩十二首冠以此表進大清一統志表本胡天游撰而經進時乃有改易茲據石笥山房集註原擬於各句之下進歷代通鑑輯覽表為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平定準噶爾方畧表為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四庫全書告成表為紀昀撰見文達遺集進舊五代史劄為陸熊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評隲闡要劄為陸

錫熊撰進乾隆三十九年起居注劄云此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太宗文皇帝實錄表為陳兆崙所擬見紫竹山房集案太宗實錄敕撰於康熙十二年迨乾隆朝又命張廷玉鄂爾泰等重修今實錄中所載仍是康熙舊表闡是用舊表冠於新錄之上進全唐文表為胡敬撰經進時稍改字句今據崇雅堂集注原撰於每句下進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摺為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明鑑表云此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平定回匪方畧

表為王頌蔚撰見寫禮廎集按尚有進呈勦平粵匪方畧表進呈勦平捻匪方畧表為張之洞撰見全集應補入

存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無卷數 杭州刊本　　王式通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巡撫三寶等監修是編分甲至癸十集而以閏集坿焉先是三十七年四庫全書館既開詔下各省徵訪遺書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止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其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槧僅存或副槀畧具卓然可傳者皆不概見三十八年降旨嚴催於是進書者迺日盛考官冊所載自中朝臣工迄於行省官吏采進之書凡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五部浙江開局徵求先後進呈十二次為書四千六百七部殆有全國三分之一而强其中如天一閣范懋柱知不足齋鮑士恭飛鴻堂汪啟淑進書皆在五六百種以上而曝書亭朱氏小山堂趙氏以及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鄭大節亦咸整比私藏上備天祿石渠之采蓋兩浙自南宋以後學術昌明衍為宗派雖荐更世變而故家耆宿流風所被猶數百年不衰故一時人士羣以網羅放佚儲藏世守為亟今觀編中所列古今奇秘笈藴宏深洵足駕吳會而軼中州斯亦四部之鉅觀千秋之嘉會矣時總其事者為平湖沈初隨時撮錄略為編次序以十干分為十集凡經部三史部二子部二集部三每部分門別類則參用史志通考及晁陳二家書目體例博考而慎取之每書詳其卷帙爵里並摘敘著述大指其序跋之梗概刊刻之源流亦誌之遇所希覯之本或宋槧元鐫傳鈔影寫必標明出於誰氏並兼著其缺殘以見古書流傳端緒蓋以備浙中之掌故也嘗謂乾隆修書之役實為吾國典籍存廢一大關鍵當時朝野上下奮其全力肆搜壁破冢之餘卒積至一萬一千餘部卷帙之富古未常有也然自四庫全書告成館中諸人或囿於學識或牽於時論其取舍之故為人訾訾至今著錄之外或屏諸存目或加以禁燬其他散佚湮沈者殆不可僂計使其時有識者取此一萬二千餘部撮其旨趣坿以評隲勒成鉅編以竢後人之攷索斯

其係於學術源流文字顯晦豈淺鮮哉惜乎奮筆無人坐失良會一散之後不可復聚今日尚得窺見其一二者惟此編及江蘇總錄猶存斯所以使人發憤而增歎也歟

著錄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附錄一卷 別下齋叢書本 式訓堂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吳壽暘纂壽暘字虞臣號蘇閣海甯人貢生是編壽暘彙錄其父騫藏書跋語析為五卷其中辨誤析疑兼及藏書之印記書版之行款鈔書之歲月莫不詳識海甯父老之載籍世鮮傳本並為著錄壽暘祕不示人既歿其子之澑手錄遺稾以贈蔣光煦洎之澑謝世光煦謂拜經題跋實勝讀書敏求記欲廣其傳乃屬管庭芬偕許光清校寫付梓並輯壽暘父子詩文一卷附之錢泰吉序云客有問於余曰昔錢遵王成讀書敏求記祕不示人蓋慮異本着聞則巧偷豪奪日無已時不遂所求或召釁也今將生沐刻拜經樓題跋記廣傳於世是豈樓主人累世保守遺書之意乎余曰不然叢殘之帙雖古香馣薆非若金玉玩好之足以娛俗也同此嗜好者大都博物君子豈忍攘人累世之藏以自私箧衍哉

況兔牀先生生平得一異本必傳示知交共相鈔校非私為己有者其所題記正訛糾繆既詳備矣世之君子得讀其文已如目覩舊本獲益神智何必私有其書而後快然自足耶客既去生沐屬為序文乃錄問答之語以告世之讀此書者且冀吳氏後人皆如蘇閣父子之善承先志保護舊籍勿損於蟲蟻勿奪於豪勢擇人通假責歸如期則拜經樓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而為浙東西宛委之藏也

著錄

經籍跋文目錄一卷 別下齋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一字簡莊海甯人嘉慶元年孝廉方正三年舉人是書所撰諸經跋文鈎深索隱凡古本之為後人竄亂變併者莫不審攷其原書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較正令人復得見本來面目功匪淺鮮鱣承家學究心許書而兼宗鄭氏搆向山閣於邑之紫微山麓收藏宋元本書十萬餘卷與同里吳騫互相傳鈔鍵户勘經勤於著述又嘗與錢大昕翁方綱段玉裁以經部之祕質疑問難如綴文所載校勘宋刻周易本義跋之類攷證異同有朱氏經義攷所未及者晚客蘇州聞黄丕烈百宋一廛九經三傳各藏異本遂互攜宋鈔元刻往復易校校畢並繫跋語以疏其異同兼誌刊板之歲月册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記莫不精審碻鑿如見原書晚年歸隱手自鈔撮成書已見綴文者不錄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未幾謝世所校所著諸書

盡為茗估所得是書幷無副本學者惜之管庭芬後於西吳書舫見之為鱣手稟亟以善價購歸刻入蔣氏別下齋叢書刻竟取校武原張氏舊錄宋本四書跋徵有異同大學條云如琢如磨作如琢从豕不从豖下同中庸條云尚不愧於屋漏作愧于皆刊本所無也文後附錄宋刻小本九經校條若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惛下有而字行止非人所能也能下有為字且以文王之德無以守夫子既聖矣下有乎字自生民以來自下有有字

未有盛於孔子也子下有者字由弓人而恥為弓人由作猶齊疏之服作齊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若作如斯無邪慝矣斯上有則字又為跋所未及豈小本自別抑與石經等殊異故文中不暇縶稱歟見管庭芬許洪喬兩跋

存目

宋元本行格表二卷光緒丁酉湘潭劉氏刻本

王式通撰

清江標輯標字建霞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四品京堂是表標於督學湘中時授其門生湘潭劉肇隅屬為編校肇隅編成付刊而述其緣起曰書之有刻本也自長興鏤版始也洎南北兩宋而盛行焉書之尚異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洎明

季之項毛國初之錢季徐何而大昌焉書之記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記黃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備焉肇隅少涉書史問字於同邑葉吏部師師富於藏書喜為目錄校讎之學間舉宋元舊本相示始知古人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若有定律者然嘗恨諸家簿錄散布難稽頗欲彙輯一書以資攷索忽忽未有暇也歲乙未元和江編修師按試長沙肇隅以經義受知於師因出所撰宋元行格表一書肇隅伏而讀

之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隱括之編成質之史部師師以為完善無恨云表中自四行至二十行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先少後多胥本標說詳注引用之書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繙宋本者苟非碻有取證概附卷末以示矜慎亦標旨也惟編中所錄多采自藏家目錄及前人題識其外失疏漏往往而見如蜀大字本後漢書影宋本酒經皆五行十六字云見儀顧堂續跋然按五行十六字之本其式狹長類於梵夾自來書版所無今攷此書一存靜嘉文庫一存鐵琴銅劍樓實為半葉十行蓋緣續跋刊本落半字而誤也又淳熙本儀禮鄭注鹽鐵論皆據莫氏經眼錄然云儀禮每葉版心上端有淳熙五年刊字則古書決無此式鹽鐵論卷末有錦溪張監稅宅刊牌子則屬估人偽造實則皆明刊也有一本而再見者如宋本唐百家詩選一為八行十八字一為九行二十字實則本為一版第行字不等耳有一本而缺漏不舉者如八行本注疏祇錄有周易尚書禮記春秋不知尚有周禮論孟也又行數至密者錄至白文九經半葉二十行為止不知元至正刊華嚴經每葉多至八十行也至如版匡大小闌綫單雙為研求槧刻先後所必詳篇中多畧而不及亦為疏失之大要之標為此書全恃纂鈔未憑目覩於是差違譌畧不勝其糾矣然標總括羣籍縷析區分使初學便於檢尋在書林中亦為創獲其用意亦足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宋元本行格表

著錄

敬孚類稾十六卷 光緒丙午刻本　　王式通撰

清蕭穆撰穆字敬孚桐城人諸生是編跋二卷書記二卷糾誤鈎沈頗具特識如跋孫莘老春秋經解謂荊公非詆春秋乃斷爛朝報出自周麟之附會而序孫氏之書如跋顏師古漢書注謂大顏之注尚有見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凡十一條今取小顏本案之此十一條皆散見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

如貨殖等傳中悉作師古曰止行文有詳畧不一跋陳忠裕自撰年譜謂豈可隨小人之言聽為大姦所中輕陷人於大辟跋啟禎記聞錄謂李國楨降賊始末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而書之迨宏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東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使當日果如此書所云殉節之烈何以概無稱述而左忠貞懋第北使密鈔趙吏目一桂紀事記事頗詳胡不道及國楨一字其跋文史通義謂章氏論蘇文忠表忠觀碑曰臣忭言制

曰可為秦漢時之制宋制必不如是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即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奏議一一可考其跋東塾讀書記謂所引朱子為張敬夫畫象贊有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曰幹父尤為直筆尚未明朱子作贊本旨此用幹父乃用古誼易序傳蠱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旨皆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任為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主此義其他跋語大都讀書有得不為鑿空之譚書記皆論其

所見類多精碻惟記永樂大典則今人言之特詳記吳三桂上聖祖書則黃氏體芳所錄已刊入貫華閣叢書人盡知之此則時代使然未可執後以議前也昔洪氏亮吉論藏書有數等錢氏大昕戴氏震為考訂家盧氏文弨翁氏方綱為校讐家穆兼之矣

存目

抱經樓藏書志六十四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沈德壽撰德壽慈溪人是編體例仿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載舊槧舊鈔之流傳罕見者惟二氏以元明為斷茲則稍寬其例采清代諸書之善者間為登錄其習之書俱不記載又書目登序跋始自馬氏經籍考張陸二氏藏書志胥仿其例此亦從之凡槧本字迹虀落間有闕失無別本可据者悉仍其舊雖顯然亥豕不輕更改又先輩及時人手迹題識校讐歲月為古書源流所係備錄無遺其收藏姓氏印記間錄一二又宋元本詳記行款缺筆以資攷覈又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别以陰文又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之按甬上自范氏天一閣以藏書名海內數百年來流風未沫德壽習陶白業初嗜名人書畫所蓄頗富迨見陸氏心源勸置舊籍遂遍搜書肆暨昔日收藏家時獲善本其卷帙不完及版已亡者精鈔細校竭十餘年之力屏棄人事惟書是求以多得盧址藏書故仍顏其樓曰抱經示仍舊馬德壽雖以業商失學未能覽誦而好之成癖寢饋於斯久亦漸能鑒別自言家僅溫飽不為無益之費遇異書傾囊必購弃厨計三萬五千餘卷爰著書目以示後人願子孫相承弗替其志如是以視掠販家如錢景開陶五柳施漢英輩不遠勝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抱經樓藏書志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經畧洪承疇奏對筆記二卷 舊刊本（存目）　王式通撰

清洪承疇撰承疇字亨九南安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薊遼總督入清後官大學士經畧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謚文襄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首冠御筆二字次標授攝政王洪大經畧奏對日鈔筆記三行為諭曰此洪大經畧奏對筆記也日者接見經畧詢其有無著述對曰臣承疇備問內院參贊機務兢兢不遑奚暇著述僅存奏對手鈔筆記一卷以備遺忘得自檢點朕即命御前太監走取以期先覩為快原本進呈詳加批覽所論溯本窮源洞悉國家利病若觸類引伸推而廣之治天下之要道亦不外乎是矣當即擇其尤為切要者數百條密飭內史另錄一編以授王王其留意覽之按承疇奏對之辭如論相業讀虞書讀禹貢天文樂律歷代史事皆從根本立言他如用人行政理財籌邊治河治軍數陳累萬無不切要其論鹽法主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其論鴉片謂非人力之所能絕論通

商利害論海運之不可緩論鬻爵之失論守江之法於後來情勢洞若觀火論明事得失尤為痛切頌上以不嗜殺人隱寓規諫詢天下何以安對曰主聖臣直天下安詢天下何以危對曰本小末大勢必危詢天下二百年一小變三百年一大變其興也有機其衰也有由將來之弊可以前知否對前事者後事之師昔公叔問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繁則巧猾之徒皆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詢大臣事業以何為上對曰能格君心之非功業最為上詢君德以何為上對曰諫行言聽改過不吝斯為上皆至言也旁及詩文字法靡所不及可謂極明良之盛矣承疇雖負明恩而大有功於清開國宏規多其手定保全漢人生計陰受其福者不可勝數其論管仲曰君臣有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衰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特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獨予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久矣蓋自為

之解亦自成理然詎能免千秋責備之嚴哉

著錄

雍正硃批鄂爾泰未刻摺稿六冊 舊鈔本 王式通撰

清鄂爾泰撰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洲人由舉人襲佐領授三等侍衛官至大學士諡文端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舊為桐城尚書汪志伊藏本有志伊手書硃批西林中堂未刻摺籤題第一冊凡十七摺外有繕呈擬安南照會稿一篇又有安南國王來稿一篇又附咨會安南國王稿一篇第二冊凡二十一摺另有硃諭一道又有繕呈車里緬字譯出南掌入貢表文一篇第三冊凡十三摺第四冊凡十九摺第五冊凡十六摺第六冊凡二十九摺外有錄覆張廣泗書稿一篇摺稿中間有硃批諭旨已錄者皆西林督滇時所上其獻替可否出以忠誠恒有密諭咨詢機務及同時督撫以下諸人性情心術才具短長品行優劣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西林得君之專於茲可見而世宗之明察尤足徵焉以西林一人推之則雍正朝所批章奏多至二百二十三人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已刊者不過十之二三刊時經廷臣校閱硃批頗有刪改未刊者為當日所祕原本充積概存故宮若悉以付梓則十三年要政洞澈無遺可以攷經營之畧證功罪之真固史氏所取資也

存目

尹少宰奏議十卷 畿輔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癸卯會試榜發命搜落卷獲中廷試逾期次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右侍郎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為其門人張受長所輯卷一為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為河南疏卷九為燕臺疏卷十為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按其居官先後編次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其祖廷桂章奏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旨獨此版特命發還以別於黃刻之謬妄焉會一任鹽政時如請濟浙鹽清理江廣浮費巡查鹽場奏收餘鹽俱洞中利病撫豫時值開歸四十七州縣大水上章自劾采宋富弼趙抃救災事宜損益條陳多見施行請以唐韓愈宋范仲淹援照周程張朱之例增設博士又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尤有功世道之大者他如設社學務農桑等疏皆平易切實不務虛名督學江蘇以是邦文勝講求明倫敬身之道以厲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學者奏陳小學一書為修身大法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又薦陽湖布衣是鏡安貧樂志有儒者氣象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請不次迪簡按試蘇州病卒遺疏言任賢納諫一意以誠云會一幼孤其母口授論語即悅服孔道生顏李之鄉與塨友善恥隨流俗講學則宗程朱施諸政事儒效卓然嘗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觀其建言誠能不負所學矣

存目

王祭酒奏議一卷 鈔本年譜內奏議不全　王式通撰

清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清史儒林傳光緒十一年六月奏請停罷三海工程略云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座齊城內半道舟楫男女露處號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若以此捐修三海之金錢廣賑災區全活民命豈不較臺沼游觀更為愉快耶引唐太宗詔修乾陽殿納張元素之諫而止敬宗欲於宮中營新殿李程言不宜興作請以瓦木回奉園陵敬宗從之語極剴切十一年出任江蘇學政次年奏陳彙刊皇清經解續編略謂阮元總督兩廣刊皇清經解一書深有裨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生纂述相仍流風未沫遺文祕帙所在散見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為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

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蒐訪時有采獲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為學者亟應研究之書因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刻庶於表章經術啟迪學人不無裨益云云書成凡一千四百三十卷奏上之十四年奏請嚴懲太監李蓮英略謂總管太監李蓮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太監等給使宮禁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詭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篦小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疏上不報尋乞歸先謙平生不猶以看書教士為志於當世之務亦頗究心官京朝時所上弭邊防俄諸疏皆具有深識而匡正君德直言敢諫尤有唐宋名臣之風焉

許文穆公奏疏無卷數舊鈔本 許文穆公集刻本不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明許國撰國字維楨新安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隆慶元年授檢討官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文穆事蹟具明史本傳國充經筵日講官十年而相相十年以儲議弗決爭之不得移疾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時上日御經幃無間寒燠國齋心夙夜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四字賜焉國感激主知尊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國請辨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梗柟也宜取其閎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國國每疏辨輒自劾免上特嘉其忠讜數譴言者以國國言留臣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

之變元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公憤款虜助逆則欲並勦以圖大創又嘗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皆類此建儲之議自庚寅元日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後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譊而主事某有疏國與同列具公揭以進冀調護其間上遣中使詰問國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遂予告歸其書間及遼東兵事清乾隆三十九年列入禁書總目故流傳絕少明史謂國始終忿疾言者而傳贊則以為言路勢張恣為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然則謂其與言路為難非定論矣

陶元暉中丞奏疏 無卷數舊鈔本 遺集排印本不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明陶朗先撰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官終登萊巡撫朗先為文措筆數千言無技棘所著歷任條議章奏凡數十卷皆經世碩畫少時英異絕倫不好為舉子業博習經濟慕王文成之為人既官郎署衆皆娛情詩酒朗先獨孜孜國事日舉一二條設為經緯利病以自課焉出守登州政成舉天下治平第一備兵登萊計吏復舉天下第一時遼陽失守朝議謀恢復用經略熊廷弼三方進取之策三方者廣寧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設登萊巡撫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與廷弼戮力策應及王化貞與廷弼搆隙議其僨事魏忠賢假子李春煜崔呈秀夙慽朗先以其出廷弼門下而三方進取之議朗先實首發之乃摭事為朗先罪以逮以死而遼事遂不可為矣按朗先志節備具於其奏議明史未為立傳其事蹟詳

見於方震孺朱一是李兆洛錢儀吉撰傳沈起撰序震孺與朗先同治遼事同被繫語最可信錢傳謂朗先卒於天啟五年九月此誤記獄中血書之日蓋被害實在十月二十四日也清初修明史朗先後人未以所著上史館而當日史臣於闕涉遼事又多所避忌數百年來其條議章奏數十卷散亡殆盡攷證無由然從兵火之餘得此未佚者資人鉤索吉光片羽亦可補史事之闕焉

存目

蘭臺摘稾二卷 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下卷附奉常疏稾首有漫翁顏素小引稱侍御斗陽劉先生來按皖六郡綱舉目張平情以行法持法以抑情已而得所刻蘭臺摘稾讀之類皆明大體識時務不激不阿一當於法云其萬曆三十八年上東宮曠學多年令德鮮終一疏有曰以皇上已試之事言之臨御之初經筵日講寒暑不輟迺年深宮靜攝經筵弛御英碩不親啟沃罔聞耳目不無潛移心志不無蠱惑昔史臣稱漢高誤處皆緣不學政處皆由性地聰明然惟漢高誤而能改故不失為基命之主皇上聰明出漢高遠甚乃迷不復悟開而復蔽豈非誤用其聰明而問學鮮終之過哉夫皇上二十年以前勤政之效如彼在皇太子可知矣皇上二十年以後不學之失如此在皇太子亦可知矣直言極諫自是當時風氣又上顧瞻陵廟有感陳言一疏專為建文君而

發有云臣書閱別錄載文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語描寫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意逼真必非無稽夫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建文君可知也不忍建文君幼子之無食而其不忍於建文君之無祀又可知也援引親切足以感格君心得建言之要矣

存目

薊門摘稾二卷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其請整飭邊備以圖戰取一疏有云大抵禦虜之策不外戰守二端然善戰乃所為善守未有專事於守而可以忘戰者顧介冑之士不言戰而冠紳之臣言戰北方長材大器之士不言戰而南方文弱孤孑之臣言戰臣亦不自量之甚矣其陳援遼官軍殘虐地方一疏有云遼警以來軍器之搬運漕糧之轉輸動以千萬無人不供億無日不奔馳室為之掃市為之罷婦女不保田野不收受毒者悲號聞風者逃匿又云薊門急遼兵馬殫於徵調物力窮於搜括夫馬疲於奔命公私竭於轉輸薊之民即煩勞終事其分義也然不可使無樂生之心今營路空匱防守虛單山海而外數百里無一重兵戰將日夜焦勞圖維未有完策不謂援遼兵馬狼虎奔突莫可嚮邇重為民毒也夫援遼以安遼也薊門獨非皇上之赤子乎遼氛未靖

薊禍先家致令官逃市罷民散軍刑是達虜登堂而奴酋入室也釁深禍烈人無樂生之心咫尺太內能無震懼微臣責在封疆何所挑捄願當路之熟計之也於當日援遼官軍擾民情狀言之歷歷可為籌邊者之殷鑒焉

存目

方簡肅公奏疏一卷 舊鈔本 萬曆間刻本 方簡肅公文集排印本不全

王式通撰

明方良著良字壽卿號松崖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正德初太監劉瑾竊國柄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參謁於其門稽首屈膝謬稱呼以相媚悅瑾嚴威待之良時以丁父憂服闋赴京鴻臚官導良行禮謂良傍揖瑾輩良不顧徑趨出瑾銜之或勸良必謁瑾自免良曰禍福之來天也卒不往錢寧以內臣厮役武宗子之一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良時官浙江左布政使寧發鈔數百貫欲得銀三萬餘兩良力爭不可得乃具疏辭官報不允良曰此國賊也即草疏以上其略曰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膏之罪重於強聒一身之患害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民者邦之本財者

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浙民之財尤當愛惜寧本賤訛蒙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跡寧所為多不道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願將寧早正典刑庶足以謝天下云疏上京師震悚寧懼乃遣衛卒追取所發而以償還之民良即三疏乞休乃得致仕後起用巡撫兩乞終養母歿起用巡撫兩疏乞休諸疏皆情辭惻怛閎者動容蓋有難進易退之風焉

存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十卷 刻本 王式通撰

清道光朝敕編首為西藏碑文其目為御製十全記御製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征廓爾喀紀功碑西藏教場演武廳碑文磨盤山新建關帝廟碑西藏雙忠祠碑記西藏大招前唐德宗舅甥聯盟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一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布達拉山東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次為平定金川詩記事附瀘定橋頭道水公館內瀑布詩紫柏山留侯廟歸山詩奏疏十卷目錄為剿辦森巴生番籤掣達賴喇嘛檄諭廓爾喀國王查辦乍了夷務操演官兵審辦案件年班進貢哲孟雄部長來藏瞻禮滿漢官缺僧俗番缺按乾隆朝御製十全記有云予之十全武功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麿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

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已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綫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入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諸西藏奏疏

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云讀此碑記想見有清全盛時代武功之隆今則外人窺伺匪止一日康藏之際岌岌可危追思往昔有盛衰之感已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 養知書屋刻本　王式通撰

清郭嵩燾著嵩燾字筠仙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以軍功特授編修直南書房歷官兵部左侍郎粵寇起犯湘南曾國藩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嵩燾至其家陳說大義國藩感起視師賊圍江西省城嵩燾率勇馳援為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造戰船備攻勦忠源韙之屬為草奏得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生平於洋務最為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其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論洋務疏請禁鴉片煙三疏論俄事疏論法事疏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皆卓然可傳於請將岑撫交議疏後自記云鄙人橫遭訾毀為京師士大夫所不容所據為罪狀者即此疏也軍機章京亦以發端引周禮為立言不倫鄙心竊獨怪之士大夫徒以岑公殺斃一洋人力謀保全此疏不獨保全岑毓英並揚玉科李珍國皆極力為之洗刷以保全之而以未能先事豫防議處岑毓英科罪極輕藉以稍平洋人之氣議罪一二兵丁有餘使樞府能知此義騰越及宜昌各處通商可以不置議亦必無今日法人之禍矣於因法事條陳時政疏後自記云嵩燾論洋務數犯天下之不韙侃侃言之一無顧忌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不顧國勢之強弱不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自詡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惟見之明是以能言之無忌也當時風氣未開朝士尤多憤憤如嵩燾之敢於昌言宜為衆矢之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郭侍郎奏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丁文誠公奏稿二十六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丁寶楨著寶楨字稺璜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以在籍辦理軍務特授編修歷官四川總督諡文誠事蹟具清史本傳寶楨以詞曹練鄉兵捍梓里受特達知由郡守七年而躋開府撫東督川垂二十年卓然為中興名臣遇事不避艱險不辭勞怨太監安得海私出山東矯稱采辦御衣寶楨疏請正法督川時英文遣使議印度西藏通商事出使大臣曾紀澤請宜先與藏番議定目前即不遽許通商亦當准其游歷令無阻閡朝命寶楨會商駐藏大臣開導藏番寶楨覆疏言英文此舉決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通商本有重慶之約特因輪船不能上駛故別出此計以求遂其欲藏路一開則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則中國之藩籬壞臣年來製器練兵縱不敢全操勝算而勝負之數差可自主惟有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他非所計也語至伉直平生偉績爛然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廢事草疏動逾千言從不假手於人是編所錄其大者俱關於尊主庇民安內攘外他如平捻治河之方略鹽法之改革隄堰之興利夫馬之裁撤倉儲之備災無不言之必詳行之必力間有密陳一議當時未著明效積之久而大彰者或姑存一說不閱時而皆驗者要之堅定卓絕務伸厥志不因人言而少餒病革遺疏猶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為攘不宜重外輕內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為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其一意孤行至死不易可想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丁文誠公奏稿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存目

悚齋奏議十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于蔭霖著蔭霖字次棠伯都訥廳人咸豐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同治元年授編修歷官廣西巡撫事蹟具清史本傳蔭霖通籍後以父老請歸養父歿終喪還朝從大學士倭仁問學光緒初俄羅斯議還伊犁蔭霖疏劾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界地數百里及崇厚被逮有為之遊說者復嚴疏劾之且劾樞臣畏葸欺罔同時張之洞黃體芳張佩綸皆喜言事稱翰林四諫晚歲益潛心儒先性理書雖已貴服食不改儒素朱子書不離案側變法議起蔭霖雖深疾之然其言曰取人之長當求實用不當徒飾外觀人亦不能難之其子翰篤編奏議為十卷柯劭忞作序有云公再起為安徽布政使擢湖巡撫是時張文襄公方為湖廣總督奉匪搆釁兩宮西狩士大夫鑒於一時之禍爭謂舊學敝窳非步趨泰西新法不足以致富強雖文襄亦為之歆動焉而公獨力言救時之計在於正人心辨學術若用夷變夏恐異日之憂愈不可測度用事者迂之遂調公巡撫河南旋移廣西又謂公不善外交而公亦謝病求去矣嗚呼自朝廷變法之後邪詖朋興適為簒盜者之憑藉公卒未十年而天下之事潰裂如此然後知公之持正其言不可易非張文襄公所及也按蔭霖於辦理膠案奏劾翁同龢張蔭桓有云張蔭桓出身微賤貪諂著名無足深責若翁同龢為已故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虛公為當代儒臣翁同龢承其先訓受恩至深夙負清望膠事重大本非一二人才力所能安辦自應合中外文武百官以謀之乃翁同龢外則徇德人之請内則惑於張蔭桓之言以至今日無所措手語殊過當盛稱李秉衡知人善任現時文臣知兵無出其上者皆一偏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悚齋奏議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庸盦奏議二卷 鈔本 庸盦海外文編刻本　　王式通撰

清薛福成著福成字叔耘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生官左副都御史充出使大臣此編如滇緬分界通商事宜疏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密陳帕米爾情形片清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滇緬分界大概情形疏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强鄰環伺謹陳愚計疏考察近事謹陳管見疏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疏附陳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綫片折衝樽俎為自中國簡使以來所僅見俄英皆天下莫强之國曾紀澤之索還伊犁力改原約福成之籌議滇緬分界既得科干等地並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拓地千數百里之廣扞衛邊圉其功烈與紀澤相埒為當世所並稱斯非忠誠智力浹服遠人曷克臻此惜當事不察約未逾年遽以車里之孟阿南北讓給法人英人起而責言悉改舊約已得之地仍歸於英且償以西江通商之利論者為之太息

福成言行篤實初宗姚江以收斂身心為主及後師事湘鄉曾氏奉以終身好為經世有用之學於古今成敗興衰之局中外扼塞山川形勢險要之紀以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故能遇事立應謀慮深遠讀其奏疏知非高譚時務徒鶩虛聲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庸盦奏議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許文肅公奏疏三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許景澄著景澄字竹篔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吏部侍郎謚文肅事蹟具清史本傳景澄於法越之役條上籌備事宜出使法德意和與五國兼攝比國使務時海軍初創從德國購造鐵艦未就景澄躬歷船廠鈎稽輯上外國師船表嗣使俄德與和四國先是俄兵游獵常越界侵及帕米爾地景澄爭之俄援舊議定界起烏仔別山自此而南屬中國其西南屬俄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為界相持三載俄始允改議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進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爾圖說西北邊界地名考證為他日界約之備調使德國會俄建西比利亞鐵路謀自黑龍江達海參崴朝議拒之迺更名商辦許中國投資五百萬所謂東清鐵路公司也詔景澄綜其事力阻路綫南溢稽察運船毋漏稅已而俄人索租旅順充頭等公使會駐俄使臣楊儒定議俄都事竣移疾歸意大利索我三門灣景澄抗言爭之事迺寢未幾拳禍作景澄召見時歷陳兵衅不可啟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載漪等斥為邪說遂棄市拳勢方張景澄先後疏陳局勢危迫請圖補救請保護使館請嚴懲禍首語皆切實其請嚴懲禍首疏內有曰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應請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云此三疏從傳鈔本錄出文中或稱臣或稱臣等疑與太常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肅公奏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祀會奏兩家刻集自應並存也

著錄

張文達公奏議四卷 鈔本　王式通撰

清張百熙著百熙字埜秋長沙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光緒二年授編修十七年直南書房二十年大考翰詹以侍講升用歷官郵傳部尚書諡文達事蹟具清史本傳百熙於二十年值朝鮮東學黨之亂屢陳兵事疏先後十餘上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以宗支筦樞務拾權納賄無所顧忌亦無所補救又偕同列奏劾樞臣孫毓汶等朋比誤國十大罪請起用恭親王俾筦樞務二十一年奏請急圖自強以收後效臚陳十四條在廣東學政任內奏上十二條曰編團籍別軍省開製造頒定式設學堂延教習籌經費嚴限制考輿地習測繪勤操練定考試二十七年拳匪之亂初定下詔求言百熙疏陳大計五端曰增改官制曰整理財政曰變通科舉曰廣建學堂曰創立報館謂今日國勢如斯欲濟時艱振全局不僅在條目而在本源其本尤在上下一

心內外一心滿漢一心議變通翰林院規制請將國子監正名大學尊充管學大臣奏訂學堂章程資遣高等生分赴各國肄習專門以為各省倡奏遣新進士出洋游學鎮國公載澤等出洋考查政治歸百熙以變法宜統籌全局若支節而為之則先後均於寡效因疏陳官制及地方自治兩事厥後新政畢興禍機潛伏論者多歸咎於建議之人實則用人不當奉行不善有以致之此豈百熙所及料哉

著錄

寄簃奏牘二卷 鈔本 寄簃文存 排印本 不全　王式通撰

清沈家本著家本字子惇歸安人光緒九年進士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既成進士仍留本部歷官司法大臣事蹟具清史本傳庚子後變法議起命家本充修訂法律大臣家本謂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裁判權終不可得然事必行之以漸首請刪除律例內重法疏陳以中國法律與各國參互考證各國法律之精意固不能出中律之範圍第刑制不盡相同罪名之等差亦異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為從輕政治日臻美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詆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夫西國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為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即受乙國之裁制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制轉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當幡然變計者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

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曰淩遲梟首戮屍一曰緣坐一曰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各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此而不思變通則欲彼之就我範圍不猶南轅而北轍乎各國修訂法律大率於新法未布設單行法或淘汰舊法之太甚者或參考外國之可行者先布告國中以新耳目是以略採其意請將重法數端先行刪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云復疏請將虛擬死罪改為流徒此為改律之始家本少治經史好學深思通籍後專心法律於中外法意融會貫通先後奏上諸法草案俱援古證今語有根据其刑法輕重名仿諸邦隱本唐律彼輕事詆毀者則並原疏而未經寓目焉

著録

郭文安公奏議二卷 鈔本 王式通撰

清郭曾炘著曾炘字春榆侯官人光緒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用主事分禮部充軍機章京歷官典禮院掌院學士謚文安庚子拳匪亂作詔閣部卿寺入對曾炘有諫疏丁未見於國是不定亂萌不戢必先有以植邦本固人心者乃可以徐議其後因疏陳五事曰信詔令曰定國計曰挽積習曰融成見曰正學術所論挽積習者直揭朝貴之苞苴竿牘昌言運動而謂表正者景必端源清者流自潔歸其責於政府皆時輩所不敢言先是光緒初陳寶琛督贛學嘗請以黃氏宗羲顧氏炎武從祀兩廡厥後學使孔祥霖復以王氏夫之請皆格於部議至是御史趙啟霖復請並予從祀部議徵之衆論或主專崇顧氏曾炘請伸乾斷並得邀允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與尚書徐用儀尚書立山閣學聯元同於庚子罹刑易名猶闕曾炘疏請乃有旨予謚故事丁

憂人員滿漢異制有詔飭部核議畫一宗室尚書溥良將強漢從滿侍郎張嘉亨爭之久不決曾炘援據經史發六不可之論累千言議乃定於是滿漢居憂皆去官持服三年著為令張之洞語人曰百年以來禮臣能舉其職者郭某一人而已蓋指三疏而言也

存目

賜福樓筆記 不分卷數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德全字雪樓雲陽人由府經歷累膺薦剡歷官江蘇巡撫按德全當光緒中葉以諸生從戎轉側黑龍江奉天庚子之變忠感敵人將軍壽山遣揖稱其赴軍襄贊行未兩日大嶺失陷時值訥謨爾河盛漲河北阻有難民數萬人哭聲震野德全一一渡過南岸並勸各站趕挖濠溝為守禦計尚未集事而敵軍已至旋即飭令親赴俄營約俄停戰俄人始則恫嚇繼則羈縻終又欲以官爵羅致之德全以死自矢始終不屈俄人卒亦不敢逼至八月初一日俄帶兵官允許俄兵至省不開一槍亦不燒民一房殘民一命皆德全所商定也自是名聞中外遂受重寄此編首為癸卯召對記略次錄呈政府節略又次為紀入覲及之齊齊哈爾署任概略召對詢問庚子年拳匪亂作俄人入省將軍壽山死難情形德全奏對明晰旋有條陳六事一疏皆當時要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政擢道員晉副都統銜攝齊齊哈爾副都統東朝諭云吾自從西安回各國使臣女眷時常來見曾道及我中國亟非無人即庚子年若非汝在黑龍江其疆土早歸他國可見中外政治雖異人心則同又問三省事應如何整頓德全扼要以陳筆記有感懷欲涕之語奮發圖報溢於言表洎遷蘇撫於辛亥秋迫於大勢遂有非常之舉蓋前後判若兩人焉而知人之難不亦可見哉

存目

程中丞奏稿十九卷附錄三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其幕僚宋小濂徐鼐霖多祿等所編輯小濂作序稱其當大亂之後感特達之知力圖報稱凡外交內政軍事邊防旗務墾務罔弗詳籌本末期以素所蘊蓄一一見之實行嘗太息謂僚屬曰受國厚恩惟有盡力所可至為之而已成敗利鈍能豫計耶其條陳六事皆當日急務而變通墾荒安插愛琿難民收撫散兵尤與人民有關先後所上各疏如條陳鐵道交涉密陳開通各蒙統籌善後十四條創修蘭瓊鐵路密陳東事日迫亟宜合力經營密陳邊計臚陳預備立憲辦法請實行立憲以化滿漢界限請速開國會覆陳化除滿漢要旨請免株連以銷黨禍覆陳岑督統籌西北邊防請設殖務部凡所建言皆能見其大德全久於三省周知利病夙以綢繆邊計維持根本為心使時逢清晏久於其任縱無不世之功而績效可期終殊庸俗乃事與願

達身敗名裂參禪自懺奄化淄濱歿後止留此一編供
譚邊事者之攷證而已

志道編八卷 乾隆刊本

清干特著。特字達士，號存菴，江西星渚人。
與李紱同時，一生惟以衛道講學為
務，窮老諸生，不恤也。時當朱學獨尊，
蘉力排斥陸王，視為異端。又有少數達時
得志、迎合帝主之士，為之主持，如熊賜履、張
伯行輩，偏詖自大，著書不衡。一時學
者，大都靡然從風，不敢稍持異議，而存菴
獨能不為苟同，特著此書，以為干城，亦可謂
特立獨行，不畏威侮者矣。書中駁正熊賜履
者，約八十餘條，皆摘自學統，而逐一辨之。其
他諸說，亦多翻案文字，與時尚異趣。卷一
論聖賢道統，以夫子、子思、孟子及顏淵以下七
十餘人為正統，卷駁學統分正統、附統、翼統
之說也。卷三曰論先儒道學，謂道學開自
漢唐，不自宋儒創始。謂朱子晚年，不滿其師延平
之教，乃私心自用，排陸之意方烈，不欲以延平
之學濬其源。二程上中，明道傳於伊川，

朱陸二家、殊途同歸、皆合於道、其相互小大、
祇在無極太極之辯。是書所以異於本集者
始因性理大全、專尊朱子、排陸甚力、本書
因取朱子議陸各條、逐一辯之。自謂不
辯朱說、無以明陸之冤、且欲得其學統一
書、當時冠冕、故於性理大全後續版此書
有志研究朱陸異同者、此二股可參證也。卷
五論史鑑事文、卷六為治道管窺、大都
注意民生者居多。卷七就論文章本末、卷
八為其詩歌、附錄。右庵此書、議朱
子者、不一而足、故未能流通廣遠、無人為之表
揚。稗堂為之序表彰、陸隴其向錢塘包濤、掬
蒙南康、得觀是書、力為倡始、精梓以之
於世。有考康熙時朱陸之學之盛衰者、此
書其不可闕也。

國朝中州名賢集六種廿七卷 光緒十七年睢陽洛學書院刊本

楚南湘潭黃舒昺曙軒編次。計洛陽文鈔
十卷、洛陽詩鈔三卷、洛陽語錄上中下三卷、卷又
各分三卷。洛陽事略一卷、洛陽講義二卷、洛
陽學規二卷。共六種廿七卷。舒昺字曙軒、一字
如軒。光緒中葉、主講睢陽洛學書院、以理
學倡導後進。因選輯孫夏峰、湯潛庵、
耿逸庵、張仲誠、李禮山、張敬庵、竇靜庵、
冉蟫庵、李文園、傅良峰十先生之詩文語
錄、分類編輯、刊行於世、藉仿明劉欽謨之中州名賢
文表意也。中州自宋以來、號稱理學名區、有
清之初、夏峰講學百泉、尚為燦發光大、
如潛庵、如仲誠、如逸庵、如靜庵、或直接弟子、
或同遊切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禮山
敬庵、蟫庵、亦皆重陶於理學環境之中、
幸為既深、畢生以之。清初講學、南則梁
溪、北則夏峰。二曲雖足而揆諸實
際、以夏峰之影響為最巨。後進成就、亦
超邁前代。

無有能與夏峰門下抗衡者。梨洲之學光大師門，惟在史學。其性理方面則直無傳人。鄭寒村兼門父子，且偏重二曲焉。二曲門下，除王豐川外，名字之熟於人口者，殆指數不下。以視上述諸人之著述流傳廣遠者，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恕軒選此諸人，而以夏峰冠之，亦可謂實錄矣。若夫文園、已峯二人，相距夏峰雖已百數十年，而清代中興之際，考據之風稍熄，理學漸成時尚，之二人者在當時亦皆領袖群儒，堪與踐庵等比倫。是恕軒所錄十賢者，不特可以代表中州名儒，且隱然具有清一代理學史之縮影焉。至其倫輯之有法，尤其餘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樸麗子二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馬時芳著。時芳字誠之，號平泉，河南禹州人。生於乾隆壬午，卒於道光丁酉。嘉慶間為教諭封邱舉縣。初年志於遠大，而止於教諭，故不得已寄文以自見。所著書甚夥，此其一也。樸麗子者，平泉別號，故以名書。平泉一生，宗仰其在陵王，得李穆堂陵子學講讀之，欣欣不自禁。又讀王文成公集，自謂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穆堂之學，受其影響者，當世未能指數。而平泉毅然以家儒而獨樹異幟於程朱勢力彌漫稱尊之時，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慨夫世之儒者，離性命與事功而二之，不失之迂，則失之空，於是儒滋為世詬病。平泉憂之，故作此書，以冀喚醒士子。其中或莊言，或詼諧，或談笑，或涕泣，上下古今，洞悉夫治亂興衰成敗之故，而該貫乎人情物理之微。要皆以真性情出之，不拘拘於門戶之見。

亦不囿於傳統之說。其書中第一条、以六經四書近指、孝經本義、諸葛武侯集、韓昌黎集、周濂溪、程明道遺書、邵子皇極經世、岳忠武集、陸子學譜、陽明先生集十一種並列目為人生不可缺一之書。其規模氣象、可以概見。中州學者清中葉幾無有能自成一家者、耳泉蓋有志焉。使其得與新明齋李恕谷同時、或成就不止於此。若夫黃曙軒先生之言曰、耳泉大有獨樹學

派之風、中州學者無可比肩。見晚悔菴筆記 今讀此書、信不誣也。書中每条後、多附案語、向有眉批、乃先儒中鞏縣孫道恕字子忠者所加。[illegible]其所錄刊行、蓋畢耳泉[illegible]子忠從友人所得此書、衣左錄出十之六七。有先後重出意思叠見者、復略為刪節。恐耳泉之書、多以寓言出之、有近於子、學者難得指歸也。間附註語以醒眉目、蓋耳泉之功臣也。校刊者為大梁王樹森渭春、亦子忠之友也。

止齋遺書十六卷 光緒元年福州刻本

清黃俊苑著。俊苑字清美、號止齋、嘉慶間名孝廉、閩之南平人。安貧樂道、畢生以授徒自給、而篤志程朱之學、講論不輟。沒後數十年、著述不出、幾於埋沒。梓閩縣劉存仁炯甫者為之搜輯補綴、倡議刊行、始與世相見。書凡十六卷、皆平日所欲言、隨筆記錄者。名曰遺書、實語錄耳。止齋為侯官謝退谷高弟、得其正傳、故學旨純正、注重閩學修。自省身

克己、遷善寡過、以及人心風俗、無不懇切言之。蓋亦欲以學風轉移世道人心者、非僅謹守儒先之傳而已也。十六卷中、無一語涉及門戶之見、蓋其言雖近淺、而目光所注、在於改進士風、所志者大故也。其卷十中一則曰、朱子時江西之談、永嘉之事功、實有不得不辯者。後世奉道學之名、未嘗究乎實用、攻朱者固不可問、宗朱者亦多摹仿其語耳、非明體達用之可嘉也。

一彙正4

至以漢宋而顯分門戶，果何所為耶。讀此則所言，可以窺其學旨所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顏學辨 五卷 近年安徽排印本

清程仲威著。顏學辨者，辨顏習齋（李恕谷附）之非也。書作於清光緒十年。前有自序，謂習齋陰祖王氏學，以詆宋儒，其心術至不可問。又謂習齋之詆程朱，乃借以詆東林，而詆東林，又即陰為魏閹卸罪地。序後附餘論四則，甚至以習齋為魑魅罔兩，其生於明季，殆八年，乃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為明季之餘孽。皆失持論之平，有近漫罵。卷一摘錄戴望所作之顏元別傳，而分條案駁，併及存學編、存治編。卷二駁者為存性編、存治編。卷三為李恕谷所編之習齋年譜。卷四為李塨別傳、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卷五為周易傳注、論語傳注、大學傳注、中庸傳注、傳注問。卷程氏所據者，為戴子高之顏氏學記，故逐次辨之如此。此書向未見有刻本，近年始有排印本行世，然流傳亦罕，或示公道之自在人心歟。

北遊日錄一卷 愧菴遺集同治甲子重刊本

清楊甲仁著。甲仁字乃行，別號愧菴，四川射洪人。生於明崇禎中，與關中李二曲年輩相若，學風亦極相似。順治紀年十八，聞楚南有劉蘷虛、楊恥庵者，當代碩儒也，即徒步數千里往訪之。未遇蘷虛，則會於荊南，相從十餘日，頓悟道体不離人心，本体工夫不容歧異。歸蜀後講學山中，從遊者甚衆。康熙三十四年，以明經考部文至京，考取中書。與天下英傑之士同集吏部。於大衆中，獨發明性命之旨，使人頂天立地，隱不徒隱，顯不徒顯，堯舜君民，分內事耳。甲仁此行，不專為中書來也。在都數月，所談者無非聖賢之學，諄諄以當下下手、體認性體詔示同遊。八月出京，歷太行、蒲坂、華陰、長安，而至盩厔，與二曲相見，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切磋者八日，各證所學，每至夜分。二曲門人如王心敬等，亦俱質疑問難，自遠而集。二曲歎曰：白鹿之會，朱文公云：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

吾有此土室以來，亦無此佳客。又曾拍案大喜曰：非愧菴不能說到此，非中孚不能信到此。可見二人之相契也。十一月朔，八日，返射洪。此錄所言，即赴京遊陝返蜀時所講論者也。大抵愧菴之學，以超悟為宗，而其功在培養心靈，返求本性。與陽明良知之旨最為相近，而在盩厔時與二曲論性氣是一是二，則又力主朱晦菴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二語，謂為不可移易。然則愧菴亦兼採衆長，非泥於門戶之見者也。愧菴二曲之相會，在清代思想史中，為一重大公案。其會語俱詳載於此錄中，其可寶已。是書初刻者為關中張補山，其時為道光十四年，叢後於愧菴者仍百五十載，徒以版片燬於兵燹。同治中，赤城秉光字乃為重梓，即此本也。

下學錄二卷 愧菴遺集本

楊甲仁著。愧菴由陝返蜀後，學日益進，用功益密。舉凡程朱陸王之說，皆反躬自驗，辨析疑似，頗有獨持所見，折衷百家之概。清代理學諸儒，除少數門戶之習太深者外，大都有程齋往哲之風，愧菴亦其一也。錄中一則曰，學是千萬世公學，道是千萬世公道，切忌分立門戶。千古學脉，已覺有朱陸二子一辯不辯則道不明。惟其有此胸襟，故於先哲皆能扶微闡隱，各歸其是。謂白沙致虛而未廢主敬，子靜簡易而不涉空虛，朱子窮理而晚年有悟專尚讀書之非。雖偏於晚朱合陸，而毫無矜氣，有足多焉。錄中對於格物致知，講解最詳。既不尊陽明，亦不祖晦菴。謂晦菴以即物窮理為格物，失其主腦，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物，誤乎對治。益愧菴之格物，乃教人直認性體，從本体下工夫，用工夫復本体，人祇就血肉軀殼之物，所感應處，格其明德至善之物，使之全其天理，自能知至意誠。工夫祇在當下，不容落空，更不容拖泥帶水也。卷二中論及楊恥菴處，復可備研究恥菴者之參考。一則曰，楊恥菴說不動，太極毫芒，安問混沌開闢。此言正要說用門處探他不動底了。一則曰，河南浙川作學者，年二十餘，壬申歲會予於馬磴，其人淳如，為恥菴楊子門人，藏有楊子書。又一則曰，浙川張子義，亦恥菴楊子門人。子義嘗告予曰，家師令人儘一看看不出來。嗚呼，子義可謂真知其師矣。予二十七年前，乙酉歲，在孝感見一騎驢者，便是這般氣象，意中以為必是恥菴楊子。後交楊子之友張約菴，嘗欲以此質問，而每忘焉。辛亥秋，恥菴下世矣。又越九年己未，予自山東來楚，謁麗虛劉夫子，過孝感，尋恥菴楊子藏真處，晤其二子，抱家孫出，其瞳仁神光儼如騎驢者之再遇焉。於是叩二郎以冠服儀容，二郎合呼甲仁當日未能飲恥翁教益，然平以為一大欠。凡此皆足資考證者也。至其命名下學之故，則愧菴以

為上即下之徹頭處、下即上之徹尾處。下學而上達者、不是離了下、更有一上。就乎實處言、謂之下。就乎實之不著於迹處言、謂之上。就乎實處用功謂之學。就乎實處用功、而融其迹謂之達。直一理也。所謂下學錄者、乎實用功之紀錄而已。

自驗錄二卷 愧菴遺集本

楊甲仁著。愧菴一生、專於講學討論不輟。故其所得、亦與年俱進。自驗錄者、即自紀其進益者也。錄中一則曰、甲仁歷來踵相沿舊見、亦以顏子為未化。今於丙子年四月、始悟其非。曾子子思孟子、各有化處。足徵其不覆前非之恒然態度矣。此錄中最關思想史之資料、厥為迹敍於答覆劉瑤峰之討論思想書、凡二十四則。其第一則曰、拙錄中、四十年來、凡千萬餘言。

論解名義、如論身心、論虛寂、論空無、論智慧、論定靜、論廣大、論變通、論精微、論元妙、論微悟、論實證、論踐履、論化神、都要敢吾道吾性之固有、而不必避嫌於二氏之所同。蓋愧菴一切以超悟為宗旨、當下為入手、自不免流於禪家風味。此病雖二曲不免焉。愧菴直言不諱、固猶較勝於百般掩飾者也。第十一則曰、動念處是道心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能常常保此先見一點、明道所謂動亦定也。至

周子幾善惡，是信漢書，異乎孔子之言幾也。孔子曰，極深研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知幾其神乎。幾即學庸之獨，即中庸之微。微字是朕兆萌芽發露頭一念至善無著，纖毫不染，故曰吉。凡不好的是後起。惟他起首之前現一現，故曰先見。這吉之先見，真天機莫說是聖賢君子，便是那凡夫作惡的，這頭一念不假造作思慮，真天機，他也要見一見。但聖賢君子把頭一念能融化保守到底，凡夫不能保守。最初頭一念吉者，亦見了一下，如鷂子忽然飛過，不好的第二念接着綿延。最初真機遂爾閉塞。孔子直指吉之先見，要人識得源頭，專在善上下手。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真見之確，守之定，斷之力，直從最初一念之吉做到底也。濂溪從漢書論幾，尚有可議。此則所言，雖濂溪亦不苟同，其自驗之篤實不欺如此，毋怪其學無止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艾城錄二卷　晚菴遺集本

此楊甲仁語錄之第四種也。康熙三十五年秋八月，與中鐵秋水來會，錄中所論，大半皆與鐵秋水論學之語，謂之艾城錄者，時鳴大中丞慕公所與禮聘至成都故也。此時甲仁之學已為成熟，不拘拘於或朱或陸王，故嘗曰吾之學非宗王也，非宗陳也，非宗朱也，非宗陸也，非宗程也，非宗周也，吾宗尼山也。宗尼山而合乎尼山者，吾取之，名為宗尼山而實悖乎尼山者，吾棄之。然甲仁好言頓悟，好言認識性體，其脉絡實由陽明而來，故袒護陽明之見，時流露於不自知覺之間。如闢陽明為禪者曰，陽明講學以致良知為宗，良知見於孟子，而實祖於孔知，致良知曷得為禪。若謂致良知曷入於空虛寂滅，則殊不知陽明之致良知，正教人在日用倫常事物上致，怎得墮於寂滅而為禪。若謂陽明之門，有龍溪、心齋，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心齋之學，

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皆不諱乎禪，而袁表袁黃以禪自命者，是豈非陽明提宗揭旨之不善，有以致之與。則殊不知李陶顏羅之禪，是下流之濁也。因下流之濁，而追究乎上流之源，可乎。曾子之門而有吳起，子夏再傳而有莊周，是誰致之也哉。錄中如此等言論，皆當細心參之，以窺其宗派所歸也。

憂患日錄一卷 悔菴遺集本

此錄為甲仁語錄之最末一種，而為時反在早。蓋當康熙二十七年，此筵之前六年，正境遇窘塞，講學山中之時也。門弟子最著者，為傅良辰、馬方昇等，故錄中亦與二生問答者為多。末更附前此數年、與其他門人論學書札多通。讀甲仁全書者，先讀此錄，以觀其過二曲以前之造詣可也。大抵甲仁之學，得於劉蕺虛者居多，其次則惟取黃楊子、中孚李子。遠交則李禮山，近則劉桂石等。惜身未顯達，著述未能風行海內，以與二曲集抗衡。即門弟子中亦無聲聞之於二曲、恕谷之於習齋者，以弘暢師門，故講學一生，而名字未能熟於理學家之口。至高他及黃讀此書竟，不覺有慨於中。大凡著述家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體微齋日記錄存七卷（傳微齋遺集本）（光緒辛卯年刊）

清祝壇著。壇字爽亭，陝西安康人。道光丁未進士。咸豐二年，擢河南杞城縣，值髮匪猖獗，爽亭辦團練，集義勇，卻賊回御，以杜賊氛。以此知名，遂總辦歸德陳州團練，防截於匪，功效大著。後更調守劇縣，於會匪擾動御寇剿從之際，皆鎮撫得宜，措置有方。蓋不特長於吏治，且奇於用兵，一洗儒生懦弱之恥。左文襄（亟）稱之也。嗣後屢佐大（帥）首（幕），皆著（以能）聲。旋以積勞致疾卒（光緒六年）。壽僅五十（以積勞致病而卒）。是録皆其一生日記，起於道光庚戌，訖於咸豐甲寅。爽亭一生雖未嘗離乎治兵，而日記所存，皆精研理學，敦辟近裏之言。其為明體達用之學，素所蓄積者深，故（見於）施行者，無往而不利也。大抵爽亭之學，源於二曲，因四書反身錄學髓諸書，而上溯乎余姚江之緒，復（習）胸無門戶小大之見，於濂洛關閩諸儒先之旨，亦為融會貫通，未嘗少持先入之見，以為異同。其同時以學術相互切磋者，如李文園、倭艮峰、吳竹如諸先生，皆一時理學名臣（賢），（所）謂理學為廣，不堪致同者（視乎）爽亭，而知所折衷矣。爽亭門弟子，最著者（為）馮端本子立，是書即其（所）學行而刊行者也。

體微齋語錄二卷 作微齋遺稿本

清祝塏著。爽亭有日記錄存之著錄。此語錄二卷，乃日記以後之論學語也。日記訖於咸豐四年甲寅，此錄則咸豐九年己未所錄存，蓋最後之作也。此時爽亭之學已臻成熟，故錄中名理，然多確論，擺脫儒先習套。如曰：性便帶氣質來，不可謂更有氣質之性。富貴、貧賤、壽夭、難無入不自得，即是命，不可更謂有氣數之命。又曰：四書中，發字最好，發者生機也。無時不生，無時不新。譬之於日，看萬古便是這箇，不得便是這個，則日成一件舊物矣。謂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不得。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則有百日矣。乃一氣流行，生生不已，故君子日新。此皆與船山、東原等暗合者也。於此等處，最可窺見時代之精神焉。至於陸王程朱之辨，爽亭此時亦皆各有獨得之見。持守確定，謂陸子之學所見不差，但工夫不免粗於陽明，致良知甚好，但於五經四書未免少觀。若能於六經都即讀一過，人自無所疑。又謂我輩講學，求陸王之本體，用程朱之工夫，皆折衷深造之言。至謂孔子是就肥前規模大概說，孟子是從心地源頭分析說，後儒又從末世下學事理工夫上破碎說，則更打破程朱陸王之限，而以孔孟為指歸，規模豈洞，氣象光正，直可與清初孫夏峰比絆，不特一曲而已也。故錄中對於夏峰，欽羨之意，溢於言表。卷上則曰讀夏峰語錄，其志也大，其根識也潤，其操功也闊而實，其言閱歷甘苦也，親切而有味，一概虛而驗結於心口之間者，皆道理之甘腴也。境地豈偶然哉。此數語也，不啻爽亭自為寫照矣。

程山先生日錄三卷 留餘草堂叢書本

清謝文洊著。程山有初學先言，為學者入門之書。此則其隨時體認之言，自驗其所得者也。當時易堂九子，趨向於豪傑一流，程山則隱然以聖賢自命。豪傑者毅烈，聖賢者沈毅，故一則宗王，一則宗朱。雖學旨似有不同，而實皆有明覆亡之後，志在為天地留正氣，以備興冀可挽回人心於劫運中者也。故程山所譏，根柢程朱，而字裏行間，仍寫慷慨激昂，且與涙俱之概。

錄中畏天命一義，屢為申說。如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精精停機，仔思於軀殼子上起見，便疾與掃去，只留一片赤膽忠肝，奉與上帝，為其盡書其所事而已。便到刀鋸鼎鑊，甘心如飴，不作一毫悔念。又曰今日既已明白此理，便是受上帝託孤之命。上帝一些親骨血，其危如線，敢不忘身命以圖保護。又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志一定，則精神命脈全体收貯於此，世間萬物，俱屬浮幻，俱非安身立命之所。又且為氣數所囿，一毫強不得，唯有此道是自己本分不容已之事。讀者能體會得程山如此立言之微意，則錄中一切主張，如慎獨主敬，以思為知，較行為難等言論，皆可貫通矣。

程山著述流傳極稀，近吳興劉氏刊刻此書，收於留餘草堂叢書中，殆為大顯。亦研究清初思想者最寶貴之材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程門主敬錄一卷 程山全書本

清謝文洊輯著。程山日錄已著錄。此則其由陽明之學轉入程朱後，手輯諸儒論敬之語，以備省覽者也。首舉二程遺書中論敬各条，以為指南。復廣輯謝上蔡、尹和靖、朱晦庵、陸象山、張南軒、真西山、陳北溪、黃勉齋、薛敬軒、王陽明、湛甘泉、顧涇陽、胡敬齋、李寅清十四家所論，以附總名之曰程門主敬錄。自謂者，各家之意，雖未必盡出於程門，而提撮本源，實昉自程氏也。程山早年本講陽明之學，年四十余偶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程山與爭辯，累日為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發明主敬之旨，以為為學之本。書中畏天命一言書之。此書即其初入程山中路，心學直從第一部著作也。所錄各儒，皆為習見，惟最末李寅清者，名任倫，字大任，程山同鄉，亦明季諸生，以理學自負者也。

養一齋劄記九卷 養一齋全集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人。生於乾隆五十年，卒於道光十九年。屢困場屋，晚始中式道光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僅身未用於世，惟以樂育人材為職志。勤於著述，所成書刊行者，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養一齋詩話十卷、李杜詩話三卷、養一齋詞三卷，集十種。此劄記九卷，則其講學有得，躬行實踐之言也。其學以誠敬精一為本，於義利公私之界，斷斷自守。平生篤好宋五子書，嘗竊觀其壹真，無所專主，力戒門戶紛爭，呶呶強辯之習。嘗謂從學者曰：諸生于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所長，而互參其所短，庶幾明經義而切實用。宗漢而入於破碎穿鑿，乃漢學之糟粕也；宗宋而入於空虛元渺，乃宋儒之登歸也。可以知其折衷之苦心矣。

思問錄內外篇二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著。夫之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明亡逃世隱於山陬水隅，惟以著述為事。戛戛獨造，在清初諸大儒中，以思想論，最為深邃。思問錄者，船山研探理窟之作，宿疑於心，而思有以啟問古人者也。其中極富精湛之思，在船山著述中，最為重要。雖片段而言，有如語錄，而實可以包括其著述之全體。是在讀者引而申之，熟玩其他各種，相互印證耳。舉其犖犖大者，如內篇中太虛一實，用者皆體，行而後知，有道動而後能有靜，此云五徵，未來者處，現在者思，天者器，人者道，意不可恃，功在心知，性本日生，功在更新，有公理無公欲，有踐矩無本惡，五行不相剋，理氣無封畛等名論，皆船山創解。在他處，長言闡發，不厭其詳者，而於此焉精約出之。蓋無異船山思想之撮要焉。外篇所所涉者益廣，下至於陰陽、律曆、禮服、醫藥地理，無不有所辨証近裏，使人悟心之論。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張子正蒙注九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著。船山之學，獨闢蹊徑，富於深思，而其脈絡，實導自宋之張子。其自為墓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可以知其嚮往所在。正蒙注序論，尤為船山匠心之作。得其注中精義，而發揮無餘。夫中如謂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

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畫，亦可以希覩聖功也。船山每喜言氣化日新，生生不息，天下之理，皆依於有。讀上所言，知皆發於橫渠，而船山大暢厥旨焉耳。其子敔所作行述，謂正蒙注與思問錄，相互發明，最爲有功於學，良非虛語。讀者精思熟讀，二書參較，對於船山之學思過半矣。正蒙原書共十七篇，此注則每篇一卷，惟末篇乾稱篇一篇二卷，共分十八卷。謂之九卷者，每卷又分上下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述朱質疑十六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著。炘字弢甫，一字心伯，安徽當塗人。道光五年舉人。生平服膺朱子，用力極勤。朱澤澐、王懋竑而後，蓋無有逾之者。書凡十六卷。一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之著作；成書及載用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之學友；十卷辨清代與朱子門持異說者；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立朝大節；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政績；十五卷一卷，述朱子禮事。條分縷析，鉤稽貫串，所發明極多。最精采者，爲前五卷。據答江元適書、包揚錄語，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一年。據答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向之生字，二十餘年句之二字，皆爲姜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又辨從遊延平，受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敬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心爲已發者，由延平觀氣象，求未發之言，有以啓之。往問張南軒，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又緣認心爲已發之故，皆與禪陸之學渺不相涉。至於乙丑一悟，實悟於延書中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凡文

集所載之發書發說、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第一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觀養說、答程允夫書，皆乙丑一時之說，非定論也。其實體驗之功深，不克剖析精微若此。又李越縵堂日記識其斤斤於學問一日之先後、議論一字之出入，耗精神於無關要旨，不足深辨之事，亦云過矣。至卷十中論當代諸儒，如李穆堂之朱子晚年全論、胡滄曉之算學、戴東原之孟子字義疏證，雖醇駁不一，而皆可以作研究三書者之重要參考，讀者分別觀之可也。致甫少師事歙縣汪紱齋，又嚴事休寧胡培翬，故學術極有本原，而尤善入細。其父名宗岳，字朗齋，官徽州府訓導，生平篤守朱子之學。致甫之致力於此，蓋本庭訓。此書作於其時，而義一宗朱子。故書中述朱之書，作於朱子之鄉，興起者多，於徽州一隅云。

達天錄　卷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撰。來章字禮山，襄城人，康熙乙卯舉人。幼聞夏峰之風，興起於學。中年與張仲誠、湯潛菴、耿逸菴、許酉山、冉永光、竇靜菴諸人遊，往復究詰，所得益深。嘗與耿逸菴、冉蟫菴同講學於嵩陽書院。康熙辛未，郡太守朱璘聘主南陽書院。達天錄一卷，即此時作也。卷一嵩山書院講學語，一百九十四條；卷二南陽書院講學語，一百二十條。謂之達天者，以禮山之學以達天合天為歸，與許酉山之事天畏天者，同一旨趣故也。卷一開卷即曰：學不到合天、達天，皆是半途而廢。以下各條皆發揮斯旨。至於入手功夫，有四：一曰居敬集義，以為把柄；二曰盡性至命，以為歸宿；三曰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以為修持；四曰日新，不惰無違，以為功程。大抵禮山之學，薈集當時諸大儒之所長，折衷融貫，欲有以自樹，故並無門戶之見。如曰不偏川葉、廣業，只要解照自己病症，不偏象山考亭，只要能

自己身心，又曰、今古此人，今古此理，六經註我意
安如此。世人多疵象山之言，何耶。此祖覆象山者
也。又謂餘姚英氣多，圭角露，涵養功夫欠有不
至。若斥之為異學，則大非。此祖護陽明者也。皆
可見其持論之平，胸襟之廣。是書康熙壬
申，禮山門人寇邑徐永芝首為刪校付梓。
其序謂：天者何，理是也。理者何，即吾性之所固
有者是也。天與人無二理，人之學，亦止完吾固
有之天。聖人可學，即天亦可學。學聖正所以學
天。可謂得禮山之薪傳者矣。得斯人而校
梓所著，故所錄無不精萃云。

姚江釋毀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彭定求著。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昀先
生。其事蹟已彰彰在人耳目。所可令人欽服者，當康
雍之間，朱學勢力涵蓋天下，而先生獨敢持異，不
為苟同。復著此書，以定朱陸之爭，隱然為陽明
張幟焉，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清初排王最力者，為
陸清獻，以其品德純正，傾倒一世，故其言亦最能
動人。左右風尚，先生即專就三魚堂言論，擇其尤
要者逐條辯釋。第一條，駁學術辯也，以明之天下
歸咎陽明之非，謂說多陽明之徒者，若鄒文莊、歐
陽文莊及羅文恭等，皆粹然無疵，不愧聖門，况及鹿
忠節、蔡忠襄、孟雲浦、黃石齋，謹守宗旨，大節亦
凜然。而蕺山劉先生，更闡揚洗滌，集厥大成，此
諸人者，何一非品望德學，卓然為有明一代之砥
柱。而一概斥之，何也。第二條，駁陽明學術惟知覺為性之非。
謂傳習錄中明明曰心即性，性即理，與程子性者心之
理之說胞合，何以蔑視無睹。第三條，駁王學考序
陽明功業，謂而不正之非。特引鄭端簡吾學錄

之評論，與王弇州史料中摭摘實錄之文，以見公道之在人心。第三條駁答秦定叟書中無善無惡心之體之非，謂陽明之意，心之體只是理之靜，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乃不分未發已發，而空言非論於為學工夫也。第四條駁上湯潛庵書中，力主詆毀先儒之非。第五條駁與范彪西書中，譏毀夏峰之非。第六條駁答臧介子書中，以明世風俗之壞，實始於陽明本身，非但末流之非。所述陽明一生學旨甚為詳明，學者可熟玩也。

密證錄一卷 先儒向南畇先生全集本 汪佑參訂

是書為南畇先生所著。謂之密證者，先生有會於靜中體認之旨，深得梁谿高忠憲之學，靜者不睹不聞之境也，故名之曰密。此汪佑之說也。以予觀之，先生之學雖主於靜，而一生精神所注，在於析衷諸家，辨析異同，其所特論，有非密為參證，不知其確當者，功夫須細，故曰密證。書凡廿一條。第一條證陽明致良知之說，實本於二程子之注重德性之知。第二條證陽明之教，由一本以統會萬殊，朱子之教，由萬殊以漸歸一本，乃互相發明。第三條證陽明手口教人，克去私意，警戒改過，所為格物。第四條證陽明一貫直截之教，每從二程子而來。第五條證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一語注獨，其特提知字，暗與陽明所講格致工夫照合。第六條證大學中庸之旨為一。第七條證不睹不聞不言宗戒謹恐懼非著相。第八條證周子無欲故靜之靜，非動靜對待之靜。第九條證主靜即主敬，程

子特文主敬，乃為禪學防微。第十條引羅念菴之言，以證主靜非教人識認幽閒暇逸。十一條引高存之之言，以證敬與靜原不必分為二事。十二條敘陸子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語，為離於孟子之教。十三條以朱子、陽明、高存之學之說，解心要在腔子裏一語。十四條以感應二字括果報之說。十五條證陸子心即理，即程子性即理。十六條證格物致良知與二程子[illegible][illegible]知至明善之說為致良知張本。十七條引高存之語，以證心無生死。十八條引李延平文語，以證學在主靜之旨。十九條證朱子晚年歸本師傳，亦以主靜為教。二十條推尊李習之以學中釋慎獨之說。二十一條證靜與敬之氣象。總觀各條，皆深研有得，相互印證之言，與普通語錄、心性連篇、無所發明者，蓋不可同日而語。此其所以名密證也。

弟子箴言十六卷　光緒戊戌年京都官書局重刻本

清胡達源著。達源字清甫，胡文忠公之父也。書成於道光十五年，版藏益陽。傳之未廣。同治九年，吳大澂得而序之，始謀重刻。清甫自序曰：達源方六歲，先祖襟江公教之讀書，於古人嘉言善行，隨時指授。稍長，侍家大人講席，篤策益嚴。弱冠遊嶽麓，受業於羅慎齋夫子，凡十年。提撕警覺，莫不精微洞透。嘗竊自念，既已得承父師之教，獨不思推衍緒餘，為弟子誨乎？於是撮舉舊聞，往復告語，引伸之以暢其義，曲喻之以達其情，或援經以明得失之幾，或證史以立是非之鑒，彙輯數十次，為十六卷。士莫先於奮志氣（卷一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卷二勤學問），莫切於正身心（卷三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卷四慎言語），修其彝倫族黨之誼（卷五篤倫紀，卷六睦族黨），謹其直諒使任之閑（卷七親君子，卷八遠小人），嚴其禮教範圍之防（卷九明禮教），辨其義利公私之界（卷十辨義利），謙讓節儉，善之修也（卷十一崇謙讓，卷十二尚節儉），驕惰奢侈，惡

之戒也（卷十三儆驕惰、卷十四成君）。修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適，故以擴才識、裕經濟終焉（卷十五擴才識、卷十六裕經濟）。所言已括舉全書，如指諸掌。大抵書中所錄，奮發激勵之氣居多，不斤斤於程朱陸王心性理氣之辨，而惟以担當大事，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維持乾坤，旋轉世運為歸。嘗曰：卓然拔俗，不假扶植而自立，超然出衆，獨標風節而特立者，方不愧於儒。又曰：有堯舜君民之心，即有堯舜君民之事業，學者不可自為菲薄，須知廊廟之經濟，備於草野之講求，不可以不務焉。可以知其著書大旨。胡文忠公為清代中興名臣，經濟幹略，照耀史乘。讀此書而後知其修養者由來有漸，蓄積者深而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齋語錄四卷　乾隆二十四年介邑高嵩堂刊本

清郭元鎬著。元鎬字翰武，人稱西齋先生，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與梁錫璵同舉於鄉。乾隆十五年赴京需次銓曹，以年老辭邑令，而就廣文。遞秉鐸文水。歷二載，卒於官。其子謙亨刊傳語錄，即此本也。前有乾隆二十三年梁錫璵序，乾隆十三年元鎬自序。蓋書成後數年，元鎬即卒，十年而其子為刊行於世。雖官止廣文，而著述得傳，誠亦不幸中之大幸也。其編次之法，卷一二談經，而以小學近錄，位於大學之前；第于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三解，次於孟子之後，可以窺其宗旨所在。卷三論史，卷四為立教之法，為學之方，出處之義，為政之要，闢除異端，景仰聖賢，六目。語語如布帛菽粟，耐人涵味，不尚矜異創解，而皆躬行自得、反約窮源之言。闡修實處，堪與呂學閩循比觀肩，亦康乾時程朱學派中不可多得者也。其卷三歷代要覽中，皆勤學古人言行，而多於十四日之下。曰君道不可不學，曰君心不可不正，

曰太子不可不教、曰用人不可不慎、曰直言不可不听、曰求賢不可不廣、曰學校不可不立、曰取士不可不真、曰農業不可不重、曰饑荒不可不賑、曰吏治不可不察、曰刑罰不可不嚴、曰邪說不可不除、曰兵勢不可不振。尤足見其注重經濟之懷、非徒談心說性、玩弄辭章已也。

近思錄解義十四卷　青島排印本

即墨張紹价著。紹价字範卿、現代山東老儒也。嘗從富陽夏震武遊、究心於濂洛關閩之學、生平著述精詳、首推此書。其自序謂朱子纂輯近思錄一書、體裁略仿學庸、而與論孟之單章隻句、各為一義、不相聯貫者異。後之注是書者、乃不取則於學庸章句、而取則於論孟集注、章各為解、節各為說、無由觀其會通。朱子當日編輯之意、鬱而不明、職是故也。大抵範卿之解、注重文理脈絡、分析章段、直視近思錄一書、為一篇文字。雖分六百二十二條、而前後貫通、相互綱維、[illegible]遇有己義、加价按以别之。前儒說解外、則引其友劉識三者為最多。蓋範卿讀近思錄之方法、初本得之於識三也。歷代關於近思錄之纂注、成書頗多、而要以範卿此解、為最便於初學。雖義理深奧者、恒不能越出宋人窠臼、然不務高論、一趨平實、亦近人中不可多得者也。

有身日課十四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唐鑑撰。道咸之間，長沙唐鏡海以程朱之學倡導海內，所著清儒學案小識，一時風行，幾於抗衡梨洲之書。此十四卷書，即其讀書有得，自省身心之語錄也。欲知鏡海之學，是所必當玩索者也。是書道光三年刻之於金陵，凡四卷，板燬於兵。晚年續編九卷，光緒間其孫儷武兄弟又搜其遺稿，彙為一卷，因合而校梓，即此本是也。前四卷不知以何年起而訖於道光戊子，後十卷則起於道光己丑而訖於咸豐辛亥易簀之前一日，蓋鏡海一生之心得在焉。前十卷題曰四砭齋省身日課，四砭齋者，鏡海志學時所命齋名也。後四卷題曰仁葉山房省身日課，蓋鏡海晚年流寓，自號其所居也。大抵語錄之書，皆各自道其感得會悟之言，隨筆記錄，不分倫次，在讀者觀之，不免有相互因襲，雷同前人之說，而實皆個人用以省身，由其體驗所得，並有裨於學者也。鏡海此書，意仿薛文清讀書錄，精粹不及，而篤實過之，在讀者簡擇之而已。

愧人錄一卷 光緒間重刊潛古齋全集本

清吳士模著。士模，字晉望，號穆菴，武進人。生於乾隆辛未，卒於道光辛巳。生平學宗洛閩，涵養深粹，授徒者數十年，惟以獎掖後進為務。所著書，最著者曰詩經申義。此則其一手書語錄，出於門人所記者也。言皆平易切實，尤亍亍於五倫之間。讀斯錄者，可以想見其立品之純，言行之不苟焉。至於其學旨淵源，雖尊程朱，而細察各條所言，實暗與高梁谿相合。故嘗曰：靜非境界，主敬以收其放心之謂；學非記誦，窮理以治其德性之謂。以主敬釋主靜，窮理治德性，異乎普通之標榜程朱者矣。亦可以見晉望講學之篤，說析之精，非徒玩弄講章者也。

鑒心錄一卷 澤古齋全集本

亦吳士模著。悅人錄注重倫理修養，此則辨析心性者居多。故研究晉望之學，以此錄為最要。其學以貫通天人為極至，故曰：一見非天，即非人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非畏天則不能樂天。又曰：溫涼寒暑，著體皆知，可見天之氣，無息不與人相通，而謂人之心不與天通乎。以覺察提省為入手，故曰：人心即道心，非有二心也。故一覺即道心已復。又曰：善端發見，如一陽之始生，貴能察之，尤貴能充之。又曰：一察字是樞骨，金丹以認真本體為根源。故曰：本体明而工夫不密者，本体固未認得真也。故窮理須窮到至處，不然則時作時輟，久而客氣聚焉，并其本明者而失之矣。又曰：非物格知至者，有所明必有所暗，蓋持源而往，則觸處皆通，不逢其源，雖得其九者，猶必失其一也。天人相通，故重生生不息；察識端倪，故重慎獨謹念；作認本体，故重無我無欲。大都皆

與梁黔腴合。錄中引人之語極少，除引朱子一條外，引梁黔者二條，可以知其景仰所在矣。惜晉望之在閭修，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故二錄皆著語不多，未能大暢厥旨，然為理學重鎮，亦清代理學史中一遺憾也。

日知錄一卷　冰叔全書本

清郝成著。成字寬崙，號倖人。所居附近，兩崖對峙，一流通中，洞然窪。因自號曰冰叔居士，故人恆以冰叔先生稱之。生於明萬曆乙卯，明亡後，絕意廢仕，超然遠引，以遺民逸士終其天年，而專志於所作所傳，著書不輟。卒於清康熙壬申，年七十有八。所著書，種數甚多，精華大半在日書各種。此及以下數種，皆語錄之類，雖皆寥寥數十條，而可以見先生講學之規模焉。大抵先生學宗朱子，守之極固，對於象山陽明頗非所樂道。故錄中各條，無不合於朱子之旨。惟釋元亨利貞一條，謂遇事惻然忍不去者元也，其不可遏者亨也，如此方獲我心者利也，不有其功，無所為而為之者貞也。似非朱子所曾言。蓋雖尊朱子，而潛修默證，皆存自得，非剽竊耳食者比也。書成於康熙壬寅，是時冰叔年尚未滿五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致知階略一卷　冰叔全書本

清郝成著。冰叔之書，皆言簡意賅，雖未暢發，而使人玩之不盡，節次分明，劃然可循，求之理學書中，實不可多得者。是書所列，祇十八條，而皆學人致知所必由之階梯。一曰人物一體，二曰孝治天下，三曰仁統四端，四曰貞下啟元，五曰孔顏樂事，六曰曾漆大意，七曰博約家傳，八曰神聖速化，九曰心知物理，十曰全理所然，十一曰理無不善，十二曰知人要義，十三曰陰陽消息，十四曰鬼神情狀，十五曰異學禍世，十六曰因往知來，十七曰今行古制，十八曰禮樂取裁。其最見精義者，第四條，謂仁從智發，故貴窮理，有真知而後能有真動。第七條謂博文是致知，約禮是慎獨，博文在乎昔，約禮在當下。第九條謂心有知，知其理，物有理，具於知。第十七條謂聖人制作，莫非因時制宜，凡言古制，一定可行，一定不可行者，皆非的論。皆通人之言也。

儒者十知略一卷 浙輯全書本

清[illegible]成著。其自識曰：儒者之知，詎能數限，而其大要所可以數該舉之，因約之曰十。此十條者，名雖不同，而理實相通。知其一可知其十，知其十方知其一。其目則一知天性，謂就稟受中指其不雜氣質，而純與天一者曰天性。二知本心，謂不雜氣習，不染情欲，本然之心名曰本心。三知物理即性，謂物之理、心之性，原非二本。知明處當，全於心曰知。理氣分合，謂理是氣之道，氣是理之器，不容判然而分。五知知行分合，謂知者心之神明，行者心之作用，行中之明即知，知中之力即行。六知人與天地同異，謂天地生人，即以全理賦之，無少遺漏，人當盡性以法天地。七知人與禽獸同異，謂人性與禽獸之性無不同，所異者氣質之稟，或正而通，或偏而塞。人不能擴其正且通者，而陷於私邪，則與禽獸同歸。八知初學與至聖同異，謂初學與至聖乃等級之差，中間功夫雖有安勉、偏全之不同，其實只是一事。九知大賢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至聖同異，謂大賢守之，至聖化之，由守而至化，較全靠天資者尤為超越。十知群賢與至聖同異，謂凡在聖域者，皆不相同，不必較其優劣。此十知皆學者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必當研討而深明者也。惜祇提其綱領，而未詳為闡發耳。

三訓便覽一卷（冰叟全書本）

清鄭成著。三訓者，寅、任、守三義也。係縣廣文，以此三字訓諸庠，冰叟因推衍三字之義，以發聞人。寅者，勸學者以實心全其本有之實，而從事正學也。任者，勸學者以完心弘毅，勇往承當，知夫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地人物，一切擔荷，一切成就，皆我性分中事，職分所當然也。守者，勸學者以法天不息，行健自強也。

仰思記一卷（冰叟全書本）

清鄭成著。冰叟之學，老而彌篤，此記乃其七十歲時仰思古道，得意隨書者也。全書五十餘則，凡立身敦品、性學知行、存養主敬之旨，無不諄諄言之。卷與薛敬軒讀書錄相似。記中評讀書錄曰：「文清公讀書錄，似多重複，實非重複也。前人得意隨書，皆有妙理，後學若逐句精思，則前人精意自皆連類而出。且連類而出者，當不僅已發之精意而已。」不啻冰叟自謂也。

有身錄十卷 同治元年北遊齋藏書本

清蘇源生著。源生字泉沂，號菊村，河南鄢陵人。道光丁酉拔貢，庚子科本省鄉試副榜，以母年高，遂謝絕舉業，篤志於身心性命之學。主講本邑文清書院，嘗謂程朱得孔孟真傳，為學之路實地有階級可尋。又謂程朱之言，皆程朱所已行，遵其言必當遵其行。因重刊陳北溪字義、嚴陵講義、呂新吾省心紀、薛文清讀書錄、陳確菴聖學入門書等書，頒示諸生，令其肄習。其學術大旨如此。有身錄十卷，則其每日切己體察，克己自訟之言也。菊村學友最著者，為吳廷棟、方宗誠，故三人之學極相近，皆欲在漢學極盛之時，提倡程朱之學，以救支離破碎、徇末忘本之失。特菊村氣象較狹，重於律己，而不足語於轉移風氣，為一時領袖。然寬度和平，毫無謾罵爭辯之習，亦不可多得者也。書刻於同治元年，校閱者方宗誠也。

思辨錄疑義一卷 單刻本

清劉蓉著。蓉字孟容，號霞軒，湖南湘鄉人。少與羅澤南講學，以理學之學自期。已而佐曾文正戎幕，平定粵寇，官至陝西巡撫。清代中興之業，大半成自湘人，而湘人之所以能扭轉乾坤，奠定大局者，大半由於講學有素，識膽兼優，霞軒其一也。是書為霞軒未從戎幕時作。道光丙午，霞軒讀陸桴亭思辨錄，因摘錄其精萃者數十條，而附己之所疑者於每條之後。蓋桴亭雖學宗程朱，而對於陸王學者之批評，亦多持平之論，無門戶之見，不空為心性之論故也。霞軒則篤守程朱，視陸王如寇讎，故臭味相反，持論攻擊焉。雖近於吹毛求疵，而當時學風之嚴，守躬之正，辨道之銳，可觀也。讀者善體其意可耳。卷首有霞軒自序，謂桴亭學術淵源，其似為近正。思辨錄中所言，多造道之言，然於性命之本原，學問之旨要，不免有所出入，多可疑者。蓋於精思力踐之功，或未之盡，故不免高明之過。知霞軒之

指斥高明之過之意。其可以讀此書，而有以推
夫中興名臣之所以成功也歟。

下學指南一卷 同治年湖州重刊本

清周思誠著。思誠初名起延，字一菴，又字柳凡，烏程人。師事同邑費延宗，受知號少房者，研理學，為志。不事科舉之學，專以課徒自給。咸豐之初，從學者甚衆。語學者曰：古人著書立說，皆因時以救弊。讀古人書，如閱本草，能治人之病者，皆良藥也。擇古人之言論，克治己之氣質私欲，亦猶是耳。讀書如是，方能闡其有益。若泛論是非哉。若任己之意見，而取古人之言論，猶病熱人者服熱藥，鮮不喪其性命者也。因取自宋以下諸儒書，掇其言之切於日用者，彙為一編，名曰下學指南。首載朱子讀書說、象山白鹿洞講義、陽明拔本塞源論，以為學者[illegible]。次錄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龜山楊子、上蔡謝子、和靖尹子、延平李子、紫陽朱子、象山陸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北溪陳子、勉齋黃子、西山真子、魯齋許子、正學方子、月川曹子、敬軒薛子、康齋吳子、敬齋胡子、醫閭賀子、陽明王子、涇野呂子、東廓鄒子、南

野歐陽子、双江聶子、中離薛子、心齋王子、石齋徐子、天游楊子、心吾呂子、敬菴許子、南皋鄒子、涇陽顧子、景逸高子、少墟馮子、啟新錢子、豫石呂子、蕺山劉子、鍾元孫子、等、凡四十三人之言論、或一条或十數条數十条不等、以為現身之見、祇除門户之見、不分朱陸異同之說、擇精取約、信可為下學之指南也。

一卷、又當徐漢以來名臣碩儒嘉言懿行、為歷學偽書、以杜漢宋傳名之論、惜未成而出兵禍、髮匪破烏程城、不屈遇害、時同治元年也。是書初刻於咸豐庚申、有門人凌鸛序、同治癸亥、重刊於归安、即此本也。

勵志雜錄一卷

清雷鋐著。鋐字貫一、又字翠庭、福建寧化人。師事蔡文勤世遠、以程朱之學為歸、於象山陽明能之甚力。乾隆時官至左副都御史。所著經笥堂集、讀書偶記、中多造道之言、已著錄四庫。此雜錄數十條、皆其平日自勵有得者。先儒丙申、漢軍鍾廣芷姓始為校刻、以傳於世、即此本也。錄中大旨以知行敬三者為聖學之主腦、敬者成始成終之要、乎知行之中、而仁乎知行之全。所言君子畏天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實心辨實事、卷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窮得理明、則處事無疑、卷得氣定、則處事不慢、才智須從一片至誠做出、忠實任事者、須經得烈火一煅。諸条皆敬之事也。若果者亦乾隆時代講程朱學者、最為純正平實者矣。

衛道編二卷 乾隆間帶經堂刻本

清劉佑啟編著。啟字繼貢，陝西三原人。雍正十二年拔貢生，任山西太原縣事，調陽曲。旋即告歸，主講蘭山書院，專以造就後學為事。其學博涉經史，尊朱而不失之迂。嘗以陸王之學竊取佛家之似，陳建雖之而未得所徵。因讀周密齊東野語，知張子韶嘗參宗杲，陸子靜又參杲徒德光，乃窮究源委，著衛道編二卷。上卷闢異學，下卷明正道。其闢異學也，首舉范蔚宗後漢書西域論贊，及唐書李蔚傳贊，以為闢佛文字之先河。繼輯列朱子等論佛文字，及繼貢自作鬼神論、神仙論二篇，以明異端之出於剽竊。此闢於佛學者也。闢陸王者則以李光地諸說為經，而以己作為傳。大抵所言，皆不免意氣用事，非言析於精微疑似之間。惟論讀朱子書，謂尊朱者守其一說，不知兼綜眾說，非善學朱子者也。真堪為研究朱子者之津梁。於此亦可見繼貢為學之尚博，特博而未密耳。其明正道也，以為洙泗之學，得周程張朱而大明，而五子之學，求其約而盡、簡而該，服之終身而無斁者，莫要於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所好何學論，及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五種，因各取而詳注之，以明正統之學。朱子著作最多，而特取感興詩，亦其好博而務之表見也。

冉惇庵語錄類編五卷 光緒間大梁書院重刊本

清冉觀祖等輯。〔觀祖字〕永光，號惇庵，河南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復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既遂特延之主講嵩陽書院，生徒問業者甚眾。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偃然寂處，銳意著作。時張伯行方開請見書院，亦延主教，生平著書……趣，惟在敘也。後進所著書有五經詳說、四書詳說等，皆繁引曲喻，不厭求詳，……耳提面命焉。此數編五卷，則其晚年於西村自建道初書舍之樓，集新舊門人講論其中，而門人所輯術等於領之餘，記識成帙，分數編輯者也。惇庵生時書未付梓，乾隆間桂林陳弘謀始刊行，此本光緒間復為重刊本也。其編次之法，首卷講學，心性理數義利之說在焉；二卷答問，則與友朋論學書札也；三卷經學，講經者也；四卷論古，舉凡品論學術源流、詩文評論，無不廣及；五卷則術數神鬼禮制古蹟等考核……故

曰雜考。大抵惇庵之學，以程朱為宗，對於象山、陽明，排擊甚力，其辨諸說，詳盡周矣，然新義較少，不足自稱一家。然觀其時學者如孫夏峰、蘇門講學，而惇庵頗不滿之，絕未受其影響，亦可見其能守關，故步自封矣。然今遊於夏峰之門，未能得夏峰之學之精，仍自為其程朱之學，而惇庵獨於此焉，爾之謂可與移孔轉出陽明之門，而不為王學，呂仲木出甘泉之門，而不為湛學者，同……與夏峰同時，而其氣量褊狹，不能相容也。如此，則其學之未足語於高明可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道光間徐繼畬校刻本

清徐潤第撰。潤第字廣軒，山西五臺人。瀛環志略著者徐繼畬之父也。嘉慶辛未，以內閣中書出為湖北施南郡丞，解組後，旋里設帳，教授生徒，興起甚眾。篤好陸王之學，旁及易象，冥思獨索，時有創解。雖精失之迂僻，而苦心孤詣，不可沒也。卒後，其子繼畬，閉籍府，乃於道光戊申鈔輯廣軒一生言論，彙而刻之，即此本也。前有湯金釗序。金釗亦彼時傾向陸王者也。故欣能乎情而言，揭其大而謂廣軒博綜群書，精研周易，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詩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為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義，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可謂廣軒之知己已。要而論之，其所見者，大體皆高明通可喜，[illegible]絲毫不為古人所囿，特八卦五行

相沿之說，遂不免一聞考而使人有迂腐攘人之感。是在讀者之提要鉤玄，取其大意而略其可也。其書編次之法，卷一說易，即艮背主靜之謂。卷二卷三圖說，其心學八圖、與聖學部位等圖也。卷四曉說，其在光州州署，為趙王三生講學語也。卷六雜言，其在晉陽館次，心有所得，隨筆記錄者也。卷七中庸私解，道光壬午讀劉蕺山語錄，講慎獨之旨，與朱陸異同，復為發揮，補充蕺山者也。卷八莊子通莛莛釋，以八卦部位，艮背主靜之旨，釋莊子之寓言。言之不盡，又之以圖。十七卷中，以此卷為最可議。繼畬之未與刪削，或以不忍抹殺其父之苦心故也。卷九至卷十四，居年讀書劄記。卷十五卷十六，雜識。居年關於講學之雜文。如論說、與書、日錄也。卷十七遺文，則一切不關講學之應酬文字，在高陽末卷外，無一段非關講學，無一處非主靜。主理氣合一之旨，雖所目甚繁，而皆講理，道百變而不離其宗者也。

省心徵言一卷 乾隆間葛信天刻本

明葛錫璠著。錫璠字魯生，號中恬，崑山人。萬曆辛丑進士。服官刑部，出為[illegible]守，皆有能聲。四年甫四十，即乞身終養。里居治家，超然世外。時逆閹肆虐，守正之士，戕無倖免，錫璠獨未與禍。此省心徵言六十餘則，皆其脩身克治之言。如其涵養之學，講之有素也。書中對於容忍自謙、慎我知足之道，諄諄言之。故說者謂欲得五千言精意，然如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知益明。又曰：心最不可懶，懶則前邊雖有一番心思，手便摸過，與茫然竟想不到者何異。須要刻刻提醒，竟利使不放過，纔是英雄。又曰：心不可一刻不用，非精思事理，則凝定以養我神。又曰：義命二字，要認得分明，義則自然當盡，命亦不必諉之不可知，皆恐人違天知命、盡心致知之說。錫璠之偏重容忍，乃環境使然，非果有取於老子也。錫璠子[illegible]何皆有文名。[illegible]孫[illegible]字請調，世所稱永懷堂[illegible]程，即其所刻。[illegible]字朗[illegible]，邃於易，所著書雖不傳，而其子雲芝說瑀五者[illegible]清初[illegible]與徐枋往來極密，世所稱臥龍山人也。[illegible]字瑀調，即著永懷堂日錄者，尤好刻書，海內說郛畫板[illegible]稱之。[illegible]世隆[illegible]子雲擇[illegible]子世隆，世隆[illegible]子正[illegible]易，號信天。此書與永懷堂日錄，即其所刻也。

永懷堂日錄二卷 乾隆間葛信天刻本

清葛霦撰。霦字端調，錫瑞之第四子也。明崇禎庚午舉於鄉。鼎革後，一應春官試，即以違例不終。歸後即託足疾，獨居小樓者，近三十年。惟以讀書刻書自娛。此日錄二卷，即其自有有得，隨感筆記者也。舉凡修身處世、讀書治心之道，無不本諸經傳，諄諄告語。尤以專崇朱子之學，倡導當世。嘗謂居今日而言學，以專守朱子之為得。有來必有尊信其言者。又謂讀朱子書，非潔心、靜心、細心、平心、實心、定心、一心、毅心、信心、大心、真心之人，必不能入。故當面錯過者多。至其批評王學末流者，如謂良知二字，說到無善無惡，即是無我人衆生壽者一般。此為丈竿頭失足無命處。皆針對當時學風而言。可以推知明末王學之所以極為蕃衍，非人人確信陽明，大率避難就易而已。

說性一卷 道光間曲徽琴仙館刊本

清高驤雲著。驤雲字逸飄，山陰人。道光元年舉人。與宗稷辰、許乃普等為同年生，以文章道義相期許。嘗讀呻吟語，論性分氣質之性及義理之性而疑之，因作說性一書，力辨性分為二之說。先之以呻吟語記疑，謂凡屬人性皆氣質之性，理在氣質中，形色即天性，氣質皆有理，故有物必有則，其可美可惡者，習耳。次之以說性雜記續記一則，申明習之移人也為力至微而至巨。又次之以二程性理，謂伊川言性較明道為密，而伊川之補氣質之性，則似密而實疏。蓋不欲冒言排斥宋儒之言性，而特名之曰記疑，且似專指呻吟語而發者，亦可見當時程朱之勢力矣。清代思想家，凡具創造性者，無不高視氣質，如梨洲、船山、習齋、東原，皆然。驤雲生四人之後，不知其受四人之影響也何若，而要為不隨流俗，卓然自樹者。道光間，驤雲曾教景山學，長白徐泰之

子，從贛之雲遊，因校刻其說性一書，即此本也。祿泰時持節湖廣，毅然刻此小冊，且譽為不朽盛業，求之疆吏中，亦不可多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理學辨似一卷 赤鄭堂叢書單刻本

清潘任箸。任字子照，常熟人。在光緒末葉，最稱實學。所輯鄭君粹言，堪從陳東塾漢儒通義，而條理過之。此理學辨似一卷，則其表揚宋學者也。自序謂程朱固無弊，而人之心自有所蔽。程朱之學，旋明旋晦，弊由於此。故欲興程朱之學，當先袪人心之蔽。欲袪其蔽，必從似是而非處辨之。書名辨似，蓋由於此。書中所不具之蔽，不廣之蔽，不融之蔽，不晰之蔽，不精之蔽，不中之蔽、辨蔽。具者謂敬所以存仁，義所以行仁，仁者本心之全德，故居敬之學，必與事理情勢相須，非空言主敬也。廣者謂宋儒之說，詳前人之所略，故當廣之以四書五經為主，而以宋儒之說輔之，斯為美學宋儒者。融者謂學人天資萬殊，不可限於一隅，大道同歸而殊途，不必諱言乎太極西銘，皇皇乎井田學校，可謂之學道也。晰者謂利者萬物之所以生，功者萬事之所以成，即利即義，即功即義，何必諱言。所當辨晰者，義外之功利

耳。精者僩程朱之學，中正粹精，特未至於聖域耳。剛方之迹，學者擇善固執可也。中者謂當時道學之弊，在拘執，當廓之以宏通。宏通惟中庸君子能之。誠爾，則勸學者以剷除道學習氣者也。大抵其言皆氣象和平，毫無門戶之見，象乾之習。書中所言多蔽，概未一犯誠言行相從之君子也已。

忱行錄　［卷］　當歸草堂叢書本

清邵懿辰著。懿辰字位西，仁和人。以文學負一時重望。咸豐辛酉，粵賊陷杭州，死焉。所著書多散失，今所通行之禮經通論，祇半部。半巖廬遺文，亦僅數十篇。此忱行錄者，乃懿辰道光癸卯甲辰間官樞院時讀書日記，杭州難後，丁丙搜得手稿，屬高均儒節錄以刊其要。始亦傳於世。均儒[illegible]為餘條，其間說大學者居多。懿辰平生言論，多似戴祖啟方東樹諸人，力攻漢學，嘗作高論，讀此錄而後知其浸潤於宋儒者極深，功夫細密，非與考據家等。非東樹諸人比也。錄中精論，如謂氣質與人欲一貫，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蔽則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能節之，亦無非天理。所謂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人欲淨盡云者，主心而言，非主體而言也。又謂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之至且通者。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皆深造

自謂之言派從恪守程朱之訓,書與陸王立異同也。錄中輯引李安溪、吳竹如,安溪為康熙朝程朱學派中最富特識者,竹如則與長同時講學相互切磋者也。

性理淺說一卷 種樹軒遺集本

清郭長清著。長清字懌琴,別字廉夫,臨榆人。道光癸卯舉人,咸豐癸丑大挑二等,以教職候銓,家居課徒。值土寇東粵匪之亂,海內騷然,各有土寇乘機蠭起,馬賊飄忽,窺伺臨榆,長清倡辦團防,捍衛鄉里,臨榆當山海之衝,賴得以晏然,與有力焉。以此名聞當道,而不知其為潛心宋五子書者也。長清辦團防後,曾供職刑部,此即充假歸里,山居偶學,同治乙丑之春,構種樹軒西室,仿儲子讀書其中,每遇制說,為偶性理講學書,其大旨以備遺忘,積久成帙,即此書也。名淺說而對太極圖說、通書、東西銘正蒙之旨,推闡極精,如謂聖賢心性功夫,明體務於達用,方有實際,不然使入空寂一途。及庭允親啟中一語,千古傳心之要,蓋已就用而言,可知長清之學不蹈空談,宜其有經濟之具。此語錄亦無用之識也。是書原刻入津河廣仁堂叢書,光緒癸巳,其子之楨重加校刊,以廣流傳於世云。

為學次第一卷 康熙年穎臨堂刊本

清張沐著。沐字仲誠，號起菴，河南上蔡人。生於明泰昌元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一年。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元年任內黃令，以事去官。□楗戶讀書，以穎臨名其居。後之黨終日危坐，□書以求聖賢之真，而取為學次第一書，即此時所輯也。仲誠任內黃時，與孫夏峰講學切磋，往來頗密，故此時見道已較精密。次第者，立志第一，存養第二，窮理第三，力行第四，盡性第五，至命第六。前三者皆明之事，後三者皆行之事。以存養先窮理，以致知先格物，皆仲誠由王歸朱之漸，故書中引朱子語極多。每則各輯二程朱王言論以為綱，首尾則附己意，以見分類之旨。校訂作序者，則鄢城門人王中道也。

道一錄五卷 康熙年穎臨堂刊本

清張沐著。此仲誠任內黃時所作。謂之道一錄者，錄朱子晚年定論，與陽明傳習錄，以證大二子之道本一致也。錄二子序文外，間附學語，以申己見。其間頗多見道獨得之言。如論人心道心，謂發于人，故謂之人心，發有微隱，有善惡，有靜擾，有是非，各有道理，故又謂之道心。心是性善抽芽露頭處，最立不住，故曰危。道理之幾，最為微妙，故曰微。又如論知行合一，謂陽明之教，以行字當頭，學問思辨之知，知亦是行，篤行之行，更無論矣。皆精湛深刻，在清代理學史中，當特筆以書者也。此書為康熙五年所作，正□夏峰從仲誠之邀赴內黃講學之時。仲誠原字沖兩，夏峰為改今字，故此書有夏峰序文。蓋仲誠之學，受夏峰之感化者居多，亦研究仲誠之學者所當知也。

學道六書六卷 東臨堂刊本

清張沐著。此書亦仲誠任內黃時所作。於署左構繁陽院，講學書之暇，與諸生講明正學者也。六書者，人心第一，即道一錄彙語中所解人心道心之義，而詳為闡明。本體第二，謂天與人無二，体與用無二，精與粗無二，博與約無二，知與行無二，聖道與王功無二，德性與問學無二，形色與天性無二，下學與上達無二，所謂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体也。性善第三，謂性善乃以工夫而言，性之中祇具一點生機，活潑潑地，生芽滋長，而不容已。離卻工夫，無所謂善，即無所謂性。順逆第四，謂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如推車下坡，車自順行，力自逆用。尽第五，謂學者用功，祇令此明明亮亮之心，常時與他相隨，則此心湛然虛明，如鏡空衡平，妍醜立見，輕重不爽。廣論第六，則泛論居多，無類可歸之附錄也。仲誠內黃居，不特政績卓著，稱為一代循吏，即思想規模，亦於此時大備。內黃去官，從游諸士，眷戀於臨歧，特梓其講語，彙為六書，以為昕夕提撕之助。夏峯以八十四之高齡，更製序文，備極推崇。夏峰高弟如范陽耿極、河內鍾陶士，亦皆各作書後以示景仰。知仲誠之所發明，在當時已驚動儒林，無怪歷房齋中卅人遊大年為仲誠而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子見心錄三卷（咸豐閒刊朱慎甫先生遺書四種本）

清朱文炑輯著。文炑字慎甫，瀏陽人。生於乾隆戊申，卒於道光乙亥。家貧無以自給，嘗卜於市，以奉母。年十六即棄舉子業，而篤志性命之學，一生窮而彌堅，蒼眞隱之士，閉戶潛修，舉世不知而不悔者也。以其窮而在下，當世知有者極鮮。咸豐間，長沙丁取忠者，慎甫友人蕭寅顯仲虎之弟子也，乃藉郭筠仙龍翰臣之力，展轉求得慎甫遺稿并所付記之訓大章所，而刊行之。始稍稍有讀慎甫書者。其學以宋五子為宗。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意以為理學諸說，自夫子而後，附諸顏曾思孟衍之於前，有宋周程朱張五子者述之於後。其他歷代名賢千言萬語，皆不能出其範圍。研窮性理者，亦惟有以五子為歸宿耳。此錄且意即其研究有得之作也。輯錄五子之言論，而以閒己意，總論於每條之後。意有不足，或加旁批，或增註語，皆為指點學者，俾可見五子言論之精義所在。卷首論身體所錄，皆關於大

道本原、理氣心性、太極陰陽諸說。其他涉身涉世、名物度數之言，概從刪削。慎甫又存中為第仲敦作六有齋記，曾曰，指是理之本体而言，謂之曰太極。以其為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謂之曰道。以其有條而不紊，謂之曰理。以其為人之所同得，謂之曰德。以其具乎人心而無不全，謂之曰性。以其無偏無倚，無過不及，謂之曰中。以其真實無妄，謂之曰誠。以其他粹以精，謂之曰至善。以其渾然一理之中而剖析言之，謂之曰仁義禮智信。其實皆一形上之理，而初未嘗有形下之氣雜乎其中也。然而是理也，倘其適雜若一無形器之可窺，而究其實，則一切形器皆待是以生，而實非一切形器所得而擬者。是故吾儒之道必以是為主。一切學問之旨，亦必以是為歸宿焉。讀此段文字，可以知慎甫輯錄此書之旨矣。至其所附之見，或有失之過偏，而要皆其鑽研深索之餘，無一字非從思得來，不可謂非覃思深造之士也。

從學劄記一卷 生慎甫先生遺書本

清朱文炳著。慎甫所輯。此則其讀書筆記也。一卷。書中各以年紀。丁卯己巳庚午辛未四年。慎甫卒於道光乙亥。年五十二歲。此記蓋其三十以前所作。思想未成熟時也。讀者可以考見其思想歷程焉。

隋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編一卷。裁十數頁。校語多在高祖煬帝二紀。與禮儀天文地理三志。餘則寥寥無幾。且有空泛不經意之處。如劉炫傳性本愚蒙。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校云此文多仿康成誡子書。其云為父兄所饒。即本康成云為父母羣弟所容也。得此以證范書本無不字。最堪棄。慈銘既於後漢書鄭玄傳下引此文作證。又記於此。則為繁贅。蓋翻閱所及。信筆直書。非經意之作也。然煬帝紀項城公杜楊州諸條。考證頗為詳確。高祖紀因謀作亂一句。謂因為隋時國史原文。失於刊正。尤為洞見。慈銘若能自加刪飾。當少瑕疵。茲為著其浮泛之故。而[illegible]仍為著錄焉。

秦婦吟一卷 敦煌卷子本

秦婦吟一卷、蜀韋莊撰、莊字端己、長安杜陵人、少孤、家貧力學、景福二年、舉進士、為校書郎、李珣拜兩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因納交於西川節度使王建、西蜀建國、因得參預密勿、官至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按北夢瑣言稱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誡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則

此詩不載浣花集中、乃遵莊之戒、今久無本、然當時流傳則甚盛、敦煌所出、已有八本、三本藏大英博物院、四本藏巴黎圖書館、一本藏順德李氏、（今歸日人中村不折）茲合八本校寫、定著為千三百八十六字、重為著錄、仍與浣花集別行、其首句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為中和三年所作、其末云、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又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則此詩乃投獻江南某帥者、考浣花集莊曾客金陵、有以詩諷浙帥改酒法之事、是時周寶正以鎮海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謂周寶、而此詩當即莊初至江南上寶之作矣、又卷首署右補闕者、乃莊在唐所終之官、十國春秋載莊登進士第、為判官、晉拜左補闕、則左應是右字之誤、而獨以此官為署、則為傳自江南原本可知也、（唐才子傳引天街踏盡公卿骨句、與敦煌本北夢瑣言所引不合、未審是否依據改定本、）才子傳稱莊早遭寇亂、間關頓躓、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心、今此詩於寇盜之殘暴、生民之水火、刻繪躍於紙上、令讀者驚心駭目、如臨其境、唯杜甫集中、能有彷彿之作、其所以終不絕傳、蓋以此也、

算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算經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敦煌卷子本、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前有自序、盛讚算之重要、而謂不解算者、如天無日月、地無泉源、人無眼口、其言意在諷勸、序後繼以經文、首九九數、次大數、次小數、次乘積、又次為算題、今存算題僅均田法第一以後闕失其詳不得知矣、此蓋為唐人通俗算書、為初學者入門所必讀、然按其內容、多本於孫子算經、且有可以校正今本孫子算經者甚多、隋書律歷志引孫子算經云、十圭為杪、十杪為撮、十撮為勺、與今本孫子算經異文、而與此書正同、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引孫子算經、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亦不見今本孫子算經、而是有孫子數、錢滿載、天不容、地不載、故名曰載之語、則孫詒讓札迻、以今本孫子算經為傳錄者失之是也、蓋著者所本孫子算經、猶為近古、故能與隋志與御覽所引相合、至大數之目、萬以上為億、兆、京、該、秭、讓、溝、澗、政、載、極、今本孫子算經、則作億、兆、京、陔、秭、壤、溝、澗、正、載、文字間有不合、疑唐人習慣本如此、今本異文、亦後人所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類書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古類書殘卷首尾斷缺，無書題及作者姓氏，存整行七十，斷行二十有八，以偶句為文，然後雜引羣書，案為注解，其體例蓋從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張楚金翰苑而來，與吳淑事類賦最為相近，蓋為事類賦所自昉。今存者為孝行、事君、交友三子目。孝行類開端殘缺，次二節開端有事君能禮、朋友善交等字樣，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當是子目。注語所徵引，多出短書，亦多不標出處，即有明稱史記，亦非馬遷之書，而為泛指諸史，蓋為通俗之類書，非大雅所作。然蘇秦錐股事引雜畧，不見前書稱引，羊角哀并粮事，較六朝人所記為詳，因故事已較前拓大，並為後世小說所祖，不但可增廣見聞，益人談助，亦為考古者所取資也。

南陽張延綬別傳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河西張球撰。球字景球，又字行球，敦煌人，蓋與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為同宗，官至節度使判官。考大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敦煌本敦煌錄殘卷，稱郡城西北一里有寺，中一小堡，上設廊殿，先有沙倅張球，已邁從心，寓止於止，雖非博學，亦甚苦心，蓋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集後進，以闡大猷，天不慭遺，民受其賜。則球固為西州儒者，晚年隱居教授，似在曹氏守歸義軍時矣。此傳稱延綬字搢紳，即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某字祿伯之第三子，光啟三年，寵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按敦煌殘卷中別有球撰張淮深墓誌銘，稱淮深字祿伯，又稱淮深有六子，長延暉，次延禮，次延壽，延壽次於第三，當即延綬無疑，則誌文並與傳合。又傳中盛稱延綬之文韜武畧，蓋淮深諸子中以延綬為最賢能，因能特以蔭授官。傳又讚稱僕射之政，遠藩歸仁，塞下清宴，蓋河西十一州自張議潮逐蕃歸唐，至於淮深，三十餘載，而達於治安豐樂之域。至大順元

年、淮深卒、遂有索氏李氏之篡奪、張氏之傳、不久亦絶。此正其全盛時期、張氏之統治河西、史書失載。今始於敦煌叢殘中、得其一二、尤賴此傳、得窺其全盛時政教之一斑、彌足珍矣。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末有于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一行、蓋依前人舊帙傳寫、亦所以造功德、非奉達所撰。書中所載持誦金剛經靈驗事、自梁招提寺僧琰師至寶氏、共十八事。考之他書、趙文昌事見法苑珠林卷七十九、太平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遂州人事見珠林卷十八、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此不出人名、而珠林作遂州人趙文信、眭彥通事見廣記卷百零二引報應記、廣記眭作陸、按晉書載記後燕慕容寶時有中書令眭邃、則廣記似誤。寶室寺僧法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荀居士事見珠林卷十八、廣記卷百零二並引三寶感通記、王陁事見廣記卷百零三、崔善冲唐晏二事見廣記卷百十二並引報應記、寶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又廣記卷百零五引廣異記有魏恂、而是書有魏昫、事雖相同、詞頗有異、疑原屬一事、字有差訛、所以繁畧不同者、因廣異記為宋人所作、非若感通冥報報應等記、並撰自唐初也。然則撰以以上所引九事、文辭頗與初唐撰述相

同、蓋撰於初唐、或中唐之世、與唐臨時代相前後、從可知也、故與冥報報應二記、所同尤多、卷末附有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等、疑為後人竄入、然此稱開元皇帝、而不稱玄宗、則當作於開元之世、或即當時好事者因玄宗既作讚、而遂輯此靈驗功德記也、考唐段成式有金剛經鳩異一卷、載入酉陽雜俎續編中、蓋即昉於是書、自茲以降、法華觀等經均有斯作、而道家之文昌陰隲等文、亦有嗣響、溯其淵源、均當以是書為濫觴、書中所載、如周武死入地獄、庾信來世轉龜、雖是釋家之私言、然亦足資談助、蓋與感通冥報諸記、均為釋典之旁枝、說部之別派、茲仍依前例、附著於小說家。

捉季布傳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原題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羣臣拔馬收軍詞文、結尾又稱具說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蓋對演義漢書本傳而言、則稱傳文、對詞人演唱而言、則稱詞文、實則其體例來自變文、惟有唱無白、斯為異耳、此卷首尾完具、以七字為句、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七十四文、且巴黎更有殘卷四、倫敦有殘卷一、據以互校、有足以相補正者頗多、因定著為一卷、按漢高祖捉季布事、俱載史記漢書季布本傳中、與此俗文稍異、此稱高祖既定天下、購求季布千金、布乃暗投故人濮陽周氏、高祖命朱解為專使、責敕文往濮陽捉之、周氏用布計、賣之朱解、解返洛陽月餘、始知所買乃季布也、大懼、將繫送之朝、復用布計、請夏侯嬰蕭何來飲、季布因得乘間說之、嬰為奏於高祖、乃釋其罪、拜為齊州太守、考史漢游俠列傳中並有朱家傳、而不言朱家名字、注解中亦並未及、此傳文以朱家為名解、其說不見載籍、疑詞人誤取游俠傳中之郭解以名朱家也、又濮陽周

氏、史漢亦不著其名字、此傳文則一稱周諡、三稱周院長、諡即謚、或氏字之聲誤、院長二字不似名號、不知不何所取義、然今通行本之劍嘯閣西漢演義傳卷七、稱布藏於咸陽周長家、咸陽當是濮陽之誤、而周長與此傳文中之周院長、似不無蛛絲馬跡之前後線索、又布所歷官職、傳文稱其在項羽時、曾官御史、高祖赦其罪、又拜為齊州太守、(一卷作太君)疑因漢書本傳、有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欲以為御史大夫之語而附會之、又篇中情節、如寫季布夜深潛至周氏堂堦下、周氏夫妻疑是鬼神一事、季布不知新使重到、疑周氏懼罪輕棄一事、朱解深悔誤買季布、擬繫送於朝一事、高祖既釋季布罪召其來朝、忽憶前愆、哭令武士擒捉、欲置之鼎鑊一事、雖並不見於史漢、然無損於俗文、揆以詞人製詞、在此種虛擬與揣想中、方能見其藻繪之通俗、與其所以令觀客入聽之故、蓋其所以為小說者、正在此也、

唐月令殘卷一卷　倫敦藏敦煌卷子本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殘卷、李林甫等注、林甫字宏憲、趙州人、御史大夫栖筠之子、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忠懿、事蹟具兩唐書本傳、按開成石經載林甫等進書表云、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以順乎天而應人者也、自李林甫等八人奉詔作注、遂廢鄭氏舊注、易以刪定新文、而更升其篇第、冠於禮記卷首、自開元以來至於宋之景祐、朝廷宣讀四孟時令、皆以是書為準則、按通考卷百八十一引宋三朝國史藝文志云、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厥後學者傳之、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請如至奏、餘皆請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

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復以改作為難、遂罷、按孫奭請改作事、詳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又按李燾長編卷百十六云、景祐二年二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六、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晁氏讀書志著錄唐月令一卷、亦稱景祐初改從舊文、則晁氏所據者、已是別行之本、此後是書遂不見諸家著錄、蓋其亡也勃焉、然李至等通經大臣、三請而後改廢、則是書影響於唐宋之世者、至要且巨、今

於千年以後、復獲李注原文、俾窺當時制作之意義、其重要固不待言、此卷今藏英倫博物院、猶為李唐舊物、林甫等進表、僅存後半、茲據開成石經補之、

新集備急灸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箸撰人姓氏、前有小序云、四大成身、一脈不調、百病皆起、或居偏遠、州縣路遙、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灾疾、藥餌難求、性命之憂、如何所治、今略集諸家灸法、用濟不虞、原作愚以意改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雜忌、神驗無比、書題下又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行、則為據印本傳鈔者、考隋唐志著錄鍼灸之書、不下十種、今並亡佚、所存者惟宋人銅人鍼灸經七卷、明堂灸經八卷、此書作於唐末五代之世、較二書為近古、

惜僅存腧穴正面一圖、並說明、圖上天門、猶題明堂二字、明堂之義、當即指此、今醫家猶有此稱、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蘭臺之室、及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證以此書、可知所詮非是、四庫提要採之、斯為誤矣、王燾外台秘要、力言誤鍼之害、此書言灸不言鍼、蓋即師燾意、然據此、又適足為作於唐人之一證也、

陰陽書卷第十三 敦煌卷子本

右殘卷共二百四十行，猶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目，曰冬擇日第十一，曰立成法第十二，曰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冬擇日爲自十月至十二月殯葬吉日，其十月以前，猶存二十餘行，乃在九月份內者，則第八九十等目，當爲春夏秋擇日，此則由推想而可知者。按新唐書呂才傳，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然則刊定之後，新舊仍並行不廢，故日本見在書目著錄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並呂才撰，當即唐書所稱刊定之本，彼時傳往日本者，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方書亦作五十卷，而藝文志作五十三卷者，蓋依傳文改正，其流行之本，實作各五十卷也，書經刊定，故冠以大唐二字，其撰定本則稱新撰以別之，證以羣書所載，理或然也，森立之經籍訪古誌著錄大唐陰陽書零本第三十二三十三兩卷，當即刊定本，而此殘卷，不避唐諱，書法古拙，猶存隸意，則當爲六朝舊帙，考新唐書藝文志於才書外，又別出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志作王璨撰，王璨不知何人，而新志遠列於呂才書之前，殆爲唐以前人，此殘卷僅存卷第十三，不知共爲卷若干，莫由與璨書比較，然爲唐以前書，而爲呂才所依據，則可斷言，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陰陽書兩事，李賢注後漢書，孔穎達疏左氏傳，亦並有徵引，周禮春官保章氏注引鄭司農說，黃爲豐，賈疏謂蓋據陰陽書得知，然則賈孔諸大師說經，猶不廢陰陽書，則其見重於時可知，而賈孔李賢所據，當是呂才未刊定以前之舊本，與是編時代爲近，今則不但舊編盡佚，即日本所存才書兩卷，亦爲曆家抄撮，已非本來面目，故略述其原委，爲著於錄，以存唐以前人陰陽書之真面目焉

湖塘林館駢體文鈔二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札記已著錄按慈銘所為駢文光緒十三年王先謙輯刻十家四六文鈔錄入三十首為慈銘所手訂光緒二十二年慈銘既卒曾之撰彙刻所為駢文為越縵堂駢體文鈔四卷已分別著錄此為何澂在福州所刻越縵堂日記第四十六冊稱中有已刪去及未改定之作且多誤字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是慈銘意有所不滿然袁母百歲壽序一篇王曾二刻均刪去而是編有慈銘識語未嘗不欲破格存之也因著入存目以與王曾二刻互觀焉何澂字竟山浙江山陰諸生

漢書集解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晉蔡謨撰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弱冠察孝廉東海王越召為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歷義興太守遷侍中官止侍中司徒事蹟具晉書本傳是書存者二卷一為刑法志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一為匡衡張禹孔光列傳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世字作廿民字治字缺筆則當寫於唐高宗之世所載諸家注語不及李奇以後與小顏注所徵引亦繁簡不同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漢書一百一十五卷班固傳應劭集解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錢大昕曰漢書序例云臣瓚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則應劭下當有等字傳寫失之也又按顏師古漢書序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各為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臣瓚又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又晉書蔡謨傳謨總集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依此則知隋志所載百十五卷注

本乃蔡謨所集非出應劭一人則應劭下應有等字其義方明因雖集自蔡謨而古人著錄之例多如是也此殘卷雖無主名因其全出史文則原帙固在百卷以上故知非臣瓚注乃蔡謨書也持與顏注相校有溢出於顏注以外者刑法志奇請他比注引如淳曰奇讀奇耦諸不在律文所宜輕重決罪曰奇請比比故欲後人依以決事又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注云惟刑之放逸也古文曰恤恤憂也謂當憂刑又上罪梏拲而桎注云音莩臺其手也匡衡傳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注引晉灼曰舉郡而言耳自封縣也又賜以為舉計令郡

實之注引如淳曰若今校課第張禹傳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注引文穎曰肥牛地名也孔光傳徙名數於長安注引服虔曰徙籍也案名人名數口數以上諸條並不見於顏注亦有較顏注為簡者刑法志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下卷子本不引蘇林注是也然則錢大昕謂顏注漢書依蔡本而稍以他書附益之者殆未必然也何也小顏若依蔡本不應刊落舊說自撰新注且史傳正文又頗多異字若斯差別未必盡出於傳鈔刑法志百姓資耗顏本資作貲於是招延張湯趙禹之屬顏本延作進大辟四百九十條顏本九下衍十

字議者咸怨傷之顏本怨作冤廷史路温舒上疏言曰顏本言下無曰字斯豈中刑之意哉顏本中刑作刑中惟在便安萬民而已顏本民作姓唐諱民之字為人此改為姓殊為罣礙疑顏本固作姓也又匡衡傳因賜上尊酒養牛注律一斗稻米得一斗酒為上尊酒云云不見今本而顏注云解在薛廣德傳按薛傳無之實在平當傳師古蓋誤記是兩本固不同此尤足為小顏不依蔡本之一證也清楊守敬有漢書古注輯存其書不傳晦明軒稿載其自序云翻檢史記注水經注文選注凡顏氏叙例的載二十三家各還其人蓋有唐初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師古注未大行蔡謨集解猶頗傳於世索隱正義所徵酈元李善所引猶據蔡謨舊本蓋古注以蔡謨本為最備故所見古注能溢出於顏籀以外也

文選殘卷七卷 敦煌卷子本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統自序云遠自周室訖於聖代都為三十卷梁書本傳及隋書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亦並著作三十卷唐李善作注始析為六十卷五臣本因之自六臣之注行而世人莫由覩昭明原帙之真今之言選學者僅能分別善注與五臣注之異同或進而以窺李善原注若據昭明原編以揚確善本之異同在此古籍放失之餘無人敢作此夢想唐李匡乂獲見李善舊本僅能據校五臣竄改之迹況今人乎乃者石室洞開古籍大出昭明原書竟得殘卷七甲卷為謝靈運鮑明遠兩家樂府乙卷為王文憲文集序丙卷為劇秦美新及典引丁卷為恩倖傳論記光武紀贊戊卷為命運論己卷為演連珠庚卷為猗淵碑文丁卷庚卷猶存原書後題為卷二十五及卷二十九餘者照李善注本可知甲卷在昭明原書為卷第十四乙卷為卷第二十三丙卷為卷第二十四戊卷為卷第二十七己卷為卷第二十八按演連珠第二首是以物稱權而衡殆今本稱作勝李善注曰勝或為稱則此卷子本正與善所見或本合又自第四十三以後次序亦與今本不同卷子本第四十四首為今本第五十四十五為四十四四十六兩本同四十七為四十五四十八為四十七四十九為四十八五十為四十九蓋此篇善用劉孝標舊注即以孝標注本易昭明原第故有斯異其所稱或本所以與此卷子本同者或正因即為昭明原書故也此書自昭明撰定後即風行海內流行益廣差譌益多有唐初年李善已不能得善本矣茲以此卷子本證之會吟行津呈窈窕容善本津作肆注引周禮并鄭注訓肆為陳列物處陳列物處焉有窈窕之可言運命論絜己養高善本絜作封注引韋昭國語注曰封厚也又引高柔上疏曰偃息養高偃息方能養高若厚於己則不得謂為養高矣此并因誤本而誤釋之其他異同甚夥要皆由此卷子本為優此七卷均不避唐諱當為六朝寫本距昭明為最近又甲丁己三卷書法頗佳點識甚精驗其筆跡蓋當同為一書其點識在句下者為句讀在字之中央者為四聲今人點識四聲為加圈於字之四角而此則點在字之中央而於所標之聲稍稍偏左非細辨不能明古人句讀與四聲之學此為僅留於今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選注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唐李善注

唐李善撰。按是書乾隆修四庫全書已據毛晉刻本著錄，提要云善注單行之本世罕傳，此本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此外世所傳善注單本有尤本、袁本、茶陵本，亦並從六臣本摘出。清胡克家覆刻尤本，作為考異十卷，言之最詳。蓋李善單本自北宋已佚矣。此殘卷二，其一為張平子西京賦，其二為東方曼倩答客難及揚子雲解嘲，為中唐寫本，距李善為最近，的是善注原編，故特為著錄焉，以見真面目焉。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卷 敦煌卷子本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均無書題及著者姓名，唯子目尚可考見一二。甲卷存二百零二行，子目有謙卑、推讓、家誡三部；乙卷存六十二行，子目有人物、達節兩部；丙卷存四十五行，子目有貞烈部；丁卷存十五行，無子目，所載盡屬忠孝之事，與丙卷開端相銜接，似當為忠孝部；戊卷存殘行三十，整行百九十有二，子目有賢行、言行、親賢、任賢、簡賢、薦賢六部，共得五百餘行十有三部。觀其賢行與言行異部，簡賢與薦賢分居，則全書必甚繁重，分類亦甚瑣細。至其體例，概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相同，然編製無法，引書則四部雜揉，比次則時代莫辨，且多不注出處，蓋非精嚴之作。茲考以他書，家誡部多同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三人物部，幾全襲自世說新語賞譽篇，貞烈部亦太半採自賢媛篇，其他部中所引郭象、張湛之語，曹羲、王文舒之訓，蓋亦並襲自世說。在此十三部中，引書似止於蕭梁，而宋志猶著錄修文殿御覽，然修文殿御覽出於衆名臣之手，必不若是龐雜，故疑是書為纂於類聚以後、太平御覽以前，至其書名則莫由考知矣。書中不但多存佚籍，且以校世說與類聚所引，文字既多不同，簡略輒復大異，

不但為輯佚者所取資尤為校勘者之珍筏且唐宋類書散失者衆故並為著錄以存叢殘於既佚焉

諸道山河地名要畧卷第二 唐韋澳撰 敦煌卷子本

唐韋澳撰澳字子裴京兆萬年人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兵部吏部侍郎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考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是書作九卷注云一作處分語此後不見著錄蓋已久佚此卷子本僅存卷第二開首又復斷缺存者為河東道州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

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先述沿革次事跡次郡望地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次處分語處分語蓋述朝廷諭旨最為書中要點故雖是書中節目或亦取以命編然天下之大處分語非各州府所能均有此殘卷中唯蔚州潞州有之按唐人地理書今存無幾且復殘缺是書意在實用卷帙非繁然以校元和郡縣志足資考證者頗多記風俗昉自班固記貢賦始於夏書澳改貢賦為物產輯史書為事跡撰總志之書取方志之法與家為稍異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初唐郡國之書十道之志多以十卷為帙此書原作九卷者非有殘缺

蓋天寶後一道隔蓄故也。

古文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古文尚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五，共十七篇有半。甲卷為夏書四篇，（禹貢至胤征，著錄在二五三三號卷母）乙丙卷為商書七篇，（盤庚上至微子，著錄在三六七零與二五一六號）丁戊卷為周書六篇，（洛誥至蔡仲之命，著錄在二七四八號，又秦誓在二九八零號）又顧命殘片九行半，皆天寶三年衛包未改字以前之原物也。按經今古文之爭，以尚書為最烈，漢有孔壁之古文，晉有梅賾之偽，帙唐天寶三載衛包奉詔改以今字，五代兩宋以來，隸古之傳既失，郭薛之偽斯出，清代乾嘉以降，文字之學，趠越前古，然疑者非之，信者是之，蓋由莫覩隸古之真，僅據郭薛所傳，以偽證偽，宜乎治絲而愈紛之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云，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段氏之言，最為有識。今以敦煌本照之，陸

德明之言為有實證郭忠恕之偽因以大明蓋由尚書一經獨傳隸古延及六朝隸法丕變楷字大行徐李大師宋齊舊本稍稍以今文改隸古其有合於說文不背六書輒不擅改而穿鑿之徒反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以自炫為合於古本此開後世郭薛造偽之端唐初去古益遠人不識隸定必待注以今文始克能讀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正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不百餘年而古文之傳遂絕乃有郭忠恕之徒專嗜古文奇字依傍字部更作尚書釋文自徐楚金以後見者疑信參半今既獲隸古之真不啻陸德明所稱宋齊舊本以校汗簡所引古文尚書違者十八九以校薛氏書古文訓違者亦十八九而以汗簡校書古文訓則合者十八九然則郭忠恕未見真古文尚書而薛書為出於郭本其事既明其偽自見以證清人所說孰是孰非有如借鑑故雖係殘編墜簡其重要有不能言喻者今日本所藏古文尚書舊寫本亦同時大出且可配為全書然此敦煌寫本其時代有更在日寫本以上者故並為著錄學者得互觀焉

唐代今字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今字尚書殘卷三甲卷為堯典乙卷為禹貢並殘缺不成完篇丙卷為周書起多方訖立政後題甲乙兩卷為唐高宗以前寫本乙卷基字缺筆為玄宗時寫本卷內古字不但無幾直等於無但並為天寶三載衛包未改今文以前之古卷也然則天寶以前固有今文也阮元尚書校勘記序已言之矣阮氏之言曰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今字尚書十四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寧始寧自為集註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湖自壁書既發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因隸書既行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初唐歐虞既出楷法大行玄宗改古文從今文蓋隸書既死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阮氏謂今文始自范寧亦不必專有所指名蓋自六朝至唐由隸變楷在書法進化上為自然之趨勢特以此經獨有古文之名學者狃於師承遞相傳寫故字體之變化為獨緩然衛包以前必非昔時經本之舊矣此三卷可為天寶以前民間私改古

文為今文之代表卷中文字既不盡合於古文亦有未符於今字然實上承古文之緒下啟今字之端其意義在經學史上為別開生面之記載亦足晞矣

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按敦煌遺書內有天復八年奉達寫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末署布衣弟子翟奉達又有所撰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則署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中隔五十二年蓋寫經時尚年幼至是已在古稀當已近其所終職銜矣此曆首敘文僅存兩行次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蓋因十二月內均可適用此總列卷端以便用者自注於當日下方也次日曆復欄自七月四日及八月四日以後缺按羅振玉印敦煌石室碎金有殘曆一卷存七月二十三日及八月二十三日以後亦復欄鈔寫末有丙戌年寫記一行丙戌正為同光四年考此曆載七月大建八月小建九月十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正與羅卷相同又推此曆七月四日為丁巳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子八月四日為丁亥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午驗以羅卷又相符合則雖非同卷然為同年曆書適可為沿津之合中間雖殘缺十有九日其干支尚不難補苴按我國所存曆書舊以宋理宗寶祐四年會天曆為最古四庫未收阮元始據以進呈此曆前於寶祐會天曆者又可

二百七十年在現存有年號可稽之古曆書中當以此爲最矣此年凡三百八十四日蓋因閏正月故太平廣記卷百六十三引北夢瑣言云僞蜀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在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乃於界上取唐國曆日改閏十二月按秀林曆法正與奉達此曆同置閏在丙戌年正月與唐不同然沙州與西川皆自行造曆而閏月適相同則其法似亦有同者惜蜀曆放失今無由考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奉達有同光四年具注曆已著錄前有敘首二句與同光四年者相同蓋沙州曆書並用此序觀安彥存雍熙三年具注曆序文尚大致同此可知然此與同光四年曆最近且用出於一人之手則正可用此以補同光曆本之缺又紫白方位圖以後有今年那頡日受歲與蜜且不弔死問之文蓋並出七曜凶吉之說那頡日受歲其意何在今不可攷疑其義或與五月五日直說相類似七曜所忌事每日不同此僅取蜜日而蜜日所忌又僅取不弔死問一項則因其說本來自外國造曆者因社會之習慣僅取其最通行者著之而已

太平天日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二年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字益謙為天王同祖弟幼聰慧有大志太平元年天德王洪大全被執天王以仁玕繼其位因與楊秀清不相能乃出使歐美考察各國政情及歸封干王與安王福共秉朝政凡有制作多出其手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護后主走江西被執并殺於南昌市是書書面中署太平天日四大字左右小字三行題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今於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欽遵旨准刷印銅版頒行按此書專紀洪秀全早年事備極詳盡所謂

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者蓋謂於道光二十八年撰定故書中紀事即止於是年直至太平天國十二年即清同治元年始准頒行其頒行之意似頗近於欽修實錄而此書內容實亦與元秘史及清太祖實錄相彷彿也按咸豐四年香港巴色會教士韓山文撰太平天國起義記（按譯名應作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原始此從近人所譯）外人甚重其書謂即依仁玕所口述者考韓山文著書之時是書尚未頒行太平天國滅亡之後是書又隨以化為灰燼而今不及百年世人竟未有知有此書者故談太平天國早期史事者一以韓書為宗幸英國劍橋大學圖

書館尚保存是書原刻本一帙茲據影片重獲著錄持與韓書相較雖文字之詳畧稍有不同而史事則無大差異始知韓山文謂據仁玕口述者為不誣也然外人所紀於瑣事不能盡詳且詩篇古語之引用人名地名之迻譯若無此書則韓書亦不易讀況其可補韓書正多耶惟韓書出版在此書頒行前八年所紀頗屬質實是書在頒行時蓋仁玕又手自刪潤如詩句之竄依教義官銜之改從今名或言有溢美或事出誇張均不免有如元主既入中夏重修前代秘史滿清定鼎燕京竄改前朝實錄故為神秘其說以眩惑國人之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在太平天國初期史料放失之餘此書仍不失為唯一信史也

開國精忠軍師干王洪寶製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此仁玕寶製第一集也內載開新朝必頒新政諠諭一通克敵誘惑論一篇兵要四則赦罪賜福祈禱文等數則按兵要四則嗣又附刻於資政新編後而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張貼刻本此諠諭原紙又大不列顛博物院及劍橋圖書館並藏有張貼刻本之此誘惑論原葉蓋製作之後先行諠諭然後彙刻為集也此雖係個所製而均曾張之通衢俾人遵從則其有關於太平天國後期之朝章國政者甚重且鉅其論赦罪賜福等文一依教義較天王等為真純史載仁玕至倫敦不禮於英政府退而為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許之謂為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為虔篤云又其辭香港赴南京也諸教士不但望其涮新政治尤望能改革宗教或以路德許之此文之作意在斯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軍次實錄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書專錄仁玕詩文蓋寶製第二集也前有劉闓忠吳文彬等六人序謂辛酉春正恭隨干王奉旨催兵路經徽浙所過郡縣鄉鎮多有妖習未除妖形未化我干王不禁觸目傷心思急有以挽救之每於軍次行府信筆揮寫或恭錄聖旨以化醒愚蒙或為之詩以啟發意志或為之諭以剴切指明或為之論說以嚴辨是非得失故已沿途懸諭且悉抄入冊中命作序文以誌顛末於此可知是集著作之經過與夫命名之所本然卷內有香港餞別詩一首為離香港赴天京時所作攷仁玕赴天京在太平天國九年則此所收亦有非為辛酉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所作者仁玕所作詩文盡在是矣書內如禁拜泥木偶像論妖難耗中國財諭天下士子葵墓說論人悔改得救論創世真經闢邪崇正論等作為最足代表仁玕政治思想與宗教思想之重要材料又卷末附載諠諭一通謂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其主旨頗與近代文學革命之意義相合今大不顛博物院藏有刻本張貼之太平天國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仁玕頂天扶朝

綱幼贊王蒙時雍殿前忠誠貳天將李春發會銜刪浮文諠諭一通、正與此合、然則此諭實出仁玕之手、故附載集末、而彼則為會銜所張貼者也、蓋當時大手筆無不為仁玕所主、凡此章製均為研究太平天國末期歷史者之重要史料也。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會試干王寶製文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書面署欽命文衡正總裁精忠軍師干王寶製、會試題為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飢、乃念日頭好上天、此四句為天父聖旨、載於天父聖旨書內、仁玕為此次會試文衡正總裁、蓋作此以示楷模、而文亦華贍、闡明其義頗備、文中有一股云、以字形示之、三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尚添人全也、隱然寓真主之聖名、顯然作民極之聖主、玉食万方、豈徒然乎、試題之義、當以此為的解、按太平天國自開科取士以來、每試均彙選其較佳墨卷、旨准頒行、俾士子傳誦、如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等是也、已未科試卷未見傳本、殆以既頒行干王寶製文、其他遂廢而未印歟、篇末有自註云、本軍師自幼習舉子業、近已此調不彈、茲恭奉聖旨命總典秋闈、揭題後因窺見天父聖旨至深至奧、思欲逐一發明、爰擲硃毫、一揮而就、見猶心喜、為之粲然、史稱仁玕為不第秀才、觀此自註、良是、此作在帖括中、亦中繩墨、特錄存中、不但於此文中可得此天父聖旨之真正解釋、亦太平朝文獻中之一佳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資政新編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九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編卷端載諠諭一通述旨准頒行經過此書為仁玕進表蓋不啻一萬言書諠諭中所謂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是其命名之意表中有云緣小弟自粤來京不避艱險非圖爵祿之榮實欲備陳方策以廣聖聞試推其要約有三焉一以風風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全書以用人察失法法刑刑三大類為綱備陳世界大勢而詳述政見

於其中至為明白如請開報館設郵政立銀行製造輪船等事頗關重要又如外交方策謂某國當聯絡某國可備重亦實為當時要計蓋仁玕居香港與外籍教士遊又親至歐美考察得見其政教民情故所言頗能中肯其鴻輪偉畧均可於是書見之書眉載聖批謂某條是某條非似預備施行者若果能施行政治不難立見剛新國勢或可再振未嘗不可挽大勢於將傾也彼時仁玕亦頗自負表中所謂昔周武王有弟名旦作周禮以肇八百之基則自擬於周公而擬是書為周禮也惜乎仁玕於秉政之後醉心爵祿專意傾軋致朝政以不綱為可惜也卷末附兵要四則雖不免有如其自己所謂紙上談兵之嫌亦可覘仁玕初抵天京時銳意圖治之雄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誅妖檄文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全書載檄文兩篇，一為值清帝咸豐之喪，以天意滅奴，諠諭天下軍民官紳士庶人等，俾歸奉真主；一為諠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以保永福者。二檄文均用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名義發出，蓋是時天京既困，朝臣又復水火，雖值清帝升遐，予以進取機會，實則軍事已蹶，無力北征，發此一紙空文，以壯軍心耳。其第二檄文，今載凌善清太平野史卷十中，蓋當時亦為單刻張貼於通衢者。祇以野史未注明年月，又誤軍師為軍帥，久失作者主名，今獲原編，使可明其究竟。此二檄在當時雖係一紙空文，而太平告諭如此典雅者不多，且十九散失，特為著錄，以覘一朝典制焉。

小序翼四卷首一卷 清張澍撰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辛酉散館，改外職，歷署玉屏、屏山、大足、興文、永新、瀘谿等縣事，所至有循良聲。晚年退隱西安，著述以終。事俱清史稿本傳。按詩序自唐韓愈疑非子夏所作，聚訟紛紜，駁論鵲起，鄭樵作詩辨妄，遂竟廢之，朱熹以後，益揚其波，說詩者遂莫不以意志矣。然鄭玄為小序作箋，終六朝之世，無有疑者。今觀宋元以來諸儒所論，賢者所說，固多創解，或據史傳，或依三家佚文，然昧者輒流於放僻邪侈矣。學者若能抽繹其說，其文字較三家為完善，於詩誼當不無小補。是書為澍手書原稿，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殘缺殆將過半，卷首為作詩時世圖考，蓋本詩譜之意而作。卷一始關雎，終丘中有麻；卷三始鹿鳴，終何草不黃，以是推之，全書當有四卷，卷二當始鄭風，終豳風；卷四始大雅，終商頌，惜已散佚。每詩之下，先錄小序原文，提行低一格，備載鄭箋孔疏於下，更舒己見，又宋以來說詩之書，有可與相發揮者，如呂祖

謙、嚴粲、范處義、蘇轍、黃櫄、李樗、曹粹中、王應麟及顧炎武、陳啟源、徐文靖諸人所論，咸加采輯，至郝敬、何楷，每多新說，僅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實集歷代說小序者之大成。考朱記榮未刊遺書志畧，著錄朱駿聲詩序異同彙參四卷，其著述性質，與成書年代，均當與是書相伯仲，駿聲之書，久已不傳，是編雖係殘編，而又遠藏海外，然專解小序之書，仍當以此為首。至澍堅信小序為子夏所作，不能辯別是非，未免過從舊說，然唯其如此，方能博考詳徵，而成一家之說，學者只讀其書，小序撰人主名，存而不論可也

文字指歸一卷疊字譜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已著錄。指歸雜採古書，剌其別義，如以乘為雙雁，據揚子方言，傳一名撗木，草出爾雅疏，麗為小船，見司馬彪莊子注，馬前足白曰啟，見尔疋，又雨而晝晴亦曰啟，見埤雅，所謂指歸者殆即在是。雖無與於正義，纂輯成書，亦小學之別徑。疊字譜多本於詩經與山海經，餘書似尚未參衆，蓋此二書並是未成之稿，故或前後重出，或解釋未周，兹著於存目，為談閫攏著述者考徵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求二卷　唐李翰撰　敦煌古寫本

唐李翰撰。翰趙郡贊皇人，弱冠擢進士第，解褐補衛縣尉，以書記再參淮南軍謀，累遷大理司直，拜左補闕，加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事具新書李華傳、舊書蕭穎士傳。（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誤以晉翰當之，邢澍守雅堂文集、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均有辯證，故不具述，而據文苑英華卷七百三梁肅序及兩唐書補）其事蹟。按翰撰是書，自為之注，李良進表稱錯綜經史，隨便訓釋。李華序稱引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童幼，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故當時頗風行於世，遠及日本。然鄉俗抄寫，刪節輒多，並有將其注語中所引書名而畧之者。宋理宗時，徐子光為作補注，蓋自三字經、百家姓行，而是書始微，明清之間，學者鮮有知之者矣。乾隆修四庫全書，僅著錄徐子光補注本，蓋不知翰書原有自注。日本文化丙寅（嘉慶十一年）天瀑山人得古鈔本，謂為李翰原注，刻入佚存叢書。光緒初，楊守敬訪書日本，又得古鈔卷子改裝本一卷，附音增注舊抄本一卷，曾注本與佚存本為近，古鈔本則遠在諸本之上，守敬謂為最近翰

注原書。理或然也。此敦煌本二卷，甲卷為卷子本，存二十八行，始李良進表之後段，次李華序，又次為蒙求原文二十八句，乙卷為折葉裝本，僅存兩葉，恰是一折，自爰盎卻坐注語起，至李郭仙舟句止，並為唐末五代寫本。甲卷李良進表後，有良令國子司業陸善經造表，表未行而良授替，事因寢矣一行，楊氏古鈔本雖亦有之，而皆誤為贊。乙卷注語所引古書，較諸本為獨詳，持與佚存叢書所謂古注本及徐子光補注本相校，如曹參趣裝，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鄒衍降霜引淮南子，古本同，徐注不著引書名，詰汾興魏引御覽書，古本徐注則引北史，不疑誣金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謝尚鴝鵒引語林，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太初日月引世說，古本不著引書名，徐注則引魏志，季野陽春引世說，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凡古本徐注易以後出之書者，皆守敬所謂以見存書史換之者也。然詰汾興魏下，守敬不稱所得古鈔本引御覽書，則此條必已改易。按御覽書即修文殿御覽，多載北朝事，故翰引之，徐子光多見北史，遂

以北史補之，蓋當時魏書未甚大行，如就所習見者引以為注，觀於宋人校刊魏書，取修文殿御覽高氏小史北史補其殘缺，則其故可知也，今楊氏所得古鈔本，不知何在，此本又較古鈔本為尤古，雖存千百於什一，約為李翰原書，五代舊本，因為並著於錄，

太平禮制一卷 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本

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新刻本，按太平禮制，制定於辛亥元年，刊行於壬子二年，此編所載，天王世子及諸王世子禮制，頗與壬子刻本不同，蓋朝綱既有變遷，禮制因有損益，其不同之點，均為戊午八年時所改定，則太平後期禮制，盡在是書也，且此書所載諸王職銜，親屬稱謂，不但可與史書相印證，而在太平史事放失之餘，於天王世嗣，更有能補史書所闕者，幼主以外，野史僅載詹妃於太平五年舉一子，他則傳述異辭，莫衷一是，據是書則太平八年，秀全已有四子，又世子以下，即接第三子，蓋秀全次子早夭，又可知矣，且第三子封光王，第四子封明王，亦為他書所不載，僅朝天朝主圖有爺哥朕幼光明東，光明東西八數龍等句，前人亦不得其解，今知光明即幼主之二弟矣，光明二王，今雖不能知為某后所出，然年均甚幼，則可推知，故朝天朝主圖中不為設位，詩有共成四七二十八，光明加上三十增，即謂此也，

續敦煌實錄三卷卷首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莫已著錄、是書卷首一卷、為輯劉昞敦煌實錄佚文、續三卷則澍雜採漢魏晉書及十六國春秋、魏書隋唐五代諸史所續者、載張氏四十七人、索氏四十四人、宋氏十九人、氾氏十二人、令狐氏十七、按敦煌為通西域之孔道、自與西域交通以來、人文頗盛、世家大族、頗顯於兩漢三國之世、逮晉室南遷、六朝遞嬗、五涼三秦、建國甘隴、諸世族之賢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惜載記散失、多不可考、是書所輯五代以前、敦煌名人事蹟、殆備考案、亦稱詳慎、前涼錄張諮仕張軌為著作郎、撰涼記八卷、舊唐書作張資、世說新語注引張資涼州記、後人輒以張諮與張資為一人、澍獨能據後涼錄與高僧傳、張資仕呂光為中書監、而軌與光時代相去甚遠、是諮與資當是二人、因為分別立傳、蓋為近之、唯卷二引後秦錄索盧曜謀刺苻登一節、繹其文義、稱名作曜不作盧曜、與索承明索元緒稱承明元緒者不同、則索盧當是複姓、曜乃其名、不應入之索氏族內、未免小有疵誤、然劉昞之書既佚、索綏趙武孟之書亦久不傳、澍輯是書、雖存千百於什一、論關隴人物者、應莫備於是矣、劉昞敦煌實錄輯本、二酉堂叢書有目未刻、亦澍未刊稿本之一、為可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原本六韜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按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太公六韜六卷，今不詳其篇目。宋元豐間刊定為六十篇，仍分六卷，即今通行本是也。鄭樵藝文畧有太公六韜五卷、改正六韜四卷，疑即指原本與刊定本而言。自刊定本行，原本久佚。此敦煌殘卷今存二百行，凡二十篇，其目曰舉賢、曰利人、曰趨舍、曰禮義、曰大失、曰動應、曰守國、曰守土、曰六守、曰事君、曰用人、曰主用、曰大禮、曰啟明、曰達視、曰明傳、曰大誅、曰假權、曰距諫，多為今本所無。

此本大失篇後又著一說，韓非子往往有是例，蓋猶存向歆父子校書之遺式，體例最為近古。又自事君至大誅九目，目上均冠以一字，似當為六守子目，即篇內所謂六守三寶者也。元豐本或升子目為篇目，此可知今本六十篇，其篇目有非唐本之舊者一也。依羣書治要，六韜前有序文一篇，元豐本增益以為文師篇第一。考後漢書何進傳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是文師原在第二卷中，元豐本竄武論之文目，用總序之文纂以為篇首，此其改竄移易之跡，就此可推知者二也。此本有周志二十八國事，十九不見他書。汲縣晉太康十年所立齊太公呂望表引周志百十四字，與六韜最為相近，似疑即本於原本六韜。蓋六韜晚出，雜輯羣書，不但多據舊文，且輒加新論，凡篇中師曰云云者，皆後人解釋之辭，託之太公自謂者，悄皆在元豐本刪削之例，惟賴此原本方能見其本來面目者三也。清代自有孫同元、嚴可均、黃奭諸家輯本，遺文佚事，始稍存千百於什一，然原書面目，則仍末由覩。此卷所存，恐不及原書一卷，而其篇次與羣書治要所引相符，知的係唐本舊式，因依卷子本迻錄，定著為一卷。千秋佚書，借覘廬山真面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曜日吉凶推一卷 敦煌卷子本

卷端殘缺，不詳撰人姓氏。所存子目有七曜日不堪用等、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脫逃走禁等事、七曜日生福祿刑推、七曜日發兵動馬法、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七曜占五月五日直，持與七曜曆日相校，福祿刑推、發兵動馬法、占五月五日直三項，並大致相同，其詳或有過焉。又卷首一項殘缺，僅存嘀日至鷄換日，不詳子目何作。然每日先釋星名，次釋意義，又次記每日應否申訴、登位、入新宅、設齋、供養、求恩福、裁衣、冠帶、沐浴、剃頭、合和湯藥、療病、服藥、出行、結交朋友，亦與七曜曆日逐日下所記吉凶之首段相同。然則此卷殆即七曜曆日演變之前身，或即七曜曆日之另一編纂法，當並是同類之著述。若如此卷之分類編次，每事以七日為週，則檢一事而七日俱備；如七曜曆日之以日統事，休咎均係於每日之下，則揭一日而吉凶畢見。其書雖異，其意則一也。敦煌所出通用曆書，日曜日均著一朱書蜜字，以具注七曜，蓋即因此種吉凶之說，普遍社會之後，為應風俗之要

求，而竄入者，正如道家所說逐日人神之所在與當避，既普遍於人心之後，修曆者遂具注每日人神之所在也。然敦煌曆書，今所存最古者，似為同光四年曆。又據全唐文卷四百十所載常袞禁藏天文圖讖制，七曜曆日在唐寶應以前已通行，則是書之纂成或更在寶應以前，惜書題已佚，因可與七曜曆日互觀也，故題為七曜吉凶推，並著錄焉。

推九曜行年容厄法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卷不題撰人姓氏、卷尾有殘缺、存者僅四十行、九曜日俱全所缺當不多、按唐初修曆、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僧一行作大衍曆、九執曆雖未大行、今尚存於開元占經、且多為大衍所本、九曜之說、蓋即由此二曆、輸入中國、其名合日月五星及龍首龍尾以組成、此卷所云九曜、則以羅睺計都實龍首龍尾之名、稱羅睺為蝕頭、一名羅師、一名黄幡、一名太陽、計都為蝕神尾、一名太陰、一名豹尾、均當本於印度星占之說、而五星之名、以温沒斯、雲漢、嘀水、那頡、雞鷄注之、係自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所譯、曜名則又當與七曜曆日之說為近、卷端有云、凡人志心、每月供養本貞星辰者、消災荅福、又云其星日周迴一千五四十一五十五十九六十百里、每日照遍天八七十七八十六九十五、下臨人命、加官進祿、有喜事重々、當富約貴人引接、即其說也、

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幷序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安彥存纂、彥存事蹟不詳、按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太平興國七年具注曆、題翟文進撰、下距雍熙三年僅四年、則彥存知曆事、蓋在文進以後、此曆日首尾俱全、全年凡三百五十四日、首序言、次九宮方位、次推七曜直日吉凶法、次總記破日、又次為十二月日序、每月之前、先九宮方位、然後橫書日序共分七欄、第一欄為日序、甲子及二十八宿、第二欄記朔望及上下弦、第三欄記月令二十四氣、第四欄記吉凶、第五欄記太陽出入時刻、第六欄記逐日人神所在、第七欄記日遊神、而日序之上、凡值日曜日、均注以朱書密字、則此卷在敦煌所出曆日中、不但最為完整、且編纂最為詳備、堪作古曆日之典型、按曆日具注七曜、五代北宋以來、通行於中原與否、今尚未能證實、而敦煌一隅、所用曆書、既為節度使屬吏所撰進、故與太史所頒者、不盡相同、已如前述、是年宋曆一三五六九十一月大建、二四七八十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月小建、此敦煌曆則一月大建、二月小建、三月四月與宋同、五月小建、七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六八九十月與宋同、朔日甲子、宋曆一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敦煌曆一月庚午朔、二月己亥朔、又三月己巳朔、四月己亥朔、五月戊辰朔、兩地並同、宋曆六月戊戌朔、七月戊辰朔、敦煌則六月丁酉朔、七月丁卯朔、又八月丁酉朔、九月丙寅朔、十月丙申朔、十一月乙丑朔、兩地並同、十二月宋曆乙未朔、敦煌甲午朔、或前差一日、或後差一日、在敦煌曆日中、惟是年為較與宋曆相近、宋曆存於今者、惟寶祐四年會天曆為最古、日本金澤文庫、藏有宋刊具注曆殘本半葉、亦難考定在何年、則稱為宋曆典型、不亦可予

淳化四年癸巳歲具注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是年上距雍熙三年僅七年、安彥存自太平興國七年以後始知曆事、或同為彥存所撰進也、此曆僅存正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每月日序及月令二十四氣等事、並直行書寫於九宮方位之下、原題具注、而注語卻如許簡畧、當係節抄本之故、正月小建庚寅朔、二月大建己未朔、與太史曆本正同、三月己丑朔亦同、而三月太史曆為大建、敦煌曆為小建、則四月朔日甲子、又不同矣、總觀敦煌曆書、宋以前與太史曆相差較遠、宋以後又漸相密合、此尤其明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甲寅年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書題不標年號、亦不著撰進人、卷端序言及總誌吉凶日後、具載十二月大小建、凡三百五十五日、所存者僅正月一日至四月七日、按後周顯德元年為甲寅、其前一甲寅為唐乾寧元年、後一甲寅為宋大中祥符七年、乾寧似過早、而敦煌所出文件、又無咸平以後者、定為顯德元年、似為稍近、然正月壬子朔、二月壬午朔、三月壬子朔、四月壬午朔、與五代曆相差太遠、依敦煌曆閏月、輒與太史曆相差、或因上年值閏之故、今不能詳言其故、但因敦煌曆日、具年號者不多、故著之存目、備稽考焉、

楚滅漢興王陵變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所出王陵變文共有殘卷四、並不著撰人姓氏、倫敦藏一卷、著錄號碼在五四三七、巴黎藏三卷、分別著錄於三六二七甲、三八六七、三六二七乙三號、第三卷卷尾有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閻物成寫記、四卷相校、正可配成完書、按項羽捉陵母以招王陵事、最早見於史記陳丞相世家、班固作漢書、始為陵立傳、傳文蓋本於史記、列女傳續傳卷八、亦續陵母入節義傳中、蓋自列女續傳至此變文、中更八百年、幾經野老之口說、學人之傳述、始完成此忠烈悲痛之感人故事、茲以史記與變文相較、其不同之點、當即此八百年中演變之結果也、一史記無王陵與灌嬰斫楚營事、二變文謂項羽捉陵母、為用鍾離末計、為報斫營之恨、史記僅稱得陵母置軍中、蓋因其降漢故、三變文稱盧綰為漢使遞戰書、史記僅稱陵使、未指姓名、定非盧綰、四變文謂項羽在盧綰面前苦辱陵母、史記則稱東鄉坐陵母、非苦辱、實為尊敬、五王陵遣盧綰

再到楚營一段、為史記所無、此五點為歷史與小說之不同、亦即由歷史演變成為小說之重要條件、若再考此變文之完成、雖處處出於附會、而處處均有來歷、綜史漢所記、自秦三年七月、至漢元年九月、陵雖已降漢、既不肯從入關、似仍未斷絕於楚、項羽恐其持二心、故取其母置軍中、漢元年九月、陵以兵迎太公呂后、乃實際上以兵屬漢、祇以其母在楚營、故陵使仍有至楚者、羽東鄉坐陵母、是尚未忘招懷之意、陵母之自刎、蓋在是時、而變文之所由變則因漢

王既東出關、彭城之敗、太公呂后為項羽所得、常置軍中以為質、滎陽之戰、為楚漢爭天下最要關頭、紀信誑楚以自代、周苛罵羽而被烹、一時節義之士、最為時人所稱道、後世所傳頌陵母既與太公呂后之事甚相似、義母啻有烈子、故演出斫營一段、以與紀信周苛爭烈、說話人又不顧時代、遂移其事於漢二三年、然王陵本無斫營之事、故拉出灌嬰、就嬰事以傳演、按漢書嬰本傳云、漢王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斫營事即從此演出、而又轉以王陵為主者、元顧仲清有陵母伏劍一本、似即承此變文而轉為戲曲者、又王伯成有興劉滅項一本、書題與變文相合、疑陵母伏劍事、亦在其中、今通行本西漢演義卷五、有知漢興陵母伏劍一回、人物雖不盡同、而情節則無大異、知並一

線相承者也、

消夏錄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已著錄。是書為澍讀書札記，前半多關經史古諸子書，後半多屬漢魏石刻之考訂，如史記秦三十六郡、孟子湯十一征等事，援據載籍，以實其數，大致可據。又如據鍾鼎款識所載秦權銘文也作乜，而斤文則作殹，因謂也殹通用，殹又作兮，石鼓文汧殹沔沔，汧殹即汧兮也，亦屬創通。唯原書非定稿，朱墨斑爛，鉤乙殆遍，夷考其鉤乙之迹，多屬另撰專文，別入文集之故，自不應再留札記，因就其所鉤乙，盡剔去之，重繕一通，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史氏姓錄三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及姓氏五書，已著錄。元史姓氏錄為姓氏五書中三史姓錄之一，其遼金二史姓錄殆已久佚，是編為原稿本，蓋依萬光泰元氏畧所增輯者。錢大昕潛揅堂文集卷二十八有元氏畧跋，所駁如罕祿魯即哈剌魯，北庭即畏吾，唐兀即西夏等十餘事，皆已改正。唯錢跋謂阿剌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為一，則因而未改，考元史姦臣傳，不詳阿合馬所由進，是其致誤之由，柯劭忞新元史，稱阿合馬幼為阿勒赤那顏家奴，述其所由進甚詳，則錢說是也。元史氏族之學，自以錢大昕為專門，然光泰草創於前，澍又增補於後，且其編纂方法，與氏族志不同，每氏之下，詳徵列傳，畧著事蹟，其為用亦自有異。光泰原書，傳鈔已不易得，澍此手稿，尤屬海外秘笈，故為著錄，以與氏族志並觀焉。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梁詩正修續通考，延光泰主其事，卒於京寓，事具清史稿本傳，及全祖望所撰墓誌銘。

李陵蘇武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李陵蘇武往還書兩篇、巴黎所藏共有三本、一為天成三年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寫本、一為丁亥年二月三日蓮台寺比丘僧靜惠寫本、一為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學郎索富通寫本、三本互校、文字得無殘缺、按藝文類聚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一首、蘇武報李陵書一首、又李陵重報蘇武書一首、梁昭明太子纂文選、獨取重報蘇武書一篇、至今傳誦不絕、此二書則與前三篇異趣、陵書勸蘇武降匈奴、武復書責其七大罪、謂以松柏為心、雖桑田變海、終不改也、則重在蘇武之節義、與前三篇為李陵張本者不同、考此二書均為敦煌學童所寫、蓋即為敦煌學人所撰、其時代似在恢復以後、回憶往事、子弟戍於邊塞、親族陷入蕃中、因艷傳陷蕃者之勁節、爭鄙降夷者之汙行、學人遂託之宋李以摛文、故較前三書立意正相反也、前三書撰自何時、自唐劉知幾以來、莫衷一是、清儒多謂作於齊梁之世、若果出於齊梁人手、昭明必能辨之、周嬰巵林謂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可為非作於齊梁之實證、疑或作於東晉之世、中原陷於五胡、殆有志恢復而不見助於江南天子之所作耶、敦煌所出新製、辭雖不華、意有所寄、東晉舊作於散佚之餘、今有嚴可均全漢文郝懿行曬書堂筆記兩輯本、可資校異、故為著錄敦煌本而附舊製佚文於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鶉野詩徵十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輯、澍有詩小學序、已著錄、是書輯隋以前關隴人所作詩、其命名蓋用天官分野之說、漢書地理志所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者是也、計西漢五人、東漢六人、西晉四人、東晉七人、宋梁各一人、陳二人、北魏三人、北齊一人、隋八人、每人之下、先繫小傳、所輯篇什、在古書中有被引二次或二次以上者、如有不同、則校其差異於每句之下、其體例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為近、考訂頗為緻密、與達官貴人之好風雅者、於茶酒之餘、所輯地方詩文徵、迥異其趣、考二酉堂叢書皇甫謐集有目未刻、此其詩、又陰鏗詩、持與叢書中所刻陰鏗詩集相校、亦正相同、惟原稿稍有殘佚、西漢五人、梁一人全缺、為可惜耳、稿已分卷、特未加次第、觀其意似欲代為一卷、則全編當共十卷、又目次與內容微有不合、茲稍為訂正、仍依原帙著錄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毛詩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徐邈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有連山歸藏輯本、已著錄、是書從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匡謬正俗、六經正誤、類篇、集韻等書輯得二百五十餘事、依毛詩編次為一卷、按徐邈毛詩音今有燉煌卷子殘本、持與輯本相校、生民維糜維芑、國翰據集韻上聲六止芑字注輯入白苗也一義、卷阿伴奐爾游矣、據集韻去聲二十九換奐字注輯伴奐有文章也一義、並不見於燉煌殘本、覆檢釋文、則白苗為郭璞之說、文章乃毛傳之義、並因丁度而致誤也、卷阿柔遠能邇、國翰云柔毛如字、鄭奴代反、毛鄭本為能字作音、而國翰誤為柔音、實為疏忽、茲畧列其誤、以徐書世無完本、故仍著錄焉、

毛詩音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毛詩音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起大雅文王之什旱麓，訖蕩之什召旻，存九十八行。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舊音考之，蓋晉徐邈所撰也。自旱麓至召旻，德明引徐氏音三十一則，持與此卷子本相校，文字同者八條，陸氏以今音改紐韻者十三條，以直音改切語者六條，誤者一條，餘三條蓋為徐爰音也。行葦酌以大斗，釋文云徐音主，卷子本正作音主。鳧鷖鳧鷖在潨，釋文徐云鄭音在容反，卷子本正作（鄭本）在容反。桑柔靡國不泯，釋文云名賓反，徐又音民，卷子本作民名賓，謂音民名賓反也。雲漢蘊隆蟲蟲，釋文云徐徒冬反，卷子本正作徒冬反。卷阿伴奐爾游矣，釋文云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卷子本作伴毛普半反，鄭蒲半反，奐毛呼亂，鄭胡亂。按正義云毛當讀為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今本釋文不著毛鄭主名，而孔穎達猶能知之，殆以今本釋文為宋人所改，抑孔氏猶及見徐邈原書耶。毛鄭未嘗作音，此徐邈依傳箋之意以定毛鄭之讀

耳，故陸氏於毛鄭之音，或冠說者主名，或不冠說者主名，或小有改易，此正敘錄所稱援引衆訓，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者也。他可例推。卷阿茀祿爾康矣，釋文徐云鄭音廢，卷子本鄭（作）妃勿反。又柔遠能邇，釋文云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卷子本作乃登，鄭能代反。桑柔荓云不逮，釋文云字又作迸，徐補耕反，卷子本經文荓作迸，八耕反。以上八條全相同。徐音近古，陸氏輒改從今音。皇矣王此大邦，釋文云徐于況反，卷子本作于誑。靈臺虡業維樅，釋文云徐七凶反，卷子本作促雙。生民瓜瓞唪唪，釋文云徐薄孔反，卷子本作蓪孔。又維秬維秠，釋文云徐芳婢反，卷子本作丕美。又維穈維芑，釋文云徐巨己反，卷子本作羌己。卷阿爾土宇昄章，釋文云徐符版反，卷子本作彭板。又迄可小愒，釋文云徐丘麗反，卷子本作卿劌板。無然泄泄，釋文云徐以世反，卷子本作盈世。又多將熇熇，釋文云徐許酷反，卷子本作香約反。又荒笑蕩曾是掊克，釋文云徐甫垢反，卷子本作蒲侯。抑天不湎爾以酒，釋文云徐莫顯反，卷子本作民善。又無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讐、釋文云徐市又反、卷子本作市由、市救、韓奕炰鼈鮮魚、釋文云徐甫九反、卷子本作彭交、以上十三條、蓋陸氏以今音改紐韻、靈臺鼉鼓逢逢、釋文云徐音豐、卷子本作蒲工、文王有聲王后維翰、釋文云徐音寒、卷子本作恒案、行葦黃耇台背、釋文云徐音臺、卷子本作湯來、板大宗維翰、釋文云徐音寒、卷子本作恒安、雲漢如惔如焚、釋文云徐音炎、卷子本作唐甘、江漢淮夷來鋪、釋文云徐音孚、卷子本作妃予、以上六條、並陸氏以直音改切語、惟靈臺王在靈囿一條、釋文云囿音又、徐于目反、卷子本作于救反、陸氏既用直音音又、又引徐氏切語者、以與直音相應也、若作于目反、似不相應矣、似當依卷子本作于救反為是、又抑輯柔爾顏、釋文引徐音集、桑柔弗求弗迪、釋文引徐徒歷反、雲漢序百姓見憂、釋文引徐音於救反、並不見於卷子本、按釋文敘錄云、俗間又有徐爰詩音、此三條殆為徐爰音耶、又邈並不為詩序作音、而雲漢序則此三條為徐爰音、又一證也、由上觀之、是書為徐邈毛詩音、可無疑矣、隋書經籍志注云、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亡、唐志不著目、而有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則邈音固統在十五卷中矣、隋志云亡者、殆謂單本亡耶、此殘卷雖僅存九十八行、而為音已近千事、清馬國翰有是書輯本、纔得二百五十餘條、則其寶貴可知也、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勤學力行、博涉多聞、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文釋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官止驍騎將軍、事具晉書本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本一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卷、起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用夫人注文至十五年傳末注文止共百六十八行末題春秋穀梁經傳解釋僖公上第五不見著者姓名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稽之唐以前載籍漢魏以來舊注有段肅唐固麋信徐邈孔衍郭琦張靖徐乾程闡聶熊薄叔元孔晁劉瑤鄭嗣江熙劉兆胡訥之等約十餘家然與此卷稱名弗符今亦無一存者南

齊書陸澄傳稱晉泰元時立穀梁博士用麋信注至齊猶然然則兩晉六朝以來麋范並重於世楊士勛撰穀梁疏於范注之畧者每引麋注以補之故知有唐初葉麋注仍行於世蓋楊疏出麋氏始微今檢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此卷中辭句雖有小異此古人引書常例則此書當為麋信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三國志無傳此見釋文叙錄禮記正義引其說反舌事作麋信楊疏引麋又或作麋要信為麋竺麋芳同族竺東海朐人則當以作麋為是此卷書法精雅九年傳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治作理十年傳臣莫要世子世作太十五年傳晉侯失民及其民未敗兩民字並作人則為唐高宗時寫本經文傳文亦多足據以校今本之誤蓋是書之沈晦千載於茲矣又清王謨馬國翰各有是書輯本一卷更為校

理附於卷後麋說之存於今者胥於是在焉

帝王畧論殘本三卷 校補敦煌卷子本

唐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入唐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謚文懿。事蹟具唐書本傳。按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有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藤原佐世日本見在書目雜史家亦有帝王畧論五卷，虞世南撰（虞原誤作唐）。太平御覽引書目有虞世南公子先生論，當亦指是書。然則是書北宋時猶行於世，其亡佚蓋在南宋以後。是書前有自序，上起三皇，於歷代賢君惡主，均畧述其事迹，其碌碌無所表見者不及也。其大賢大惡，又輒贊以評語，以寓褒賢貶惡之意。凡記事均冠以畧曰二字，凡評論皆於公子問先生答語中暢發之。殆即序中所謂將為子說治亂之迹賢愚二貫者也。唐書世南本傳稱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世南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云云。然世南對太宗，不應有公子之稱，則是書非對太宗而發。考世南在陳隋兩代迭主諸王幕府，或覽書記兼傳諸子，殆作於彼時以訓誨諸世子者。敦煌本僅存卷一卷二，而日本東洋文庫有鎌倉時代鈔卷子本，有金澤文庫印記，存卷一二四共三卷，又可補敦煌本之缺。茲據兩本校卷一卷二之異文，又迻錄日抄本卷第四，定著為三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後國語殘本六卷 敦煌卷子本

晉孔衍撰。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少好學，元帝時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明帝時官止廣陵太守，事具晉書儒林本傳。是書唐宋藝文志並著錄作十卷。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

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唐時是書頗行於世，至北宋而漸微，姚宏曾據以勘正國策，然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朱彝尊經義考引楊宗吾語：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均足證南宋初年是書傳本之罕遘。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蓋亡於宋元之際也。今石室洞開，秘本盡出，是書殘簡重現人間，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有秦語、趙語上下、魏語各一卷，又畧出本一殘卷，存趙語第四之後半、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有半，而羅振玉亦得秦語卷第一。又按倫敦所藏敦煌書目，尚有春秋後秦語下，又有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之卷第可考者：卷一二三為秦語（巴黎藏秦語卷有孟說秦語中第二一行，知秦語原分上中下三卷），卷四五為趙語，卷六為韓語，卷七為魏語，卷八為楚語，卷十為燕語，則卷九為齊語無疑矣。倫敦所藏

卷三禁人傳抄，不得據以著錄，茲寫定秦語卷第一（校羅卷異文附後）、趙語上卷第四、趙語下卷第五（畧出本各附於後）、韓語卷第六（據畧出本）、魏語卷第七（畧出本附後）、楚語卷第八（據畧出本），共六卷。其倫敦所藏之後語注，原目不著撰人，按藤原佐世日本見在書目有盧藏用春秋後語注十卷，當即此書，太平御覽所引後語并出注文，蓋所據即盧氏注本也，茲為附識於此。

閫外春秋三卷半 敦煌卷子本

敦煌閫外春秋殘卷，唐李荃撰。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荃撰太白陰經八卷，提要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今傳本太白陰經前有荃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表末作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僞託。又按唐書藝文志有李荃驪山老母傳陰符玄義一卷，稱荃號少室山達觀子，與今本自序所載正合。又宋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注，李荃亦為一家，是荃尚有孫子注，然則李荃以道家而言兵事，又託之驪山老母以詭其說，與是書主旨不合，疑別是一李荃。是書前有天寶二年荃進書表，稱閫外春秋者，紀將軍閫外之事也，起周十有三年武王勝殷，終於大唐武德四年太宗文武聖皇帝擒竇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載，真僞四十九國，歷選明君良將戰爭攻取，皆約史以成義，綜八代以為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職官類有中台志十卷，亦李荃撰，起殷周，訖隋唐，輯輔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亂亡五類，以為鑒戒。唐相以李林甫、陳希烈附皇道，荃上元中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云，則閫外春秋記將軍閫外之事，中台志輯輔相邪正之迹，兩書正互為表裏，是荃所著書意在分別邪正，褒貶善惡，受迫綴名，有違初旨，事過境遷，即上表改正，則為為儒家言者。中台志已久亡，閫外春秋亦久佚，今於敦煌石室中重得是書兩卷，一卷存卷一至卷二之半，一卷存卷四卷五，尚能得書三卷有半。荃進書表稱綜八代以為十卷，今知卷一為周，秦卷二為秦漢，卷四卷五為兩漢（卷三亦應為漢可知），則末五卷敘三國以後至唐武德四年事，至如何分卷，不可知矣。

閩小記四卷 申報館排印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櫟園，河南祥符縣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濰縣知縣，以卓異薦舉至京師，值李自成之變。入清，官至户部左侍郎，以事革職，終於江南督糧道。是編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時所作，多述閩中民風物產，亦兼及遺聞瑣事，敘述頗為贍雅，時參以議論，亦有名雋之風。如辨李騏馬鐸無同母事，倒掛鳥非桐花鳳，金鳳傳為徐熥所偽託，蠻洋鼓為鞔鼓之訛，李白僧伽歌與神僧傳李邕碑皆不相符，楊慎名蛣賦由誤解江淹紫蘦春而發華之語，凡此之類，頗有資於考證。乾隆修四庫全書，館臣採以入錄，謂書中所記，不名一格，宜入雜家，而自始至末，皆談閩事，究為方志之支流，因附於地理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覆勘文淵等閣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亮工所撰讀畫錄有語涉違礙之處，因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是書因被扣除。然說鈴猶存節本，讀畫錄嗣亦有讀畫齋、海山仙館兩刻，蓋亮工著述原無觸諱清廷之處，特乾隆惡其為人耳。是書考同記異，更與朝政無關，唯因曾被查燬，申報館重為排印，茲為述其原委，仍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搜神記殘本一卷 敦煌零拾本

原卷題句道興撰道興事蹟無考亦不詳其年代書中有田崑崙傳崑崙二字連用盛於唐代則作者約為唐代人卷首標孝行第一終卷不見另標子目然卷中所述非盡關孝行事則當有脫誤可知每事之後概注出處如織終傳博物傳南口妖皇紀之類今已不詳為何書而太半謂出於史記但一望而知非司馬遷之史記蓋泛指史書而言說部之書本不能以史學論也是書敦煌共出三卷一藏羅振玉家已印入敦煌零拾二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均甚短甲卷為張嵩等傳乙卷為自田崑崙傳至卷末然卷末記楚惠王事較羅卷得多百十二字可據以增補茲校其異同定著為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瑞應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瑞應圖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著錄瑞應圖十卷亦不著名氏其間多援引孫柔之瑞應圖以為注陳氏又引中興書目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此卷亦多引孫氏圖以為注或與陳氏書錄解題中興書目所載為同書也上幅為圖下幅具說圖之存者二十有二說或不盡有圖故說較圖為多第一圖及說均殘存者尚半說云其唯龜乎書曰龜從此之謂也靈者德之精也龜者久也能明於久遠事也王者不偏不黨尊者不失故舊則神龜出矣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惟此之謂也句脫之字又青龍條引孫氏瑞應圖曰青龍水之精也乘雲而上下不處淵泉王者有仁則出又曰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開元占經引雲雨二字誤為龍字不肖斥退句衍一肖字此殘卷後又複出青龍一條說之不同者僅二三字而不著出孫氏瑞應圖又黃龍條云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漁至淵泉則黃

龍遊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精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作存乍亡四字為句頗似讚語與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引同然卷後又複出一圖說稱五龍之長也則又與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然則是書為圖則前後複出為說則或依舊書或稍增飾意者殆因當時臣民競報祥瑞以邀恩倖然必據圖以為說為使利檢閱因滙衆說總為一帙不出主名殆以此故按圖讖之說起於東漢延及六朝斯風未替民獻符瑞之祥史載靈徵之志稽之載籍隋志五行家著錄瑞應圖二卷瑞圖讚二卷祥瑞圖十一卷又八卷侯亶撰祥異圖十一卷又注云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南齊書祥瑞志序云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撰瑞應圖蘇庾二家隋志似未著錄則知有唐初葉其散佚者已多矣而沈約宋書有符瑞志蕭子顯齊書有祥瑞志魏收北魏書有靈徵志蓋狃於時尚不得不爾唐修五代史統納之於五行志中以水火金木為次後之作者亦稍稍變矣此卷引及宋書符瑞志又屢稱舊圖不載所謂舊圖者殆即孫氏之圖則作者應在梁陳之世矣圖為彩繪字不避唐諱殆六朝寫本也

太公家教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太公家教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云，余乃生逢亂代，長值危時，忘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學道，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隨時之宜，輒以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為書一卷，助幼童兒云云，則知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稱是書為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者，即據此為言也。按此書特以淺陋鄙俚之故，各史志與宋人書目，均未著錄，唐李習之集有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揚雄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又胡仔漁隱叢話卷十五引嚴有翼藝苑雌黄云，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衣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張淏雲谷襍記卷二亦著此語，可見唐時是書流行之普遍，巴黎所藏敦煌古卷有新集文詞九經鈔兩軸，屢引是書，脩太公於老子孔子之間，作者或誤以此太公為姜太公，然此又可知是書之見重於時矣，敦煌本又有一別卷，卷首題武王家教，而卷末則署為太公家教，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語，似從此書變蛻而出者，按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載金人院本名目，有太公家教一種，疑為扮演別本者，蓋原書由一人口中宣講倫理，不易扮演成劇，別本直以太公為姜太公，又加入武王一問一答，為天然劇曲原料，然則金元以來，是書別本猶行於世，其原書之不傳，蓋在南宋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是書共四卷，一整本，三殘本，茲校其異文，定著為一卷，入之子部儒家，俾仍與文中子並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相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漢朝許負等一十二人集前有叙文稱十二人為許負李陵東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雲黔婁先生張良鹿先生神農張虫按隋志有東方朔歲占一卷又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或兼言相事管公明著書不見各史志著錄而敦煌本有所撰卜要訣經等數卷則唐時其書甚通行其餘十人史書或言其善相不言曾著書傳世至於最末之張虫則不見載籍要之此書為唐人所集此十二人之說蓋亦多為唐人所偽託敦煌本有是書殘卷三甲卷有自序始軀貌第二至脚掌文第三十乙卷始頭額第十八亦至脚掌文第三十丙卷始五官部第三至相人面色氣第三十五按叙文後附一行云身面諸文靨合三十六屬則似全書共有三十六節合此三卷所殘缺者僅第一與第三十六則幾為完書矣如相眉相鼻相耳相口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說為相家最要之部其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節是書剖晰尤為詳盡蓋是書在當時極為通行故

傳本頗多而文句亦稍有異茲用三本比勘定從善者又丙卷卷末有五致卜法七十九行似非同書茲以為唐人古卷仍附於後俾參考焉

讀書料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卷子首尾殘缺不見書名與著者姓氏似為類書然所引古事編次無法當為學子手記以備捋撦者故為擬題為讀書料所載佚書經類有五經通義易乾鑿度史類有東觀漢記晉朝襍事前涼錄西河舊事宋元嘉起居注孝子傳皇甫謐高士傳孟郜耆舊傳列士傳袁山松宜都山水記王孚安城記裴淵廣州記雷次宗豫章記荊州圖記荊州圖副梁州記武昌記嵩山記外國圖子類有魯連子氾勝書世

說相冢書等可知抄者學問之博與古人見書之多故雖非著述傳至今日即為圖書淵府矣其九流一條目下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今撿劉子新論第五十五篇與此所載正合然則隋書經籍志敘錄全採劉子九流篇者固有偶矣又敦煌卷內有雜抄兩卷一名珠玉抄又名隨身寶劉子亦並作流子唐人重其九流一篇殆取篇名以名書耶

白澤精話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白澤精話圖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按開元占經卷百十六引孫柔之瑞應圖云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即此書命名之意也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亦不著撰人姓氏然梁時既有新增之本則原書甚古隋唐志所載一卷本或是原編此卷以話與圖並稱且書名亦不符則當係後來重修者檢此殘卷第三圖說云

鬼夜呼少婦名者老雞也煞之則已按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白澤圖云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則知說解較舊編為增多矣清洪頤煊經典集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均有白澤圖輯本一卷只輯其說實則無圖此殘卷尚有圖二十幅著以彩色頗為醒目可藉窺吾國中世紀時人民對於萬物精魂之想像彌足珍矣。

東皋子集一卷附録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東皋子集殘卷唐王績撰績字無功事蹟具唐書隱逸本傳起遊北山賦之後半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卷中國字作圀天字作兲為偽周所製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按唐時東皋子集有二本一為五卷呂才所編一為三卷陸淳所刪今五卷本已亡傳世者唯三卷本耳考唐書儒學傳淳為啖助高弟在大歷時以春秋名其學則其年當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此卷書寫年代在陸淳未生以前為呂才原編本

無疑也唐書藝文志集部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郡齋讀書志卷十七著錄是集並作五卷又姚鉉唐文粹周氏涉筆所引並有逸文逸句為今三卷本所不載是宋人所見尚為呂才原本其亡當在元明之際有明之季清常道人始從焦竑抄得三卷本而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據崇禎中刊本著錄則當時曾付剞劂惜提要未著刻書人姓名不知即據焦竑藏本否今按陸淳刪東皋子集後序稱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是淳刪節之旨意在祛有為之詞全懸解之志蓋績在壯年頗有志用世易代以後待詔門下未得超遷乃退而放蕩於山水觀此卷所載元征賦三月三日賦及文粹所載與杜使君陳叔達兩書均為績壯年之作盡屬有為之詞而無懸解之志故為陸淳所刪證以遺文與陸淳刪節之旨正合然則五卷本為呂才原編三卷本為陸淳刪節無疑也又提要云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績詩文彙

為此編而偽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者為勇於疑古而疏於考證且績文作於隋代者為英華所不收則又為館臣所未及料也茲得呂才原本為考其原委重為著錄又從唐文粹卷八十一八十二全唐文卷百三十二輯得逸文四篇附於卷後以補三卷本之闕而藉窺績文之全焉

文選音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文選音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起任彥昇王文憲文集序之後半檢卷內子目知在卷第二十三止于令升晉紀總論在卷第二十五持與李善注本相校則為卷四十七至四十九知所據為昭明原帙蓋文選原編三十卷本也按新唐書文學傳曹憲始以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授其學大興又劉肅大唐新語著述篇亦稱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憲有文選音十卷義然肅已稱其不傳考隋志有蕭該文選音十卷唐藝文志有曹憲文選音十卷許淹音十卷而日本藤源佐世見在書目除許曹二家音外又有李善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音決十卷則所謂不傳者特以流行不廣學者為罕遘耳日本今傳古寫本文選集註一書多引古注古音諸家之說多有存者此尤其明證也古注蓋分百二十卷故此殘卷之卷二十四在集註則適為卷九十三至九六茲檢集註所引音決諸條與此不同則此殘卷非公孫羅音可

知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清水淬其鋒此殘卷淬音之對子妹二反集註引音決云曹七對反蕭子妹反曹為曹憲蕭為蕭該與曹憲音不同知亦非曹憲書然子妹一反適與蕭該音合則此殘卷殆為蕭該文選音耶然則隋志及見在書目所載五家音許淹一家尚無佐證然許淹與公孫羅同時則音決不能引許音而集註所引亦無及許音者故在今日許音似無片鱗存在又此卷民字治字不缺筆而國字作圀為偽周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而淹年華又稍後其著書年月雖不可考然以在武后以前其書已傳至西陲則似以定為隋蕭該音理由為比較充足也。

唐人選唐詩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詩選兩殘卷甲卷凡六家都計七十一首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可見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適詩上陳左相一首殘帙後半乙卷凡二家錄詩四十三首末二首題李昂然兩卷筆跡如出一人合而觀之乙卷之首正接高適上陳左相詩之後半更證以全唐文則甲卷之首即為李昂詩亦與乙卷之尾相銜接正為延津巧合考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今得佚詩四王昌齡詩此卷載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篇其八篇今見孟浩然集疑原為二家抄者脫去孟浩然名遂致相混淆邱為詩六篇陶翰詩三篇載全唐詩者各一篇李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羼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悉載集中高適詩四十三篇見於集者僅三十七篇共得唐人佚詩二十二篇至其今存篇什所有異文脫句足資校正傳本者尤多按唐人總集當代選本傳世本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尤足珍貴又甲卷羅振玉已印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署為唐人選唐詩茲仍其名為著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崇禎長編 舊鈔本

崇禎長編殘卷、兩帙、一起崇禎元年訖五年、一起十六年訖十七年、並不著撰人名氏、按清國史傳稿、萬言傳、言字貞一、浙江鄞縣人、鄞縣萬氏特多學人、言為斯年子、斯同斯大猶子、嘗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又按朱彝尊曝書亭集上史館總裁第七書、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則是書之作、實成於萬言等六人之手、當時或命言總其成、而國史傳稿遂以為言作矣、蓋明代史料、萬曆以後最難據信、官書放失、稗載蹖駁、黨社交鬨、顛倒是非、李清在南都、曾奏修崇禎實錄、書蓋未成、後世遂無信史、王先謙東華錄、載順治五年諭內三院云、今纂修明史、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外都撫鎮撫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份、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可見清初搜羅明季史料之勤、朱彝尊上總裁書、又請長編寧失於繁、勿失於畧、而稱長編只據十七年邸報、綴其

日月、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其體例矣、奚不足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可見是書之取材、與學者之意見、今觀是書、月日之下、以大事為綱、而畧綴以諭旨奏疏、綜合之事、似有未遑、則彝尊之論、蓋未見諸實行、而彝尊所謂檔子與邸報、違不相蒙、非兼居並觀不能審其功罪者、更無論矣、然在今日、邸報已不能得、遑論檔子、得此殘編、遺聞軼事、所賴以不墜者、為已多矣、

弘光實錄鈔四卷　痛史本

不著撰人姓氏、自序下署古藏室史臣、或謂即黄宗羲、亦非也、案楊鳳苞南疆逸史跋、稱黄宗羲弘光實錄一名弘光實錄鈔、又名弘光紀年、蔣廖振彙印梨洲遺書十種、其例言中有旋購得弘光紀年等八書之語、未言紀年尚有別名、不知與鳳苞所見者為一書否、然則舊本傳鈔、楊蔣所見、並著宗羲姓氏、此書僅稱古藏室史臣、故不應遽定為宗羲所作、且全祖望撰宗羲神道碑銘、宗羲七世孫炳垕作年譜、載宗羲著述甚詳、均未及是書、意者鳳苞廖振生丁清季、忌諱已弛、南明遺著不禁傳鈔、書估擬名射利、學者每為所惑、今未見其書、故亦不應遽信其言、茲按是書其自序云、架上弘光時邸報、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舊聞日落、聚書復闕、因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見聞、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鈔之為言畧也、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其命名之義既如此、則鳳苞所謂一名又一名者、益足自證其偽矣、弘光監國南都、本無記注、後有纂述、亦久散亡、幸是書僅存、且材料即邸報、無異官檔、然則攷弘光一代史實者、不得不於是書徵之也

史記札記二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厥職、事具清史稿本傳、慈銘博涉乙部、而總歸之正史、嘗謂於兩漢晉唐晚明諸史、平生最所致力、凡有心得、均著書眉、或筆之於越縵堂日記、惜未最錄成書、輒爾遽逝、慈銘卒後、家人盡以所藏書及批校書售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乃倩人迻錄其校語、自史記至

南北朝諸史、共十一書、為三十卷、次第刊布、而總顏曰越縵堂讀史札記、其爬抉剔梳、考譌訂誤、於錢大昕為近、蒞茲仍前例、分著著錄於各該正史之下、是書二卷、非慈銘精心之作、故於始皇項羽高祖三本紀、校正特詳、於書表列傳、則檢閱所及、稍有點讀而已、然於始皇姓趙氏、釋以因生為姓之說、於少近官三郎、不泥於中外散之秩、以封禪書肅然為山名、南越傳湟谿、即涯浦說、並有據、而於項羽本紀集解所引汲冢古文北冢一條、所釋尤為精確、則其發疑正誤

讀、所得固已多矣、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 乾隆四庫底本

明李清撰。清字水心，別號映碧，揚州興化人。明崇禎四年進士，由甯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轉吏科給事中。北都既陷，弘光即位於南京，官工科都給事中，遷大理寺左丞。南京覆沒，乃歸故園，著書自娛。先是清嘗與張溥議，欲倣裴松之三國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檢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遺事，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同異，考校差譌，尚屬精審。江藩漢學師承記顧祖禹傳稱是書與顧氏讀史方輿記要、梅氏歷算全書為世所稱三大奇書，則其被人推崇，於此可見。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在史部別史類，旋於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扣除。其上諭云：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內稱我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似此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燬，以杜邪說而正人心。凡清所著書四種，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自被扣除，延至今日，傳本殆絕。按南北朝八史，冗雜特甚，李延壽雖合併為一書，而諸說並存，仍多矛盾，是書於李延壽書多所改定。然既不能如郝經之於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殊失著書體例。又割裂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為南北史而作，原名五代史志，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綴編入，于典章制度，豈不明備。然則三大奇書之說，江藩猶少是書，良有以也。然綜覽八代之書，宜有一書如是書者，以貫通之，三百年來，尚無嗣響，故仍為著錄，備稽覽焉。

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 乾隆四庫底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按南唐一代史書、舊有馬令陸游兩家、然均引喻失倫蕪穢不治、清撰是編、意正折衷衆家、而以李氏紹長安正統、爰以陸游書為主、以馬令書及諸家野史輔之、嚴其義例、訂其譌舛、凡陸書所無而為清所增入之傳、則以補遺二字注其下、又仿裴松之司馬貞之意、而統為之注、其詳徵博引、補遺拾闕、頗稱該洽、蓋其義例之精、用力之勤、實在南北史合注之上、乾隆修四庫全書、是書亦著錄、館臣撰提要、雖因清以李氏紹長安正統、斥為紕繆、然其用心實與朱熹作綱目相同、故未擯棄、祇以諸史同異錄違礙之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遂與南北史合注等書同被扣除、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館臣奏云、查李清所輯合訂南唐書三本、詳細閱看、除簽出各條外、別無另有違礙之處、然則乾隆之摧殘文獻、有如是者、茲為詳述其原委、重為著錄、得觀覽焉、

印人傳三卷 康熙中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記已著錄、亮工喜集印章、工於鑒別、著有賴古堂印譜行世、是書則就印譜題跋、別編為傳者也、自文天祥以下、凡得六十人、又附傳三人、不知姓名者一人、又有有名無傳者六十一人、按自元趙孟頫吾丘衍以篆刻名家、自是遂為士大夫之一藝、有明一代專精者既多、而宗派亦復岐出、其源流正變之故、是書蓋已括其大畧矣、是書與閩小記等、乾隆時同收入四庫全書、五十二年四月又同被扣除、今仍同為著錄焉、

書畫記六卷 乾隆四庫底本

清吳其貞撰。其貞字公一，徽州人。嗜書畫，精鑒賞，與收藏家相往還，多觀書畫真蹟。凡所藏所見，輒為品題，於行欵位置、方幅大小、卷軸長短及印記、紙絹、裝潢等事，記述頗詳。是書所載，始於明崇禎八年，訖於清康熙十六年，蓋歷四十餘年方裒輯成編。其評隲真贋，立說頗多確切，雖不能與董逌、米芾齊觀，與張丑真蹟日錄則未易甲乙也。乾隆修四庫全書，曾為著錄，刷於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詳校官祝堃勘

覆。是書因內載春宵秘戲圖，謂有違碍猥褻之處，奏明應燬，遂被扣除。自是亦遂不見知於世，有清一代鑒賞家殆將不知有其貞其人矣。茲仍據乾隆四庫底本重為著錄，識以是書包羅既富，品題亦精，秘戲圖雖近猥褻，與著書人無與也。

七曜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完整，惟不著撰人姓氏。按七曜之名，一蜜、二莫空、三雲漢、四嘀日、五温沒斯、六那溢、七雞緩日，又分十二時，每日每時之下，綴以人生行事之吉凶禍福，俾人知所避忌，蓋週而復始焉。此在我國曆法中不但為創見，亦現存古曆日之最古者也。有唐初葉，曆家爭言曆書差誤改曆之說，大盛。麟德元年李淳風作甲子元曆，開元六年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開元十五年僧一行作大衍曆，而冊府元龜卷九

百七十一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一事，於改曆事件不無關係。慕闍為摩尼教僧，正此書七曜譯名用康居語，（唐時七曜日譯名，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景教徒用波斯語，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下署大曜森文日，按楊景風宿曜經注，日曜日波斯名曰曜森勿，則碑之曜森則是文即曜森勿，為景教徒用波斯語之明證。）書之作應在摩尼傳入中國以後，（摩尼教唐武后延載元年傳入中國。）雖不敢必定與慕闍有關，然應在[illegible]二宗摩尼教盛行之世可斷言也。又康居語七曜日譯名於唐人著述，多有可徵，僧一行撰梵天大羅九曜及七曜星

辰别行法金倶吒譯七曜禳災訣釋不空譯凶吉時日善惡宿曜經四書所舉七曜之名並同此譯而不空弟子楊景風宿曜經稱七曜所用各各於事有宜者有不宜者尼乾子末摩尼以蜜日持齋亦事此日為大日則此書與摩尼教有關又一證也總閱全書所載忌諱多與後世相同然於戰陣之間應來之馬應著之衣尚赤尚白鄭為詳盡一覩而知為作於兵爭之世尤可異者奴婢與六畜並稱宜買宜賣七日之間及之者二十有二次益足徵當時社會之不安與士族之豪覇則是書雖曆日又不啻一幅唐代社會行樂圖也至七曜譯名各書所載不盡同蜜或作密莫空或僅作莫嘀日或僅作嘀或僅作咥溫沒斯或作媪莫司或作鶻勿斯那溢或作那頡或作那歇或作般頡鷄緩或作枳浣云

沙州都督府圖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前後殘缺存者僅卷三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始於水渠竟於歌謠卷中多頌揚武后語遇大周處又多抬行空格蓋即撰於武后之世按圖經新井等三驛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笇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便等食云云此稱今年當蒙證聖而言即指證聖二年則是書蓋作於武后證聖年從可知矣又按橫澗驛條知證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沙州刺史為陳玄珪而甘草驛條同年紀事有前刺史李無虧之語似無虧即於證聖元年去職則是書纂於李無虧為刺史時成於陳玄珪為刺史時又從可知也而張芝墨池一條有開元四年紀事然衡以全書紀事無踰證聖以後者且此條體例與全書不合（解說明云其池已磨滅故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而標題下有在縣東北一里云云一行與解說衝突且與其他諸條不一律）再則顯有後人增入痕跡（開元二年以後刺史杜楚臣縣令趙智本尋訪墨池事顯係後人加入）且張氏為敦煌右族所載諸張修葺事過於誇張不應出於

撰人之手、故當據全書以疑此條、不當據此以定著作年代、至卷內不用武后新字、且避唐諱甚謹、則正為寫於開元之證、而竄改之事、可益明矣。是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二、一始水渠訖歌謠、一始祥瑞訖歌謠、且具書名、二卷相校定著為一卷。圖經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僅都鄉渠見於高居誨使于闐記、東鹽池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其他苦水、獨利河、興胡泊等、均不見於他書、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為古今地理書所不載、他如効穀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足訂漢書孟康注及西域志之譌誤、崔不意為漁澤都尉（非漁澤尉）、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亭燧之燧不作隧、足正匈奴傳師古隧道之曲解、又沙州為諸涼舊疆、所記諸涼遺事、不但可據校明人輯刻之十六國春秋、而兩晉霸史可資輯佚者尚多也、

燉煌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卷數亦不詳、所存者為古城山泉之部、疑在原書上卷、紀事較沙州都督府圖經簡畧、較沙州地誌詳贍、其著作年代、則後於圖經、疑與地誌相前後也、莫高窟條記吐蕃贊普事、城西北古寺條記張球事、按張球著述甚多、據其所撰張淮深墓誌在咸通十年、又據畧出籯金題記、知球享壽甚高、（寫籯金時年七十五歲）此錄所記球事、則在球卒後矣、故知此書當作於有唐之季、或與地誌相輔而行也、懸水泉又名貳師泉、先王廟今呼李廟、阿倉城因古時軍糧所在而得名、均不見於圖經、足補圖經之缺、吐蕃贊普在莫高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又造百尺大佛、堪稱古今第一大佛、均賴是書徵之、

沙州地誌一卷 敦煌卷子本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檢莫高窟條稱至今大漢乾祐二年已酉、又沙州城條亦稱至今大漢乾祐六年己酉、按乾祐無六年、且乾祐二年為己酉、則六年亦當作二年、而知此書為作於五代時後漢隱帝乾祐二年也、是書較沙州圖經與敦煌錄均為簡畧、文辭亦不及二書優美、且傳寫多誤、如玉女泉誤為王女泉、阿倉城誤為河倉城之類、皆當據圖經是正、惟瓜州得名之說、與莫高窟永和八年創建之紀載、不見他書、為可寶也、故校其訛誤、與圖經與敦煌錄並為著錄、俾觀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老子化胡經殘本二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老子化胡經殘卷、存卷一及卷十、不著撰人姓氏、按唐釋法琳辯正論引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則化胡經之作蓋始於王浮、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裴松之注三國志、亦有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之語、范曄裴松之皆劉宋時人、故化胡之說不足為始於東漢之證、然東晉末年其說已大行、則從可知矣、隋衆經目錄著錄是書作二卷、而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並作十卷、則自王浮以後、代有增飾、其並為十卷雖不知確在何時、然卷一所載中印度及中亞諸國名、皆為玄奘及王玄策所歷所誌之國、而藤原佐世又明著於錄、則蓋在中唐、而其被禁又似在此本以前、唐總章元年進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有勅搜聚焚棄、又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蓋猶禁之

未盡、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又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知璿等議狀、晁氏讀書志化胡經後附劉如璿（唐志如作知未知孰是）議、化胡經八狀、是議狀左袒道家、故是書又頗行於世、此十卷本蓋即增訂於是時耶、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畫圖、一切焚燬隱匿者罪之、具詳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自此以後、化胡經遂絕傳於世矣、石窟既開、古書大出、此書復見於世、雖殘存僅二卷、亦彌足珍矣、茲據巴

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卷子本迻錄、復據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藏本、補足序文、（巴黎本序文殘存後半、倫敦本序文較多十一行、又序下記撰人姓名處、尚存一魏字、按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魏明帝為之序、則序題魏字下、當有明帝二字、然魏明帝序必非為此十卷本而作、蓋後人抄附於此耳、）又從甄鸞笑道論陳子良辯正論洪邁夷堅志所引輯佚文、為一卷、附於書後、俾覽覽焉、

二十五等人圖一卷（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首尾完具、計九十八行、卷首題謹案二十五等人圖八字、旁注並序二小字、總目而後分為二十五節、始於神人、終於愚人、每節之首先釋製名之義、次以儷語狀其行、然多俚詞、亦或間用古韻、竟卷無圖與標題不合、殆圖別為卷歟、抑以此書取法人表圖即表之意歟、按人有二十五等之說、出於文子、文子微明篇云、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

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所述、惟上五等之次第、作神人聖人真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第三作庶人、下五等次第、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為不同耳、文辭猥拙、譌誤滿紙、蓋為鄉曲之士所為、其譌至人為志人、虞人為庶人、則殆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又按哲人節云、理於未亂、工人節云、雖無四人之業、農人節云、習四人之業、理不作治、人不作民、則著者為

中唐人可知是書唐志及宋人書目均不著錄以其為千年遺跡故過而存之

畧出瀛金三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小室山處士李若立撰若立事蹟無考據自序云若立雖乏光容無能自衒早游鱣席頗践鯉庭躬承闕里之言伏奉閨門之訓每至壇花發絳闈禮而入緇帷市葉舒陰敦書而升絳帳尋師千里訪道七川希括羽之功就瀛金之業若立固潛心墳典有志造作檢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無其名殆以隱居名故不登於宗籍歟然書中有東都篇西京篇則若立固為唐人無疑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是書卷子本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甲卷始帝德篇第一訖父母篇第三十為原書卷一與卷二之前半（自忠諫篇第十八以後為卷二）乙卷始佛法篇第四十八訖盜賊篇第五十八而第四十九至五十二闕纔得七篇以原書共分百篇分為五卷計之此應為原書卷三故今迻寫校錄定著為三卷按自序云採摭諸經參詳衆史先錄其事後叙其文即其纂書之例按以原書凡叙首均冠叙曰二字即採剌所錄之事造為儷詞亦間有夾注事則多為對偶與初學記例同或摘成言一二語又與北堂書鈔白帖體同

每條之下、均有夾行小注、或詳述其事、或並列所出之書、或解釋音義、然繁簡不同、詞或點竄、蓋為文人撏撦之用、亦兔園冊之倫也、其篇或有敘無事、或有事無敘、與自序不相符、或原本不若是、此畧出本有節刪歟、所引佚書、僅州國志、襄陽傳、益州傳、七賢傳、孝子傳、先賢傳、良吏傳十餘條、餘則或不注出處、或誤注書名、唐人好文之弊、一至於此、因係千年佚籍、故訂其差訛、仍著錄焉、

類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名氏、存者百九十五行、起首為韓信報漂母事、似當為報恩篇、次廉儉篇、次孝友篇、所引史記兩漢書等、均不依原文、即事實亦多增飾、蓋非出於大雅之手、然所引吳錄世記孝子傳高士傳之類、今已久佚、遺文佚事、尚有賴以不墜者、末題戊子年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并係以詩云、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疑過、即與後人看、

楚辭音一卷 敦煌卷子本

隋釋道騫撰、按釋道宣續高僧傳、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讐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曰余於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又隋書經籍志、楚詞類叙錄有釋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然則道騫固於聲音文字之學、造詣頗深、唐之神珙玄應、各得其一體、遂以名家、而騫公撰著散亡、稱譽漸泯、為可惜也、是書隋志著錄作一卷、兩唐志亞同、宋人不見著錄、蓋亡於宋世、此卷首尾殘缺、存者八十四行、起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訖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隨文作音、間加疏釋、其協韻作音之說、疑即所謂楚讀、釋家唱經、兼重聲德、道騫得其妙於梵唄、運其法於儒書、獨能音韻清切、為當時所重者、職此故耶、日本唐寫本文選集註卷六十六、劉安招隱士蘋艸靃靡句、注音決蘋音頻、按此即字林所謂赤蘋草者也、蕭騫等諸音、皆以為蘋音煩、非蕭音指蕭該文選音、騫音、即此楚辭音也、集註引其音、亦可見隋唐時此書之大行於世矣、然集註未出以前、世人末由窺騫音之一鱗、集註既出、後世人始得見此一介、則此八十四行者、誠為希世之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謠集雜曲子一卷 敦煌卷子本

燉煌本云謠集雜曲子有兩本、一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存十八首、一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存十四首、並不著撰人名氏、校除複重得三十首、適與原題三十首之數合、計鳳歸雲編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二首、洞仙子二首、破陣子四首、浣沙溪二首、柳青娘二首、傾杯樂二首、内家嬌二首、拜新月二首、拋球樂二首、魚歌子二首、喜秋天二首、此三十調、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令欽官國子司業、為隋弘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又揆以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而上、則令欽蓋為肅代二宗時人、而此十三曲者、固為開元教坊舊物矣、諸曲句法、多不同於後人、因可見唐人詞律之寬、而詩詞演變之跡、由近體詩而長短句、當於是集覘之、

幸存錄六卷 稗史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官福建長樂縣知縣、有廉能、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福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南都失陷、自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並作一卷、傳抄本作六卷、四卷、三卷不等、按是完淳續幸存錄稱幸存錄首盛衰大勢、次遼事、門戶流寇、皆有大略、有雜誌、而東夷大畧為絕筆、故知全書共為八篇、今傳本遼事無大畧、流寇無雜志、則已亡二篇、合之則為一卷、分之篇各為卷、則為八卷、作六卷者、已殘缺二篇也、其餘或分卷不同、或刪削有異、則令唯六卷本較為完善耳、允彝身在幾社、亦與復社通聲氣、然深知黨爭足以誤國、門戶大畧與雜志兩篇、頗多持平之論、謂黨人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最為痛切、復社中人如黃宗羲等、遂深詆其書、作汰存錄以辨之、巢鳴盛序汰存錄、更謂幸存錄為小人附會之言、允彝死難之後、無子

無孫、無兄無弟、其人品足以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証焉、俾世人疑而不之信、然考鳴盛所以謂是書出於允彝身後者、特以幸存錄自序下著乙酉九月朔、而諸書或稱允彝死在乙酉秋八月耳、按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溫睿臨南疆逸史、並謂允彝死於九月、徐鼒小腆紀年則繫允彝死於九月甲寅、又按吳志葵於江陰之役被執、死於南京、江陰城陷在八月辛酉、辛酉為二十一日、則允彝不死於八月益明、而鳴盛蓋有意尋瑕造証矣、朱鶴齡愚菴小集有是書跋、稱所考門户本末、最為詳慎、全祖望跋汰存錄引鄭平子之言曰、宗羲門户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户、必不肯原之、則前人已有定評、故為辨其誣而著其是、以為千秋黨禍之戒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幸存錄一卷 稗史本

明夏完淳撰、完淳字存古、松江華亭人、夏允彝子、允彝死後二年、完淳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下獄死、時年甫十八、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為續其父允彝所撰幸存錄而作、幸存錄絕筆於甲申思宗殉國、故是錄專記南都時事、據自序、凡南都大畧一卷、雜志二卷、義師大畧一卷、雜志二卷、先忠惠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今所存者僅一卷、計南都大畧一篇、南都雜志一篇、二十二節、則較原書十不存一矣、傳鈔本或更有建夷授官始末、藩邊失守始末、擬謚遜國諸臣評、則紀北都時事、疑非完淳本書、殆後人所抄附、然原書殘缺、莫由比較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引先人備位小宰一句、梁玉繩青白士集引甲申之變傳燕京立定王慈炯一條、並不見於今書、則祖望玉繩猶或及見原本也、至祖望以允彝官止考功、完淳稱備位小宰、而當時小宰為吕大器、因疑其偽、然例以周官考功實即宰夫之職、雖未盡協、此蓋明人文章陋習、不得據以疑此書也、祖望亦云、世以續幸

存錄爲夏完淳作、若非完淳、固不應用此名也、則祖望固亦知之、若云僞作、誰肯稱允彛爲先人先忠惠耶、

汰存錄一卷 鶴齋叢書本

清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爲辨證夏允彛幸存錄而作、允彛不力詆小人、然亦不甯恕清流、書中多持平之論、宗羲父尊素名列東林、身死客璫、宗羲肩此家讐國難、奔走呼號、嫉惡愈深、成見益固、故於他人忠厚之言、必不肯原之、因謂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作是書以辨之、然其所辨均在幸存錄門戶大畧與雜志中、他未之及、則其意氣之盛可知也、允彛之言曰、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按之當時、蓋爲允當、允彛又曰、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按李清三垣筆記記捷與維垣殉難事甚詳、明史亦載於高倬傳、而宗羲則曰維垣殺妾僞死、書名於梃、逃至中途、爲亂兵所殺、此正當時黨人互相誹議之言、允彛所謂少之者、正指此也、全祖望跋三垣筆記、以清爲失考、殆亦惑於宗羲門戶之言耶、

高陽詩文集二十卷 雍正刻本

明孫承宗撰。承宗有督師奏議，已著錄。按明史藝文志著錄孫承宗文集十八卷，千頃堂書目亦作十八卷，又續集二卷。而錢謙益作承宗行狀，稱有文集百卷，兵火之後，茅元儀得之頹垣敗屋中，范景文刻而傳之。是集二十卷，孫之澇輯刻本，蓋即明史、千頃堂所著錄者。集前有順治乙未佟國器序，稱之澇編檢殘編，多方掇輯，得詩文二十卷，則范刻全集久佚，世人已莫覩其全矣。錢謙益有學集孫長君墓誌稱乙酉南都城陷，范刻板燬，之澇在關拾煨燼，補斷蠹，蓋即指二十卷本。方苞序孫文正公全書，猶謂有文集百卷，疑據錢謙益語，亦未覩全書也。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均有是書，不著卷數，當亦是二十卷本。卷一至九為五七言詩，卷十為詩餘，卷十一至二十為雜文。錢謙益謂承宗生長北方，游學塞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為文章雄健深厚，似其為人，不煩繩削，不事摸擬，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霧訊集，波瀾浩瀚，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希有也。謙益為承宗所取士，所稱容有近諛，然詳繹是集，諸什沉毅感慨，渾淪磅礴，風檣陣馬，勤勞顯預，蓋非詩人之筆，丁衰世而濟世匡民者之所作也。特以承宗勳業節烈，震耀千古，其人不待以文傳，而世人亦遂不重視其文。唐有房杜，為一代賢相，宋有韓范，為西陲干城，學術文章，均與勳業並茂。承宗少究國事，長入軍旅，於學問未能沉潛，文辭亦未臻遒麗，故上不能與房范齊觀，下不能與詞人競藻，後之覽者由其文以覘其人，斯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定屠城紀畧一卷 痛史本

明朱子素撰。案嘉定縣志隱逸傳云，子素字九初，明諸生，明亡，應貢不赴，隱居授徒，承故老凋殘之後，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著有吳疁文獻等書。是書為日記體，記弘光乙酉南都既破，清兵分徇諸縣，閏六月乙丑，李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艘百餘至嘉定，下薙髮令，鄉兵雲集，焚得勝船四十餘艘。丁酉侯峒曾、黃淳耀入城，聚士民守。七月癸丑城破，侯、黃殉節，居民被屠死者蓋二萬餘人。子素目覩冤酷，所紀頗稱詳

慎。是書荊駝逸史本標題作東塘日劄，傳以禮華延室題跋，謂紀畧殆其初名，後因語涉嫌諱，改題東塘日劄，理或然也。今痛史本有嘉定乙酉紀事一卷，末有無名氏跋，奮為秘笈，而謂紀畧經後人刪改，已失本來面目。總考其內容，則適得其反。按紀畧於周荃降清，為密受錢誣，並意旨，痛史本不載，蓋為諱，並容所刪也。紀畧於侯峒曾之死，謂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嘆曰：人死亦大難事。此事不見他書，痛史本亦不載，蓋為賢者諱也。紀畧於殉難諸英，舉其姓氏者僅

侯峒曾等七人，而痛史本所舉，則有縉紳四人，孝廉二人，貢元一人，太學生二人，諸生七十八人，蓋續訪所得，隨時增補，故愈後而愈詳。由此三點，可見紀畧所載，皆是舊筆直書，毫無修飾，然則紀畧為刱本，劄為改本，（末增總論一則）紀事為再改，從可知矣。茲定著從刱本。

嘉定縣乙酉紀事一卷 痛史本

明朱子素撰。子素有嘉定屠城紀畧，已著錄。是書蓋即屠城紀畧之別本。卷首第一節記南都覆沒於迎降，不言錢謙益，而獨屬之趙之龍，於周荃亦不言爲謙益客。此爲子素自改抑謙益門客所删潤，不可知矣。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有記侯黄兩忠節公事一文，大致與此相同，蓋即取材於是書，則是書流行已久，且有異文異事，故存之爲徵文獻者詳焉。

三垣筆記三卷附識三卷 皐刊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清仕崇禎、弘光兩朝，歷官刑吏工三部，舉所聞見以記之，因名三垣筆記。是書所述頗爲矜慎，非所聞見不入筆記，所上諸疏亦只錄留中者，其已報亦弗蒐錄。又以目見耳聞不無疑信，非所灼見而屬耳聞，棄之可惜，摘爲附識。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稱是書最爲和平，因歎當時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多激成小人之禍。清於黨社並爭之際，獨能疏言國家門户比之鎖鑰，在

三協南之扃鍵在兩淮，置此不問，而閧堂鬭穴，冀朝野速醒，以外憂爲重。所記於帝室之艱難，部垣之互訌，邊防內寇之無籌，忠臣烈婦之大節，莫不有深意存焉。蓋清不在黨社，故立言能以朝廷門户爲重，而深知私人聲氣之足以誤國，或因書中間有於東林不盡迴護之處，而謂清著此書別有用意者，則不及全氏爲知言也。祖望又謂書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維垣，爲失考。然考明史國楨甲申死難見李濬傳，捷與維垣乙酉死難

見高倬傳、此三人者、位居職要、東林勁敵、道路傳言、衆惡斯集、夏允彝是之、黄宗羲非之、祖望雖熟於明季史事、殆亦惑於宗羲門户之言耶、是書初無刻本、傳抄者多寡不同、今有古學彙刊排印本、嘉業堂叢書刻本、皆據清之後裔所家藏者、嘉業堂本宮中有密史一條、建州據燕作北兵入燕、其分卷亦間與古學彙刊本不同、似刻時有删改、不及排印本善、然書中北兵二字、原書必不盡如是、則所删改者已多矣、

玉燭寶典劄記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揚守敬撰、守敬有禹貢本義、已著録、玉燭寶典在中國久佚、守敬訪書東瀛、始爲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並撰札記一卷、記校刻時疑似之處、冀附叢書以行、據鄰蘇老人自述年譜、則因遭庶昌之忌、未刻、故稿本流傳甚少、守敬刻書偶或隨意改竄、若無札記則世人不易窺原書真面目矣、兹就卷一言之、作義衆美句、劄記校云、義下疑脱兼字、今刻本義旁有一兼字、則知兼字爲守敬校增、非原書所有也、春秋運升樞句、劄記校云、升疑斗誤、無以知其姓者句、劄記校云、者疑氏誤、今刻本則已改升爲斗、改者爲氏矣、又龍虵之屬句、劄記校云、龍上脱鱗字、今刻本龍上則已逕補鱗字矣、刻書之道、本有影刻與校刻二法、影刻以保其真、校刻以求其精、是書既係影摹上板、而任意改竄、頗失刻書之道、若無劄記、益爲荒謬矣、又所考按、亦間有有未盡者、卷四龍角條校云、服此注今未詳、按寶典原書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服虔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畢見也、春秋傳文見左

氏桓五年釋文孔疏雖未引服注而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服虔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則正是此文北史儒林傳序云河洛左傳服子慎臺卿北朝人故引左傳用服注也又卷十二劉歆列女傳條按云按此作劉歆未詳按寶典原書劉歆女傳云魯之母師臘日休家以此四字為句疑出列女傳頌隋志有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顏氏家訓亦言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劉歆列女傳頌頗行北朝顏之推或尚見之故臺卿得引之歟則女傳為列女傳頌之省文雖然寶典多存六朝舊籍於輯佚書者為一新園地守敬一一照以諸家輯本斠其異同於後之輯佚書者裨益頗非淺尠也

紹興府志校記一卷 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為乾隆間知府李亨特主修平恕徐嵩等纂輯紀載無法考覈多疏於邑里字謚或書或否科名出身或詳或略父子祖孫先後複見或彼此失書官位科目或沿襲俗稱或依冒古制慈銘本精於名物禮制於明清史事尤為諳熟故於踳駁之處凡所刪所補所是正之處均有據依鄒維璉本江西新昌人李志誤以為紹興之新昌金濂本淮南山陽人李志誤陽為陰遂認為山陰人凡此眼前差誤固可一望而知然如選舉志於姚啟聖鄒向榮等辨其未嘗中進士雜史而外於啟聖考及全祖望袁枚所作碑傳於向榮考及王昶洪亮吉阮元所為墓誌可謂謹嚴入微至於體例方面於儒林理學之不當分鄉賢宦蹟之不能別論例尤為中肯蓋慈銘本舊志重修府縣志嘗有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擷清代樸學大師對於方志學說之精粹欲見諸行事後有作者擴而充之再以是書為藍本可為善志矣是書為蔡冠洛據慈銘

校本迻錄雖不無應削之處然迻錄者不便代為動筆所迻錄亦尚忠實惟選舉志李唐卿條木待問誤為不待訪問木待問為宋孝宗隆興元年狀元其姓氏見宋史孝宗本紀此蓋因原稿木字模糊誤為不字遂以意於問上添一訪字迻錄者自作聰明矣

山陰縣志校記一卷 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為嘉慶間知縣徐元梅主修歙縣朱文瀚纂輯文瀚學術文章均能入格故原志可稱佳構然金濂沿府志以誤收徐鉉徐鍇不知據南唐書而補載其他顯誤微瑕所校正者凡百有餘條多有可取慈銘是書為諭奇曾據王氏過錄本迻錄其手校本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持以相校有脫誤有溢出術藝釋老志脫去賀道養兩條王叔文兩條陸升之一條張爾祿兩條貴傑一條金軺四條田賦志溢出刮竹一條刮竹條亦不見於越縵堂日記則為過錄者所增無疑茲為刊去此條而補入賀道養等十二條仍定著為一卷以復原校之舊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蘿菴游賞小志一卷 舊抄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慈銘天賦詩情，雅好游事，越中又多佳山水，泛舟載酒，對景吟詩，少年游賞多有可紀。同治壬戌，慈銘鬱鬱居京師，乃追述往事，寫為是書。起道光庚子，止咸豐己未，二十年中游賞所至，凡一石一水、一樹一卉，讀之令人神志清怡，透入心脾，地理之旁枝，說部之上選也。按是書咸豐甲寅以後者，則均係從日記摘出，坊印本間有脫誤，本刻可互相修脫者耳顧蘭亭曲字，此舊抄本差無訛脫，夾注亦間或較坊本為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嶺海焚餘三卷 適園叢書本

明金堡撰。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官止兵科給事中。明亡，祝髮為僧，釋名今釋，抗志以終。是編三卷，皆為奏疏。上卷十八篇，自隆武乙酉十月至丙戌八月；中卷、下卷共三十一篇，自永曆戊子十一月至庚寅正月。堡仕隆武、永曆二朝，其重要奏議畧具於此。溫睿臨南疆逸史稱堡抗志敢言，甫授禮科給事中，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傅十可斬，並及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恒，直聲大振。其後又連劾侍郎萬翔、程源、吳貞等，一月章至六十上。睿臨此言容有過甚，然堡所上奏疏不止此數，則可因以推知。按禁書總目有堡粵中疏草，違礙書目又有堡行都奏議，並不著卷數，篇卷今已不可考。又按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金堡、屈大均遁跡緇流，均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然則是書命名之意，殆以堡著述被查燬以後，有得行都奏議、粵中疏草殘本者，欲私

為保存恐再觸禁網因為易名耶然自隆武乙酉至永歷庚寅按年編次中間無大殘缺抑得者以全書不便收藏擇要抄存因為是名耶總之文獻無徵不可知矣今讀是疏如所條中興大計財政八失憤激敷陳規切時事卹廷采作明遺民所知錄稱金堡作平王南年譜君子或識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其轉圜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畫錄四卷 原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亮工癖嗜畫精鑒賞收藏唐宋諸家手蹟頗富海內精繪事者多來求品題故收藏時人作品亦夥是編列傳者自李日華至章谷凡七十七人概為亮工生平交遊所及而明季畫家實亦大體具此矣傳中專言繪事或附載題詠而遺事軼聞亦多賴以不墜清修四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藝術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覆勘文淵等閣所藏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周亮工讀畫錄吳其貞書畫記內有違礙猥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所謂違礙者據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館臣奏摺因讀畫錄題詩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至是亟奉命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棄讀畫錄胡元玉傳附有夢至元玉家見所餞菊一詩云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蓋用陶潛劉遺民事亮工固亦明之遺民則用義熙作況有何違礙即屬違礙又何至一概查燬亮工所撰各書乎清高宗固一世雄主

馭羣臣如驅羊豕然文人如李清周亮工之流皆事新朝固非高蹈好名者比所關係至微猶復剷及枯骨雖云懲死者以警當世然究非仁君所忍為也今仍據文淵閣本著錄因通行本不附王時敏等六十九人姓氏據張遺所撰是書序此六十九人中蓋有至交密友未及列傳者然姓氏俱在實較通行本為佳故仍據以著錄焉

書影十卷 雍正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考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雜家類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館臣發覺亮工所撰讀畫錄內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語涉違礙因將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案館臣所撰是書提要曾指出援引不得原本者四條考證未能精核者二條傳聞不得其實者二條顛倒是非者三條然總論是書則稱記述典贍議論平允在說部之中為瑕不掩瑜者推崇可謂備至亮工草是編於清室之中無書可供檢閱故取老人讀書只留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則小有舛誤不應深責今案館臣所指十一條外尚有顯係舛誤者若干條如卷八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案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二人正同時也卷十周人世碩作養書一篇見論衡謂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為誰人則似竟未嘗讀漢書藝文志矣又是書板刻原刻本甚少通行者惟雍正三年重刊本校刻不精

每有誤字、然亦或由於竟工出檄之後、有未及檢視原書者、如卷二內鄉李蒙字于田、當為于田之誤、宋板許氏說文始於子終於亥、子字當是誤記、卷三魏野明處士當是宋處士、卷八賴棻受報於親炙之人當作顧棻、棻事見世說新語德行篇上、凡此若干條則又失於刊正者也、

國史攷異六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潘檉章撰、檉章字力田、一字聖木、江南吳江人、明亡棄諸生、學貫百家、尤究心實錄、著國史攷異、亦精算法、清史稿疇人傳有傳、潘耒遂初堂集有國攷異序稱是書體例以實錄為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同異、核其虛實去取出入、皆有明徵、全書合有三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攷正者略具焉、今書亦六卷、正與相合、（顧炎武書吳潘二子事、稱檉章刻國史攷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則初刻本僅三卷、蓋為太祖一朝事、今所傳六卷本當是最後定本矣、）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曾收是書入史部史評類、然不著撰人名氏、殊為失考、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館臣奏請國史考異引錢謙益說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詞相連屬難以刪削、應行撤燬、遂被扣除、案高宗對於謙益頗不能寬恕、既銷燬其書、復諭臣工、凡明末清初人著述有引用錢謙益語句者、一一抽燬、是書所引謙益語句、盡在太祖實錄辨證中、實錄辨證在當時恐非難得之書、而館臣謬以詞相連屬、難以刪削、因將全書

刊除其荒謬特甚今詳繹是書引據賅洽辨析詳明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顧濤之言殆非過譽而館臣所擬提要亦稱其辨証傳信可取者甚多故詳述其原委仍著於錄當知清修四庫書其去取失當與任屏棄者蓋已多矣

南史札記一卷北史札記三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考唐李延壽採合南北朝八書著為南北二史排纂刪潤成一家之言欲自擬於司馬遷著史記慈銘因以宋齊梁陳書校南史魏齊周隋書校北史事蹟有不同文字有差互參覈而是非自見所得頗稱豐富蓋著書之體如是也惟於減字節句之處每有異文輒欲曲從不免為白玉之玷如南史孝義蕭矯妻羊傳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校云齊書作大富無貴字是也北史陽尼傳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校云北齊書山下有即字即者說也此字不可省凡此之屬多一字不為佳少一字亦不失其義延壽作史時隨手刪潤非必盡同舊文若以善本對校斯為是矣此以八書相校未為得也又如南史康絢傳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校云幹上當依梁書增井字按說文韓井垣也段校作井橋也晉灼漢書注司馬彪莊子注並訓韓為井欄則幹自是井韓不煩加井字而義已明漢書枚乘傳彈極之統斷幹太玄經法上九井無幹水直行

則古書單用幹字者甚多，梁書有并字不為贅，南史無并字亦不誤也，必欲改而同之，殊失校書之道，然此實校書者之通病，自此三數條外，考證莫不詳確，較之錢大昕攷異所得為已多矣。

魏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書起列傳第一，止列傳第九十二，紀志皆無校語，蓋因光緒辛巳之歲，華陽葉大起購得宋監本魏書，王先謙見之，以校毛氏汲古閣本，凡汲本作某者，悉與相合，且多異文，因約慈銘及錢振常、繆荃孫、吳祖椿、朱一新、瞿鴻禨等分任校讐，慈銘分任列傳二十一至四十，先謙彙為一書，顏曰魏書校勘記，久已刊行，今是編於此十七卷中校語獨詳，且此及列傳者，職此故也，列傳卷二十一以前，與卷四十以後，慈銘校語不載校勘記，此則首尾完具，正與校勘記相輔而行，因述其原委，並著於錄焉。

老子道德經義疏殘卷 敦煌卷子本

右卷開端處有損佚，猶存後題，作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世字民字治字皆缺筆，則唐高宗時寫本也。起治大國章，即居注第六十訖信言不美章，即顯質第八十一而不見撰人姓氏。按道藏墨字號宋李霖道德經取善集，引劉進喜疏八條，三條在殘缺部分，五條在此卷內，則蓋劉進喜撰。其中二條不甚相合，疑霖別採自進喜所撰老子通諸論也。道德經云，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霖引劉進喜疏云，神者效驗靈也，非其鬼無靈效，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此卷子本作神零驗也，非此鬼無零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也。又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霖引劉進喜疏云，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此卷子本惟更作亦、全同。又自愛不自貴，霖引劉進喜疏云，保養真經，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此卷子本唯不輕染欲自愛也句，脫欲自二字，餘亦全同，然則是書為劉進喜作審矣。考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序，稱進喜有老子疏六卷，而此卷子本作五卷，則由光庭合進喜別著老子通諸論合計也。新唐書藝文志有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而唐書陸德明傳，云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則進喜固當時名道士，而又專精老子者。隋唐之際，佛道之爭最烈，釋道宣古今佛道論衡實錄，稱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乃託傅奕上之於朝，遂下敕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佛家聲勢大挫，則進喜在唐初，乃道士中之祭酒，宜其所注老子，亦風靡一時也。至是書體例，析每章為數項而分疏之，又釋每章所以先後相次之義，與他經義疏不同，則受釋典影響，道士力斥佛書，而著書反效其體例，此其尤著者也。

增補元明史畧四卷（日本享和三年刊本）

日本後藤世鈞編次，藤原正臣增補。後藤氏嘗讀明舒弘諤所著古今全史讀之，其書趙宋以前與曾氏十八史畧大抵相似，至元明二史之畧，曾氏之書尚缺而未有，於是將元以後之事跡，仿曾氏十八史例，編為元明史畧，以補曾書之不足，庶讀者得以備覽古今。無如舒氏之書過略，於元獨存名號歲月，所載者不過文謝二子之節義及武宗贈大成、順帝淫荒等若干事；洪武以後雖補詳，然亦止於泰昌新政，願在初學終難無憾。爰取薛氏通鑑、素氏綱鑑十九史畧與夫明史紀事、明季遺聞、名山藏等書，於元則補其過畧者，於明則校訂其同異者，釐為三卷，名之曰元明史略。事簡而明，歷歷可徵，雖事之纖者固有未備，然君臣之善惡、政治之得失，頗可得而識焉。與曾氏史畧並駕海内，晚進之士不披史籍，可通古今，此編殊有力焉。藤原正臣氏以其書大綱雖頗可觀，終以删畧為憾，因加增補，釐為四卷。其增補之體例，有用大字加諸後藤氏原編之正文者，有用雙行小字注釋者，然無論大字小注，凡其所補，皆加以墨地白字之補以為識別。計其所補之多，幾與原編相等，且書眉每事皆標有總綱，讀者尤便。其書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起，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元亡止，為第一卷；自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起，至帝由榔永曆十七年癸卯止，分為三卷。元事居全書四分之一，明居其四。其於明不止於崇禎，而止於永曆，頗具史識。惟原編與增補皆無出典，不免貽小疵耳。

南漢文字略四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字章冉，順德人。著南漢書十八卷、南漢叢錄二卷，已著錄。先生以有志搜輯南漢事蹟，故於正史、通鑑、輿地、說部、金石等靡所不讀，薈其所錄，成南漢書及南漢叢錄外，復得南漢誥敕、奏疏、傳記、記序、論銘、贊、經幢、鐘款、詩賦等數百首，釐為四卷，名曰南漢文字略。若繆荃孫遼文存等，與此書殆同例也。其書凡作者皆列小傳，如於鍾允章載其先邕州宣化人，從番禺。先生時舉進士，累官中書舍人。三主時遷工部郎中、知制誥。後主立，擢尚書左丞。[illegible]宦官許彥真誣以謀反族誅。南漢書有傳云云，可稱簡賅，他皆類此。至若詩文亦皆詳注本書事，如卷三周渭贈道士吳崇岳詩後注稱：按郡閣雅談，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渭贈以詩。太平興國詔入京云云，即其例也。證不但詩文如是，經幢鐘款亦如是。如卷二長慶禪院銅鐘款原文為漢乾和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一日癸未，梁氏加按語云：按款內既書十一月一日，復云癸未朔，於義為複。又濟作濟，蓋當時沙門中不通文者所為也。是其書體例之美備，遠非繆荃孫、王仁俊之遼文存、遼文萃等書所可比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漢叢錄二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輯。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髫齡而孤，其尊人決緣先生好聚圖書，章冉成童，盡能讀父之書，下筆有凌雲氣，稍長益肆力於學。著有南漢書及考異、南漢文字畧、論語古解、金石稱例、續例、碑文摘奇、書餘、曲話等書，並此南唐叢錄彙刻之，名曰藤花亭十種。南漢叢錄者，先生以南漢書成，尚多軼聞雜事無年代可隸，其例不得入紀傳者，載記中時有所見，乃就北夢瑣言、稽神錄、十國春秋、清異錄、方輿紀勝、玉海、玉壺清話、續通鑑長編、涑水燕談錄、鐵圍山叢談等書中遇有關於南漢者，隨手錄之，彙得兩卷，畧為類次。其已見南漢書及考異所經引者，則不復重收。又因將有地理之纂，舉凡諸州縣疆域沿革，概未竄入，以雜引舊文，故曰叢錄，共約百餘條，遇有兩說歧異可互證者，則加按語以考之，例如稽神錄云僞吳兵部尚書覃譚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獲一橘大如升。梁氏按十國春秋譚傳，高祖時為兵部尚書，考隆演以梁開平二年立，時劉隱已為節度使，稽神錄所云即劉隱，非覃潭也。又廣東通志載盧循故城在南海縣南六里，梁氏按輿地紀勝云在郡南十里，與廣州隔江相對，與此云六里異，此為並引二說，未知孰是，可稍合乎知之為知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之旨矣。雖僅百餘則，其有補南漢史蹟實亦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漢書十八卷附考異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髫齡而孤，其尊人淡緣先生好聚書，通音律，見有篤學信古者喜與之游。章冉成童，盡能讀父之書。著有南漢叢錄、南漢文字略、論語古解、金石稱例、碑文摘奇、書餘、曲話等書。嘗以南漢偏國短祚，值干戈擾攘，少載筆之士，絕纂荒缺，胡賓王興亡錄久佚不傳，周克明撰國史未竟，粗具崖略者，宋路振九國志及清吳任臣十國春秋而已。吳惟南唐吳越較詳，南漢紀傳事蹟既不能悉備，尤復錯出。近人南漢春秋，又止錄吳氏舊文。梁氏少寓訶林，拓讀兩鐵塔題銜，核與吳書多不合，即思別著，以成一家之言。於是繙閱典籍，遇事涉南漢者，輒首尾錄出，積時漸久，薈萃而條理之，成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如其數。卷一至六為本紀，計有烈宗本紀、高祖本紀、殤帝本紀、中宗本紀、後主本紀；卷七至卷十八為列傳，計有后妃傳、諸王公主傳、諸臣傳、女子傳、宦官傳、方外傳、叛逆傳、外傳。其書大抵根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等，事同則採其古，事異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採其詳，說有不可通，則旁搜由引，務求必當。至單詞片語，散存群籍，苟於史例無害，亦並綴補靡遺。考異附之各卷之後，較諸正文尤為詳贍。南漢史事藉得燎然。至若一事而牽涉數人，雖以所言互詳略，而敘次不免複出，固史家所難，未足為病，實堪與馬陸之南唐書、錢氏之備史先後爭光也。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 家刻本

清陳喬樅撰。漢書儒林傳稱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當宣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始立於學官。同一源流。不知有何分別。而大小夏侯則勝與建且互相非。其一家尚違異若此。歐陽氏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楊震丁鴻亦皆習歐陽尚書。其學最盛。而書仍無傳。是編所載遺說。必諸書徵引。具有明文者方行列入。至為矜慎。不似所著三家詩遺說考。以爾雅史記為魯詩。漢書易林為齊詩。皆出說三家詩者強為附會。初無顯證。即如劉向世傳魯詩。而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書類皆雜采傳記。豈必悉本魯詩乎。書中多引其父五經異義疏證。以資發明。其自案語亦極不苟。歐陽夏侯之說。久經亡佚。賴此得以僅存。雖吉光片語彌可珍貴矣。

尚書述一卷 傳經樓叢書本 存目

清凌堃撰。堃字 浙江烏程人。是書止于三載汝陟帝位。蓋殘本也。篇中謂堯唐帝名。古質未有謚號。後世文以為謚曰放勳。下並史臣述堯功德之詞。放依也。勳功也。言堯依天之大著有成功。周代尚文。假以名堯。非堯故有是名也。此與凌鳴喈尚書攷疑以放勳為堯名者異。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是當時師說已無定論。今去漢又遠。紛紛爭辯。各執一說。亦固其所。此編實承乾嘉攷據一派。故於克明俊德。則引江聲說。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引錢大昕說。然謂曰欽哉若今諭尾言欽此。殆非詁經之體矣。又疇咨若予采。〔案孔傳〕云。采官也。馬注本釋詁文。案孔傳采事也。亦本釋詁文。且馬注皋陶謨亮采有邦。禹貢百里采。皆訓采作事。則采之訓官。爾雅〔郝懿行義疏引樂記注官猶事也〕[illegible]事。即采之訓故。采又訓官矣。是則孔傳與馬注義同。安見孔傳必不如馬注乎。斯亦門戶之私焉爾。

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 光緒重刻本

著錄

清侯楨撰楨字子勤江蘇金匱人道光二
十六年舉人是書大旨宗鄭氏然禹敷土
鄭氏曰敷布也此則依荀子敷作傅言治功
之廣也禹貢首言敷土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論
語曰禹稷躬稼是其義也然則經言利旅滌
源皆為田賦而設爾此蓋本書序任土作貢之
義不為無據其於今纖補諸水尤言之特詳
又謂同為九河入于海昔之志在尾閭今之志在
中隔安得起漢季鄗靳補二公議治河之策俾
隨勢利導河流順軌可見其有志經世不同章
句小儒也三江既入以為三江一派既入者入于海也（以三江為經說）
入海之道大江所行禹迹具在後人誤于班固地
理志鄭道元水經注遂有異議傳疏以既入
為入震澤其說支甚孟堅言揚州川據職方
其川三江言孔疏引以證禹貢非也水經注引庾杲
之說以震澤下流為三江固失禹貢本旨而以松江
浙江配岷江又與禹貢江之方向相戾也或引韋昭
國語注以松江錢唐浦陽為三江或引吳越春
秋以浙江浦陽剡江為三江此吳越之三江於
禹貢無與也其說甚辨蔡蒙旅平謂宋葉
夢得以嚴道縣周公山當蔡山蔡傳本之胡氏
錐指又欲易以峨眉皆臆說也當闕疑為是
所見尤卓惟九江取宋儒洞庭之說則沿胡
氏錐指之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古今注通釋

尚書協異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戴祖啟撰 祖啟字 江蘇上元人是編其序說稱宋鶴簡序本先為協異以辨古今文字小異而不失大同然後識經文之有所定說乃略說其指趣命曰協傳共若干卷云云今考此書多證明文字異同所謂協傳未之見也序說謂班固漢書言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乃史記註無此說孔子世家言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據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司馬遷傳贊不言其卒年史記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止大約遷卒於征和初而已云安國蚤卒何從遘巫蠱事此駁班[illegible]固自有見然以史記初不言伏生有傳今之大傳其言蕪陋決不出於伏生則未免詆之太過此傳雖非伏自撰當亦張生歐陽生所述源出於伏百篇中之舊逸經文多以史記為主如堯典敘曰益哉謂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司馬鄭之本並作禹曰益哉今不從此又見史記之愈于三家本而可以證序正義本也又以伯夷作秩宗謂本紀作嗟伯夷以汝為秩宗舜命九官皆名無獨稱伯夷為伯之理此與周禮鄭衆注所引咸脫一夷字史記作嗟伯夷最為確證然亦有不從史記者金縢云乃為詩以貽之名之曰鴟鴞則謂歸報之說史記誤也斯其具有折衷非漫無決擇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協異

詩識名解十五卷 聽秋樓刻本 著錄

清姚炳撰。炳字彥暉，浙江錢塘人，康熙諸生。是書分鳥獸草木四部，前有蕭山毛奇齡序，稱其考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行並間，比類所及，必與六藝相證明。然且因名責實，舉漢唐諸儒所廣稱而考辨者，為一一釐理而刊定之。今觀其書，殊亦慎矣。所言如周南葛覃篇黃鳥于飛，謂黃鳥有搏黍、離留、栗留、黃鸝鳥、黃鸝諸名，並又名商庚、黧黃、楚雀，恩別一族，否則爾雅不應復列，如馬陵、芣前、車前、芣苢（案當作芣苢馬舄，馬舄車前）諸條皆連類相釋，此何不類舉而釋以黃鳥邪？其謂黃鳥即倉庚，以釋鳥文又有倉庚黧黃之語，訛黧黃作黧鳥，遂以倉庚為黧黃，黧鳥黃為黃鳥，一誤再誤，不可復辨。此極詳審，然其他不能盡如是。小雅節南山篇四牡項領，謂項無大義，說文但訓頭後，領即項也。新序宋玉曰：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案此引新序未完，雜事篇曰：夫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識名解

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似亦訓項為大，意謂久駕而長不得行，領將因腫大與。箋云：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得使，義異。段玉裁說文注云：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脰同，可備存參。鄘風爰采唐矣，謂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二名，郭璞分之為四名，釋唐為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傳遵釋草文為訓，而於蒙加訓一菜字，是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邪？此疑非是。焦循物名釋曰：玩毛義於此曰菜名，於小雅頍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既以女蘿菟絲為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蘿菟絲為一物矣。毛不解其名物多本爾雅，與其以今本爾雅疑毛傳，不若緣毛傳以定爾雅。是必爾雅本文衍女蘿二字，或上文女蘿之女為松字之誤。蓋唐一名蒙，自為菜名，女蘿自名菟絲，不相屬也。秦風晨風篇隰有六駁，謂陸璣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云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

宜云獸十可正毛傳之誤案爾雅釋木駁赤李也西京雜記錢大昕答問謂即詩之六駁其說甚確上林苑有朱李朱李當即赤李因秦地所產也若編大要以爾雅為宗舍雅經而取陸疏毋釋草而從乃失之目睫歟雖然兼收衆說以視蔡卞名物解許謙名物疏鈔固無媿色也

詩經繹參四卷 同治丁卯刻本 著錄

清鄧翔撰翔字巢閣廣東南海人道光舉人是編用朱墨本既加圈點復有眉批蓋效馮李驊左繡以時文之法施諸經傳斯其陋矣集解不注書名其自出己見者乃以另圈按字別之篇中如旄丘流離之子不從毛來說而信陸疏謂流離為梟其子長大遂食其母以喻狄人言衛勿忽狄之細微浸尋將為衛禍不知黎方為狄所逼狄已強很初非細微殊與詩意不合至褎如充耳依鄭箋尤非充耳詩凡四見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不應獨異且古書中無以褎訓多笑貌者毛傳恐不可易然其說亦有可存參者鄭風褰裳云勿忽〻猶突〻然忽又已為君子者諸侯未踰年之稱亦規之之詞國人既親忽則外突技以他人外之天子之元子亦士庶之分莉故又稱他士二人皆君之子不應斥曰狂童孔疏之解非也當日宋人執祭仲要之立突國人知其謀特為此詩告忽謂將有他人入主

鄭國者無如祭仲之專國之奪此與彼皆在其手直從參何來章特為氣短語當々情事如是如是此解雖新頗為近理秦風蒹葭云朱傳循文衍義解詩者並不遠於箋疏所解殊無把鼻牽強難從當從四句言義室邇人遠一指言人言理可以旁通是詩無執一說由此而言則通達無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繹參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刻本 茅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藹蹊山東文登人是書所采注疏而外不主一家其大旨雖原本小序根據毛傳[illegible]箋而於說之難通者則通以諸儒之說或間申己意音韵悉本陳第古音考推於訓詁名物殊略且往々與古義多違如卷五周行謂唐白樂天韓昌黎詩金許魯齋奏疏皆以周行為大位且要得以李氏之學而誤解詩耶此尤剌謬白韓之詩詎可證經況許奏疏乎許元人而以為金亦失之至十月之交豔妻謂以天子之后而與庶臣排列無此體例或曰即皇父之妻也當如後世女謁之流不知古人質直不嫌[illegible]此獨不可斥褒姒為豔妻乎然如周南兔罝謂呈孝子書以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此必當年實有其事若盛稱人才之多不宜獨言兔罝又謂甚苡芣苢詩以為傷今思古刺幽王豈必廢祭祀而及其義亂又何暇言祀采蘩與采蘋言厄舊俱無以見其為刺詩若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義旁通

平桓以後必無諸侯朝王之時凡此數序注皆
中肯豳風鴟鴞詩箋云周公作此詩救其屬黨
果如所言公方自救之不暇何以救人史記謂周公
奔楚尤誣夫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聞流言而即
遠遁謂成王何謂天下何且使流言者得以藉口
而二叔武庚伺朝廷之釁而起矣蓋公以叔父之尊
承父兄之業其所處尤與太公召公不同故其綢
繆拮据彌深也是尤正確之論當與注中述管
蔡周公居東注觀焉

毛鄭異同考十二卷 原稿本 著錄

清程晉芳撰晉芳歙人與江藩漢學師承記
所載江都程晉芳姓名皆同是書當作在戴
震毛鄭詩考正後以當引其說故也其凡例
有云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
降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載之蓋有鑒于乾嘉
諸儒之失因有是言篇中如悠哉悠哉謂毛鄭
皆訓悠為思無可易而訓詁未有以悠為思者荊公
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多有可取

大率類此采采卷耳謂■朱子曰采采非一采也漢唐
諸解有待宋始明此類是也斯固然矣而於遐不
眉壽謂朱子訓遐為何未敢信為然也則又失
之今考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遐作瑕注云瑕之
言胡也■棫樸遐不作人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引遐
作胡胡何義同王引之經傳釋詞曰遐何也遐
不何■不也此足見朱傳之精箋云遐遠也遠不眉
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迂曲甚矣是尤宋儒之勝漢
儒者何反疑之邪此編■陳啟源稽古編■說最

■備然於毛說覯止謂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
長發猶以鄭分而義非無所見信古成癖不可
硒斷斯所謂愛而知其■惡者矣惟以玉篇引詩（共書大都異同慎簡允當）
中冓之言黃作宵冓云夜也中冓之言中夜之言
也蓋本韓詩齊魯韓三家說詩多杜撰玉篇
不用說文而據韓詩疎矣竊意玉篇之引韓詩
特■廣異義遂以杜撰詆三家不亦過乎

詩學女爲二十六卷 家刻本 著錄

清汪梧鳳撰梧鳳字在湘號松溪安徽歙人
諸生嘗從婺源江永游永作其祖昱傳
即稱其與休寧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
於遠近也是編蓋以子灼習詩時相質問因
歷古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己意計日程課久
而編次成書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
其中凡錄詩義折中若干篇係則以朱傳爲主
其論關雎之詩謂反復諸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

不淫不傷之義蓋名雖從朱傳以是詩爲文王
之夫人美后妃之德而作其實則以詩經傳說彙
纂爲說朱傳其義考深故遵用之也羔羊篇尤極
■頌鳳彙纂之說經亦必尊主乎采蘩被之僮
僮■說文■益髮也釋文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
助其髮也故戴震曰被髮通亦謂之髢此言髮
鬄之髢者不在首服副編次之數其上仍加副焉毛篇
中屢引戴說此殊未的馬瑞辰傳箋通釋曰大宰
綫合襢主婦被特牲饋食禮則纚笄而無被是

被雖不在副編次之數非謂被之上又服副編次也
領鎮虞東芉詩則以被副編次之總名也毛氏謂首
飾得之兩說皆有見而胡台洪後髮則從戴說
竊以髮被雖古字通用然經何以舍副禮服之正
飾而專言其下之髮髢既髮髢乃以益髮非盡
人而用者君子偕老不屑髢也是其明證似不必易毛
訓也斷詩太祖也謂太祖后稷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祖者凡先祖之通辭也
祖之所自出者謂始祖也此詩箋疏以為成王祭文

王朱子以為武王祭文王皆由太祖之義而誤太
始也太祖即始祖文雖異名理則一致案是說
非也陳奐傳疏亦定此詩為■禘后稷之樂歌而於
經皇考仍依鄭箋斥文王烈考文母咸遵傳說
則經文初無一字及后稷安見其為禘后稷之樂
歌乎今考白虎通義宗廟篇曰周以后稷文武
特七廟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由
此而言則文王之為太祖固有明徵崔白虎諸儒
概誤邪然其辨采薇■出車杕杜非文王詩謂非

以詩證詩文王時無玁狁宣王時有南仲而采
薇出車杕杜亦為宣王時詩亦無疑矣其識甚
卓如斯之類亦自不乏故此書雖不逮戴震
毛鄭詩考正之善要可節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學女為

詩義鈔八卷 同治庚午師白山房重刊本 茅錄

清張崇尹撰崇尹字　湖南湘陰人是書大要以彙纂折衷二書爲宗而以朱子詩傳呂氏詩記嚴氏詩緝兩翼之其凡例稱詩序流傳最古朱子雖極排之而不能盡廢其說夫有所受之也惟歷時久殘缺實多不無後人附益要其真偽亦明自可辨也今全錄古序遇有偽者則辨之不使偽得害真其後序則擇其精者錄之悉屏門戶之見此說似乎允然以爲真偽亦明可辨抑何言之易耶如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實爲豳雅瞻彼洛矣裳裳者華魚藻采菽實爲西周盛時之詩而皆以爲刺幽王節南山所言周既亡新召用不盛正月所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所言周宗既滅大東所言小東大東皆東遷以後之變雅而皆以爲西周之詩又□云河廣爲宋桓公之世彼時宋在河南衛在河北適宋必渡河故言河廣至宋襄公即位於魯僖公之九年則衛之渡河而南固已久矣無爲復言河廣也是皆確論但多爲前儒所已言然如有女同車朱傳□序甚是以爲辨淫奔之詩則非至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俱□爲刺忽而作據春秋傳桓十一年五月鄭莊公卒忽始立九月即出奔居君位僅百日傳於其辭昏則云君子曰善自爲謀於其被弑猶云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並無貶辭而序何以深疾之顧於奪國之突獨無譏焉此尤序之可議者善謂其夫有所受之則楚茨信南山諸序又將何說乎至于□篇中訓釋持義雖正實於經學所關則云

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 自刻本 著錄

清蔣騏昌撰。騏昌字埜谿，江蘇武進人。是書蓋以自唐天寶中詔衛包改六經古文更作楷以便習讀，而六經之文始雜俗體。宋元以來，諸經文字僅仍唐本之舊，或有抵捂，誦習相傳，不知譌謬。因輯為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篆本許氏，隸攷漢碑，楷由玉篇，三者皆取康熙字典以為宗，主糅采汗簡、通志六書故、六書正譌、六書準、正字通各家之言，其棄語則以己意附益之。至云取康熙字典，則陽尊時王之制，不得不然也。如篇中如气字云：气本雲气之義，自隸譌作乞，與乞乞而別；雖餼氣字代雲气字，又以與氣相同之餼常作餼，氣字今楷書相仍用之，雖難驟改，而此字本■義不可不知也。艸字云：艸字篆隸相同，本百卉之義，今楷書草乃井櫟實也，可染皂色，未知何時用作艸木之艸，今楷書應从篆作艸，艸俗作草，譌。茻字云：茻字篆隸相同，今楷書莽字說文解係犬善逐兔茻中，是與茻字各有一義，俗竟作

衆艸字用之，非本義矣。楷書應作茻，作莽者非。其說雖是，然氣為雲气、草為艸木、莽為■茻，相沿已久，苟欲正之，不轉駭俗乎？如合字云：合與谷字不同，篆體自明，自隸混為一，或以去字代各，今楷書只知有去矣。本字楷書應作合。凡字云：凡字隸與篆迥異，今楷書各字偏旁竟與丸字相類，大謬，宜从凡為是。此則當依篆體，惟旁字附奉中紀要一則，雖曰以廣異聞，實乖體制。要其於五百四十部窮源泝流，頗多釐別，誠為有裨初學云爾。

十四經通考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惟署式楹日識據卷首序式
楹當是其字序末云白下呈符氏記亦不知
其姓名也是書題曰十四經通考實以禮記
類為書類四書類春秋類四類禮記類禮
經傳授源流分上下卷王制里畝二數分上下卷禮
記釋注後分上下卷為書類四書類春秋類皆不
分卷其中如漢儒源流辨月令明堂位樂記三
篇非馬融所增入殊為詳核釋注有序謂係栝

壇氏著仍不詳為何人其所為考蓋亦在發明
鄭學如踰境為壇注釋注周禮大司馬注壇
讀如同墠之墠考云離騷九章燕雀烏鵲巢堂
壇兮注亦讀如墠竊案鄭風東門之墠釋文
墠作壇云壇本亦作墠正義曰編檢諸
本字皆作壇又曰讀者曰墠蓋古字得通用此尤
顯證而未之引則不免疏漏矣為書類禹貢一篇三
江既入謂三江北江九江也經于諸水皆不稱江惟
此三水獨有江名故至揚入海雖合流已久而尚別之

為三所以存其源也松江婁江東江固非北江中
江南江亦非也既入者各循其道入海也此原本
經文確不可易書澤既定謂震澤太湖也太湖之
水易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不震動也合
時三江不與澤通而橫流之際時而溢入亦理之
所有是尤足申明其說九江孔殷謂九江潯陽江
也大江分為九江猶大河分為九河不知何時湮沒
如九江之不可蹤迹孔甚殷眾也謂衆水所會其流
甚盛也俟九江為洞庭則經當云九江孔殷江漢

朝宗于海矣以洞庭在江漢之上也亦以經折之徵
問老吏斷獄要之弟煩四書類僅亞聖年譜春秋
類亦惟至聖生年月日及歲次似于十四經通考是
名不甚相稱或已殘佚抑尚未成書邪

羣經質二卷 光緒乙酉排印本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浙江鄞人。是書雖無大發明，亦尚少疵纇。如左氏曰利建侯，豫曰利建侯，謂創業守文皆以建侯為利，後世廢封建而設郡縣，必無長治久安之策，此則囿於舊說，無足深訶。其偁伊訓說命，頗信東晉古文尚書，而泰誓上篇則以為偽，謂其最害義者為乃汝世讎四字。帝辛在位三十三年，商民之被其害，祇及身而已，何得以世讎目之，如指紂先世言，是六七王之遺澤，欲以一筆抹煞之耶。祖君建討楊廣檄，文亦不至是，曾謂武王為是言哉。所見殊正，固非漫無識別者。小雅節南山謂此詩之作，當監謗之時，而明著己字，直斥王訩，王卒未聞加罪也。後世禁私史，治逆名，至著為律令，有古昔暴主所不肯為者，可以觀世變矣。是尤有慨乎其言之。又謂禮記祭法惟末段可取，其餘皆不足信，大抵剽竊緯書雜說而成者。文義亦極疏淺。燕居不達於禮而絃教胄子以直溫寬栗詩德者伯夷典禮，亦必不讓之，殆非孔子之言。此雖疑經，要為特識。至以論語子謂子夏毋為小人儒，夫子此言必非無謂而發，為人二字似非子夏對病之藥，此小人當解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小人，荀子所謂子夏之賤儒是也。斯論似創，實確，最為可取。惟末附通質謂魏正始石經為中散所書，今人但偁邯鄲淳，而不知晉書趙至傳得嵇康寫石經，乃失實之言。其非淳書，則桂馥歷代石經略已辨之矣。

漢碑經義輯略二卷 光緒壬寅濟南刻本 著録

清淳于鴻恩撰鴻恩字君錫又字穉鶴山東黄
人是書據其後序自稱嘗輯漢碑引經異文
考八卷漢碑通經姓氏表一卷後取其經義六
十餘則以經為次第釐為上下二卷此編是也（隸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益州太守[illegible]殘碑郃陽令曹全[illegible]）
篇中如鬼方一條謂諸碑之義並以易既濟之
鬼方為西戎並引近人徐宗堯黑龍江述畧云
俄羅斯本羌種之遺故各城有老羌瓜老羌菜
老羌手諸名而通商尤多以羌帖交易猶漢書

趙充國傳遂克西戎罪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羌為西戎稱為鬼方（充國所征者羌）然則漢之所謂鬼方者
即今之俄羅斯也漢人既以西羌為鬼方則漢以
前之鬼方亦為西羌可知今考班書語意實非
以西戎為鬼方鬼方蓋如大雅蕩篇鄭箋作遠
方解言謂西戎既克遠方罔不賓服耳若以為
即今俄羅斯更不足信矣仲山甫徂齊一條謂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以徂齊為封於齊
與毛詩義異考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執封於齊注鄧展曰詩云仲山甫徂齊者
言銜命往治齊城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者誤
耳然則碑亦本韓詩也今考孟郁修堯廟碑云仲
氏祖所出本姬周之遺苗與杜欽以為異姓者不
合且此經上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云東
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偪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
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傳探下徂齊
為■副故云東方齊也雖古籍參差其事殆難鑿
指然仲山甫銜治齊城固經有明文下文式遄其歸

尤可為證況宣王之時雖有攻殺厲公之事然仍立厲
公之子文公齊未嘗中絕決無仲山甫封齊之理
此可斷言者也至其以漢武梁祠畫象證冄為岐
形弁為曲形又以畫象為冠頂銳下卑形正如自證
夏殷周之制謂為後世時冠後遂定為禮服亦皆有
見漢去古未遠較可據依也

詩經逢原十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胡文英撰。文英字繩崖，江蘇武進人。是書有總論，有發凡。總論謂說文自稱詩用毛氏，未可執開元改經字以後之書，疑許氏非毛詩也。其說頗為有見。至發凡謂詩刺世事，非刺君也。序詩者不明此義，則曰刺厲王、刺宣王也。夫君猶父也，君父可刺乎？如小弁之詩，孟子止述其怨。衛序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刺其君，太子刺其父，有是理乎？此則謬論。案關雎序曰下以風刺上，是刺與風同。廣雅釋詁：刺，箴也。國語周語師箴，注：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序氏襄四年傳官箴王闕，注：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又昭廿六年傳子孝而箴，注：箴諫也。是官可以戒王過，師可以箴王闕，而子亦以箴為孝。今謂臣不可刺君，無乃諂臣諂君之辭。論語之言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犯猶可，況風刺乎？篇中尤多異解，如汝墳謂周公循汝墳以布化，賢人書之，賦汝墳君子及父母者指周公。而鵲巢、采蘩、草蟲、采蘋諸篇則俱以為美召公，並季女亦以喻賢臣。釋之摽有梅謂召公求賢者得歸成周，詩人本其意而美之。小星謂召公佐文王布化，夙夜盡忠，詩人歎君子少人勞逸不同，為之賦小星。野有死麕謂殷之天祿已終，文王貞于事殷，詩人美之。何彼襛矣謂齊僖公送文姜于讙，詩人見其醜而無德，故諷之。且謂詩分篇之類倒次序，非亂于經師，即亂于衛氏。但就二南觀之，其游談無根，已不勝僂指矣。其最可笑者，桑中謂宣姜召所私者偕為采桑之婦以入，詩人知之，賦桑中。其最無理者，相鼠謂此為叔忽當蔡霍之詩。至于丰有悔予不送、悔予不將句，因謂晉文公過鄭，鄭不禮焉，文公罷國，鄭人憂其討也，賦丰。綢繆有三星在天句，因謂荀息傅奚齊三公子之徒將發難，詩人諷之，三星以喻三公子之徒。棫樸有周王于邁句，因謂此詩疑詠穆王之事。似此穿鑿附會，實經之蠹，豈特無當于詩義哉。

詩考補二卷 乾隆刻本 提要

清胡文英增訂（文英有詩經逢原已見前）宋王應麟詩考先及三家次及異字異義次及補遺次及詩地考是編不復分別凡所增訂亦多未愜如關雎補之初學記引張超誚青衣賦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好以窈窕（今考）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亦載此賦好作妃其義爲長且上有四句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以關雎爲畢公作僅見於此何得遺之何彼穠矣引六經奧論云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又引章如愚曰何彼穠矣上言其容色固如常棣矣然後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騶虞引歐陽子本義曰騶虞虞官翼五田豕以待射凱風引逸齋曰先儒以凱風爲州吁之詩相鼠引詩總聞相或爲拱字變韓氏所謂拱鼠拱而立者也此皆宋人說（著作）攔入將補不勝補矣

篤志齋經解五卷 同治十年刻本 提要

清張應譽撰應譽字伊知直隸南皮人是編周易三卷春秋二卷大率本諸宋學雖採原於唐正義實多折衷程朱胡氏而宋以後諸儒之說亦並採焉其解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有云所謂大耋蓋假象而言之不必真爲衰老全部易象俱當如此活看其說是也然於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則謂初九無位之父是伯夷太公避紂之象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則謂六二是柔順之臣此文王事紂之象也左股大臣之象夷于左股是傷大臣之象如紂殺鄂侯九三明夷于南狩則謂九三與上六正對此武王伐紂之象也上六不明晦則謂上六是紂之象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爲之至也初登于天尊爲天子也後入于地辟則爲天下僇也此明夷一卦幾無不以人以事實之得毋失之鑿乎是蓋不能活看之故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謂不稱姜氏者上有夫人姜氏如齊之文則可以前目而後凡矣案左氏傳曰不稱姜氏絕

不為親禮也其義甚精[illegible]易晉趙鞅帥師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得罪于父其不當有衛
明矣而君衛者其子也則不當有衛者而當有衛何
也父故也故書納為輒罪此條未能自圓其說也
孔子雖不為衛君然尚受其公養之仕似不以輒為
罪公羊之說儘不可盡非歟

經部提要 孝經總義 詩書 類 廿十五種 計三十頁
癸酉十月江瀚

孝經韻讀一卷 江氏音學十書本 著錄
清江有誥撰有誥字晉三安徽歙人是書為有
誥所著音學十書之一夏炘詩古均表二十二部
集說極推服有誥音均之學此編於孝經有易
書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爾雅獨無詩有周禮考
工記春秋左氏傳惟易最詳其凡例云前人
誤以本音為叶音陳顧諸公糾之篤矣但詩易
楚辭尚有通用合用之字先秦兩漢並有借韻
遂不知古音的如何讀然今日非叶則音韻不諧
故仍從字母轉紐以叶之但有字從今音可諧而
古則分正音如裘字今音求古音其既以其音為正
則讀求者仍須從叶既字古音芒今音鳴既以芒
音為正則讀鳴者仍須從叶讀此慎勿怪今音
可叶而多此一注也其語極為分明卷首古音總釋
共分之部幽部侯部魚部歌部脂部祭部元部
文部真部耕部陽部東部中部侵部談部葉部
十七部云

尚書因文六卷　光緒辛卯刻本　著錄

清武士選撰。士選字萬青，河南長葛人。是書卷首自序稱幼讀尚書時，觀時下講義每苦其節節作為過文，自添多障。繼讀崑山徐氏經史辨體中尚書一冊，羅列前輩評語，頗為富有。然濃圈密點，尚嫌其有句法而鮮章法。因而殫精竭慮，詳究其理，後為參諸意度波瀾所以然云云。觀其所述，鄙陋可知。又稱後從四書中凡言堯舜者細為研求，以匯之于書，乃覺伏生所傳今文本義理章法絲毫不可動，非敢謂因文見道，亦不過因文順義，因文論文。此其書所由名也。篇中每篇有旁注，有眉批，而眉批尤多可哂。如堯典謂曰若稽古帝堯開首擒定，下乃放開詳敘，謂命官前後總中間，分後代排法自此開祖。天文地理政事時令民物鋪排有法，句字亦腴鍊。謂讓岳又一返波，謂拾出虞舜特筆鄭重，純是三村家學究評時文手派。乃於禹貢山川亦漫無考證，仍以文法說之。其注有云：才不大則無以舉重若輕，筆不簡則無以縮丈為尺。今天下山水貢賦而萃為一書，何其大也。然不過數行了一州，數句了一事，又何其簡也。今書以讀時文之法讀經，大率如此。然於帝曰欽哉下云文勢不能依今文連慎徽五典合讀為長，則尚知姚方興二十八字之非真及今古文之別，抑可謂庸中佼佼者矣。

尚書集解二十九卷 原稿本 著錄

清賀熙撰。熙字竹園，湖南衡陽人。是編又名書繹，以其列集解於前，後加繹曰於後，而以淺顯之言順釋經意也。四皋而天下咸服，繹曰共工鯀以治水無功，流苗以不即功竄，驩兜有薦共工之事，其放必以是矣。四皋皆由洪水而得，故天下咸服也。史公以為變四裔，是使之為四裔諸侯以化其夷俗，如今之帶自辜効用，季孫行父以鄭野不經之語，務買遷公，非通論也。鄭以說經非是，且鯀之極死，與舜之野死，皆是以死勤事，故夏得以宗鯀，而禹修其功也。益知左傳為哀說矣。是論甚確。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繹曰父猶傅也，故遷史謂父師太師，即周之大司成也；少師即大樂正也，以教王子，蓋微子之舊傅也，故以去就之誼詢之。鄭君以父師少師為箕子、比干，恐未然也。夫微子之謀去，當在箕子已奴、比干已死、殷亡不旋踵之時也。其去也，為先王之朝祀也，故孔子稱其仁。使箕子、比干猶在，則殷之存猶可冀幸於萬一，而微子遽自謀去，恐於誼未合也。此說尤極允當，然亦有不可據者，如內于大麓，繹曰大麓在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東北嶦務山，蓋堯與舜至此相沇州之水，而遍畫治計也。舜宜治既信，而當時治之大莫如洪水，而洪水之不治，咎在計沇州之得失，而共工鯀之無成功，乃失計于九河，故內舜大麓以決其禪也。卒遇暴風雷雨而務畫不迷，惑計之豫也。其解殊創。今生臆測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大陸縣今有堯臺，乃堯禪舜之處。與此言大麓在唐山縣不合，大抵皆後人附會也。又九江孔殷，繹曰九讀為沈，沈泉穴出，江自湖北漢陽府治東北至黃州府黃梅縣所受皆沈泉，故曰九江。案爾雅釋水：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旁出名曰沈。以沈泉當九江，謬甚，殆好異之過也。至惟辟玉食，引周官玉府謂王齊則供玉食，屑也，而不取史記宋世家集解載馬融曰玉食，美食；鄭玄曰玉食，備珍美也，亦其小失。統觀全書，瑜多瑕少，洵近世說經之善者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集解

書序畧考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録

清不著撰人[illegible]名氏篇中引諸書之次輒有舉案
云云舉當是名其姓則不可考矣是編大旨以
書序非孔安國家舊籍也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
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今書序無
大戊墨子非樂篇引武觀與湯刑並論則武觀亦
尚書佚篇也今書序無武觀畢命正義鄭玄云今
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相應非也
三統厤以畢命作策書豐刑此中古文尚書逸文
也鄭見畢命逸篇乃有策命霍侯之事是當名
霍命不似畢命也今書序無霍命此尤其彰明
較著者又云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
壹德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
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緇衣又
引尹吉曰鄭注尹吉亦尹誥也緇衣一篇子孫子
子作尹吉鄭曰當是尹告是此篇在子孫子時
作尹告也鄭曰以為咸有壹德書序不作尹告知
書序異周秦舊籍也並足證明其說[illegible]焉

班經師如馬鄭莫不以書序為孔子作唐以前
尊信無異辭至宋儒始疑之近世治漢學者多
以為宋儒罪辜然今之書序出馬鄭古文實亦不
無可疑魏源書古微謂書序亦衛弘作雖近武
斷然古文書序為後人改竄不必是孔子之舊
亦猶毛詩序不必即子夏所傳也皮錫瑞有云宋
儒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諒哉言
然謂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則又崇尚今文一偏
之詞云爾

書經集傳異同商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或云湘陰郭嵩燾著是書以蔡沈書集傳爲主而商其異同如堯典允恭克讓蔡傳以允恭爲一德克讓爲一德玄引呂氏枏曰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謂此以允恭克讓爲四德其義爲優左傳所引允篤誠舜典溫恭允塞是允自爲一德多方克堪用德禹謨惟帝時克克者能也無所不能之謂克則克自爲一德不必黏連恭讓說也

棄呂說多不合古訓惟敬德之聚也是左傳有此云無所不能之謂克失與呂同禹貢九江蔡傳本胡氏旦氏說以爲即今洞庭謂洞庭淅江發大未經禹疏鑿故不見于經恐九江自九江（原注禹疏子有）洞庭自洞庭也又若黑水蔡傳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舊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謂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即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一百里程大昌以漢滇池葉

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正其論皆確篇中於大禹謨引崔述曰後人尊偽書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學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又曰舜竄三苗于三危何以後命禹征之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遂格此偽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胤征亦引崔述曰胤征乃偽書而於五子之歌初不置疑何也然伊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則以此句不言湯而言我亦有語弊想是湯誥諸侯之詞竊以爲伊

訓也咸有一德則亦疑是後人偽撰其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惟詞近夸張且先己而後湯其言亦不順是固與深信晚書者異矣至謂洛誥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記周公攝政七年後子明辟爲君政于成王宋儒妄非之而并周公踐阼見于禮記者斥爲不足信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莽新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詳召誥篇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納幣于王者

也史乃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于王之前而必兼周公之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作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代成王治南面倍依[illegible]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嗚呼此公之所以聖也以經證經尤為卓識竊觀此編兼采漢宋無所偏倚與宋壽所著稽記質疑宗旨相近殆真出鄭手與

今文尚書攷證三十卷 師伏堂刻本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尚書大傳已見前是書以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為主其謂龍門著史多列尚書之[illegible]實守歐陽之法[illegible]攷漢書儒林傳稱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當班固時今文猶盛其以遷書多古文說必確有所據夫豈鑿空言之哉故五帝本紀之述大麓俞正燮以為真古文義因詆鄭注大傳釋麓為錄殆用王莽僞論然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莽前故或云出歐陽夏侯今文而宋翔鳳則斥為古文家說果孰為古文孰為今文斷錫瑞既仍史記皆為今文[illegible]微子篇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不文乃言比干諫而死箕子為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illegible]為今文說為古文說故言微子之去先後有異復引論衡載金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

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異說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由此而言史記固所有古文家說矣錫瑞所著書經通論嘗譏孫星衍誤執史記為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今錫瑞此編得毋有誤執史記為今文者乎篇中有謂子雍好與康成為難而今古雜糅則實攻尤康成故鄭王為書注皆非古非今必祖鄭康王非通論也斯語持平可正乾嘉諸儒之失末卷論書序云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兩篇為證陳氏說尤詳所作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尚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即伏生今文所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大誓之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不備以符二十九篇之數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塙此駁陳壽祺說尚極允核至其以今文標置不免主張太過故王先謙序之深以其謂古文義說盡出劉歆為不然云

毛詩明辨錄十卷 乾隆庚午原刻本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艮思浙江秀水人是書大旨折衷朱集傳而博采衆說以廣異聞雖不墨守一家然實膚淺卷首沈德潛序稱其一洗大全之陋遵王翼聖堪為尋摹之鼓吹德潛不諳經學宜其言之無當也篇中綱領二卷一論詩義及章句一論叶韻古音皆字所發明篇中關雎一條謂善后妃欲求窈窕之女在未歸周前媵婦有父母主之既歸周以後媵婦已足備數何必外求於義都不可解葛覃一條謂睢鳩之關關必后妃既嫁而美之黃鳥之喈喈詩人何為以詠未嫁之后况且未嫁而言歸寧終有未妥處此二者俱辨鄭箋確有見地駒一條謂駒稚馬見周禮攻駒今毛以五尺以上為駒豈西南夷産馬形小者皆名為駒歟此引攻駒是也其云西南夷未嘗說文馬二歲曰駒與鄭司農周禮注同今經惟小雅角弓老馬反為駒用本義故胡承珙毛詩後箋謂言秣其駒駒字當作驕段玉

裁說文騶下注亦云據陳風株林小雅皇皇者華
則知周南本亦作騶也又室家下一條謂豈有大
夫妻承祭祀而尚稱女者乎不知此詩季女雖
不必定是大夫妻然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
承筐皆以嫁而稱女也又[illegible]雝一條謂詩人作頌
將終是旁人口吻即詞中子孫亦非祭主自稱孝
自稱豈有言厥後者即豈有自祝其眉壽者耶
其曰相予肆祀綏予孝子此兩予字乃朝中有司
自稱猶言我之祭主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
有司徹豈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
多祝祭主之辭是殆其細繹未得且以儀禮為
證似可存參詩無達詁義雖相反固不妨兼
收耳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龔鑑撰鑑字明水浙江仁和人是書冠以
總論頗為小序辯護以朱子攻之為已甚其
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詩亦然三百篇皆
正士之詩無邪士之詩春秋常事不書詩亦
然無關于綱常倫紀風俗人心治亂興亡者不
錄然如謂凱風序以為美孝子朱傳以為七子
自作夫母不安其室為孝子惟有負罪引慝痛
哭流涕以悟其親何忍形諸詠歌不但至痛無聲
篇中雖極負罪引慝適所以揚親之過耳安得
云孝乎故從小序美孝子之說為長今考大戴禮
記曾子立孝篇曰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
也盧辯注曰子自責任過之辭也朱傳蓋即本
此且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聖善何嘗揚
親之過以為不能安其室者序不以是美孝子恐
孝子轉難為矣此其信序太過之失也而於關雎
序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則又不以為然謂小序
非出一手首句之外多講師改竄附益有待考者

有失旨者有首句失旨而下文得旨者是在虛心善擇耳則固無一味旨從者異矣但於葛覃之篇又謂小序后妃在父母家二句乃推原未嫁時事則志在於女功之事句下添既嫁而二字則序成完璧矣此則增改序文殆鄰於妄將仲子篇謂莊公非愛段也序只謂之鄭志穀梁謂處心積慮成於殺可謂窺奸雄之隱此詩之刺也亦然小序小不忍以致大亂失刺莊公之本旨其說甚當山有樞篇謂師服見微于命名之時又危言于封國之際蓋桓叔寵于穆侯羽翼已成忠義之士如師服之徒知國祚之必移悴他人之入室託爲諷諫以悟其君千載而下有餘痛焉離騷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古詩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云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蘇武詩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所謂思深憂遠者蓋如此耳如感死期將至蕩滌放情從卒甚矣安在其深且遠哉此尤得詩人言外之旨惟東方未明至車舝凡十餘篇朱子謂其無一言及衰世[illegible]不取序說疑正雅之篇有

既簡在此誠非無見今仍以爲陳古亦袒序之過也

木齋詩說存稿六卷　癸亥刻本　著錄

清褚汝文撰。汝文字伯機，江西高安人，同治優貢生，官安遠縣訓導。是書不偏主一家，往往獨抒己見。如卷首論中謂孔子未嘗刪詩，詩之逸可自論語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及孟子畜君何尤外，如左傳、禮記、大戴禮所引以為皆不知出於何詩，蓋詩之逸者也；其他則皆以為非詩之逸者，蓋春秋以後之人所作，語近於詩，故引者備為詩云，而實非逸者；且有先哲格言，或古語誤引為詩者。其論頗為詳核。又謂序有毛公釋小序之傳，并非序文，亦殊有見。推以詩序乃國史舊文，孔子錄詩時已有，非子夏作，特子夏傳之，至毛公而始顯耳。此則未免尊序太過。至其引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因謂春秋之作由詩亡，詩亡由王迹熄，東遷後諸侯專征伐，王不能制，春秋起於是時，所以誅諸侯，存王統也。其記齊桓晉文，所以誅齊桓晉文也。是[illegible]好為高論，與論語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illegible]（等語相違矣）齊桓尊周攘楚，存三亡國；晉文定襄王，戰城濮，皆有功王室，豈春秋所誅乎？孟子自許以齊王猶反手，豈其卑視桓文，蓋由時勢不同也。商頌五篇，謂漢儒多言宋人所作祭祀之詩；鄭氏注禮亦謂商頌為宋詩，蓋用韓詩說也。毛氏所傳固不可易，然韓詩必有所本。今考其詩多雜雅體，鋪張揚厲，同乎魯頌，與禮所云殷禮尚質之言未合。意商頌十二篇乃宋人用商之禮樂以祀其先王所作祭祀之辭。正考甫所得於周太師者（案既云宋人所作，何宋反無之，而必得於周太師，語殊矛盾），乃十二篇之目與？考其詩則宋人所作，故與魯頌略同。斯其為說雖猶惑于毛義，不信史記宋微子世家以為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所以作商頌。然[illegible]其詩體與魯頌同，定為宋人作，則其識固已高矣。

韓詩故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沈清瑞撰清瑞字芷生江蘇長洲人是編蓋以韓詩之學絕於唐代頗其斷章畸句往往散見群書後儀王氏詩攷所采已略備因取經文字句與毛異者皆為詳注所引之書即條注句下其有攷證別書或參己見者則加案字凡王氏之缺者補之譌者釐之其條所據內傳之文及章句未詳何屬者別載卷末其中如關雎首引章句而辨之曰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攷漢父名方丘字天子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世謂章句為漢撰檢馮衍傳注引作薛夫子章句乃知為方丘撰也此殆言韓詩者所鮮注意可以表微又芣苢曰說文繫傳通釋篇引韓詩曰芣苢木名實似李此述用書王會解文王肅引之解詩王基已有駁難見于釋文正義並不言本于韓說此非傳寫之誤即係楚金之謬矣王氏詩攷仍之而不察今特辨之其說亦是淇奧綠竹如簀曰章句

薵字當作蕩傳寫脫水旁耳文選注簀積也三字本在薛君曰上今以三字移下或云此即韓故文凡釋文等書所引不稱薛君者皆非章句韓故與章句各自為書韓故亡佚已久七錄隋志皆不載唐人所見不過章句執其所引強名韓故斯不然矣由是言之則此書所引大都章句將奚以自解乎墓門心焉惕惕由爾雅釋訓而忯忯惕惕愛也郭注云詩曰心焉惕惕韓詩以為說人但稱韓詩不云薛氏章句蓋郭氏猶及見韓故而引之也然則韓故誠寥寥無幾勢不能不取章句以充卷帙矣

讀詩考字二卷補一卷 自刻本 著錄

清程大鏞撰大鏞字韻生江蘇清河人是編於羣經引詩而字有不同者彙而別之於鄭箋改字文字假借者部而分之於釋文所引之韓詩說文字體歧出者析而列之共為考十有二焉一四書引詩異字考二左傳引詩異字考三禮記引詩異字考四孝經引詩異字考五爾雅注疏引詩異字考六鄭箋改字考七鄭箋異讀考八鄭箋經改經字考九鄭箋用義訓改字考十鄭箋改正毛傳考十一韓詩字異毛詩考十二說文字異毛詩考其中以考校鄭箋為特詳意謂近世治毛詩者動訾鄭氏曰好改字以就己意不知鄭君奧博其箋詩也屢傳義之隱約欲強同而不能因旁考三家詩及他經傳以正其音而辨其字且當時別本甚多彼此互異擇善從焉眡後人之師心妄作奚可同日語哉故區之為五略加考校用泝所由非敢阿鄭蓋意在述毛以釋詩信鄭所以申毛也申毛所以詁經也其說亦自有理然如絲衣絲作緣說于豐郊說作禒皆不免強為之辭至說文偁詩毛氏其引詩之字與今本異者或今本為後人所改第無可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考字

孝經引詩大旨六卷　光緒甲午刻本

清黄雲鵠撰。雲鵠字翔雲，湖北蘄州人，咸豐三年進士，官四川川南永甯道。是書卷首自序有云：年來著學易淺說，大旨謂易無定象，用故不窮。因悟詩亦無定解，一詩必不止一用，暇取韓詩外傳所引詩詞與原詩一一比附，則出入離合多矣。後取聖經所引詩詞一一熟繹之，而後知詩無達詁，古人信不我欺也。斯言是已。故此編間有發明者，自其酣吟密詠，咀味外之味，得之然。遂以汎覽百家，攷箋注序傳之異同得失，為忘本逐末，未免啟空疏之弊。又於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章云：一物不知，儒者以為恥，不多識，誠不免參陋。但求多識，不先求詩教之所以然，則所於鳥物不克察，于人倫失學之本多矣。聖人本旨乃及此意至深遠。學詩者須熟體聖言之將全詩與自己言行倫理一一考驗，無先末後本，無固陋苟安，無以淹雅自足自恕，觀[illegible]收句，蓋有為言之。[illegible]夫為學之道有本有末，不可偏廢，先博後約，固論孟之通義也。篇中於孝經引詩有似不甚切者，亦有與詩意絕殊者，皆往往特出。抑尤有令人興歎者，其謂禮記檀弓引詩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聖人贊子罕一以教民厚，一以教臣忠。代君惠民，惠民即以保國，忠之大者也。視民生死若無有，專剝民以媚上者，不知覘國者其謂之何，聖人聞之其謂之何。此在君主時代，其言若是，然較今之專剝民以奉己者，不猶愈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引詩大旨

素行室經說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楊譽龍撰。譽龍字丰成，浙江錢塘人。光緒二十三年拔貢生。是書蓋取平日所纂述，以先後編目，不從經次，如臧琳經義雜記例。譽龍肄業詁經精舍，疑即其應課之作。如篇中書以為民同志辭，謂志當讀為革，志本從革，故得通叚。皇矣章表載敀釋文云革本作惠，是其例。革即毋字，毋亦叚作■貫，毋貫古今字。此特言在翻新，未嘗有當經義也。然如公追戎于濟西，辭謂公穀二傳之文

自足互相發明，第左氏此傳未可從耳。禮器為祊乎外，郊特牲索祭祝于祊，兩祊字為一為二，說謂繹與祊不得合為一祭，鄭注祊繹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說非也。此二篇之文雖詳略不同，而其于彼于此諸文義正相合，則其所言祊祭，自顯見其為一非為二矣。鄭君乃牽合繹祭為說，而以此二篇祊祭分為二，不亦誤乎■二說。核說瓊，謂瓊訓赤玉，自是古義。段玉裁以為當厠瑞瑕間，而改赤為亦，其說非也。朱氏駿聲亦謂說文瓊字次玒璗下，解

云亦玉也，今本作赤玉，誤。蓋亦為段說所惑也。案段改亦玉固非，以訓赤為古義，亦無確證。瓊字六朝人多用為白。謝惠連雪賦曰：庭列瑤階，林挺瓊樹。范雲四色詩第三曰：素鱗飈北渚，白水在南究。獻環潤玉塞，歸珠照瓊軒。皆用作白。唐代改朱崖郡為瓊州，此自唐人用說文耳。王筠說文釋例曰：赤古作夫，美字從燗上半，即似之矣。是說似較有見。然則毛傳云瓊玉之美者，蓋無■易。信說文不如信毛傳也。

三經詮詁不分卷 周氏刻本　著錄

清[illegible]馬其昶撰。其昶有毛詩學，已見前。是編題曰三經者，一孝經，二大學，三中庸也。其自序稱：聖人之道莫切於孝經，莫辨於大學，莫邃於中庸。孝經首引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旨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蓋鄭以孝經為孔子作。又以孝經緯引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注中庸謂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然孝經實非孔子自撰，

觀其首章曰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蓋曾子弟子之述書。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已有是言。而漢儒附益之，故朱子嘗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為疑，謂如此之語須是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無分，豈不害理。亦因其非孔子作，是以敢議之也。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其昶謂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仍不離膝下，最相親昵，逮知識日增，則其奉養父母乃日嚴矣。此皆本於自然之天性。是說殊欠

明了。愛乃自然之天性，嚴非自然之天性也。禮記祭法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又曰：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斯章之旨正與禮相悖。大學所謂誠[illegible]其昶謂自此以下皆從首章內述曾子指出申說，故皆以所謂發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致知已詳前章，故直從誠意說，不知正心先誠意，誠之意乃大學要旨，故從誠意始。荀子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大事矣。大

學六章誠意盡之，荀子其知之乎。隋書經籍志有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戴顒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蓋此篇別行已久，不自宋儒始。孔疏引鄭目錄云：孔子之孫[illegible]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其昶謂可作孔子學案讀也。然其中如哀公問政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等語，與[illegible]全書不甚相類，且雜述柔遠人懷諸侯，亦非所以對哀公言，正[illegible]未必出子思手也。陳漢章跋乃謂子思之作此篇實本周官經大司徒之六德與大司樂之樂德

尤[塗]周官晚出子思[塗]嘗見其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詎不聞之耶依所說則成周時已以中和為教[塗]何待子思昭昭聖祖之德邪其祖於此三書自謂集衆家之注而精敵焉志將闡道術以覺斯民然實無甚發明殆不足以副其志矣

禹貢古今義參二卷 傳鈔本

清不著撰人[塗]名氏是編蓋非完書至浮于汶達于濟以下遂闕篇中多抄撮胡渭禹貢錐指之說惟於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既引胡氏後注其下云錐指主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恐未為確以上三條姑存其說待學者審焉是雖尊信胡氏於其之言亦不盡從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不引段注說文曰地理志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水經言清漳入濁漳濁漳會虖沱入海乖異者當緣作水經時與志時異也王應麟曰漳水舊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而南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王氏特臆度之詞依班許則漢時未嘗不入河也漢志說文以清漳為主水經以濁漳為主王鳴盛後案宗漢志而非水經然當參稽經為是說具義參又蔡傳言漢時漳不入河說詳義別據此則作者所著義案而外當有義參義別二書也

詩經比義述八卷 家刻本 存目

清王千仞撰。千仞字涵齋，江蘇金匱人。周官大師教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然詩雖兼三體，其實興亦比也，賦中亦有比也，則比實詩之義府也。是書博采衆說，推闡比義，戴震序謂舉比以通賦與興，非創自此編，其言是也。然如兔罝汝墳甘棠騶虞諸篇，類皆實賦其事，即采蘩采蘋，竝供祭祀，亦不可言比。又如二子乘舟篇，據云細玩此詩，作于二子方去之時，則爲賦，作于二子既死之後，則爲比。蓋亦持兩說，竊謂如毛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則雖爲比。然考新序節士篇曰：壽毋謀，沈伋于河，壽知之而與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則乘舟乃實寫，非虛擬。今讀首章中心養養，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詞。新序之說似較可信，至定之方中干旄載馳，俱是賦非比，更無論矣。其他如此尚多，不遑備舉。全書僅有可取，推題曰比義述實而

擿之殊未盡合耳

經部 書 詩 春秋總義 類 撰要共十五種 計三十二頁

癸酉十一月 江瀚

孝經字詁七十二卷 家刻本 存目

清段諤廷撰諤廷字玏菴湖南黔陽人歲貢生先是諤廷有四書字詁經寧鄉黄本驥編訂集資付梓故是書凡字已見四書者皆不更載而其中蕪雜實甚即以易[illegible]之如揮則引文獻通考都指揮使漸則引水經注太液池中有漸臺漸江即浙江滿則引蘇軾詩不恤枯腸誇惱滿渝則引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塞包則引山海經注吳縣南太湖中包山汝則引賈誼弔屈原文竢罪長沙書法指南火錐畫沙尾則引侯鯖錄燒尾搊則引通考搊林院者待詔之所也蔑則引荀子議兵篇庸蔑衢則引一統志越西郡姑蔑唐置衢州它則引莊子德充符衛有惡人曰哀駘它楠則引南州記都楠子生豫南山谷二月開花實大如雞卵連篇累牘類皆後世地名官名人名樹名及瑣語雜事毫無關於經義宜節去孝經二字第曰字詁可也

律呂古義六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著錄

清錢塘撰塘字學淵號溉亭江蘇嘉定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江寧府教授詹事府詹事大昕兄子是書大旨以古尺推明古律之謂古之律法傳而尺不傳得法得尺以爲用尺不傳即律不傳矣自晉荀勖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自塘得慮俿尺知勖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後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分一寸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荀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或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虞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人急於用漢尺不遠乎自謂依法求之而有得焉因以參爲斯編然其所得慮俿銅尺爲漢章帝建初六年造者至所得周尺則不知何尺而謂晉造大尺八寸加一分即爲夏尺其言果可信邪卷末大昕跋云請爲制序媿非專門

弗敢雁也總之專門亦不易下此斷語可凌廷堪校禮堂文集與阮伯元論樂書曰錢溉亭論樂諸篇以為必有妙理及讀之仍是鄭世子書燕說得有所見皆取諸律呂正義又不能發明之其餘則皆言算數甚矣此學之難得解人也溉亭但取今笛以上考律呂此必不得之數也夫今笛與古律中隔隋人燕樂一關此關不通而欲飛渡何其傎也持今笛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尚不可得況律呂乎是蓋凌氏囿於俗樂與錢氏主於古說其說自不相合陳澧聲律通考謂凌以此譏錢為虛誇之語考燕樂之原則稍有二十八調若考古律則必考古人製律管乃能得之與二十八調無涉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斯則不愧通人之論矣

燕樂攷原六卷 粵雅堂叢書本 著錄

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又字仲子歙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是書有總論有後論於二十八調各有條辨後為燕樂表以明之大旨據隋書音樂志謂燕樂之原出于龜茲蘇祇婆之琵琶琵琶四弦為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弦分為七調故有二十八調又得遼史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之語為顯證於是悟燕樂之宮調本以字譜為主自鄭譯附會而後沈括姜夔諸人承之不過徒緣飾以律呂之名與漢志所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其名八十四調者實祇二十四調燕樂之宮調即今俗樂之七調古雅樂之用五聲二變而成音又寧有異於後世俗樂用字譜而成調乎或者疑宋人所配與今之字譜不同殊未之深思焉爾江藩極推此編以為思通鬼神而陳澧聲律通考則謂宋之字譜配律呂今之字譜配宮商截然不同觀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凌氏未考二十八調所用之聲故誤以宋之字譜

即今之字譜也又於備中■論蔡元定律呂新書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樂之前闕也蕭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撫其聲而茫然不辨其為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為某聲而後知此辯誤也可謂解頤之論矣聲律通考亦力辯■原非其比匡正凌說者甚衆每以其囿於俗樂為病原書具在不備錄焉

樂懸考二卷 粵雅堂叢書本 著錄

清江藩撰藩有隸經文已見前是書首考言縣之制其鍾磬二八十六枚一虡說主周禮小胥鄭注謂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以四清聲為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為正鍾四枚為清鍾雖後古制無人發明其說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洗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故所說紛紛皆強不知以為知者魯宋陳暘樂書云四清非古制疑鄭注傅會漢得石磬十六枚而曲為之說陳澧聲律通考雖斥其武斷然宋史樂志稱景祐■二年李照請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范鎮樂論亦云清聲不見於經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勿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是謂清聲非古制不獨陳暘為然且清聲非雅音宋人亦已實驗之矣周代之樂是否有清聲今無可考此編參酌引周禮曰鳧氏為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

出豈不見於經哉不知鳧氏所謂清濁〻所由出
亦制鍾薄厚而言不足為黃清大清太清夾清
四清聲之證經無明文似以闕疑為是又篇中
[illegible]謂燕樂字譜句即今低尺亦誤據陳澧說
則十六字字譜所謂高下者高一位下一位耳非如
今俗所謂低工低尺為工尺之倍聲高工高尺為工
尺之半聲也其他如樂縣說歌鍾〻肆辨皆根
據鄭義要為不失家法焉爾

律呂臆說不分卷 新刊本 若錄

清徐養原撰養原有頑石廬經說已見前是書
首為律尺說謂自成周尺度既亡言律者必已靈
於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然候氣之說既屬渺
茫而所謂秬黍中者又不知何等為是蓋律呂
之失傳久矣不知律聲之界限本寬說者求之愈
密反茫然失所依據等就後代尺度取其近是者
以為準則律可得而度也然則烏知其近是而取之
亦以聲決之而已昔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
至魏尺漸長此勗之閡解也以聲決之者也阮咸勗依
周禮制尺減魏尺四分七釐阮咸譏其聲高謂必
古今尺有長短所致後始平得古尺果長勗尺四分
此咸之神解也亦以聲決之者也是誠然矣顧聲
不可以文載口傳安得皆有阮咸之神解乎此樂之
所以難言也律管說又謂黃鍾半律乃三寸九分
非四寸五分昔賢亦嘗吹管驗之黃鍾如此他律
可知半律如此倍律可知欲求倍半之真度當憑
耳決非算數所能推也雖然耳決亦豈盡可憑哉今

之術律呂固不能全恃算數而算數亦曷可廢乎
至謂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
爲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爲旋宮而設是故誤認律
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
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而出而律愈壞不知
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
一管亦未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律外哉是說
尤極分明其解黃鍾之宮及七律亦具有心得至其
謂五聲雅俗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彼倡
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清濁而已
徵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管色俗
樂也合四上工尺即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
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
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
歌以之吹竹彈絲洋洋可聽謂合字爲宮可謂四
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斯
真抉論其識殊遠在凌廷堪上矣

律呂新書初解二卷 嘉慶戊寅自刻本 茅錄

清張琛撰琛字鬥齊順天宛平人是編以蔡
書爲主大旨謂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
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者而吹之以爲黃鍾則黃鍾
本無九寸之說也制十二筩以雌雄爲六律六呂
以比黃鍾亦無以三相生之說也而司馬子長乃闡
以三相生上下損益之說淮南子始有黃鍾之律
九寸又因而九之得九九八十一於是言律呂者本之
而不變司馬遷又衍其言曰元氣函三爲一一動
於子一三於丑以三遞加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爲黃鍾之實至是律呂相生之道愈加其於
數愈損益之乎三宋蔡元定律呂新書又創爲
寸分釐毫絲之法之數其法以三分爲之寸至九然
則爲一毫以毫分寸皆用九不用十務期以三相生之理推
之爲實而不得於是以黃鍾之實數推以十二律之實數
爲本於三而權衡之其法與皆通而律呂之數不能
三分損益之數不能二蔡氏皆未之三之定法尋其相通之
道於是亦不能生黃鍾角之生宮者所爲非其理用

周見通達者一旦剖而明之故深之於是書遂為疏解
不敢[illegible]損益亦不敢附會但就四字所錄而正其中如
謂自蕤賓以至仲呂之不本乎之說本曰蕤賓損一下生大呂
又損一下生夷則又益一上生夾鍾又損一下生無射又益一上
生仲呂司馬遷亦因之而更有惟班固作而遠乃將易之謂
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又益一上生夷則又損一下生夾鍾又益
一上生無射又損一下生仲呂其上下損益之說與呂氏司馬
氏異班氏益以陰陽相生之道易其上下損益然後易之
則數不足惟倍其數則始符乃原注所謂在陽則用倍數
者其母之真惟季通先生始發明之今考凡物之形長
者高短者下故十二律長則曰上生短則曰下生續漢
書律曆志乃云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蔡氏
不據長短之實形而强還陰陽之虛理遂謂呂覽淮
南陰陽錯亂豈其然乎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 光緒九年婺源刻本 著錄

清汪烜撰烜有書經詮義已見前是書取禮
記樂記一篇為樂經蓋仿其鄉先哲朱熹表
章學庸列之四子也又以理寓於聲而器存於
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聲音又不容以不攷故
合樂記及蔡元定書疏通其意後上採周禮攷
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聲容器數之略遂成續新
書二篇以附於後總名之曰樂經律呂通解篇首於
音聲度數之實自謂多訪之伶人樂之而酌之遺經以
及先儒之論以求一當非敢懸為臆揣故其謂黃
鍾空圍九方分西山之說不可易矣周徑之率失之不
密則算法未精也初不為之迴護其言二變不但
不當起調即每調之中亦不宜多用變聲只以濟
正聲之接續可有可無至若以變聲起調之非則由來
已久如所譜秦漢商漸離歌變徵斯亦樂之之有
漸是則拙論之過以清商變徵為樂之之漸猶之
斥鄭衛不得為詩也又謂後世律呂既失中聲不
可復求黃鍾一律既失其真則餘十一律皆差以

變聲繆以千里八十四聲皆非其正而聽聲者又徒取其悅耳變聲變律皆以起宮是以徒為導欲增悲而已欲以感天地而格鬼神養性情而和心志也豈可得與斯殆未免迂闊孟子不云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凡樂皆可以養性情和心志使人孟德斯鳩嘗言樂有移風易俗之權且云西尼得人不好音樂故於希臘部落中最為殘忍而於解邪僻之心亦以斯部落為甚是尤其所效大驗古今中外其理一也續律呂新書引朱子曰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多用濁聲今樂多用清聲又曰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鄉飲酒所歌也但御以清黃鍾為宮此卻不可江氏因謂以民物陵君臣案陳澧聲律通考云黃鍾清宮即黃鍾但黃鍾為宮聲之濁而黃鍾清為宮聲故曰黃鍾清宮猶無射清商而無射商謂無射為宮之商調以黃鍾為商但黃鍾為■商聲之濁而黃鍾清為商聲故曰清商也非用清聲而不用濁聲不必疑■也錄之以備一解焉

聲律通考十卷 咸豐十年自刻本 著錄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河源縣訓導光緒七年粵督張樹聲巡撫裕寬以南海朱次琦與澧皆秀年碩德奏請褒異給五品卿銜是書卷首有澧自序云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言聲律者兩言盡之矣自漢以來至於趙宋古樂衰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余懼古樂之遂絕也乃考古今聲律為一書又以古樂立法簡易後人衍算術■說陰陽■侏失其指今為辨正以祛其惑■此皆是已至謂古今樂聲高下則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為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厚之鐘鼎款識傳刻尚存今依尺以製管隋以前律皆可考見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為比又可以晉前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遼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志稽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晉

泰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十二詩譜可按而歌古器古
音千載未泯更非徒紙上之空談也是則一言之過
易似古樂固未嘗亡也所謂唐開元譜者今已失
傳宋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雖云即開元遺聲
未可深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曰古聲已滅已久不
知當日工師何所考而爲此竊疑古樂有倡有歎
倡者發歌曲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
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
世莫補爲此故也若但如趙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
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府之歎矣夫豈其然元晦斯
論精確不磨近代劉陽邱之稑言著樂譜專爲
孔廟祀典雅樂而設具諸儀禮所用諸詩■以一字
叶一聲與趙譜同澧所據東塾讀書記深慨世無
成於樂之學且以左延年改騶■伐檀文王三曲
首勛除鹿鳴舊歌爲二人罪其序說不係恐
當以讀書記爲正至然篇中謂七音次第天造
地設豈人所能改易辨江永律呂闡微之誤又
謂宋人字譜配律呂非配七聲觀沈括夢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聲律通考

補筆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正淩廷
堪燕樂考原以宋之字譜即爲今之字譜之
非俱■有見其稱中國古樂有十二律胡樂但
有七聲古樂胡樂之不同在此考古樂者當於
此辨之尤爲要言不煩云

古律經傳附考五卷 慎齋全書本 著錄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慎齋，江西臨川人。是書首列禮記月令，次即采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以爲或謂周公作月令，或云呂氏所作。呂氏春秋十二紀皆首月令，顧其文殊不類，意者月令古春秋紀，呂氏雜以秦曆，冠諸各篇首。史記謂不韋刪拾春秋者是也。又呂氏謂黃帝始命伶倫造律，秦焚經籍，古樂書亡，呂氏猶見前世典籍，造律之法，與周官國語六同六閒之義不相剌謬，無疑有所自。若與此排重呂書不爲無見。其謂史漢以黃鐘之宮爲黃鐘律，蓋以黃鐘言與黃鐘之宮混而辨之，乃漢儒之誤也。黃鐘宮者正宮也，本宮也。黃鐘之宮者中宮也。言黃鐘本宮之上，又以黃鐘之首律爲宮，故曰黃鐘之宮。一若黃鐘之尊之者然。漢時不知中律在六律之先，與六律合爲七音，而誤以中央黃鐘之宮在六律之內，即以黃鐘一律當之。於是旋宮之法不可得而明，蓋六律不能備七音之數，不得不於六呂之內參差以求之。因此例於絲音長短之變，遂以而均之，管錯取爲一均，凡此皆不審於律管聲音之實故也。是說亦極分明。又謂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經文明言合陰陽之聲，聲既不合，而徒附會於斗辰之絕不相關者，以爲之說，使人執二分損益之管以求其所謂合聲，此司樂之官所以誤不可曉。而唐宋諸儒言樂之書，皆以是誤之也。斯尤有概乎其言之。竊以世之真知樂律者，古今無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魏漢津制樂，黑工隨手調律，而漢津不能知。宋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劑，而照亦不能辨也。如紀氏者，亦祇明樂之理，夫豈制樂之人哉。

律呂元音正錄一卷 小萬卷樓叢書本 著錄

清畢華珍撰華珍字子戴江蘇太倉人是書首言造律律之原以為造律律之初先有七音後有十二律五聲二變具於人聲故未造律先有八聲之七音此說似與經傳不合周禮大司樂凡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孟子亦言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古無二變之調且七調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雖相習既久不能竟廢然謂造律之初如此恐未然至其以周禮圜鍾為應鍾函鍾為仲呂而以舊說為非則同時南通張文虎嘗與書辨之云太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即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即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為之仲呂也明甚至圜鍾之為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案而翻之也其說頗中肯又篇中謂字譜工尺七字即五聲二變無可疑此七字必與宮商之名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特創自出流傳然字譜始見於宋人書前此未有楚詞之四上競氣恐不如是解若果同字譜則周秦已有此何以宋前無言之者乎

律音彙解八卷 道光戊戌家刻本 著錄

清邱之稑撰之稑字穀士湖南瀏陽人是書首有湖南布政使龔其綬太常寺卿唐鑑之序龔其綬序稱律音彙解一書先考以周尺以定十二律之度凡簫笛笙竽琴瑟鍾磬之古制無不定又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詩譜以律呂聲字琴瑟指法為風雅十二詩之譜俾學者得聞古音其候氣之法尤為徑捷以二十年之心力屏棄人事研精微渺以成絕業又

稱樂律與曆法二者皆當通其變而宜於今徒求合於古人非要務也曆法既有時憲置監設官宋元以前之術遂置不議而律呂之說前儒聚訟紛如此書則綜核古今條其源流發其義蘊以歸於可用可傳至于上生下生左旋右旋之義雖古著[illegible]所存而無當于實理實事概不及焉庶幾能求其是者云云其推許甚至然趙彥肅詩譜以一聲叶一字朱子已自疑之且謂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至候氣之說本屬渺茫不特人之皆

有可據但所謂周尺亦傳自宋人自言嘗取此尺以橫黍校累十黍適成一寸因定其為周尺無疑耳篇中於六笙詩譜說六笙詩補亡說工歌笙入說間歌說合樂說燕禮工為大夫舉旅說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說大射新宮三終說俱注存疑是亦未敢自信也之稑謂古之清濁判為兩途而律呂不可復雜律呂所以於後世皆共會由管子經度生聲數誤遂指黃鐘生林鐘為宮生徵林鐘生太簇為徵生商太簇生南呂為商

生羽南呂生姑洗為羽生角以訛傳訛注疏家當同傅會如出一口而卒莫知為致誤之由其說異古而遂侈辨論以為期於古制有合近今言樂者多宗邱氏故錄之以待後人詳審焉

律呂通今圖說不分卷 咸豐辛酉刊本 著錄

清繆闐撰闐字又謙安徽蕪湖人是編自序有云律也者體也聲也者用也而樂也者循體以達用且協乎時序者也故據之琴箏而旋宮之理備諧之簫笛而文度之數符屬之於月令而旋調之循環無窮不諧且順於是一一圖之古之律呂今之絲竹不期其一旦而通也今而後琴之理所與諧之言律呂可廣其敢於自信着此寔則師心蔑古篇中又謂知旋宮之不成音曲者後魏陳氏仲儒一人知聲律之應乎候氣者宋時蔡元定一人知律呂之僅有七調者近今毛氏西河一人乃一則狃於往準之分數一則拘於古法而難行一則惑於宮調有九聲故原委終莫能全蓋以為千載而下精於審音察理唯其一人可不謂之妄乎甚至論旋宮之法自周失傳以為聲音之在宇內初不以帝升王降為全虧乃孔子於韶則謂美善兼盡於武則僅以盡美為許是必樂舞之盛備無異而聲律之和繆不同可見周官所謂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等制皆本合法也況黃鐘與等而配以大呂奪倫已甚尚能與而諧于明該善乎果如所說則孔子時樂已失傳矣何以孔子猶云成於樂耶又其論七聲調譜云上尺工凡今四乙七聲之陽者也信其聲為陰則即仩伬仜伵六五亿也其中上尺工六五為正凡乙為變乃自然天籟古今絲竹無出此十四聲者自來以工尺為優伶俗字非文人所宜道以琴瑟為士人雅器非工尺所宜加遂使聲與律截然兩途今以十四字填入該器其文度旋宮無不吻合可知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孟子之知音為不虛矣蓋者[illegible]在主張俗樂不知俗樂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正與蘇祇婆琵琶同耳五聲相距不均必有十二律而後可以還宮今俗樂自分七聲而十二律亡矣烏得謂今之樂猶古之樂歟孟子斯語特欲導齊王與眾樂樂豈可泥其辭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通今圖說

律易不分卷 咸豐辛酉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是編其自序稱既作律呂通今圖說，竊思律呂隨納音易位，說失之亂，斷於是由干支之位推天地之數，乃知律由聲生，聲由數定也。又思漢宋諸儒皆以律呂配乾坤二卦，而坤之取象後各持其說，竊疑純陽純陰不合聲音之序，於是由八音所不收探聲理所從出，乃知坎離為太極，而既濟未濟即旋宮之全象也。後思虞氏謂卦爻有消息之[■]氣，月令謂五音有分屬之音氣無定，發音不徒存於是，別陰陽之聲，定順逆之調，乃知二至之卦中孚與坤也，二分之卦震兌也，四立之卦恆咸益漸也，四季首无妄復睽與蹇也，音無不協，調無不諧，則借易得七聲之源，變通今四時之配，律與易不相得，斷如其所[■]說，固足見易道之大，無所不包。然於論樂則愈[■]如矣。首論七聲借易引乾以易知坤以簡繫二卦[■]七聲，何以探律呂之源，引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五聲而已，何以謂言音則五，言聲則七，通旋宮之數，則謂極先天之數

通後天之變而旋宮定矣。其說殊不明析。大興徐氏跋乃稱其扶律呂之精，參易理之奧，融會貫通，合而一之，如珠之走盤，無復窒礙，實發往古縕藏之秘，洩乾坤消息之機。[■]讚寧

[■]當斷

[illegible]嶰宮秘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是編以琴學失傳已久，有慨於五調無全譜，而轉絃之法幾罕人知，因成此書。以嶰夫宮之必由角變，自稱獨得，而遂以宮秘名其書也。意謂宮為黃鍾，黃鍾變宮為黃鍾之用，蕤賓一律乃黃鍾之變徵，蕤賓之角即黃鍾之變宮，六音生於變宮，諸器別於變徵，以絃徵無二變，故冀現聲之角，即以變所生之宮，而於是各絃序轉各調，遂成為天籟也。今分五調，全樂定程五調、八準、泛和法五調、閒山徵定律五調、按和法五調、宮譜、舉陽指訣備略。此其於琴學抑可謂能究心者矣。

音調定程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清繆闐撰。漢書律曆志以律曆皆起於數，故合言之。然律自律，曆自曆，雖於律內配以十二辰、十二月，不過言其陰陽之往復變化之情而已。是書乃以花甲音調與河洛卦爻衍為定程之六十格，又取葉懷庭納書楹譜，或一二曲或六七曲為式，自謂列聲律之陰陽，分別時日之宜忌，以資利用，噫其異矣。其凡例有云：俞樂寬諏吉便覽據理以定吉凶，使選日者尚知避就，是則選氣以定音調，俾用事者益致中和，理氣相輔，利益必倍。故特仿俞法作為定程，庶幾依日循聲，足為諏吉之一助。然則此編非言樂也。又云：字譜名聲，不知所本。然四上競氣，已見楚詞，故音調聲容純用字譜，注定程式，期在易行，不敢辭鄙陋之誚。其曰鄙陋，是亦尚有自知之明也夫。

律呂原音四卷 自刊本 存目

清康親王永恩撰。永恩為清太祖第二子禮烈親王代善之六世孫，初襲康親王，乾隆四十三年復號禮親王。是書成於乾隆三十八年，於律呂正義、律呂正義後編皆無一字語及，而首列河圖洛書，蓋沿於元余載韶舞九成樂補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所主邪直其凡卦氣宗律者，其後江永律呂闡微亦多說河圖洛書，先天納音六合之類，甚至穿鑿，而言亦以為出於圖書。凌廷堪燕樂考原謂前人樂書未洞悉其源，不得不旁及陰陽易象，則此編固無怪其然也。其云不宗黃鍾九寸，謂律由聲制，非由度出，制律之初未有度也，度尚未有，則何以知黃鍾九寸哉，此論似是而非。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從度法求之耳。是說甚明。淮南子說黃鍾九寸，古人以聲不可文載口傳，故以律示人，使其依律而自得之，以黃鍾為九寸，不過如是。篇中又有自相矛盾者，

既云變宮變徵等六律可廢，而變宮變徵二音不可廢；又云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不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於是謂徵變而為中，宮變而為和，且斥何妥、陳暘專用五聲而黜二變，旋宮既廢，黃鍾孤立，遂使朝廷之上不復聞治世之音，何其刺謬之甚耶。其第三卷自嚴羽滄浪詩話而下，多論詩詞及院本；第四卷則有太常樂譜、歌曲秘傳、姜夔越九歌，而王良樞詩牌亦與焉。蓋其門下清客雜湊成書，題曰律呂原音，乖其實矣。

經部樂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九頁

癸酉八月江瀚

尚書馬氏傳四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國翰字竹吾，山東歷城人。有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集四編，周秦至隋末佚書八百餘種。宋王應麟嘗輯古文尚書馬鄭注，清孫星衍復增補之。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唐書藝文志馬融傳十卷，書久佚。國翰從釋文、正義、史記集解、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採輯，分為三卷。正義謂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為一卷，隋志較唐志多一卷者，即書序也，又別輯合為四卷。後漢書儒林傳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是融固治古文學，而所注則止今文二十九篇。又序謂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以火復於上，至于王屋，流為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疑語神怪。雖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極辨其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從其說，仍列泰誓一篇，而論者或以違於馬義譏之，蓋所見之各有不同也。季長人品雖遜康成，然康成之學實淵源季長，參考鄭義，多與馬合，惡取軒鄭而輕馬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馬氏傳

[illegible]書彙解四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秦繼宗撰繼宗字敬伯湖北黃岡人萬曆
三十八年進士是書凡所彙解咸有標識界以
方圍或小字或時字或秦字小者大全小注也
時者諸家時說也秦者則自下語也其凡例有
曰蔡傳之遵令甲也讀者安敢別立赤幟惟是
傳以注經而經反因傳而晦則不得不一效忠焉
是[illegible]詳稽慎擇不欲人云亦云也惟當時風氣
考古尚疏故[illegible]經仍[illegible]空言義理如
[illegible]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括其中蓋德乃功之本
功乃德之推又云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
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機
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內含謂之文
心之謀慮淵然睿思獨運謂之思不用馬鄭古注
而別為之解其實終不出舊說範圍第各加一
心字耳然其謂自乃命羲和至咸熙皆敬授人時
事授時不可緩此憂民之至情也先儒以說天道
非聖人定書意斯則深得經旨嘗[illegible]別觀之

揣不多見若其解禹貢三江既入以為三江上源止
一松江至下流分為三則為婁江東江既有婁江
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
止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若依所說止二江入
海何以經文乃言三江既入乎又言大江為中江
松江為南江之說謂北江為不可考然經文有
北江無南江南江尚無北江則南江何以名乎且篇
中時有類講章者如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
祖無時豫怠謂此題振起烈祖一直講下首二
句正說末句反收首二句當一連末句另說是蓋
明人習氣無足深怪要其發明義理[illegible]宋元
人[illegible]之說經固亦無甚愧焉

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 廣州刻本 著錄

清簡朝亮撰。朝亮字竹居，廣東順德人。朝亮嘗受業南海朱次琦之門，與康有為同學，而顯晦殊，駁判焉。次琦本講程朱之學，是書以東晉古文及孔傳為偽，蓋亦從朱子之說也。其自序謂辨偽如惠氏，猶謂偽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偽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因舉偽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益贊于禹有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為辭，而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為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為有苗，苗不若也。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偽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其斥偽古文之誣甚具，茲不悉錄。緣稱述草歷十有五年，凡要義於注發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兼而注相參，融會貫通，明白詳盡。統而觀之，尚不失為

間有鄭注[illegible]允者，大體無傷。至於舊注從違，頗具斟酌，如堯典納于大麓不取大錄說者，以攝政之命在下文也，所見良是。論禹貢三江，謂水道有古今之變，禹近古也，惟近古者能言之，釋經者迨今而求禹迹，以近古之言而辨近古之言可也，如於近古之言而疑之，闕疑可也，疑之而乃自為其言，則言人人殊矣，皆無以為足徵者也，其奚裨於經術乎。雖志之，廣志三江，然闕疑云云，誠名論不刊。又謂金縢居東即東征，大誥攝政非攝位，則同一駁鄭，得失懸殊矣。此編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書序辨一卷，偽古文一卷，附讀書堂答問凡一百十一條，同為一卷云。

詩經音韻圖五卷 自刻本　著錄

清甄士林撰。士林字毅菴，河南汝人。嘉慶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平原縣知縣。是編蓋依據御纂詩義折中，而參以四聲切韻等韻諸書，以考三百篇之古音，揭其讀書之法為三例：曰通韻、互韻、叶韻。其所論通韻、叶韻，殆與段玉裁本音、合音之說相近，而分别曰紐、旁紐，以協隔韻，先互本韻，同母為互韻，以窮聲音通轉之源，推此為前人所[illegible]。馬瑞辰序遂稱其能抉先儒之秘奧，開後學之詩學，未免溢美。篇中首列四聲指掌圖，參定四聲韻圖、等韻圖，而詩經古韻、音韻譜、讀法、讀韻十三法次之，繼以總論、緒論、三頌論略。其譜則旁注釋一字之音，上格注釋全章之韻，又於經文之橫豎撇點以象四聲，既斷句讀，更於韻字加圈[illegible]，便初學[illegible]乎。大雅末附章句，錮鮮[illegible]。間有閑明然，如謂[illegible]落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二句中各有一折，盤旋頓挫，意味尤長，良難其箋。伊糾如畫，荼蓼二句轉捩[illegible]珠[illegible]，語氣斯異，其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音韻圖

詩音十五卷 鈔本 著錄

清高澍然撰。澍然字雨農，福建光澤人。嘉慶舉人，官內閣中書。是編分部平上去十，入聲四，蓋依廣韻部目，故以廣韻先後為序。其入聲四部之第，如上去[illegible]。謂今韻原於廣韻，廣韻原於廣韻，自廣韻已而廣韻為近古，如江講絳部雖轉今音而次鍾腫用下，俟厚候部亦轉今音而別自為部，即入部依南音編次，而分收平上去者，尚與北音相發明。又字有兩收三收四收者，為古今音並存之法，是古音之偶存猶恃有廣韻也。又其收字有新入增入，其建部既用廣韻部目，故遵古音收入者統名為新入，至增入惟入聲有之，以部異而音未改也，故別為增入。其收字之序，則以詩得字先後為序焉。原編中謂東陽庚蒸四部並收鼻音，易混，而東與陽尤近，故吳氏棫韻補從東冬部叶入陽者五十五字，然以今音按之，仍有已爰未變之別。其未爰者今古同讀，自漢以來因東陽音近通用，未嘗改音。廣韻部分為整，壹正其誤，遂

與詩音合，上去如之。故是部無新入字，如江講絳部依今音直通陽養漾，然以偏旁得聲求之，知為後人轉音，古無此讀也。此其見解俱為允當。又如部分第二謂否，說文否不也，訓義極精，括後人分泰否臧否入旨讀為鄙，以可否之否入有韻讀為缶。然詩害瀚害否人涉印否或醉或否俱訓可否之否，與支紙等部韻。易脛象傳小人否也韻以正志也，管子弟子職為其條則否韻其次則已，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文或朔或否韻異已止紀字，是漢以前無有讀為缶者，當刪去有部，併入旨部。韻補於補美切既認本音為叶，又叶匪父切，引陳琳大荒賦韻虎字，尤誤之誤。部分第四謂天字古只讀他前切，無鐵因反一音。按釋名云：豫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而顯坦與他前切相近，與鐵因反相隔甚遠，音可證也。韻補不知真先同用是江左以前天與人韻，遂改從鐵因反，而詩鶴鳴韻淵，采芑韻千，崧高韻宣，易音不用先仙韻，乎至古音改改音汀，且混入耕清青部，尤誤之誤矣[illegible]

[illegible]有足正段玉裁六書音韵表之失者部分第一東字謂韵補叶都郎切引楊泉蠶賦韵桑字不合桑柔四章字怒處圍為韵慇辰瘠為韵自西徂東東非韵或叶當經切音丁以韵慇辰[illegible]瘠尤誤之誤考段表第十三部古合韵有云東本音在第九部桑柔合韵慇辰瘠字蓋不知東之非韵致有斯謬耳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嘉慶丁巳刻本 著錄

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大昕兄子塘弟乾隆副貢官陝西乾州直隸州州判是編題曰十經者一周易二尚書三詩四周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左氏傳八公羊傳九穀梁傳十論語也攷十經中文字之通假故曰通正書也其自序稱康成注經有讀如讀若當作當為或作或為聲相近聲之誤諸說與夫通之言同為異文一經正之言準乃殊義一宗通正之緣因聲因字兩[illegible]例總之何謂聲則語言是何謂字則偏旁是語言則臣為辰鼻為畀是曰聲同裨為道宗為威是曰聲轉偏旁則工為功功之為工正為征征亦為正是曰正通父為甫又為尃方為旁又為謗是曰類通又掤見詩風左傳謂之冰掫見左傳周禮謂之鼜空見周禮檀弓謂之封左傳謂之塴塴䏲見月令曲禮謂之湊公羊謂之瘠偏不同條共貫曲推旁字何以理為類究焉原其故此書務推原說以究斯義蓋

其大旨若此篇中部分一依說文解字如一部丕下云周書丕子之責鄭康成曰丕讀曰負史記正作負子之責是丕與負通也春秋丕鄭史記晉世家作邳鄭是又與邳通也邳是以邑為■氏應用邳上部旁下云亦作雱同古旁字與方通虞書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為方是也又與彭通易匪其彭子夏傳作匪其旁是也案旁字從方聲即祊字祊亦從方故互通若斯之類皆頗詳核其條可推而知讀書宜先識字此編有益學者固不為虛作矣

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粵雅堂本 著錄

清江藩撰藩有隸經文已見前是編初成龔自珍即以漢學名目有十不安諍之見定盦文集補編與江子屏箋龔其詞謂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至為篤論藩書推崇漢■學固當時風氣而首列閻若璩即一大錯無論乾隆中葉以前未有漢學名稱況若璩兼采宋學所著毛朱詩說謂朱未盡非毛未盡是且稱朱集傳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其於漢學殆不僅如篇中譏顧炎武有騎墻之見而已至張爾岐江永則亦皆服膺建安具有明徵者也張之儀禮鄭注句讀江之禮經綱目咸遵用朱氏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稱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著蒿菴閒話且以明季甲申之變由於東國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其於宋學主張若是何嘗以漢學自標舉乎其最可怪者如程晉芳本不以經術名嘗作正學論深以考據為非 見勉行齋文集 故翁方綱程藏園

墓誌銘見復初齋文集極表其爲篤信程朱藩從以其夙
與戴震交遂蹟於此詎爲者所樂受那又
藩久在阮元幕府元撰國史儒林傳稿以顧炎
武居首此則附於卷末與黃宗羲同伍崇曜謂以其不純宗漢
學也可見其體例之嚴然不純宗漢學夫豈僅顧
黃爲然哉如王昶記尤不可解入名儒鋪敘宦階事
蹟了無一語有關經學後附言昶以五七言詩多
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故以太邱道廣誚之蓋
藉報其削著錄之怨而猶云終不忍背師立異
何其殊斷張之洞輶軒語揭此書以爲經學之門
徑雖未足憑要其於清儒經學源流可見梗概
焉

九經集解九卷自刻本 著錄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竹卿號芥庵順天通
人是書又名介庵經說九經者一[illegible]易經二
書經三詩經四周禮五禮記六春秋七論
語八孟子九爾雅也周易經傳分合謂李書
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說之謂
費氏始以爻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
此說殊誤案漢書費直上下經無章句止以
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唐志所載之四卷即

長爲解釋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誤以爲章句耳
若彖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誣費其說
甚是書經商都殷亳考謂商以前無二亳
亦無二殷所謂殷者安陽殷墟所謂亳者商邱
亳邑也自漢以後聚訟不已著爲[illegible]疏證[illegible]既核
且詳禮記朝制謂天子七朝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此周禮也商以前止五世初無所謂七世之廟所
見之確孝經古文多閨門一章謂此章二十二字並
不真古文絕無左驗歷代或存或去皆以意爲從

達亦非有確據必謂所當去之卒啟無稽無度之
禍未免附會但與其過而去之不如過而存之也
尤持論多通達然如易經數[blackout]說謂[blackout]學道之合于易
以顏曾思孟四人之言參之自見然則顏曾思
孟四人者皆進于易者矣論語問為邦章
謂讀此章知聖人之道實集前聖之大成
立萬世之極軌亦惟顏子得聞之也此則[blackout]近
[blackout]推求過深失之迂腐矣

灤源問答五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鄭杲撰杲字東甫山東即墨人光緒六年
進士官刑部奉天司主事是書蓋杲主講
灤源書院時與門弟子問答之語而門人范之
杰輯為此編名從主人故仍題杲撰杲治學
經嘗謂易詩禮春秋相承一貫晚年尤嗜春
秋著有春秋三傳通義若干卷未梓問稿本
已多遺落編中亦以言春秋者[blackout]居多其論美
質於書帝典為最美文於詩變風為最答云
春秋兼之而且過焉帝典紀事事中有言春秋合
用左史之體有事無言質過之矣變風文辭譎
猶諫春秋據事直書不待褒譏為尊親賢者
諱或變以寓義或闕文以示故終不失無言之
體文過之矣以至質而含至文自有言語以來未有
造此者也蓋其推重春秋若此答人問三傳則
曰左氏明其事者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
其義者也是故左氏之義公羊有弗義焉者文
之所正也公羊之義穀梁有弗義焉者義之所正

也是故二傳非無義也而非義之所止也義之所止在穀梁矣蓋又推重穀梁義此果極信書序甚至謂書序無從僞之僞諸禮經之記庶幾近之禮經之記亦是尊尊之為經自今以往學者尊序為經而大傳為傳以與諸經傳記相證明則書其有收之一日矣乎此則主張太過且並信詩序謂詩序不必是子夏作大抵傳從經出有經即有傳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豈有單傳子夏之理特以子夏年稀於諸賢而得壽高也

十子既往子夏巍然獨存為天下師故弟子多出其門矣據此則詩序亦傳自孔子詎不可與書序並尊為經耶恐未免易於言矣又謂禮經十七篇無殘闕孔子傳士禮者也惟士禮之為禮經其非士禮非士禮也而惟十七篇恰是士禮而壁中滋多之篇恰非士禮此以知十七篇之非殘闕棄邵懿辰禮經通論之言儀禮十七篇無殘闕今謂十七篇皆士禮然如大射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少牢饋食禮諸篇亦可概謂之士禮乎

至于論語必也正名乎章馭江熙范寧之說[illegible]甚辯然謂夫子之言在勸輒為夷齊之逃輒逃而衛人請于天子然後不為廢君則衛之君臣正矣天子正蒯聵之逐于父而弗立而以其子輒賢而免之則靈公蒯聵輒三世之父子正矣其義迂[illegible]迴恐[illegible]當日[illegible]事[illegible]况以夷齊為問者子貢非夫子先有夷齊讓國之意總之此章實無正確之解不必強說所謂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者此類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津問答

說文引經攷異十六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柳榮宗撰榮宗字翼南江蘇丹徒人是書以說文自叙雖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綜覈所引率多今文家学故就許所引撰為攷異究今古文之別明其通假々旨師讀之異兼正今本俗書々謬々意至善也篇中如周易以往吝引辵部遴行難也易曰以往遴遴謂虞注以為多歷險故以往吝謂四當求初々不當求四初求四歷險以往必難故許以遴行難之訓與吝義異其說是也孫星衍周易集解遴遴謂易內往吝往見吝以往吝皆當從此非悔吝之字則好古而不通其原之論也榮宗於許引為書異字凡孫星衍段玉裁訂為古文者多訂為今文如平秩東作謂豑者正字秩者假借字今文多正字則豑為今文審矣舉說文豑爵之次弟也則豑亦假借字段云此蓋壁中古文似非無見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illegible]北海相景君[illegible]銘云辯秩

東作是皆今文作秩之證安得謂豑為今文乎[illegible]又糸部⿰糹剡帛騅色也詩曰毳衣如⿰糹剡謂今大車⿰糹剡作菼々⿰糹剡音同許蓋引三家詩案唐本玉篇零卷糸部詩曰毳衣如⿰糹剡韓詩為菼今並為菼字在草部依此似毛詩本作⿰糹剡顧野王時已作菼字矣至引豸部貈似狐善睡獸也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謂許訓貉云北方貉豸種也孔子曰貉之言惡也則貉非獸名也今經典以貉為貈下各反造貈為貉讀莫白反其來已久惟爾雅釋獸貈子貆孟子告子下貉道也皆仍其本字舉論語釋文貉本作貈然詩七月一之日于貉毛傳引狐貉之厚以居釋文貉戶各反獸名則貉之為獸其義自古既一字兩訓經典多有之此攷說文當[illegible]本

[illegible]耳

說文引經證異五卷附說文引經互異說一卷 原稿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此蓋其稿本每葉中心有學福齋說經叢六字待攷是書仍依說文分部凡未引經者即空之其中如艸部菲息菜也詩曰言采其芣菲今作芣薄采其芣菲謂泮水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菲汾沮洳之言采其莫之言采其桑之言采其蕒以類屬辭一則之言薄采一則之言之采本自不誤許書於蕒字下引言采其蕒於菲字下引言采其菲或校書者涉彼注而誤也說甚明晰角部觲用角俯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illegible]謂觲為觲觲角弓之正字今作騂俗別字新附於馬部附騂字是并馬羊牛為一字羊牛有角馬亦有角乎而論語騂角春秋傳騂旄書騂牛詩騂犧皆當作垟說文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蓋本以土之赤剛言而凡言犧牲之赤色者俱借垟字為之周禮草人騂剛用牛亦當作垟注云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為騂挈則垟之壞字也自騂行而垟觲廢

徐氏新附騂字亦不作騂今作騂則似以辛得聲矣此條尤精其餘多引乾嘉諸儒之說亦頗決擇惟於艸部蔪字下載之鳴盛曰說文引書草木蔪苞陸元朗就偽本作包而反以作苞為非唐人不識字也是則[illegible]誤前儒不應采入馬融亦作包云相包裹也豈漢人不識字乎斯特小失[illegible]論之此編固在柳榮宗上[illegible]得以其姓名湮滅而遽輕之歟

漢碑引經考六卷附引緯考一卷 光緒甲辰刻本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今文尚書考證已見前收集漢碑始於趙宋自是而後著錄灑多然嗜骨董者盛發所後收藏者昧考訂朱百度雖有漢碑徵經之作而止傳周易一卷未為完書是編搜羅既富徵引尤詳如據無極山碑證禹貢敦物謂今文不以敦物為山名班志特舉以垂山為惇物為古文說則今文當與古文不同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與

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兩兩相對則惇物與底績對文以今文說為是此以經證經尤確鑿可依其他如以幽州刺史朱龜碑[redacted]

[redacted]命不少延證大誥不少延僞孔傳以延字下屬延洪二字連文之謬以羊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公劉之仁證三家詩以行葦為公劉之仁非用篤公劉以衛尉卿衡方碑安貧樂道證論語未若貧而樂下本有道字以北海相景君銘勉己治身證

論語克己後禮為仁[redacted]皇本作剋與此碑同[redacted]

[redacted]馬云約身范云責己劉云勝己嗜慾說皆可通此並其有關於經義者也至於字之小異或[redacted]雖俗體當別論焉

經學文鈔十五卷 江蘇存古學堂排印本

清梁鼎芬、曹元弼同輯。鼎芬字星海，號節盦，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官湖北按察使。元弼字叔彥，江蘇吳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授編修。是書實出元弼手。其凡例有云：凡大節有虧，嘗為聖門所不齒者，學雖博、文雖美不錄；持論非不正，然與孔子不以人廢言之義違，美不錄矣。元弼自序稱主講兩湖書院經學，常與鼎芬慨論不勝斯文墜地之懼，以為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學始。其言誠偉，而效果何如耶？又稱義疏雖辭訓古質，或傷煩瑣，而清深透達，實開昌黎起衰之先，尤屬創[illegible]見。篇中經師訓論載陳澧與人書獨多。澧言誠平正篤實，可為士模，然亦頗為儒者恆言，以鼎芬嘗受業澧門，故標榜其師以自取重；實則鼎芬僅善於詩，去澧之旨甚遠也。經學大義共二十四篇，[illegible]采張之洞勸學篇者五，及奏設存古學堂摺一，其餘則元弼之兄福元文二首，元弼文五首，且多曲媚張氏之詞。統計全書載元弼文，周易十四，尚書四，毛詩十，周禮六，禮經十一，禮記一，孝經五，直元弼一家之私集耳。至其淺深得失，則有識者自能辨之。

詩切■卷 原刻本 存目

清牟庭撰。庭初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山東棲霞人。乾隆六十年優貢，官觀城縣教諭。是書大旨以魯申培受業荀卿門，浮邱伯齊轅固燕韓嬰非別有師授，各就魯詩自推其意，最後趙人毛萇託名子夏，最亘信衛弘爲毛詩作序，鄭康成拾其燕石，强名爲寶，當劾鄭箋黜衛序，尋博徵浮邱申培之緒，因■臆■自專，改作詩序。其中如■關雎刺周南夫人妾

起，芣苢渭夫有惡疾，行露折鄧人獄詞■式微傅母傷黎莊夫人不得言，小弁孝子尹伯奇見放，此類皆有所本。至謂兔罝刺周南君私養士也，蕭卑去歸詞也，鵲巢刺召南君以妾爲妻也，騶虞刺踰禽而獵也，麟趾刺世族自矜大也，是殆以關雎例之，遂皆例爲刺耳。其謂卷耳思歸吟也，谷風拓婦詞也，簡兮刺大夫猶猴舞也，泉水衛女爲須句夫人思歸也，新臺賢婦人既嫁不答而自悔也，定

成公夫人遷帝邱而思楚邱也，擊鼓迎喪也，有麻遠氏祭忠臣劉子也，女曰雞鳴悼亡也，風雨問疾也，揚水刺人用婦言落兄弟也，出東門亞臣喜得夏姬也，匪風刺叔妘喜國之，十畝刺人悅桑女也，渭陽刺康公納公子雍而無備也，萇楚老人刺其子長而孝衰也，東山周公悼亡也，菁莪伯奇之弟伯封作也，車攻刺王欲龍鄭而不能也，吉日刺王欲襲秦而不能也，黃鳥鄭莊公怨之貳於虢也，采薇出車杕杜■思也，十月交賢

相皇父避位序向也，巧言鄭公子忽刺虢公也，鼓鐘徐偃王竊尊號也，巷伯刺熹讒也，寺人有讒人曰巷伯也，篤公劉刺王欲北巡不容之地也，有瞽止康王議遷都也，隰桑寵妃刺王私悅宮婢也，綿蠻窮士謁貴而鉏資也，桑柔芮良夫刺共和也，雲漢刺共和禱雨無應也，■之類，或影響依附，或數字支緒援是當浮邱伯之說乎，其尤可哂者，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有蓷詠醜婦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宜與其友作詩戒之以衛

多女閭也蕪裘刺婦人好游也蕩生刺寡婦不謹也蜉蝣刺裸裎而游也魚罶刺衆客無廉恥而嗜飲食也東池觀美女戲舟也東門楊詠夜游張燈也澤陂嘲人怕婦也[redacted]鄙俚不經想偽作魯詩世學之豐坊亦將見而駭走矣乃俛焉孳孳三十餘年手稿六易非莊周所謂大惑不解者歟

學經[redacted]音辨二卷 小石渠閣刻本 存目

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福建侯官人是編蓋以南北字音不同當以北音為正閩則土音居多讀書與正音相去實遠因就十三經逐求推求其有字異音同者則以經書之字為首其同音疊列之俾閱者易曉其用意亦善顧所列經書同音之字乃有大謬不然者如深伸紳深身一條注云音申案深式針切深丑林切今皆在十二侵韻與申失人切今在十一真韻者迥異求之古韻大雅瞻卬深與今韻魯頌泮水琛與林[redacted]韻亦不合也弘洪紅鴻泓宏一條注云音紅案弘胡肱切今在十蒸韻宏戶萌切今在八庚韻與紅戶公切今在一東韻者迥異求之古韻[redacted]書大傳西州弘山注弘山名山也是弘音與恆近考工記梓人為筍虡其聲大而宏鄭司農注宏讀為紘綖之紘謂聲音也上林賦逍遙乎襄羊降集乎北紘西都賦挾皇綱闡地紘皆紘與陽韻亦不合也其他類此尚多恐滋貽

誤聊糾正之

孝經綱紀考十六卷 紅印排印本 存目

清李滋然撰。滋然字命三，四川長壽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廣東電白縣知縣。是編作於宣統庚戌，首載清德宗整飭學務明倫讀經諭旨，次即錄張之洞擬立存古學堂奏疏，蓋名為孝經家則逢時也。篇中只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無朋友，是五倫少其一矣。殆緣其深惡社會名詞，故併此去之，不知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苟世無朋友一倫，則相傾相詐相凌奪，人類之存者幾希。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恤即朋友之義也。禮樂記祭統所謂長幼之序，蓋包朋友在內。是故中庸以朋友之交為天下之達道。孟子亦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書之旨則特重君臣，不等於湯武革命，文王稱王，周公攝位，曲為之辯，乃於拜跪小節亦不憚煩言之。若夫三綱之說

名之為綱實有責難之意今則舍為人君盡君道者概弗之及而一味尊君卑臣似凡為人君固可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豈孝經之大義果如是乎

經部 孝經總義 詩書 類共十五種計三十二頁

癸酉九月江瀚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謂其難孫申鄭然隋書音樂志云皇后房內之樂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陳統曰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鐘此乎知統說雖難孫氏達於鄭義矣是編惟此條不誤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載正義曰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葅設之于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用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又曰孫毓以王為長謬矣案此本所標陳統姓名當是孔穎達語而國翰以其遂可駁王肅又末以孫毓為謬是隱用統義遂仍為陳書以下皆倣此強輯成卷其失甚矣

尚書章句內篇五卷外篇二卷 新刻本 著錄

清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啟運之學以考禮為最精。是編以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為內篇，古文溢出今文者為外篇。內篇成於清康熙戊戌，外篇成於乾隆癸亥，相去二十餘年。蓋內篇為壯年所著，而外篇至晚歲始成，其致力之勤過於他書。原稿久佚，光緒間其族孫鳳苞始得此本，內篇尚缺皋陶謨、禹貢、甘誓三篇，雖朱墨爛然，頗多訛脫。篇末批評有未校語，蓋亦為後人傳鈔者。江陰繆荃孫嘗任校讎，未竟而卒。其眉批旁批語多鄙陋，純是時文家習氣，疑不出啟運手，付梓時惜未芟去。其書首取書舊序及唐孔穎達正義序、宋蔡沈書序而辨其得失，後為音律說以明古樂之本原。此篇中訓釋紬繹經義，疏瀹治術，亦往往折衷眾說，卓然可存。如堯典謂四罪當在攝位之初，南軒綱目堯七十一載殛鯀放驩兜，七十四載流共工，七十六載竄三苗，與古莊子釋文迥

殊，流共工亦不應在殛鯀後。要共工治河與鯀同罪，則殛流當在一時。金縢謂左傳王子息手殺管叔而蔡蔡叔，言王則非公也。方是時周公在東，豈當有是舉。而曰不殺之我，言于後乃作詩，則叔死時公未知也。其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追念先人恤乎有深痛焉。公一生最痛事莫若管叔之死，故鹿鳴以下燕饗諸詩皆懽忻鼓舞，獨棠棣燕兄弟則曰死喪曰急難曰閱墻，哀從中來，其於一慟。而後世猶援以為誅鋤兄弟，嗚呼，說經可妄哉。此解居東雖未必合當日情事，而用意深至，可厚人倫。惟洪範謂多移置者以金履祥本為上，今從之。然於六極下以惟辟作福一節終之，則殊未安，不如仍舊也。外篇泰誓謂其補綴較前人為備，然其錯謬尤多。蘇氏謂武王非聖人，以[illegible]侯此之篇真出武王口耳，是論[illegible]甚當，而上各篇之末又曰浩氣成文，讀之令人神往，雖簡古不逮湯牧各誓，後世露布所不能摹擬也。乃與前言大相矛盾，殆批評者為之歟。

尚書讀法五卷 崇古堂本 著錄

清安吉撰輯安吉字景占江蘇無錫人其書卷首題安高發天柱原編安吉其孫也安吉敘述其祖治尚書大意云篇宗伏生文從許氏自為章句不泥傳以書敘及增多之篇與伏生經不合不可合讀典謨皆非有二盤庚非三顧命不分康王之誥凡祖敘目而分篇者皆當合讀不可分篇孔傳敘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于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蓋欲祖敘目而分之故云伏生合之也孔傳敘出于晉書敘出于漢書篇定于孔子不可據漢晉之儒敘以繫孔子之書不可信晉人之分經而疑伏生之合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之舜典即堯典有孟子可徵非伏生合之明矣堯典如是其它可知書敘之偽孔敘之偽皆可知矣此其所是■卓篇中■安吉謂伏生墓詩其次曰引曰古聖作經曰孔子述經曰伏生傳經曰十二州辨曰九州論曰五服論曰書敘百篇辨十二州辨云今周官不列文王赴伐之梁州又不列周公經營之徐州而反列周室未開闢之

并州則職方乃周制且不合夏殷虞唐之必據乃周官以定十二州則封十二山者有梁徐營三州之山鎮安在其知乃正周官皆不足據十二州之地並其名不可攷已九州論云周官劉歆等附會之并之作周封諸侯春秋今州春漢為郡縣漢十三部刺史北有并州故職方有并州而蜀地乃王莽時為公孫述所據故無梁州乃正職國秦時之書見春秋以來巴蜀不通中國後入于秦故亦無梁州然則九州以禹貢為據二書皆不可信也是雖揖數之周官爾雅不足為訓然皆持之有故五服論以三代皆五服尚書國語可徵九服七服六服皆非也其說亦是■于詮釋經文■尚攝疏畧著堯典自曰若稽古■庶績咸熙注云此章以醫錄膝自帝曰疇咨若時■說天祿永終注云此章文勢似抑揚膝以伏案過渡膝語如此類則更非說經之體矣

禹貢地名集說二卷 鈔本 著錄

清洪符孫撰符孫字幼懷江蘇陽湖人父亮吉是書專釋禹貢地名頗正前人之誤然亦有未安者如駁胡渭錐指以其謂春秋韓國在冀州境蓋因後人誤會韓奕之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二語疑其近燕以今順天府固安縣東南有韓城遂以為韓國封此其誤乃起于王肅不知此詩之首章明明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有梁山縣南八里有古韓國故城

與詩言適合則韓在雍州非冀州也胡氏偶不之察遂承其誤是說雖辨錐指實則抑王申鄭今考毛詩鄭箋梁山左馮翊夏陽西北然以今韓城縣去燕二千餘里豈有役二千里外者之築城之理故於燕師所完句破燕為安以遷就其說而師作何解實不可通詩云其追其貊說文以貊為北方豸種此而奄受北國連文其為北陸荒裔無疑當宣王之時封韓以禦北狄蓋與封申以備荊蠻同旨按之經文則韓城之不在王畿矣■然即以經

為據也至韓城山在今海州不在登州荊山在今朔邑也不在富平則其論俱確惟說因桓是來謂水經注引鄭玄曰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阪曲為桓也解因桓者當以鄭說為諦酈道元以為別致胡渭則又以為牂錯不可通又明知桓水不能逾潛綠以水經注白水當禹貢之桓水實戴震之文離其說無徵此條申鄭尤不可從和夷底績釋文引鄭云和讀曰桓蓋

鄭既破和為桓故此桓字不以為桓水無論白水是否古■水然經曰因桓則桓必水名非隴阪名可斷言矣又篇中夾注曰湘南按者固始蔣湘南也黑水三危已見雍州下注云湘南按■三危凡三見此黑水所經之三危應在今陝西岷州塞外西■番界中其山實在河南與三苗所宅之三危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在河北者別是一山■■已見雍州湘南與符孫為友以經■相切

剗其言不阿洵[illegible]古誼云

詩經提綱一卷周禮一卷 尊行堂刻本 著錄

清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達四庫總

目已著錄[illegible]詩經提綱自序有曰善學詩者不必拘章

名義取其有以考見得失斯已耳然必本之二南

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

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而猶不曉曲暢厥旨者以提

綱未講而訓詁之特衍也余因雅意集纂修勉而

成集雖於掛漏之見莫或大明而翻閱之意不無小

補云其大旨如此蓋為塾課而設故淺顯明白純

作論體用禮提綱意亦猶是但分天官之屬六

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九經闕司祿實七十有

八春官之屬七十經闕卜人提綱補入夏官之屬

七十原闕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疆司甲實存

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原闕掌察掌貨賄

都則都士家士實存六十有一冬官之屬三十工

經闕六工實存二十有四工近今學校束經不觀此

雖單簡[illegible]終勝於不知者爾

毛詩訂本七卷 鈔本　著錄

清吳懋清撰。懋清字迴溪，廣東吳川人。是■編成於道光癸卯，蓋年已七十。卷首自序，述其治詩大旨，經文則並列諸家，據爾雅以訂其誤。古通者聽之。異義者存之。其序篇有一字可存則據古訓衍成之，無考，就詩義約舉之。周頌三十一序與蔡邕獨斷所載魯詩序大體多合，則就其說引伸而加詳。其傳僅依爾雅與經合義合者取之，爾雅無訓，而諸家有者，亦間取補之。毛公於列國之疆域、都會之遷徙，多不能詳其本末，及文武周公之政跡，厲宣幽平之變亂，亦不能據詩之編次，求其事實，則采竹書紀年、逸周書暨國語、左傳、詩外稽詳其作詩之人，據先秦以前之古說以證明之。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專本冠禮、昏禮釋之，一切淫奔之說概屏不錄。其田賦、軍制之沿革，官爵稱謂之不同，則依經傳詳考之。其音韻以近儒顧氏炎武為主，參合江氏、戴氏、段氏之說，以考誤變聲通之。就其所言，其致力可謂勤矣。■書中如關雎■云：文王之后妃姒氏，河南莘國人。其親迎之元妃姜氏，洽陽人，止生伯邑考。姜氏卒，無主婦為亞獻，乃更娶姒氏。其初歸也，即求宗女知禮者助薦籩豆。言中見其賢，歌以美之。其以太姒為文王繼妃，蓋用鄒忠膚說。曰言中見其賢歌以美之■用朱氏集傳說，惟言求宗女知禮者則異。鄭箋謂三夫人亦不合。又云君子好逑，宮稱姒氏為女君子，謂女而有君子之行。緇衣引作好仇，述仇同訓匹，訓逑為好女，為后妃之匹，猶武夫為公侯之保，不得以夫婦解之，以君子為后妃，真異想天開。采蘋篇云：太姒初歸，未得宗女為婦贊，貴者當時最有名者曰季蘭，嫁終南大夫，入仕西周，歌以美之。案季蘭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然謂嫁終南大夫入仕西周，不知何據。將仲子篇云：鄭桓見西周將滅，已食采小不能為力，乃寄孥與賄於檜。鄶十邑常有寄檜女叔妘。乾沒其賄，為桓所伐。鄢邑之大夫妻仲任亦欲誘其孥，沒其賄，為女所拒，而作是歌。武公興兵滅鄢，仲子當是仲任。武公之妹，送之令去，禁

無得逼我所居故曰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杞父母諸
柢父母諸兄謂武為兄是說雖以國語周語昔鄢之
亡也由仲任檜由叔妘二語而附會成之較為近
理有女同車篇云以結婚大國親迎其長女比結
好大國郊迎其名卿因託為此歌後鄭亦賦此
以美韓宣並其解甚新可備一說類此頗多雖未
盡允當要其不為舊說所囿固有足取焉

詩考箋釋十二卷 鈔本 著錄

清葉裕仁撰裕仁字後三又字涵溪別號歸庵
江蘇鎮洋人咸豐元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
辭不赴試旋貢成均就職直隸州州判其書蓋
以宋王應麟詩考尚不無疏漏因更著輯四家
之異文異讀及諸儒之發明有可扶翼經傳
者為之箋釋如詩考韓詩燕燕燕燕曰衛定姜歸其
娣送之而作李適仲云案劉向列女傳母儀篇
謂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歸定姜
送婦作詩李說無據或誤仞婦字為娣致生
此謬今竟芟去之矣關雎載晁說之論齊魯
韓詩以關雎葛覃卷耳芣苢采蘩采蘋騶
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為康王詩此亦妄
言列女傳仁智篇謂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
見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是惟關雎有此說其他無
之不知晁氏何據似宜芟去閻書前方處引惠
棟九經古義以鄭從魯詩為厲王時事是也亦
未妥阮元揅經室集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幽王

六年十月辛卯日食與經推步所確已成定案

則閻妻即豔妻閻剡皆豔之假借耳毛詩正義中候日剡者配姬以放賢詩異字異義周室衰而關雎作補逸關雎畢公作注云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今僅於詩異字異義下引九經古義謂超誚青衣賦邕青衣賦無畢公作關雎諷康張超誚青衣賦云畢公稱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又云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此非謂畢公作關雎而何惠說不察華亦失之卷首新陽儒道根序稱此編聚教明之菁英輯諸儒之眇論蓋前人未有之作殊屬溢美至云匯萃諸華後來居上則庶幾近之矣

詩文字考八卷 鈔本 著錄

清葉裕仁撰裕仁有詩考箋釋已見前此及詩考箋釋歸庵文鈔皆其家錄送清史館者據行狀稱尚有表禮易從三卷禮記集說糾謬讀書筆記各一卷未見傳本是書卷首有咸豐八年長洲陳奐叙奐時年七十有三故叙云涵溪僕思整正三家以發揮毛公著者同若者異余將負笈而從當勿以老耄而舍也蓋奐治詩以毛為主故其言若此篇中於師說之異古今之遷通俗正假頻能條貫固亦不免疏失如[illegible]裯云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今人名帳為幬案爾雅釋訓[illegible]幬謂之帳邢疏引詩證之並云裯與幬音義同言三家詩者遂以斷為魯詩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則韓詩作幬也睍睆云段氏玉裁曰韓詩作簡簡黃鳥疑毛作睍睍說文無睆兼據玩音義睆毛詩美貌也說文從目完聲是說文有睆字艸部謨从睆聲亦其證顧廣圻隸經雜著甲編云目有睍目不明反其義則為目明猶以亂為治以故為今之例其

說是也自詒云作詒是作貽俗字序本玉篇一字卷言部毛詩曰自詒繄阻箋云繄猶是也今或為繄字在糸部此書晚出故不及引我躬云躬禮記表記作今案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詩所謂我躬不說閱作說何以遑之藝文類聚引繁欽愍女賦傷我躬之無悅亦即用此詩閱說悅古字通漆云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乃水名案慧琳音義引詩正作桼士貽云其訓樂者當作媅案慧琳音義引詩正作媅又引韓詩云媅樂之甚者也罹罹云罹罹離古並通案罹乃俗新附字古言羅謂之離史記五帝紀索隱離即羅也希麟音義罹作羅又音義云說文系部作儷云罹離也也案秦本玉篇系部詩曰王既有儷韓詩為幟言在系部以沮洳云錢大昕曰澤即沮洳之洳案秦本玉篇引毛詩洳作澤于粗云當作柤案太平御覽引詩作柤于貉云狐貉之貉當作貈案玉燭寶典引詩作貉又貉之或體凡此之類或未見其書或偶失檢[墨]未足為病也

經義質疑不分卷 光緒壬辰自刻本 著錄

清陳大文撰大文字海帆廣東石城人其書多創解且不信書序書序說[墨]云書何序書自有序[墨]凡書之無序者皆其不待序者也有待於序者自有序何待後人為之序然以書序為偽託頗不疑於東晉古文尚書日稱武成是用家開國第一天造地設文字殆因乾嘉諸儒力攻古文之偽有以激之使然歟惟其不信書序因之不信詩序將仲子篇云鄭風鄭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人作此以刺之序祭仲正以刺莊公也其曰里曰墻曰園成周溫之謂也曰杞曰桑曰檀禾麥之謂也父母先王諸兄同姓諸侯也人之多言異姓及臣庶也此雖易序尚近事理羔裘篇云此國人追思頌考叔之詩首章言其孤節次章追言其諫君之直三章追言其居官之美是也不免強為附會秦風晨風篇云穆公違蹇叔之諫以襲鄭其後蹇叔

去秦故國人於其去而思念之斯則人主出臆撰矣隱公不書即位論云隱公有篡國之心而不負篡國之名何也隱之奸也攝則攝矣而君則君矣然爲之矣有爲君之實而無篡弑之名其後新莽得以攝皇帝位而移漢祚皆左氏一攝字開其端也隱以一攝字上欺天王下欺臣庶內欺死父幼主外欺外國同盟後世且有惜其慘死於羽父之譖者則不特左氏公羊氏爲其所欺也然則隱公者柘之王莽曹操而千古奸雄之尤者乎其責魯隱似太刻深而筆鋒犀利良足動人也

經義正衡二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雷廷珍撰廷珍字 貴州綏陽人廷珍雷氏遺書光緒壬寅刻于貴陽據所著時學正衡自注同治乙丑年十一歲則其殁年止四十餘耳是編爲雷氏遺書之二開章首曰小學其治經亦承乾嘉學派然書中頗以近世經學家動以說文詁經爲譏又謂不足詁訓本雜輯經傳緣文之異訓以成書諸家不達其恉而強疏之非拘則濫以此說經均之無益于學術且有害于心術也此其爲說固與考據諸儒大相徑庭矣至其援漢藝文志謂六書皆造字之本則與廖平六書舊義同又其論今學古學斥鄭玄雜揉今古亦與廖今古學攷合然雖輕蔑古學初不篤信今學此則稍異耳小學之次曰士學賢學聖學其論孟荀源流謂七十子後以二子爲最純五經之傳以二子爲最古推挹甚至荀子勸學篇曰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各篇可證並云士學賢學聖學蓋亦本之荀

子也然遂謂古經術號為超軼古今竭數百年之日力耗千百人之心思校訂綴輯功若心勞碎義微文自多可採然第就其各纂述之業而論專門墨守者已拘而鮮通博採兼收者又通而泛濫矣若學術則吾不知也云云竟將前人百年抹殺得毋小過之其指歸仍不過曰學者始而以孝經論語為教育繼而於中庸大學求學術而復繹之以論語參之以孟荀聖教之旨明聖學之本立矣其實乃先生嘗謂[illegible]此下則言詩言禮言春秋而以易終焉大意[illegible]以孝[illegible]孔[illegible]道一中而已孔教一禮而已中和誠天地之至道禮樂誠聖人之至教其言膚廓大而無當但其可開拓學者心胸者在在有之惜年不永未逞深造耳

毛詩序傳定本三十卷 晚晴樓王氏家塾本 存目

清王劼撰劼有毛詩讀已見前此編[illegible]蓋就所著毛詩讀刪訂易其名為毛詩序傳定本改正音注期於毛義無或混淆以便鄉塾其凡例謂傳廁於經時箋即參雜其間本易混淆又傳寫不免譌脫正義雖載[illegible]釋文往往與各本不合阮芸臺校勘記亦不能盡得其是特據序傳義例詳加審訂傳脫入箋者復之箋攙入傳者退之云云今如葛覃序備寧安也下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九字以為是箋語攙入應仍歸箋則依陳奐詩毛氏傳疏猶可說也而關雎序備曰洲下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illegible]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illegible]凡六十五字乃毛傳之最純粹者亦以為係箋語攙入應仍歸箋詎以毛公只通訓詁邪輒[illegible]謝[illegible]定本[illegible]與

讀尚書記不分卷　稿本　存目

清范泰衡撰。泰衡里貫未詳。其書卷末自記云：前同治七年春出都，行至六月，抵氣阻道，遂僑居景州數月，寫記讀尚書今文，及至鳳陽讀易，六年歸里後記孝經、孟子，補易記。光緒十三年始記古文尚書，老境尤克有所發明也。所最抱憾者，不獲讀春秋。編觀聖人所取義，兩察其立言用，亦一有志窮經者矣。所謂記古文尚書，即此編是也。其大禹謨曰：帝堯文思光被四表，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禹祇承用中，帝舜不異，上承執中。帝堯以允明協和、精一執中之道，即明新至善之道，大禹見而知之矣。又曰：舍己從人，古今賢臣哲士猶難，而況帝王乎。惟聖者能之，惟堯舜開其先，禹所記大率類此，論非不正，於經義實無所發明也。

經部　尚書類　經總義　詩　類提要共十一種計二十一頁

補癸酉十二月江瀚

[illegible]

尚書王氏注二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魏志王肅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王肅注。■注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舊唐書經籍志：尚書十卷，王肅注；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十卷，又尚書釋駁五卷，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今并佚。國翰輯為二卷，所注亦今文二十九篇，與馬鄭本同。肅以不好鄭氏，注代諸儒，業尚鄭學，故詆之不遺餘力，謂尚書孔傳為肅偽撰，雖眾口同聲，然猶未敢輒定，而丁晏尚書餘論始斷然言之。其實王氏之注尚書，蓋與馬鄭大同。偽孔傳雖多從王，而亦有舍王用鄭者。晏乃於王注與孔傳異義者，必有如奮庸熙帝之載，孔傳載，事也；王注載，成也。五服三就，孔傳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王注三就，原野也，朝市也，甸師氏也（書正義引馬鄭王）。俊乂在官，孔傳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王注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書正義引）

馬鄭王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王注埴讀
曰熾釋文徐引鄭王榮▇波既豬孔傳榮澤波水王
注榮播澤名案正義馬鄭王皆作榮播凡斯之類則皆諱而
不言偏執同者以擄為王氏偽作之證詎非▇[illegible]
▇獄乎清四庫全書總目經
部總敘有曰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
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
天下之公理而已紀昀雖未能自踐所言而其承學之士
說正▇固▇所當奉為繩矱也

今文尚書▇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班自
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
九卷伏生傳授者竊攷漢魏人無謂伏書為今
文者晉宋之閒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尚
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
揚歷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偽
古文而言之此編所輯多取史記々文漢書儒林傳
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
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為用古文殆誤今之采入
空矣然如漢志云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是必據
三家今文允恭克讓之讓作攘說文攘下云推也
讓下云相責攘也蓋今文作攘古文作讓偽
孔此條當補柳猶有失引者納于大麓論衡正
說篇云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鄭注書序歷試諸難云入麓伐木入麓即入于

大林麓也、不迷、是今文、入手當亦是今文、國翰錄彼遺此、係未審耳、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旁祇厥緒、魏志裴松之注引袁弘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同、緒叙古字通、爾雅釋詁叙緒也、詩閔予小子傳序緒也、國翰第援白虎通聖人篇方作旁、劉向新序節士篇引書作象刑旁施惟明、而不知此注亦其疏也、

古文尚書三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龔自珍曰、孔壁固古文也、然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王先謙辨之曰、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蓋尊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尚書、其古文真本固在秘府、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以為與今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王說是已、後漢書儒林傳稱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真本具存、杜林所得西州漆書一卷、雖非真本、疑與孔壁文字足資攷證、故當日寶之、今皆亡矣、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則唐以前已有此偽書、以古字易經文、至如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文尚書、薛季宣書古文訓、又以古文奇畫改為今體、世儒無識、輒仍此為壁中真本、是編所采自說文外、大率以郭忠恕汗簡、

及日本山井鼎之考文補遺古文考為據。然如顔師古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瓢作翮，哲字作勦，今惟於湯誓引顔書，而甘誓戮下則引今書，通入聲一屋引古尚書作勬，古文作翮，詎非失之目睫歟。

尚書歐陽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歐陽生撰，清馬國翰輯。歐陽生受伏生之傳，其書立學官最早。世傳其業，至歐陽高代為博士。漢書藝文志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隋唐志皆不著目，其佚已久，而他書所載遺說亦多與夏侯相混，難於區別，故是編於傳其學者如平當、楊賜引書並皆輯入，因是又得可補充者二條。漢書韋玄成傳：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祭非自外至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地餘為歐陽高孫，此雖不明引書，要經義之大者。陳喬樅列此於祖考來假、虞賓在位下，似可從。又風俗通過譽篇載歐陽歙教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所教，則不能者勸，似可列於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下。國翰此書，要遠勝甘泉黃奭漢學堂經解所輯歐陽生尚書章

句惟湮于六宗引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誤作章懷太子注斯其小失耳

尚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勝撰。清馬國翰輯。釋文序錄云：伏生授濟南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問非一師。漢志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今並佚。是編所收多係三家說，頗難分析。至謂班固作五行志，因於夏侯勝所傳鴻範五行傳，此尤臆揣。據漢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安知非本劉、許耶？細審其書實引董仲舒二劉……卑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說災異，安得其傳？故漢書本傳載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霍光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illegible]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此其說書最為彰顯，特附著焉。

尚書小夏侯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建撰，清馬國翰輯。漢書夏侯勝傳云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勝建雖一家而立說各殊。攷藝文志所載章句解故並久失傳，無以證其同異也。他書所引每渾稱歐陽夏侯說，其確出建家一證者僅惟建嘗師事高，意其與歐陽說合者為建居多，但無明文，不敢臆決。惟後漢書祭祀志劉昭補注引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此真建說，要為確鑿。是編亦已輯入，第誤作章懷太子注耳。此外采漢書李尋傳述經義三條，較為可信。蓋以儒林傳稱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授同縣李尋，故此雖非原文，要有師授。其為小夏侯之佚說，當無疑也。

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晉范甯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舜典一卷，下云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舊唐書經籍志有十卷，孔安國傳，范甯注。唐書藝文志亦有范甯注十卷。是隋已亡而唐復出，今則並佚。此編從梁劉昭續漢志注、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六節。其中如禋于六宗，則用鄭玄之義，謂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至于岱宗柴，則用馬融義，謂祭時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修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亦用馬義也。五玉謂五等諸侯之瑞，亦用鄭義也。肇十有二州謂禹平水土，置九州，舜為冀州廣大，分為并州，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始為十二州，則並用馬鄭說也。蓋甯於尚書，殊罕闡明，遠不如其春秋穀梁傳之懿，作乎專習之與兼習，其效固有殊矣。

尚書劉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隋劉焯撰。清馬國翰輯。北史儒林傳，焯五經述義。隋書經籍志有尚書義疏七卷，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撰。唐書藝文志同。孔穎達尚書正義序稱其為正義者劉焯、劉炫。是此書有二名也。篇中[■]（艮書）蜀羌髳一條，依孔疏列大劉。[■]（收）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正（？）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郡有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案此疏孔傳義猶未盡。今考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所章以後，武帝時無此夷名，此亦孔傳為魏晉人假託之一證也。羌者，說文西戎牧羊人也。詩商頌自彼氐羌。髳與髦通，詩角弓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其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庸即上庸，今房縣地，在江北漢南。濮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又卜人以丹砂，孔晁注：卜人，西南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卜即濮人。禹貢荊州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孔與江漢無涉，是皆孔傳之疏，焯未及辨正。原書二十卷，穎達所錄無幾，未是精華，然國翰序云存此遺編，功力具見，固不失為愛重古人之用心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劉氏義疏

尚書述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隋劉炫撰。清馬國翰輯。北史儒林傳敘炫著述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所著文集並行於世，可謂富矣。隋書經籍志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兩唐書志並同，今已佚。是編僅就孔穎達尚書正義錄出七條。正義序曰：古文經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更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未免祇之太過。而鄭曉且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偽撰，託名姚方興，不知方興之事見陸德明釋文序錄，曷可誣乎。

薛君韓詩章句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薛漢撰。清馬國翰輯。後漢書儒林傳稱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又稱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是章句稱薛君者，撫所題也。國翰輯是書，序云薛漢父方字子容，附見漢書鮑宣傳。又唐宰相世系表云薛夫子名方，字夫子，廣德曾孫。東漢書鮑宣傳言王莽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據唐書世系表，漢父名方丘，字夫子，初不名方，則薛方子容自別是一人。且世謂章句為漢撰，亦尚有疑。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云云。因知章句為方丘撰，非漢撰也。所章紀引之，仍作薛君韓詩章句者，蓋薛君即謂薛夫子耳。至如三家詩遺說考，成於陳喬樅，實本其父壽祺，故張之洞書目答問遂以此書傳壽祺，所謂薛夫子韓詩章句殆亦猶是歟。

毛詩馬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馬融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云：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然經典釋文序錄：馬融注十卷，僅無下帙耳（唐志已不復著錄）。是編據正義、釋文輯得十一節而已。鄭玄詩箋每與毛異，融雖傳毛氏，亦不盡依其說。如唐風蟋蟀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桓寬鹽鐵論通有篇：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亦與序合。文選古詩曰：蟋蟀傷局促。亦即儉不中禮之意。而後漢書馬融傳上廣成頌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章懷太子注言傳云：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固不以此詩為刺儉。細玩經文，一則曰無已太康，再則曰好樂無荒，[illegible]與刺儉不中禮實不相應。融斥博士為俗儒，正以其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越。此其所以開鄭箋之先也夫。

毛詩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肅注毛詩，隋、唐志並二十卷。其說申述毛旨，往往與鄭不同。孔氏正義於毛鄭皆分釋。凡毛所略，而不可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然亦有意存袒鄭而失其衡者。如哀窈窕下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窈窕淑女下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非也。案後漢書班昭女誡出則窈窕作態，又屈原九歌子慕予兮善窈窕，李斯上書佳冶窈窕，皆不作居處解，則毛傳幽閒亦形容女德之詞，非謂處深宮。葛之覃兮下正義曰：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來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考箋云：葛延蔓之時，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其說迂曲，王義為長。蓋不僅歐陽修本義引其釋邶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

王已也。至王基之駁，有是有非，當別論云。

毛詩駁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魏王基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舊唐書毛詩駁五卷，王伯興撰。唐書藝文志王基毛詩駁五卷。蓋隋代殘缺，而唐初尚有完帙，今僅從正義中見之。是編因據以輯得十五節。其說大都依鄭駁王，得失互見。如采采芣苢，王肅引周書王會篇解，明芣苢如李，出於西域。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域之木也。其說良允，經文曰采，則是草非木已灼然矣。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王肅云刺幽王，王基駁云：以厤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以前。其在共和以前則信矣，而據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此則非是。阮元揅經室集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曰：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劆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

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屬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依此言之是詩為幽王時作夫復何疑鄭以幽王時乃鄭桓公友不知桓公為司徒在幽王八年此篇作於幽王六年故番維司徒耳

尚書顧氏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存目

隋顧彪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尚書文外義三十卷唐書藝文志又作古文尚書義五卷[illegible]文外義五卷名既乖異卷亦參差原書久佚此編據孔穎達正義采入其厥賦惟上上錯下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今考正義曰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

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優文言上下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是所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准為等級耳。顧氏是說殊為詳晰，國翰但取首三句，則語意未完，亟當補錄。下■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云云，方是正義之文耳。

毛詩義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存目

魏劉楨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舊唐書經■志、唐書藝文志並同，今久佚。是編從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六節■。訓釋名物，如抑釋棚，忌棚所以覆矢也，謂箭笥蓋；有懸貆兮，貉子曰貆；駁彼晨風，晨風今之鷂；衡門之下，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六月食鬱及薁，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弁彼鸒斯，有鵯烏、雅烏、楚烏也，鸒斯之類■。其與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大旨相似，蓋其一魏同時著書，不謀而合也。魏文帝典論以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及楨為七子，稱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其與吳質書則謂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茲以所著義問觀之，雖已殘闕，具見學有根柢，夫豈僅五言詩妙絕時人乎。

毛詩義駁一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並王肅撰。注稱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舊唐書經籍志別作毛詩雜義駁八卷，有問難，無奏事。新書藝文志同，皆久佚。是編從孔穎達正義輯錄義駁十二節，奏事四節，問難七節。義駁固專攻鄭氏，問難亦申毛以難鄭，乃詆之不已，必欲盡廢其說而後快，後取鄭氏之違失條奏於朝，故題奏事也。

當時虞翻亦奏上吳主，力斥鄭玄所注尚書之事之誤，並謂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何三國時之儒風澆狹乃爾乎。且肅皆與鄭氏為難，一若有深仇宿怨者然，殊不可解也。

經部 書 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甲戌補一月 江瀚

存目

毛詩王氏注四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王氏者，王肅，書注已見前。其注毛詩，隋唐志並二十卷。隋志注梁有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蓋魏晉間人取肅注次鄭箋後以便觀覽，非肅別有注也。今並佚。肅注多載正義，其中述毛旨往往與鄭不同，然鄭箋毛詩亦時參三家舊說，■與傳不合。鄭可異毛，王獨不可異鄭■正義於毛鄭皆分釋，凡毛之所略而不獲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當然間有申非其旨而附得

六七。歐陽修詩本義引其釋邶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國翰序以為持平之論。近儒侯鄭惡王，成為風氣，殆亦一偏之見也。如大雅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引作■此文王，孔穎達詩疏曰：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然馬瑞■毛詩傳箋通釋、胡台拱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皆謂此經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陳

啟源毛詩稽古編亦云此當以作文王爲正惟臧
琳經義雜記巋[■]以詩擬[■]氏以爲肅好與鄭[■]相
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而阮元毛詩
校勘記遂從其說疑誤後生不知禮記樂記引
詩莫其德音十句鄭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
是所見本亦作文王何獨罪肅[■]

毛詩異同評三卷 嫏嬛館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孫毓字
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馬總意林成敗
志三卷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毛詩異同評
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釋文作豫州刺史隋志
作長沙太守未知孰是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
文志並著錄十卷今佚武威張澍二酉堂叢書
載有此書々目似未付梓無從參校也釋文序錄
稱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今考其書殆不盡然如
周南鍾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鍾鼓々樂箋云
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
作盛其禮也王肅之言乃言不可評曰皇后房內
之樂故事皆有鍾聲邶鄘衛譜[■]云置三監使
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邶以封紂子武
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評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譜云自紂城
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鄘在紂

鄘之西評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邱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以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檜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由[illegible]是而言其不朋於王明然可見矣又如北風說于書郊箋云說當作襚評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此則箋義迂曲自合從傳他如陳風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檜風然見素冠兮曹風其弁伊騏並以箋說爲長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及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皆舍王取鄭類此甚多是[illegible]在讀者自具隻眼毋爲舊說所惑焉。

詩經恆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是書雖以毛爲主亦間采三家然或取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僞書未免稍涉於濫其凡例有云大序小序本一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爲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爲小序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謂爲子夏作至程子竟謂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則推尊太過程大昌謂爲衛弘作今按其詞義純雜不一大抵源於子夏而後儒增益之此論詩序與其書經恆解書序辨正之言同算小序大序之分孔穎達正義已言之不自朱子始耳篇中關雎謂淑女姒氏君子文王也蓋本朱集傳然朱集傳於鄭風諸詩多以爲男女相[illegible]說淫者之辭此編於遵大路有女同車風雨子衿則仍毛序褰裳丰東門之墠則從折衷又有自爲之說者如山有扶蘇云小人在位詩人刺之而作蘀兮云莊公卒公子爭立齊楚交伐忠臣憂之而作狡童云鄭忽初立小人已有陰爲寅用者

而忽不知詩人憂之作此揚之水云時有信讒而疏其兄弟者其兄弟賦此出其東門云賢者閔淫俗而作此以曉之野有蔓草云喜見賢者而作是雖有得有失要爲近理其解唐風有杕之杜以爲曲沃侵陵晉侯微弱詩人冀晉人效忠而作尤具卓識曲沃構難以來晉人冀人戴之君後立一君久而後亡其亡此詩諷諭之力歟又生民辨姜嫄必是未昏之女非帝嚳元妃亦足釋惠周惕諸儒之惑云

禹貢滙解六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洪兆雲撰兆雲字虞卿湖北黃岡人其書有從子良品序大要以九州次序合爲書禹貢句彙推至與禹貢不相脗合者悉皆收入卷首別其類曰考辨略然開卷即九州歌九州土色性歌九州貢賦歌九州田字訣圖珠璣小樣各篇中如引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大九州之神州分爲九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所爲荒謬之說非也史記孟子荀子列傳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云云賈疏蓋即本此海通而後其言皆驗矣抑尤有紕繆者三江既入既非蔡傳專主庾仲初揚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而從蘇軾岷山之江爲中江嶓

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之説乃又謂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即震澤之下流也得無自相矛盾耶惟厥土青黎一條列馬云黎小疏也馬氏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氏以青為黑色不知何據而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兼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説為正此則分析詳明不愧説經鏗鏗矣

集注毛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梁崔靈恩撰清馬國翰輯梁書儒林崔靈恩傳稱其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叙其著書有毛詩集注二十二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較本傳所載多二卷隋書經籍志與序錄合唐志註同冊府元龜云二十二卷蓋沿梁書之誤也是編所輯凡采自釋文正義者皆確出原書至如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引崔注子之還兮云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東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是以營為地名尚非無據而魏源詩古微遂主其説謂昌即應劭曰昌水出東萊郡昌陽縣茂疑即泰山郡之牟牟茂聲之轉又東萊郡有牟平似此章合恐近於鑿又讀詩記又引董氏云崔靈恩集注小雅謀猷回遹謀作謨雖謀謨音近義通然崔注宋時已無其書故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此引小雅及上齊風殆皆董逌之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嘗

論業道廣川詩故以爲大齊詩尚存、不知所傳
何所從來、此稱崔注同一僞託耳、

毛詩沈氏義疏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周沈重撰、清馬國翰輯、周書儒林沈重傳稱重
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著有毛詩義
二十八卷、毛詩音二卷、隋書經籍志毛詩義疏二十
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二〻唐志俱不著錄、
但二〻唐志載有鄭玄等注毛詩諸家音十五卷、
殆義疏已佚、其毛詩音尚散見於鄭玄等注毛
詩諸家音中、故釋文正義猶得采其說也、如此
編所輯、風以動之風、福鳳反、莫近於詩、近音附近
之近、四曰興、〻許觀反、參差荇菜、荇有並反、薄污
我私、箋云煩撋〻而純反、害澣害否、箋云言常
自潔清〻音淨、公侯干城、干音幹、箋云言武
力可任爲將帥之德、帥所魄反、施于中逵、施以
豉反、凡此之類、必皆出毛詩音、非義疏也、毛詩正
義序曰、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
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隋志所載、除舒瑗沈
重而外、尚有五義疏、或二十卷、或二十九卷、或十卷
或十一卷、或二十八卷、皆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

義考併以為沈疏殊乖闕疑之旨，未可從也。

施氏詩說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唐施士丐撰，清馬國翰輯。韓昌黎集施先生墓銘稱士丐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銘辭有曰：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其推挹甚至。韓集五百家注引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名異同。由是觀之，則其於毛鄭詩亦必多所異同，從可知矣。是又編蓋即據韓集之注采入，如勿翦勿拜云：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維鵜在梁云：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韓集五百家注此下尚有則毛注失之矣六字，王讜唐語林同。此二條皆顯攻毛傳，不免好新。惟陟彼岵兮云：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

今攷爾雅山多草木曰岵，說文岵山有草木也，釋名亦云山有草木曰岵，是以孔沖遠毛詩正義不得不以毛傳爲傳寫之誤，此獨申傳，然屺曰山有草木，又作何解耶。

毛詩多識二卷 求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多隆阿撰。多隆阿字雯溪，滿洲人。其書專釋毛詩名物，蓋與姚炳詩■（識）名解大旨相同，但姚著分列門類，此則悉依本經次第。又姚著■（因孔子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遂及蟲魚）此則具列其詳核，尤遠在姚上也。此編爲吳興劉承幹校刊，據其序云係盛伯熙祭酒藏本，有程棫林侍講跋語，書分上下兩卷，止於曹風，又云多姓舒穆錄氏（字文峰），檢閱道光乙酉同年齒錄，知爲是科拔貢，抑名氏偶同，疑莫能明。今攷王筠所著菉友蛾術編有與多雯溪隆阿書，並論及毛詩多識之作，故篇中葛覃毛傳黃鳥摶黍也下注引王菉友云，末後引王云芣苢、麟之趾、摽有梅下注並引王云，其它引筠說■（頗）多，文中即雯溪無疑也。近有遼陽張氏刻本，名與此同，其中一字不異，曹風以下皆完，共爲十二卷，而題曰遼陽張氏緯江著，殊不可解。卷首■（原）序有云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則書出多氏手亦其一證，殆張氏傳鈔多書後

人不知乃誤為先代所作歟。然張刻無關，當取之補成完書也。

詩說攷略十二卷 王氏信芳閣刻本

清成僎撰。僎字左泉，江蘇崇明人。其書平正大綱，謂孔子不刪詩，與辨顧炎武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及程大昌詩論之失、王柏詩疑之紛亂，所見俱卓。至論朱集傳有云：學術貴乎其至平，經義在協諸至當，固不可似毛奇齡之言言譏彈，以朱子為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之言言阿附，以毛氏為罪人，尤為切理饜心之言。惟謂關雎為后妃所自作，則語殊無據。序但言關雎后妃之德，不云后妃所自作。又寔始翦商，謂楊用修據說文作戩，解作福商，而惠氏以為太鑿，後據爾雅翦勤也文，以翦商為勤商，主說更精，毛鄭後起，當無以易之矣。此亦未是。勤商之說，蓋倡於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已議其非。夫周人追原受命之始，何為稱太王勤商哉？不獨與下文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義不貫通，且周語云先王勤商、后稷勤周，比類以觀，其亦不辭甚矣。

詩玉尺二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錄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昌彝從同里陳壽祺學，尤深於禮，嘗著三禮通釋十二卷，行於世。是書以毛爲宗，信序頗篤。其引朱彝尊之言，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依此則三家亦必有序矣。然毛詩授受正自難明，徐整、陸璣所說各異，雖稱出於子夏，一則由帛妙子授大毛公，一則由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帛妙子竟不知何人，它無可攷。釋文述魯詩源流，則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而浮丘伯即包丘子，與李斯俱事孫卿，見桓寬鹽鐵論，故洪亮吉傳經表列孫卿於魯詩中。若孫卿果傳毛詩，何以魯毛同出一師，而其說不合，則毛詩授受實有疑竇，而謂詩序必出子夏，殆亦未可深信矣。手篇中如濟盈不濡軌，謂經傳皆當是軌字，不作軾。前之軌，釋文云依傳意當音犯，謬甚。正義所辨亦非是。[illegible]說極當。軌古音讀如九，與牡韻，軌則不入韻矣。洛陽新出土熹平[illegible]石經正作

軌，開成石經改作軌，蓋從釋文耳。歌以訊之，謂訊當作誶，誶息悴反，正與上有鴞萃爲韻，與雨無正莫肯用訊，本作誶，與上憯憯日瘁爲韻同，今皆誤作訊。下句訊予不顧[illegible]作誶予不顧。蓋訊、誶易誤，是說亦確。案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氏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是也。小雅莫肯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徐仙民兩音息悴反，是徐本亦從卒也。陸氏狃於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誶爲信，宜錢大昕以訊誶不辨譏之也。其鄭箋毛詩，改字多本六經，如綠衣爲褖衣，云綠當作褖，案焦氏易林觀之益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義與傳同。詩人託興之詞，原不必合於禮制，若以禮制言之，禮檀弓曰練衣黃裏，是喪則用黃裏，而吉則不用黃裏，一義說愈不可通矣。碩人箋云說當作襚，案說于農郊之說與召伯所說之說同，說與稅通，稅駕近郊，不獨脫襚衣，且當改乘翟車以入國也。鄭泥於禮義，殊迂。曰今謂可以明與經傳，亦未免阿其所好矣。至[illegible]於論程

大昌徒詩不足據，戴埴淬言五疑不足據，何楷詩世本不足據，則當年有見地，要其學有淵源，固非游談無根者可比，惟題其書曰詩玉尺，似涉於矜爾。

讀詩一得一卷　同治三年刻本　茅錄

清吳棠撰。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　年舉人，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是書蓋成於令清河縣時，卷首有咸豐四年山陽丁晏序，稱其為人之循吏，惠政甚孚於民，婦孺走卒皆知感之。兹引此書之言曰：必比閭族黨州鄉不失其業，而伍兩卒旅師軍之衆乃給也；必井邑邦甸縣都各安其居，而戎馬甲士步卒之賦乃充也。又曰：天下初定之後，則重偃武，民久無兵，宜與之休息；天下太平之久，則重講武，民不知兵，則宜振其玩弛。其於保民禦寇之道，蓋拳拳三致意焉。信夫以得於心者施於政，而其說之平實，誠所謂通經致用者也。吳治縣有聲，丁氏斯言，尚非溢美。篇中如云采唐曰美孟姜，同車之曰美孟姜，不必指為忽所辭之齊女也，此論亦前人所未發。惟謂雝篇文母烈考，皇考皆指文王，烈考猶皇考，則朱集傳已有是說，文母亦指文王，得毋逞臆乎。

詩經異文四卷 蓮池書局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輯。曰豫字侑石，江蘇陽湖人。以納粟得知縣，分發直隸，旋因從事曾國藩戎幕，遷同知，直隸州，署元氏、蔚州。是編為蔣侑石遺書之一，歿後同里方恮為之校定。其中所采如子貢詩傳，乃明豐坊偽作，不應輯入。他若邶風泄泄，開成石經、蜀石經並作洩洩，蓋避唐太宗諱，初非異文。又養養，引爾雅釋詁疏作洋洋，今攷爾雅釋訓洋洋、思也，邢昺疏引二子乘舟中心養養，意謂洋洋、養養音義同耳，並未引詩作洋洋。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說文作洋洋，尤誤之誤者也。方恮補正引新臺有泚，范家相云齊詩泚作玼，未詳所出，似亦知其妄。此書以陳喬樅詩四家異文考與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互相參照，所遺尚多，正無取[illegible]耳。

韓詩輯一卷 蓮池書局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輯。其書亦蔣侑石遺書之一，然編中如芣苢引說文繫傳通釋，芣苢，木名，實似李。案此王肅說，蓋本周書王會解，王基毛詩駁已正之。文選辯亡論李善注引薛君章句芣苢澤瀉也，則此非韓詩審矣。甘棠引漢書王吉傳是也，又引劉向說苑，向傳魯詩，不應援入。新臺引范處義辭頗新語，得此𪓰鼀，𪓰鼀蟾蜍也。案說文黽部𪓰鼀詹諸也，詩曰得此𪓰鼀，但云詩曰，不云韓詩。且太平御覽引韓詩及薛君章句仍作戚施，列於異文為宜耳。邱中有麻引顏氏家訓勉學篇，將其來施施。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是不必韓詩，毛亦作施施也。故傳曰施施難進之意。渭陽引後漢書馬援傳注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見母焉。案後漢書馬防傳章懷太子注云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用序文，非韓詩也。南有嘉魚引說文

蓋然范家相云韓詩纂說文魚部引小雅仍作烝范云韓詩更無據許多此類折可謂費而無功矣

詩經精華彙鈔二十八卷 道光十八年刻本 存目

清陸錫璞輯錫璞字 廣東龍川人是編奉傳說彙纂詩義折中爲準繩蓋尊王之義也其自序稱學者案頭所存多係坊間淺俗講本集傳外類無甚精義其務言博涉者又或徒趨漢學曼衍支離於經旨究少融洽之處本稿嘗病之因撮錄而書精要彙爲一編間亦取近出經解附入此其用意殆爲便於學者博綜約取首列綱領[illegible]載傳詩源流並列鄭樵程大昌辨詩序之說而以御纂終焉以備中每章之下標目撰多有集傳釋傳折中御纂集說附錄附存諸目又有總論殊爲冗雜其云係有管窺則用本稿疑二字未敢自以爲是也雖有此說蓋不多見適成其爲彙鈔而已

西崖經說一卷 光緒壬辰刻本　存目

清顔成章撰。成章[■]字詠植，江蘇武進人。其書卷首有俞樾序，以為此其少作，已卓卓可傳。異時當必有進於是者。然壬辰距今已四十二年，其人乃寂然無聞，度已沒矣。篇中如以湯放桀為湯封桀，雖亦意翻新，然以孟子封之也為證，其義自確。至以三壽為三老，以京師為公劉始所居之[■]地，以何以舟之為舟即周字，皆與俞氏經說合。朋淫于家，孔傳曰：厚淫于家，妻妾亂。成章引左莊二十二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杜注：夜飲為淫樂。此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亦與其朋比之人夜飲于家耳，豈有他哉。且皋陶謨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孔傳：淫，過也。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此與罔晝夜額額為淫，亦不過是過度之意，何彼此一人之傳，而獨以丹朱為妻妾亂乎。此駁孔傳甚當。至謂復子明辟稱子，稱孫子必非周公對君之辭，蓋王莽時改之以附會孫子嬰之稱耳。是說未允。古代質直，故不嫌。且必書先有孫子之稱，王莽乃[■]效之，非王莽創立此名，然後改書以合之也。至如論肩上青之下與許悼公瘧、雖[■]通醫皆何關經義乎。

經部 書詩孝經總義 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甲戌二月江瀚

禹貢彙覽四卷 乾隆十年刻本 著錄

清夏之芳撰。之芳字筠莊，江蘇高郵人。據卷首王步青序，稱為侍御，蓋雍正元年進士，嘗官御史也。禹貢一篇，說者最多，自注疏而外，有專釋，有兼釋，各家解詁，不無牴牾參差。是編以書經傳說彙纂為主，如九江孔殷，舊說謂九江在尋陽；厥土青黎，舊說訓黎為小疏之類，茲經依改，要亦未能盡[illegible]合也。大抵古今箋注各家長短互見，非古是今者其失也妄，薄今崇古者其弊也偏。折衷允當，詎易言哉。夫九江之在尋陽，漢志自是古義。至厥土青黎，釋文引馬云黎小疏也，蓋馬意青為色，黎為質，善以黎為黑，是土兼二色矣。九州之土色質竝言，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當從馬訓為正。又三江既入，謂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善依所說，則經不當敘三江於震澤之上。至謂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皆以江為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為大江之江，此亦後世之見，禹貢不如是也。導河積石一節，論河之利

害頗中肯綮，而導淮一節以其生居澤國，見聞較確，故尤言之鑿鑿耳。

玉華洞志十卷 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廖鶴齡撰。鶴齡字雲友，福建將樂人，歲貢生。玉華洞在將樂縣南十里許，幽深窅窈，秉炬乃入，其中石鍾乳滴成人物諸形，無不逼肖，乾端坤倪，神工鬼斧，變化惝怳，名狀萬千，故以洞之奇勝名，幾以武夷峙。是書鶴齡自序，因宋楊時生於其地，故[illegible]援以為重，遂有蓋非特欲使天地結搆之奇，瞭然盡見於天下，亦欲使天下知鍾靈毓[illegible]秀大賢為生之地，固非偶然云云，乃引起鄧穎黃序地靈之說，深致不滿，蓋其主張太過，有以使然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清陳文在玉華洞志六卷，存目云：萬曆壬辰邑令海陽林熙春始為志，順治甲午邑令曲阜孔興訓重修，歲久版燬，康熙乙未文在又復修之，據此編邱晟序，述及舊志有林孔二家，而不言文在，蓋雖作於一時，生同里閈，未相聞，且陳志卷末有廖玉華詩一冊，事在雍正十六年，其出書固較後歟。

廬山秀峯寺志八卷 康熙刻本 著錄

清釋超淵撰。題曰廬山秀峯者，蓋清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易今名，蓋即開先寺也。寺昉自南唐中主景，中主年少好文，游心物外，欲肄業於廬山，拓野夫獻地，築為書堂，酬以萬金，及即位捨為寺，因兆有國之祥，賜名開先。地占廬山之勝，而[illegible]雙[illegible]劍香爐諸峯在焉，青玉峽漱玉亭之瀑布，尤[illegible]唐宋詩人所誇，故寺志實不啻山志。此書卷前發凡、詞翰姓氏、廬山秀峯寺形勝圖、秀峯寺殿堂樓閣圖，而以所著漱玉亭詩集附焉，[illegible]又別為卷首，敬御書般若心經、[illegible]御書秀峯寺冠其篇，以恭紀詩及修造諸碑記殿廡後志，共門一，形勝[illegible]二，[illegible]附古蹟，并石刻[illegible]三，梵剎四，之寺附規約并塔五，藝文[illegible]七，法產八，逸事附雜記。其置所著歸雲草於卷前，殊失當，蓋宜退[illegible]於篇末云。

嵩山志二十卷　康熙刻本　著錄

清葉封撰。封字井叔，號慕廬，湖廣黃陂籍浙江嘉興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河南登封縣知縣。志嵩山者，隆慶中有嵩嶽志，祥符陸東撰；萬曆中有嵩書，邢臺傅梅撰；順治中有嵩高志，登封焦賁亨撰。陸翦裁而太簡，傅綜而未精，焦本嵩書斟酌損益，而未當。是書以名山之志與郡縣不同，郡邑無所不志，志山者止述遊迹、祭典、隱逸、仙釋二三条而已，且名蹟無多，累累篇什皆藝文也，分類繙閱頗繁，稽考因以形勝分二室、諸山並間峯巖洞澗、亭臺、寺刹，以及賦頌、詩歌、序記、碑跋之類，即系■下方，使人披覽即得。人物止傳栖逸，無論生長游寓，總以有關涉者載之，其他條類亦取其簡切而止。此其全書大旨也。時賁亨亦在籍，遂與往復商訂。先後六年將成，其諸山水小引聯絡貫穿，俾觀者如指掌，則賁亨之功云。惟其雜事門中載及雜文、雜詩，如晉潘岳懷舊賦、唐張仲素山呼萬歲賦、陳子昂別嵩嶽二三真人序暨王績、張說、劉希夷諸詩，殊不倫類，蓋以其無可隸，不得已而歸諸山，亦以是知藝文門不可偏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嵩山志

鼓山志十四卷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著錄

清黃任撰。任字莘田，福建永福人。康熙四十一年舉人，官廣東四會縣知縣。鼓山在福州府城東三十里。清四庫總目存目有鼓山志十二卷，清僧元賢撰。據此書任自序稱，攷舊志始僧善緣著靈源集，黃用中改為鼓山志，後謝在杭、徐興公、僧元賢相繼纂集，今復百餘年矣。舊板漫漶不可辨，紀載亦未備。謝氏前志分綱列目，繁簡不一，後志因之。今是志槩括以八類，首名勝，次寺院附橋亭、禪塔，次古蹟，次人物，次田賦，次藝文，而以外紀終焉。前志庵堂殿閣名目殊多，後志悉刪，間有已廢而址存者，復列於前。今惟統列現存寺宇，而附舊跡於後。其宋元以後擬建遺蹟，亦不至無徵。至於橋亭禪塔，附寺而存，亦併載之。又古蹟一類，二志俱無，今[illegible]加編輯，使諸勝事可傳者悉彙一帙，俾先輩流風餘韻至今不泯，此皆其優於舊志者也。

龍虎山志十六卷 乾隆庚申刻本 著錄

清婁近垣撰。近垣，龍虎山法官，上清宮四品提點，食三品俸，敕封妙正真人，兼光明殿住持。龍虎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八十里之仁福鄉，本名雲錦山，相傳第一代天師張道陵於此鍊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因以名山，道經第二十九福地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元元明善奉敕所修龍虎山志，存目謂原本體例已不可考，惟有延祐元年程鉅夫序、吳全節進表。此本載山川、建置、人物、道侶，拉雜胡制敕、藝文，頗為龐雜，已多竄亂，非其舊矣。據此編近垣自序，則舊志已為四十三代耆山天師增修至■十卷，■歲月寖久，篇冊無存，今之三卷，乃耆山殘缺之餘編耳。近垣是書首恩賚，次山川，次宮府，次院觀，次古蹟附傳寺，次世家，次人物，次爵秩、法職附府僚附，次田賦，次藝文綸言，次藝文語錄，次藝文碑文，次藝文詩，次藝文記書，次藝文序，次藝文表賦銘贊跋，廣收畢弋，類聚羣分，合得一十六卷。竊以龍虎山由天師著名，而仙岩之勝，轉

因之而脩、案三國魏志張魯傳、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遂（又稱）據漢中、以鬼道教民、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為祭酒、復稱魏太祖、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五子閻圃等為列侯、魯蓋謚之為原侯、此與列仙傳謂陵、魯皆白日飛昇者不符、當以史為正、且魯以鬼道受教、而尊之曰天師、非其倫■、然天師之稱、其來已久、鄭

道元水經沔水注、瀘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至今民祀之、蓋自元魏已然矣、逮至宋時、始有嗣教之舉、然其賜號不過曰真靜先生、澄素先生而已、元張宗演始封真人、而張與材乃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大真人、給銀印、視二品、清沿明制、遂誥授光祿大夫、母妻皆誥贈一品夫人、視趙宋為溢焉、

懷玉山志八卷 乾隆四十年刻本 著錄

清朱承煦撰、承煦字海容、山東蓋都人、懷玉山去玉山縣一百四十里、高四百餘丈、盤亙三百餘里、介饒州、廣信二府、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重鎮、是志昉於前明夏浚月川氏、舊本已不可得、前志邑人朱世榮及其裔孫輯成志叙、書翰已載入藝文、此編雖山志、而以書院為主體、故首錄興學諸上諭、而後列懷玉山圖、書院圖、凡分八類、一懷玉山、二書院、三祀典、列傳、四講義、五院田、師生、六

藝文、七十考、八詩銘、相傳宋楊大年嘗築精舍於金剛峯、推為開山第一人、然莫善以朱熹為開山之祖、較信而有徵也、熹在信州玉山與呂祖謙、程珙講學懷玉山、有玉山講義、先則拓之為草堂、嗣後建之為書院、中間幾經興廢、至明嘉靖懷玉書院之名始著、名儒講學之所、與廬山白鹿書院遙相輝映、不亦宜乎、

麻姑山志十卷 同治五年刻本　著錄

清黃家駒撰。家駒字冠北，江西南城人。麻姑山在南城縣西南十里許，其地乃三十六洞天之一，以唐顏真卿麻姑山仙壇記著名。然其引葛稚川神仙傳，第言王方平過吳蔡經家，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不詳何所。惟曰按圖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而已。又曰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亦是疑辭。今以姑山南澗為第一谷，姑山北澗為第二谷，麻源之極北為第三谷，殆亦後人以意目之也。是書卷首曰圖、曰例，次曰星野、曰形勝、曰古蹟、曰人物，次表曰峰巒、曰泉源，次志曰物產、曰宮觀、曰橋梁、曰墳墓，次紀曰祀典、曰封號、曰興廢、曰仙靈、曰僧釋、曰幽怪，次曰記，次曰序、曰跋、曰碑、曰文、曰引、曰賦，次詩，次曰偈、曰聯、曰育英堂事宜，次曰附刊從姑山志。其圖乃有麻姑法相及七夕群仙宴會，最為荒謬。古蹟考有謝靈運繙經臺、釣魚臺，皆屬。峰巒表更有謝公岡，注云：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麻姑山志

靈運通道伐木之所。案宋書謝靈運傳，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是蓋始寧之事，臨川不聞有此。又仙靈紀謂浮丘公名無可攷，漢昭帝鍊丹於此山，遺有丹井及飛昇臺在焉，此不知所據。列仙傳謂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豈漢時人耶。標榜古賢，附會仙靈，偽形勝，斯固地志之通弊也。

九宮山志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傅燮鼎撰。燮鼎字鐵椽，湖北崇陽人。九宮
山跨吳楚境，其陽為江西武寧，陰為湖北通山。相
傳為陳晉安王兄弟九人造宮其上，故名。或云爾
雅大山宮小山霍，郭璞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
為廬宮之是也。此山上坦而凹，四峯五嶺，周圍環繞，
九宮之義當本此。先是隆慶戊辰崇陽王甬峯曾
撰九宮山志，明季板燬兵燹。清順治丙申、乾隆丁
亥，江夏胡希周、武昌殷必玲先後續刊，板久無
存，僅餘乾隆一帙。是編重為補修。自序謂溯源
竟委，推陳出新，頗能為古人出光，為山靈顯真面。
今觀之尚有愧其言也。前有王家璧序，辨張三
峯與張三丰自[illegible]一人，意謂神仙多幻跡，不可究
詰。世傳老子或更易名字，烏知其是一是二耶。此
說猶可，而洪良品序偁史載李自成過通城羅公
山，山上有元帝廟，賊見帝像，伏不能起，村人疑為劫
盜，荷鍤碎其首。是山蓋即通山九宮，稱為羅公者
之通城誤也。方自成乘亂飈起，疆吏莫能治，明
社已屋，大軍東來，一戰敗之，追奔逐北，至南土而
冥冥者效靈，元凶就殛，助天討而贊新運，其有
造於國家功甚大。惜當時將帥未暇報享，而傳
聞歧異，事蹟茫昧，致使鄙封培塿反得依託紀
載，以冒其名云云。是則以李闖授首歸功於茲山
之神，可謂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宮山志

東天目山志■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釋松華撰（陳兆元同）。是書一名東天目祖山志，又名東山志。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古稱浮玉，東見山海經注，苕水出其陰，句似可徵信。道經所謂三十四洞天，太微元蓋洞天。元和郡縣志：天目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若目，故曰天目。太平寰宇記：水緣山曲折東西，巨源若兩目，故曰天目。發源於徽州府之黃山，而峙于於潛■臨安兩縣，爲錢唐之祖山。按四全書總目存目載有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四卷，又載有韋之采東西天目志八卷，以天目山東西二峯稱爲二志，各分四卷。杭州守李燁然合而刊之，至清初又分刻之，仍各分四卷。東山四卷燬于辛酉兵燹，釋松華乃采錄陳文，搜尋故實，得稿若干，屬陳兆元編次之。昭明禪寺者，■梁昭明太子蕭統修禪處，松禪即其寺住持也。篇中所載藝文以詩爲多，然但曰登天目、游天目，何以見其爲東山？至若蘇軾游徑山一首，亦只言泉峯，非自天目山，則東西山皆可，且僅錄首四句，殊爲割裂。又如陸游春雨初霽游臨安一律，則更與東天目無涉，未免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天目山志

東林山志二十四卷 排印本 兼錄

清吳玉樹撰。玉樹字靈圃，浙江歸安人。東林山一名錦屏山，在湖州府治東南四十五里。宋以前統隸烏程，太平興國七年建歸安縣，始分隸焉。山自天目分脈，蜿蜒而來，實起於菰蒲溪泊之中。三峯鼎峙，而中峯最高，蒼翳森秀，峯巒如錦，又名[illegible]貝錦。一水環涵，相傳宋有沈思字持正號東老者隱此，（能造十八仙白酒）熙甯戊申有書帀道人，長揖於門，自稱回山人，欲求一醉。東老視其非凡，延坐與語，縱飲達曙，迨別時擘席上榴皮題詩於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illegible]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遂拂衣出門，至舍西石橋乘風而去，因名此橋曰回仙橋，於是東林一山遂為沈氏所專，故是書首即摹榴皮詩，以為呂仙真蹟，又附以東林降壇鸞書，可謂好怪矣。建置志、石衣園向道人題壁詩，謂向字乃回字，回字轉即呂仙也。靈異志則載回山人畫像事，皆異聞也。考蘇軾東坡詩集但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

之壁。然其和詩三首有神仙可學道之餘之句，其第三首有云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蓋直以神仙視之矣。其中徵獻一志，如何[illegible]倪思諸人，不過生長其鄉，與山志何涉，徒取盈卷帙而已。

蘭亭志二卷 原刻本

清吳高增撰。高增字敬齋，浙江嘉興人。是書輯於官山陰縣儒學訓導時。正當乾隆十六年南巡之後，故首恭康熙三十七年御書蘭亭二字，次即御製蘭亭詩，並附臣工和作。篇中如紀原、圖說、紀勝、量程、藝文，皆山志所應有。其條若禊帖、賞鑑、品騭、臨摹類，與山志無涉，至於論書八法，則更氾濫矣。竊考今之蘭亭，非古之蘭亭也。水經漸水酈道元注：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為封號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無忌起亭於山椒，窮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猶存。由此觀之，則古之蘭亭在天柱山。本文稱此地有崇山峻嶺，是也。此亭在晋時已三易其地，然尚不離天柱山。今之蘭亭則相距三十里矣。因本文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於是鑿石以為之，而無崇山峻嶺，不問也。全祖望宋蘭亭石柱記云：宋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亭二里許。石柱者，宋蘭亭非古之蘭亭。今則崇山之地，莽為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迹消磨，猶賴斯柱之幸存焉。今之蘭亭且非宋之蘭亭，爰著之，以誌遷變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蘭亭志

桃源洞志不分卷 刻本 存目

清釋蘭巖撰。桃源山在桃源縣西南三十里，洞在山之半。是書首圖說，次逢勝，次陶潛桃花源記，并明清人游記，次序，次辨議，次說，次考，次賦，次書，次修建，次序，次洞略，次碑刻，次詩，其體例叢雜，蓋山志之最劣。桃花源記，蓋淵明假想得一地，如桃花源者以避世耳，初未指為仙蹟，乃韓愈作■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illegible]為傳者言桃源之顯，實在唐世，劉禹錫游桃川可證也。清陳瑾游桃源洞記，謂是洞袁石公至稱之，或亦看山如看美人，止取其意不取其迹耶。至桃源洞自是仙蹟，不必山水盡佳也。考袁宏道由綠蘿至桃花源記云，江上四綠蘿山如削成，類嵐岫絲疑將墮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繆綠見底。又云入桃花洞無所有，惟石磴百級，蒼寒高古，差有人■不可■，則石公所亟稱者，綠蘿耳。朱謀㙔箋水經注載，御覽引水經注綠蘿蒙冪，類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鐘音，信

神仙之所居，蓋綠蘿之擅名■來已久，至所謂桃源洞者，■非漁人所■窺，然開朗，土地平曠，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乎。

天童寺志十卷 原刻本

清聞性道、釋德介撰。是書雖寺志，實山志也。天童之山原名太白山，在浙江寧波府鄞縣之東。是書卷首山圖、寺圖、凡例。志分十門：一曰山川考，二曰建置考，三曰先覺考，四曰盛典考，五曰雲蹤考，六曰法要考，七曰塔像考，八曰表貽考，九曰轄麗考，附莊產，十曰附餘考。山川、建[illegible]置於各風景、各軒亭下，輒引前人詩文以注之。其先覺、盛典、雲蹤、法要、塔像，皆闡揚彼氏，亦因其宜。表貽則載有關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天童寺志

童文字；轄麗則詳附見之菴寺，而亦引前人詩文注其下。篇中有正疏，有附紀，有[illegible]正誤，有質[illegible]疑，有從正，有存俟，有應刪，有附證，參稽頗詳，銓次亦析。惟餘考有鬼谷子廟，謂郭璞曾到，引游仙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窗牖[illegible]里，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以為之證[illegible]

玉泉山寺志三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栗引之撰。引之字長伯，湖北當陽人。是書分[illegible]三卷：上卷山水、營建、公據、事紀、古蹟、釋家、讚法；中卷詞翰；下卷詩。考玉泉山東去當陽縣治三十里，西距宜昌府百二十里，介青溪、紫蓋之間。山高九百丈，尊特竦秀，狀類覆船，初名覆舟山，亦曰堆藍山。其北有顯烈山，相傳關壯繆[illegible]顯烈處，蓋出於三國演義。又傳隋僧智顗於此為壯繆受戒，其事愈誕。志載宋司馬知白壽亭侯[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玉泉山寺志

印記，言紹興中洞庭漁人獲[illegible]壽亭侯印，競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復文荊門，送還公廟。淳熙四年冬，元奔真慈篆書畫印狀具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廡，遂止。知白不知何許人，其文亦贗託也。起筆云關公忠勇殞身，國賜英濟廟食當陽玉泉山。據蕭軫加封英濟王碑記，英濟之賜，事在淳熙十五年，不應五年已有英濟之稱，其偽顯然。栗引之曰：聞先輩云壽亭印洞庭漁獲者其一耳。

復州寶相院建炎之年伐木於二門大樹下得一印上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張氏一印其文同嘉興王氏亦有其一按侯以建安五年封何至二十年乃作印且漢壽之名又不解識者自辨之蓋知其妄也唐人玉泉詩有張大齡孟浩然自足為山川增重何必傍談靈異耶

龍潭山志八卷 光緒五年刻本 存目

清康阜撰阜字鈞儲湖南長沙人長沙城北三十曰浙渡渡東有阜曰龍潭山其麓山撰其前如屏障澇水從西來左開大蕩曰茆埠平疇交錯居人種荷最盛右出折盤旋繞山前匯為浙渡俗呼曰水渡河沃壤萬頃虹堤亘數十里山下有潭四時不竭舊有廟祀元李真萬以其得道於此鄉眾立祠祈禱輒應屢經巡撫奏請清廷曾膺封號且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嘻其過矣是志尤為冗亂其曰真人度劫經求雨咒既荒誕不經至培穀救荒諸法雖切實用而節用息訟諸條亦是善言然皆非山志所應有仙方以籤求之更滋貽誤若契據公約城捐鄉捐則凌雜未臚直同帳簿[illegible]卷末附迴龍山蓋祀李真人[illegible]之作內身而又築亭曰杭妝其荒唐益不足責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共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甲戌十二月江瀚

魯詩故三卷 郝懿行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清儒搜采遺說，以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然漢書所云似專指尚書言之，謂當魯詩殆出臆揣。惟劉向世傳魯詩，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向爲治韓詩，雖未可徵信，第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皆雜采傳記，謂所稱述必出魯詩，恐亦不無疑義也。此編所載，如禕隋盡本臧庸拜經日記之說，其謂洪适隸釋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即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之文，殊新好奇，初無的證。東〻兮栗〻兮方將萬舞，蓋據高士奇天祿識餘，其引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栗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士奇既膚末於學，又不言所出，是焉可信。波洋漣〻，蓋沿王應麟詩考之誤。詩考引楚辭章句劉向九歎曰洋流文集兮洋下漣〻章句引詩波洍漣〻。其實王逸注引詩者，今本同。且云洋洍交會漣〻而流也，無緣作波，應麟偶失照耳。於我乎厦屋渠〻，注曰楚辭哀郢章句引詩作厦。又招魂章句云厦〻亦作夏。今考哀郢章句引詩仍作夏，不作厦；招魂章句所云厦一作[illegible]夏者亦未有突厦句，非謂秦風夏屋也。儵〻周道，案已見詩考補遺。鞫爲茂草，亦本拜經日記之說。臧謂爾雅釋訓儵〻嘒〻禍毒也，此釋小弁踧〻周道也。又曰爾雅是魯詩之學，亦屬武斷。絲衣其紑，會弁俅〻，注云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引詩作紑作會。案通典引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俅〻，今本紑作俅，此爲異文。可國翰云作紑作會，不知所據何本。姜斯之類，陳喬樅魯詩遺說考皆屏弗錄，其識越矣。

僊都誌五卷 隆慶五年刻本 著錄

明李時爭撰。時爭字占泉，江蘇崑山人。僊都山古名縉雲山，在浙江縉雲縣東二十三里。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僊都第二十九，為玄都祈僊洞天，周迴三百里。樂史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以括州為縉雲郡，其地有縉雲山故也。是志分六門，曰山川，曰神仙附羽士，曰寓游，曰靈異，曰土產，曰藝文。考四庫總目存目有元道士陳性定撰仙都志二卷，亦分六門，曰山川，曰神仙，曰高士，曰草木，曰碑碣題詠，大致名同，而稱

縉雲水出東陽大盆山，注仙都，并小仙都，由浚溪以合流，西注蓮城，之東，其奇突險怪之勢，似川峽以曲高峻，似棧道。黑龍江舟行甚難。舊名惡溪，李白送魏萬詩云：卻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今仙都有好山，其下為好溪，郡志載惡溪自李白改名好溪，又傳改自李白，而好山好溪，旁稱勝仙都，此其大較也。蓋惡溪特以舟行不易，遂被此名，而風景終佳，故後人以好易之。白詩尚稱惡溪，其非白改可知，況邑又在白前。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此事不足信，然足證改名之在李後矣。

仙巖志十卷 明刻本 著錄

明李燦箕撰。燦箕字叔玉，號九際，福建仙游人。是書凡十卷，一仙巖志略，二至七皆詩，八銘賦，九序記，十行略。仙巖在浙江瑞安縣境之崇泰鄉，為道書[illegible]二十六福地，宋陳傅良嘗讀書於仙巖之隈，光宗時以弗過宮引裾切諫不從，徑行。寧宗即位，再起再黜，耕止齋，以是意，及後人追慕之[illegible]築仰止亭以致遐思，後建祠以祀焉。請四庫總目存目，載仙巖志十卷，[illegible]明王應辰撰，因其自署舉人，不詳里貫，乃疑太學題名碑有隆慶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作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即其人否也。案本書載有王應辰詩，注云字拱甫，號海壇，永嘉人，歷官上海司訓，則太學題名碑之信陽王應辰別是一人矣。存目又云嘉慶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序應辰為此編，王叔果亦有詩載此志中，注云字育德，號西華，永嘉人，歷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此云兵部郎中，當其前官也。然據叔果詩有病居寺中，羽泉劉公携觴過此，時公内召，余亦計偕北上，則其時尚未入官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仙巖志

清涼山志十卷 乾隆乙亥刻本 青錄

明釋[■]鎮澄撰。鎮澄不知何許人，自署燕山廣應寺沙門。清涼山亦名五臺山，在山西五臺縣北百二十里，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雄據鴈代，盤礴數州，在四關之中，周五百餘里，左臨恒嶽，右耸滹沱，北凌紫塞，南擁中原，為甚神皋奧區。蓋自昔而已然矣。是書勒門為十一：一總標化宇、二徵釋化主、三五峯靈蹟、四諸寺名蹟、五帝王崇建、六名公外護、七菩薩顯應、八歷代高僧、九異衆感通、十名公題詠。其中多闡揚彼教，以釋言釋，固無足怪。惟言漢明帝因摩騰法蘭建伽[■]藍於清涼山，騰以山形若印度靈鷲山，寺依山名也。帝復以始信佛化，仍加大孚[■]靈鷲。唐僧慧祥古清涼傳云：大孚寺元魏文帝所立。與志異。其說似塙也。清涼山近人測得北臺高出海面一萬零五千尺，恒嶽高出海面僅六千二百九十尺。魏源書古微以五臺為元嶽之中峯，顧炎武五臺山記亦云五臺東埵，

為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是五臺疑即恒嶽矣。此誤。清涼山志者所當攷也。

盤山志十卷補遺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釋智朴撰。智朴號拙菴，江蘇徐州人。少曾遊江參百愚斯大師，于青浦之青龍隆福寺受記莂，實洞宗第三十世。愛盤山丘壑，因止其地，搆青溝禪院以居。盤山在今薊州城北二十五里，舊傳即徐無山，漢末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山。今不曰田盤而曰盤山，亦猶匡廬之謂廬山也。其山南距滄溟，西邊太行，東放揭石，北負長城，雄視畿輔，不以今重。雲山集云：漁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盤先生自齊而來，棲遲此山，因名田盤。不見於他傳記，殊屬無稽。此山無志，是編實為創作。智朴既深通翰墨，而又往王士禎、朱彝尊，互為商訂，宜其大體雅潔，斐然可觀。逮乾隆十八年，詔蔣溥等詳加裒輯，擴為十六卷，冠以巡典、天章五卷，自欽定盤山志出，而此書遂廢。要其經始之功，亦未可抹殺歟。

洞庭湖志十四卷 道光八年刻本 著錄

清萬年淳撰。年淳字𢘬峯，湖南華容人。乾隆五十七年官安徽六安直隸州州同。是書創始於華容某氏，而卒成之者年淳也。卷前有陶澍序。主洞庭即禹貢九江之說，姑舉經文以明之，經先江漢朝宗于海，後乃言九江孔殷，則九江自在江漢合流之下游，其非洞庭灼然無疑。此編分十有七門，首輿圖，次皇言，次星野，次湖山，次水道，次洲港，次堤垸，次稅課，次兵防，次風俗，次物產，次古蹟，次祠廟，次游覽，次事紀，次捃摭，次藝文，可謂備矣。洞庭湖界連三府一州八縣，周圍八百餘里，他志不過鋪張，僅供游覽吟詠，茲則地險為滇黔越蜀之咽喉，水利資長岳澧常之蓄瀉，關係甚鉅，紀載宜詳，故篇中於山川水道堤垸兵防稅課諸門廣為搜輯，不厭求詳，足見其留心實用焉。

委羽山續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著錄

清王維翰撰。維翰字嘯林，浙江黃巖人。是編其自序云：明胡伯舉曾作委羽山志，目分六卷，世已無傳，僅於故紙堆中得之，因續成六卷，體例略倣前志，有補有續。宮室、仙道、記文、題詠，皆因前志而續之者也；搜餘、雜記、雜文，則補前志所未備者也。其中尤可取者，白玉上經云：委羽洞周回万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山在兗州東嶽。又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委羽山在北極之陰。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李白詩：昨發委羽朝度關。皆非指在黃巖者，概不錄入。又舊志載潘瑞、謝靈運、朱文公、戴復古、杜範遊羽山詩各一首，案潘瑞則不見史傳，靳記其人之有無未可知，其詩亦不類唐以前作。張溥百三家集謝靈運亦無此詩，又朱子全集、戴石屏集、杜清獻集均不載遊羽山詩，則此五絕句殆皆依託之作，此蓋一洗山志陋習，識其識高出前人者也。

石鐘山志十六卷 光緒癸未刻本 著錄

清胡傳釗撰。傳釗字樂樵，湖南善化人，以知府官江西，故是書以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湖口鎮總兵丁義方為蒐輯，自居於校訂之末也。石鐘山在湖口縣，有二，縣治南為上石鐘山，縣治北為下石鐘山，距縣治各一里，兩巖相對，壁立數百仞，隔九江郡六十里。酈道元水經注以謂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唐李渤作記，則以南隅得石當之，而宋蘇軾獨哂其陋，謂山有穴罅，微波入焉，噌吰如樂作。又港口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自有此說。言石鐘者皆主聲；清曾國藩石鐘山記書後云：上鐘巖、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以形言，非以聲言，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據是則石鐘應以形斷無疑義焉。其志分十有六門，首訓典，附奏議；次形勢，附沿革、城垣、兵制；次山水；次建置；次金石；次游覽；次祥異；次軼事；次雜識；次武功，歷朝紀略；次武功，國朝紀實；次藝

文、歷朝文徵、次藝文國朝文徵、次藝文歷朝詩錄、次藝文大小孤山歷朝詩錄、次藝文國朝古今體詩、次藝文古今體詩、則皆生存人所作也、其武功[illegible]前代（歐陽一湖）美著於明太祖征陳友諒之戰、王守仁擒宸濠之戰、然與石鐘無涉、惟清咸豐時、敵據石鐘山壘、自曾國藩剏立水師、經楊岳斌彭玉麟等戰四載、僅乃克之、故其於武功為最顯、然於山志實為剏例焉、

西天目祖山志八卷 光緒丙子刻本 著錄

清釋廣賓纂輯、是書為西天目山[illegible]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蓋二人合作、西天目山在於潛縣北四十五里、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總其名曰天目山、以分兩峯、故曰西曰東、上有二池、謂為左右目、一名天眼、亦名西山、又名西峰、以為浙西諸山之祖、故曰祖山也、山以梁昭明太子蕭統得名、俗傳[illegible]昭明太子取金剛經分為三十二節、心血為之枯、後目失明、取池水洗之乃瘳、此昭明峯下所以有洗眼池也、

然東天目亦有昭明寺、因非一峯所得專矣、據其凡例稱、初志經阮子厚草創於萬曆辛巳、迨甲寅、邑宰徐嘉泰聘錢以令為時斂增飾之、以攻衆未詳、至三修四修、終未帖然、崇禎戊寅、釋心海所輯祖山志理事諸晰、今秉以為藍本、[illegible]略加圖乙、而已則此志合出釋心海至際界四本經目存目、所載[illegible]章之系東西天目八卷、以天目東西二峯輯為二志、各分四卷[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所謂三修四修者即在其中否、今此編子目繁多、書分八卷、子目凡四十有八卷

休咎靈異紀譚補遺猶不在其内焉其中如
尊宿一門紀載稍冗而於語簡言家剃家風名
分、領跋偈頌尚可清納總之以禪宗語錄闌入
山志終乖體例耳

靈峯志四卷 宣統三年刻本 著錄

清周慶雲撰。慶雲字夢坡，浙江烏程人。靈
峯在浙江錢塘縣西隅北，距城九里，距西湖四里，
自玉泉折而西北曰青芝塢，其西曰靈峯，高四
十六丈。是編分四門，曰山水，曰名勝，曰人物，曰藝文。
卷前有江陰繆荃孫序，稱其條舉件繫，文縟
詩清，推靈峯處西湖之北，蹊徑幽深，而四方游屐，
宋以前無聞也。故編中以為自蘇玉局有題壁之詩，
而其名始著。宋四名家詩鈔載蘇軾詩云：靈峯山
下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
依稀猶記妙高臺。所謂題壁之詩是也。坡集編在
惠州時，故杭世駿道古堂■南第三集有靈峯
山寶陀寺二首，然則詩非杭州■無疑。雖名區勝
壤，亦必有人焉為之品題，而後其名乃顯。然靈峯題句，不
有楊維禎、劉基耶？以靈峯林木蓊鬱，泉流清冽，
固足以供吟眺，而滌塵襟，正不必藉重古人也。

長白山記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劉建封撰。建封里貫未詳。據其自序稱：戊申夏四月，建封與李守廷玉等，適奉欽帥委勘奉吉界綫，五月入山，親率猛士健僕，直抵長白山巔，登臨天池。戊申者，光緒三十四年；欽帥者，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也。長白山高約三十里，周約二百四十里，土少沙多，海浮石居其半，樹木不生，冬夏積雪，四時望之長白，故曰長白。大清一統志：康熙十七年及三十四年，曾派大臣登長白山，觀其形勢，其山巔為圓形，積雪皚然，其上五峯環峙如城，南一峯稍下如門，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茲依建封所察，得其山巔為圓形，是就南坡口半面觀之（原注：東北西南長形）。其上五峯環峙如城，是立南坡口上只見五峯，而未臨天池之故（原注：峯大小十六峯）。南一峯稍下如門，是指軟石崖而言（原注：俗名南坡口）。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是風影之談（原注：八旗通志云山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餘里），原無足據。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亦含混之辭，未經詳細而踏勘也。建封以為歷來所派各員皆未臨天池，故終昧真相。天池在長白山山巔，為中心點，群峯環抱，離地高約二十餘里，西南東北長約二十九里，橫分三段，北段寬約二十里，中段寬約十里，南段寬約十三里，周約七十餘里。韓人云六十里，日人云八十里，均就水面之大概言之。三面壅注不流，惟北偏東一隅水溢流如綫，為乘槎河，實松花江之正源。其鴨綠江源為暖江，其土門江源為大浪河，此皆其親身目驗，庶可徵信。至謂劉頭峯有一臺，後漢管幼安讀書其上；敖山有一洞，秦人盧敖隱跡於此；將軍峯一名天山，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即此山：殆皆傳重方人修為勝迹，乃方志之通病。若指紅旗河相傳岳武穆北伐過此，則太乖事實，與此篇中錄土人神話，同一悠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長白山記

五蓮山志五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釋海霆撰。海霆號鷲龍，山東諸城五蓮山僧。五蓮山在諸城縣南八十五里，高八百四十丈五尺，徑九里二十三步一尺，圍二十九里五十三步三尺。右控岱宗，左臨滄海，山二十六峯，高天柱，次大悲，次望海，五蓮皆出其上，舊名五朵。是編頗無體例，其一卷為峯巒泉石與寺殿樓閣雜出，二卷為緣起、宗派、世系、本山住持、開山大師本傳、諸師本傳、像贊、安寓、護法、物產、莊田，未免混淆。三卷四卷為文集，五卷為詩集。文集開山和尚碑銘有曰：至五朵，見五峯參天，蘇子瞻所謂奇秀不減雁蕩者也。東坡斯語，不知所出。然卷首李煥章序亦有是言，可因此想見五蓮之勝云。

西山志十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存目

清歐陽桂撰。桂字郁庭，江西新建人。西山在新建縣西，章江之外三十里，即獻原山。水經贛水注作厭原山，豫章記作散原山，樂史太平寰宇記：西山本名南昌山，自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水西十四鄉置新建縣，山因屬焉。其發嶺自高安之虬嶺，迤東突起，亘天延袤三百里，上接筠陽，下連匡嶽，東限章水，西帶馮川，瑞水界其南，修水界其北，蓋郡首之右障也。是編據其自序，殆因舊志所載，改其荒謬，補其闕略。首列紫霄峯為西山第一峯，上有蕭仙壇，仙即蕭史也。蕭史秦人，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無緣在此。其洪崖井謂唐開元中晉州張氳煉丹於其所，自號洪崖先生，有洪崖丹井。古詩云：右拍洪崖肩，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是也。此尤自相矛盾。既以洪崖為晉州張氳，非三皇時之洪崖，而又引郭璞遊仙詩為證，不幾乎手不知此洪崖實非晉州張氳，而蕭史

之說流傳已古考水經贛水注西北五里有洪崖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又曰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鵠所逕過也有二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游萃也此雖雷次宗所謂繫風捕影之論然於山志聊記奇聞未為不可至於秦人洞則全襲陶潛桃花源記之▇稱為晉永興中事并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語而亦襲之其▇可知若望湖亭錄蘇東坡詩坡集望湖樓醉書五絕編在倅杭州時故曰故鄉無此好湖山豈詠江西望湖亭耶凡此▇失之顯▇其他不具詳焉

昌瑞山萬年統志十六卷 傳鈔本 存目

清英廉撰英廉正藍旗蒙古人光緒十年實授馬蘭鎮兼管內務府大臣昌瑞山即東陵也在馬蘭峪迤西東接遵化西達薊州北通密雲等縣其南曲折至玉田諸縣其書乾隆時布蘭泰原纂曾經進呈光緒中英廉重修於舊志多所變更▇定為上下兩函各八卷凡分八門上函首陵寢次祀禮次禮儀次宸翰次巡幸次建設次承恩次人物附古蹟下函首輿圖次建設次防護次賞賫次圖考次爵秩次界限次建置次人物▇附▇載諸陵尊藏金銀器皿陳設以裕陵為最多單字畫一項有趙▇孟頫秋郊飲馬圖手卷錢選孤山圖手卷鄧文原章草真蹟趙孟頫書道德經馬遠冊頁董其昌冊頁其他磁器玉器咸有▇御題而陵中寶物尚未登記此亦易所謂慢藏誨盜裕陵之發掘有由來矣

頁二九

華銀山志十八卷 同治甲子刻本 存目

清釋昌言撰。昌言字虎溪，四川岳池縣伏虎寺僧。華銀山在岳池東南百九十里，發脈綏南，蜿蜒磅礴，綿亘千餘里，至巴、合、鄰、岳四縣之交，陡起一峰，嵯峨峻峭，直摩霄漢，千山競赴，萬壑爭趨，實坤輿之雄鎮也。山之西北可望渠江，水經注謂之宕渠水，又名華鎣，見重慶府志。是書分十六門，以星野為首，次圖考，次疆域，次形勢，次開建，次寺院，次燈田，次古蹟，次護法，次遊覽，次道脈，次名僧，次物產，次靈異，次公署，次義舉，而終於詞翰。道脈自世尊起，自一世摩訶迦葉至二十八世菩提達摩，以迄東土六祖、五宗，不審此與華銀山何涉。遊覽則殊乏名人，詞翰則大鮮佳製。此其所以山川雖勝，而其名弗彰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華銀山志

委羽山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存目

■張仲孝撰。仲孝字百原，江蘇常熟人，以進士官黃巖縣知縣。委羽山在■黃巖縣南五里，形類龜，故名翠龜，一名龜蒜。相傳周劉奉林棊為仙，至空屋穴自嵩山徙居，馬丹成控鶴上昇，墜大翮于山椒，因名為委羽山。道書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天。是編亦分七門：山圖、形勢、勝蹟、宮室、僊道、記文、題詠，而題詠居其半。其載謝靈運詩云：山頭方石在，洞口花自開，鶴背人不見，滿地空綠苔。語意凡近，謝集所無，必為依託。又朱熹詩云：山藏方石巒，門掩薜蘿深，道像千年在，衣冠照古今。原注云此詩俗傳文公管台州時作，然公為宋大儒，生平言皆有理趣，獨此篇詞意中有未妥，況寓台諸集俱無所載，豈傳聞者訛耶。是亦疑之，但直係贋作，自應從芟，乃復存之，以俟博識，惑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

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三頁

乙亥正月 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委羽山志

齊詩傳二卷 姚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雜記十八卷。孫氏不知何人。應劭注曰后蒼作齊詩。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轅固作詩傳。徐天麟西漢會要以齊詩傳為轅固作。然漢志題后蒼，不著固名。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蓋三家詩之失傳，齊為最早。魏晉以來，學者鮮有肄業及之，職此之故。王應麟詩考，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近世如范家相、馮登府之倫，皆續有採輯，亦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要以陳壽祺父子蒐討三家遺說較為完備。其不采白虎通義，則以是書有魯訓，有韓內傳，且當章帝時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非必班固一人，特令固撰集其事。國翰乃以書中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為本，故不復顯其姓名，並據輯補，失之濫矣。[illegible]至漢書叙傳引詩國之司直，易邦為國，所避漢諱，亦以為齊詩異文，不太可笑乎。又為下國駿[illegible]號，蓋本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作駿，謂馬也。王應麟詩考引董氏同夢。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考。致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亡已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當時以為齊詩尚存也。觀伯玉此跋，則亦逌所稱齊詩，其與明人偽撰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同一依託無疑矣。顧呂祖謙、王應麟猶[illegible]其說，輔廣詩童子問且謂是詩當從董說謂馬，則與上章綴旒相類，不亦惑乎。陳喬樅齊詩遺說考不收此條，洵為有識。國翰意在取盈卷帙，不及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齊詩傳

京口三山全志十二卷　明刻本　著錄

明許國誠撰。是書其自序有云：爲正德壬申河東史宗道所輯，迄今八十餘禩，散逸殘缺。續志金山志而亭寺臺閣代有興替，其後人詩章之繼響者未修撰，搜其勝景標彰文翰，湮沒遂多。郡博高子一福搜修，而全輯之，采其故實，疏其圖繪，括其詩篇而訂正以付剞劂氏，題曰三山全志，而以鶴林寺、招隱寺附焉。蓋許爲郡守，故其名目所謂舊志，即續四庫總目有目京口三山志十卷，題爲明張萊撰者是也。此編首總敘，次諸寺，附堂宇，次[illegible]，次[illegible]，次祠廟，次名賢，次仙釋，次集詩，次集文，次詩話，次碑考，次雜紀，次紀異，次古蹟，凡十有四門。其存舊云蘇東坡玉帶久失，則今之玉帶當係自明後。又集詩辨登金山詩云：舊志登金山詩題曰文宗，而置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詩，今訂爲元文宗作。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於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名勝錄特不之考耳。歷代帝紀宗廟號無文宗，惟唐紀有之。唐文宗未嘗南幸，又音律亦不類所作。[illegible]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建康，虞邵菴金山萬壽閣記云：今上皇帝潛邸之日，由江上舟親登是閣，則爲其作無疑。此考殊爲典核，在明人著述中尤不易得也。

嶺南名勝記十三卷 原刻本

清陳蘭芝撰 著錄

蘭芝字拂霞，廣東香山人。是書闕第一卷，其卷端題明光祿卿嶺南郭篤周著，知此編出於郭也。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门記，次石门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门記，次七星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臺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即五指山，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峯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以上凡二十七地，於粵中名勝略備。然如風度樓則以張九齡，曹溪則以釋慧能，韓山祠則以韓愈，白鶴峯則以蘇軾，崖山則以陸秀夫、張世傑，江門則以陳獻章，柳所謂地以人傳者歟。

衡岳志八卷 康熙甲辰刻本

清袁奐撰 著錄

奐字崧嵐，湖北襄陽人。衡岳在湖南衡山縣西。初學記曰：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稱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天。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山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東南臨湘川，還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長沙志曰：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為最高。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衡嶽志十三卷，明彭簪撰，姚宏謨重訂。其後鄧雲霄復有纂輯。是書取裁一本鄧志。鄧志分為八卷，今仍之。增補者十之三，刪者十之二。卷一星野、圖考、山水、書院；卷二寺、觀、物產、田賦、靈異、古蹟、神碣、游敘；卷三仙釋；卷四記、典、祝辭、御製、表、特記、歌、頌、騈議、經跡、說；卷五文藝、賦、序、傳、錄、跋、引、建置記；卷六文藝、建置記、游覽記；卷七詩章、五七

言古五七言排律五言絕句卷八詩章七言律七言絕句附方外詩其中名目多可歸併如歌頌當列文藝祝辭特記當列祀典至南岳飛來船石去記室附之靈異駁議及說並當列文藝徑路當列山水而游覽之目亦似未安也

茅山志十五卷 康熙八年刻本

若鋒

清笪蟾光撰蟾光字江上江蘇句容人順治九年進士官都察院御史茅山亦名句曲山在句容縣東南爲第八洞宮金壇華陽之天第一地肺福地周回一百五十餘里昔漢咸陽有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山發三峯相傳三茅君乘白鵠各集一峯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名梁書齊永明十年陶弘景止於是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此見於正史者也（言茅山者當以此爲[illegible]）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茅山志十五卷元道士劉大彬撰前有永樂癸卯胡儼序稱舊本爲張雨所書至爲精潔後燬於兵燹虞孝俊爲刊板後成化庚寅嘉靖庚戌嘉靖辛亥又經重刻是編皆載其序于首分十四門曰三茅真君歷朝誥勅曰歷朝真人勅書曰歷代真人奏疏書札蓋山歷代真人名臣碑記曰蓋山宮觀歷代名臣碑銘曰三茅真君紀系曰洞天職仙傳曰上清嗣宗師四十五代傳曰茅山高真女仙傳曰蓋山宮觀泉洞異產田畝紀曰真人纂述經識道

書曰梁唐宋元人詩記曰明代名人詩記曰大清名人詩記附道秩考竊疑以茅山雖以三茅君得名然如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太上道君賫紫素之書策中君文紫素策小君文俱在漢成帝哀帝時文既非古事更渺茫明係羽流妄託惟陶隱居性愛山水白雲自怡清風遠韵超然塵壒登斯山者其足令人慨慕留連也夫

普陀山志二十卷 乾隆五年刻本 黃錦

清許琰撰琰字瑤洲福建同安人其自序結銜題賜進士出身壬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前翰林院庶吉士不知其進士為康熙為雍正也普陀山在今浙江定海縣之東距縣百餘里孤峙海中蜿蜒綿亘縱橫各十里計周遭四十餘里或云百里一名補陀梵書補陀羅迦山有三一居兀納忒黑一居白忒白一居南海世以是山當之又稱補怛洛迦山梵名也相傳五代後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鍔從五臺山得觀音像將還[illegible]本國舟新螺礁蓮花當洋舟蔽不前鍔禱曰使我國眾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竟止潮音洞下居民張氏目覩斯異亟舍所居築庵奉之呼為不肯去觀音院此乃普陀築院之始遂為菩薩親進大道場清四庫總目有明周應賓普陀山志六卷又有清朱謹陳璿同撰普陀山志十五卷據是書凡例云山志實明總兵侯繼高創為之成于萬曆十七年己丑至三十五年丁

未周應賓重修、三十七年戊寅、普濟法雨兩寺、
同請裒殷玉修輯稿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
請朱謹陳璿重加增削至四十四年乙酉始梓、遂與法
雨所刻[illegible]小同大異、然勝境事蹟則無不同也、此編與
前志異者、不立古蹟一目、其云茲山以菩薩而名、是
山皆蹟、是蹟皆古也、前志列古蹟、只載短姑道頭、
不肯去觀音院、及太子塔三條、反覺寥寂、今俱類入
形勝靈異、是說謂以菩薩而名是山、則山皆蹟、是蹟皆古、
未免牽強、仍從前志為正、又[illegible]流寓、前志以山舊曰

梅岑、謂南昌尉為此山主人、志山者必不可略、顧縣有
四鄉、而山屬安期鄉、則安期獨非主人乎、著謂志
佛不必及仙、無論佛是金仙、且因未聞佛不許仙之
流寓也、若則仙道樓鍊、及忠憤蹈海、凡流寓者、皆
列之、是則持論各通、惟所謂忠憤蹈海者、本內祇
吳鍾巒一人、考吳鍾巒、號流寓普陀白華菴、方清
兵下舟山、鍾巒急渡海入城、設高椅於文廟左
廡楊下、抱先師主自焚死、非蹈海殉偶失檢爾、

潭柘山志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宗室神穆德撰、據其自序、銜為原任鎮守
朔平府等處建威將軍鑲紅旗都統、是書作於
乾隆四年、又名潭柘山岫雲寺志、其總目、曰[illegible]主上卷山
基宇、曰梵刹原宗、曰中興重建、下院附、曰歷代
法統、曰行幸頒賜、曰名勝古蹟、詩附、潭柘在舊
京正西七十里、山本自太行、岡連西山、稱[illegible]太行第
八陘、山勢險峻、上干雲霄、挹抱迴環、巘重嶺
複、特稱幽奧、名蹟最久、主山以培塿當羣山

心、九峯展而立、古有龍潭柘林、因得名焉、燕人
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其寺開創於晉時、謂
之嘉福寺、肇興於唐代、謂之龍泉寺、亦寺之
近古者也、都城自遼金以後、至于蒙元、靡歲不
建招提、明大璫尤喜造佛寺、梵宮之盛、始于建
章萬戶千門、成[illegible]化中、京城內外、敕賜寺觀至六
百三十九所、見於周洪謨奏疏中內臣作觀、此則
琳宮紺宇、皆巨璫逆豎所為、唯潭柘一區、無宦
豎建造之蹟、僅弘治時司禮監戴義於[illegible]年

休致後，步至潭柘，以寺久敝壞，帶稱視鳌之所，於是出所積為工食費，又請於朝，賜金益之。茲其與諸墻不同者也。古蹟有元妙嚴公主拜磚，相傳妙嚴為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大士不輟，遂留此跡，其先額、手足五體皆印，歲久輒壞，惟兩足痕存。是蓋好事者因達摩影石而為之耳。下卷餘義菴補首，載恭忠親王奕訢集唐詩，次述康熙以來律師以續法統云。

白石山志八卷 光緒癸未刻本 著錄

清施元孚撰。元孚字德交，號六洲，浙江樂清人。白石山在今溫州樂清縣之茗嶼鄉，以石皆白故名，奇勝頗類雁蕩，又名中雁。宋李少和開山後，太宗賞書第一山三大字賜之，刻玉虹洞口石壁間。山之勝分為三：中曰玉甑峯，左曰東漈，右曰西漈。是志作于乾隆三十四年，光緒九年同邑陳瑋復為增輯。首序、小傳、詩家爵里、山圖，次山水，次寺觀，次藝文一，記序傳疏引；次藝文二，古體詩；次藝文三，近體詩；次物產；末附金石志，共為八卷。其山水子目，分系始開山、山體、水源、山境、山路，較他志為詳。康志名玉甑峯志，則東西漈將何所屬，今改名白石山志，諸在白石境內，景無不該矣。藝文李建中李少和傳，太宗屢徵召，宋史不載。其對真宗問治國修身之要，全襲陳摶語，志謂以傳疑為假託是也。茲山自奇，何必藉重羽流乎。然其開山之功，固不可沒耳。

東湖志二卷 嘉慶九年刻本

清特通阿撰。特通阿任台州府知府，遴郡士洪震煊、沈河手、郭協寅共為纂述，書未竣，後屬郡學博沈焯成之，實非其作也。東湖在台州府崇和門外，負郭為湖，凡一萬六千步。其源有二，一受城中之水，城北據大固山，每當積雨淫潦，勢如建瓴，驟不得泄，則閭里受其患，必使會眾溝水東趨啟門而注之湖，然後民得安宅；一受山宮溪之水，源自百丈巖、白龍潭，瀑水至通明橋分為二，穿橋南下入于湖，一稍東出南入于江。茲湖出郭之東，不數武而即其地，故名曰東湖。是志分為上下卷，倣范成大吳郡志以地為綱，而採詩古文散附各條之下。大東湖風景固幾與秦之西湖、禹航之南湖、檇李之鴛湖、會稽之鑑湖同，一脈染而澇則以備宣洩，旱則可資灌溉，又豈徒供州人士女之游泳已哉。

焦山志二十卷 道光三年刻本

清王豫撰。豫字柳村，江蘇丹徒人。焦山在鎮江府東北揚子江中，山距城九里，古名譙山，杜佑通典、樂史寰宇記皆有譙山戍，江淹詩、宋本亦作譙。宋于向詩成入海中山是也。金山浮玉，米芾臨金山賦注又云浮玉焦山之名，今崖刻浮玉者二，一名互稱，由來舊矣。阮元焦山采略云，北宋後始以焦孝然事傅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尚少，并無焦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為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斷無孝然作贊。盧見曾作焦山志，初未辨及是，亦辨焦山者不可不知也。是書距盧志之成六十年，其宸翰賜書及名人著撰，悉以次增入，又山中建置如仰止軒、詩徵閣、書藏樓、月波臺、夕陽樓、還石山房、飲江樓，暨山中法物如楊忠愍公墨蹟、西漢定陶鼎，皆前時所無，此其所以重為修輯與。

北固山志十四卷 光緒三十年刻本 著錄

清周伯義、陳任暘同輯。北固山在江蘇鎮江府城北一里，下臨揚子江。揚子一名京江，寰宇記謂之京口水。郡南二十餘里有長山，發自天目，屏風、三茅至銅坑東卸而來，勢甚高，延袤數里，東行為馬鞍、迴龍諸山，又迤邐而北至於金頂、京峴。京峴之中抽而分析，結為郡治，郡治之北特起為此山，三面臨水，勢最固險，故謂之北固。水經注所謂別嶺入江是也。別嶺即後峯。僧了璞輯北固志十二卷，專指後峯言之。是編則并及前中兩峯。舊志首錄宸翰，後分形勝、建置、古跡、碑刻、人物、雜識、藝文七門，各有子目。今僅於雜識前增紀要一門而已。其中載宋屯田郎中柳永墓，至順志云在土山下，既引葛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誌、與葉夢得避暑錄話以證之，後引郡中柳氏譜序，謂耆卿卒，葬丹徒土山，同時有柳況者世居丹徒，哀耆卿之後而收恤之，此丹徒柳姓之始，尤可徵信。又論唐若山事，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遇，與客遊北固山，自中斷隱去。按府志，相國李紳嘗習業華山，出谷求程，暴雨避岩下，見一道士艤舟招曰：公垂至此耶？余即若山，將遊蓬萊，與公向昔分得相遇。携登舟，須臾達蓬島，神仙數人皆舊友。流連中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送歸，後果入相。按此若山仙矣，然用府庫錢市藥，豈仙所為？是語不惑，足破俗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北固山志

海珠小志五卷　原刻本

清李韡撰。韡始末未詳。是書前有歐大任序，後有陳步尹跋。廣州府城西北粵江中有海珠石，輪囷于水上，廣袤數十丈，湖汐經焉。其圓秀若巨珠。宋寶祐四年，郡人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李昴英施財創寺於其上，奉佛安僧，請額海珠慈度寺，額以南漢慈度舊名，蓋二十八寺之一也。其後乃建文溪祠堂，俎豆昴英。文溪，昴英字也。韡即其十二世孫。此志雖為海珠作，實表彰先德。然海珠於粵，夙推名勝，論者謂隹於山者不得之水，隹於水者不得之山，山水隹者不能得之城郭之近，斯寺兼焉。石生江心，四面環滙皆水，林木森蔚，殿宇布列，雖潮湧巨浸，不能毀。故詞人墨客多泛舟此遊，而粵人視之，不啻杭之西湖焉。

陽山志三卷　傳鈔本

明岳岱撰。此編自序後署鄞郡岳岱。始末未詳。陽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丈，周回四十五里，東西面陽，故名曰陽山，蓋取山東為朝陽，山西為夕陽之義。又以其勢四面飛動，名曰四飛。越絕書：夫差自殺，越人葬之卑猶，亦即此山。曰秦餘杭，皆陽山別名。其南北中三峯俱高，北曰珠冠，頂美之也，中為箭闕，峯英高於是矣。總而言之，有十二峯。是志岱分三卷，目為十八篇，每篇首述其旨，而終讚之。一曰山勢，二曰泉石，三曰臺洞巖壁，四曰古迹，五曰寺庵廟，六曰草木，七曰藥產，八曰堂墅，九曰飲食，十曰詩文。其古迹中載夫差既殺子胥，游於姑蘇臺，晝寢而夢，召公孫聖而問焉。聖直言之，遂怒殺聖。聖仰天曰：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葬我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夫差投之烝丘。及越入吳，夫差晝馳夜走，逵於秦餘杭山，采生稻而食，伏地而飲。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

律偟耶、因三呼公孫聖，聖從空中三應之事。雖荒唐，其說已古。至周襄王時神女葬地及龍母塚、丁令威宅、與丹井，皆流俗傳聞，未足為據。殆以陽山故實無多，故采之以充篇幅歟。

輞川志六卷 道光十七年刻本

清胡元煐撰。元煐字筱碧，江西新建人，官陝西藍田縣知縣。是書分為六卷六門：一曰圖考，二曰名勝，三曰人物，四曰金石，五曰雜記，六曰文徵。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水淪漣如車輞，故名輞谷口，即嶢山口。其地兩山對峙，水從山北流入灞。唐書■王維傳、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唐書文■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其輞川圖，祖本久失，後代臨摹，惟宋郭忠恕為最前，明郭漱六重摹■亦稱善。今文煐又摹而重刻■山水清幽，軒亭雅潔，猶■髣髴見之。昔元好問詩云：白頭烏帽黃塵陌，笑殺高人王右丞。以杜甫目維為高人，故云然也。居處之美，安樂是耽，其受祿山偽職，亦輞川有以累之乎。

莫愁湖志六卷 光緒壬午重刻本 存目

清馬士図撰。士図字掬村，江蘇江寧人。莫愁湖在江寧省會石城門外。因六朝劉宋時盧莫愁居此，故名。歷代詩詞惟泛詠佳人莫愁，而不及湖。至元人葉天民有莫愁煙艇詩，而湖始著。相傳明祖與中山王徐達賭棊於此，詔以湖為湯沐邑，至今湖祖尚歸徐氏。是志上冊卷首自序、題詞、目錄、莫愁湖図、莫愁湖賦，卷一莫愁湖詩，卷二山水、橋梁、祠廟、古蹟，卷三文考，卷四畫社。下冊卷前鬱金堂詩詞證、小引、莫愁小像、鬱金堂八景題詠，其曾文正遺像及新建曾公祠記，則俟壽安重刊時增入。卷五詩證，卷六詞證、補夢。補夢云者，謂嘗宿鬱金堂，夢一艷妝美人，有垂髫婢侍側，手執奇花一枝，歌莫愁樂二曲。文士習氣，慣作虛誕之語以自矜炫，未足深辨焉。

上方山誌五卷 乾隆甲申刻本 存目

清釋自如、吳仁敵同撰。自如即上方山兜率寺僧。仁敵，江蘇江寧人。上方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南四十六里。山名上方，寺名兜率者，取上方六欲第四天之寓名。蓋因山之巔崖拔出，而寺居其上也。其山北連紅螺[illegible]，南壓大湖，東負雲風，西接百花諸山。峯峯最高者曰天柱峯，居山之西，直立雲表，如中天之柱。又有望海峯，在山東南，雖距海甚遠，然造其處亦在望焉。是志分名勝、人物、建置、文部、物產五門，為五卷。據釋自如序稱，歷代賢人善信詩古文詞，一一錄籍，今乃詩僅唐代寧郡王伊都之等寥寥數首，無一明人作，而自如、仁敵之詩，連篇累牘，而仁敵所著秋樹、秋雨、秋風、秋月、秋花、秋草，到處可詠，與上方何涉，而亦概行闌入，何其濫耶。惟物產載有五色海棠，可以補群芳譜之缺焉。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計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乙亥二月江瀚

韓詩故二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志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皆薛氏章句為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緣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宋元以後，鄭詩亦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存者外傳十篇而已。是編所輯頗為寥落，由其以薛君章句別為一編，除經典釋文而外，所採無幾。至如李賡集解引韓詩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燕燕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專詩考、呂祖謙讀詩記分引之），引董逌云韓詩古之人無斁，斁作擇，大都難以徵信。又得此䵶𪓰，䵶𪓰蟾蜍也，注云范處義解頤新語，而不知說文黽部䵶𪓰詹諸也，詩曰得此䵶𪓰，言其行䵶𪓰然。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仍作戚施，則此非韓詩故，陳喬樅列之齊詩也。至雨無其極傷我稼穡，蓋本劉安世元城語錄。姜手陳喬樅曰：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尚存，若韓詩作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為偽妄，此不待辨而明。斯言當矣。著書難，輯書亦正不易歟。

禺峽山志四卷 康熙六十年刻本 著錄

清孫綖祖撰。綖祖字澄翁，奉天瀋陽人。禺峽山又名二禺山，一名中宿山，山源發衡廬脈，聯韶石，襟曹溪，而負二羅七十二峯，近袁瑤碕，當百粵上游，為六傳要衝，距清遠縣三十里，兩山穹窿對峙，如擘束湞湟諸水而赴海，故曰峽。世傳軒轅帝之庶子長大禺、次仲陽降居南海，於其臣曰初、曰武俱隱於此，蓋萊渤難稽也。茅君內傳載為方輿第十九福地。是志以夏雲所修禺峽山志為本，殘闕者補，失次者序，參證損益而成此編。首列禺峽圖經，為圖凡七，舊志不分綱領條目，今於圖經之後，各標總綱，一曰名勝備考，二曰建置沿革，三曰古今藝文，四曰登臨題詠。提其綱而仍各分其目，每篇首列總論，此皆優於舊志者也。攷唐人題詠咸曰峽山寺，宋人題詠多曰飛來寺。由唐歷宋，其間興廢不一。據志載宋領峽山二神勅，名曰清遠峽山，不曰飛來，知飛來之名後起。宋蘇軾有至清遠同游廣陵

寺[illegible]，又有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並見本志。此廣陵、寶林二寺其遺址亦莫攷也。

恆山志四卷 乾隆廿八年刻本 来録

清桂敬順撰。敬順字翼昭，江蘇泰興人，官山
西渾源州知州。恆山在渾源州城南十里，周
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爾雅釋山恆山
為北嶽。水經恆山謂之元嶽。舊祀北嶽於真定曲陽，
清順治七年移祀於渾源州。是志分乾元亨利
貞五集，序文圖考列前。乾集為御製、星志。元
集為形志、名志、祀志、封志、廟志、物志、事志、水志說
志、仙志、蹟志。亨集為經志。利集為文志。貞集為
詩志，并華文詩。多傳曲陽恆山，與此無涉，似當刪
去，方見謹嚴。至古代北嶽之祀渾源，經傳無明
文。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嶽常山
於上曲陽。自是而後，歷二千年，未之有改。續文
獻通考載嘉靖初科臣陳棐請正嶽祀疏，
謂三代而下，歷隋唐俱於渾源州致祭，石晉失
燕雲十六州之地，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據，無
緣至幽薊之域而覲所謂北岳者，所以止得祭於
曲陽。蓋明人不學，疏於考證如此。先是弘治六年，

兵部尚書馬文升已有請釐正祀典之疏，未經
允行。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渾源州恆山距阜
平縣大茂山三百餘里，峰巒相接，蓋恆山周
三千里。渾源南二十里與在曲陽西北方四十里
者，實一山也。鄭樵通志亦云恆山在曲陽西北百
四十里，即舊阜平之大茂山也。自渾源州發脈，由
飛狐嶺達曲陽。由是而言，則於彼於此，初無可
爭。然諸魏源書古微獨力辨曲陽之祀，發五辨
以闢之，以為元嶽為祖，五臺為禰，曲陽之大茂山
為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以築後，遂畫
渾源之山與五臺為二。水經注崞縣南面漢雁門
郡崞縣，為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
為元嶽之中峰，故靈異峙於岱華，即不祀諸渾
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
可，謂即是元嶽，則以孫為祖，以足為首，是又一說
也。今既移祀渾源州，存而不論可矣。

南岳志八卷 乾隆癸酉刻本

茅錄

清高自位、曠敬本同輯。自位官湖南衡山縣知縣，敬本邑庶常也。衡山爲南岳，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書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孔安國注曰：南岳衡山也。周禮職方荊州其鎮山曰衡山，爾雅釋山江南衡，郭璞注曰：衡山南嶽也。史記封禪書曰南嶽衡山也，漢書郊祀志同。此皆以衡山爲南嶽。是志首圖考，次形勝，次祀典，次書院，次寺觀，次物產，次田賦，次古蹟，次碑碣，次勝遊，次徑路，次仙釋，次紀異，次祝辭，次文藝。每門皆有小序，總列於前，與他書體例稍別。其開卷即載爾雅霍山爲南嶽，即天柱山，又引廣雅天柱謂之霍山，又引三禮義宗南嶽謂之霍，則似志天柱霍山，非志衡山也。書正義引應劭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萬物霍然大也。是應劭以衡霍泰岱皆一山而二名。詩崧高正義引孫炎以爾雅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故郝懿行爾雅義疏、洪頤煊霍山爲南嶽解，並依以爲說，謂爾雅之霍山本謂衡山，不謂天柱，自漢武移嶽祀於天柱，而後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無霍山之名，而不得冒南嶽之名，其說是也。皮錫瑞以白虎通巡狩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緣出伏生今文，故極尊信之，亦言衡霍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爲衡，史記封禪書南嶽衡山也，亦即霍山，漢武案古圖書，遂後南嶽之舊，非漢武始以霍山爲南嶽也。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用之，蓋不取古文說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南岳志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十二卷 嘉慶七年刻本 著錄

清齊召南原撰，阮元重訂。召南是志，蓋以釋無盡天台山方外志刪繁節要，別為一書。惜甫脫稿而遽逝世，所傳本[illegible]未定之稿，故不無紕駮雜陳、瑕瑜互見。松江陳韶取其書而訂之。齊志古蹟分七類，今列居址、橋梁、古塔、塚墓、刪軍寨一類，嵓巖、鐫碑刻合為一門，又創立撰述，以緇流典籍、著錄家所不詳，今特錄入。其他名流著述足備台山掌故者，悉登其篇目，以供探討。嘉慶七年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復命錢塘嚴杰修訂之，又以齊志錄藝文，遇繫山水寺觀者反以附錄，因仿范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亦有見於載籍、齊志所佚者，茲為補錄。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列於卷首，為張聯元天台山全志所無云。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 道光丁未重刻本 著錄

清董天工撰。天工字典齋，福建崇安人。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道書以此為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山周圍百二十里，溪九曲，大峯三十六。相傳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見史記封禪書。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是書據其凡例，稱蓋合衷穉生、徐德望、王適菴、王草堂四種武夷山志互參詳訂，彙成一編，共為二十四卷。其卷一曰總志上，卷二曰總志中，卷三曰總志下，卷四曰星野、形勝、祀典、勅封、九曲全圖、九曲櫂歌，卷五曰一曲上圖附，卷六曰一曲中，卷七曰一曲下，卷八曰二曲圖附，卷九曰三曲圖附、四曲圖附，卷十曰五曲上圖附，卷十一曰五曲下，卷十二曰六曲圖附，卷十三曰七曲圖附、八曲圖附，卷十四曰九曲圖附，卷十五曰山北圖附，卷十六曰名賢、理學、官守、主管，卷十七曰尋勝、下榮、隱逸，卷十八曰方外仙佛、羽流、釋子，卷十九曰古蹟、雜錄、附錄、物產，卷二十曰藝文山記、遊記，卷二十一曰藝文雜記、序、賦、贊、雜著，卷二十二曰藝文騷、曲、四言、五言、七言古、

詩餘卷二十三曰藝文五言律七言律卷二十四曰藝■既
文五言絕六言絕七言絕句篇中於九曲山北諸勝林泉佳處
以詩文分隸於後卷又出■藝文者緣澗題武夷
不能分隸於九曲■山北諸勝之下非重複也至於
卷■首賢儒仙之繪像實踵明徐表武夷山志略
之謬清四庫總目存目已譏其近於兒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武夷山志

乍浦志八卷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宋景關撰景關字■今號話桑浙江平湖
人乍浦故海鹽東偏今屬平湖縣自錢氏
吳越置鎮遏使宋季設水軍統制名稍著
元通海道番舶駢集明興經略防倭築城遣
戍遂成重鎮清四庫總目存目有乍浦九山補
志清李確撰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湯山觀山龍湫
山皐軍頂山高公山益山獨山也平湖舊有九峯之
名而不得其地確始考而定之是書體例視舊稍
變首圖說次城市次山川次武備次職官次人物
次外紀末題詠又附續纂增編雖不僅志山而九山固已
包孕其中首陳山即九山志龍湫山乍浦題詠
載宋人卜祖仁陳山龍湫詩其他亦皆曰陳山不
曰龍湫山也善外紀具述倭為湖患自正統七年
犯乍浦始至嘉靖三十二年禍乃劇焉觀其始末
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乍浦志

攝山志八卷 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著錄

清陳毅撰。毅字古漁，江蘇江寧縣人。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遙。山為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瞰大江南岸，多產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攝山。山形如繖，故又名繖山。南齊明僧紹隱此，舍宅為寺。僧紹南齊書有傳。山有三峯，中峯屹立，東西拱抱。寺在中峯之樹叢。唐高宗製明隱君碑，碑陰書棲霞二字，因以名寺。是書雖出陳毅，而為江志伊守蘇州時重修，自序稱略加刪補，復請嘉定錢辛楣宮詹考訂。至於山圖之形勝，古蹟之沿革，編纂之次第，悉仍古漁之舊。云其圖棲霞全圖外，尚有行宮及彩虹明鏡、玲峯池、紫峯閣、萬松山房、幽居菴、天開巖、疊浪崖、德雲菴、珍珠泉等十圖，皆崇臺傑閣，錯落其間。南巡之勞民傷財，即此一端可見矣。王士禎游記云：至巖上尋宋人姓名，悉為湮沒漶不可讀。惟上元張鉉二詩頗佳，今志不載，誠不刻

[illegible]已邪。

黃山史槩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陳鼎撰。鼎字定九，江蘇江陰人。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相傳黃帝遺蹟甚多，故名黃山。有朱砂洞，產朱砂，謂黃帝與浮邱采以鍊金丹，服之驂龍而去，即此砂也。天都峰高四千仞，干霄直出天表，世謂天目之頂僅及其趾者，緣地勢處高，故吳越諸峯盡出其下，曰四千仞，皆就其趾而論之，非以峯頭論之也。是書雖不分門，一篇直敘，峯三十六峯之外，更有七十二峯，巖十有七，溪二十有四，泉十有九，潭十有二，石室五，臺六，溝二，坪二，井二，池四，石凡五十有三，砫三，湖二，海四，大寺四，院六，觀六，奇松十有八，奇樹五，靈禽三，奇草三，神獸五，異物七，其嶺八，大十亭，榭數十，木石梁十餘，架皆不備述。序次井然，[illegible]編末乃論人物，以為山川生色。黃山僻遠，游從用稀，今則道路開通，行旅便利，恐山靈有知，應歎難迴俗士駕矣。

普陀山二十卷 道光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秦耀曾撰。耀曾字遠亭，江蘇江寧人。普陀元盛熙明始為考，明侯繼高乃為志。清康熙三十七年普濟、法雨兩寺請裘璉修輯，稿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請朱瑾、陳璿重加增削，至四十二年始梓。乾隆四年後，延許琰重修，詮謬删蕪，頗為詳慎，書已見前。法雨所刊裘志已殘缺不完，是志所修，朱陳合纂之志，復就許志所增，廣為采訪，合成二十卷。[illegible]凡例及圖列前，不為卷。天章居卷之首，次形勝，次建置，次梵剎，次頒賜、施予、命使，次經證，次靈異，次法統、祖塔，附次禪德，次精藍，次流寓，次清產，次方物，次事略，次舊章，次歷朝藝文，次國朝藝文，次釋氏藝文，次歷朝詩詠，次國朝詩詠，次釋氏詩詠讚偈，附其於梵剎專屬兩寺，此外小菴俱入精藍，精藍即梵剎小菴，定附梵剎，不必別出精藍。至以歷代詔勅名曰舊章，似亦未妥。惟不立分野一門，最為有識，謂分野之說，起于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先儒

多有疑之者。況名山奧區，皆僻于都邑，普陀嶔峗不過數十里，何必拘星野之說，牽率附會乎。是論達而篤矣。統觀全書，其於王鼎勳、李所稱詞不涉於支離，例必歸諸典要，固無媿焉。

華嶽志八卷 光緒九年重刻本 著錄

清李榕撰。榕字蔭伯，號申圃，陝西華陰人。華嶽一名太華山，在華陰縣治南八里。周禮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爾雅釋山：華山為西嶽。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三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其幾千仞，如半天之雲。寰宇記：華山有三峯，不知其幾千仞，甚廣而峯峻疊秀，迥于嶺表。諸書皆言其高，其實華嶽距華陰郭南八里許，即山趾由谷口至山巔四十里，特山勢斗峻耳。清四庫總目存目，有華嶽全集十三卷，舊本題華陰縣知縣李時芳撰，實則汝州張維新為潼關道副使，與華陰縣知縣貴陽馬明卿重加銓敘者也。是志以明卿之志，略於考核，因於嶽之勝槩，[illegible]々往錄，參之近今，自謂凡牧豎樵夫之一話一言，莫不詳審而切究之，旁參互證，務求的實。合者存之，謬者[illegible]之，總以實而可徵者為是。厥志七篇：曰名勝，曰人物，曰物產，曰金

石、曰藝文、曰紀事、曰識餘，每門編輯之旨，後[illegible]以小序詳之。卷首冠以聖製、表，而次即華山圖二十七，尤為清晰。楊昌濬重刻此編，序稱其精詳贍富，為志乘中不可多得之作云。

九華山志十二卷 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原目

清李燦撰。燦康熙間官池州府知府，始末未詳。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四十里，高一千丈，延袤百八十里。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山有九如蓮花，易今名。道書為第二十九福地。是志首圖攷，次紀載，次山水，次建置，次方產，次人物，次藝文記，次藝文序、錄、賦、論、偈，次藝文唐宋元詩，次藝文明詩，次藝文國朝詩，次雜記。以圖攷十有二幅，詳析，最為可取。清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有九華山志八卷，明顧元鏡撰，存目說其失，謂杜荀鶴之污僞命、宋齊丘之逆姦謀，列之流寓，以為山水之光，殆乏簡擇[illegible]。又王守仁游蹤僅至，亦列寓公，并僞撰贈周金和尚一偈，斯尤地志之積習。是志人物類有杜荀鶴，寓賢類有宋齊丘、王守仁，藝文類仍載守仁贈周金和尚偈，蓋承顧志之謬也。凡例有云九華之精藍，徧山谷洞，舊志建置先之以書院、書堂、祠宇，後及化城諸寺，隱為尋道于城，故仍其舊而後

之此亦逕見代成寺創于嘉隆癸五年此建置之始允宜先之李太白書堂自唐後起而九華先生隱居則宋齊邱也誼足為吾道干城矣

天台山全志十八卷（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存目

清張聯元撰。聯元字覺菴，湖北鍾祥人。天台為諸山之總稱，舊傳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上應台星，超然秀出，山有八重，四面如一。今界天台臨海寧海新昌嵊縣五縣地，東際大海而止，其勝景全在天台一縣，華頂峯為山之最高處。是志謂山自會稽而來，天姥石城皆台山也，寧海之筋竹王愛皆台山也，嵊縣之金庭桐柏亦台山也，雖各有其名，亦各具其勝，要皆台山之屬，必以隸於天台縣者為台山，是失山之全體矣。明萬曆時僧人傳燈著有方外志一冊（清四庫總目存目天台方外志三十卷，作釋無盡撰，傳燈名無盡，乃其號也），採集頗詳，筆鋒俊爽，而惜其泥於方外，似志釋而非志山，又其所採僅在一縣之內，因刪繁去蕪，廣采新昌寧海嵊縣名勝之通於台山者，彙而輯之，此所以名天台山全志也。惟篇中無圖，以為廣圖其全則累幅難窮，若繪其一峯一巒則九八景之類，未見全璧，況山嵐光

畢至其時變換原為圖畫所難模況故不砂漫漶以資廖突山靈之誚此則託辭山志無圖要為闕典耳。

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 乾隆六年刻本 存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字南廬號可翁福建閩人五山在江蘇通州治南十八里五山云者狼山軍山劍山黃泥山馬鞍山也五山昔居水中今沙淤漲息陸處已久東北臨海西南臨江柏天淡日漁舸賈艘出沒于波濤之中一山之間南北氣異千變萬態不可端倪五山實據江海之衝為淮揚鎖鑰微特探勝窮幽之地也是志首山圖形勝次山水次建置次雜志次人物次藝文次志餘凡九門子目四十有二其人物一門為隱逸中盧純學構屋狼山聚書數千卷讀之顧國琛父子偕隱狼山構堂東麓必羞是方可入山志其他多與五山無涉而亦牽綴及之未免於濫雜傳有五太守傳六將軍傳六閨秀傳五太守皆有狼山題詠六將軍並鎮守狼山為之立傳猶可說也六閨秀傳媾女不產于山中然受山川清淑之氣而生殊屬強詞以合登之通州志不當載五山全志也

齊山巖洞志一卷 昭代叢書本 存目

清陳蔚撰、蔚字梅緣、安徽青陽人、一統志稱齊山在池州府城南三里、山有十餘峯、其高相等、故名、或云山因唐刺史齊映得名、考唐書齊映傳、映未嘗刺是州、舊唐書同、周必大游山錄亦云、唐刺史齊映嘗游此山、因名之也、若但因其好游、則好游者多矣、何獨以齊名乎、一統志[illegible]稱山勢相齊故名、較為可信、是志有總敘、有分紀、總敘撮其全、分紀詳其[illegible]目、秋浦志云、李方元嘗刻碑于有待巖、謂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為勝、玉壺蓮界為奇、飛觴濯纓為大、巖壑之辨凡十九、而有待為大巖壑、凡十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凡十[illegible]四、而潛虬[illegible]為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今歷久漸湮、或不可復考、今有今昔異名者矣、其自記曰、齊山為池陽名勝之地、前人題詠甚多、所集詩賦記序得二十餘[illegible]卷、將編次成帙、以為鉅觀、此編只錄總敘分紀而已、齊山多奇石、巖壑秀美、自唐杜牧嘗于九日登高賦詩、而山益顯名、然與九華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齊山巖[illegible]洞志

寶華山志十五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里貫未詳卷首題十六洞天劉名芳纂修本山住持釋福聚參校福聚號文海雍正十二年詔入京師主大法源寺奉命開堂居[illegible]見[illegible]便殿賜四季紫衣經典等物[illegible]三壇大戒者也寶華山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六十里山勢崛起而中凹羣峰環繞其下若華之含蕚寫藏寺宇如蓮之有房也曰寶華蓋取般若經云南海北有寶華山古佛所居或曰緣僧寶誌

結菴故曰寶華又曰盛夏黄華滿山而俗稱爲華山云清四庫總目存目有寶華山志十卷國朝釋德基撰謂是山因釋寶誌得名以道場顯故首誌開創興起而次及山水梵宇各門與他志書體例稍異是志前後無序卷一山圖形勝星野卷二山水卷三建置卷四古蹟靈異卷五高僧律師卷六碑銘碑記卷七塔銘卷八詔勅奏疏公移卷九記卷十賦卷十一序卷十二傳[illegible]贊跋書啟卷十四詩古體卷十五詩今體其奏疏云者蓋釋福聚奏請將寶華山律宗五部編入大藏疏奉旨照所奏入藏此亦彼教中一掌故也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　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乙亥三月江瀚

五經通義一卷 嫏嬛館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不著撰人姓名。舊唐書經籍志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唐書藝文志同。是書國翰序稱後漢書曹襃傳襃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唐志題劉向，必有所據，茲依題之。朱氏經義考以前無緯說，因取諸書引通義載緯說者屬之曹襃，餘皆屬之劉向，固具特識。然隋唐志不言曹襃，未嘗依唐志並入劉向書，為有據也。今案陶宗儀說郛亦輯有五經通義，與此略同。其所采諸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等，其引五經通義皆未改標劉向姓名。如初學記、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其佐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當向時緯說未行，此決非向書無疑。彝尊以載緯說者屬之曹襃，殊為臆斷，似不若從隋志不著撰人姓名之為得也。

經部 書 詩 孝經總義 類共十一種計二十二頁

癸酉六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通義

雲緬山川志一卷（閩影樓叢書本）　著錄

清李榮陛撰。榮陛有禹貢山川考，已見前著錄。榮陛乾隆時官雲南知縣，最久，好治輿地之學。是書所紀述多得諸親歷，非空談考據者比。篇中多糾正志乘之誤，如謂天馬山脈北自習彌來，過蠻冒山南，挺為天馬，新城依其東麓，其西即順寧[illegible]廳萬峯山，隔瀾而臨之，山距城纔五里，土人以其最近，故為之美名，然在寧諸山不為高，滇志云如天馬騰空，登

其巔，山川形勝無遺，乃臆說也。又謂八喇山，其脈西自蠻刺來，北抵順甸，東盡蘭滄，長六七十里，龍馬塘在其上，八喇土音為吧喇，今轉為波羅矣。山在城南八十里，滇志誤為十里，府志失載，夫府載其所屬，宜詳於省，而疏脫如此，其於省志亦未之寓目也。又謂梳頭山與鳳凰山分脈於南岷，而外轉東行，盡于城西南角，外山高而多腳，略如梳形，故以名，今土人別號其南[illegible]小山為獅頭者，形小亦肖。然此山東臨平甸，與雪山遙對，滇志謂在緬西南誤也。此數條辨志乘之非，皆由目驗，尤可寶貴焉。榮陛自記尚有分圖，備載山水道路軍屯隘口墟市，與此志並行，[illegible]惜已失傳久矣。

揚州北湖小志六卷 原刻本　　　　茀鋤

清焦循撰。循有尚書補疏，已具前。北湖在江蘇甘泉縣，揚州之運河自寶應、黃浦入界，至瓜洲、儀徵達于江。河以東曰下河，河以西曰上河，上河皆湖也。其在甘泉境上者，揚人謂之北湖，東末于運隄，西受西山諸水，北受高郵湖水，方三十里，而灘隈隴阜錯落其中，非生長其間者往往迷其塗焉。是志凡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事八、家述二，共四十七篇，列為六卷。體例與它志稍別，以鄉人言鄉故，於敘水敘地為尤詳。其敘舊俗，有曰：向時履皆婦女自為，不用紵，無買於市者，偶一人素往來郡城，歸著紵履入市，居人羣誚之，面赤急易布履而出。冬月衣裘惟一二作宦之家然，止一裘，非慶賀之事弗衣也。蓋其風古矣。今婦女自著之履亦購諸市，無自為者，前人之拙，不令後人齒冷耶。其傳多表章潛德，蓋將以備府志之採摘云爾。

華嶽圖經二卷 原刻本　　　　著錤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其書全用古地理家法，山有支幹，水有脈絡，不同游記點綴風景。圖經之名始見隋書經籍志，蓋地理以圖為主，圖之注即經也。古人為學，左圖右書，故禹貢有圖，山海經有圖，後世圖不傳而圖注尚存，作方志者本之，專以行文為主，遂失圖經命名之義。鄭樵通志所以大聲疾呼，以附圖學也。篇中謂惇物一名垂山，見漢書地理志注。山在武功縣境，或是太白山之古名也。案漢志太壹山古人以為終南，今考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太白山是終南，則非垂山矣。水經注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是太白、武功明為二山，武功當為惇物無疑。此說小誤。然其辨嶽字之旁，考嶽廟之謬，皆足為典。核論韓愈登蒼龍嶺事痛哭或未必，投書求華陰令設計當有之耳。又謂毛女始見於劉向列女傳，然而不傳其名，至

神仙傳、乃云名玉姜、字正美、則葛洪之杜撰矣、驪山役夫古丈夫者、元人傳奇之說、託為唐大中時陶太白尹子虛所遇、而志華山者因之、遂有古丈夫洞在毛女洞下、豈傳奇亦可為典要耶、是書中胃顧其自述入閿宿嶽廟、鎮感李靖上書裴寂祈夢事、因作祝文一篇、焚告嶽神、樵鼓初動、未離驛眠、恍惚見古衣冠人持簡相示曰、嶽神召、視其簡字、如符篆不可讀云云、可謂語怪矣、全書雅馴、斯為異耳、

天竺山志十二卷 光緒元年刻本

清管庭芬撰、庭芬字芷湘、浙江海寧人、天竺山在杭州府錢塘縣西十二里、天竺靈隱二山之間、統謂之武林山、為杭州一郡之主山、自晉咸和元年慧理自西天竺國至錢塘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而後有飛來之名、有天竺之名、有靈鷲之名、有靈隱之名、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傳五印度而後有中印之名、至蓮花佛國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為武林之支、名至南高北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濫觴也、是志庭芬未卒業而歿、稿亦毀於兵燹、仁和萬緇乃踵成之、刪其繁複、訂其訛舛、分天竺靈隱疆界、舉然自上天竺起至飛來峯止、山之陽屬天竺、其陰屬靈隱、得十二卷、宸翰列前、首恩幸、次建置、次各庵、次山水、次古蹟、次金石、次題詠、次藝文、次塔墓、次物產、次雜識、其題詠開篇即載謝靈運繙經臺、據稱此詩諸家皆次三生

石下今從靈山寺志改正竊考靈運繙經在廬山不當列此且康樂集原題乃石壁立招提精舍七字不云繙經臺集中尚有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湖巫湖也李善文選注引游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諸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善注又曰精舍今讀書齋劉坦之謂即太傅之故宅宋書稱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別墅依此則石壁精舍當在始寧雜識門中亦疑附會而仍沿其誤過矣

九華紀勝二十三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錄

清陳蔚撰蔚有齊山巖洞志已見前九華山志舊有明蘇萬民顧元鏡清吳光錫李燦數種是志訂譌補漏徵信闕疑刪其繁詞益以近事共紀盛典列前首山圖次原山次錄記詩詞賦次諸勝分山西山東山南山北次物產次雜記次補遺其謂志家以詩賦爲藝文非古也今倣漢書例所輯九華志乘編目附以序序藝文至詩文分載各條下亦漢書載著作於列傳也此蓋似是而非之論漢書藝文志不收載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邪又謂舊志有非九華詩而攙入者李青蓮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鄭七松贈畢華疇詩并序趙青巖過荻江紅楊梅追述覆舟詩篇與九華無涉薛陶臣九華觀廢月池七律乃蔡國公主上池院非山也凡如此類今悉汰去是則一洗山志諸家貪多濫取之陋習也

焦山志二十六卷 同治四年刻本 茅錄

清吳雲撰。雲字平齋，浙江歸安人，前江蘇鎮江府知府。焦山自乾隆壬子盧見曾撰志十二卷，始有專志，道光中王豫、顧沅互為修輯，亦各成書。是志列宸翰及御賜以冠全編。卷一山水，建置；卷二；卷三周鼎；卷四西漢定陶鼎，雜器附；卷五；卷六瘞鶴銘；卷七；卷八碑刻；卷九；高隱；卷十方外；卷十一雜識；卷十二至卷二十六藝文。其高隱一門為舊志所無，而周鼎、定陶鼎皆自外來，本與焦山無涉，然遂同瘞鶴銘並為焦山金石偉蹟，具載諸家考辨，且占篇幅獨多，他山志所未有也。篇中謂焦公祠初肖像加衮冕，明天順改深衣大帶，未幾後用衮冕，正德壬申後改深衣大帶，後不知何時又改衮冕，萬曆甲午始易以隱士衣服。竊考焦先之事，載在三國志注魚豢魏略、皇甫謐高士傳，焦光則僅見於宋真宗封明應公敕，別無他證，三詔不起，亦出於此真宗之夢[illegible]與天書同一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焦山志

魏略言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高士傳言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似無緣隱居焦山，則祠所祀者直黎丘之鬼耳。

九峯志四卷 同治六年刻本 著錄

清陳祚康、魏杰同撰。祚康字黼平，杰字拙夫，俱福建侯官人。九峯山在福州侯官縣四十都北關外，距郡城七十里，其山高十五里，延袤六十里，峯頭九生，尖圓秀矗，與芙蓉、壽山連綿鼎峙，舊稱三山。九峯山之半有寺，名九峯鎮國禪寺。是志分四類，一形勝，二寺院，三碑銘，四藝文。福州多佳山水，三山而外，左鼓右旗，然鼓山名最著，自王審知創建涌泉寺，歷年八百，有寺而題詠留名者不可勝數，而旗山獨闕，如山之顯晦亦有遇不遇歟。若山離城較遠，遊蹤罕至，見諸題詠，宋僅黃幹一人，明則林鴻、徐𤊹、謝肇淛，皆閩人也。肇淛作遊壽山九峯芙蓉諸山記，頗為詳悉，記稱芙蓉名洞，蓋自林子羽而後二百餘年無能繼杖履者，其荒寂可■[illegible]顧炎武書云書不當兩序，此編書僅一冊，僧福經為之乞序至十八人之多，亦其異已。

史部 九峯志

烏石山九卷 光緒九年刻本 著錄

清劉永松、郭柏蒼同輯。永松字筠川，柏蒼字蒹秋，皆福建侯官人。烏石山在福州府城西南隅，屬侯官縣，高一千一百餘步，周三千三百餘步，中有三十六奇，前拱海門，旁俯城市，與閩縣九仙山東西對峙，越王山在其後，閩稱三山，烏石其一也。是志為卷九，首宸翰，一曰名勝，二曰古蹟，三曰寺觀，四曰祠廟，五曰第宅園亭，六曰石刻，七曰人物，八曰仙釋，九曰志餘。其宸翰乃諭祭范承謨及碑文、諭祭陳丹赤文、御製表餞范時崇詩、諭祭沈葆楨及碑文，此與烏石山何涉，殊屬無當。石刻仁和魏錫曾謂尚有譌脫，見卷末郭柏蒼跋。此編輯於道光壬寅、甲辰以後，其人入居，其人去而地歸官，祠宇佔及山脊，祠宇廢而地歸私，粵匪亂後，避地入閩者眾，居宅漫於山趾。光緒癸未，永松已前歿，柏蒼又續修之，亦見於柏蒼跋云。

史部 烏石山志

南嶽志二十六卷 翻刻本 著錄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是書蓋本王夫之蓮峯志而為之。郭嵩燾序稱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成。酈道元水經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次青為功衡山尤大云。志凡二十六卷，分十四類：一曰星度，二曰圖說，三曰形勝，四曰祠廟，五曰祀典，六曰前獻，七曰仙釋，八曰書院，九曰寺觀，十曰古蹟，十一曰物產，十二曰金石，十三曰藝文，十四曰雜識。搜羅宏富，辭雅例嚴。其中亦間有考證，如金石謂孫陀和尚碑為承遠作，般舟和尚碑為日悟作，日悟乃承遠弟子也，本係二人，嘉慶通志謂皆為日悟作，是誤以為一人矣。藝文謂廖侁南嶽九真人傳序，舊志及縣志即以為傳，非也，均屬核實。而雜識辨回雁峯引能改齋漫錄云：柳子厚▇過衡州，有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回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乃棄以為回雁之說，見於古圖經及括地志，並不始於子厚詩。惟嶺西未嘗無雁，則雁不過衡陽，其說未確。要以山勢如雁之回旋為是，此尤允當，足破世惑。宜其書之後來居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南嶽志

峨山圖說不分卷 光緒辛卯刻本 著錄

清黃錫燾撰。錫燾字蔭仙，[illegible]湖南善化人。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出縣城南門，計程百二十里至正頂。[illegible]峨山高於五嶽，絕頂草木不生，雷雨在其下，是其所證。光緒乙酉，四川總督丁寶楨將疏請春秋致祭，迨游智開護督，乃奏敕建廟於山麓，并製祭器以供望祀，遣候補道黃綬芙董其役。綬芙遂以纂修山志為己任，而繪圖輯說則分委之譚性峯、廖望堂。圖未及半，說亦未成，綬芙遽

卒。智開仍督譚、廖竟其事，而以錫燾總修之。於是為圖六十有四，補舊志所未及者十之七八。每圖皆有說。馬蓮花石至洗象池，必由鑽天坡直上五里，令人躡而卻步。漢馬第伯封禪儀云：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illegible]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擠石捫天之難也。今泰山無此境，峨眉鑽天坡庶幾似之。蓋其圖說[illegible]幾及，則知所未詳者多矣。

浮山小志三卷附史傳事略一卷 嘉慶癸酉重刻本 存目

清黃培芳撰。培芳字香石，廣東香山人。羅浮山在惠州博羅縣，道書所稱第七洞天、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也。羅浮二山判自分水凹，凹之西為羅，凹之東為浮。規其全勢，則羅淺而浮深；徵諸舊聞，又羅詳而浮畧。是編專志浮山，尤詳於酥醪一洞，共分三門，曰紀勝，曰題識，文曰題詠詩。酥醪觀者，葛洪北菴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玄邱，酣玄碧之香

酒，醉後[illegible]呼吸水霧，皆成酥醪，各乘飆車而去。玄邱北山也，酥醪以是名焉。或謂羅主浮賓，家學之以該實，蓋則謂羅實以浮重。浮山乃蓬萊左股，太古自東海浮來，其實各有勝處，正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史傳事略，蓋嘉慶十七年國[illegible]史館開儒林文苑兩傳，有宋湘名總纂徵事逃於粵人，因共謀分輯，以備史館采擇云。

雲臺山志十八卷 道光丁酉刻本 存目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湖北松滋人。雲臺山在海州東北四十里，本名郁州山，一名郁州山，一曰[illegible]州山，一曰郁鬱山，一曰鬱林山，一曰蒼梧山，今名雲臺山。周圍延亘幾三百里，連山阻海，淮之巨鎮，而為淮黃之尾閭，外為島門之屏障，實江北形勢要區，非特如海州志所云清幽秀麗，雲氣芬鬱，為山海奇觀已也。是書又名雲臺新志，繪二十八圖列前，不為卷，首紀恩榮，次建置，次紀事，次山水上，次山水下，次城村，次勝蹟上，次勝蹟下，次寺觀上，次寺觀下，次物產，次票鹽上下，次靈植，次金石，次藝文，次叢譚，次雜綴，次考證，[illegible]末叙錄上下。其城村、票鹽似不當入山志。勝蹟[illegible]載松谿屏竹、社松，謂後巖上睡松[illegible]古略與蟠龍丈人埒，蓋[illegible]雲臺三元宮西澗有松一株最奇，相傳三代以上物也，陶澍題為蟠龍丈人，為作歌，屬和者數十家，因仿劉大彬茅山志例，[illegible]立靈植門以彰之，而不收松谿屏竹[illegible]社松，同入勝蹟。時陶方為兩江總督，得無近佞媚歟。叢譚稱票鹽之利，[illegible]陳文述詩云：飲水思源味始長，恩同再造莫輕忘，良臣第一陶宮保，消得長生一瓣香。則更卑卑不足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雲臺山志

黃鶴山志十二卷 同治甲戌刻本 存目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黃鵠山在湖北武昌府城西南，又名黃鶴山，一名高冠山，又名高觀山，一名石城山，俗呼蛇山，明楚藩易名長春山。南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是志凡十二卷，其中分名勝、流寓、仙釋、祥異、金石、藝文，自山而磯而城以及樓閣亭臺等處，凡隸於黃鶴者悉載入。洪山在城東十里許，宋末改名大洪山，實則黃鵠山之初阜也，茲亦附見焉。唐閻伯瑾黃鶴樓記引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此與南齊書異。宋張栻南軒集黃鶴樓說謂廣圖經仍自而為怪說，而伯瑾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樓旁石照亭不知何安男子題詩留詞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也，文人才士相為之夸大其事。是南軒固不信仙人之說，而該朱珪作黃

鶴祠記碑則以述異所載遇仙者荀叔偉，其所遇之仙則費文偉也，不亦大惑乎。今[illegible]是并不知子安文偉之事[illegible]而呂巖[illegible]名大著矣。

大別山志十卷 同治甲戌刻本

清胡鳳丹撰。鳳丹有黃鵠山志，已見前。大別山在湖北漢陽府東北半里，漢水西岸，一名魯山，又名翼際山，俗名龜山■。鄭玄、司馬彪及水經皆以大別繫之廬江安豐縣。尚書■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孔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春秋集解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也。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是注疏皆不能言其處。元和郡縣志乃曰魯山一名大別山，則以魯山當大別，自李吉甫始也。宋蔡沈書集傳及清胡渭禹貢錐指、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皆從之。是志即本其說，然以翼際山為大別，亦初無確證，故王鳴盛尚書後案仍力伸鄭注，洪亮吉更作釋大別一篇，廣設十四證以明之。然考之左傳，終■覺安豐距漢遠，為未安。至此編共十卷，藝文乃占六卷，其中如杜甫禹廟係在蜀作，與大別何涉？至李百藥渡漢江、宋之問漢江宴別、孟浩然漢中漾舟、杜牧漢水、羅隱憶夏口諸如此類，並宜登之郡邑志，概行攙入，殊無取焉。

浮山志五卷 原刻本 存目

原本題酥醪洞主著，姓字未詳，光緒間人，其書凡五卷，其第一卷為秀山黃培芳著浮山小志，東莞賴洪禧著浮山新志，第二卷為自著浮山續紀，第三卷文，唐至國朝[illegible]第四卷詩，唐至國朝[illegible]第五卷附國朝詞，黃、賴二志於上界三峯略而不言，蓋蹤迹未至，此則於鐵橋峯、桂翁澗、青羊巖、古瑤臺諸勝并在白水門下流艮泉，皆一一詳之，又元和郡縣志浮水出羅浮山，元豐九域志博羅縣有羅浮山浮水，二書所言浮水，今博羅志無此水名，此志謂黃秦泉圖經複髻峯有仙壇符竹，羅水出焉，經釣魚臺東南為碧溪[illegible]又西南流出為羅陽水，桃峽髻峯，今為符竹峯，其最高處白水門白水門之水下流為通口壇，道旁石刻有釣魚臺三字，通口壇即碧溪也，水自西流至歐陽洞南入鐵場，所云羅水、羅陽水，竊疑此係古之浮水，後人誤[illegible]浮為羅，因改是名，所考甚為確核，至輯雜文及詩詞，自記以為俱為浮山，其在羅山者不錄，統言羅浮者不錄，今篇中文，如唐于邵送鉉上人遊羅浮山序、王棨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詩如唐劉禹錫有僧言羅浮事因為詩以寫之、皮日休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illegible]等[illegible]類，斷[illegible]何嘗[illegible]統言羅浮者不錄耶。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 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四頁

乙亥四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浮山志

蔡傳正訛六卷 柏(自刻)本 著錄

清左眉撰。眉字良生，安徽桐城人。據篇中沱水下胡朏明後告余曰一語，知其與胡渭同時也。是書題曰蔡傳正訛，其攻蔡氏固宜。然謂朱子門人經學識者蔡氏，史學識者趙師淵，要以求之，蔡之書傳猶勝於趙之綱目也。雖蔡傳誠多誤者，未始無不誤者。■此編首辨克明俊德一節，謂俊徧考字書無訓大者。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惟詩之駿命、駿惠訓大。蔡意蓋以俊可與駿通，然非本義也。若俊可訓大，大學引書何必易俊為(峻)■乎。桑漢書平當傳：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亦易俊為峻。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以峻德為堯德，則蔡傳云堯之大德，自是古誼。況俊與駿通，詩長發箋：駿之言俊也，是其明證。必曰非本義，則駿訓大亦非(本)■義，胡為■(偽孔鄭注耶)遠以求乎。以親九族謂九族自不兼異姓，桑書疏引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異義引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蔡傳言九族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實本舊說。鄭義古，歐陽夏侯不更古耶。至謂宋已有潛江縣，及嶓冢有二，以辨蔡傳之疏，均極詳核。若以金縢蔡傳云我不得辟，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果爾周公之為矣。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乃誥曰若般多先哲王在天，周書公不豫曰朕身尚在，我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此君前稱謂得體處。若王陵陳平絳侯何面目見高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與蔡傳同一失。此等處其細已甚，而亦不輕恕之，何其用心之褊與。

西番事蹟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卒贈太師，謚恭襄。明史有傳。史稱番大掠臨洮，瓊集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十餘族。瓊在邊戒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踰歲後獵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是編即紀述其事，視史為詳。中有僉事高登每出兵襲賊，斬首數多，番人畏之。高登去任云云。高登以去位，故有功不賞，上不為朝廷之所知，下不為本兵之所錄，因瓊稱其功，特重為刊布，以代自表焉。此書首載大雅綿篇，且表駁矣。用誌西番所由起，又謂今西番即犬戎遺種。其論宋事，以為必洮岷河不守，則隴右不可保，而斷中不得參矣。王安石主議命王韶破西羌，以實隴右，所以詰戎兵張宋室，而史臣乃以[■]石為開邊生事，是何偏私之甚耶。蓋老成謀國[■]書生局外之見也。

詳

保孤記一卷 明刻本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其書首題曰保孤記，末云叙州府同知用宗正序其事，然則記即用作也。下又有戴德山樵曰云云。戴德山樵亦不知何許人。又附吳學愚與夏少洲書，用宗正送桂翁老先生遺孤還宗序。後有江陰李鶚翀跋，似書蓋其所編集。[■]人刻書毫無體例，大率如斯。案明史夏言稱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此編乃謂言被逮於丹陽時，其妾崔孕已匝月，將就僇，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族我者，即以保孤託其僕趙全五。既育，眾妾中有張氏馬氏者，稱欲抱視之，以絮塞其口，棄之池中以去。水淺不能殺，全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養之徐念八家，及徐病卒，妻將他適，遂送入僧寺。久之乃告夫人，以其貌之似也，皆無異詞。與史不同，似史得其實也。卷末載夏言遺詩及界頭嶺崩，亦不知何人所附。[■]詩言界頭嶺

崩通報及畢左傳與王部後洮河事俱五川先生記（又云）夏公為首相分宜最忌之前結內侍媒孽夏公者百計適界頭嶺崩而陶仲文以左道進獲幸因趨其以聞太史所占移禍於楚特相之說而夏公始不免矣其事可信史筆云獄成喻民堅居儕當言死援議貴議能傳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竟棄市（云稍涉偏私）此足補史之遺焉

郢事紀略一卷 明刻本 蕭錦

明王禹聲撰禹聲字遵考號聞溪吳縣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湖廣承天府知府戶部尚書文湖閣大學士謚文恪鏊曾孫承天府者以興獻王故名今安陸府楚郢中地也其書蓋誌萬曆年間郢中之變初變則以稅監牌提縣令夾打生員再變則以備監誣叛密謀洩露且閱錦衣將至急於救死三變則以稅監參疏姓名傳聞人口於是急索本稿[illegible]（稅監參疏出自中備）司房蕭闌禁之筆羣擁至蕭闌禁之家是以激怒守備立遣承天衛官等統領旗校官軍數千人（[illegible]殺士數[illegible]搶[illegible]）執持兵杖[illegible]城門[illegible]（禁止）出入[illegible]士民之變不持寸鐵雖揭竿而市無損（搶）逆武弁操戈其禍乃烈矣禹聲臨[illegible]（變）屹然內宣士民之情外制監衛之恣二揭既達京師一時部院臺省交章罪狀惡璫且為士民訟冤禹聲解組之後閹猶特疏參論望以主使神宗直寢其奏[illegible]（是當）有[illegible]（幾）之明哉

辛酉工賑紀事三十八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嘉慶七年勅編。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京師大雨數日夜，西北諸山水同時並發，浩瀚奔騰，汪洋滙注，漫過兩岸石隄土隄，決開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誠從來未有之大災。此工之所由興、賑之所由起也。次年六月，始工成賑畢。是書爲嘉慶七年內廷諸臣奉命編述，節次所降諭旨，及內外臣工摺奏，纂集成書。前有仁宗御製序曰：頃于直省俾令知予贖咎之本意，設遇水旱偏災，皆應竭力拯救，尤不可稍存諱飾。又河徙十韻詩有云：予咎又奚辭。又云：省躬誠有罪，皆足見責己恤民之善衷焉。其時直隸總督姜晟摺奏，祇據河道稟載，內稱本年永定河河流未斷，汛前節次長水，實爲嘉兆。又稱大雨叠沛，田禾尚無妨礙。諭爲責其真如在夢中，幸恩尸位，昏聵昏亂；若出之有意，即係喪盡天良；若云全無聞見，則是形同木偶。旋將姜晟革職拏問，而永定河道則高郵王念孫也。念孫係專司河務之員，四處決口全未知覺，猶以虛辭稟報姜晟，故一併獲罪。蓋當日整飭官聯，重視民瘼若此。以較後之漫無責任，虛糜巨款，貽害生靈者，爲何如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辛酉工賑紀事

西征紀略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王萬祥撰。萬祥字瑞宇，號鐵山，陝西會寧人。由行伍官福建陸路提督，卒贈太子少保，諡敏壯。西征云者，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秦中兵變，命王進寶為奮威將軍進討，萬祥從征，所至有功。是書自述其戰績，頗為詳悉。其收復靜寧，保全一城民命，發還擄掠婦女，時僅[illegible]一守備，末秩已有大將規模。先是靜寧未陷，實由城中士民設謀獻城，致原汛守官三員兵五百名被賊總兵李國梁盡行殺害，故城下之日，進寶憤恨，以為一州之民盡是賊黨，將俱行屠滅之。萬祥[illegible]素為進寶所信用力諫，當查其時獻城者何人，造雲梯者何人，殺之。追查所同謀生員等共有三百人，復以株累者多，再三核減，只求真實起事者四人，內揑謠言起意者生員二人，造雲梯攻城者[illegible]木匠一人，請賊兵來者州城隸卒一人，[illegible]乃白進寶，殺此四人，以救全城生命。城中婦女被滿漢兵丁掠去者甚多，亦請進寶派其逐一挨查，[illegible]概行搜出，登時發遣，各付民間領回。萬祥固仁人，進寶[illegible]然聽善言。其以功名終[illegible]宜矣。卷首史貽直所作傳亦稱及是事，但謂大帥憤其為賊固守，下令屠滅，不知進寶蓋欲殺五百人之讐[illegible]豈以其為賊固守乎。

滄城殉難錄四卷 原刻本

清陳鍾祥撰。鍾祥字息凡，里貫未詳。署直隸滄州知州。咸豐三年，廣西賊北犯，九月，陷滄州。知州沈如潮、城守尉德成、署吏目孫文聰、兆堡千總劉世祿並死之。是編蓋合葉圭綬《滄州殉難■傳》、董友筠《失城紀略》、于光褒《兵燹》、《兵燹錄》三書而重加編輯者也。首列上諭，次稟稿奏疏，次咨文，次殉難錄上旗人，次殉難錄下漢人，次祭文、啟、詩詞。計殉難者駐防官十九人，本州文武官員三人，旗籍男女共二千九百五十四人，漢籍男女共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沈如潮被執，罵賊被害，而死者十七人。德成巷戰受傷，跌水陣亡，直隸總督桂良奏即據陳鍾祥稟報。錄則云持劍巷戰至閣遠樓下，又手斬六賊，遍體重傷，投水死。于光褒《德尉歌》詩注亦云受傷投閣遠樓塘水死。■而鍾祥自序■乃言呼天叩闕，引刀自裁，一人所■述，何至相歧異邪。

西垂文涉志要六卷 排印本

清錢鏞撰。鏞字磬叔，浙江錢塘人。清季中俄交涉大勢多趨重東北，故東三省之事間有撰述，獨西垂罕有注意。是書凡六卷，分訂約、設領、通商、會讞、傳教、游歷為六類，祇就採訪遺聞，徵有事實者錄之。于篇大抵言交涉者居多，雜及界約，宗於邊界地理未暇攷證。全梁序謂尤注意於邊防國界，殆乖其實。西徼與俄羅斯交涉肇於清天聰二年，額魯特蒙古土扈爾特部由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率部族西徙於俄羅斯之額濟勒河，是為西域初通俄國之始。然當康乾全盛之時，俄羅斯雖狡焉思啟，尚不敢輕肆志，搖動邊疆。迨道光二十年，俄既盡有錫伯利亞全境，而大吉利吉遠思萊原部族亦服屬於俄。其時伊斯庫勒附近布魯特回族併為俄人所征服，於是俄疆直接於我伊犁。兩國交涉浸以日繁，而俄人遣使訂約通商之事因之以起。俄人既訂伊塔通商之約、

更將潛施其拓地之陰謀。咸豐十年，會議於北京，續訂條約十五款，此次所訂條約，實為西北勘界張本。同治三年，復補續條約，未幾而俄人佔踞伊犁之事起。光緒四年，遣使崇厚索還伊犁，畫伊犁西南地歸俄之條款，清廷乃改派曾紀澤出使，反覆爭辯，乃允將伊犁全境交還，塔喀界址，仍俟兩國派員秉公勘定，凡崇厚原約所損失者，多所救正。是役也，若無左宗棠之兵力，濟以源源屯田，堅城堡，慎固封守，以為之後盾，亦安得從容辯論，保全數百里疆索，還隸職方。手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亦外交之龜鑑也。

新疆伊犁亂事本末一卷附■■定■紀略一卷 排印本

若錄

清張開枚撰。開枚，桐城人，始末未詳。是書蓋紀渦陽袁大化任新疆巡撫事，意開枚即其幕僚也。大化到任甫三閱月，東南革命軍起，川楚秦相繼失陷，人心動搖，乘間思發。湘人劉先俊在迪化省城倡亂，雖當即撲滅，旋聞伊犁告變，立前將軍廣福為都督，伊犁知府賀家棟為之謀主，教練生馮超為之煽惑，已撤陸軍協統楊纘緒為之爪牙，搜將軍志銳於廟間，以槍擊斃。此三人之作亂，論者謂實志銳有以激之也。大化受勸撫南疆之命，畢鎮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為都督，楊新雖被大化提拔，而欲自外於大化，以■文歡於賀楊輩，為自固祿位計。於是大化亦辭職而歸矣。大化之任新撫為時既暫，又丁亂離，然猶設墾礦局，迪化數百里間，開渠數道，放荒二千餘頃，悉成膏腴，各屬呈報開渠放荒者不下萬頃，調

查礦產五金悉備其煤油石蠟鹽塊玉石自然流露山谷間者尤不可勝數後設勸工廠以開風氣利民之政知無不為之其位若其所措也考又戈壁乏水據云大化過檄相度系酌堆石為記委弁挑井十餘處水皆甘美行人便之尤利於交通面定繳行新事大可為而誰任之乎辛亥定變紀略則紀平劉先俊之亂蓋賴州鎮廣生筆也

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illegible]江蘇上海人光緒中英吉利國以緬甸國王無禮故廢其王及其據緬以為己有也又以緬與法立約有害於英公法國存則約存故廢其國然則亦盡緬境而已何與中國所屬他有司者英初得緬猶自知理屈故有立教之依舊納貢之說又曰是中國兵即視為中國地不再入於是自阿瓦探新街無中國兵而後入自新街探孟拱亦如之而滇中當日熟視無睹也苟非甘自棄置英人雖強焉能奪我[illegible]沿邊險要數千里之地若斯之易哉維時騰越總兵張松林議以神護等關為滇緬之界藩司史念祖善後局道員湯壽銘附會其說意在盡關為守棄野人山於界外文棟奉檄入滇勘界以為自清初以至乾隆嘗越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有孟拱孟養土司之地曷嘗以關為限尤密者在大金沙江之東大盈江之北又西江交會之處南甸土司分地至此而盡

是書本屬於騰越舊屬土司宜蕃之地且不當讓何況現屬土司南甸之地乎況棄大金沙江外而不問亦必以大盈江與大金沙會合之處為止其西即以大金沙為界其南即以大盈江為界是雖棄其舊屬土司而猶保現屬土司所有之分地也其論亦頗守正不撓是記分二卷上卷論說考辨下卷說帖及書其中皆明白曉暢然謂今宜蕃孟拱等土司猶有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也是則書生之見非識時務之言矣

史部 中南勘界籌邊記

戊戌政變記九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梁啟超撰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書蓋紀清德宗銳行新政孝欽后二次垂簾事也一曰變革實情二曰廢立始末記三曰政變前紀四曰政變正紀五曰政變後論六曰殉難烈士傳附寇連材傳七曰變法起原記八曰湖南廣東情形九曰聖德記啟超身在局中事多得實然亦有傳聞不確者其云西后六旬萬壽先期有禮儀於某日定期巳刻皇上率百官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聯英至未刻始至百官鵠立三時之久以待一閹豎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杖李聯英四十此訛言也夫既畏而候之至三時之久又烏敢怒而杖之四十乎且内廷人言西后虐待德宗獨李聯英尚不失禮云又文廷式以大考第一照例升侍讀學士非德宗特擢譚嗣同與袁世凱密謀帶兵入京林旭不以世凱為然故有本初健者莫輕言之句卒之世凱洩于榮祿遂有八月初六之事實為清室覆亡

史部 戊戌變政記

近因戊戌之變■不作，則庚子之變不生，禍亂
相尋，促成革命，西后殆與有力焉。

除邪紀略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楊捞撰。捞字蘊山，江蘇金匱人。是書蓋爲總督
江南江西等處地方百齡作也。先是
嘉慶二十年，湖北、江西、江南先後拾獲織封逆詞，
雖事無端兆，而往以窮究，嗣經訪知安徽和州
邪教匪犯金■斂錢惑衆，奉而問擬元徒之
巢縣人方榮升，名爲圓教，傳徒拜會，給散經卷，
中多悖逆之詞，計前後捕獲一百七十七人，並獲
搜九角龍文印記一顆，私造萬全天書、萬年時憲
書、悖逆經卷，怪體字畫，四處匿及■刻家卷，破邪
顯正明心錄，大獄既成，先將逆首方榮升寸磔
處死，次將與謀巨魁朱上信、朱上忠、朱上林、朱
世枝、嚴士龍、嚴王氏、李喬林、劉李氏及書寫逆
詞之李元興、余伯在、胡大信、俞興德、呂祥貞、張泳
清、王貴羣，並佈散逆詞之楊榮先、殷正基、蘇瑞
峯、李惆禮、賀泳福、趙榮貴、楊濱材、湯泳大、任鴻然
等二十四人，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許含組、楊松
林、秦玉文、殷德佩、張錦、李惆英、方志元、王泳興等

凌遲斬決傳梟示徽家屬依律[illegible]坐財產沒官方逆祖父母父母墳塋遣官刨毀餘犯吳起相等七十七人區別情罪較重者擬發新疆給額魯特為奴次重者發各省駐防兵丁為奴稍輕者擬詩杖徒其情輕[illegible]改悔者免罪釋放辦理是獄可謂嚴峻矣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愚民無知信服邪教者仍不絕於世也

定邊紀畧不分卷 傳鈔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前有前任烏里雅蘇臺將軍現任廣州將軍奉恩鎮國公宗室奕湘序烏里雅蘇臺在京之西北距六千四百餘里本係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游牧地乾隆三十二年創建木城一座周圍方五百丈設三門南曰承恩東西無名號設將軍參贊司員等官各有專司其書目錄首疆域次城垣次廟宇次召廟雪山次祭祀次衙署次官制兵額次統轄

外藩次管轄四至次辦公衙門次內閣次軍臺額設次軍臺地名次年例奏章次條陳次廩給次戶部次倉貯次庫貯次養廉鹽菜銀糧數目次各項經費次賞項次徵收租銀次署任兼支次派員採買次領運次解送次兵部次軍器庫次滿營換防次綠營換防次操演次街市次理藩院次蒙古駐班次貢物次孳生[illegible]次支領馬匹鍋帳銀兩次調取次罰九銀兩次卡倫額設次卡倫界址次卡倫地名次金山卡倫次出產次風俗凡編

雖乏文采，然條分縷析，可備邊陲故實。其採演僅每年秋季行圍一次。物產除駝馬牛羊而外，惟蕈丹、蘑菇、黃油而已，貂皮則出自唐努烏梁海。風俗淳樸，惜無教化，不明禮義，女權甚張，人多懼內云。

臺灣生熟番紀事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黃逢昶撰。逢昶字曉墀，湖南湘陰人。臺灣四面濱海，其中層巒聳翠，前後相連，後山為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居，名曰平埔番，計生熟番千百社。該處多出木料，備山種靛、栽茶物產。惟其初官軍駐臺，生番不敢猖獗，迨後防務稍鬆，番眾毫無忌憚，燬民[illegible]房，戮民命，四出滋擾。洛由往貪利，私運軍械火藥，對換生番土物，名曰換番，實助番為虐也。方官束手無策，眼前劫抹，置若罔聞，殺戮維多，隱匿不報，民冤莫訴，民害愈深。此光緒八、九年間之情形也。是書即作於是時，以其身在臺灣，於地理番情頗為熟悉，故所上當事詳陳安邊綏遠之策，並為生熟番竹枝詞，以道風土之異。雖時移勢殊，因應不同，然在當日固亦留心時務之士也。

平灘紀略六卷 本 原刻 存目

清李凌漢編凌漢一名本忠湖北漢陽人凌漢貿易四川溯江覆舟未獲父屍舟遇救母聞耗仰藥凌漢抱先人之隱痛悲行旅之多難矢願他日有力必鑿盡諸灘乃已其後商業發達遂償夙志於嘉慶■十年起至道光二十年止計打鑿險灘四川夔州府黑石峽等十四處湖北歸州烏石灘等十八處湖北東湖縣滸波灘等十一處並培修縴路共用銀一十八萬兩有奇於是化險為夷舟出利涉矣雖亦偶有失事則長年疏忽之過也鑿灘之舉首及牛口拽灘蘇軾有夜泊牛口牛口見月二詩初不言其險殆以順水不覺歟新灘詩云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險惡如見范成大吳船錄亦謂其名豪三峽蓋水落時較牛口拽灘尤險陸游入蜀記皇祐三年知歸州趙誠以山崩石壅害舟聞於朝疏鑿之是打灘前人固已行之矣

四會守城紀略二卷 本 原刻 存目

清張作彥撰作彥字子羅山西太原人以舉人官廣東知府四會為肇慶府屬東連三水清遠西界廣寧高要為西南之咽喉作彥懷之門戶咸豐時粵東擾北江之首逆陳金釭練四虎巫皮春曾劉朱子儀等蔓延於清英連陽懷開廣會間猖獗蓄掠此合彼竄勦捕多年幾稜顯戮九年賊匪攫四會縣城作彥適宰斯邑善守孤城是編具述當日防禦情形且■(附)敘詩文■(未免)張大其詞實則皆地方官分內之事何足矜侈然以彈丸小邑當數萬猖獗之寇抗拒乃有二月糧食斷絕卒能固結人心待援兵至而圍始解其功要亦不可沒焉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乙亥五月 江瀚

漢書引經異文疏證六卷 光緒乙酉刻本 著錄

清繆祐孫撰。祐孫字㦤岑，江蘇江陰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是書以漢書所引諸經其與今本異者，皆出古載籍，此其先漢師說即服應孟晉諸[■]家去古未遠，注文所載亦考訂之資故為徵引以廣[■]聞義。雖多本前人之說而援據賅博，引證洽孰，如郊祀志引書修五禮五樂，謂顏師古釋五禮吉凶軍賓嘉，本馬氏、鄭氏作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史記集解馬氏以書下文五器為上五玉，王引之非之，曰：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必校變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遂以五器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所摯建常旗幟等，其數皆不得五，而圭璧不與焉，嫌其為玉也。善據此志器作樂，則其疑可釋矣。又舜時不聞有五等之封，所謂五瑞疑為五方群牧之瑞，非桓信躬穀蒲也，是不獨可解王氏之惑，亦有裨於經義。今考尚書大傳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蔟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此與漢志合，則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即五玉之異文歟。其中若古今人表[■]咎繇，謂此今文尚書字古文作皋陶。不知許慎說文敘云偁書孔氏，言部誤下偁虞書有咎繇，咎繇是古文，周作咎繇，故陸元朗釋文於孔序云皋本作咎，陶本作繇也。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譎，謂今論語法作正，孝經法服注言曲禮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皆有正義。此殊未確。王念孫讀書雜志云：法猶正也。傳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正與法同義。其說是也。兼出之傳海水有截，謂海外舊本亦作海水。案王應麟詩考引漢書作海水有截，蓋以截為異字，轉寫者誤外為水，後人遂以水為異文，段玉裁詩小學亦承其誤。凡此皆其失考者也。祐孫斯編乃其未通籍以前作，迨官京曹，頗留心外交，無復研經之暇，且年未五十遽卒，抑可哀[■]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書引經異文疏證

大元海運紀二卷　傳鈔本　著錄

元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黃岡陳毅從杭州丁氏秘抄本錄出，清四庫總目未著錄，為胡書農輯自永樂大典本，蓋即經世大典之海運一門也。經世大典，書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元史食貨志云，故依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凡十有九，亦即依據經世大典。此編上卷分年紀事，多錄案牘之文，自至元十九年迄皇慶二年。下卷分類紀事，曰歲運糧數，曰收江南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曰排年海運水腳價鈔，曰海運水程，曰記標指淺，曰測候潮汛應驗，曰艘數裝泊。其歲運糧數則止於天歷二年，不似上卷延祐至治泰定天歷間事皆不載也。漕運水程、記標指淺、艘數裝泊，並及延祐時事。其他得失，詳見咸豐壬子羅以智跋，不更贅焉。

隆平紀事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明史冊撰。冊字義維，江蘇吳江人。隆平者，今蘇州府，元末張士誠改平江路為隆平郡。是書上卷紀士誠事，下卷紀起事時義社十八人。李伯昇、潘原明、潘元紹、吳天祐、吳天錫、徐義、徐志堅、韓讓、錢輔、宗興祖、張天麒原注一天爵中、李寧、茂同僉、呂珍及其下將士義士德者也。吳之時士義之人，當前死徐熹八人，死難者後載吳寧寧義史椿、周仁、李朱英及三吞軍並誌淮張兵起元臣死難如趙璉等九人，已詳上卷。其餘忠義之士，更有楊椿、楊秉、李常卿、劉良、九鼎、張介福諸人。踐吳雅好文士，開宏文館、賓賢館，又集景賢樓，以為招士之所，賜袁遜魁馬，厚室版食什器甚具，以故吳中才雋及四方文學知名士避兵偶寓者多歸之，或居賓位，或就僚屬，或主謀議，或典文章，彬彬焉盛于東南。雖卒無救於敗亡，然其才學表著者，不可沒也。有若周伯琦、鄭元祐、饒介、張憲、戴良、王逢、孫作、楊基、徐賁、徐尭佐、蘇大年，書漸

陳秀文、陳汝言、張經、錢用壬、郭奎、盧熊、尤義、至
著見▇高蹈，為張吳所不能招致者，則有楊維
楨、顧德輝、倪瓚、高啓、貝瓊、邵光祖、宋克之儔，其
白張昱、錢惟善、董遠之、思遠、秦裕伯十數人。然
▇士誠嘗遣使維楨，維楨偶來吳門，士誠聞，強使邀之，
亦▇一詣賓賢館云。末附婦女災異雜事。夫
士誠之好賢禮士，固屬難得，其又設儒士，立鄉
學，凡民間子弟入學者，予以衣冠，月給廩米五斗，
以其獎勵教育，尤為創見。而其令所屬務農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隆平紀事

因命慎擇長吏，以民生登耗為殿最，殉知政本。
故吳以國號爰戰，雖徐僭以仁失國，而吳民至今
尸祝之，蘇州周王廟香火獨盛，蓋祀士誠，以士
誠嘗建號大周也。故明太祖稱其英傑，能得民
心，有以也夫。

豫變紀略八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鄭廉撰。廉字介符，一字石廊，晚號柳下
野人，河南永城人。是書載明末豫省被流寇之
禍，至為詳核。其辨御史李振聲死事甚烈，
並非從逆；督師丁啓睿因失籍聽勘，未嘗下獄；
歸德府殉難推官乃王世琇，丁丑進士，保定府
人，不名王世琰，皆信而有徵。惟辨李巖實無其
人，但曰謂其乙卯舉人，則乙卯杞惟劉詔一人；
謂其父為甲科部屬，崇禎之世杞人並無為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豫變紀略

屬者也。然李巖明史流賊李自成傳稱杞縣舉人
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自成改信名
曰巖，於此二節初未辨明，終是疑案。其最不可
解者，左袒楊嗣昌，謂上密諭曰：張獻忠最鷙，
祖陵必不可驚，其餘勦撫機宜，朕不中制。故嗣
昌至軍，以辦張為第一著，其餘則次第圖之，使
張賊授首，舉勝兵以加餘寇，不啻洪爐之燎毛
髮也，而卒無成者，忌之者多而犄角之無其人也。
又謂嚴後傳司馬宗龍之戰項城，孫總督傳庭

之■澄聞其辨賊之旨雖先後時勢不同要不如嗣昌籌畫之確布置之密也卒之告以無功而死而議其後者萬喙雜然矣又烟熜之沸口誅筆伐體無完膚然亦未聞有憤其失策投袂請行者可知持論宜平而責人當恕矣夫以持論誠平責人誠恕然方是時思宗倚任甚專忌者無從掣肘而掎角之無則籌畫布置之謂何嗣昌安得委其咎乎至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不三年而社稷墟由是觀之即謂明之亡亡於請議可也此論亦未中明之亡亡於是非不明賞罰不當而謂亡於清議是直爲萬世之口矣明史嗣昌本傳曰嗣昌既終信文燦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又曰嗣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機宜已變通進止乖違疆事多壞云則嗣昌誤國罪不容誅而帝猶防捕嘆曰自楊嗣昌沒無復有

督師能平賊者蓋嫉終養陸如此朝無良佐從可知矣卷末附紀事本末辨訛明季遺聞辨訛白愚汴圍錄摘語又附燕都志變聲道人述■梼青原山人跋道人爲南州進賢徐應芬二其氏云

閩海紀略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自弘光元年乙酉夏閏六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至永曆三十七年癸亥閏六月、康熙二十二年止。于永曆元年下即書順治四年、後倣此。篇中專紀鄭氏事、稱成功曰國姓、而不名；稱芝龍曰平國公、稱鴻逵曰定國公、■稱其嗣子經曰世子；曰世藩、意其曾事鄭氏、故其■辭若此。其謂黃梧之以海澄降清、緣揭陽失利待罪、嗣梧獻平海策、請發鄭氏祖墳、株求親黨、設五大商、及遷界事、漳泉之民苦益甚矣。厥後閩海歷年用兵、損兵折將、傾帑協餉、蘇納海議以廈門金門彈丸兩島、得■延今日、實緣沿海一帶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一盡遷入內地、立邊界、設防守、嚴稽查、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清廷從之、遣滿員督遷四省數千里生聚、一旦■離、古未有也。然此密據大黃梧遷界之策、畢數■省魚鹽之區、千里盡委而棄之、豈得計哉。海上於是開草萊、興屯聚、其敗亡初不因食盡也。此編紀鄭氏事、有他書所未詳者、亦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閩海紀略

全桐紀略三卷 傳鈔本

清王雯耀撰。雯耀字水寔，安徽桐城人。是書紀桐城之亂，始於明崇禎十年，終於清順治二年。初則著民，繼則流寇，雖變亂相尋，必推原竟委，參定于明末紀事、傳聞諸書，與夫身親閱歷，彙集一編，非影響附會者可比。觀其所載史可法任皖撫，以黃得功為將，賊不敢出山，舒桐閭閻差獲安堵。及史丁艱，鄭二陽繼任，皖兵驕縱，不可收拾，居民避亂無地，封疆之寄，顧不重哉。楊爾銘年未二十，令桐七載，吳經禦寇，力守孤城，緩征簡訟，吊苦詢疾，猶有古循吏風。乃一擢太湖兵備道，議撫無成，議勦無功，蓋才幹縱優，欲立功業，亦當有逢其時也。又篇中述諸生與左良玉問答云：問近日賊勢如何？鎮台曰：較壬申以前更多十倍。問何以故？曰：就撫十之一，就擄十之二三，砍死於官兵之手者十之四五，然而愈砍愈添，莫者因年荒寇亂，政令煩苛，驍民無以度日，遂以刀劍焚殺為生涯耳。且此輩與官兵打仗，彼勝則趁勢長驅，彼敗則遍地金銀買路，是以放虎歸山者甚眾。諸生進問曰：豈盡然乎？鎮台笑曰：然，但左良玉左手接金銀，右手砍他首級耳。諸生又問：賊終不可勦乎？曰：勦之甚易，但內外不同心，功將立而禍隨之。忍終為國家之大患也。由是而言，當日流寇之熾，一緣政治希傷，民不聊生；一緣官兵縱寇，不力戰。明之所以亡，詎不宜哉。後此瑪瑙山獻賊之逸，固由良玉養寇自全，亦實因先得重賓，則左手[illegible]金銀，右手砍賊首級，亦欺人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全桐紀略

綏緬紀事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紀乾隆緬甸之役。■雍正七年緬首與整賣搆兵，緬目莽古打在九龍江邊，守備燕以春有告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總督鄂爾泰以聞，得旨聽其自然，不必設法誘致。是世宗初無闢土地臣外夷之心。迨乾隆十五年，葫蘆酋長茂隆廠課長吳尚賢意圖邀功，因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達拉遂從其言，具表來降，請代奏。時督撫令司道會議，布政

使宮爾勸等會議，有吳尚賢初到廠地，恃強凌辱，令率緬甸來歸，實有■邀功之意，且外國投誠，亦斷無得一廠民為媒進。將來緬甸設有冠警，必求援兵，不應則失統御之體，應之則苦師旅之煩。恐斯長奸及反難善處。此前所頒通賦貢受侵擾者數十年，我朝久置之荒裔，獲寧謐者百餘載，邊境之教寧，原不關乎遠人之賓服云云。其言甚為有見，而巡撫圖爾阿竟據其詞，並表文入告，■十六年得旨，准貢。嗣後因緬酋以兵脅內地土司，總督劉藻、吳[illegible]

自戕，楊應琚後以勤失機宜獲罪。於是命承恩公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率師進剿，至孟育，糧盡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遂縊于樹下。乃授大學士傅恆為經略，而協辦大學士阿里衮、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討之。我師既據老官屯，緬酋懵駁遣頭目乞降，以其地氣候惡劣，允之。三十五年春，大兵自滇還京師。此編自首至尾，敘次井然，有條不紊，多足補史傳所未詳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綏緬紀事

金鄉紀事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吳堦撰。堦字禮士，江蘇陽湖人，署山東金鄉縣知縣，陞授桃源同知，旋權知府，賞戴花翎。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句結山東河南同教凶孽，俱定期九月十五日午時同入禁城，並有太監為內應，造作大逆。乃於八月河南滑縣、山東金鄉破案，拿獲李文成、崔士俊，是以先後不能如期同時逆起，致如燎原。是編蓋吳堦紀其在金鄉任內九十七日之事。方拿解崔士俊等四十二人之初，其時禍亂未萌，羣疑眾謗，■謗謂其誣平民為教匪，喜事邀功，■及至曹縣定陶亂作，而禁城未事之先，尚有以金鄉激變為言，歸罪吳堦者。若非巡撫同興主持於上，不為眾論所搖，■幾不能始終其役，蓋任事若斯之難也。當其變起，調受守禦，審鞫賊匪，羽書條教，■出手裁。故中二卷咸其公牘，末附守城官員紳士姓名事跡，稟請議敘。迨撫具奏，得旨單開各員一例請賞給頂戴職銜，不足示獎。李■九標首先呈報逆謀，匪徒因此破案，被賊戕害，停柩亦遭焚燬，該生仍幫同擒獲逆匪，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蓋清廷甚重視茲變，■故殉難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且予謚褒獎也。

烏魯木齊事宜三冊不分卷附塔伊喀三處事宜三冊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達林、龍鐸同撰。是編輯於嘉慶元年，共分二十類：曰疆域，山川附；曰城池；曰官制；曰滿營馬匹；曰滿營軍械；曰綠營馬匹；曰綠營軍械；曰戶口；曰地糧；曰屯兵地糧；曰農具；曰分數；曰倉糧；曰口袋；曰庫項；曰金廠；曰鐵廠；曰孳生馬廠；曰孳生駝廠；曰滿營官鋪；曰滿營水磨。烏魯木齊，準噶爾故地也，額魯特游牧於此，較他處爲盛。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後，額魯特勦滅殆盡，千里成墟，乃於紅山之南建城設官而鎮撫之。其地產煤鐵，產鹽，產金，多材木，草肥水甘，於是廣開阡陌，駐兵屯田。且地爲南北兩地之咽喉，三十六年，去舊城八里復建城，移眷兵三千，設都統、領隊大臣、提督各一員，統轄協領、參遊等官，分駐二城，均受都統節制。所轄巴里坤、古城、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滿漢官兵駐鎮西府、迪化州所屬各廳縣，碁布星羅，形勢聯絡。當日招徠特盛，烟戶萬井，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烏魯木齊事宜

闠鱗比，百貨駢集，萃然大都會也。松樹塘打板在巴里坤一百五十里小峯頂，有貞觀十四年閏六月陳國公侯君集行軍碑記，業蘚多毒。太宗紀：貞觀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是勒石紀功之碑也。碑載同時出征者有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闕）中（闕）吳仁，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闕）城縣開國公牛進達，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營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舊唐書薛萬均附見薛萬徹傳，餘無傳。唐書有薛萬均傳，言副侯君集擊高昌，餘亦無傳，是足補史之遺。又有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紀功碑，今移巴里坤城北門外關侯祠矣。其外三冊爲塔伊喀三處事宜，塔爾巴哈台事宜前半已殘闕，無從補也。

滇陽紀事十二卷　原刻　著錄

清凌泰交撰。泰交字謙齋，江蘇江都人，官貴州鎮遠府知府。泰交守鎮遠五載，百廢具修，是編取其建設義倉、義學、義館諸公牘，與夫勸諭學校、曉示閭閻諸規條，彙梓之，而友朋贈言及自所作紀事歌詩亦間附焉。其最有益民生者，莫善種橡養蠶一事。鄭珍樗繭譜言槲繭自遵義始，但有山處皆可槲也。貴州之有樗繭，之利與桑繭同，桑繭多出女工，樗繭雖樵夫牧豎皆可與知，與■自烘種上樹至收繭取絲，較之桑蠶事半而功倍，且以無用之華岡有用之蠶，而薪炭之■供仍在，利莫大焉。黔民雖知養蠶為本計，所以輔農事而裕民生，然鎮遠僻陋，莫之導焉，州修未能行也。泰交捐俸赴遵義購買繭種四萬，勸民分場試放，又為之製繅車織具，覓機匠取絲織綢，而貧不能種橡者，量給以貲，並伐橡樹，踐踏橡秧者，量懲以法，其獲繭少而未及取絲、獲絲少而未能織綢者，官為收買而疏通之，並免其稅。於是鎮遠絲綢之利遂與遵義侔焉。此其實心實政，可為後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滇陽紀事

平捻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李鶴年撰。鶴年字子和，奉天義州人。官河南巡撫。同治五年，粵逆賴汶洸與皖捻任柱、張總愚合，凡十餘萬騎，日馳數百里，為流寇以疲官軍，官軍戰輒挫。科爾沁[illegible]親王[僧格林沁]陣歿，賊張甚。豫省居齊楚之中，平原千里，賊往來所必經，被害尤亟。時鶴年官豫撫，身在行間，親見諸軍利鈍之跡。六年任柱斃於陣，七年賴逆死，張總愚自沈于河，於是十餘年流寇之禍始息。是編綜其[illegible]首尾，頗為詳賅。皖捻之滅，[illegible]端由定剿賊[illegible]不流之策，圍議自曾國藩，而李鴻章實行之，故捻亂之平，鴻章溯其本謀，追推國藩之功，良有以也。鶴年乃謂非合圍不能剿賊，已固早見及此，而與曾同定[illegible]是議，殆不足信。其文筆簡淨，亦不知出何人手，要非鶴年所能為耳。

丁酉北闈大獄紀略一卷 排印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illegible]名氏。舊題信天翁，不知何許人也。是編紀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之獄也。其年八月，由提學使者達八府之秀，計有四千餘員，而合各行省之拔貢、歲貢、官生、民監，又一千七百餘員，中式額名止限二百零六人，而鄉士與貢士各居其半。是鄉士之進取為難，貢士較易。乃貢士之來應試者，故非父兄為朝官，則家內稱殷實，非游揚卿以博名稱，則扶詩文結壇社，以相炫耀，屯聚羣黨，人人自以為探囊高魁，賄賂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為怪。是時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監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十四人，乃振鄴等殖名進士，然皆少年狂浮薄，寡慮其間，雖未必盡貪財賄，而欲結納權貴，以期速化，攬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徑竇囑託雖多，而額數有限，闈中推敲比之闈文，以定高下，其心更苦，而振鄴尤為孟浪。其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內一時

雖以尋獲，遂于畫篋筆一紙，屬其親隨奚章名靈秀者尋對，一一具見。止中子名安素回冥跡，而振鄴置之弗忘也。於是有若溪貢生張漢，剪髮刺搨，投送科道衙門，嘉善舉人蔣文卓，亦寫揭匿名徧傳科道官，遂據以具疏彈劾。奏上，即傳旨拏本內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引問時，振鄴贓證有據，張蔡形迹無虞，顧振鄴轉攀張蔡自相攻擊，前靈秀所得篋筆一紙陷同伴馮元欆去，思以箝其主，至是遂出所藏親筆按卷而對，瓜蔓相尋，無一漏網矣。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即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而張李蔡及新舉人田耜、賀鳴郊俱駢首菜市，馬篇中叙鬼蜮污衊情形，歷歷如繪，士風士氣蕩埽無遺矣。

回疆紀略十卷 傳鈔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首哈密，次土魯番，次喀什噶爾，次英吉沙爾，次烏什，次庫車，次喀喇沙爾，次阿克蘇，次葉爾羌，次和闐，共為十卷。內分沿革、疆域、山川、古蹟、建置、官制、賦稅、營伍、軍台、卡倫、糧餉，大率從同。哈密有屯田，無賦稅，土魯番無賦稅，喀喇沙爾有屯田，喀什噶爾有兵防、軍械、稅則、錢法、牧廠、辦事章程、回務則例、外番部落，烏什有牧廠、硝句，庫車有牧廠，阿克蘇有錢法、河道。夫回疆雖內附，而中國仍視同荒服，故二百年來，地利未盡闢，學校未及興，而每一城內必建關侯廟，春秋致祭，斯即所以為教歟。

綏邊紀略不分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史致康撰。致康字叔平，順天宛平人。致康歷任四川珙縣、仁壽、成都等縣，[illegible]擢馬邊廳同知，兼署嘉定府事，並辦戎邊夷務。是編即其歷年公牘。其辦理夷務，首在編聯保甲，嚴辦漢保，繼[illegible]即添修碉寨，聯各汛弁兵團勇為一體，乃調集兵勇深入夷巢者三，計斃匪千餘名，燒燬寨柵千餘間，首匪就戮，各夷震懾投誠，[illegible]拔出難民，收復被佔地面万餘里，廿年邊患至此始平。聲威既著，故其辦戎邊夷務，未及兩旬，而十三枝夷俱畏服投誠，未動一兵一餉，戎邊之夷患亦平。考其所至，皆以編聯保甲為急，萑苻斂迹，具著成效。而其釐定條教，權正人心，端風俗，尤有裨益。夫保甲者，王安石之新法也，除暴安良，端在於此，然行之不善，亦滋煩擾。記曰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履勘滇邊事紀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周正朝撰。正朝字寅山，四川達人。其書不分卷，卷首九龍江原分定十三枝那，次各猛地官職改定品級，次永昌順寧普洱三府沿邊道里，次神護關通孟珙道里，次蠻允三路至壘募道里，次隴川至新街道路，次三關至阿瓦道里，次思茅邊隘道里，次三江源流，次思茅至各處路程，次各猛地所產茶，次各猛地產鹽，次十三枝那各猛地風俗人物，次擺夷言語十三枝那方言，次關閘錄，次由猛連近瓦城之東由瓦城近打洛之南門，次緬甸國，次各土司繆蕴距緬都城里數，次關隘土產連界其地寬狹，次緬甸英人屯兵之處，次計東里至緬國路程，次猛遮家譜，次猛海撤欖垻大猛龍六順各與國，次易武土把總親供結，次廣南至各處路程，次開化傳至各處路程，次楚雄傳至各處路程，次大理傳至各處路程。是編雜糅無章，漫無體例，然正朝以一武人，留心邊事，所言皆據實，未始非談滇邊者考鏡之一助也。

淄川靖逆記四卷 原稿本　存目

清張錫倫撰。錫倫字念薇，直隸安肅人。同治■癸亥■署山東淄川縣知縣。先是■縣文生劉得佩因閣漕獲罪，繫獄，當充軍，會舖首霍勘中途脫逃，入臨淄縣偽團，為偽軍師，官紳之患，乃潛還司冠平家，私立義和團，欲於博山縣設局，博令與庠生陳知本拒之，遂移於萊蕪、博山界，與沂兗教棍各匪相勾結。同治壬戌，淄人索賄於當商不遂，潛引得佩入商，懷爭賄使之去，得佩

以賄少不許，布其黨踞四門，以書院為練所，日益跋扈。淄人控於府，署守統兵■蒞淄，按其事，得佩■汝稱為仇所誣，妄欲辦團教賊，教國家，署守信之，事得解。得佩愈橫，旋逮其黨，往殺知本及其子，報前隙。博令及淄擊御之，失利。得佩遂據博城叛，僭偽號，自稱大漢德主。初城中賊不過七百，後勾結沂匪馬步二千餘，並結南匪二萬餘，擾淄境，拿制我師。是編具載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開挖長壕、剿平逆匪情形，及錫齡辦理善後諸事，並祭僧親王文，惟附離任時■士民送行諸詩，■乃併紳耆頌德函件一併■載入，殊嫌其贅云。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六頁

乙亥六月 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淄川靖逆記

尚書攷疑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存目

清凌鳴喈撰鳴喈字豊甫號泊齋浙江烏程人以進士官兵部郎中是書始於虞書而終于六宗下即闕蓋未完之稿本也卷首虞書云大傳稱堯典爲虞書說文引五典不悉曰虞書之目始見孔叢子而左傳及荀卿多引爲夏書按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主推謂不應皆曰稽古疑典謨本述舜禹相禪之事後溯堯之所以禪舜者爲之張本書當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其或稱夏稱虞書後儒紛更或謂孔子所定甚不然也此雖不爲無見然去古遐遠疑莫能明闕之爲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馬融曰放勳堯名孔謂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孔子曰請問帝堯曰放勳孟子萬章云放勳乃徂落注云放勳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同孟子滕文公篇引放勳曰白虎通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皆與馬合史記索隱云堯謚也放勳名釋文引馬注與異義傳聖曰堯高誘注戰國策張晏注漢書裴駰史記集解並同馬說然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疑堯時質直不當有謚蘇軾疑允迪不可爲皋陶名遂疑放勳不可爲堯名然舍孔孟之可徵而從後人之臆斷尤學古所難安也是說甚當宅嵎夷以馬注嵎海嵎也夷萊夷也當在禹貢青州而說文謂在冀州遼西後漢書以爲遼東樂浪三韓之地疑不如孔傳東表之地不實以後世地名名善也又以後世地名冒古起義如交阯郡因下文南交以名堯時未必名其地爲交阯也史記稱黃帝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阯亦沿後代地名極言所至然耳尤爲通論確論[illegible]謂讙吺正義本作驩兜史記漢書古今人表作讙兜疑從讙吺爲正似有未安許慎說文敘云書稱孔氏口部吺下不言讙兜字作吺徐鍇注云古文尚書作吺恐不足據此正陸元朗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惡可承用乎

天台山記一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原題方瀛觀徐（闕）徵君纂。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唐道士徐靈府撰。清四庫總目未著錄。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嶺。是書成於寶曆初歲，記天台山，註桐柏山，述之引陶隱居登真隱訣云：大小台處五縣中央，大小台乃桐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橋，先得小者，後行百餘里更得大者，在最高處，採藥人時見之。大小台者，以石橋大小為名。據此說，即天台與桐柏二山相接，大小異也。清張聯元天台山全志謂山自會稽而來，天姥、石城皆台山也，寧海之筋竹、王愛皆台山也，嵊縣之金庭、桐柏亦台山也。此以山之全體而言，似失之廣漠，不如只舉桐柏為得。又云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真誥所謂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靈王太子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得乘白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王真君壇真君即桐柏真人）。有小殿即真君儀像，備焉。開元初玄宗創立之。又云自歇亭西行經澗一十五里，至石橋頭，有小亭子，石橋長七丈，龍形龜背，架萬仞之壑，上有兩澗合流，從橋下過，泄為瀑布，西流出剡縣界。從下仰視，若晴虹之飲澗，橋勢崚峭，水聲崩落，時有過者，目眩心悸。今遊人所見者，正是北橋也，是羅漢所居之所也。此述兩事：一王子喬，一羅漢。可知孫綽天台山賦云：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蓋即賦此，非虛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天台山記

荆溪疏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著錄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伯穀，長洲人。明史文苑有傳。宜興，古陽羨也，一名荆溪，清分設二縣。是書亦游記之類。開卷曰：余以萬曆癸未二月廿又四日，過毘陵訪吳幼元、葛承夫，先在詩為荆溪〻游，不名游記而曰疏，明人好異故也。篇中首及張公洞，山如覆釜，赤烏間[■]靈開為洞，怪石刺眸，莫可摸寫。然荆溪善卷洞之最著，茲謂善卷避遠，竟不知何緣至此，或云高傳別一善卷，亦此說較近理。又謂蜀山黄黑二土皆可陶，陶〻者穴火負山而居，累〻如兎窟，以黄土為胚，黑土傅之，作洗瓶藥鑪、釜鬲、盤盂、敦瓿之屬，鬻於四方，利最博。至今陶器尤盛行，而宜興茶壺且為士夫雅玩也。

三吳雜志一卷 明刻本 著錄

明潘之恒[■]撰。之恒字景升，自署天都山史，不知何縣人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雲澤編，明蔡昇撰，王鏊重修。是書亦紀遊，震澤內載汪道昆遊洞庭山記、喻均遊太湖記、鄒迪光遊洞庭山記，附紀遊詩、王世貞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陶望齡遊洞庭山記、黃學曾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皆輯人〻作，無一自撰。汪記云林屋[■]洞其中闃窅無常，深入不忽奇，或善綴旋，或善進琢，或善粉繪，變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喻記亦入林屋洞，但有石柱石乳而已，不云變多奇字，汪言未可信。鄒記謂東山之勝止于莫釐，莫釐有，而不[■]及縹緲。甚王記亦云莫釐[■]不移縹緲。曹記則云莫釐峯以隋將軍莫釐得名，其高讓于縹緲三之一，望吳門諸山則浮屠草木，纖悉可辨，則莫釐亦自有佳處也。陶記乃云兩日行山間，所過不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芊以叢薄林幽，果木不佃，弟鄉步徑路甚崎嶇，屐策遂進，倏然放目，遥覺在

巨浸中人境罕絕令人爲之心悸蓋已忘其爲湖也
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貲臺市
之間盛蓋通邑併忘其山矣又城中希絕之事
■(矣)信如黃言固洞庭所獨擅焉

西湖手鏡不分卷 自刻本

清季嬰撰嬰字虎谿江蘇常熟人是書■(成)
于順治丙申自序稱獨于西湖往來留連者二
十餘載遂以西湖作五嶽觀爰有手鏡之刻通
來滄桑變革兵燹見于原野崩滛見于山川即
西湖■(勝槩)又經兵許廢興疑此編作于明季而
清初重梓迄今二百餘年遷變殊多行宮改
爲公園雷峯塔亦傾圮惟增多處■(洋)式樓閣將
失西子真面目矣■(然)篇中名勝尚不難按迹而求
第於岳王祠墓謂明隆慶四年賜謚忠武案
宋史理宗本紀寶慶元年二月甲午詔鄂王岳飛
謚忠武元王惲玉堂嘉話載理宗詔曰始爲忠
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
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
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則宋已定謚忠
武豈待■(隆)慶賜謚耶考訂之疏殊不能爲之諱
矣

西湖便覽十二卷 乾隆乙酉刻本 著錄

清翟灝撰。灝有四書考異，已見前。是書做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之例，總叙之外，悉依塗徑蟬連而及，首紀盛，自聖因寺行宮而湖，而山，而六井，而十景，次孤山路，次北山路，次南山路，次江干路，次吳山路，紀述詳明，頗便遊者。題詠附于各勝景之下，凡舊蹟流傳，其舛謬顯然者，删棄不收，小訛則隨文刊正，或兼辨論，以發明之。如放鶴亭云：林君復和王給事詩，他日北山傳故事，須將搖鶴比雷來，

子鶴之言，當自此昉，是說甚近理。又云：君復初亦娶妻生子，有孫洪，著山家清供一編，嘗稱先人和靖先生，非不妻而妻梅，非不子而子鶴也。此辨似未然，今考宋史隱逸傳，稱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安知洪非宥之子乎？漢書疏廣傳，廣與兄子受，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又[illegible]載廣謂受曰：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是叔姪可曰父子也。洪為逋姪孫，稱逋先

人奚不可哉。

御覽孤山志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著錄

清王復禮撰。復禮，錢塘人。是書成於清康熙三十五年，迨三十八年聖祖南巡，曾與所撰蘭亭志一同進呈御覽。卷尾翰林院檢討在籍毛奇齡有跋。內分疆域、勝蹟、建置、題詠、軼事、藝文六門。林逋徜徉湖山，吟詠自適，根于天性恬淡，初非矯激鳴高。其不娶，以多病，見梅堯臣詩序，亦非同釋家之絕慾也。其自作壽堂，因書一絕，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故見

高節。然又有情別調，寄長相思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雖屬短調，何減於陶潛之閑情賦哉。孤山■一志，不空作矣。

黃山志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張佩芳撰。佩芳字蓀圃，山西平定人。黃山在今安徽歙縣西北百二十里，與太平縣接界。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是志著於乾隆庚寅，頗為簡核。凡為圖十有六，上卷首形勝，次寺觀，次物產；下卷游記。以諸家游記皆自記其足跡所及，或驚嘆其阻險困憊，與飲酒談諧之語，於山水之情狀不能敷陳，

黃山面目反為晦蝕，乃擇其中間有數語能指次形似，令觀者瞭然在目者，節而存之。此黃山志創例■殊可為法。惟汪道昆谼中記、劉大櫆黃山記則全載之。而於遊山詩，謂舊志稱合作者鮮，概置不錄，實爽心目焉。

九華考異二卷 道光元年自刻本

著錄

清陳蔚撰。蔚有九華紀勝，已見前。昔宋劉■放作九華拾遺，於新錄、總錄外復得三十餘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嘗稱之。是編具辨杜牧之、李少華詩非詠九華化城寺，非頌陳太后■建，唐(詩紀事)張喬、伍喬借隱之語，並為考核。惟謂新唐書高駢傳，呂用之之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宏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將詣駢，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駢署幕府，稍補右職，行為嶺南節度使，事用之不足道，而牛宏徽亦方士之錚錚者，可補九華舊志之遺。今考唐書無此文。又云：予嘗曉立天臺峰頂，紅日將昇，俯見白雲一縷，橫抹峰腰，已而衆壑漸漫，諸山隨沒，大江南北皆雪浪銀濤，與晨曦相照耀。惟黃山三十六峰外，遥相拱揖，縹緲如海上三山，令人有褰裳涉足想，而九華歲時紀云：山氣清■白，似雲非雲，似烟非烟，似霧非霧，以此狀雲海，語尤庞雜。竊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嘗登峨眉絕頂，觀所謂雲海者，下臨空濶之地，如鋪萬壘吳綿，一白無際，斯為雲海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華考異

廬山小志二十四卷 道光四年原刻本 著錄

清蔡瀛撰。瀛字小霞，江西德化人。廬山古名南障山，或曰敷淺原，道經所謂第八洞天、三十六福地也。高七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五百餘里，三面阻江，西乃大陸。其支南行三數十里，盡鄱湖之汜，為南康郡；西南行，盡吳城；東北三數十里，盡南湖嘴；折而西者，盡九江城。是編以舊志為宗，故將桑志舊纂列於前。其有見聞所及、別經增入、尚值疑處，則注瀛按二字。如歸元鏡載遠公事，究係平空講道；虎室宗與黃蘗禪師觀瀑聯句，見吳熙志；四面山寺王綱川過秀積寺五律，在今子午谷北辛州天慶觀；呂純陽射傳丹象詩，舊志牽入白鶴觀，且嫁陳希夷名，概不錄，是也。然錦澗橋下增周顛洗髓處、洗髓珠，不經，又不載所出；玉淵泉下增旁有望月臺，晋義士建；棲賢寺下增南齊參軍張布之物；文孝廟下增在西灣，祀梁昭明太子，追封文孝，故名，並不言見何書；忠節祠下增諸葛八陣迭今尚有數處，二百餘字，與廬山何涉；煙水亭下增附呂祖本傳及神仙鑑四五百言，亦未免於贅。惟錄摩崖石刻不增減一字，較為可取耳。至六朝詩，載靈運登石門最高頂、石門巖下宿、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諸篇，俱非廬山作，觀文選李善注引靈運山居賦，其誤自明。石門永嘉廬山並有相混，猶可言；若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此於廬山詎合邪。

慧山記續編三卷 同治戊辰刻本

著錄

清邵涵初撰。涵初字吟泉，江蘇無錫人。邵寶慧山記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編與前編合刻，并為加注。涵初為寶八世族孫。卷首列清聖祖、高宗宸翰，共分十一門，仍依原次：一曰慧山，二曰泉，三曰石，四曰寺，五曰祠廟，六曰物產，七曰山居，八曰園墅，九曰古蹟，十曰勝覽，十一曰墓。慧山以泉著（九龍二泉），俱記於前編，但縣出穴出皆山之髓，石之脉，生於天，行於地，淡於人，或昔無而今始有，或昔有而今始名，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遂補之。又園墅為前編所無，如秦氏寄暢園雖明王穉登作記，遠在寶後，後經清兩朝巡幸，他若慧山麓小園、慧藏小築、黃園、栖隱園、愚公谷、碧山莊、蓉湖莊皆其後起者也。至古蹟中器物，如竹茶鑪，前編亦載之，而不載盛舜臣新製之鑪，非古物也。然當時名流並有新製竹鑪題詠，迨清康熙間舜臣鑪亦壞，顧貞觀仿舊製更作兩鑪，一時名流後有題詠，清高宗

更屢有竹鑪煎茶之詩，此亦慧山掌故，不可不志。涵初此書梓於咸豐乙未，越一年而金陵師潰，縣城淪陷，板燬於火。甲子城復，慧山地當孔道，蹂躪尤烈，兩記所載名勝盡為瓦礫。其後慧山古寺，遂變為昭忠祠，涵初不及見矣。

武夷雜記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存目

明吳栻撰。栻題新都吳栻，始末未詳。其書造語頗好新穎，未盡穩愜，如云凡山不峻不怪，而武夷峻不斷不奇，而武夷斷多連，則衡多平則腐，武夷無衡無腐，態是以千螺萬髻含曉日、帶金束碧以待雲來，爭顯及不相下時，乃化出恆沙數五花綿球，滾白玉地上，微風一過，後作黃雲衰草色，千螺萬髻俱是明妃青塚矣。觀此一段，可概其餘。推謂山有二厄，國朝來未辱封登，故斧斤日尋，剝膚削髮，迄今未已，而無厲禁，厄一；道人勒■詩■題壁，水光石至鑿修身為本四大字，黥鼻青山，殘至於此，厄二。是則為山通病，不僅武夷為然也。又謂林道人稱三教先生，和之無所得，蓋■林道人即林兆恩，■世稱林三教，卷末云出山由建溪入盱江，訪曹能始在舟中，曹學佺萬曆■進士，栻與同時，則林道人為兆恩無疑矣。

泰山小史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明蕭協中撰。協中字公黼，泰安人，以蔭授上林苑監丞，晉順天府治中，崇禎末致仕。甲申遇流賊亂城，將陷，投井死。是編雜詩，每首皆有■序，故曰泰山小史也。其李斯小篆，云在岳山亭下，字不多，而上官徵取殆無虛日，古刻之毀，大率由此，愛護古物，固不能望之俗吏也。金殿云在碧霞元君殿，協中創於萬曆間中官董事，制倣武當宮，突兀凌霄，輝煌映日，然時值大祲，白骨溝渠，錙銖以入泥沙，以生詠眺，明正直者不以金靈也。今燕郊大寺宇皆明已璫與造，金碧之燦爛，實不啻膏血之狼藉耳。摩崖碑云一在岳頂東岳■祠後，唐玄宗祀泰山銘，八分書，字五寸許，甚遒逸；一在山崖右，唐蘇頲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筆亦莊雅。近聞人林焞勒忠孝廉節四大字覆於古刻上，鑱削幾盡，二碑上官競相椎搨，道士無以不獲為憾，而此竟遭此厄，奈何是尤可為痛恨。今人多摩古碑以刊己書，非皆林

焞為之 滄矣 手協中忠紛紛士宜其書皆譏如之言也

大嶽志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方升撰。里貫未詳。大嶽又名太岳太和山，即湖北均州之武當，相傳玄武修真地，其崇奉自元代始。山有五石碑，一為崇封真武誥碑，一為揭傒斯所撰宮碑，一為揭傒斯所撰瑞應碑，二為戒臣下碑。碑末書至元二十年，又繫以龍兒年、牛兒年。明成祖即位時，自謂神之祐，因尊為太嶽，勅建宮觀，常遣內臣司其香火，嘉靖間提督太監王佐始輯為志，太監呂評續增之。萬曆癸未，田玉後增廣為太岳太和山志，具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編共分八述：一曰太和宮四圖述，二曰南巖宮七圖述，三曰紫霄宮五圖述，四曰五龍宮八圖述，五曰玉虛宮六圖述，六曰遇真宮三圖述，七曰迎恩宮一圖述，八曰淨樂宮二圖述。其於本山可謂詳且悉矣，然於舊志猶汰十之五，只增十之三云。

五嶽臥遊一卷 快書五十種本 存目

明閔景賢輯。是書原名臥遊浙福編，為俞晦白手纂，前有陳繼儒序，謂山遊之難，非夙具靈根，有膽智與夫捷如猿鳥，而頑如旗敉，及精爽健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而糾於俗務，左於非時者，亦不能遊。甚矣遊之難也。其語殊有見。此編首東嶽泰山，則節錄宋洪蒿遊泰山錄、明李裕登泰山記、明王世貞遊泰山記；次南嶽衡山，則節錄明張居正遊衡嶽記；次西嶽華山，則節錄明陳以忠華山遊記；次中嶽嵩高山，則節錄明都穆遊嵩山記；次北嶽恆山，則節錄唐張嘉貞恆山碑、明喬宇遊恆山記。今考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在唐之時未之有改。雖明代廷議釐正，迄未施行。至清順治十七年，始移祀渾源州。然據喬宇記，則固以渾源之恆山為北嶽焉。此一碑一記，蓋名同地異云。

清涼山新志十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老藏丹巴撰。是書卷首自序末云康熙三十三年秋八月欽命督理五臺山番漢大喇嘛老藏丹巴謹述。據丹巴重修五臺真容記名下注，蓋山東萊人也。篇中冠以御製碑文及御製詩，標目凡十類：一化宇，二原聖，三靈蹟，四伽藍，五崇建，六顯應，七外護，八高僧，九緣感，十題詠。五臺自半麓以上，林木童然，惟秀草叢生，其溪壑間異草雜花，不可悉記。大顯通寺下注云：古名靈鷲寺，漢明帝時摩騰、法蘭二大士西來，見此山乃文殊住處，兼有佛舍利，奏帝建寺。騰以山形若天竺之靈鷲，即以為名。帝始發信心，加以大孚二字，解為弘信也。後魏孝文帝重葺。案唐僧慧祥古清涼傳，大孚寺元魏孝文帝立，志以為建於漢明帝時，非。又罽賓寺、金界寺下並注云張無盡見神燈於此，蓋出宋張商英續清涼傳。四川峨眉山光相寺亦有聖燈之說，附會不足信。志崇建云：感通傳道宣律師嘗

問諸天佛法來此之始，答曰周穆王時已有聲教。及此清涼山者，■曼殊所居，穆王於■中建廟祀之，則■更荒渺無稽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三頁

乙亥七月江瀚

九經補韻攷證一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錢侗撰。侗字同人，江蘇嘉定人。宋楊伯嵒九經補韻，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舊刻有川學海中，題明姚應仁閱，則應仁所校也。厥後新安吳琯復校刊之。今姚氏本流傳甚尠，吳氏本又舛譌錯亂不可究詰。錢氏得影宋鈔本悉心點勘，用皇秦鑑為佐校，雖間亦有所疏，記是編隨條攷證，尚■精詳。其■本增多五十字，為宋本姚本所無，亦附著於篇■，辨其紕繆，至於補正楊書，如禮記郊特牲饗禘有樂，禘音藥一條，謂郊特牲又云春禘而秋嘗，注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亦當作禴。按此二字傳寫之譌，非禘有禴音也。釋文音藥非是，此承其誤。王莽再命禕衣禕音鞠一條，謂注云禕當為鞠字之誤也。據釋文但云依注音鞠，與鞠同音也。少儀儀容和之美，音儀一條，謂少儀又云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並讀為儀。按說文羊部義，己之威■也。威儀字亦作義，與美字形相近，故義誤為美。曲禮不為壇位讀音

善一條謂周禮已有壇字讀爲墠，樆壇本音善。此字重出。左氏傳襄公十五年封具，封亦付切，一條謂封具，齊勇力之臣見注。按，豈應讀如字。檢諸韵書，封字從無音具者。釋文于封具二字下注求付反二字，所音乃具字也。今注疏本釋文脫云具、求付反。楊氏見單行本二字連綴，遂誤以求付爲封字之音，殊未深考。此條應删。諸若是類，俱確鑿不磨。其有裨於此書，良非淺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 秀野草堂刻本

元吴萊撰。萊有淵穎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名爲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實則元時廣州上路領縣番禺、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縣、香山，宋縣。合七縣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記者，鉅載其大略于篇，且爲之論曰：廣爲大府，山深峒惡，民頑佚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不下鉅萬計，又必稍夫淳洁選金之吏，而後可以媚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而或略于民事者哉。其之言甚切實。與文人之僅言山川風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庫本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亦此意也。

雁山十記一卷 秀野草堂刻本 著錄

元李孝光撰。孝光里貫未詳。是編分十記：一曰始入雁山觀石梁記，二曰遊靈峰洞記，三曰暮入靈巖記，四曰靈巖二奇記，五曰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六曰大龍湫記，七曰宿能仁東菴記，八曰遊惠上人開西谷記，九曰雁名山記，十曰秋遊雁蕩記。清四庫總目存目。明朱諫撰雁山志云：雁蕩山自古無稱，自宋太平興國中始有僧居之。據此書言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橡栗，語之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始在天下。是雁山顯於英宗時也。存目又云：明初僧永昇始輯為雁山集一卷，編次無法，蓋不知元人已有雁山十記矣。

岳紀六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編自署環中迂叟，卷首知應城縣事南海羅紳序，謂所著有歸雲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外集數十種，廣大悉備，峻極汪洋，不可殫述。迄今年躋耄耋，志猶不衰，夢寐不忘五岳，遂因作岳紀六卷，先之以圖，述繼之以憶遊，既分列於前，復總圖於後，古今事蹟纖悉並載。其稱之如此。今觀所書，尚屬不陋，篇中載華山希夷峽一條，尤它書未見。其謂巖壁陡峻，高百尺許，内空方而狹，即王處一所謂試鑿穴也。中有木匣，藏為希夷蛻骨。豈匣峽同音，本希夷匣而俗訛為希夷峽乎。谷旁建希夷祠，羽流主祀事。每出髑骨向人乞施予。嘉靖間侍御姚[illegible]元惡其非禮，檄華陰丞以衣冠葬其骨於玉泉院北。再越歲，偶有磵水衝奔玉泉道宇殆盡，愚民皆謂希夷重遣也。復其函，迎骨入故穴

而玉泉之封為虛塚而羽流仍以骨視人索利中丞裴紳檄邑令石砌穴口高尋丈木亙始不得出此亦華山一軼聞也又謂[illegible]北岳恆山在渾源州南渾源乃虞周北巡故地而曲陽則歷代望祀之所並有考證云

西湖紀述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有袁中郎集已是書四庫存目宏道游記最多往往失之纖瑣此獨簡淨篇中謂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此言深得游趣又謂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是蓋宏道自述其所遭不幸故有斯慨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豈皆如衣敗絮行荊棘中乎殆非通論矣

西湖小史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著錄

明李鼎撰。鼎字和仲，浙江山陰人。杭州西湖之勝，名重東南，自唐以來紀載既多，題詠尤衆。是書則分爲八類：一時、二地、三墅、四舫、五屋、六獻、七償、八鹽，面目較新。三墅云：無論宋時諸園不能髣髴，即如太倉弇園、惠山鄒園、永嘉王園，雷同傾國時勝矣一時，數墅一邱一壑，總不能敵，蓋足豪者西湖一大園耳。此就所時言之，今就弇園亦甚蕨歐式，即西湖大園亦改舊觀矣，豈昔人所及料哉。六獻云：近四賢祠，坡人王元美，此公爲一代文章冠，俎豆無忝，獨進東粵周公，不知何意。余謂周有專祀，不必以此重也。注府即府城隍是。孫太初、高鶴南屏詩最清勁，可五和請入太初諸賢，定當把臂。案俞思沖西湖志[illegible]欽四賢[illegible]祠，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泌、白居易，宋太守蘇軾、處士林逋。今益祀孟瑛於祠。俞明書稱於萬曆間，與李時代相近，其祀世貞當在俞後。李所稱東粵周公，不詳何人。至謂即府城隍，尤近荒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湖小史

西湖志類鈔四卷 浙刻本 著錄

明俞思沖撰。思沖字伯宗，浙江錢塘人。是書因田汝成西湖總敘略，彙鈔成一編。山川寺宇，各以類分，凡景物題詠，即附其下。卷首圖之類。卷上，附聖湖。卷中，山之類，峯之類，嶺之類，石之類，洞之類，亭之類，隄之類，書之類，江之類，泉之類，澗之類，井之類，橋之類。卷下，宮之類，院之類，祠之類，廟之類，寺之類，庵之類，觀之類，塔之類，樓之類，墓之類，甚為清析。餘附聖湖，載秦檜東窗事發，與西湖何涉。若謂岳墓在此，則凡鄂王事皆可攔入，不勝登載矣。又述包拯猖眠語，及賈似道招[illegible]延鸞、葉夢鼎飲行令，殊濫瑣，有明人著書，往往貪多好奇，不知體裁，是其通病也。

海內奇觀十二卷 何焉麻刻本 著錄

明楊爾曾撰。爾曾字聖魯，浙江錢塘人。是書十二卷，第一卷序文、凡例、皇明華夷一統圖說、嵩嶽圖說、岱宗圖說、華嶽圖說、衡嶽圖說、恒嶽圖說、白嶽圖說；第二卷孔林圖說、西山圖說、金陵圖說、第山圖說、黃山圖說、浮山圖說、金山焦山北固山圖說、虎邱圖說，上方靈巖光福諸花蕩說附；兩越名山圖說、補陀洛伽山圖說；第六卷天台山圖說、雁宕山圖說；第七卷武夷山圖說、九鯉湖圖說、滕王閣圖說、麻姑山從姑山圖說，龍虎山、嵩仙山、岑山說附；第八卷匡廬山圖說、黃鶴樓圖說、岳陽樓圖說、赤壁圖說、峨眉山圖說、三峽圖說、棧道圖說、西河圖說；第九卷太和山圖說；第十卷五臺山圖說、桂海圖說、七星岩圖說、雞足山圖說、九鼎山圖說、點蒼山圖說，附十大洞天名考、三十六洞天名考、七十二福地名考、海上仙山名考、海上十洲名考。其中如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未免拘小，而河又太宗，又峨眉山今在峨眉縣、

此云彭山縣，由所出之路異也。三峽云在重慶府巴縣，而合州、嘉定並有三峽，然圖仍夔州府之三峽耳。兩河圖說謂許昌一祠為關雲長舊宅，蓋降操秉燭達旦處，此出演義，河人不學，故用之。桂海圖說以為桂林無山而不鴈宕，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雖稱之稍過，然亦庶幾近之。至海上仙山、海上十洲，皆厪有其名，無從指實，置之不論可也。

北固山志十二卷 道光刻本 著錄

清釋了璞撰。了璞號韞菴，象山僧。是書蓋以明張萊三山合志為要藉，凡遇與北固事跡為舊本所無，輒筆之，間有牌版，則往拓其文以資考證。屬稿八年，增錄四倍于前，以宸翰冠其首，凡分七門，曰形勝，曰建置，曰古蹟，曰碑刻，曰人物，曰雜識，曰藝文。都為十二卷，其中發前人所未備者，如謂鳳凰池舊通甘露港，春夏水滿，舟泊絕壁下，南史云三面臨水者也。康熙七年，移建演武場官廳，河塞，三面臨水之說，不復見矣。又謂蘇子瞻登甘露寺詩曰古郡山為城，則潤州以山為城，其來久矣。元混一海宇，凡諸郡之有城郭者皆撤而去之，由是外城遂廢，此二條絕可喜。其辨甘露寺非始於吳，謂唐以前詩人無稱甘露者，考李文饒集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南楹，曾收丹陽類集，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古殿基，獲舍利並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原注宋張商英

記甘露寺李文饒事言之甚詳，知甘露之名實自衛公始，尤確實可據，云前人■考證多疏，且有山目觀當■訛傳。陸游入蜀記稱北固山多峭壁若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為石壁峭絶，誤矣。游親見臨江峭壁，猶以石為土，斥國史之誤，其謬為何如耶。

秀山志十八卷　黃池先哲遺書本　著錄

清陳訪撰。訪字如亭，安徽貴池人。是書為秀山住持僧常安重輯，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者也。首圖，次古蹟，次實錄，次封制，次興修，次傳紀，次藝文，次詩集五言古，次詩集七言古，次詩集五言律，次詩集五言排律，次詩集七言律，次詩集五言絶，次詩集七言絶，次詩餘，次賦集，次補遺文，次補遺詩，共十八卷，而文詩多至十二卷，過全書之半。秀山距池州府城西七里，山下臨秋浦縣治，故址在焉，即漢石城地也。是山峯巒峭拔，由山麓玲瓏，望之蔚然而深秀，自梁昭明太子嘗遊，絶乃瘞衣冠於山麓，又為之立祠，而建文選樓焉，以故名益顯矣。志書所載文選樓揚州、襄陽俱有，與此而三也。此志實錄載蕭統本傳及梁東宮舊記、劉孝綽編次太子文集並梁蕭子範求銓次太子文集表、梁晉安王綱進呈太子別傳文集表、太子文集序，固其宜矣。而乃附梁紀本末，具詳武帝、簡文帝、元帝、武陵王之紀

諸事，不亦贅乎。其述異聞，列之雜記可耳，謂之實錄，殊屬不合。至藝文門，尤兼采說友文選序、章永祚秀山志本，皆世所稀，所補錄也。

西樵遊覽記十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劉子秀撰。子秀字振天，號南畬，廣東順德人。西樵山在廣州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屬南海縣鼎安都，高峰千丈，勢若游龍，周迴四十里，盤踞簡村、龍津、沙頭、金甌四堡間。中峰雄拔，是為大科山。山之東凡二十峰，南十有五，西十有八，互相聯屬，面皆內向，如蓮花擎空。其嶺二十有六，[illegible]二十有一，洞十有一，飛泉散出於諸峯，亦作分分合合狀，泉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山勢迴環，四削，山半則巘開林谷，寬曠坦夷，民村十餘，犬吠雞鳴，秔稻不殊平野，亭館僅在危坡，忘其為千仞之絕頂也。嶺海名山，左羅浮，右西樵。羅浮以雄，西樵以秀。然芙蓉七十，可供眺游，非若羅浮之上不容側足，游者反嘆其崖也。若山自唐宋詩人[illegible]松寓數氏程筆■名始著，後明正嘉間，湛若水諸儒講學於山，而名乃益顯矣。是記分十二門，曰名勝、上下，曰峰巒，曰巖洞，曰溪泉，曰臺石，附采石，曰院館，附亭宇，曰山村，附坊表、祠墓、關梁，庵寺，曰古蹟

附碑刻曰名賢曰物產曰藝文上下曰雜事共十四卷其名勝圖說謂樵山西北之水俱源於彥朗洞長庚白雲兩峯截之山勢谽谺交束而瀉其中乘高鼓怒數級分注而下遂成瀑布下疊者大疊者三兩峯矗峙數百仞上之疊逶迤垂練雷吼冰舂未為奇絕下疊挂桐天溜之右傾崖返撲巨石臨危欲墜飛流直射吞沙噴石倒捲青冥暴烈之聲山谷俱裂袤下注靈湫水色紺碧[■]又謂西樵之泉山也諸飛泉石濼此湧為湖[■]練垂簾翻珠噴雪潴以為潭截以為湖不知凡幾於以知宇宙靈境無窮讀此令人神往焉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四卷 明萬曆刻本 存目

明鄔鳴雷撰鳴雷字長孺浙江鄞人是書原題郡守四明鄔鳴雷長孺父郡李長水陸鍵實府父監纂少卿郡人左宗郢崇賢父編定疑出左手鄔陸皆其名耳此編冠以凡例為圖八曰姑仙聖像圖曰麻姑山總圖曰麻姑仙壇圖曰丹霞洞天勝境圖曰三谷雲門圖曰從姑山圖曰從姑山圖曰七夕羣仙宴會圖為考四曰星野考曰[■]形勝考曰古蹟考曰人物考為表二曰峯巒表曰泉源表為志四曰物產志曰宮觀志曰橋梁志曰墳墓志其圖姑仙聖像既屬渺茫而七夕羣仙宴會尤為荒誕凡自古蹟以下皆有小序惟凡例云為紀者五謂紀記其制作精神俾有統宗也故每卷必以小序撮其大旨然紀即小序也小序實有八而謂為紀者五殊不可解云

南嶽圖志一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明吳繼林撰。卷首自序，末署崇禎庚午中秋吉日，南嶽聽月巖道人抱一題。是編蓋以舊志卷帙浩繁，篇什冗當，不便攜覽，擷其大要，裁為一帙。然實簡陋，應芟而未芟者亦復不少。如云玉砂泉，刻玉砂砂水，如乳甘秀，人得一啜，地久天長。並無見者，既並無見者，孰為傳之？又云尋真閣有鍾伍百斤，一夕而裂，一道人用千斤火以掌心鎔銅，計就其裂處完之，至今有掌跡。其事尤怪。此掌跡即羽流偽為之，是皆無稽之談，而亦筆之於書，無識甚矣。後謂魏夫人壇一石，方丈徐浮寄他石上，凡人無心試手，一推即動，或云沖寂元君麻姑送夫人至此，云遂化為石也。是尤道士妄言。其藝文載韓愈望日臺詩，亦贋作。全書實無可取也。

西湖紀勝十卷附西湖選豔一卷西泠漫閒一卷吳山紀勝二卷 康熙刻本 存目

清孫自成撰。自成字物皆，號介菴，江蘇江都人。是書首圖，次集要，次逸事，次彙詠，次十景詠，次孤山勝蹟，次北山勝蹟，次南山勝蹟，共為十卷。集要錄田汝成湖山總序、歐夏時湖山勝槩紀略、李流芳題西湖臥遊冊略、袁宏道遊西湖記略，十里湖光已瞭然在目矣。其西湖選豔，略曰名媛，乃以海寧女子朱淑真置之趙好好、蘇小小之間，殊非其倫。而西泠漫閒則載馮小青軼事，此實明季文士假託，初非真有其人，好事者乃盛傳之也。然曰漫閒，似亦傳疑之意。吳山紀勝分山頂、山麓，比於西湖附庸云。

雁山雜記一卷 樵几叢書本 存目

明韓則愈撰。則愈字秋岩，河南鄢陵人。雁山自宋代始顯，是書雖亦稱其峯巒秀異，足稱海內奇觀，然頗惜其土氣薄而不能育，開辟偪仄，故梵剎興廢不常，不能容衆如靈隱、天竺、徑山、天童之盛也。蓋則愈頗迷信形家言，故謂羅漢寺為巨那尊者芙蓉菴故址，此論經巖曰對武，以為未有佛徒之先，至陵替，近復移置故址，稍改坐向，以誦經巖為用神，雖堪輿家之言亦有理也。又謂飛泉寺坐落最好，諸剎風水無踰此者，今寺僧尚有二十餘衆，衣食豐足。常疑佛法一切皆空，乃所居之地又以風水為衰旺，何也？此自則愈之見，以風水為有靈，佛誠一切皆空，何嘗有風水之說哉。

湘山志二卷 咸豐三年重修本 存目

清張澹烟撰。澹烟自號湘源逸士，廣西全州人。全為湘源舊縣地，接衡陽。釋全真者，湖南郴州資興縣（今興寧縣）程水鄉人。於唐至德元年，進謁安禪，卓錫於此，初結茅菴曰淨土院，至宋改為景德寺，後始名湘山寺。全真生於唐開元十六年，化於咸通八年，享臘一百六十六，人呼無量壽佛，故是書又名壽佛志。卷上首佛祖因緣，次湘山靈應，次湘山勝蹟，次湘山岩泉，次湘山塔院。卷下首碑記，次詩，及詠清湘八景，曰柳山寸月，曰湘峽歸雲，曰磐石冰泉，曰華峯霽景，曰龍洞清溪，曰磯巖飛瀑，曰合江曉漲，曰赤壁秋澄，[illegible]皆強為之名，配成八景，蓋志乘之陋習也。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擬要共十五種計二十頁

乙亥八月江瀚

經典釋文攷證三十卷 抱經堂本 著錄

清盧文弨撰文弨字召弓號抱經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官湖南學政以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卒陸元朗經典釋文一書國朝四庫全書提要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但請四庫所收為通志堂刻本何焯點校經解目錄嘗嗤顏涓校勘■之疏自不及此本精善是編攷證與釋文分刻其中如■冠義鄉大夫鄉先生音義注音香■下謂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貝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卿大夫而疏之兩鄉字亦卿之譌見大夫不當遺卿諸於鄉先生始釋為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見矣指地官之鄉大夫則益偏矣此字沿誤已久陸氏亦不能辨一經文弨剖析昭著發蒙然亦不無失之者陳風衡門以樂下■義威生云鄭作■療飢不云樂當作療是經作療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以樂飢為樂道忘飢說甚支離必非毛語案威生者威當也書攷王肅其論多偏韓詩外傳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下即引詩可以療飢韓義與毛傳可以樂道忘飢正同抑並王肅私撰邪肅言不足信也又郊特牲饗禘有樂下謂當音樂今音藥者宜以樂為有兩音之不同與竊檢前書從無禘音藥者元朗沿誤盧氏甚之不知此禘蓋禴之譌字郊特牲云故春禘而秋嘗注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正義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為夏殷禮以郊特牲注禘當為礿則此春禘亦當為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是則陸盧俱係有不察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典釋文攷證

黄山圖經一卷 影印本 著錄

宋無名氏撰。是書上虞羅振玉據舊鈔本影印。後有香沙道人方壺子記云：黄山圖經一卷，圖三幅，四篇。上列三十六峯，中岩洞僧舍，下寫寺祠村落。經三十六則，詳著峯巒高大形勢事迹，水源流歸宿，一一備其文。篇末所晰無見畢。余采藥虞山，得此于藏書家，寔宋鈔本，上有些薛吴岫家珍印記。當于裁開元天寶大中年事，或者唐人而宋人成之也。又方成培跋謂羅鄂州撰新安志，猶數引此經，而後人修志俱未得見，則是書之不傳久矣。振玉書後謂篇中有入建德路遂安縣界語，考建德路則至元代乃有此名，則此書成於元代，蓋因唐宋圖經之舊，稍益爲之，郡邑之名依然不改，不得因有唐宋郡邑之名，遂以爲唐宋人所著。至羅鄂州新安志卷三歙縣山阜類注稱黄山圖經云改黟山爲黄山，而祥符州圖經乃云改黄山爲黟山，鄂州所引僅此一則，今此書雖云黄山舊名黟山語，何略今而與鄂州敘山阜篇文多相類，意即采新安志之文，自是唐宋圖經之舊。此書則決成于元代，不可滿混也。首葉宋無名氏著，殆是移錄寫官所增列，未必無是也。元人所撰山志，傳世亦甚可珍，何必漫定爲宋人耶。振玉是說足正前人之誤。惟原圖久佚，今附印雪莊上人圖，其刊本已别見汪士鋐黄山續志，茲不具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黄山圖經

黃山領要錄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著錄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于鼎，安徽歙人。是書前有濟南王士禎序、邱宋犖、同里吳苑序，後有洪度從玄孫詒德跋，稱先于鼎公結廬於始信峰頭，讀書十載，古今流傳之遊峰巒松石之奇，撮其大要，著黃山領要錄一編，分前海後海為上下二卷，周遍山之脈絡分野，羣蹟之精華備矣云。其卷上黃山附長洲朱鷺黃華合評，雲門峰附雲海記，臥龍松附黃山松記。卷下雲谷禪院附蘗菴禪師黃山紀根。篇中謂愚按寰宇志（羅願新安志云黃山名黟山）亦稱北黟山，黟山黝即黟也（十道志注浙江又北原黝山縣），色微青黑謂黝色，黑而澤之謂黟。黟山膚剝盡而骨僅存，空青所凝，遙望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黟名山，允為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傍撰周書異記，則黃帝改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此正黃山之名，足洗異記之陋，至則所趙汸謂黃山隤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則失之迂矣。

泰山述記十卷 乾隆庚戌刻本 著錄

清宋思仁撰。思仁字汝和，江蘇長洲人。是書分[illegible]卷，卷一為星野圖、星野考、泰山圖、泰山疆域考、泉源圖、岱廟圖、漢柏圖、唐槐圖、飛來石圖、扶桑石圖、東嶽真形圖、形勝，二卷為岱山、岱下、岱頂，三卷為東南麓、西南麓、東北麓、西北麓，四卷為岱廟、城內外亭臺寺廟古蹟、社首高里二山、介石寺、梁父、徂徠云云諸山，附少岱、靈巖、琨瑞諸山，五卷歷代巡幸、歷代遣祭、東巡頌、封禪、封禪文，六卷金石，七卷詩上，八卷詩下，九卷文賦，十卷靈異、仙釋、物產、雜記。其中無人物一門，蓋謂自秦以下，代有英賢，是亦岱靈所鍾，顧其事蹟與泰山無涉，皆生於泰山附近之都邑，而非實生長於泰山，郡邑志乘記之詳矣，若不備載，其見甚正。又謂不載人物，何以載仙釋，則以泰山為神仙棲舍之地，蓋惟棲真仙釋，實因地而尊，他志或多缺略，茲特詳之。是說雖近理，但仙釋多附會，不足信耳。

黃山紀勝四卷 原刊本　　　　著錄

清徐璈撰。璈[illegible]有詩經廣詁，已見前罫類。新安志黃山舊名黟山。汪洪度黃山領要錄云：以黟[illegible]名山，允為不易。然但以色(山之)[illegible]成黛而言。是書引申其說，尤可據依。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師古注黟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水經注浙江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唐新黟縣名，屬歙州。說文黝，青黑色也。毛詩傳山南曰陽，今黟縣(雅宜)黃山之南云。又考新安志黃山高千一百八十仞，圖經高千三百七十丈，吳汝亨紀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巔乃及其趾。余按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十道志天台山高萬八千丈。郡國志天目山亦高萬八千丈。黃山之峻，比于台目，才爲什一矣。今計歙之平地，已合黟之二山齊矣。況其山又有摩天戛石之高耶。蓋諸所度量，不必與丈相引，絕是相求，高下懸殊，莫可依據。以余足跡所涉，自麓至巔，層級而上，無復陂陀者，蓋四十里而遙。吳士奇曰：從湯泉遂進，上四十里抵天海，

此為紀實也。陳敘修曰：層級四十里而遙，此斜線也。句股法以斜求直，得三十里，計高一萬四千四百丈。若天台之層級上僅二十餘里，志乃云萬八千丈，紀載浮夸，往往而有耳。此實親身測驗，不同臆揣。其他如古蹟勝境，所紀亦皆翔實，詢足爲游[illegible]之先導。[illegible]騭。

廬山紀游一卷 光緒戊子重刻本 著錄

清蔣湘南撰。湘南有華嶽圖經，已見前。是編卷首華亭張祥河序稱，嘗讀吳蘭雪廬山紀游詩，頗恨詳曠，吳以詩勝，君以文雄。湘南此游，蓋與邵陽魏源俱，篇中有曰：紀廬山自惠遠始，劉凝之繼之，水經注尤古雅絕倫，厥後詞人過山下者，無不借山為題，以重其詩文，然等之自鄶矣。余與默深各得詩十餘首，鐙下復筆其所歷者，以為游記，絕而遇之。廬山之奇，惟石梁、秀峰兩處瀑布耳。千餘年來誰復跳出太白上者，詩可不存，而名山之緣存諸游記而已。然則湘南兼不工詩，特不欲以此自豪耳。又曰：禹貢無廬山，漢書志歷陵縣下注云傅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歷陵今德化、德安兩縣地，傅陽山在德安境。朱子疑其卑小，謂廬阜足以當之，而疑其無所據。余按敷與傅通，原字說文作原，即後世之源字。敷淺水名，敷淺水有兩源，一源出瑞昌西山中，一源出廬山，廬山為正源。傅陽山奇峰曼秀，亦非卑小，比廬山為差小耳。然實為廬山之來脈，隨地異名，其實即是山。禹貢之敷淺原，其為廬山無疑。敷淺原，敷淺之水發源處也。此似足為朱子助一解，是尤說經鏗鏗，不囿於紀游書中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廬山紀游

遊雁蕩山記一卷 吳氏說鈴 刊本 著錄

清周清原撰。清原字蔘湖，江蘇溧陽人。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嵓，而峯之得名一百有二。是記乃清原特以按部之便往游，匆匆兩日，所得十僅四五，未能盡該山之勝也。然其寫大龍湫云：入谷緣澗行，木[illegible]援[illegible]遙見一峯，徐徑始絕。仰視石巖數千丈，又下臨絕谷，中有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嵓巔頂飛墜，空散落如雨，激風石噴咕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山風聲颼颼，吹雨過傍數家，避至巖下諦視，則巖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也。其狀洵奇觀也。昔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蕩。或云雁蕩實勝天台，然名區勝境，各有佳處，正無庸強為軒輊，貶笑山靈耳。

京口山水志十八卷 光緒己卯重刻本 著錄

清楊棨撰。棨字[illegible]，江蘇丹徒人。四庫總目存目有明張萊京口三山志，又有徐邦佐、陳朋用朱之山同撰京口三山續志，皆專志北固、金、焦三山。是志則合府領四縣丹徒、丹陽、金壇、溧陽山水而并紀之。首詳郡邑沿革，山水以邑為次，一切建置以及藝文，分列各山水下，無可列者附錄於卷末，頗為簡要。書中如甘露寺云：考南史梁武帝登北固山，僅存一小亭，無寺可知。今案南史本紀、梁書本紀皆無登此山僅存一小亭之語，不詳所出。其辨三山志郡邑志以梁書天監四年帝臨金山修水陸會，金山之名見於六朝，謂梁書、南史皆無此語。是年武帝亦並未至京口，綱目天監九年書梁主視學，發明云梁主佞佛，尚未溺于寂滅之學，天監四年必無金山修水陸會可知。是則確實。又論蔡中郎集有焦君贊，止詳其姓字，俱不傳。魏略高士傳言焦先隱於魏受禪後，蔡邕初平三年死獄中，見後漢書，邕所贊決非

集先然中郎未言集君隱於何所各傳亦不言集先隱居譙山圖經所云不知何據宋勅集先之名更不知何本此亦尚爲曲核至于丹陽練湖則關于水利黎世序已勒有專書矣

匡廬紀游一卷 吳氏說鈴攬勝本 蕭錦

清吳闡思撰闡思字道賢江蘇武進人是書紀匡廬之勝始歸宗寺迄玉川門凡五十七處峯以五老峯爲最謂其上接太虛下臨無地嵌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匡廬絕勝無過于斯泉以三疊爲居首以爲五老之陰衆水合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始下玉川門由一綫天登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疊不全見近麻姑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簾讓其高黃崖遜其幽匡廬瀑布斯爲第一也其他則以石門是悉述該道人游宿處時石罅中隱見楚山千疊大約過之不及三疊而靈奇百出爲山絕勝云蓋游山亦如讀書各有會心見仁見智不能強同也

盋山記八卷 光緒癸未自刻本 著錄

清顧雲撰。雲字子鵬，號石公，江蘇上元人。盋山在江寧府上元縣城西北隅，起山前龍蟠里，循城堙至城隅蛾眉嶺，又東循小倉山道陶谷，至虎踞關，又東衣道四望馬鞍諸山，至清涼門，又循城垣折至山前，烏龍潭近焉，方可十數里，蓋石頭山之一幹，而支於鍾山。是志分形勝、祠廟、園墅、人物、藝文五門，篇中所謂桑根先生者，全椒薛時雨也。時雨主講惜陰書院，雲嘗負

笈從遊。薛廬者，時雨門下士爲築之，先是時雨主杭州講席，其人士爲築薛廬，蓋以儷西湖薛廬，蓋其時風氣近古，師弟子之誼尚篤，西湖之有俞樓，詁經精舍諸生爲其師俞樾築也亦猶是耳。卷首有汪士鐸序，稱其文字高簡，落枝歸葉，尋之若魏人語，尤可貴云。

西山志略六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魏元曠撰。元曠，號潛園，江西新建人。西山在南昌府城之西，章江之外，故曰西山，高二千五百丈，舊曰獻原，鄱道元水經注作散原，豫章記作厭原，杜光庭洞天福地記十二洞天，屬洪州西山，周迴三百里，名天寶極元之天，真人唐公成治之。是書自序云：西山舊有志，皆不傳，清乾隆間歐陽桂纂喻指稿本成十二卷，後涂蘭玉改輯之，皆新建人。歐志采輯略備，然雜亂而無章，涂較具條

理，然其書亦所闕遺。本此志前翦其蕪，稍易其編次，約爲六卷，名曰志略，蓋欲求詳而未能也。題詠游記，及李鼎吳真人傳、洪崖先生傳、楊周憲葛仙壇記，舊志罕王事略，姚勉罕王廟碑記，俱附各名勝之下，卷末錄物產，並載事涉西山無可附者六條。全書頗簡淨，雖非精博之作，亦可存也。

華嶽全集十三卷　明男啓刻本　存目

明曹士掄撰。士掄，華陰縣人，令里世未詳。是書共十三卷，分二十三類，首圖說，次峯勢，次勝紀，次物產，次靈異，次封號，次祭告文，次文，次碑記，次碑銘，次紀略，次狀書，次雜，次頌，次賦，次五言古風，次七言古風，次五言律詩，次五言排律，次七言律詩，次七言排律，次五言絕句，次七言絕句。其古蹟載老君鍊丹爐，言老子見周之衰，西適流沙，後隱華山，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案史記老子傳云莫知其所終，列仙傳則謂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此乃云隱華山頂之東南峯，其爲羽流妄言何疑。其他所述仙迹，同一附會可知。藝文有山蘇志皋希夷先生事略，述希夷先生希夷峽建祠塑像，歷世道士主祀，無骸骨向人而旋，因作石函移瘞玉泉院。■郭東藩希夷峽記，則述移瘞後，澗水怒漲，衝崩道宇殆盡。或謂■主崇洞而就溼下，舍石室而親土壤，非希夷意。後啓函近之，妥峽中道流仍恃以斂財，於是砌石塞其硤口，高可尋丈，俾善緣者無所借骨，始免暴。論者謂褻瀆仙靈，猶未中肯，月令掩骼，先王仁政，豈僅如鄭■注所云，以其死氣逆生已哉。

黃山續志定本不分卷黃山志續集十卷 原刻本 存目

清汪士鋐撰。士鋐字扶晨，號栗亭，安徽歙人。是書原題黃山續志定本，卷首有姚江黃宗羲序，稱黃山志、栗亭既與纂修，今此編無所謂志，僅列釋雪莊黃山圖四十三幅而已。據黃山志續集雲間周金然序云，汪君栗亭既訂黃山志成，又博采近代名[illegible]詠賦，梓為續集，是續志與續集，二書不可混也。羅振玉影印雪莊圖，前有吳荃序，後有吳菘、吳晗泰山跋，俱無之，亦不可解。吳菘、吳瞻泰因於黃山志續集與汪士鋐同署名纂次者，何竟遺之耶。疑此非定本也。其中載旋聞章游記，有曰，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拔不萬仞，離立剌空，若攢芴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其謂分一峰足名一嶽，未免言過其實，惟客以太峻厭，如足薾何。言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蛇虎不穴，不斷人躋攀，自太古以來，倚萬年，至僧普門開徑，山始通人，旁僑蓋幸而覩焉。觀其要眇，予乃欲溷以車馬，侈耳目近翫耶。然則今之開通道路，毋乃多事乎。斯殆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黃山續志定本

滇南山水綱目二卷 雲南叢書本 存目

清趙我軒撰。我軒始末未詳。是書前有劍川周鍾嶽序，以為有宜增訂者三條：大金沙江源出西藏，東流三四千里，折東南流，經騰越邊外，由緬甸入海，關係滇事，良非淺尠，而滇水綱目於大金沙江獨付闕如，此宜增補者一也。瀾滄江下流由雲南入暹羅境，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而滇水綱目乃謂瀾滄江入阿瓦國之東北，由阿瓦國入南海，此宜訂正者一也。八達河下流至廣西梧州府始與桂江會合，而滇水綱目乃謂八達河經桂林府城東而入于海，此宜訂正者二也。是序言滇水綱目之失，但當惟云瀾滄江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則不如齊召南水道提綱之詳。提綱謂瀾滄江自入雲南界，經六度曲折，行二千五百里，入阿瓦國界，又東南經老撾界，又東南經安南國，為富良江，入于海也。至岷江發源岷山，所經皆蜀境，與雲南無涉，而列入滇水，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滇南山水綱目

西湖名勝一卷附普陀名勝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緣西湖名勝，經聖祖南巡臨幸，宸章勒石，凡有名勝，並宜隨時修葺。惟處所較多，辦理不易。乾隆三十二年，浙省司道會議，派員分管，兼司修繕。爰將名勝處所分管，具列如左：內行宮嘉松分司經管；外行宮聖因寺分司經管，內有天圖、漪園、龍井二處，蘇商經管；承管留餘山莊，亦係商管；鳳凰山、雲栖、禪徑二處，金州府分管；淨雲寺、淨相寺、于墳、照膽臺四處，溫州府分管；法雲寺（原注即天竺）、虎跑寺、水樂洞、惠獻公祠（原注祀寧海將軍貝子謚惠獻福喇塔）四處，處州府分管；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雷峯夕照三處，藩司分管；大佛寺、寶石鳳亭（原注即保俶塔）二處，臬司分管；敷文書院、雙峯插雲二處，糧道分管；柳浪聞鶯、表忠觀、蘇隄春曉三處，鹽道分管；六一泉、岳王祠、基湖山春社（原注即花神廟）三處，杭州府分管；三潭印月、吟秀別業（原注即范公祠，舊秀勾留處）、曲院風荷、蕉石鳴琴（原注在丁家山）四處，嘉興府分管；關帝廟（原注在金沙港，舊係[illegible]王祠）、玉帶晴虹、玉泉魚躍（原注即清漣寺，係稱放生池）三處，湖州府分管；宗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湖名勝

宮（原注：宋時宮基，今奉三清）、端石古洞、吳山大觀、巫山十二峯四處，金華府分管；雲林寺（原注：康熙名靈隱）、冷泉猿嘯、北高峯、韜光觀海四處，衢州府分管；昭慶寺、紫雲洞、黃山積翠（原注：俗稱黃龍洞）、白沙泉四處，嚴州府分管；湖心平眺、淨慈寺、六一橋亭三處，寧波府分管；斷橋殘雪、錦帶橋、平湖秋月、梅林歸鶴四處，紹興府分管；亭灣騎射（原注：雍正年間創，李衛建亭）、葛嶺朝暾、六和塔、浙江秋濤（原注：在江干[illegible]廟上有觀潮樓）、理安寺五處，不入分管。雖時移事異，要亦西湖一故實也。普陀則巡幸未至，然康雍兩朝皆有御製法雨寺碑文、普濟寺碑文，亦可謂宏振宗風，護持正覺矣。

盤龍山紀要四卷（原刻本） 存目

清方秉孝撰。秉孝字行先，號農髯，雲南晉寧人。盤龍山在雲南府晉寧州東五里，山多松樹，形如龍盤，故名，又名萬松山。為元僧蓮峯禪師道場。徐霞客游記、蓮峯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至今以此日為盤龍會，於其山為滇東名勝，其來久矣。是編首蓮峯禪師事蹟，次永曆帝勅，次山名，次名勝，次景致，次古植物，次諸刹原始，次諸刹碑記，次諸刹榜聯，次明古今體詩，次國朝古今體詩，次賦，次元文，次明文，次國朝文，而以秉孝遺稿附其末。蓋山本無可紀，書祇四卷，藝文獨占三卷，又乏佳篇，至秉孝遺稿乃僅近體一首，亦可謂無俚之甚者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二頁

乙亥九月江瀚

禹貢廣覽三卷 原刻本　　著錄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始末未詳其書多主蔡傳如謂汾水出太原其實今汾水出靜樂縣管涔山經陽曲縣至太原東再東入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出庾仲初吳都賦注而蔡傳用之經文先言三江既入而後言震澤底定則三江當在上流松江婁江東江在震澤下流顯與經文不合此皆沿蔡傳之失也蔡蒙旅平引酈道元注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脈漂疾歷代為害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用功為多也桑道元所謂鑿平溷崖即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別為一事乃牽合之非是然其頗留心時務於浮于淮泗達于河下云自河南徙而今之泗道為河所奪而昔歸德而東彭城而南非復昔之泗矣以一淮為之委而河強淮弱治河者又不師禹而師鯀繕完故隄增高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出賈讓之下策而不一圖其中上河患何時已也又導汧及岐一節載魏莊渠說謂莊渠欲後轉搬五倉與向服粟米輸將制合是尚能通經致用非泥守章句者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廣覽

十三經音略十二卷　周松靄遺書本　著録

清周春撰。春字松靄，浙江海寧人。是書共十有二卷：易一卷，書一卷，詩二卷，春秋三傳一卷，三禮一卷，四書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後附大戴禮一卷。因大戴禮宋時曾列爲十四[illegible]也。春之治音韻，斷斷持守，一以字母[illegible]爲準。其易辨音云：需，陸氏釋文音須，心母字也，今通讀如舒，乃心母轉爲審也。濡音儒，繻亦音儒，註曰字母，今通讀濡繻註如舒，則由需字偏旁而誤。又云：褫，釋文徐敕紙翻，音恥，徹母字，又直是翻，音多澄母字，徹澄音近，所以有此兩音。案說文褫讀若池，許氏云讀若者，已括兩音之理，徐氏不知，竟注平聲直離翻，音池，殊失許氏之旨。舉此二條，餘可類推。蓋春既深音學，專主字母，故與盧文弨論音韻書，謂顧炎武入之不講字母，毛奇齡字母之學亦甚粗，而詆明陳第大力於江永、戴震之說，咸以爲非，唯稱李光地恪守古法最爲醇正，其說亦無可疵，潘耒類音窮究南北古今之變，尤推精核。又答錢大昕論毛詩叶韻

書亦不相合。總之，周不空以後世之韻上紐三百篇，更安得以字母紐三百篇哉。然春謂（古無韻書今有韻書）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者，固篤論也。

國語翼解十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陳瑑撰。瑑字恬生，江蘇嘉定人。是書綴■集王念孫之父子及錢大昕、戴震、盧文弨、邵晉涵諸家之解，而采同邑王映江說獨多，蓋瑑治國語，嘗與互相商榷者也。如周語自恪位著，引王侍御懷祖曰：著亦作宁■瑑案：古時君卿大夫在朝，其立處皆有表識。宁，天子所立之表識也。三槐九棘，三公九卿所立之表識也。侯國君卿所立亦皆有表識，然則位曰著，左傳所謂君位曰宁，曲禮、楚語所謂。說文：宁，辨積物，殆君位積物高於地，與著之表識有辨也。會同時天子立壇上，諸侯立壇下，而各表以旗，可以例宁之辨別於著也。王說著亦作宁，恐未然。此於宁著辨析甚明，而小學尤精。晉語二：猗兮違兮。解：猗猗歎也■瑑案：猗古通依，猗違即依違也。漢書孔光傳：猗違者連歲，欲去不決之辭也。韋解非。晉語五：執而紡於庭之■槐。解：紡縣也■瑑案：左傳紡馬蹊云：紡麻作纑，則紡革索類而以紡有所縛，即謂之紡。說文：縣，繫也，義亦是縛，蓋即俗之綁字。又以詩趙鞅之故。解：諄佐也。王尚書引申謂經傳無訓諄為佐者，諄是諒之形譌。大明：諒彼武王。傳：諒佐也。釋文：諒本亦作諄。瑑案：左襄十二年傳：庚卑耗卑諄十五乘。杜注：諄耦也。耦物有佐貳之謂，諄諄同聲，亦同義。則玉篇諄佐也，衆經音義十三諄亦■佐也（孫注：左古佐也），正是古義。王氏以為承用誤本國語，非也。三條並善。其辨楚語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晉語孫楚屈建論以為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瑑謂古時籩數同豆，禮器上大夫八豆，聘禮歸饔餼于賓堂上八豆，夫人歸禮于賓堂■上籩豆六，是上大夫多不過八，加籩之菱芡固非大夫■所得薦，焉折之以禮而論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國語翼解

國語正義二十一卷 光緒庚辰會稽章氏式訓堂刻本

清董增齡撰。增齡字　浙江歸安人。注國語者，漢有鄭衆、賈逵，魏有王肅，吴有虞翻、唐固、韋昭，晉有孔晁，凡七家。今惟韋解尚存，孤行天壤間已千五百餘年，未有為之疏者。增齡以韋解固援經義，而許鄭諸儒有未翕合者，依文順釋，義有疑妄，况墨守一家之說，殊非實事求是之意，用此作為正義，采擷群經舊說，間下己意，並援楊氏穀梁正義閒與范氏之注語具抑揚，則知疏不破

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故如篇中魯語上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解幕，舜之後虞思，為夏諸侯。疏謂路史言窮係出虞幕，則幕在頊後舜前。昭八年傳史趙先言幕，次言瞍及遂，則幕為舜祖無疑。故內傳孔疏引孔晁國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矣。晉語四楚成王以周禮之九獻庭實旅百，解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大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禾二十車，芻薪倍禾。疏謂周禮大

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為獻酬而禮始畢也。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注四當為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是為庭實旅百是也。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今宏嗣所引五積九牢之等，乃享宴致饔餼之禮，非享禮也。此糾正韋解

皆極允當。又楚語士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解萃，集也，時晉有四萃。疏謂鄢陵之役，晉止有三軍，古一二三皆積畫而成，襄二十六年內傳誤以三作四，故杜注但言四面合攻，不言四軍，宏嗣言晉時有四軍，未免依襄二十六年傳四萃生文生義也。越語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解雄，吳大夫，王孫，姓也。疏謂王孫，吳先王之孫，與夫差同族，非姓也，姓則姬耳，越世家作公孫雄，則王孫非姓矣。是二條亦核。惟尚有漏者，晉語四胥臣敬仲有言，解敬仲，夷吾字也。案敬仲，謚也。後

篇白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解敬字管子之謚也、齊語而敘百姓、無解、案周語中以備百姓兆民之用、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此并本注、可移補之、何不登耶、

戰國策補釋六卷 十梅館本 著錄

清金正煒撰、正煒字仲翬、貴州貴陽人、是書據黃氏重刻剡川姚氏本及元刻吳氏校注本、於原文之脫誤、舊注之差失、並為辨證、其無從索解者、仍以闕疑、凡標舉■章名、悉依吳師道所編目錄、即義有未安、亦仍其舊、至國策地理、鮑吳並多違失、陽湖張琦所著國策釋地、已多糾正、其有未及、亦就可攷者、記之於編、又高郵王念孫讀書雜志、吳縣黃丕烈戰國札記、於策文多所校正、此編於所說、尚有疑義、輒臚舉其文、而加以商榷、其中如楚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楚懷王拘張儀章、衛策衛使客事魏章諸條、於王黃之說、有所匡正、不為苟從、其實事求是、可見一斑矣、

國語校注本三種二十九卷 振綺堂本 著錄

清汪遠孫撰遠孫字小米浙江錢唐人是書總名國語校本三種前有長洲陳奐序內分三君注輯存四卷發正二十一卷攷異四卷共二十九卷其曰輯存者三君謂後漢賈逵吳虞翻吳唐固也其實鄭服孔晁亦併錄入其曰發正者則以韋注間有瑕瑜可資攷訂援輯舊聞博求通語苟可明者皆收入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語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明晰者復詳說之爰列三例依傳作卷為發正所以發其疑而正其偽也其曰攷異者則以明道本出大字宋公序補音本輔行小字於下它書所列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遠孫之於此書可謂用功勤矣而奐序猶以其早卒草創初成脩飾未備云

建炎進退志一卷 李忠定公別集本 著錄

宋李綱撰是書分三節一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二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下卷首題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鄤評點此編蓋綱自敘其作相落職進退之志夫以高宗任綱之初齎御書往迓書中有興衰繫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其契合之深倚畀之隆千古罕見迨綱入相要以十事當即施行五事必議事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其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亦允下議任用不可謂不專乃以一黃潛善間之卒致乖離君臣之際豈不難哉綱進三疏一曰招軍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此可謂建言之疏豈得為罪世多以殺宋齊愈為綱罪者平心論之其時雖奉金人旨進補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其後追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尚僅貶竄齊愈遂置極刑似失之過篇中言齊愈款服衆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輒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

乃不敢言有司依法定斷仍牓其罪於通衢據此則齊愈之死出高宗意非綱以私意殺之矣

靖康傳信錄三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李綱撰綱有建炎時政記已見續四庫總目存目是錄蓋綱自落職宮觀責授保寧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再謫寧江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荊南為寇賊所據道梗少留踰月多暇乃探篋中取自靖康蒙恩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概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夫以綱之忠正自述其身所親歷以云傳信固無間焉其自

序云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讒慝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為國家多難者之寶鑑也篇中有云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李綱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不問玩愒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建炎筆錄三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趙鼎撰。鼎有忠正德文集，請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本集作己酉筆錄，作丙辰筆錄，作丁巳筆錄。今分為上中下三卷，總名曰建炎筆錄。宋史本傳稱鼎作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必以固本為先，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蓋史臣惜之如此。而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乃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置大堂，環植花竹，蓺爐香數十斤，使烟篆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之，虔閒詮誤中不一置辯，即令實有其事，亦延僚燬泯成堆之類，寧足累其大節。■（雅）況勝非忌鼎，著於宋史本傳，且史所言閒居錄亦多（其）私說。其言焉可信乎。篇中載鼎奏釋張浚之事，反復辯論，較史為詳。公爾忘私，有古大臣風烈，詎勝非所可及哉。

辯誣筆錄一卷 李氏函海本 著錄

宋趙鼎■（撰）。是編凡辯七事：一張邦昌僭竊，于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語；一權京畿提刑日以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一某謫湖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萬）貫賮行，某受之不辭；交結叛將，議者為之寒心；一士僚辛允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一資善堂汲引親黨。以上七事，就鼎人格言，其誣審矣。況皆有事實可證明乎。其自序■其辯宣仁冤誣（云見傳神宗哲宗兩朝史），正裕陵之配享，無慊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兩家之黨布滿中外，忽讒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之極，而苟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此述其致禍之由，亦不盡然。實則秦檜惡之，當時未敢顯言之耳。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 瑞安薛氏詒善祠塾刊本 著錄

宋王致遠撰。致遠，永嘉人，始末未詳。是編述其父允初開禧時為德安通判守城事。方城中危急之際，允初始為貳，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允初，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其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後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故以方張之勁虜，受圍百有八日而解，豈其倅哉。考宋史寧宗本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也。先是有湯璹建炎德安守禦錄，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記趙淳守襄陽事。允初與趙同時，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湯書屢經傳刻，乾隆閒進儲四庫，仰邀御題；趙書亦得著於四庫總目存目，獨此書久無著錄，幾於淪失。同治丁卯，瑞安孫衣言始從王氏後裔錄出，後因原鈔繕錄未精，文頗句舛，不可卒讀，乃命其子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譌誤，疑不能明則闕之，乃於金陵開雕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開禧德安守城錄

北巡私記一卷 光緒刻本 著錄

元劉佶撰。佶臨川人，始末未詳。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庚申，大明兵入京城，國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應昌。是編則記帝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夜漏三下，車駕出建德門，率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左丞相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參知政事哈海、翰林學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樞密院事哈剌章、知樞密院事及宏達等百餘人云云。蓋自二十八年閏七月至三十年四月，共■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撮其大要載之，以備異日之掌故。其言上自至上都，晝夜焦勞，召見省臣■，或至夜分。佶問哈剌知院國事何如，哈剌公曰：無可為也。當時頗有議者，行與樞臣齟齬者，■（哈剌公常太息謂）時事至此，猶有朋黨之見存，唏矣。又言予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再當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耳。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陳恢復大計，以兵力太弱，請徵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當日敗壞情形，蓋可想見。此書無傳刻，膠州柯劭忞視學貴州時，得鈔本於獨山莫友芝之家。順帝北奔以後，舊史無徵，賴有此書尚存梗概，宜其視為希世秘笈也。

雲林遺事一卷 附刻本 存目

明顧元慶撰。仕履未詳。倪瓚明史隱逸有傳。是書編其遺事，共分五目，高逸第一，書畫第二，潔癖第三，遊寓第四，飲食第五，綜其生平，大都絕俗太甚。其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荊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蓋署名亦多不經也。篇中載吳定題刻源事迹圖云：雲林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罹於漁網者也。此刻源事迹圖作於亂定之後，國初建元洪武之歲，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生處與靖節同否，蓋瓚不書洪武但題甲子，亦易代之常，未必定效前人，然其終身不仕，固無慚靖節矣。周南老撰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稱雲林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遯，氣采愈高，不為諂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衒暴，清而不污，將依隱焉。世氣頹靜，後往來城市，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竊以南老此文，為得其真。設如遺事之驚世駭俗，當洪武之初，寧能免禍耶。明史亦云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遺事所載，疑殆傳之者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雲林遺事

國語校文一卷　汪氏叢書本　原目

清汪中撰。中有經義知新記，已見前。是書頗有近
正韋解之非者，如周語上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謂
性情也，校以為性與生通，而傳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韋解近迂。此類精確。又如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注謂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所亡也。南國，江漢之
間。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校以為此喪南國之
師，事關揆而傳我諸戎，四岳之裔胄，又曰允姓之奸，
居于瓜州，則姜氏之戎即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

此允援證確鑿。周語中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
異之有，注輕重布之貴賤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
王雖然。校以為王何異之有，言本無異於人，特此服物
章彩以為等威耳。注非然，實不如韋說之直切也。然
如越語上禮先壹飯，注言己長於越，不貴韋壹飯
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校以為禮先一飯，言苟有
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言一飯者，揣辭之道則
然。是又韋失而汪得也。

庚申君遺事一卷　昭代叢書本　原目

清萬斯同撰。斯同字季野，浙江鄞人。是書之輯，
蓋據元史虞集之語、明宋濂權非己子之言，證以
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人論說，則妥
懽固確為瀛國之子。即瀛國遁來，迪甫為周王所納，
即妥懽生，妥懽生而後為周王所納，說有不同。要
為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果乎
可信，後世而不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敏政之意，即
斯同之志也。今人韓繹蒙古逸史其言元惠宗棄

地出奔時，曾在北京宮中遺一蒙妃，名撒吉拉他
氏，已有身七月，為明太祖所納，蒙妃子即永樂成祖。
羅密蒙古世譜亦有是說。蓋元之遺民心不忘元，
因瀛國事，造為此言。其實洪武二年元帝出奔，成
祖已九歲，安可誣乎。然元之詒謀之善，遠不逮宋，
而民猶不忘如此。或曰惡成祖也，亶其然乎。

國語補注一卷 惜抱軒集本 存目

清姚鼐撰。鼐有九經說，已見前。是書間有發明，可以補韋注之失。然有過迂者，如周語杜伯射王于鄗，姚謂此事見墨子，然太不經，恐是草野附會之說耳。杜伯若非賢，則不當有神；賢者雖死，以非罪焉忍殺君哉。今考不經之事，已多見于內傳，此奚足奇。若論君臣之分，則鄭伯已射王肩矣，生且然，矧其死乎。杜伯之說固無可憑，亦不值辨也。齊語三釁三浴之，韋解以香塗身曰釁，姚謂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云給淬浴，然則釁浴止是一事，三以秬鬯使之三浴耳，略如楚辭所云浴蘭湯沐芳華之意，以香塗身，見之佛戒，似始於西域，未必中國有之也。今考注或爲熏，釁從分聲，分熏疊韻，故漢書賈誼傳釁面吞炭，師古曰，釁，熏也。是釁與熏同聲同義。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管子脫囚爲之祓除不祥，正用周禮。姚引鬯人，未當也。[illegible]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姚謂齊桓之功最大，在

禦狄被髮左衽，孔子固專以言狄，楚是固不若是矣。當狄滅邢衛，幾盡有河北地，若再渡河取曹濮，則宋魯將爲狄矣。桓公既封二國，復爲衛城河北邑，使之守，所以能拒狄再侵。及晉文伐衛，凡五鹿中牟，齊所爲築者，晉遂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之邑，此晉文所以遠遜齊桓也。斯則能見其大，非尋常章句之儒可及矣。

國語釋地三卷 光緒庚辰刻本 存目

清譚澐撰。澐有禹貢章句已見前。是書亦瑕瑜互見，如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謂喪南國之師，蓋宣王征討南國而喪師焉。其事無考，南國或荊蠻或淮夷徐戎皆不可知。若姜戎乃西戎，非南國也。解謂敗於姜戎時所失，非也。此駁甚是。又杜伯射王於鎬，謂鎬即鎬京，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宣王之都所在，豐邑東二十五里。是說非也。今考此事見墨子，墨子曰王合諸侯而田于圃，不言鎬，蓋自懿王徙都槐里，宣王時已不都鎬矣。其尤失之疏者，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乃力主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之說，謂漢書地理志誤。至顧亭林日知錄始正其非。然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已屬未覈。澐徑謂汾水一名晉水，故燮父改國號曰晉，則更舛文矣。而使尹鐸為晉陽之晉陽，今在何地，初未釋之，何其傎與。

詩毛氏學三十卷 排印本 著錄

清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貢生，官學部主事。是書卷首其昶自序云，予治詩一以毛傳為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切，辭取其簡，其有異解不加駁難，其有從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今觀其全編，尚能不愧所言，但與陳奐詩毛氏傳疏同為墨守一家，故不免時承其誤。如關雎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及陳疏並引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則序之不相聯貫，樂得淑女之淑女，當指后妃，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淑女，即其證，而憂在進賢則謂后妃求淑女，淑女當為嬪御，是鄭義非毛義矣。文不相應，或疑衛弘所續，似不為無見。葛覃歸寧父母，傳寧安也，引陳曰下有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九字，是箋語竄入。然則泉水序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此亦豈箋語竄入耶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引陳曰周人於孟春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圜丘之禘以帝嚳配此詩是也按之序傳俱不言帝嚳配天周語叔向謂單子嘗釋昊天有成命初無是說即祭法亦只言禘嚳何嘗以此詩為其樂歌乎其中作論將仲子鴟鴞生民三篇[illegible]為有識將仲子云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則是莊公從母之欲封弟於京未為大失也其罪在並無親愛之意從嫣遂謀任其自斃而後人或疑穀梁之

過甚不知莊公所言實無人道故見絕於春秋詩人之刺莊公亦第舉其祭仲之言其實無親愛之意顯然可見此說足正序失所謂小不忍而亂大謀蓋非事實莊公固忍人也母猶實城穎於弟何有鴟鴞云東征之役古今聚訟夫變起倉卒公既攝政不應引嫌自避則鄭氏以為避居東都者非也然骨肉之間一聞流言遽興師征朱子晚年又疑其事竊謂無可疑也周公之東征特提兵鎮攝使其禍不致蔓延而又不亟於[illegible]討蓋人叛人革面猶可曲全所以為仁至義

盡不然一戎衣而有天下殄殷小醜奚待二年我史臣知之故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誅武庚管蔡而曰罪人斯得聖人哀矜惻怛之心並當情事皆昭若揭矣其證與劉逢祿尚書集解有隱合處而其言尤析生民云后稷以迹生詩序所文非讖緯異說也毛依爾雅武迹之訓是亦承用舊說特以姜嫄隨帝之後其所履者帝之迹不言其中有神遂為靈感靈動乃將怪之見於天即指靈感而言事異尋常故慎其詞而曰從於帝以見於天別嫌明微此毛傳之精

其不用敏拇之訓者蓋言迹已該足並拇不必析言足大指此訓詁之小異耳至感天之說毛與史記諸說詎同也陳疏謂毛不作傳獨不從緯最得其正失[illegible]毛偽矣使后稷之生果出人道之常則詩言生子足矣何必詳述其事且曰居然生子若是深訝然況郊禖本以祈子得子而無故棄之非人情毛不為是迂也斯真桎梏不磨之息厚喙其謂毛別嫌明微則曲為迴護耳

平胡錄一卷　勝朝遺事本　著錄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雖名曰平胡，實紀元季亂亡始末。開篇總敘，其次曰宋、曰天完、曰吳，天完，徐壽輝國號也。篇末總論有曰：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奉讀本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隕涕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勳，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又曰：殆庚申君之震娥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本以妖民託宋亡之餘，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其詞抑揚，深不滿於金元，此清四庫總目所以不收也。

平夏錄一卷　勝朝遺事本　著錄

明黃標撰。標里貫未詳。明玉珍在明季群雄中，較有可取。明史本傳謂其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役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是編與傳合，惟賦役以十分取一下，多農人無力役之征一句，此其好士愛民，賢於陳友諒、方國珍輩遠矣。雖張士誠近似之，而不免失之驕逸云。篇中又載明太祖遺玉珍書云：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地居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脣齒，協力同心，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明史亦載此書，刪去胡人本處沙塞三句，易以漢季孫劉等語，蓋史館執筆有所避[illegible]此錄紀當日進兵情形，瞭如指掌，其文筆固不在吳寬平吳錄下也。

倭變事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著錄

明采九德撰。九德字峕言，臨安人。是編紀明嘉靖時倭變始末，多足補史之遺。其記徐海事尤詳。明史胡宗憲傳稱海既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以海居東莊，以西莊處陳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東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擁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此書云海為擘黨所殺，已與史異。又載胡宗憲奏捷云，賊首徐海率領倭賊數十，持刀督戰，當被永順把總汪洪田有年等就陣斬首，徐賊一時俱滅。更與史不合。蓋貪功妄奏也。從來軍報與事實相違，往往如是，固無足異焉。

吾學編餘一卷 鹽邑志林本 著錄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據四庫總目已著錄。今言亦見存目。今言蓋以補吾學編所未備，是書乃其賸餘耳。其中遜國遺聞載貴妃薨，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引禮經，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不肯服。上大怒，頓取劍，太子走。上逐太子，羣臣震讋，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牽帝衣不釋。上為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太子，太子不得已服，拜謝。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此事明史后妃傳但云孫貴妃薨，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服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illegible]服三年，衆子為庶母期，自妃始。不言懿文引禮經不肯服事。與宗孝康皇帝傳及桂彥良傳均不載。蓋帝王專制之力有如此。又載刑部尚書彭

韶、著袁江南詞有曰時有黃奉常（原注子澄）輕佻固
無匹、伴讀東宮中、蹤跡類世叔、文華嘗進膝一
旦前朝侯王、匆遑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勢岌焉
隤、其於子澄、深致不滿、然於齊泰方孝孺、則曰齊
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誓書嚴紀律、內
相方夫子、早學富經術、倚馬筆樞檄、文楳資寡弱、則
固非左袒靖難、子澄雖操之過蹙、其心則忠、張芹
備遺錄載其詩曰、仗鉞男登大將壇、貂裘遠殞
朔風寒、出■所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兵時悲趙括、懷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思
誰借、哭向蒼天衹望冠、後人亦哀其遇悲其志
矣、奚忍苛論哉、奸佞條有云、嘉靖改元、逐去王
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讒佞條
又云、正德中、遂有如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
矣、案明史王瓊本傳、謂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
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爲功於
兵部者、亦彬等之力也、然則瓊之厚事錢寧江
彬、特有爲爲之、不得與黨附權奸者同譏、全祖望

鮚埼亭外編、有跋明王晉溪尚書傳、持論最爲
平允、茲斥爲奸佞、毋乃過歟、

徵吾錄二卷 舊鈔本 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但署海上大笠生，蓋明人也。其書分上下卷。上卷曰孝陵、曰長陵、曰獻陵、曰景陵、曰裕陵、曰景皇、曰茂陵、曰泰陵、曰康陵、曰顯陵、曰仁皇后、曰恭讓后、曰懿文太子、曰懷獻太子、曰諸王、曰平漢、曰平吳、曰平胡、曰平蜀、曰平雲南。下卷曰征胡、曰職官、曰武官、曰各庶人、曰漢庶人、曰寧庶人、曰安化庶人、曰安南、曰哈密、曰兀良哈、曰附錄北虜。大抵與明史互有詳略，可資參考。其於景皇云：恭儉明達，知人善任使，以故能弘濟艱難，奠安宗社。云當時于謙感上信任，誓死勤國，以是成大功，亦以是罹奇禍也。又於仁宗皇后云：初為東宮妃，保護仁宗。仁宗崩，英宗尊為皇太后、太皇太后，歷宣德正統，群臣協輔，海宇寧謐，皆后力也。后崩，王振即用事，未幾有土木之變。此皆其特筆也。於懿文、懷獻兩太子事尤詳。附錄北虜則有目無備，疑為後人撤去，深可惜焉。

南詔野史二卷 雲南刻本 著錄

明楊慎撰。慎有升菴經說，已見前。是書慎自序云：滇雖邊徼，舊有野錄，但所紀多釋老不經，兼漫漶無序，六詔事竟罔聞知。予戍滇久，欲一考而弗得。適黔國沐公重校，出古滇集示庠士，始得披閱。視中丞萬溪顧公南詔事略則加詳矣。今復得前知昆明威遠縣事滇人倪輅所集一冊，而六詔始末具備，因芟萃成編，名曰南詔野史。然則此編非慎自作也。今觀其書，於蒙段大理竊土僭號始末尤詳。又附南詔歷代名宦、暨南詔歷代鄉賢，並元朝進士。後有南詔各種蠻夷六十條、南詔古蹟八十條，洵攷滇故者不可少之書也。卷末紀事，自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甲子遷中土大姓以實雲南，迄嘉靖二十年辛丑莫登庸降表至京止，為慎所著。其續紀事，當系武陵胡蔚所為。蓋楊書亦為蔚所訂，其偽佚、正其踳駁者也。

綏交記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明楊寅秋撰。寅秋有臨皋文集，續四庫總目已著錄。寅秋為楊士奇裔孫。是書[illegible]所輯其為廣西副使時所作。先是交趾莫茂洽荒淫無度，羣臣側目。黎維潭黎暉之四世孫，而黎利[illegible]後也，用世臣鄭松計，因內應襲執洽殺之，收其印璽，殲其族幾盡，族之孑遺奔竄我土司。維潭乘勝逐北，盡有交地，亦具疑以首事故，重譯叩關。陳大科方鎮粵西，以夷匪剛空閑閫絕于微年。維潭復遣使函封稱主臣黎氏世孫，仗天朝威靈，後雖復國讎，正朔從象胥後，簷鳳角附。前督府陳蕖直指涂宗濬疏以請，若曰彼之雪仇有名，未常拒及，發勘處，西南生靈，免於踐躪，而亦有利。下部議報可。維潭不勝僕僕至是。又遣早用等從海抵瑞，如前詳云。寅秋奉檄辦理其事，即以不拒黎不棄莫為宗旨，卒使莫祀不絕，畀緩以高平府治，俾有一隅可棲。維潭亦入關，見憪綺衣赤跣白組，率通國臣耆北面伏地，既釋組聽唱，五拜三叩頭，以次進，主人代身進，伏罪疏，且首乞恩，於是宣布朝廷恩威，待以不死。維潭復拜叩如前。其撤龍章，請以賓主禮見。寅秋之綏交，誠有可記者矣。亦所以國威有以致然[illegible]也。此篇本在臨皋集中，黃欣陳毅以為有裨攷史，故特為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綏交記

酌中志二十四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著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是書首憂危竑議前紀，次憂危竑議後紀，次恭紀先帝誕生，次恭紀今上瑞徵，次三朝典禮之臣紀略，次大審平反紀略，次先監遺事紀略，次兩朝椒難紀略，次正監蒙難紀略，次逆賢擅政紀略，次外來線索紀略，次今家經營紀略，次本章經手次第紀略，次客魏始末紀略，次逆賢羽翼紀略，次內臣職掌紀略，次大內規制紀略，次內板經書紀略，次內臣佩服紀略，次飲食好尚紀略，次遼左棄地，次累臣自敘紀略見內臣市雜記，次累臣自敘略節，次附黑頭爰立紀略。共分二十四卷。若愚宦者，故盛稱陳矩。然其紀載多由目睹擊，既可[illegible]見明政不綱之情形，奇[illegible]故[illegible]宮廷舊事之[illegible]

[illegible]至黑頭爰立則斥馮銓也。其內府衙門職掌，謂庫中積有歷代古錢，一日御前[illegible]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徧問人無知者，累臣隨告假至外直房，於史內及秦氏藏書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之法僧及南詔俱有此年號，及為咸命共四其，此進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明代宰相不學，而為閹豎揶揄，宰相必用讀書人，豈虛語哉。

啟禎記聞錄八卷 排印本 著錄

明葉紹袁撰。紹袁江蘇吳人，始末未詳。是書自序末署崇禎戊寅，而紀聞乃至弘光時代，殊不可解。篇中多記閭閻瑣事，不盡關朝故。惟述天啟時顏佩韋五人及魏閹生祠特詳。崇禎朝首載袁崇煥殺毛文龍，云總兵鎮守平島功罪未有定議，經略袁崇煥受閣臣錢龍錫之旨，巡歷其地，候彼入謁軍門，執而斬之。閣錢公又受教於陳眉公，以為祛除海內一大蠹，為奇功秘計也。厥後部下之衆投虜，作出示孔有德為楊光烈，不然不歸各旨事云。案明史錢龍錫傳，崇煥殺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後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確，臣以是奉行無失，則謂崇煥殺文龍受龍錫之旨，自非誣，然以為錢受教於陳繼儒則異聞也。又載高傑乃鎮之一，以其有跋扈之意，閣部史可法授旨許定國除之，定國之殺高傑，係史授旨，此亦他書所未言。其國難睹記及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並可備參攷。播遷日記注云此亦圖密齋主人記。圖密齋主人不知何許人，蓋當日在南都目覩而筆記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啟禎記聞錄

聖安本紀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津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倣朱熹通鑑綱目之例，又效尹起莘為之發明。其於福王之立，尤有深痛，謂無事則論叙，有事當擇賢。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馬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明之亡，天下非亡于他人，直亡于士英一人耳。其青士英入朝，則曰士英入而逆案自此翻，羣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于斯決矣。故清修明史，以士英入姦臣傳，允符公論，乃今有黔人私其鄉里，力為昭雪，且擬謠之曰忠武。其吳事實具在，爭當日黃澍糾士英奸貪不法，御前面數其罪惡，士英不能辨一語，豈將三百年後人轉能代辨耶。篇中言[■]弘光傳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劇，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屬有之，人亦不復擡出，是雖紂之惡不至於此。又載楊維垣請再申三朝要典，謂要典一書，重頒天下，必不容緩，劉廷元疏稱臣與阮大

鋮皆以[■]不附楊左而入逆案，乞重復審定，此皆自序所謂邪說充塞，倒置是非，儼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者也。至於北來太子及王妃童氏之真僞，則具詳其事，作為疑案，亦其慎爾。

安龍逸史一卷 傳鈔本 [illegible] 存目

清龔鼎孳撰。鼎孳字芝麓，安徽合肥人，請入貳臣傳。是書自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為永曆元年始，至五年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止，記載尚為詳核。[illegible]篇中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辭，另行有云以上八則見兩粵新書，事多未核。據劉湘客撰瞿留守傳，實未嘗赴行在，此足見其言多徵實也。八月十五日御舟泊繫龍洲一條，云王嚴二相隨駕逍遙河上，有民謠云：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起恆字秋冶，化澄字昭陽也。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船，簫鼓于梧州繫龍洲之上下，起恆手書水殿二字，掛小牌于御舟。嗚呼！彼何時也，而君臣湛樂若此。[illegible]僅一式耜[illegible]其間，庸有濟乎。

撻虜紀事一卷 紀錄彙編本 存目

明高拱撰。拱有伏戎紀事、靖夷紀事、綏廣紀事，並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獨遺此編，以其有云獨土蠻獗強，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故不收也。其中謂巡撫之任，實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去，拱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復任，既不為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安攘之志。張既經畫周詳，號令明肅，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乃與同心協力，遂斬首六百級，兵搗巢穴之空，殲其名王二，奪其首馬千數，數大捷。拱頗自矜，以為著平胡之績。其時張居正亦在揆席，乃無一言及之。迨特加陞賞，乃與居正具疏三辭[illegible]矣。

藤峽紀聞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龍憑紀略，已見清四庫存目。是書載韓雍平大藤峽之事，比明史為詳。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冬十一月，雍破猺於大藤峽，為中言雍建善後之策。帝于是設武靖州於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立五屯千戶所及設巡檢司，皆如雍議。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法禁漸弛，而峽賊南尤甚，橫江御于人。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撫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剿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峽以北遂起。知州曲巖之賊益恣肆，遂為亂。十六年，遣侯柳珣再平藤峽，實以副使翁萬達之功居多。汝成亦身在行間，故述其經過情形，至為明析。其結論曰：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語去就。其言切中。有安邊之責，其勿忽視斯言哉。

靖海紀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存目

明鄭茂撰。茂里貫未詳。是書紀嘉靖甲寅海寇犯海鹽城，縣令鄭茂守禦之事。先是茂始至，即閱城，瑕隙處使堅固，又濬濠加深，而以其淤增築女牆，又仿北邊制，於要地高建敵臺。募勇健戍守，瞭望其中。邑有倉，故在郭西，以儲漕粟。恐寇卒至，因糧城外，於是亟徙粟城中。皆先事預防。及寇至，男女髦倪數千人，號負爭避趨城，請衛官怯，請疾閉城，拒弗內。茂慨然曰：皆吾赤子也，何忍棄之鋒刃。身自任之，毋恐。乃戒令閉東南北三門，獨啟西門，慮生意外，縱許避賊者入，且畫甫偏鑰，而賊至。西門以有備，攻不克。茂日夕乘城，隨機應變，百方捍禦。久之圍不解，乃密遣壯士三百，伏海塘蘆葦中，伺賊過，礮石齊發，鼓聲動天地，賊因大驚，有自傷者，遂弃出而南遁，出海。海鹽於是城遂得全。其防守顛末，為茂自記，而全城志為邑人朱士遷作，感茂之功，欲建祠以祀，不之字矣。

烈皇勤政記一卷 叢書本 存目

清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傳，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承澤初附東林，繼受闖賊偽職，終入仕清朝，人品固無可取，乃以尊崇朱熹得名。陸隴其亦稱許之，見三魚堂集。是書亦藉[illegible]揚懷宗，以示不忘舊君之意，用欺當世。其中如歷舉鄉會試故事，及議謚、避國諱、臣特謚、鄒元標等，皆無關政要，至重齋醮，更不足道。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此萬古帝王之標準也。懷宗雖儉勤，而十七年中，歷用五十相，以溫體仁之陰姦忮刻，獨居位八年，殁猶賻太傅，謚文忠，其於知人已屬有愧。[illegible]安民為當務之急，何反忽之。如御史張銓奏請起於民窮財盡，履畝加賦，已數舉未已，而九邊民窮，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以闖不應。[illegible]議朝奏，多可以見。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illegible]有奇，海內安得不盜賊哉。

史部雜史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一頁

乙亥十一月江瀚

毛詩吟訂十卷 咸豐元年漢專亭刻本 著錄

清苗夔撰。夔字先路，直隸肅寧人，優貢生。是書吟字，據其自序，傳作聲讀，表遂定之吟，陳頌南謂此吟字古文也，籀文也，為其題寒鐙訂吟圖，有吟讀古籀分之句，用吟字此書題籤，遂仍而不改，是亦好古之過也。夔之講音韻，初亦得力於顧炎武音學五書，後乃以安吉韻徵全收古音，複請本音之轉音，尤[illegible]直截，於是採之而成書。其異於顧氏者，首在謂戈歌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是以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隱括群經之韻。毛詩吟訂，亦即本此旨，因議李林志欲復古韻正之有戈麻，恐後古猶未能復古也。今攷劉廷禧中州切音譜贅論，亦謂古無家麻及車遮音，但如魚模及歌戈音讀。今夔則併歌戈於支脂，故於素絲五紽下注云，紽與蛇俱從它聲，每古琴它古音來，江有汜下注云，說文汜即汜槿[illegible]既祖墳池，禮家謂真徹之誤池，既誤徹，自不得讀

如駝其嘯也歌下注云韵補歌居之切引屈原遠
游歌與妃夷飛徊為韵知哥从可聲奇从可聲
亦奇偶之奇同音也其説固當有依據而之姬之
車下注云九魚車劉熙釋名曰古車聲如居言行
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
也韋昭辯釋名曰古惟尺者反自漢以来始有居音
二説適相反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則以弘嗣生漢
季漸染俗音蓋近代言音學者無不讀車為居也
今人有侶魚類歌類皆為侈音之論主張車應讀
為尺遮切並分別漢魏之音與先秦之音雖信之
者甚衆然世界語音由侈而斂似不得謂
無麻韵也

緹騎紀略一卷 傳鈔本 蘇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篇末署五湖彼臣紀是編蓋
紀明天啟丙寅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僉都御
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
素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事而獨詳於緹騎在蘇
州情形時逆璫魏忠賢穴竊柄任愛憎為生殺緹騎
四出海内騷然篇中謂順昌手書別相知中有云惟
有脊梁鐵鑄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己耳乃以三月廿六日
閶行人無知者獨諸生朱祖文某蹇從之所以左右維
護者無遠力其後竟以勞悴且不勝憤遂發病死
此與史稱順昌櫬歸祖文哀痛發病死微異要其
俠骨勁氣當與顏佩韋五人並傳不朽耳文謂柳
余深有撼馬東南澤國本吳號為怯弱佩韋之屬
然亦人耳生平見縣令佩劍面赤聲顫不成語一旦
臨難氣雄萬夫搖虎吭而徒手辱之竟使權璫
挫跌緹騎不復出都門若何以儒今何以壯也事於
赴義解難幾及于難而義卒歸之青衿和不識
人五人死藉手未於誰謂吳儂輕薄哉至于祖文

捐軀敵于界外尤人情所難今此諸君非有不解之誼而為此設使吏部有絲毫之矯偽諸君有絲毫之顧慮■孰能之哉是論尤慷慨淋漓足以激懦夫之志矣

靖逆記六卷 道光丁未刻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卷首有蘭簃外史自序稱甲戌春初計偕北上道經山左湯陰途次實自軍中來者備述齊豫用兵事及至京師恭讀欽定平定教匪紀略謹為叙列時事附綴見聞整為六卷事歸傳信故芟薙浮言義非可録則寧敢贅說云云故語多核實咸有可徵其第一卷為平定林逆豫親王削爵第二卷為金鄉守城事長垣宋勇之變平定東省逆匪第三卷為開州東昌長垣剿賊事滑縣之難滑濬用兵事道口之捷司寨之捷第四卷為平定陝西三才峽匪第五卷第六卷為林清馮克善李文成諸逆始末每篇之末皆係以蘭簃外史曰文亦平正無疵至稱金鄉縣知縣吳階使垂破之城安如磐石比于臧旻走許昭於句章虞詡破寧季於朝歌皆良吏捍事綏寇盜及謂劉運司清為山東戰功第一皆采諸當時公論云云

宕鐸

褚堂閒史考證一卷 光緒乙未錢塘丁氏刻本

蕭鐘

清趙一清撰。一清字誠夫，浙江仁和人。是書首褚亮，次褚遂良，具唐書。褚河南世系考則見於附錄，全祖望論褚揮中誌帖亦見附錄。其考證中辨遂良無譖劉洎事，以遂良固自可信，惟載何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謂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行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致十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為遂良之死難，而為仁傑之事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重不易，死天下之事不易，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illegible]此，能為仁傑則為之，不能則必為遂良，乃不失其正。苟徒畏死而貪其位，幾何其不為李世勣、許敬宗也耶。此論雖通，未免重視仁傑。仁傑之成功於既篡之後，深崖真有把鼻哉。身仕北朝，盡心乃事，未頂李昭德亦嘗請還太子，後世歸美仁傑者，特以張柬之為所薦耳。迨八十老翁，卒提衛兵，誅嬖臣，中宗復位，實由[illegible]天幸，更亦非常人所及料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褚堂閒史考證

黎陽見聞錄一卷 原刻本

清趙如椿撰。如椿河南汲人，始末未詳。黎陽今河南濬也。是編紀嘉慶十八年九月滑縣亂起，濬滑接壤，如椿教授生徒于衣，適遇斯變，圍解賊平，乃據所見聞，自九月至十二月繫事于日，錄為一編。其中謂林清約馮克善、李文成等以九月十五日共起事，文成等持以共日，率滑濬二縣及直隸長垣習教者，反以應之。八月之末，滑縣老岸司巡檢劉斌密聞其■計，以告知縣強克捷。九月一日克捷率眾密捕李文成，午亮臣家獲之，賊因敗露，不能久待，故先期舉事，攻敗其謀，故劉斌之功甚鉅。賊襲據滑，執斌倡劉之。賊平，有司以斌死聞，得卹，而蘭簃外史靖逆記乃不載其事，失之疏矣。又謂署河南巡撫督辦軍事高杞至軍，賊仰攻高營甚急，知縣朱鳳森恐高有失，具手書請師于衛輝，未行而高勝賊，因留書不發，便總閣司筆札者誤發之，所日衛輝援■兵至，高方奏捷之事甚得其，之惜然問故，對曰朱令以文告急於衛輝，故來援。高大怒，命縛朱至，數以惑亂軍心之罪，將以軍法斬之。諸將叩頭陳朱守城功，請宥，久之乃釋。濬縣文武官吏守城著勞績，以高抑不敘，後亦無為言及者，如椿深為不平。其論守城之功，以縣丞董敏善、把總王起祥為最，因附著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黎陽見聞錄

武宗巡幸記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紀武宗巡幸之事，多史所不載。其中如既幸宣府，遂營鎮國公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賂彬以求免。又云初江彬勸上於宣府作行宮，越歲餘乃成，靡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又云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欽女。又云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具大得幸。上自臨清北還，初南征，■與劉氏有約，劉贈以簪，期以為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召劉，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晨夜疾驛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過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其妾乃行。又云戊寅大閱，諸收女於揚州，按察官具宴卻之，命折價以進。癸未漁于儀真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所備馬。吳所進，收以其半進舟中。以上所述，類皆武宗荒淫無道之事，世貞身為明臣，初不為諱，何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武宗巡幸記

闡讀傳信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金日昇撰。日昇吳人，始末未詳。是書名曰闡讀傳信，闡讀者即指宣達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之詔而言。明史本傳稱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即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此編亦言順昌之里居也，樂爲小民伸冤理抑，達於當路，諸凡輕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爲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與明史合。其中載諸生對中丞及御史語尤爲明晰。初已捕十三人入獄，其後論大辟五人。先是朝議盡誅爲亂者，并逮抗言諸生，或以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途，地方有變，恐當示以寬大，而後以嚴，爲激之，脫果有故，誰任其咎，於是遂決以寬政。結句實亦不幸中之幸也。

鄂渚紀事一卷 惕硯堂叢書本　存目

清查昇撰。昇字聲山，順天宛平人。是書紀湖北督標材官夏包子作亂始末。包子名逢龍，本姓陳，贅於夏，遂冒姓。有妖僧大原者自云知望氣，且善相人，見逢龍，以爲相當大貴，且云吾夕見楚王臺上白光萬丈，所以兆此也。先是總督蔡毓榮師討吳逆，添設五營召募，材銳多屢加職銜以勸功，及事平，裁粮之旋復三營，虐削失職者多怨望，乃流言相煽惑，至是遂以大原爲謀主，而自稱代天行道，總統兵馬大元帥。故兵素聚，易散亦易，終不慎也。然自始叛至授首，總六十日耳。此編紀載簡明，與湖北通志所載康熙戊辰年夏逆傳可參觀。[■]署布政使葉映榴死節，清史有傳，其遺疏尤爲人傳誦云。

蜀龜鑑八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劉景伯撰景伯字石溪四川內江人是書紀明季蜀亂始末原名明季遺聞後易今名凡采輯紀獻亂諸書如廣安歐陽直遺書通江李馥榮灩澦囊新繁費密荒書丹稜彭遵泗蜀碧郫縣孫瘦石蜀破鏡江南沈荀蔚敘述[illegible]不采輯卷首有竊比左氏左氏稱辭後類記二十六條欲以見聖所之本也是編以二十六條移置卷首欲以見太祖高皇帝之生有所失德之終即國朝受命之始也此出貢諛殊無足取夾注謂亡於神宗而始於嘉靖故是編以嘉靖始亦不根之論惟謂楊嗣昌有罪六較為中肯加賦以病民一也朋賢以病國二也比高起潛熊文燦以欺君三也失左良玉之心不能駕馭四也驅賊入蜀以利楚而楚先受禍五也襄洛陷[illegible]闖獻蹂張而嗣隨以亡六也達州李長祥譽之吳偉業文曲恕之是不知所謂達州李長祥譽之未聞其說吳偉業綏寇紀略讀四庫總目嘗謂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私未為公論然此編中載其言曰觀嗣昌議論可謂能臣矣乃用良玉而不得其心信元素而不行其語薦文燦為首功抑承疇為首罪其心力不專用辦賊而用於趨避揣摩是其於嗣昌之過不失是非之公矣景伯於明末諸將最推重盧象昇然止一稱其字建斗餘皆書名而獨於秦良玉曰都督秦夫人而不名蓋亦私其鄉里之俗見耳又辛亥十年立武侯祠將集司宗琬至郊具武侯在荊林中乃捐俸建祠與全書無涉不知何以摘入乎

史部提要雜　史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二頁

乙亥十二月江瀚

禹貢今釋二卷 道光戊子刻本 著錄

清芮曰松撰。曰松字次高，安徽當塗人。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作於官內閣學士日，且所今者第就康熙時言之，此後之沿革，又復不同。若雍梁諸山川，昔屬陝西省，今多屬甘肅省，即如蔣書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山衛云云，今鞏昌府改隸甘肅，此書既已為之釐正，然猶有未盡者，如冀州兼大名府濬縣西境，考雍正三年改直隸之濬滑屬河南衛輝府，是今之大名府無濬縣也。徐州有鳳陽府之宿州及懷遠、虹、靈璧三縣地，考康熙十九年泗州圮于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四十二年移治虹縣，遂裁縣，稱泗虹州，旋仍稱泗州，是今之鳳陽府無虹縣也。河之奪淮，始于金明昌五年，自是淮在河南，泗沂在淮北。永樂中築戴村壩，遏汶水南北分流，其南流會泗沂入河，不得復言入淮，此類書必須更正者也。

尚書略說二卷 浮溪精舍本 著錄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頗有新說，如堯典四岳，謂伯夷述事堯，故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胤也，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云舜染於許由伯陽，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子呂覽之許由伯陽與書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出莊子，正傅會經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此以伯夷即許由，穿鑿特甚。陸元朗莊子釋文：許義曰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則許由自別是一人，雖不詳所據，其非典三禮作秩宗之伯夷斷然可知矣。納于大麓，謂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此古文說也。尚書大傳堯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

又云禁藏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又謂後人以遷書多古文說而史記云堯使舜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山足之訓為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是說與俞正燮癸巳類稿書大麓義以史記五帝本紀為真古文詆鄭注大傳釋麓為錄殆用王莽徐論恰相反然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莽前或以此出大小夏

侯今文而翔鳳則斥為古文家說去古遼遠丞憑臆決果孰是孰非邪若其論古禮巡狩封禪以為詩書禮皆有封禪之事又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則所見俱確云

尚書譜一卷 浮溪精舍本 著錄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尚書略說已見前是譜以趙岐虞書為虞夏書謂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又引董仲舒之言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道如一其說甚是至稱三正文質之迭用五德之運所謂五德之運則非經所有也其云據劉

歆稱太常博士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甚先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大氐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為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正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為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以溷於二十八篇也此論逸書所見亦卓而於金縢一篇釋鴟鴞之詩較尚書略說辨周公攝政之言尤為詳晰斯可謂善讀書然

折其衷矣

洛誥箋一卷 雪堂叢刻本

清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人諸生官學部主事是書蓋不信周公攝政故作此箋其釋後子所辟曰後白也又引先鄭司農曰後謂奏事也辟君也後子猶言政言告孺子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定至於雒故周公白之然孜大傳云周公七年致政禮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世家漢書律麻志韓非子說難淮南子齊俗訓皆云周公居攝七年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周公履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此皆今文說由是而言則後子所辟自當指復政成王不得以營雒後命辭之往新邑伻鄉即有僚謂有僚友僚之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伻來毖乃命寧予謂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口于成周王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承問面稱寧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上紀事下紀年猶彝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

有五祀矣又謂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紀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爻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爲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此皆援金文證經蓋近時之風氣使然也其創闢者以殷人謂年爲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illegible]曰元祀時雒邑既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即命曰記功宗作元祀意欲於雒邑行之也此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illegible]乃論古典祀天建元之禮且下文惇宗將禋稱秩元祀[illegible]漢東觀書章帝議修群祀詔引經如此則元祀爲大祀似不可易國維雖意尊君故不取周公攝政之事而更舊說於是並經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亦強爲之辭曰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紀事紀年各爲一句遂

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是雖巧辨但攝政復政於義何傷奚取紛紛乎

詩經傳註八卷 四存學會排印本 著錄

清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清四庫總目已著
錄是書詩義(釋)則宗小序字(附)訓則取毛鄭爾
雅攷時世則采左傳音(訂)韻則本毛奇齡篇中
多引奇齡及惲皐聞說惲為其友毛則塨所
師事者也塨夙從博野顏元游顏毛皆喜攻
朱熹塨承其學故於周南兔罝邶風柏舟秦
朱氏駁序之說而力斥其非然謂朱於柏舟既
以為婦人之詩而注孟子又主序文謂衛之仁人見
愠羣小於[■]情衿既以為淫奔而白鹿洞賦又主序
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而舌兩乃勝
氣狠辭痛詈古人是何意哉斯[■](殆有心)昧於孟
子集注白鹿洞賦皆作[■](在)詩集傳後正足驗其
晚年學養不膠己見惡得一概譏之[■]若鴟鴞
篇引尚書廣聽錄不以鄭箋為然極為有識而
十月之交乃舍毛從鄭以為刺厲王並援書緯
中候刺者配姬漢書谷永傳抑褒閻之亂刺豔
閻字韻相通為證[■](未記)知此詩日食的在幽王六年

十月朔日推步精詳已成定讞[■](乎)然如周頌閔予
小子亦偏論周公攝政謂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惟七年
蔡沈書傳改為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偏稽周公
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原其意乃
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而已喪畢即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啟王莽
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
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為其君弱小而七年猶三
年也而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篡周
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
又謂舜爲無受禪事耶是[■](固昭晰無疑)足以閒迂
儒之口矣

讀詩日錄十三卷 光緒六年刻本 著錄

清劉士毅撰士毅字仲甫直隸棗強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是編成於乾隆十四年迨光緒六年桐城方宗誠任棗强縣知縣始得其稿本刊行之貴筑黃彭年為之序士毅自序稱得錄于李氏本其書以毛鄭為宗又於諸書中漸見先儒舊說源流可尋參伍有據然後會萃折衷日為課一知半解隨筆錄之大抵時世本之小序訓詁采之傳箋而筆削則寄之朱本朱說兼者不復贅其有未安乃採取舊說或用己意互相參正又稱六經之作以叙彝倫故說經者篤不背於彝倫則一彼一此君子原無偏執且古人因所遇而有詩後人執詩而改所遇時世已非何從論詩今玩所論先正時世次疏文義以為論世知人然後作者之志可得而逆爾此其用心甚勤持論亦正但其中頗多不合者如草蟲言采其蕨言采其薇謂蕨薇之采嫩則食老則棄取此作興蓋亦紅顏易老為樂及時之意楚詞之美人遲暮陳思之盛年處房同一感歎實則詩無此言采蘩所云則小雅采薇亦可作是解邪采蘋謂其尸之有齊季女謂先儒誤認大夫妻為已嫁之女能奉祭祀則婦也而尚稱季女乎我不知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皆以嫁而稱女十月之交日有食之謂是妖氣侵蝕日光不止為月所掩此殆未明入交之理妄為之說崧高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謂序說獨見其大視後儒小言曲說何啻天淵案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序說本此亦極平常何值如是推崇此書較之李塨詩經傳註似尚不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日錄

詩經廣詁三十卷 自刻本

清徐璈撰璈字樗亭安徽桐城人道光　年進士官浙江臨海縣知縣是書卷端有洪頤煊序稱其從千百年後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語單辭靡不窮源探委以期有裨於興觀羣怨之旨厥功甚偉今觀其書徵引雖繁發明殊鮮其少如關雎篇載張超曰關雎畢作刺恵棟曰藝文類聚有張超誚青衣賦是也又注云璈按文苑此賦蔡邕作不知蔡中郎集有青衣賦無誚青衣賦也鍾鼓樂之載侯包曰房中樂有鍾聲注云不兼言鼓則鼓為擊之義此韓家之訓也韓詩外傳作鼓鍾樂之謂擊鍾也案隋書音樂志曰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包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鍾弘等採肅統以取正焉此云毛萇侯包孫毓皆言房中樂有鍾聲因肅統謂不宜鍾故言鍾不言鼓皮錫瑞詩經通■論力申鼓為擊之義而不援此蓋知其非也

然外傳一仍作鍾鼓是或傳倒其文耳漢有游女載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云云注謂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也迴護之詞韓詩於有狐綏綏亦曰狐水神也何其好語怪邪 見太平御覽六百九 山有樞載馬融曰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此融廣成頌語其上文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故後漢書李賢注云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蓋以太康馳驅分屬二詩國不以蟋蟀為刺儉也時維姜嫄載陳壽魏志甄后傳而不引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殊屬不解考定爾功載韓詩曰考惡也注云廣雅諸怒也當即考字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殆亦曲為之說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韓詩考惡也當為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陸德明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斯說得之洪序■多推之稍過乎

齊風說一卷 雲南叢書本 著錄

清李坤撰。坤字厚安，雲南昆明人。是編專說齊風，不審何意。其中如雞鳴序說謂魏源詩古微齊風答問云雞鳴續序之刺哀公固不足信，又詩序集義還之序注云毛序刺哀公無徵，備攷史記汲冢紀年諸書所謂哀公荒淫怠慢果無確證，遂疑為衛弘所衍。既攷史記三代世表懿王[illegible]世有云周道衰，詩人作刺。按哀公見烹於懿王，則懿王之初齊侯固猶是哀公也。詩譜懿王之世諸國無詩，惟齊有之，即史記所謂詩人作刺者也。序云刺哀不為無徵。太史公躬向孔安國問故，安國申公弟子，受魯詩者也，則凡書三家者自應確為信而不疑。奈何因攻毛之故自背師說耶。如必謂詩非刺哀，則懿王時之刺詩安在耶。此真讀書得間，為從來尊毛序者所未發。又於還篇辨魏源詩序集義[illegible]朱右曾詩地理徵以此詩為胡公時作之非，並正漢書地理志酈道元水經注以營為營邱之誤，[illegible]崔靈恩茂昌皆地名之說均不為無見。又謂著篇魏源詩序集義曰著齊地名，勿論著為地名為師古誤注，不足為據，而使濟南之著即詩之著，試問詩所詠庭謂堂者又將指何地以實之乎？惜當時無有舉是說以難之者，遂令大放厥辭，不自知其非也。斯尤快論。惟其魚鰯鰥謂後人多右毛而左鄭，間有右鄭者特十之一二，他皆右毛而或左鄭，而或左李，而或左孔，言人人殊，既互有得失，因取其說而條辨之，於是分為右毛而左鄭者三家，右毛而左李者一家，右毛而左孔者五家，其實可片言斷之。詩云其魚魴鰥，則非魚乎，明矣，無須詞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齊風說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龔鑑撰鑑字明水浙江仁和人是書卷首總論有云說詩者不得不宗毛詩宗毛詩不能舍小序或云小序作自子夏或云作自毛公或云作自衛弘今亦無從深考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但毛公衛弘既宗小序則兩人之所潤益亦未必無所傳授既有潤益不能保其不改易不顛倒故序之首句亦間有失本旨者今說詩多以小序首句為主間有舍首句而擇其下句者其首尾牽合全體者十之二三其說既有所傳授不敢不信之篤其詞既有所潤益不得不擇之精此其為說亦可謂能持平矣至其駁朱集傳定鄭風為淫詩馬貴與通考已先發之而并其疑楚茨十餘篇亦深非之則信序之過也必以為陳古以刺幽王幽王當日亦未必遂廣祀典而及其喪亂又何暇言祀禮乎又若凱風序以為美孝子集傳以為七子自作雖[illegible]篇[illegible]極力羅引逐篇所以揚親之過夫豈其然此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聖善何嘗揚[illegible]親之過序稱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揚人親之過者序也此其美孝子孝子安乎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盧辯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也則以為非亦不自朱始矣其自來讀書女表亦斯篇引漢明德馬皇后以證不始忌可也又載韓魏公云吾用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此與經義何關不亦贅乎柏舟以備謂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宣姜淫女其詩既不足存而衛又不聞有兩宣姜其說固不足信也今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列女傳作衛寡夫人宣與寡形近易譌衛寡夫人與劉書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判然兩人何足致疑考訂之功其可少乎哉

詩經精華十卷 道光乙酉刻本 書錄

清薛嘉穎撰嘉穎字悟村福建侯官人是編自宗朱子集傳外則尊詩義折中集傳論詩一篇之旨多在每篇前數句下如關雎君子好逑下則云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葛覃其鳴喈喈下則云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今悉移之於篇末朱傳下而麟之趾朱傳下云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桑朱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坊刻遂成故作是詩一句云似此詩文王后妃所作荒謬極矣此其糾正坊刻為篇篇中所僅見者也篇末朱傳之次列有音釋大抵據顧炎武詩本音兼采陳第古音考其引詩家之說既錄於每篇每句之旁有未盡者更載之眉端殊不免失於淆雜最失者莫如南有喬木之注此篇傳喬上竦也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此解傳之言上竦意極明了乃不載此而載集傳上竦無枝曰喬語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精華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攻駁之詞何所取義觀其全書徵引亦甚博洽惟條理不清體例未善耳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刻本　著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藹蹊，山東文登人。是書謂序說本有可疑，而亦別無可據，只得存疑。若鄭衛則有刺淫之詩，而無淫人自作之詩，不得因鄭漁仲之說而廢古人以從後人。此蓋爲朱子集傳言之也。又引程子云：讀詩不讀序，猶入室而不由戶。其尊序如此。篇中所采，宋以來之說，兔罝雖用呂亨，亦以全後詳畧引之。惟騶虞主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不取東方朔以騶牙爲獸，稍見旁通耳。新臺謂新臺者，古人婚娶每有臺，故秦穆夫人登臺，即當日初見秦穆之臺。此說不知何據。生民謂不坼不副，言胎衣未剖也。無災無害，言無病也。居然生子在胎衣中，未出見者驚以爲妖，不知其爲子也，故棄之。至於鳥去而呱，則子自胎出而將有聲矣，然後收取之。又謂居即居吾語女之居，坐也。古人坐如跪，有拳曲之狀，故子在胎中如之。今時文所用居然，則與徑直猶儼然也。與此不同。腓字猶夾持愛護之，非亂也。是則因不信姜嫄無夫生子而創爲之辭。

然胎衣未剖，棄之可耳，胡爲既寘之隘巷，又寘之平林，又寘之寒冰乎？其義固已難通矣。至以居即坐如子在胎中拳曲之狀，果誰見之？遑聽[illegible]談經[illegible]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慎與。

鬼方昆夷玁狁考 一卷 雪堂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是編所考為鬼方昆夷玁狁三外族鬼方見易昆夷見孟子混夷見詩玁狁亦見詩國維醳信古金文故謂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䰠或作魃皆為古文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又據大小兩盂鼎皆紀成王時盂伐鬼方此二鼎皆出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因謂鬼方之地自當與盂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縣以東即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乙惟其西汧渭

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為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隔閡華戎者也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疑義此其說皆由古器[illegible]物推測得來者也又以混夷昆夷當讀渾夷其音即由畏夷而變畏與渾為浚聲也又變而為葷粥為葷育為獯鬻葷與獯與渾同音粥育鬻則又其音之引而長者也又變而為玁狁玁與葷獯亦疊聲字也然則此數者皆一聲之轉即其為一種之證也是不盡然獯鬻玁狁或同實異名鬼方[illegible]名

未可溷而一之且盂鼎稱盂伐鬼方實不足信周代已無鬼方之名詩大雅蕩篇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此鬼方今依鄭箋作遠方解小盂鼎所紀獻俘之數至俘萬千八十一人當成王全盛之時[illegible]乃發生如此大戰而傳記亦竟無一載之者詎非怪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以鬼方為荊以南之國竹書雖偽此似尚非鑿空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索隱引系本曰陸終娶鬼方之妹謂之女嬇商頌殷武奮伐荊楚[illegible]荊楚與鬼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鬼方昆夷玁狁考

近鄰陰助其惡故高宗撻之耳鬼方不與北狄同種固可斷言史記匈奴傳祇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而不及鬼方司馬蓋知之矣

古禮器略說一卷 雪堂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洛誥箋已見前是編雖題曰古禮器略說古禮器所關不止一經其中首即釋鐘謂考工記鳧氏為鐘一職鄭注外误殊甚程瑤田通藝錄始正之其銑間鼓間之解亦成後起不然易也甬衡旋幹之制亦至王引之經義述聞始得確解此固有見然遂詆鄭珍鳧氏為鐘圖說仍申鄭注而無一字及程說真所謂不辨黑白則未免太過墨守高密一家之學其不取程說固無足

怪又謂以彼所見古鐘并諸家圖錄有尺寸可據者共十數鐘校之皆不與鳧氏合而諸鐘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鑄鐘不必盡遵鳧氏制度或鳧氏但舉其大數鼓鑄之時仍須與聲律定之如鄭注所謂假設之者是則讀考工記者不可不心知其意也說斝謂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詁詩為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斝轉寫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故改為爵實則

乃斝之誤字赭斝為韻不與上文籥翟為韻其說雖辨然經云爵傳云散孔疏已釋之曰散謂之爵爵總名也且禮明堂位稱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則經文當是爵字無疑他如說兕觥說彝說俎俱極詳核蓋國維之學固以考古為長耳

毛詩名物略四卷 嘉慶壬戌家刻本 存目

清朱桓撰桓字拙存 人元許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八卷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桓蓋未見此書特仿其意而是編分天地人物四部天部則天文時令也地部則地志山川也人部則宗廟宮室祭祀燕享任職禮器樂器兵器車旗服飾器用農事也物部則鳥獸草木蟲魚也凡為類二十有三未盡詳核即以天部言之悠悠蒼天謂悠悠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并莊子逍遥游篇天之蒼蒼其正色邪亦未能引況蒼天昊天旻天上天皆見爾雅釋天桓弗之及其疏實甚至於蝃蝀乃引劉長翁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棄後漢書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舍此而采宋人說陋已

詩經旁訓不分卷 道光庚寅刻本 存目

清楊國楨輯國楨字海梁四川崇慶人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謚忠武遇春子襲侯爵官至閩浙總督是編蓋取便蒙為鄉塾讀本故首為輯說有陸德明孔穎達鄭樵范處義馬貴與王應麟諸家之論鄭攻序馬護序如冰炭之不相容亦兹列焉次詩大序詩小序而以朱子詩集傳殿之此書純以集傳為主每篇每句皆節錄集傳於其旁凡攻序從序者悉綴於篇末■體例殊為不善又眉端■載有論說如采蘩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蘩所以生蠶七月詩采蘩祁祁可證篇中宮即記所謂蠶室也風夜在公即所謂公桑也此與周南為卑之意也甘棠云甘棠各篇三言召伯而周南無一周公詩公讓善於君且義係子弟也■略不標明程氏惟於白駒云朱子曰宣王銳於始而怠於終白駒黃鳥二詩作而睦姻任恤之道微矣然前所云興者賦者比者■亦語本集傳乃又未經■表出何也

誦詩小識三卷 雲南叢書本 存目

清趙容撰。容字利貞，雲南劍川人。是書徵引頗博，但所謂詩篇者即子貢詩傳與申培詩說，因為明豐坊偽作，雖亦知其或出於後人偽託，終以為其當理者固不可沒，則甚矣其惑也。其論關雎一詩以朱子取匡衡之說獨得其正，外此皆異說。然於集傳力闢小序，盡改為淫奔之詩，則謂是詩之一疵，而鄭風之疵尤甚，一一糾之，頗其有為說者。如卷耳一篇則謂文王朝商見道旁之人以卷耳之易采且有不滿傾筐者，嗟賢人之難得，必當有置於草野；其二三章則言升高雖勞，酌酒堪自釋，惟此不遠求君賢可以懷念也；其曰馬瘏僕痡者，文王道路之景也；云何吁矣，猶言為此而吁也。[illegible]草蟲一篇則謂此蓋南國之民喜得召公之至，因自言我等食息行動不過草蟲阜螽比耳，未見君子心則憂，既見君子斯可喜也；登山而采薇蕨，不過供口腹之資，既見君子為足喜也。是俱不免失之淺陋。至于邶風柏舟云韓嬰以為宣姜自誓言，與劉向列女傳同。案韓嬰此詩不詳所出。列女傳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宣寡形近易譌，易說卦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本又作宣髮，若云即左傳宣姜，則事實全不相符，此不可不辨也。又考槃篇引近世某公云：余試峯四川，目覩山碓水碾，始知詩考槃之義，蓋槃即水碾，碩人夜宿於其上。此等妄談亦以證經，真可笑柄矣。

經部 存經總存 詩書 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九頁

癸酉四月江瀚

毛詩正韻四卷 日照□緣堂丁氏刻本 著錄

清丁以此撰以此字竹筠山東日照人是書蓋參王懷祖孔廣森二家分部二十二以求詩句中之韻立例數十皆信而有徵[illegible]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有云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自斯論出而詩之韻不專在句末殆是端兆 [illegible] 昔顧炎武作詩本音以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詩聲類又以周頌韻

法與風雅稍異閒首清廟一篇後人多不欲遽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為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為韻此編則謂二角間四句韻穆角又間字韻幽部雖與相合間字韻陽部斯與士德合韻之部天人間二句韻承合韻真部則無 [illegible] 所謂不入韻且用韻甚密矣眉端劉師培注語亦不無過正云

石經考 [illegible] 一卷 石經彙函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稱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宗御書其實石經止六晉石經則晉書裴頠傳雖有奏修國學刻石寫經之語蓋議而未行而石經之有考則自是書始其後杭世駿作石經考異 [illegible] 翟中溶作漢石經考異補正[illegible]

謂顧氏緣隋書經籍志之誤於漢石經為一字為三字未能取決今考此編載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注云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邪 [illegible] 是顧氏固確知三字為魏石經則一字為漢石經矣 又顧氏所著日知錄 後何疑[illegible]卷二十一五經文字條引晉書衛恆傳下注云後漢書儒林傳誤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刻此亦一證世駿謂胡三省通鑑注 注擊鑒稱三字為魏所立似今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不知考

中國已所言三字石經為魏所立■據衛恆書勢
斷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杭世駿之游移無定
其識固高出數倍矣大抵後人之書其詳密容
有勝前人者而前人所已見到■務容未而出之
昌可任意抹殺耶

石經考異二卷 杭氏七種本 青錦

清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堇甫浙江仁和
人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
修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是書蓋
補顧炎武石經考而作顧氏因隋書經籍志
稱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皆蔡邕所書魏
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據前
一說則漢石經即志所載■字石經周易
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是也據
後一說魏石經亦一字而志所載三字石經止
有尚書春秋■與七經不合故顧氏未能取
決今世駿則謂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為
斷游移其詞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以一
字為漢石經三字為魏石經謂隋志止言漢刻
七經皆蔡邕書並不言三字則其下云魏正始
中又立一字石經而知一字非三字之譌馮登府
石經攷異亦言魏始具三體隋志所併一字乃
三字之誤此編屬鴻全祖望序俱主一字為漢

三字爲魏斯可定論矣今猶有力爭三字爲漢
刻者不其謬歟世駿又謂石經在漢時從未有
言七經者索頵蔣君隸辨云靈帝紀儒林
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記
爲一經春秋公羊傳爲一經並周易尚書魯詩而
爲五經實則七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益
以論語而爲六也瞿中溶云後代稱經其名不一
或稱五經或稱六經不過爲稱經之總名豈
可拘以爲同異之說其言極是洵足解世駿之惑
篇中最矛盾者說援衛恆四體書勢及一字書
恆傳辨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並載胡三
省說計其年歲自元嘉元年度尚命淳作
曹娥碑至正始中亦九十餘年謂非淳書尤爲
確證乃又引淳傳云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
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
千匹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
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何無真見乃爾乎其他論
唐石經蜀石經開封石經愈罕發明矣蓋於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經考異

經源流則考之甚詳故其書亦未可廢焉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嘉慶十一年金陵刻本 著錄

清孫星衍撰。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已見前。宋洪适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為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是編■以隸續遺字或今於說文所載古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要亦不學書異，廣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為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良有以也。故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為之音釋。又與嚴可均、洪頤煊互相是正，誠不愧今人好古善述之志。又其自叙稱方輿河陽閣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益以搜其闕見異義。先緒間黃縣丁氏藏魏三體石經尚書君奭篇殘石一百二十二言，世已詫為未有。今洛陽新出土春秋尚書殘石都一千七百七十一字，多逾十倍，使星衍見之，其歡幸當何如邪。惟叙言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之藏於祕府，至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恆四體書勢稱淳為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書，而獨存尚書、春秋云云。此段語意殊不明了。衛恆謂正始之石失淳法，則三字石經非淳書甚明，而何又以為所書？蓋欲推重此石，遂致不察耳。

歷代石經略二卷 光緒九年陳州刻本 著錄

清桂馥撰馥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縣知縣是書蓋據顧炎武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及朱彝尊經義考諸書附以當時儒者之說而論次之上下七代為書二卷其中所列諸條分為三事一不言漢石經為一字三字二誤以漢石經為三字三考定漢石經為一字書蓋彼從前之惑以水經注隸釋二書尤精核可據并附當使蔚方綱兩漢金石記用正稱漢石經為鴻都石經之誤皆極詳備惟於魏三體石經引朱彝尊曰按魏石經本傳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蓋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illegible]去年十四詣雒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今考晉書儒林傳至卒於太康中年三十七始假定至於正始九年生太康二年卒恰三十七歲魏石經立於正始中至猶未生安得有遇嵇康寫石經之事邪然是傳明失實未可據依至晉石經則恐無其事雖中深溪石經攷異補曰顧亭林石經考以晉書裴頠傳之語即列為晉石經是謂裴頠之刻石寫經路是因奏修國學并寫刻石經缺失者以補完之而武實有則刻之意而未行故於晉書本紀旧他人傳皆未之及當可即據以為晉有石經之證其說是也此特沿顧氏之誤耳至謂[illegible]唐石經據補本校勘故多不合足見其自具隻眼非盡隨人作計也

若孟蜀石經今劉體乾所藏宋搨本周官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殘卷今經注四萬六千四百餘言則桂所不及見自無從論之金石經即宋嘉祐二字石經日照丁艮善即代吳至熹校刻此書者附識其後曰春明夢餘錄言九經石刻舊在汴梁金人移置于燕今不復存蓋燕之石經即宋汴學二體石經楊南仲所書者金人但移禮記春秋等石餘者仍留汴學後或移於[illegible]他處今不祥符岩有周易殘石可證然則燕學石

經阮兆金刻不得曰金石經此猶可補正桂書

者也

石經補攷十二卷 道光八年刻本 著錄

清馮登府撰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已見前

是書共七種國朝石經攷異二卷漢石經攷異二

卷魏石經攷異二卷唐石經誤字辨一卷後蜀石

經攷異二卷北宋石經考異一卷南宋石經攷異二

卷乘清石經刋於乾隆五十八年即長洲蔣衡

所書勘定之石依開成石經参以各善本多所

訂正彭元瑞爲撰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

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嘉慶八年奏

請重修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搨本

不同此編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攷證以閩

監毛本之譌間采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以覈

其同異七種之中以此爲最詳善然蔣衡書法雖

工疏於字體如以墉代墉肴箋成箋之類尚未能

糾正又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石無周易

故此惟錄陸氏釋文所引石經繫辭先心一條

以陸氏隋唐間人所見必羔乎石刻也近歲出土

漢石經殘石有周易文言臨觀噬嗑賁剝五卦

遺字則馮所未見也儀禮載洪氏云石摩滅字
盡比他經不明白並無古今文之異故不復具釋云
近歲出土漢石經殘石有儀禮鄉飲酒禮僅存者
降今本僎作遵鄭注今文遵為僎此與鄭
注合亦馮所未見也魏三體石經汲陽新出土者
亦係尚書春秋然皆隸續及蘇望氏刻所無[illegible]
[illegible]至唐石經誤字辨則以顧炎武金
石文字記所勘未盡而其間亦有所為誤而非誤者
蓋同專駁德校勘焉蜀石經則毛詩而外僅[illegible]存

周禮殘碑左傳殘碑尚書遺字論語遺字而已
今廬江劉體乾家[illegible]藏宋搨本周官禮春秋左
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殘卷合經注四
萬六千四百餘言惡後此蒐羅益以加矣北宋石經
攷異據馮序稱吳山夫金石錄載顏貫親向開
封府學搨得嘉祐石經尚有周易二碑升困革
鼎未濟五卦及繫辭前七章尚書三碑存牧誓武
成洪範旅獒金縢康誥酒誥[illegible]尚書沉撫
中州詢之開封學宮碑已無存惟陳留僅[illegible]周禮

卷一及卷五中數石[illegible]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
言亦同[illegible]考開封學宮尚[illegible]孝經殘石自第十
章在醜不爭至第十四章居家理陳留周禮
殘碑則共有十二石近已移開封矣南宋石經在
今杭州府學當馮時猶存八十六石禮記[illegible]中
今已漫漶馮就所可識考其異同采遺字之見
於他書者補之蓋其於石經用力可謂勤已

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　咸豐元年成都刻本　著録

清彭元瑞撰。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謚文勤。清乾隆五十六年有刊立石經之役，總裁官六人，和珅、金簡、彭元瑞、王杰、劉墉、董誥也。夏，高宗幸避暑山莊，元瑞不與隨扈，命以天祿琳瑯所藏宋元槧本與監本坊本校勘同異，是書即成於此時。高宗親題卷端。馬據吳振棫重刻序云：石經成，文勤奇宮

保和心嫌之，招門下客撰考文提要舉正，頗駁彭說，謂蔣恒書無誤，於是鑿去[illegible]彭糾正者而以泉字補之，是亦石經一軼聞也。篇中如易否九五繫于包桑，監本包作苞，謂包苞古字通用，易傳并此作包，鼎祚每人本最古，元至善堂九經本亦作包，今從之。案周易包字凡九見，庚不經包苞錯雜。考之說文則二字不同，各有本義，文選[illegible]元首[illegible]論[illegible]桑，李善注云：鄭玄曰：苞植也。言聖人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又京房

易傳注載陸績曰：苞，桑叢桑也。鼎祚庚之本同。古鄭陸不更古邪？尚書泰誓予有亂十人，監本亂下有臣字，謂此文該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經典釋文於論語所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坊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案劉敞七經小傳曰：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斯語似奇。參而無正。曰旻天疾威，監本作昊天，謂陸孔同時，各是一說，康成漢人，所

箋本本作旻，今從武英殿本。庚云經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岳珂本，案小旻召旻皆云旻天疾威，此獨云昊天疾威，安知非承上文而誤耶？若小旻召旻不因是為例，亦胡不可改作昊天乎？儀禮鄉飲酒禮賓[illegible]鄉服以拜賜，監本賓下有服字，謂武英殿本袁理云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則知鄭注古文無上服字矣，今從[illegible]禮經傳通解、儀禮集說、鍾人傑本、秦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亦其說。元石經校勘官時所著，其於

此文則以敖本作賓鄉服刪上服字彼以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並異二者必有一誤故刪去經中一服字耳不知經文有唐石刻及諸宋本為證皆作賓服鄉服其作賓鄉服則無佐證蓋注中今文本作賓鄉服三字衍一服字耳未敢以注中衍字刪經中正字也今擬從石經近古其說於義為長彭書間有舉正所糾亦未必果當然自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所藏本皆燼宋元本之可據者賴有此一編尚存正未可頤脫視之矣

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 石經彙函本 著錄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已見前是書蓋乾隆五十六年元以詹事府詹事充石經校勘官所作儀禮一經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玄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亦多為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亦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此編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賈公彥疏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校之經文字擇善而從又博訪同時諸儒盧文弨是如得以為獨之故為庶子適人者則用戴震說賓服鄉服卿大夫則用劉台拱說脊脅肫肺則用王引之說喪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榜說故焦循後序謂雖顧亭林張稷若正之於前今日復校

之於後乃參閱未詳終非善本循因阮氏埍
其推重是編尚非阿好之言也

唐石經考正不分卷 乾隆庚戌自刻本 著錄
清王朝榘撰朝榘字 江西萬年人是
編卷首朝榘自題謂舊唐書以開成石字
乖書法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無異今
詳校之始知洵如劉氏所譏而聖經本真沿訛於
剞劂屛棄於墨守藉斯不以考正者亦自不鮮
若顧氏所舉之謬戾則多屬明王堯惠等所補
非石經本文朱氏所辨亦兩惑其所閱本皆裝潢家
羼入補字者是以淹洽如寧人竹垞亦遂未遑詳別

也其論頗為持平篇中皆即本文數其點畫凡
字句之增減衍脫與今本異者悉著錄焉至旁注改
鐫各文譔淆亂因併著之亦多所辨正嚴可均
唐石經校文書出較晚朝榘無當時名故知之者鮮
其中如坤卦靜而德下旁添注也字謂為經添注
字有題襍本文者有見釋文別本者亦有今元所考
疑古有所本者大抵上石後重加磨校人所正定亦有
唐以後好事所妄注者必非一人一時為之或疑宋
晁氏據蜀石經增添則大不然蓋晁氏所舉蜀石經

增多今因未著盡添入也即此一端可以觀其考正之不苟矣

唐石經校文十卷 四録堂類集本 著録

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順天宛平人唐石經立於開成二年至今巋然獨存此天地間經之最完最舊者也經之有版肪於後唐彼時依石本句度鈔寫相沿迄今是今人所讀者無論非漢魏六朝之舊亦非陸元朗孔穎達所據之本句皆石經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非飲水而忘其源乎至唐石經之失則在奉當時詔令未盡合古書則信偽孔本禮則用玄宗所改月令雖不足以古證以匡今謬有餘也是書之旨蓋欲為今版本正其誤為唐石經釋其非為顧炎武補其惑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并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人所徵引者為之左證而石臺孝經附其後焉又其謂近人治經好依說文改字然經以真寫而欲醇純以篆不可通也故斟酌於篆隸之間云隸省云隸變云隸俗云隸偏旁并非隸所有者乃不成字云不體此尤其校例之可法者矣第篇中所舉石經亦有偏旁等

書立政序宅曰三有宅曰三有呂刑官百族姓
石唐改作伯詩■說苦葉濟盈不濡軌盈本軌
作軌衛門可以樂飢盈本樂作樂广似是後
加鑴者禮王制千里之内以為御千唐改作十亦誤
小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姑唐改作舅春秋哀十一
年左氏傳然則正乎正唐改作止爾雅俘俘也俘
唐改作拜略舉數字以補其遺於全書之疏無
傷也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一卷 六藝堂自刻本 著録

清丁晏撰晏有尚書餘論已見前北宋汴學篆隸
二體石經據王應麟玉海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
言國書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李
論語見畫鑴未就■從近限畢工餘經權罷由是
而言則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
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當在慶曆初年
矣又曰嘉祐二年五月王洙篆大理丞楊南仲
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三月國子監言篆澤章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五月以同篆石
經殿中丞張次立遷一官除蓋畢工於嘉祐六年
也清儒如顧炎武萬斯同朱彝尊杭世駿翁
論及俱未之見則其佚久矣是記作於咸豐丁巳
晏從淮安書肆得見墨搨殘破石經一束篆書
一行正書一行即此汴學石經也惜以歸黏綴為四
大冊紙墨極舊以為乃元已前拓本汴石刻之至
有者洵人間之奇秘重可寶也道州何紹基既
賦詩以張之漢陽葉名澧復為之跋今人更

池劉世所云藏有汴學石經拓本不知與吳氏所
收何如吳謂宋史及玉海載仁宗石經無孟子而
此本殘石有之足補史籍之闕唐開成石經及經
典釋文俱無孟子汴學以孟子列於經是表章
孟子自北宋石經始桂馥歷代石經略引李師
聖記曰惟汴學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近代辟
雍之所藏者陵谷變遷倏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
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致茲也先帙未見一見而痛
之悵然以宋後為已任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太學而孟

子七篇獨闕焉不復讀四書而猶稱大義者乎逝愿
欲增置而期會將迫有司請為後圖[illegible]可知汴
學石經原無孟子故宋史玉海皆不之及且宋藝
文志孟子尚在子類則汴學石經無孟子斯
尤其證而此本有之安知非元人修復石經所
增置者耶

漢石經攷異補正二卷 適園叢書本 著錄

清瞿中溶撰中溶字萇生又字木夫江蘇嘉
定人諸生例授湖南布政司理問是書蓋
為補正杭世駿石經攷異作大旨以為世駿
之書雖分門詳辨而惑於前人謬論及萬斯
同之說反以三字[illegible]為漢石經四十八碑為魏石經其
言支離外謬殊不足憑且於石經殘字與今本
之異同獨不置一詞洪氏隸釋所載遺文皆棄
而不錄故為此編補而正之其第一卷則備載

隸釋石經尚書魯詩公羊論語儀禮諸殘碑考
訂頗為詳審第二卷則辨漢石經並無周易經及
注疏本之同異兼采眾說互有證明又篇中有
云閱金匱錢氏諸家有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
君奭篇十二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二十一
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
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
三十九字又盡毛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
十八字合五百餘字并洪氏隸釋所無其本亦不

知所從來■後翁閣學方綱合黃小松本摹刻
於南昌則予皆未之見也今考錢本石經或謂
即所贋作中溶似亦疑之近歲新出土者有
易二石魯詩二石儀禮二石春秋經四石公羊傳
二石論語一石校記一石都千一百四十有四言原石
■具存是則前人所未見耳

魏石經考二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洛誥考已見前是書上卷
為漢石經經數考魏石經經數考漢石經石數考漢
魏石經經本考魏石經古拓本考魏石經經文考
魏石經篇題考下卷為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
法考故考魏石經以此編為最詳矣其中以丁氏
殘石考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即以其行款排比蘇刻
殘字俾殘石形狀悉可得而圖其字所當繫之經
文亦可得而定既為圖六附於卷末後從隸續次
第錄之而分注經文於下於是臧琳孫星衍二家
所理董者其合者有以證其是其不合者亦得證其
非矣又謂隸續所錄雖寫刻多譌猶足證其與丁氏
殘石同一脈絡惟汗簡古文四聲韵所引僅見於隸續
者頗有為書春秋左傳三經中所無之字殆未可盡據故
不復錄蓋尤其慎也

唐石經圖考不分卷　蕩香簃刻本　著錄

清魏錫曾撰。錫曾[illegible]里貫[illegible]未詳。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又鄭覃傳曰：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正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是創立石經，實由覃建言也。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一厄於韓建之築新城，再厄於嘉靖乙卯之地震，其不毀漢魏孟蜀諸石經同歸湮沒，亦厪矣。碑雖幸存，字多剝泐，且日事椎拓，摧毀尤在意中。是編特就墨本完備者圖之，校之，視金石萃編於字數年月之外增多最後勅狀，嘉慶以前未見著錄。其各經字數，題以零楮摹拓，而前後經文既白可辨，因知用易足石，即當書首石，毛詩承書三紙，承詩並書石，每以一卷，均分八列。石之廣不容列者，併後石跨書，既於後石前段書畢，上列後於前石後段接書下列，列盡卷盡，界綫提寫經之承經，猶卷之承卷，蟬聯而下，不可離析。工人於兩經聯合之工分摹二紙，取便題寫經後字數，適在其間，餘黑膠漬，遂延至失拓。或又零拓而粘裝之，沿譌滋久[illegible]既得兩經聯石碑，據後就各紙石理諦審，分合依次爲圖，以訂萃編之誤。論足以存古刻而益後人也。[illegible]又謂從記後搨寫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而止，凡百十四石，自左傳起，下接公穀孝經論語爾雅，至後之年月銜名勅狀而止，凡百十三石，此疑當時石分東西，配合均平，故以張參之書附東列之末，非橫貫左傳前也。其見亦是。其圖八列，每紙皆記其起訖，計二百二十七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唐石經圖考

漢石經殘字考一卷　石經彙函本　存目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是編所載漢石經殘字，據偁尚書三段，第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石廁之閒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第二段洪氏較洪釋每行多數字；第三段君奭，則第二行多出洪氏三字。第一段盤庚從黃秋盦所藏本，末行以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無之，從松江王氏抄得孫退谷所藏本有此四字，及三十字，又見如皋江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右半，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氏較君奭二段出全遂錢氏藏本也。翁錢氏所藏本尚有魯詩魏風秦風、儀禮大射儀聘禮、公羊隱四年傳、論語微子篇，其目俞今五方條字并隸釋所無，初不知所從來，或云即錢泳所僞作，疑莫能明。又翁於公羊殘碑謂據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不知隋書經籍志云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經傳之分，固有明文矣。今新出土之漢石經，可資考證者甚多，遠特歐趙洪婁諸家所不及見，者氏亦未之覩，詎非後人足以傲前人者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石經殘字考

漢石經殘字證異一卷 家刻本 存目

清孔廣牧撰。廣牧字笠壇，山東曲阜人。是書卷首有儀徵劉壽曾序，云漢熹平一字石經有關經典文字甚巨，就殘字稍完備者論之，尚書則在東晉古文未出以前也，詩則齊魯韓三家并存而以魯為主也，公羊則兼嚴顏二異同也，論語則皇邢未作疏以前本也。單文隻字之留，每異於六朝晉唐諸本，可以由隸變上推篆籀，下正俗別，音訓句讀，多賴以存，為表微扶佚之助。石經之學，蓋莫古於熹平矣，其言是也。此編即取殘經字異於他本者，條舉件繫，疏通證明。凡師授之殊，古今文之別，通段之歧，轉寫之譌，頗然[illegible]別白，表於一是。然如般庚予丕，校本丕作不，今用江聲集注音疏說，謂當从石經作丕。不克黄氏易所得宋搨本正作丕，不黃氏丕烈校舊抄本隸釋作丕，未足據依。秦今文丕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之并用今文丕作不也，古今不同字，但此從今文作不，於義為長耳。又白女閻台氏校本作曰無戲怠，今謂台即怠之省，說文怠从心台聲，故得借台為之。斯言當矣。後引劉茮雲曰氏疑昏之省，借台氏即怠昏，校本作戲怠，文異義同。是則失之。閻怠民者，言厚民當勤，以率下。漢曹翊敬隱皇后頌般庚儉而弗怠用此經文。孫星衍今古文注疏云方言怠失也，宋魯之間言殆，毋失民二說並通，正無取破民為昏也。

經部石經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三十三頁

癸酉五月江瀚

漢師傳經表一卷 壽櫟堂叢書本 存目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人，優貢生，王闓運弟子，好大言，為文艱澀。是編於洪亮吉表齊詩補任末、景鸞，韓詩補召馴、楊仁、張匡。然洪表齊詩蕭望之上有白奇，此乃遺之。考漢書蕭望之傳稱其好學，治齊詩，師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是白奇傳齊詩，文甚明。陸德明釋文序錄亦缺載，殊不可解也。其春秋表謂漢書儒林入董仲舒于胡母生傳中，既云仲舒著書稱其德，又云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與他傳叙弟子例同，蓋不知董學所出而闌入之也。史遷稱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蓋漢初公羊先興，實止二家，開之異時同業，非師弟也，其言是已。篇末兼考五經，止載許慎、蔡玄二人，如張霸博覽五經，姜肱博通五經，申屠蟠博貫五經，張衡通五經，劉淑明五經，李郃通五經，樊英兼明五經，韓說博通五經，井丹通五經，俱見後漢書列傳，概弗之及，不已疏乎。

書經詮義十四卷 資池叢書本

清汪紱撰。紱[illegible]安徽婺源人。是書自序二，一在雍正癸丑，一在乾隆癸酉，大旨以朱蔡，然朱嘗疑晚出古文，此則信之甚篤。卷首上書學源流，謂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范曄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為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也。桑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張霸百兩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是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亦向也，安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乎。漢志則言古文尚書者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儒林傳則先言倨遷書十餘篇，後乃言張霸作百兩篇，所以為之殆未可誣。後漢書儒林傳載尹敏、楊倫（尹敏傳稱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尚書），而丁鴻傳則云從桓榮受歐陽尚書，孫期、周防以及周磐（楊倫傳稱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于江劉闓封同皆習古文。楊倫傳末後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則馬鄭所傳出于杜林，以彼通識，何致以民間偽書仍名壁中逸典耶。[illegible]古文尚書人心道心四句，[illegible]朱子堯舜以來所傳心法，惟此之說發揮至三千餘言。窮稼志書典孝堯之德以欽為首，欽，敬也。賈誼新書修政語上篇舜曰吾得以敬

也大雅之美敬止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所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僞以敬為堯舜所傳心法不更有據乎其大江雖依朱子猶有山海經為證至文東迤北會于滙為東迤北會于漢伏氏東北會于河會于汶一例然後接東滙澤為彭蠡與東至于菏看作一例而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終導江之文若東為中江入于海句則又因重出而又訛北為中耳古人傳寫之誤斯則僭妄矣其他類皆詳于識論畧于考訂推及政治亦往往有見到之語但猶不封建何能井田不井田安問

書傳注疏

當校罩終不脫頭巾氣殆當八股文時代不免為風會所囿歟

尚書大傳考纂三卷 槐古齋刻本

清董豐垣撰豐垣字遂之浙江烏程人是編成於陳壽祺大傳輯校之前雖雜采衆說亦就孫之騄盧見曾本參稽卷首載其父熄序蓋因鄭注之本纂實承父學也其于旅序傳自遂人氏乃遂皇說少昊摯之立也謂以上數條蓋因堯典而追述之孫氏乃列之五傳冠諸唐傳前則漢藝文志之言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固無當矣先經立傳矣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謂葉夢得因伏生大傳之言不雅馴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沒後

尚書大傳考纂

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余謂布位一條已以日月五星為七政葉說非也其說疑允服傳說命謂伏生口授無之然大傳引書高宗梁闇云云確是說命傳文則主趙講疑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者為的矣此誠可疑說五行傳夏侯勝當車諫昌邑王事則大傳本作未必盡出於伏生何未可執高宗梁闇之言以為伏生曾見古文逸篇也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不分卷 道光戊戌刻本

清楊鍾泰撰。鍾泰字碩菴，山東招遠人。嘉慶六年舉人，大挑知縣。是編專釋書今文二十八篇，程題雁職(?)其是真，能表聖賢之心，延(?)彙衆說之精粹。伏生為尚書功臣，此又為伏生功臣矣。是易言哉？其以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口授晁錯以隸寫者，每篇各順經文源設虞字解作俗語，期於易曉，而後之其源設之字用圖識別，非俗語所能通者，則予為解說，用方識別，除於其圖，悉仍經文，其為方圖，實屬創格。篇中所解欽明文思四句，曰其為人也欽敬明哲，文章外著，而意思內涵，安安無為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

見其恭也，允乎其恭也，其讓也，真克讓也，其光被於四表，猶言四極，格至于上天下地，亦大率若斯。蓋識乾所訓蒙之本，非學者治經之書。然每篇之後附錄古逸，具載異文舊說以備參考，亦頗不隨則■非三村家學究所可及。■

尚書小札二卷 寶樹堂遺書本

清郭夢星撰。夢星字西垣，山東濰人，以舉人養親不仕，好讀書■是編於尚書今古文不甚區別，然亦頗疑晚出古文。如大禹謨，則謂典冊也，所以記事；謨，謀也，所以記言。帝為典，臣為謨。大禹謨篇末及於巽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體；且虞書成於夏史，禹乃夏之先王也，列其王於謨，得毋有不安乎？武成則謂武成一篇不足取信者多矣，不第血流漂杵一語也。周官則謂治神人治以上馭下之辭，神人曰治，似未允協；且繹宗官命名之義，惟冢宰、宗伯不言司，冢宰統百

尚書小札

官，所理者衆，不能名司；宗伯所典無非天地宗廟祭祀之事，不敢言司也。不敢言司而言治，此後出古文之雜以盡信處。是皆能獨抒己見。又謂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為人主御下之柄，然愈福者福之，愈威者威之，仍視其人之自取，人主何敢自作威福哉？因對臣無有作而言，故曰惟辟作也。無逸以萬民惟正之供，蔡傳謂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列春秋貢霸之庸，有送使之制，為證義，恐未確。庶邦當是小國君，周附庸之屬，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方伯代達，文王則無敢其正供，不受私遺也。若謂諸侯於方伯例有常

供是以大臣受小臣之賂遺與近世〻陋規相若
文〻必不出此其說殆正惟於時則有若保衡
列顧奕武云尹在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
始為此官謂太甲篇首即言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說命言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先〻
於成湯也頗說恐未確太甲說命皆晚出
此則仍未能無惑於東晉古文也

尚書逸湯誓考六卷 同治壬申秋西羊堂刻本

清徐時棟撰時棟字同叔浙江鄞人道光
間舉人是書為烟嶼樓經學之一大旨以
為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第一篇其文首尾
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他說乃周秦人
所引湯誓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其為別自一
篇而非今湯誓中佚語概可知也蓋今湯誓
為伐桀之文逸湯誓則為禱旱之詞荀子
大略篇湯旱而禱以六事自責適與墨子所
引未知得罪於上下句相呼應自論語堯曰
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國語周語上篇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

方有罪在余一人及墨子兼愛篇尸子綽子篇呂
氏順民篇凡五見不等後之讀論語者無不以
予小子履節為商湯伐桀告天之誓此其謬
誤實始於孔安國論語注然注但謂此伐桀告
天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皇侃義疏竟謂
伐桀告天是墨子所言則墨書具在何可誣也邪
易疏則曰湯誥與此異而不知湯誥是另人偽
作其辨甚為明析又謂伐桀誓亦屬稱
夏罪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聖人以
天下為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往正其罪所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之舉全為
討罪起見今此誓第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

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
躬乎此語辭順理息矣蒙又援禮記坊
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勝
不勝為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
也歸罪於己無伐人矣是亦快論至因惠棟
九經古義以論語予小子云為成湯大旱禱詞
并以今所傳古人湯誥如敢用玄牡等語乃
大旱請禱之文皆以篇中所論合遂謂近時
治漢學者必以定字為巨擘則亦叢聞之
見殆未足為定評歟　書事逸湯誓考

禹貢章句四卷　味義根齋全書本

清譚澐撰澐字　湖南湘潭人是編
據卷首自序蓋成於咸豐己未其謂參考眾
說綜輯序書推表山川支分節解而訓詁
之然後此書首尾條理分析脈絡貫通州域
山川皆昭然可見云云頗自矜詡顧所取非博
以采胡渭錐指為最多雖間有駁正仍不免
沿誤禹貢水道之大者莫如三江九江篇中
三江則本王夫之說據國語及漢志以巢湖
東出之水及震澤下流之婁江為中江東江
為南江而今之大江為北江此所指北江中江
皆與其道江經文不合九江則取錐指引

禹貢章句

山海經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
江之間以為九江在洞庭之證然郭璞傳謂
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為九皆東
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則洞庭非九
江明矣又謂東迤北會于匯匯當作漢蓋以東
陵在今武昌府嘉魚縣魚嶽山故以匯為漢
之誤耳至其辨錐指言嵎夷在遼樂浪
之竟那界青州首書嵎夷既略則朝鮮句
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謂禹貢於冀
州特書島夷皮服可知遼東朝鮮不當青
州遼東朝鮮與青州隔越巨海在禹貢斷無
今於青州之理安得以朝鮮之地當青州之

嵎夷乎又辨錐指以積石在西羌塞外謂
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
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
流其言甚正觀鄭康成云三危山在鳥鼠之
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是漢人以積
石在河關不在塞外凡此正胡氏之失咸
確有依據云

尚書周誥考辨二卷 強恕齋 經腴本
清韋謙存撰 謙存字 安徽銅陵人是
書為召誥洛誥而作以宋朱熹呂祖謙屢致
疑辨而晦亂已久迄無定論乃反覆尋繹本
伏傳鄭注證之以伏傳四年建侯衛鄭注
居攝四年未作新邑之解作為根據謂經文
凡曰大邑皆指王都凡曰新邑皆指下都王都起
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
於六年召誥越若來三月丙午朏即康誥之
三月哉生魄也五年追敘四年之文此皆史家
敘事文義錯綜處然非伏生分年之說讀儒者
經之精亦無由研窮及此又謂召誥言來者二
足證七五年在洛故曰來也洛誥言來者七足
證五六年在洛皆在洛之事設王不在洛不得言
來矣其說並俱有見至以康誥乃寡兄勖為
周公自稱與洛誥須政不暇語意正同是雖不
為無理但傳以寡兄指武王固自可通似不必
易若謂洛誥朕復子明辟復白也明辟二字
法也將以所當之法白之王也下言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鄭氏以文祖為明堂誥中所陳
皆明堂之大法此其發端也蔡書正義乃鄭
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皮錫瑞舊駁之曰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尚
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辨堯

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者虞曰文祖
周曰明堂云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
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經文義論之與明堂
無涉其說是也且復子明辟下又曰其基子作
民明辟如云作民明堂之法得無甚不詞邪漢
儒古義皆釋復子明辟爲復政或以復爲復命
已非斯文創解愈失之矣

尚書周誥考辨

尚書故三卷 桐城吳氏全書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
治四年進士官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光緒
中自請開缺聘爲保定蓮池書院院長旋
以京師創設大學堂給五品卿銜充總教習
汝綸嘗從曾國藩學故治經亦以訓詁爲重
是書以釋卿士師師非度謂廣雅師師
眾也漢書叙傳高手師師則非眾義顯矣
師字乃張是師師有張修之義也釋非我
一人奉德不康寧謂廣雅奉持也奉德猶
云執德此皆較舊注爲長其議論尤有極
迥者如以史記與尚書字異時從父曰或史公
所見別本不同或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詁
言今有今改者讀之當有辨漢書言史公
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段玉裁乃云
文字仍依今文陳壽祺又云今文中有古文讖
段氏以方爲古文易爲今文與儀禮不合此皆
孩生分別今文古文已久矣古書多異字鄭君所云
一經之學數家競爽不專是今古文異也且如
漢書所載史記之文亦多異同豈史漢亦有今古
文邪是說一出可省無數轇轕而■亦
可得而言其謂欽明文思安安欽聽近而僭
欽明書序作聰明子雲美新云欽明尚古亦以
欽爲聰也今■此與易順鼎經義莛撞說合

尚書故

然子重美新不足據後漢書陳寵傳章懷
注引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差可爲證然馮衍傳注引考靈燿何作欽明
也所以汝昌言謂所與是斯弄同柳劭志云言與
禹通假詩眷言顧之箋云眷引言作焉[illegible]
來言猶與焉通昌言[illegible]兩見上文此若作斯汝昌
焉恐不成文理無豐于昵引史記無禮于棄道
謂說文豐行禮之器禮從豐會意此經以豐
爲禮自傳寫者誤作豐而說文之豐遂不見
經典矣無豐于棄道戒近小人也此說非是
史記殷本紀常祀毋禮于棄道索隱云祭祀
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則史

尚書故

記固作豐不作豐也思曰睿謂繁露說苑
作容者皆睿之誤殆非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篇引思曰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也
說苑君道篇亦所云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其
非誤字曉然我則鳴鳥不聞謂鳴[illegible]不聞者
甚言無人也謂無友聲之可求也詩伐木之託興
猶此矣是尤失之孔子亦嘗言鳳鳥不至若云
無友聲之可求將何以處君奭邪汝綸以古
文名家而說往往如此是亦難能矣

禹貢正解不分卷 光緒□印本
清朱鎮撰鎮字 江蘇華亭人是編采
用之書僅三十餘種於有數說互異者祗審
定一說以歸者約而便初學言者此不盡多博
搜精擇正其易言耳其凡例有云篇中注
釋多本前人然如冀揚之島夷荆之三邦孫
之菏澤孟豬梁之和夷所雅之[illegible]之
東陵各就地勢疏證不襲舊說今檢其書
以島夷皮服海曲曰島皮裘也貂鼬之屬衣
之夷者此東北島夷捕貂爲業而獻皮服以
自效也島夷今吉林額勒河上貢貂各族所居
在濱海之中有庫葉島庫島夷衣皮故[illegible]曰皮

禹貢正解

服史記夏本紀張守正義曰括地志靺鞨國
古肅慎也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
處山林土氣極寒常穴居以深爲貴至接大梯養
豕食肉衣其皮是指島夷在吉林者屬者據
貂鼬及庫葉島說則非且冀州無貢遼史
文夷氏本非州內不制其貢此言貢貂乃近世事
似非禹時所有以荆之三邦爲三苗之邦三
苗國名不得曰三邦以東陵爲今巴陵磯在
臨湘縣城陵司則緣謂九江今湘江大水所
合故云然至其以道字屬導江節爲衍末亦有
可疑然仍隨文爲解不敢創異則尚不失爲慎也

詩問一卷 藁書本

津汪琬撰琬字苕文號鈍翁又號堯峯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戶部郎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有堯峯文鈔詩四庫已著錄琬平生肆力古文辭雖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終以文名於世是書則風雅正變謂太史公周道缺而關雎作蘇轍本之謂畢公傷夫有德疾則是二南不得爲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亦不得爲正雅也然嘗考之於禮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

騶虞采蘋采蘩皆大射所用以爲節也使詩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刺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是皆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歟說也其故於毛氏有取焉爾然於二南則謂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蓋嘗辨之文王在上而繫之於公別是以子而據父之美以臣而據君之美也必非聖人意也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此其去取俱非無見至謂孔子未嘗刪詩則朱彝尊言之詳矣其辨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當肆夏樊遏渠謂

孔子子夏不言儀禮左氏傳不言後人何從知之亦何從信之自是正論惟以南陔白華之黍由庚崇丘由儀有聲無辭遂從舊說然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即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既名之詩其有辭可知矣此篇至不以考據者重乃如論詩教則第云溫柔敦厚而不引孔子興觀羣怨及授之以政之言論聖人錄詩則第云或以爲懲而不引孔子思無邪之語是其治經不免疏略太甚乎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 光緒三年重刻本

清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据四庫總目已著錄其所著書除所傳行十六種外尚有讀易偶筆讀尚書偶筆是編為其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曾經刊行當日即本無多流傳未廣光緒初南海馮焌光乃取桐城蕭穆手抄本重刻其中議論頗多醇正亦往往有不合事理者如燕燕先君之思謂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篤則憂之深以莊姜之賢與戴媯相信之久而其別也猶勉以先君之思若懼於歸送之不終者豈之至也不知莊姜本以思先君之故勉戴媯

以討賊復仇不曰勖仲氏而曰勖寡人此自立言之妙豈有戴媯之於莊姜尚懼其歸送之不終者乎載馳控于大邦謂許大夫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為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畢何所因何所至乎爾無我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不知控于大邦者許夫人之志也大邦即齊今欲赴告齊國以紓衛難明其亂之何由並其禍之何以甚大夫君子毋以我行為過不如我所思往以控于大邦為許人之所思失其義矣第其大意則云首尊朱然於遵大路有女同車風雨諸篇皆取小序又集傳從劉敞鄭樵

以笙詩六篇為有聲無辭方則云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辭則聲無所附不能成樂調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笙而曰歌有辭明矣春秋傳宋公享叔孫婼賦新宮新宮下管也苟無辭則何以云賦其論甚確足匡朱子其所以作補正之微旨也歟

詩陸氏疏疏二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有詩經補疏、毛詩物名釋，已見前。是書蓋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刻於陶宗儀說郛，一刻於陳繼儒之眉公秘笈，一刻於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案而核之，說郛相承次序淩雜，顯係後人摭拾之本，非璣之原書也。特據毛晉所刻之本，參以諸書而考訂之。篇中如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謂陸氏名其書曰義疏，所以疏毛義也。故毛訓荇為接余，則自接余為疏。汲古閣刻本加荇一名接余五字於首，失陸氏本義，今刪去之。其他釐析，多類此。又謂陸氏為毛詩學，故於篇末敘述毛詩本末，文雖殘闕，呂氏讀詩記所錄，尚可見其一二。今汲古閣本卷末列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四篇，其魯、齊、韓三篇別無可攷，大抵鈔襲漢書及釋文序錄，而毛詩之篇係迹顯然，時九江謝曼卿至作毛詩不立博士，互皆鈔襲後漢書儒林傳文，璣吳人，有鈔范氏書之理邪？其辨甚明，洵無媿有功古人，有益後學焉。

詩陸氏疏疏

詩音表一卷　錢氏四種本

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乾隆三十九年副貢，官陝西乾州直隸州州判。少詹事大昕兄子，江寧府教授塘弟。是編凡表二十有一。其自序曰：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謂宮商角徵羽也。鄭氏以為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為聲，雜比為音。音之諧律，則律亂，律不正，樂亡。詩即樂也，故言詩者必攷律，而言律者必正音。正音者何？先變聲。變聲者何？兒聲也。凡古人之以兩字相續者，非有所本，古人皆以音遠，或以其形，或以其事，或以其聲，當肖之耳。故兒者，意也，取其意之近似也。又曰：然然之言如也，亦近似之辭也。凡古人言然如[illegible]，皆兒聲。兒聲既著，究出送收。聲之始發為出，從為送，終為收。五聲各有出，各有從，各有收，則有三類，是為三聲。又古人讀聲同，透定同字，咻同咻，寧亦同，古人因其兩[illegible]聲以之重焉。純如、皦如之道通矣。三聲既著，變通聲。通聲者，侯音。侯何以謂通聲？侯音出聲之母，諸聲為子，母以統子也，故大為侯音。大之言化，聲從此而化也。故金為牙音，木為脣音，土為舌音，水為齒音，四音必主宰于侯者，猶人有五藏，皆主宰于心，心居中央為大也。何以通之？與之出送收皆協，故通之。侯無出送收者

詩音表

凡天下之輩相似者僅而已矣言有南北至僅而通人辨舌齒唇物或無之僅則劫此人亦無異焉通音既著究本類聲宮商角徵羽各自爲其類也本類聲既著究未音來者聲之歸宿凡人生而有聲僅音即具而歸宿必於來來又聲之所自生也此其所論不可謂不精矣雖然古音之變由來已久詩人之音皆本自然而當有後世[■]字母在其音中或以六朝以後之音讀之純用代爲見其發盡合邪詩音之正既未易言而欲因以求三代之雅樂恐終[■]夢想矣

詩音表

毛詩天文考一卷 廣雅書局刊本

清洪亮吉撰 亮吉字稚存號更生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以一甲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是編考毛詩天文如三五在東毛鄭皆云三心五噣今偏中謂今四七三星外又增二星竊以天文之學古不如今緣無窺天之遠鏡故不見心之三星外之二星識無足怪又謂元命苞以柳爲五星天文志星經皆言柳八星後之所屬者皆以元命苞爲非天文志星經爲是此則與經三五不合至云或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十有五故曰三五此釋三五爲十有五說雖異亦可通其於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頌董仲舒劉向於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應殊不知春秋間條乖次史失其官而漢儒之占驗何必焉劉向無論矣仲舒稱漢醇儒仍無端妄說使後世司天家奉爲典籍豈不惑哉愚謂仲舒洪範災異等傳悉可廢也是尤快論著其北鄘衛之城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商之諸具列分野諸星其原雖古然以今考之環海之洲除中國皆無與分野安有是理乎蓋舊二南書釋天亦言分野並無取焉

毛詩天文考

毛詩馬王微四卷 嘉慶十一年刻本

清臧庸撰。庸有韓詩遺說，已見前。是書名曰馬王微者，馬謂馬融，王謂王肅也。其曰微者，馬說僅見釋文者七事，見正義王肅引者一事，其餘皆王肅說，間附孫毓。孫毓毛詩評，故孫馮翼以為其家著述，亟授之梓。而庸承其高祖父琳學，治經尊鄭黜王，此編自序乃曰：毛傳簡質，鄭君申述其旨，不得偏廢。東漢之際，能偏通古今文學者，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三人而已。特肅挾鄭名高，欲掩其上，唯恐不勝，故為時異，又造孔子家語及聖證論以難之，故不足取耳。試平論之，肅之學不僅於何休、趙岐、何晏、王弼、杜預、范寧諸人邪？此語殊與所著拜經日記不無自相矛盾，然究不失為公論。又曰：題曰臧氏不名者，古人謙抑，稱氏以別他族，而不敢顯然自標其名。如尚書稱孔氏，詩稱毛氏，詩箋稱鄭氏，春秋左傳稱杜氏，公羊稱何氏，此其氏也。是則自欲妄擬先儒，謬為之說耳。

毛詩馬王微

經部詩書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四頁

壬申十月江瀚

洪範原數一卷 [illegible]象廬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字　　，四川彭縣人。是編題曰原數，實即闡發篇中謂洛書自伏羲時有之，八卦五行之圖又皆禹所祖述。云天錫者，如傳言天誘其衷之意。範金在鎔似水也。洪範書數內外皆象坎也，九疇象井田也。其釋天錫理甚正，以洪範書數內外皆象坎，九疇象井田，殆不免穿[illegible]文生義。又謂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一五行九疇之目，皆禹所敘也；五行五事之敷言，皆禹所演也；五皇極以下五節，箕子之言也。類皆人所共知，無待煩述。至解考終命以考為舊續之義，尤屬牽造無稽。與舒俊鯤洪範圖說相較，雖同一言數，似尚彼善於此焉。

洪範原數

韓詩外傳校注十卷附補逸一卷 鐵[illegible]叢書本
清吳棠輯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
光　年舉人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
是書原題新安周廷寀校注然中有武
進趙懷玉校語周趙二書之出雖先後一
年實兩不相見蓋由吳氏輯入故改題焉
周氏以大戴禮記呂氏春秋列女傳說苑新
序等書校本文間用己意疏之趙氏復刺
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援引本文各條
補其闕略正其訛謬其有功外傳殊邁在周
氏之上也吳氏此編以周氏本為主采趙氏
校語臚列於下字句之異同考證之詳略均

兩載之不加論斷然有周趙俱失者如舉
其一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
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周氏引毛詩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也誓而弗許
作詩以絕之按傳則與毛詩同義也此語殊
誤蓋所稱衛女者許穆夫人非共姜也故下
文即引載馳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不臧我思不遠是其所證趙氏校語謂今孟
子外書為正從篇載之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
所引載馳不可謂今指此其說亦非列女傳
仁智篇云許穆夫人初許求齊亦求之懿公
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
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
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
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
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其
後翟人攻衛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
侯因作載馳之詩高子謂嫁娶非己所自
親其指此何疑耶諸四章所收外傳亦有
行本不免譌脫且無補逸故讀外傳者當
以吳三益齋本（吳氏原刻）為最善焉

詩經協韻考異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輔廣撰。廣有詩童子問，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編蓋以考朱集傳作其闕疑者亦采之，謂采蘩叶此褅反，永嘉陳𢖍器之云協褅當作復，古音謂褅音復，所謂褅者復也，吳氏用古音，今韻書褅復不同韻，若用褅字，恐■人作此，當讀即與友字音不叶，不若用復字之為合。嘆公篇中於協韻多從陳氏說，不必盡是也。何彼穠矣，謂古注本作穠，從衣，陸音說文衣厚貌，二字不同。騶虞壹發五豝，謂注豝牡豕，牝曰豝，恐當作牝。溱洧方秉蕑兮，謂采蘭水上，韓詩注采作秉。南有嘉魚，嘉魚謂鮰質鱒鰷，肌肉甚美，陸說作鱒，鱒肥肉美，此其於集傳同時有糾正，似非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者。四庫總目詩童子問提要頒引武夷山下吳殘叢美詩以議之，毋乃過歟。

讀詩拙言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明陳第撰。第有毛詩古音考，清四庫總目已著錄。第之論古音，實開顧炎武江永之先，雖後來愈精愈密，而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是編雖題曰讀詩拙言，所說皆近膚廓，如曰詩之方偏，字籠天地，囊括古今，而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云云。歷舉諸篇，亦類此標以虛言，了無實義。其十仍以論音為長，然如謂自周至後漢音已轉移，其東冬者實多異音，說文訟以公得聲，福以畐得聲，霾以貍，斯以其，脫兇多以叩，溱臻皆秦聞，填皆真者，讀旅渙讀矣，滔讀田，玖讀芑，又我讀俄也，故義有俄音而俄義因之得聲矣，且以義娥蛾我峨哦誐之類例之，我可讀平也，奚疑乎可讀阿也，故有何音而猗錡因之得聲矣，且以何河柯軻珂妸苛訶之類例之，可之讀平聲也，亦奚疑乎。凡此皆毛詩古音也，說文之音讀多與時音殊，為漢中了斷矣，乃獨取之以讀詩，豈偶也哉。此言未今日國人所習聞，未當時語易得手，詳見毛詩古音考，茲不贅述焉。

毛詩證讀不分卷 柏自刻本

清戚學標撰學標字鶴泉安徽太平人以舉人官河南涉縣知縣學標著有漢學諧聲是編論音亦以諧聲爲主尊用漢儒讀若之法條有凡例大旨取譬況卷首列讀詩或問有曰詩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即今所謂韻古人爲詩音以聲成後人爲詩聲爲韻限又曰按之三百篇無不同者音之一定不得而歧也按之三百篇時不同者音之非一定不可得而執也十五國之風千百年之久欲以一讀定之亦論古者之未通於方矣其說[illegible]所通篇中如鄭風抑釋掤忌抑鬯弓忌謂古人無所爲韻顧炎武唐韻正東蒸之辨失之太拘周頌烈文保公惠我無疆謂顧氏公疆各自爲韻歌詩音節既欲就彼又欲就此恐無是理魯頌閟宮末章謂[illegible]韻陌鐸昔藥四部分隸音讀錯雜後人僉轉通叶蓋諧聲之學自魏晉後失傳久矣均極有見至其言古音大與近儒異者如邇風親結其儀九十其儀謂此兩音讀轉相近綠儀字从今讀亦合後世韻書支歌分隸識多事而又缺我錡四國是吪亦我之嘉謂釋文錡或作奇則吪亦可讀儀嘉讀娥此可助閻若璩潛邱劄記謂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禱叶斯干詩儀與議叶若讀爲迓知切似未爲不可之論小雅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謂地裼今從本讀此可釋顧氏唐韻正謂斯干五章裼不入韻之惑商頌景員維河受命咸宜百祿是[illegible]謂河有美音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列女傳魯秋胡頌以河入之微韻與宜何字竝可叙讀从祈此亦可爲綠儀字从今讀之證但其以漢廣不可休息水經注引要縣王莽之息吾也息軽音司可與思叶不必改字則殊未然雖息與思通惠棟九經古義已言之考[illegible]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孔疏甚確且王應麟詩考韓詩正作休思陸德明釋文謂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非也又齊風盧重環注正作鋂亦誤雖白孔六帖引詩作鋂說文金部無鋂字惟玉篇金部云胡關切初無訓蓋俗體也此書凡例稱詩無達詁閒有所見錄於上方今上方無錄殆[illegible]刪之歟

毛詩名物圖說九卷 乾隆辛卯坊刻本

清徐鼎撰鼎字實夫號雪樵江蘇吳人

是編所輯名物真圖於上分別注釋於下

有一物重出不復圖說有同物異名者如葛

覃黃鳥東山言倉庚周南螽斯七月言斯

螽無圖而有說即附其末有同名異物者如鵲

巢之鳩為鳲鳩氓之鳩為鶻鵃將仲子之

杞為杞柳南山有杞在彼杞棘為梓杞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為枸檵甚澤陂

之蒲為蒲艸入草類不流束蒲為蒲柳入

木類各分圖說大率據山海經並參宋本

草而或未備考州郡圖志諏之土人其用力

毛詩名物圖說

不可謂不勤然如鳳麟騶虞莫覩其狀

雖有流傳終難據信葛覃黃鳥可云倉

庚而伐木鳥鳴嚶嚶箋謂言鳥鳴未必定是

黃鳥旄丘流離[illegible]鳥也陸璣謂之流離大

則食其母今俗呼鳥為貓頭鳥圖殊不似

野有死麕之尨犬之多毛者也盧令之盧田

犬也異名同物殆近重出若何彼穠矣唐棣

之華謂讀者混唐棣為常棣常棣者誤且讀常

棣為棠棣者則又誤矣其說亦不盡然爾雅

釋木唐棣移郭璞注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

移說文木部移棠棣也則許以唐棣為棠

棣藝文類聚引詩夫移燕兄弟也閔管

蔡之失道夫移之華萼不韡韡當本三家

蓋以常棣[illegible]故李善文選注引詩

常棣棠棣非誤讀也要其部分班列使

於觀覽見固可為多識之一助焉爾

毛詩名物圖說

詩志八卷 嘉慶丙子年家刻本

清牛運震撰。運震字　山東滋陽人。是書卷首其子鈞例言有云：詩之章法、句法，雖有孫月峯、鍾伯敬諸評本，猶非因文見義也。此編於詩之章句間，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又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今閱其書，實則仍不脫明人孫鑛、鍾惺、譚何嘗能得詩人之志耶。其於經文每加旁圈，尤乖說經之體。篇中如謂以窈窕淑女二語已足，使極正大蘊藉，不必更加寐神盡正綱紀等語，悠哉悠哉亦等勢，一飄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令人黯然消魂。又謂葛覃二章三句寫葛覃盛蔚在目，後三句娟娟充悅。害澣害否二句另換一韻，一叫一收，風調另絕。借澣衣歸寧作結，正為治葛點染生色。餘波迴照，有不即不離之妙。即此關雎、葛覃二篇可槩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所謂於前注正未安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渺乎不可得也。

詩志

毛詩補禮六卷 自刻本

清朱濂撰。濂字理堂，安徽歙人。涇包世榮著有《毛詩禮徵》，凡分四十二類。是書成於道光十七年，當在其後，故卷首王蔭森序亦稱及世榮之書。此編依詩次序，說之大抵根據毛、鄭，亦不能無誤。如《邶風·綠衣》箋云：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前人已以按之而議，性情誤矣。今更申其義，以為姪娣二[illegible]貴賤之次，恐愈非矣。《小雅》[illegible]傳：婦人五日一御。因謂此所五日一御，通及庶人，取以證禮。其實此詩當以鄭說為長。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故朱集傳亦云：去時之約耳。傳既失之，而孔疏且紛紜於天子諸侯大夫進御之同異，抑何可笑乎！《瓠葉》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特極言其物之微薄，何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鄭箋從於傳，亦以君子為庶人之有賢行者，實與序思古意不合，今乃謂此所庶人之享瓠[illegible]實取以補禮用瓠葉儉也，賓至加兔，善備酬酢之儀，物儉而禮重[illegible]夫豈其然？魏源《詩古微》據後漢書劉昆傳，以此詩為古人燕射之樂章，雖屬孤信古者，禮不下庶人，其非言庶人之禮

毛詩補禮

則斷可■矣大雅文王凡周之不顯亦世謂
■時仕者世祿取以證禮■世卿自
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譏世卿者乃公羊
之非春秋本指是■見世卿固自古
如此而譏世卿者■春秋之微言大義皆儒
爲足以知之公劉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說此可新國殺禮饗燕羣臣牲用豕
爵用匏取以補禮■爲禡俵傳箋通釋曰
說文禡告祭也邊字疑禡之假借 樂慧琳音義引詩造作告
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禡廣雅禡祭玉
篇禡豕祭也廣韻禡祭豕先此詩或曹即
禡之省然則古有祭豕先之禮可補者在此而

毛詩補禮

不在彼也又如鄭風子衿青青子衿傳青衿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此言學校學子之服
可以補禮大雅韓奕韓侯迎之傳顧之
曲顧道義也此言親迎曲顧之義可以補
禮乃皆遺之何邪

詩氏族考六卷 別下齋校本

清李超孫撰超孫字奉垿號引樹浙江
嘉興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會稽縣教諭
是書以詩之爲經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
則有解地理則有考而詩中所偁之人則未
有纂輯成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經
史諸子以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其
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薈萃俾讀詩人美刺之
意皆可得而觀感焉然其中亦不無欠精
審處如謂關雎后妃太姒也首章好逑蓋
思得■女以爲后妃之助若以淑女爲后妃君
子爲文王則失之矣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詩氏族考

前■已有伯邑考計文王未取后妃之時年尚
幼沖宮中乃先有琴瑟鐘鼓興夫宮妾之盛
且思其配至于展轉反側毋乃迂之甚乎郝
氏敬辨之最爲確當此說蓋或本于鄭箋不
知關雎言夫婦不言嫡妾且未必定指文王
太姒也即以文王論之大戴禮偁文王十三生
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今考史記管蔡世家武王
同母弟十人克殷封母弟康叔冉季皆少未得
封是太姒之生伯邑考武王雖生康叔冉季相
距乃五六十年當有是理乎禮記文王世子言文王
九十七年而終武王九十三年而終其說亦不可信
金履祥通鑑引竹書武王崩年八十四則克商

時年五十有八可逸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旦
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今六十年以是推
之可證竹書非謬郝敬之疑不辨自明矣又齊
侯之子引申棣說簡兮引子貢傳證亦云係書
不足據而仍采之何也墻有茨公子頑戴鄭
箋宣公卒惠公幼[illegible]（其庶兄）頑烝于[illegible]（宣公夫人）母生
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箋
說蓋本閔二年左傳然錢大昕潛研堂文
集答問據漢書古今人表以戴公為黔牟子
文公為戴公弟作衛文公非宣姜子辨其
論至確山有扶蘇子都子充引豈氏坊謂子
都乃公孫閼字子充乃瑕叔盈字皆世族之

詩氏族考

賢者謂豈坊係說雖不足據然考隱十一年左
傳則子充與子都皆鄭卿之勇而有材略者
以是斥昭公之狂狡而思見此兩人其說似相脗
合此亦深信豈坊[illegible]（某真）大惑不解子都為公
孫閼字為有杜注可憑瑕叔盈之字子充有
何左證且子都忌穎考叔先登自下射之顛
可謂賢乎可謂勇而有將略乎出車南仲
謂毛傳云殷王南仲文王之屬鄭箋西伯以
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其非宣王時將甚
著蔡南仲為宣王時將不等漢書古今人表
作南仲召虎方叔同列史記匈奴傳及於
寔錄後公所皆以出車六月為宣王時詩後

漢書馬融上疏亦云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
之功赫赫南仲載在周詩焦山無專鼎有司
徒南中之文羅士琳據銘首惟九月既望甲
戌七字推得在宣王之世皆其顯證萃謂常
武南仲太祖以宣王時太師皇父已于南仲稱
太祖安得為宣王時將毛誤解太祖為命將
于太祖之廟故致紛紜其實鄭箋迂曲不
如毛傳之正白虎通義爵篇曰爵人于朝者
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于廟者示
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
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焉詩曰王命卿士南仲
太祖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

詩氏族考

君降立于阼階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
之班義當本三家孔疏申鄭引孫毓異同評
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
者然隱十一年左傳鄭伯授兵于大宮杜預注
大宮鄭祖廟安見命將必于禰廟乎商頌那
正考父語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正考[illegible]（父）既生孔
父嘉為督所殺無慮四五十年矣自殤至
襄又歷五十之年之久正考父是時尚存已
百有餘歲安得至是而作頌此駁孔君
公壽百九十餘實公年百八十歲烏知正考
父不如是耶凡此之類雖屬可議要其大致
定備述為讀詩者論世知人之助焉

詩緯集證四卷 小嫏嬛館本

清陳喬樅撰。喬樅有三家詩遺說考已見前。是書意在尋齊詩之墜緒，成於所著齊詩翼氏學後。以漢儒翼奉邱顗之說詩，多出於緯，此蓋齊詩所本故也。隋書經籍志載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又稱其目曰推度災、曰汜歷樞、曰含神務。喬樅序謂隋火之餘，詩緯漸泱，間有存者，或與雜讖比例齊觀，學者弃置勿道，書遂盡亡。孫瑴蒐輯逸緯為古微書，謂推度災諸篇皆讖類，而不知隋志所錄又有詩雜讖，固迥別而為二也。近世陸明睿訂殷元正集緯，於三篇外列含文候之目，而復不知路史注所引即為含神霧之譌也。然考今詩緯中如云白之亡亡，枉矢流，枉矢流天降表亂；蒼之亡亡，[illegible]出房，彗星守咮南越將為亂；若此等語，皆係占驗，與詩何涉？謂之非讖類可乎？至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父，以書授張良，[illegible]其為後人所附會，尤屬顯然。第此編網羅散佚，視各家輯本增十之三，而引證亦詳，其於後之言齊詩者，固不為無裨矣。

韓詩不分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缺題，因首條為韓詩，遂以名之耳。其中如詩從古訓一條，齊風還篇[illegible]釋文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揖我謂我儇兮，釋文儇，韓詩作婘，音權，好貌。以為毛傳例不改字，故隨文釋之，再以傳注證之。說文嫙，好也；雅嫙好也，婘好也，古訓相承，其來有自。[illegible]曰聿通用一條，見睍曰消，箋以曰為人之言，釋文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則謂曰聿辭也。畜從韓詩絣繘一條，小雅采菽篇絣絣為之，以釋文[illegible]韓詩曰繘，絣也，絣，音才各反，因[illegible]說文笮，筊也，筊，竹索也；廣雅筊，絕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笮，笮為證，謂繘與絣同，絣繘皆紼索之名，可以引舟，可以維舟，韓詩訓義是也。由此言之，似以韓詩為主而[illegible]中谷有蓷一條，又謂此詩由說解[illegible]乾字，又以暵為乾貌，遂經傳俱不可通矣。非毒盛，毛傳不能明也。暵其乾矣，毛傳暵貌，說文灘，水濡而乾也，此與易莫暵乎火異義。次章脩且乾也，且孫特也，言萬物雪霜孔也。釋文脩本作莜，釋名蓨，脩也，滿秫釋草脩苗，說文蓨，苗也，苗，蓨也，苗音徒歷切，又他六切，蓨音湯凋又式竹切，此與不穀淑為韻。苗

蓨皆草毛萇攣之名三章傳隮墜水則
溼傳云非乾溼之溼溼者攣也言遇水則攣
互方言濕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
獲高而有墜失而下之謂之溼或謂之惄方言
又攣訓思也轉相訓則溼亦攣也
人之欲而不得
謂之溼則物之攣而不遂者亦謂之溼詩人以草
之不遂其生興人之不遂其生三章一意後儒泥
執說文暵乾之訓以疑毛傳又因三章溼字昧
傾傷水之說故前後窒礙此其蔽所在毛傳致
為詳確非偏主韓詩從可知矣他如常棣
常棣考辨一條棣為二物義本爾雅

辨詩

洵非無據遷鶯出谷一條謂鶯鷽鳥鷽注一字
詩辭鳥鳴嚶嚶當作鷽鳥鳴嚶嚶或即作鶯字
而嚶其鳴矣當作鶯鷽字因上文嚶嚶二字而
作嚶字脫改經文不可為訓又舉張衡東
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歸田賦王睢鼓翼
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為鶯鳴嚶嚶
之證亦屬不合蓋東京歸田二賦皆當從
舉鳥聲注非分屬二鳥不然揚雄羽獵賦
何又稱鴻雁嚶嚶邪生民詩姜嫄生后稷
釋故前說云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
鄭注謂周人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
是以特立廟而祭之其言是也毛詩傳義曰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經首二句特著之曰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是后稷生於姜嫄姜嫄
更無所妃后稷之上更無祖是以周祖后稷
推事后稷以義以事先妣其義已昭昭如揭
日月矣是說極為精當其後雖反復辨
論而依帝武敏卒從毛傳且云感跡吞卵
經文所無詩儒傳繹故聚訟紛紛傳譯經
是為得之而仍無解於稷之名棄之故也
妻所言周秦東漢然齊魯之際尚在神話
時代周自后稷以上更無可推姜嫄之事蓋
相傳如此故魯頌閟宫首

辨詩

頌其德不回即繼以上帝是依經文具在似
未可信毛而疑鄭也

毛詩國風定本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案舊唐書太宗本紀曰貞觀七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顏籀傳曰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新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大略相同孔穎達所稱定本即指此也是編蓋據正義所引定本輯為一書其中頗多遺漏如

采蘩箋主婦髲鬄正義本作髮髲鬄故正義曰定本作髮鬄也俗本不同山有樞傳[illegible]考擊也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illegible]是正義本考下有亦字大田傳渰雲興貌正義曰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靈臺傳鏞大鐘也論思也正義曰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不第是也且正義定本互有短長善不加考證[illegible]何取為之歟

詩說一卷 借月山房叢書本

清陶正靖撰正靖字稱東江蘇常熟人是書多不以毛序朱集傳為然但仍是空言說經如謂關雎固正風然以為民俗之歌謠則義無不可通者必歸于后妃定為宮人所作后妃所作則穿鑿而不可通者多矣又謂葛覃卷耳朱子以為后妃自作蓋以親蠶之禮故傳會耶則曷于中谷采卷耳于周行以后妃之貴捋其僕衛往耶抑徒行巷耶與民間女子不殊耶序亦其不可通也則以為在父母家所為嗟大邦有子託體之尊矣窈窕書生家法恐未可以度量宮闈也其說

實似是而非關雎之鐘鼓卷耳之金罍是豈尋常民間所宜至於刈葛采卷耳特詩人託以起興不必真有其事且古之后妃亦未可以後世宮闈度量之其餘皆悖于[illegible]謂集傳以為淫奔之詞固非舊說莊公心許祭仲而陽拒之恐亦[illegible]然[illegible]此詩乃叔段所娶妻者諷止反謀善枚叔諫其王比也不曰叔而曰仲譯其詞亦以明有先也自注春秋之義皆曰叔非仲也武姜生莊公及段則段正當是仲此說不根之論又解生民謂后稷之致棄經固明言之經曰先生如達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為破之故其生也易稷生如

達蓋藏于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啼聲及轉徙數處鳥去而呱蓋至是始離于胞在既生數日之後也然則前此之疑而棄之乃人之常情■何怪乎是殆與經不合經曰居然生子在誕寘之隘巷之前則明已是子非胞猶未破可知后稷何以致棄恐劉向列女傳及鄭氏之說無以易矣惠周惕詩說亦不信姜嫄無夫生子然取二書相比固■瑜瑤碔砆之別焉

詩說

詩傳補義三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安徽桐城人咸豐　年舉人官直隸棗強縣知縣宗誠本以道學自居故治經不尚考據是編亦以義理為主■所謂詩十三國風無重學校者惟魯頌有思樂泮水之篇然鄭風子衿刺學校廢非重學校乎雖朱集傳以為淫奔之詩其作白鹿洞賦則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固未嘗不從序說也且其中有甚不可者如以蟋蟀詩言樂有節（合乎中道）可以為法山有樞則近乎曠達後世如太白詩多本此意然足以開放肆縱欲敗度之風不可為法此則鄰於王柏之疑經矣果若所言關雎之展轉反側不亦開沈迷女色之風乎惟其於毛序朱集傳無所偏袒較之尊朱擯毛一味空言者尚覺差優耳

詩傳補義

七月漫錄二卷 家刻本

清郭柏蒼撰。柏蒼字蒹葭，福建侯官人。是編專說豳風七月之詩，間有闡明。如謂毛氏以豳土爲晚寒，其說太泥，下文九月肅霜，又何嘗晚乎。又一之日于貉，辨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之非，謂貉狐貍固是三種獸名，第經云于貉，明是于貊之譌，且一之日于貉，文法與上亦同。于貉猶言于狩也，猶今之獵獸者言打虎，弋鳥者言射雁也，皆取鳥獸中之一物以爲獵射之名。陳氏一生專駁朱子，此亦袒漢之偏也。其言皆是。至謂周禮稱豳詩者，侯國不得有雅頌也，又稱豳雅豳頌者，明周家之

卒王天下也。至孔子刪詩，或以侯國不得有雅頌，故存豳詩而刪豳雅豳頌。不然，豳雅豳頌何獨無傳邪。兼斂豳雅斂豳頌，僅見周禮春官籥章，鄭注是亦取其類，蓋強爲之辭。若果有豳雅豳頌，孔子必不刪之。詩本無此說，存而不論可也。上入執宮公，謂今本公作功，誤也。采蘩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公，事也。箋云：治宮中之事。疏云：經當云執于宮公，今定本執宮功，不爲公事。據孔說，是功當作公，今本仍襲唐定本之誤。可是亦失之。阮元校勘記曰：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其上載纘武功傳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爲長。方郭氏時，阮書已行，何以竟未寓目。故治經者非博覽衆說，悉可以輕言著述哉。

詩序議六卷 觀象廬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有洪範原數已見前。是書於詩有從毛說者，有從朱說者，有毛朱俱不從而自創為新說者。如云桑中刺公子頑也，干旄美使臣也，遵大路諷莊公也，有女同車睦于齊也，山有扶蘇刺陳侯也，蘀兮憂王室也，狡童思睦陳也，褰裳諸戍于陳也，丰陳人來請成也，東門之墠許陳成也，風雨陳人來蒞盟也，揚之水輸平于魯也，出其東門忽辭昏于齊也，十畝之間趙宣子思靈輒也，葉蘇思遺賢也，終南考新朝也，東門之池勸許鄭平也，東門之楊鄭人責言也，凡此之類，無非逞臆。至其以芣苢逸書之分辭作稃苡，實似李，食之宜子，今本稃誤為桴，李誤李。後儒遂為木名，作稃作李，不知所據何本。又以睍睆當作睍者，規矩之規，睍睆環睆也，此更不詳所出。然其謂采薇、出車、杕杜三篇皆宣王時詩，文王雖有伐犬戎之事，而玁狁無聞，文且文武成康亦皆無戎狄之患，而詩中所稱南仲者，與常武之詩合，班固人表宣王臣有南中，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之文，中仲古字通，南宮或止稱南，如南宮縚字子容，論語止作南容是也。為其考證亦自詳明。抑詩序以為衛武公刺厲王，今考國語楚語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注曰：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然則武公年老始作抑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武公和元年宣王之十六年，其去厲王已遠，抑詩作於晚歲，則去厲王更遠矣。孔疏疑為追刺，亦遷就詩序之辭。武公當日目擊幽王失道，將與何必追取厲王而刺之乎？篇中題曰刺幽王，尤為有識。儒統盡去不根之論，斯無愧善說詩者矣。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壬申十一月江瀚

詩經說鈴十二卷 同治壬戌刻本

清潘克溥撰。克溥字澤農，山東夏津人，官湖北知縣。是編卷首自序云：漁獵前代之經訓，縹集先儒之緒論，其說詩精核者為正說，與正說相發明者為輔說，其經義可以備參議論可以節取者則為叢說，至唐宋以後不經見之說，本擬不錄，或曰擇其近情者裁之，識以多見而廣思，以相引而伸，未始非無益之益也，因別為異說，他若遺句句讀異同，可備參訂者，則別為附說，局以是為說鈴而已。案揚雄法言吾子篇曰：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注：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

詩經說鈴

前輯漢宋先儒之說，而題曰說鈴，得毋妄乎？其中每篇正說多列毛序，凡例以為其書近古，當有師承，可為典據，然齊魯韓三家遺說固未嘗不近古，亦未嘗無師承，而概屏為異說，何其偏也。乃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明豐坊偽書，豈得經采入，下至明文英年廷相訓說，大都陵文生義，臆造[illegible]備錄之，非莊周所謂大惑不解者與？

詩細十卷續一卷 自刊本

清趙佑撰。佑有尚書質疑，已見前。是書蓋因後漢書儒林趙曄傳曰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竊取其意以名焉。每篇中立說不主一家，如謂有女同車以下四序乎古寃獄也，鄭忽本正但弱耳，非有大惡，何致屢詆而反默爾于突，如傳至以狡童斥昭公，則尤甚矣。宜朱子之棄而不用，而概謂之淫，則又雖先縱惑此，不徇毛亦不徇朱，洵為持平之論。然其[illegible]有女同車一承忽也，山有扶蘇刺莊公詒譏之不感也，蘀兮昭公出奔也，狡童刺祭仲也，

詩細

義雖可通，終乏凡例。推謂世儒動好得異釋相鼠以為從鼠，釋碩鼠以為鼫鼠，或是之亦非之，大率無循之援也。詩人取喻何必不恆見之物，亦只人家常[illegible]耳，碩則其中大者而相乃訓視，漢儒簡質，不似後世修飾，故可貴也。是條所見殊卓。又謂疏有足以補注未及者，亦有過於阿注而失之者，然莫甚於椒聊疏如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王肅孫毓並謂無比例也，箋則作比周之比，謂桓叔之德平均[illegible]朋黨，孫毓非之，正義乃為之辨云，此言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阻邑傾宗為桓叔罪，且桓叔列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害義甚此，斯尤

有識全祖望經史問答曰桓叔至武公祖孫
三世謀之六十年而後得晉，當由晉之遺臣故
老不肯易心，故序詩序、史記之言■繆。魏源
詩古微亦曰此詩彼其之子蓋謂大宗五正之
徒，皆忠晉以拒沃，冀人滅一君復立一君，言其
抱耿介大節，無朋黨之私，有純篤之忠也。其
說均允。魏又譏毛序箋疏於鄭忽、晉昭、周內
唯恐不深，於桓叔、武公奸傳惟恐不力，今考
箋疏實如所■■殆■以成敗論人■致然歟

詩紬

詩疑筆記七卷　嘉慶甲戌梅花書屋刻本

清夏味堂撰。味堂字澹人，江蘇高郵人。
是書號宗毛傳，往往有不得毛之意處。如
關雎淑女，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
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此明以淑女屬后
妃，乃以為說未分明，而謂大序之說為允，不
知此序上下不相應，其云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此淑女自指后妃，即繼之云憂
在進賢，則謂后妃求淑女，淑女當指嬪御，
於義不貫。魏源詩古微疑為衛弘所附益，
良有以也。山有樞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
謂毛傳為誤，婁與曳相反見義，曳者舒而引
之，婁者斂而攝之，爾雅釋詁婁斂聚也，小
雅角弓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不知說文
手部摟曳聚也，傳訓婁為曳，是婁即摟之
省。傳王篇引詩婁正作摟，益見不得毛意。
者其辭伯兮為王前驅，謂鄭箋指從王伐
鄭之事，核之地勢，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
自伯之東。乎然錢澄之田間詩學嘗曰周
家東遷，天下稱為東周，之東猶言之周，
則可釋斯惑。乃因此遂以詩中王字不當定
指天子，於是北門之王事適我、王事敦我，
鴇羽之王事靡盬，無衣之王于興師，皆以
王為君上通稱，謂王號本屬天子，周自平桓

詩疑筆記

以後天子與諸侯列國等王可降而為風則諸
侯可進而稱王且援左氏傳春秋楚子也
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
亦不能獨異以是為證謬已甚矣楚及齊梁
之君既僭稱王若衛若秦若秦當時何嘗
僭稱王邪其它訓詁亦多未安如鴇羽王事靡
盬謂盬與苦字通用詩意蓋謂王事不敢
憚勞雖無所苦其如不能力田以養父母何
義固自通不若王引之經義述聞以息訓盬
之為長也生民載震載夙謂夙肅也其家
嚴肅然警懼憚破夙為肅雖本鄭箋但肅無
警憚之義至其以美革五紀五成之總也

詩緯箋記

英飾之似緣者采也其車三千隨車之師
數稱師非稱車但有依據可備一解蓋嘗味
其生當漢學極盛之時而耳擩目染究與
空言說經者異也

三百篇原聲七卷 梅花書屋刻本

清夏味堂撰是書總論一聲韻通說二三百
篇聲證三周頌聲譜四三百篇字代聲說
五疊韻證六毛傳證七其總論有曰說詩
者欲交今從古謂不善是則聲不諧不知詩所
以歌也以三百篇與秦宋詩例觀則不諧引
之於歌則無不諧矣文字後起而聲居最先
故曰必求其原又曰三百篇聲可以類求不可
以部分此其全書之大旨也阮元序雖稱
其剖析入微真有吹律胸肌調鐘脣吻
之妙然後之言音者有異軍突起神悟者莫能棄
解余不敢以鉄根謬附知音之列王引之答

三百篇原聲

書亦稱其貌合而實異之一貫自是以後今
韻之異於古者不得概從郡棄古韻之異部
而為韻者亦不至駭且怪矣然後之引於歌
曲之趣未之尋討直據生平揣昧之見以揆碩
儒之說十分而得其一二固未能盡識也阮王
於此編似均有微辭今録其書以俟後之
精於聲音者論定焉

毛詩說三十卷 嘉慶二十年自刻本

清孫燾撰。燾字昊桑，浙江平湖人。是書蓋欲為毛氏作墨守，其自序稱至改易鄭箋處，時有難之之語，非憎鄭也，以為不如是則毛義不明也。乃開卷說關雎篇，即大失傳意，不啻[illegible]毛而申鄭。何耶？關雎首二句，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毛蓋以后妃當淑女，其為言夫婦，非言嫡妾，昭然可見。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鄭說與傳旨迥異。注謂后妃如是，則幽閒之善女配得君子，無不安也；安則好陰匹陽，故稱好匹；好匹者非位之匹敵。妻進御于君，所即女匹男，陰匹陽，或以止后妃可匹文王，妾卑不得匹君者，非此詁非[illegible]毛而申鄭乎？抑又有傳無明文而曲為之說者。鄭風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初[illegible]注乃謂[illegible]彼美孟姜彼者，別指之辭，此同車指陳女可知。今從鄭以子忽

毛詩說

逆婦嬀。左春秋隱八年，夫人嬀氏至自齊。在桓三年，齊侯欲以文姜妻之，自以在前及敗戎師，又請妻之，則在桓六年。距鄭莊之卒尚隔五年。若國人當忽不答于齊之時，即知其將致見逐，而先刺之，恐無此理。迨既已見逐，然後刺之，於事何濟？此本傳可疑，況追咎於前娶之不當，不更遠於人情乎？其它大都順釋傳義，罕所發明，殊無可取也。

毛詩說

詩雙聲疊韻譜不分卷　道光十八年廣州自刻本

清鄧廷楨撰廷楨字嶰筠江蘇江寧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兩廣總督奪職戍伊犁旋起為甘肅布政使再授陝西巡撫是書成於任粵督時在安邱王筠毛詩雙聲疊韻說前自顧炎武著音學五書言古音大明江戴孔段王諸儒繼起益精然皆言古音而不明言疊韻惟王引之經義述聞偶言古詩處有韻首言崔嵬陂陀通為一類所謂通為一類者即疊韻也雙聲之義則尤罕及雙聲之理人將發明之然錢大昕嘗譏沈休文不識雙

詩雙聲疊韻譜

聲其養新錄中嘗以古人名及草木蟲魚之名多取雙聲而撮舉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多有備以雙聲為訓詁者第不專言詩廷楨之意則以為讀詩知要韻易知雙聲難言韻而不知雙聲則無以通古今■變易之故讀詩而不知雙聲則無以見詩人衍鍊之精然則欲知雙聲於何求之亦仍於詩求之而已因創為此譜條分件繫其目有四曰錯綜如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丁城已韻罝夫間韻兔武韻上韻兔罝武夫又皆疊韻肅赳句首疊韻是也■曰對待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參差雙聲窈窕疊韻是也曰彙句如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活濊發揭孽■疊韻是也曰單辭如關關雎鳩關關疊韻是也王說有雙聲在一二四者在一三者更有以雙聲字分用於兩章者疊韻亦有在二四在一三者更有以疊韻分用於兩句者中則皆統於錯綜一類其於詩家之說互有異同度之就俟不从顧而从江妻之韻室不从段而从孔亦為勝執具有苦心蓋非徒鈔撮綴句焉爾

詩雙聲疊韻譜

讀詩剳記八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又字弢甫，安徽當塗人。道光五年舉人，官婺源縣教諭。炘學宗朱子，故以景紫名其堂。是書雖攻詩序，而頗右毛傳，[illegible]稱孔子不刪詩，[illegible]何以有逸？大抵詩逸之故有三：一則九夏之笙笙各篇，諸作書於樂人，本不入三百篇中，樂崩詩從而亡，而遂逸之也；一則或衰亂之後失其全篇，單章碎句，固父不能載入詩中，而遂逸之也；又如序書所引或孔子以後儒者之篇章，流傳人口，實非三百篇以前之詩也。必以為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或又以為篇刪

讀詩剳記

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竊以為皆非也。是說極允。至論三家詩，以匡衡於成帝初年上疏語之精粹，足與毛氏闡明傳相表裏；蕭望之在宣帝時上議及翼奉上元帝疏，皆精美純粹，可為法戒；韓魯遺說多不能及此，則未免少偏。如劉向傳魯詩，其條與異封事，申闡明詩說，指斥時[illegible]政，忠愛之忱溢於言表，詎匡衡所可及耶？他若王吉[illegible]能以詩進諫，亦何媿於蕭翼也？其於朱集傳者辨之精詳，然於廢序則不置論，蓋炘本不信詩序，故也。鄭風柏舟序言仁而不遇，集傳不從其說，疑為莊姜之詩，乃孟子集注則謂衛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集傳成於淳熙四年，集注成於淳熙十六年，是朱晚年用以序為未盡可去也。炘於朱學於此似猶失考。又於書武篇，南仲太祖力[illegible]主毛傳，謂毛去古未遠，以南仲皇父為二人，必有所本，據古書斷如無後能證明其說，不知[illegible]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鮮後篇[illegible]以南仲為宣王時人，概未寓目，疏已甚矣。然如齊風甘與子同夢，謂夢[illegible]視天夢夢之夢，引說文夢不明也，[illegible]廣風自我人究究，謂說文居居與宄几部究處也，几部居踞也，皆本說文以申毛義，確有依

讀詩剳記

據不同[illegible]。說而魯頌駉篇謂心者萬事之綱，未有心之不正而能成事者也，考牧何與於心，然美衛文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頌魯僖則曰思無邪斯馬斯徂，能盡物之性必先自盡其性，如此儒者無心外之學，帝王亦無心外之治，史克作頌雖溢美，然克亦必與聞聖賢之道者，故其言之精美若是，斯則於宋儒之淪未必[illegible]人果有[illegible]遠乎

詩章句攷一卷　[illegible]堂全書本

漢夏炘撰章句之儒恆為世輕然欲治經則不可不明章句孔穎達謂古詩只以相傳未有章句是殆不然左氏傳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言即句也則春秋時詩已有章句矣說文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樂竟為一章是詩之有章以節樂也句古音如鉤自漢以來讀九遇切說文䪫下云讀如章句之句斯其證■是編攷詩章句頗采取諸儒之說間附己意其中如鄭風緇衣顧炎武曰緇衣之詩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今依顧說謂當作三章章六句經中一字為句者甚多況詩以節樂樂之節奏重疊歌詠反復唱歎何一字不可為句魏風陟岵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嗟至行役為句而予季予弟予句半為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為讀也擊壤歌帝何力於我哉與上息食為韻與孟子同今騐李說謂詩半句為韻者其字多如有瀰濟盈有鷕雉鳴之類悉數難終而此篇實不可援以為例嗟予子韻已止嗟予季韻寐棄嗟予弟韻偕死上五字句下[illegible]字句何嘗以半句為韻此其一從違俱極允當其它攷定大率遵朱集傳者■眾固非無見然■集傳於毛鄭時有變易其妙者如化工之造物蔑以加矣僅所謂舉之或過其實者與

詩樂存亡譜一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是編大旨以為詩有歌有賦有奏有■籥有管有歌之不同，歌誦之詩須在學官，學士以時肄業，故至於今不廢；奏歌詩樂人職之，不須在學，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亦與之俱亡。備檢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籥曰歌曰管之詩無不亡。騶虞采■蘋采■蘩所以不亡者，其詩列二南之中，二南者房中絃歌之詩也，善觀者則亡之矣。新宮所以不存，其詩之於下管，笙所職之，雖宋公得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明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刪詩，笙詩未嘗無詞

詩樂存亡譜

豳詩雅頌自有其詩，非七月之所能分，亦非楚茨載芟之所能假，是說殊有見地。譜中所載賦詩見左傳者五十四篇，新宮本管詩，茅鴟衛之耒矣不可攷，其餘無一篇亡者；笙管詩見儀禮禮記者凡八篇，今亡無一篇存者；籥詩見于周禮者凡三篇，今無一篇存者。由此觀之，其言不信而■有徵乎！雖然，詩存而樂則亡之久矣。宋書樂志稱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代尚存，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三曲，晉荀勖又除鹿鳴舊歌，於是古樂遂亡。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雅詩六、風詩六，宋趙彥肅所傳風雅十二詩譜，云即開元遺聲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曰：古樂有倡有歎，倡者發歌，曲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而世莫補為此，故也。若但如趙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夫豈其然■。疑此是近代鄱陽邱毅士■著樂譜，專為孔廟祀典雅樂與其儀禮所用諸詩，然亦以一聲叶一字，恐亦沿襲趙譜耳。陳澧東塾讀書記嘗慨世無成於樂之學，深以左荀為罪，披此卷能無興是感乎

詩樂存亡譜

詩經集傳校勘記一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朱子集傳一書誠有如宋王應
麟所稱閎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者且
訓詁多依毛鄭每有勝傳箋處是編卷
首識語以說詩集大成推之亦似太過
然若陳啟源之肆意駁斥尤不免妄誕
之譏其所舉不能異夜家伯冢宰昊天
泰憮其適歸天降慆德降于卿士六
詩篇中既一一辨之又稱朱子集傳有所
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毛傳
本作思 案此據孔穎達正義 朱子從毛訓思在漢有游
女上又引吳氏曰韓詩作思而不敢擅改經文

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
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溢我依左
傳作何以恤我而未嘗改經文蹈作神假溢
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其說可謂
明析矣今考吳壽暘拜經題跋記嘗
見宋本詩集傳經文悉與舊本經同此
足可為夏說之一證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二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輯是編卷首自識曰廿二部集說
者集崑山顧氏亭林婺源江氏慎修金
壇段氏若膺高郵王氏懷祖歙江君晉三
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庠分古韻為詩六
部麤具梗概而已顧氏博攷羣編釐正古
韻撰音學五書遂為言韻者之大宗嗣後
江氏段氏精益求精并補顧說之所未備
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學之大成矣爰酙酌
王氏江君之說定為二十二部竊于增之無可復
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乎五先生之說者
皆異說也

篇中卷上凡五表一宋鄭氏六部表二
崑山顧氏十部表三婺源江氏十三部表四金
壇段氏十七部表五歙江君二十一部表六高
郵王氏析脂部去入之至霽質櫛等韻為一
部說表下則列之部幽部宵部侯部魚部歌
部支部脂部至部祭部元部文部真部耕部
陽部東部中部蒸部侵部談部葉部緝部二
十二字表其謂增無可復增容或有之減不
能復減誠恐未然至謂凡自別乎五先生之說者
皆異說則非斯五人者固已說各不同江慎修
謂顧氏音學五書之多滲漏蓋過信方人韻緩不
煩改字之說故所古音表分十部雖今處當有
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段若膺謂顧氏合

侯於魚為一部江氏又誤合侯於尤為一部皆
攷之未精戴東原[illegible]段氏書謂支脂之有別
此足下卓識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鎋薛
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
之就叙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斟酌焉
竊亦謂段氏於其師之曲說無不如響斯應如
言理則宗孟子字義疏證言轉注則宗互訓之
類是也獨此分祭泰以下九韻為一部援[illegible]
確至當不易之論反不能從皆不可解[illegible]王氏
江君宋王能從也是諸儒如此安能必後人之
絕無岐異邪且[illegible]者顏[illegible]亦以侯來
者之細加研究可耳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

詩本誼一卷 半厂叢書本

清龔橙撰 橙字孝拱又字公襄浙江仁
和人禮部主客司主事鞏祚子是[illegible]之
旨見其自序蓋以為有作詩之誼有讀詩
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用詩
為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
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
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讀詩者自當先求作詩
之心以通其詞而後知有太所與用孔子之用
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今以三家
之序與毛所傳序義比觀之始知三家多說
本[illegible]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誼今日三

詩本誼

家說亡本誼益晦因用諸家所輯三家遺說
正其世次為詩本誼涵泳詩詞以補其闕而
附以樂章之用其所徵引鼓注于下謬者闕
之備說章句兼治訓詁者未暇也其言如此
舊與魏源詩古微相出入不及其詳可備一
周南云關雎思得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造
端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
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為風始此誠詩之本誼
惜其他仍多臆度如謂樛木婦人樂得配
君子下云文選寡婦賦注二華之說樛木喻
婦人之說夫家毛序后妃逮下續序逮下而
無嫉妒皆非詩誼此說義既可通所見亦正

然謂爲宜歸人美夫也下文此詩即椁木之
[illegible]澤所本傳子高夫也之意則太牽強矣至其
謂遵大路淫女見棄之詩也女曰雞鳴淫女
思有家也有女同車說人也山有扶蘇淫女之
詞蘀兮感時相親也狡童淫女見棄也褰裳
淫女之詞丰婦人思改適也東門之墠思
奔風雨思人也子衿淫女思士也此又此朱
集傳大略相同然朱傳於女曰雞鳴尚
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並以爲淫女
思有家蓋凌而加厲矣椶證意主三家然
明毛李者甚衆不似魏源欲盡廢之矣亦
[illegible]其矣而然也

詩本誼

山中學詩記五卷 光緒戊寅西河別墅叢書刻本

清徐時棟撰 時棟有尚書逸湯誓考已
見前是書不拘漢宋諸儒之說務在暢發
己見故議論頗傷於繁其中如撫撫之[illegible]
莊姜戴媯謀激陳桓以討州吁約二千餘
言雞鳴求其牡辨改牡爲牝之非反言之以
今尤有韻令今萧肴屋沃韻約三千餘言
雖備中朱集傳說以爲武王祭文王之詩
則至四千餘言何其[illegible]也其辭國風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謂集傳曰自思我身且不見容
何恤我已去之後我絕之之辭也詩不若是
其薄詩以敦厚爲教古有割情斷義[illegible]

山中學詩記

然決絕至於如此且小弁之詩孟子所謂仁人
怨慕之詩也而其卒之四言全與此同豈亦
慮患長歌當哭怨作不顧其後之語而謂孝
子之心如是其忍邪蓋遑者暇也未有暇之曰
遑而可解爲何暇者也此非常辭字各無寧不
爲豈不之可例也殷其靁之莫敢或遑莫敢遑
息莫敢皇處也殷武之不敢怠遑也是莫敢
遑不敢遑也是猶曰何敢暇也乃至杕杜之征夫
遑止何人斯之遑脂遑脂之與小弁之遑恤我
後則遑而已矣遑止遑脂之如不可解爲何暇也
而獨於遑恤有異解邪夫詩人既怨君子之棄我
而復訴之於天詩之然宜乎其又曰爾則忽我去矣

與 四牡采薇不遑啟處也采薇出車之不遑啟居也四牡之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也小弁不遑假寐也何人斯之不遑舍也漸漸之石之不遑朝不遑出不遑遑也是不遑也是猶曰何暇也

我不忍以垂厥之家室必為後來人敗壞壁
之捕魚慎無去我所築之魚梁而發我所設之
魚笱我身雖不容於爾我則遑爲爾憂我
去後事也蓋多念其時夫婦創造之艱今雖
義絶猶必爲君子之致焉以冀後來者之
知其艱難而共爲勉勉也情之深義之盡忠厚
之至也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遑恤我後終身
之仁也若辭遑者何暇而可謂之仁乎哉是詩信
終長人敦厚之意化人淺薄之心其有裨於
詩教豈淺鮮哉又辭邶風之卒章亦然
若此類者固當表而出之其善亦焉可沒乎

山中學詩記

詩序辨正八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大任撰大任字西受號益其浙江
錢塘人是書尊信詩序以前序為真出
子夏後序則衛宏所續此固前人所已言
其發序之首句亦不盡可據也即篇中謂有
女同車之[illegible]序意頗白正大本無可疑者
子盡改為淫奔之詩則是自此至末凡十三
篇皆淫詩也夫淫亂之事言之污口聽之污
耳而夫子連篇取之獨不污簡牘乎此亦亂聖
經壞名教之大者其責之甚峻[illegible]辨正中
詩[illegible]宋儒[illegible]者不勝枚舉如論關雎
一詩反覆形容后妃之德只是窈窕淑女四字

詩序辨正

寤寐一言蔽之曰無欲而已窈窕者無欲之象
也淑者無欲之名而渾然至善也此所謂盛德
也無欲難宋儒恆言淑可訓善而善非無欲
之謂又稱用以取此以冠全詩用以風天下正夫婦
者其意以為夫婦之際生民之始禮教之原其配
合[illegible]皆本於天理之正非人欲之私也後世情欲流
蕩淫為淫褻而夫婦之道失其正矣夫婦之
道失其正則己德不修而推之事父事君與
凡家國天下之際皆失其道而不可行故閨門之
修乃君子立命之基而存理遏欲之始事也謹
此以盡其條則無欲不消而可至於聖賢繼此
以及其條則無欲不長矣而將入于人禽獸云云

是直一篇性理論矣他如凱風美孝子也
謂此詩美七子之作非七子自作也人子之於
親善則揚之惡則隱之至其母欲改志失
節則其中心恥之而不欲人知尤甚今乃發諸
篇什形於咏歌使是之聞之者皆知為某子為
某事而作則是七子者自彰而反以暴親之過
揚己之名烏得謂之孝乎此又誤信後序求
詩無此一則曰母氏聖善再則曰莫慰母
心其為七子自作甚明大戴禮曾子立孝篇
川此詩曰子之辭也[illegible]有女同車刺
忽也謂忽而辭婚于齊其義甚正而皆非
其本之忽反邀前娶之女伉儷甚篤而不

肯別娶故而次辭婚時傳託于正論以絕之請人
揭其微而為是詩以刺之蓋忽所娶代國之女
忽愛之甚與之同乘同行則是情昵之私而
無男女之別也且悅其色而不知其無德者
莫舜華翔閑為序所不足責也將翱將翔
游戲無度也佩玉瓊琚服飾雖盛而德音
不足稱也如是則修身齊家之義何在乎此不
惟全篇萬揚且誣陳女之無德序首句之言刺
忽亦言所刺何事前乃曲伸後序之善此不免
自相違戾矣無衣美晉武公也謂朱子反後
辨之不知非序之誤乃衛弘後序與諸家及
史記之誤也因謂武公無賂王請命之事以武

[illegible]公之力固足以自侯而非天子之所能制且是
時晉之土地人民久已歸沃又非人心不服必
假王靈以鎮壓之乃賂其服命而武公能順
受之終身不敢有加則并存宗國雖為不義
而此一節恪共王命固亦季世之所亦有而可為諸
侯法者也序之所謂美[illegible]公者蓋以是耳不
知美晉武公閩本明監本毛本美皆作刺惟
序有經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作美且美亦
作詩者美之非序詩者美之也何為以通讀
小序而[illegible]與[illegible]手凡是之類皆其失之顯
著者也

詩經異文補釋十四卷 箋園叢書本

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淑威，號芋園，四川
成都人，原籍江蘇陽[illegible]湖。是書自序後又記
併初名詩攷異，後讀李富孫詩經異文釋
體例相似，因往編次，易以今名。一每條所標經
文悉以阮刻注疏本為準，係與阮本異者采次
於下，一徵引各籍異文，李書有者仍之，誤者正
之，闕者補之，按語則一主簡括，不尚博辯，不襲
李協然篇中真能正誤補闕者殊不多見。按
語雖主簡括，往往有李釋已引其朔而更引
其後以為證者，殆不免屋下架屋之譏。如集
于灌木，謂爾雅釋木釋文出作櫕，云字又作灌

其實並未引詩，故李書不以為異文，非遺之也。
胡不佽馬，謂集韻佽通作次，則李書此條載
正義曰佽古次字，在集韻前。又自貽伊阻，謂李
殘本玉篇堅字下引詩自詒堅阻，云今或為
緊字，[illegible]但殘本玉篇載詩異文甚多，此外
悉未徵引，似實未見其書。無與士耽，謂耽當
詩為媅，而不知慧琳音義引詩正作媅，遺此
有羅，謂羅羅與羅古通用，而不知希麟續音
義引詩正作羅，此[illegible]由未見其書，不足怪也。
老夫灌灌，謂毛傳灌灌猶款款也，款即灌也，知
灌為懽之假字，說文懽喜款也。今攷段玉裁
說文心部懽下注曰懽懽即大雅之老夫灌灌，張

說本此。春秋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新出土魏
石經殘石作陳侯鄭卒，說文鄭篆下逕春
秋鄭讙許作鄭，三傳皆作讙，灌款懽聲
通，斯尤的證。經字尚若是，況[illegible]義之靡窮
手此編前為富順宋育仁序，有余修同文
解字，從許書所存古文為主，旁稽刊本後體冊
存奉篆以上龜古文倉頡制作之精為五洲
同文之備等語，已屬好逞天閒。後為井研廖平
序，言詩有微言大義，二詩其深微者惟與天道不可
得聞，聖門如子夏子貢始可言詩，則其餘不
可與言，所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故詩為賢諦
鬼神參贊化育，統諸道釋，各教非數千萬年

後尚書世界既已統一，不能見諸實行，此更令
人茫然莫測矣。大抵蜀人為學性喜好高騖
遠，如慎儀之樸實說經[illegible]可多得[illegible]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八頁

壬申十月 江瀚

尚書詮略二十八卷敘錄一卷 光緒乙巳年 虛草堂本

蔣錄

清姚永樸撰。永樸字仲實，安徽桐城人。是書只載今文二十八篇，而所采衆說不分漢宋，且多取方苞、姚鼐、戴鈞衡、吳汝綸、馬其昶之論，皆桐城人也。其中所錄如書序言下引申鑒為之制，非古及百篇書。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不免失之於泛，類此者殆難枚舉。三江既入，謂郭璞言岷江即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為北江，與經導漾東為北江、導江東為中江之文不合。九江孔殷，引馬其昶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間，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歆以為湖漢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矣。是則意主調停，近於騎墻。我舊云刻子，亦引馬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社。今攷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馬融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馬氏以為太師言我舊時所言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以顛墜也，於辭為順。若釋刻子作責以圖存宗社，則與王子弗出句語氣不貫矣。惟文侯之命，謂左傳載命仇辭云與鄭夾輔周室，無廢天命，此篇無之，所命為重耳，其證甚確，為前人所未發。又於敘錄既曰書序當信，又曰可疑，從日折中之論，於古文尚書亦然。雖涉游移，而用心亦良苦矣。

方舟經說六卷 劉下齋校本

宋李石撰。石鄉貫出處未詳。是書據四庫總目未著錄，通志堂經解亦未收。其周易十例略云：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王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曰无咎例、利有攸往例、孚例、悔吝例、厲例、心情例、明象例、貞悔例、卦名例、繫辭例。然如吉凶屢見於經，頗乃遺之，其略可知矣。周易互體例謂：善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其說甚是。實則易有互體，明著經文。歸妹兌下震上，震長兌少，為歸妹。六五曰帝乙歸妹。泰卦震兌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故亦曰帝乙歸妹。此其顯證。朱熹易本義不言互體，然於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无悔，獨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非互體而何？來知德易注，當時推為絕學，而所說中爻之象，即漢以來互體之法，則互體洵易之要義。茲編諸例，亦以此為最善也。它如左氏卦例、左氏詩如例，凡所持論，皆不失平正。宋人經說流傳無多，亟宜表章，俾不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方舟經說

升菴經說十四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書未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升菴經說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李調元函海據焦竑十四卷刊本重刻，蓋完書也。慎才雄學富，為有明一代之冠，雖譏評者衆，然其博洽終不可掩也。篇中如帝乙歸妹一條，謂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

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是說極為正大，惟好詆朱熹，頗與毛奇齡相似。終朝三褫一條，謂鄭康成古本褫作拕，晁以道云拕如拕紳之拕。蓋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以誇於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案此於義雖通，但朱褫訓奪，蓋依程傳，且陸德明釋文王肅曰褫，解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褫，解也，解猶脫，脫奪義近。高誘注淮南子曰拕，奪也。由是而言，則程朱以奪解之，亦本古義

何未可非？舉此以概其餘。東陵西陵一條，謂導江過九江至于東，今巴陵有迂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彼憑濤以濟其姦宄之地。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若以九江不在潯陽，又從朱熹用胡旦之說，其釋東陵以盜跖實之，尤謬。陸德明莊子釋文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南北懸絕，烏可牽合耶？其於訓詁，亦有可哂者。睿作聖一條，謂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

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此真所謂望文生義，繆戾虛造者矣。然披沙揀金，亦往往見寶。愛而不見一條，謂揚雄方言注引作薆，其說曰薆，掩翳也，謂蔽薆也，則陳奐詩毛氏傳疏說同。往近王舅一條，謂近與近相似而誤，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按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曰辭者，謂語助辭也，則段玉裁詩小箋說同。劉昄晊將業席大也一條，謂郭璞云劉義未聞，慎按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則郝懿行爾雅義疏說同

皆不知慎己先言之又文莫解引晉書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努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則劉台拱采入所著論語駢枝中今以此編爲明人經說之翹楚夫何疑焉

易堂問目四卷 乾隆刻本

清吳鼎撰鼎字尊彝江蘇無錫人乾隆九年舉人以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擢侍講學士是書蓋其爲諸生時所作以六經疑義某多三禮爲甚因每經擇其尤難者條舉數大事設爲問難有經諸儒論定者即引其說斷之有未定即附己見共分十三門首列郊社禘祫時享廟制律呂五門其次乃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諸經八門其於郊社禘祫多主朱子及楊復陳祥道之說恐亦未必果爲論定也篇中既非鄭注六天不信緯說而禮有瘞於北郊之文無祭地北郊之文又謂據圜丘在南郊則方丘在北郊無疑孝經緯祭地于北郊正可補經文所不及則固信緯書矣詩有五際以應劭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釋爲是茲錄御批於其眉云所見甚正今攷漢書翼奉傳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五際與陰陽災異同稱其不如應說可知有義雖正而無取者此類是也鼎

與顧棟高同纂經學春秋門中嘗引顧復初曰則春秋大事表當刊行在先然顧書頗為世重此編則鮮知之者矣

助字辨略五卷 海源閣本

清劉淇撰淇字武仲[illegible]一字衛園號南泉河南確山人是編蓋著在王引之經傳釋詞前其類凡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語曰斷辭曰疑辭曰詠歎辭曰急辭曰緩辭曰發語辭曰語已辭曰設辭曰別異之辭曰繼事之辭曰或然之辭曰原起之辭曰終竟之辭曰頓挫之辭曰承上曰轉下曰語辭曰通用曰專辭曰僅辭曰歎辭曰幾辭曰極辭曰總括之辭曰方言曰倒文曰實字虛用其訓釋凡六曰正訓曰反訓曰通訓曰借訓曰互訓曰轉訓其書刊於康熙五十年海城盧承琰撰序謂所著尚有周易通說禹貢說據陸燿切問齋文鈔更有堂邑志及衛園集清四庫總目俱未著錄惟此書幸尚流傳雖訓詁精審或遜引之而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經考五卷 鄦齋叢書本

清戴震撰。震有毛鄭詩考正，已見前。是[illegible]編南陵徐氏段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付刻。卷尾有李文藻記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經條姚邵二雲手校一過，無甚謬錯矣。今觀其書，大都鈔撮舊說，彙而不斷。其中尤屬引朱子及顧炎武之說。至[illegible]諸古文尚書，則多載閻若璩疏證，亦不著議論。惟於卦變，偁江愼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云云。其按語有曰：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每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但指本卦上下體，而賁之象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言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背辭也。大致繫辭所偁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此所偁江先生者，謂永也。震嘗師永，故尊之。其辨反對，於義爲長。震之治經，於易發明較少，合表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考

六九齋饌述彙四卷 原刻[illegible]本

清陳瑑撰瑑字 江蘇嘉定人瑑長于[illegible]
[illegible]故是書卷一釋農釋革釋尊釋附釋贊
皆關詁訓卷二則以其嘗有說文引經攷之作嗣
以說文偁經之書近日作者不一家誼多雷同說
轉繁雜因簡為說文引經異文[illegible]凡易書詩
[illegible]春秋傳禮五篇類為[illegible]核卷三[illegible]為春秋[illegible]星
算例虞夏三代歲星君算例[illegible]專門之學卷四
以[illegible]錢大昕嘗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
篆文句讀之例因作說文舉例又有代或之義
五十斤義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illegible]文釋
量諸條其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釋量皆[illegible]
算[illegible]以之聲音則謂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
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
用特取錢大昕之說彙為一[illegible]而已說文則謂先
儒訓釋偶疏而後人紛據諸家傳注以正實事求
是先儒可作亦當抱膺許為諍友而決不為梁武
之護前也故此條於說文芔字榮字羅願爾雅
翼晉郭璞爾雅疏註承許誤皆為近正又若火
部之尞燎尞既从火而燎又从火肉部之脊膌
脊既从肉而膌又从肉手部[illegible]
[illegible]收掖而收掖又山部收嶧陽孤桐之嶧上
當作釋此說文俗字之可議者也大抵此編多言
小學至於經義[illegible]罕所闡發云

九經學三卷 何視手足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

清王聘珍撰。聘珍字貞吾，號實齋，江西南城人。是書原題卷數當八九十，茲其殘稿僅周禮二儀禮一，似應列禮類，但趙之謙刻入叢書仍題曰九經學，故歸之群經總義類。聘珍所著大戴禮解詁謹守師法，不妄改字，不輕立異，最為篤實，此編亦然。如周禮夏官大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為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軹或讀軒為簪筓之筓，謂說文玉篇皆無軒字，諸家亦推劉昌宗音難，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為說，然近儒因大馭注中軒字欲盡改考工記轂末之軹為軒，謂轂末出輪外似筓出髮外也。此說蓋猶大戴禮注不主改易經字。又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注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曰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謂據魏高堂隆議功臣配享於先王象生時侍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今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儀禮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肫胳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謂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本介俎脊脅胳肺，即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其說是也。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胳即注膊胳，後脛二骨也，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秉肫胳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二條具見讀注疏之精，聘珍治經無門戶，無牽必平心研究，其斯為真學人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九經學

質疑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清任泰撰。泰字[illegible]江蘇荊溪人。是編卷首自識云：經術有淺深，無是非也。必謂此是彼非，非面質聖人，何以知之？故於古人傳注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其詞。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是也。若以經術為無是非，則非。六經中每每有以經證經，而其義曙然無疑者，苟漫無是非，則任擇一家之說從之可矣，又何必孜孜矻矻，反反覆覆研究之乎？如書中謂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謂惠公之母。范注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謚。疏云：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公既是僖公之母，此又與彼正同，是此經的解，不煩曲說矣。乃並范注又云仲子卒於孝公時，夫使卒於孝公時，則惠公一世至隱元年始來歸賵。其說難通，而范氏必為此說者，特泥於妾子為君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則不稱謚。仲子不稱謚，故創為是說，不知妾母用夫人之禮自成風以下。成風以前，妾子即為君，生不夫人，死亦不謚。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一也，豈必卒於孝公之時始不稱謚哉？由是而言，則經術果無是非邪？殆不然矣。又謂歐公之疑繫辭特識也。易者寫象，擧其象與辭，而一一可見諸行事。今必推之未畫純卦之前，曰四象兩儀太極，毋乃空談乎？凡言易為卜筮之書，亦楚書時語耳。注家必信此書為孔子作，因以筮為開物成務之要，及至言數之文則諱言淺術，不敢用五行家言，別求艱深奧義以與人爭。聖人弘深之旨，真所謂郢書燕說，賢者或由此起，而其實皆非書言。是則疑繫辭而信五行雜說，更蹈輕疑輕信之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質疑

經義圖說八卷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清吳寶謨撰。寶謨字[illegible]相傳，安徽桐城人。是編卷首例言云：嘗見六經圖拓本，朱子所訂，不知石碣藏於何地。後至京師，忽於書肆見宋時版本，載宋紹興布衣楊甲撰，乾道年間陳大夫森屬教授苗昌言校刻。苗昌言與文公同時，則是圖不成於文公手可知矣。茲本采錄頗多，更正亦復不少。恐學者尊奉朱子，必謂余圖之多與朱子背也，因辨及之。蓋朱子為當時功令所重，故其言如此。例言又謂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至懿王乃立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乃於武用之世輒言九廟，誤矣。姜嫄配地為王莽之邪說，圜丘配譽又康成之訛言，尤所當深辨者。是言雖略，固非淺學所能道。其為圖說凡二百八十有一，亦詳矣哉。雖不皆可據，要足以備參考矣。依陳逢衡序，儒自得此書後二十餘載，絕不見有他本，詢之桐城人，並無有熟其姓氏者。是非特其書不傳，而其名亦不傳，則夫世之苦心一志數十年，枯槁寂寞而卒湮沒無有者，何可勝道。若吳君者，亦其可扼腕者也。余故校而刻之，以廣其傳焉。嗟乎，若逢衡之用心，詎非仁人乎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圖說

鳳氏經說三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鳳韶撰韶字德隆江蘇江陰人歲貢生是書卷首有李兆洛序據稱其經說爲孟蔚皆隨手條記靡稡無次第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所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名曰讀書瑣記僅數條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畧之瑣記則併入焉韶于三禮用力甚勤故■（此編）占二卷之多雖鄉居教授於近儒談禮之書未能遍觀而盡識然彰告獨造所得殆不相讓其說詩如麟之趾一條夏炘讀詩劄記嘗引之曰公族集傳云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按古人同高祖僅族族者屬也衰服緦麻章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云族曾祖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族父母者亦高祖之孫然則同高祖僅族昭矣集傳之說本此今見編中蓋引注有誤炘節錄之並補其未備且謂其解經有心得蓋愛護之甚至又著一條云著■（眞）字通左傳曰■（中）所立處也綜核經傳言宁者乃有禮事立此以待之通名惟王侯寒門有屏故宁以門屏連言

而帷薄蔽門者門内亦得宁立此待事同也此詩所云著是也俟於著揖婦延之進也既則前導之庭西階之前也又俟揖婦延之升也既又先升焉堂室戶外也又俟揖而延婦入也昏禮升階不言揖升堂不言入室者文集傳呂氏引昏禮俟于門外婦至揖入證詩第一俟非也著在寢門内昏禮門外乃大門外也詩正以俟于寢門見其非御輪先歸俟于大門外者也又引昏禮及寢門揖入證第二俟亦非也夫寢門也安得曰庭又引昏禮升自西階證第三俟然婿方在階下揖婦升則不得云堂此駁呂氏讀詩記其說良允實由韶深于禮經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鳳氏經說

養志居僅存稿八卷經遺說一卷 光緒乙酉刊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字敬庭號叔度江蘇丹徒人道光五年拔貢生是書兼采漢宋不持門戶之見易說謂大壯虞氏注陽息泰也離亦四陽之卦蒙屬離宮故曰息來在寅比屬坤宮坤自乾來不取爻義也无妄虞氏注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睽虞氏注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於此二條可得虞氏卦爻之通例張惠言六十四卦消息不足信也近代言虞氏易者必首推惠言獨非之可謂不苟同矣又謂帝乙歸妹白虎通姓名篇云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荀爽傳易曰帝乙歸妹歸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注云本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之名天乙也此則失之併湯為帝乙別無左證史記殷本紀云帝乙立殷益衰是帝乙非今文書酒誥曰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信史固不如信經也若夫書說禋于六宗久成聚訟以未有經文可據故迄無定論是殆如鄭人爭年當以後息為勝耳詩召南唐棣篇平王之孫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謂周諸侯為四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平王義當取此若依是說則唐棣詩作於靈王之後轉不若以平王為宜白之直截矣然大明篇會朝清明傳會甲也謂此三字殊不辭說文會從亼從曾省亼亦合也毛傳當本是會亼也故鄭箋以會合也申之以篆文甲作㝉形與亼近作字者誤於亼下作下注形遂成㝉爾其說是也禮說亦多可取如謂鄉黨儀制江氏慎修詳考禮經為之圖說其言深衣裳制所可疑者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則是六幅皆斜分有殺且裳本六幅如江氏說則以兩幅斜裁可矣其四幅正身之衣何取先裁之而又縫之乎仍當闕疑未可遽信也此誠有見雖不從舊說而絕無叫囂之習蓋其說經審慎猶有先儒遺風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養志居僅存稿

殭識編四卷續一卷 同治元年刻本

清朱士端撰。士端字銓有，江蘇寶應人，道光年舉人。士端嘗假館王引之宅，得親炙其父念孫，飫聞王氏父子之論，故於聲音訓詁之學具有心得。是書屢引其說，大旨亦與經義述聞相近，而精則不逮。如釋載驅齊子豈弟，因馮景解舂集，主鄭箋說，更即其義而引伸之，其實非也。萍鄉文廷式嘗言豈弟發夕，豈弟雙聲字，發夕疊韻字，皆由聲得義，與下文翱翔同一例，是解至確，[illegible]騰鄭義。新序述韓詩，謂新序雜事篇、說苑君道篇引詩與韓詩外傳同，据此則謂劉向述韓詩，信矣。此亦臆度魯韓，容有相合，不必定述韓詩也。士端要為長於小學，爾雅俶俶、契契愈遐急也，謂此文上下多用職韻，急[illegible]本緝韻，蓋古音相出入，江氏古韻標準、顧氏詩本音俱未細審爾雅緝職二韻通轉之文，與戒急棘古音通叚之例。戴氏聲類表竝文集皆云戒備也，義僅於急，不特於韻得也，是戴氏亦未知古音戒急棘通叚之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殭識編

篇中歷引經傳為證，既詳且析。其阮氏釋心補義[illegible]不以阮說為然，而補之，故引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謂用字所包甚廣，所推甚大，說文用訓可施行也云云。竊言阮釋紆謬，不如即以其說正之。阮氏引釋名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謂此訓最合本義，蓋纖[illegible]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纖銳纖細之意見矣。復援虞翻易注以為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尖刺即心也。夫一字恆兼數義，惡得執一義以概之？纖微可云尖刺，無物不貫[illegible]亦尖刺之謂[illegible]？證之孝經條所引詩棘心、松柏有心外，罕有合者，如易象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尖刺，尚成何語？劉熙所謂無物不貫者，即士端所謂所包甚廣所推甚大是[illegible]已，阮特以宋儒好言心，矯為此釋，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illegible]續卷多係雜考，殆成弩末矣。

通介堂經說三十七卷　學壽堂叢書本

清徐灝撰。灝字子遠，浙江錢塘人。是書治經按音聲以定訓詁，一循漢學家塗軌。然於乾嘉諸儒之說顧頗多異趣。其虞氏易論謂自惠定宇、張皋文發明虞氏易義，其後學者多宗之。獨王伯申謂其之正之說違失經義。余究心此經有年，亦嘗從事於仲翔之學，見其支離穿鑿，多有可疑。循其法求之，而體例參差，無復一定。茲摘其說卦體之謬、說爻象之謬。又因爻象之變而旁及於象，且於文言繫辭之無所取象者，無不以變例釋之，了與經義無關，而其言龐雜淆亂，真所謂賊經害道者矣。蓋灝之惡虞易若此。同時陳澧東塾讀書記亦有駁正虞義之語，此則其辭較峻矣。又說箕子之明夷，惠氏周易述曰：箕子，蜀才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為說，其以箕子為荄茲，文異而音義同。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云云。謂定宇之為此說，蓋以辨爻辭非周公作，與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謂文王為夏后氏，岐山為冀州之地。周易象傳明有箕子以之之文，以經證經，則爻辭之為箕子本無疑義。蜀才從古文作其子，據說文其箕本是一字。劉向所云今易作荄茲，即趙賓之飾說，而荀爽誤據之。後儒正當援象傳以糾其失，乃反以今於象傳者斥為俗儒之說，而漢代諸儒皆所不信者，顧篤信之，何其傎乎？且惠氏深信荄茲，別無左證，不過謂箕子為臣，不當居君位耳。古易之五爻在一卦為最尊，而取象者有不同。協於天者之義則為君位，非六十四卦之五爻皆言天子事也。此皆學人好奇之過，因墨守膠說，遂以彤見輕詆先儒之失，亦云甚矣。信如斯言，則將並象傳改之而後可，是誠不可以不辨也。其說甚允。惠所著九經古義亦往往惟異是尚，不顧其安，承學之士當知所擇焉。此編宗旨其不薄宋儒，尤與陳澧相近。如謂書曰若稽古，鄭以論語有云唯天唯大，唯堯則之，故以稽古為同天，似屬牽合。皋陶謨亦云曰若稽古，豈亦可訓為同天乎？馬注及傳皆云順考古道，訓若為順，亦尚未確。蔡仲默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此語得之。近人講漢學者不復理會宋注，其實儘有是處，不宜存門戶之見也。是洵持平之論。李

慈銘越縵堂日記嘗云甯氏總集諸義博觀會通于惠一失豈能畢昭書注既亡出於剟拾又不能無所羼亂使鄭君生於今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之氏江氏之縛也係君守古訓古音古義而不廢宋儒乃真能尊漢學扶鄭義者觀此可見是書之重矣

經句說十卷 自刻本

清吳英撰英字蘭舟江蘇吳縣人是編卷首其自敘曰下資之養愚病體之羸弱豈敢妄為於經義僅乃句說以成書故其書上不得附於書籍卷冊之末且而與童子訓蒙講章為類者也刻梨印紙急以便蒙也旁加圈點亦以便蒙也其言質實因與一知半解輒自欺欺人者異矣是以篇中時有疏舛亦不欲苛求獨惜其生當乾嘉之際又在吳門經學極盛之鄉而不克追隨同里諸儒昌明古義乃以為一書自比於訓蒙講章之類不亦深可慨歎哉但其采摭殊為不陋如顧炎武陳啓源馬驌錢時惠棟毛奇齡戴震徐文靖閻若璩臧琳方苞馮景翟灝梁玉繩汪中錢塘王鳴盛[illegible]書俱經稱引其用力之勤亦自不易得爾

遠春樓讀經筆存二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科爵撰。科爵字麟裳，浙江錢塘人，官江西蓮花廳同知。是書蓋亦主於考訂，其中如荀煇易引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illegible]其正宗，得之於心。謂荀悅漢紀馬融著易、陳頏生異說，荀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illegible]篇之文辭說經意，則馬融荀爽皆象數之學，延之所偁荀者非荀爽明矣。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荀煇所著意者煇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殆謂是歟？此雖無關經義，亦足見其究心考證矣。然於經學淺，如謂五典當從孟子，五禮宜從孔穎達吉凶軍賓嘉之說，恐虞廷時五典未必指五倫，五禮亦不必是吉凶軍賓嘉也（案五典五祀又見皋陶謨，本與惟言典朕三禮，而五典五禮自與皋陶謨同，不當別說）。惟謂蠶桑之利九州俱興，據禹貢，謂兖州記桑土既蠶外，此無聞，遂以蠶桑為兖所專，非也。今江浙古揚州之地，蠶桑之盛為兖州所不及，何反不言蠶？竊謂蠶喜燥而桑喜濕，當九河未道之時，兖地卑衍，水患尤甚，迨河之後，土可樹桑而飼蠶，故經曰既蠶，蓋兖州成功最後，兖既蠶而徐州可知矣。其論甚通。又謂小弁宜從小序、劉向、趙岐、王充之說，皆謬，亦不為無見。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末云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可見小弁一詩有關君國，非士大夫一人一家之私事，故孟子曰親之過大也。至謂周禮分野星有七州有九，但兖有徐揚并營三州，故七星本九州也。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極狹，徒以相傳古說，其源不可得聞，分野或有妖祥，為占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是則牽於舊聞，未免寡識，古之聖哲猶夫人耳，[illegible]讖之言，惡足信哉。

經部易經總義類提要十五種共三十頁

癸酉一月江瀚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蘇齋叢書本 著錄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請四庫全書總目。列朱彝尊經義考於史部目錄類，殊屬不倫。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於經部總義類，較為妥協。方綱是書，今從之。經義考第一卷易以連山冠其首，實有未安，初不置辨，何也？案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則此為偽書，史有明文，不必議，乃只言朱氏誤云司馬膺注，當刪正，不亦舉其細而遺其鉅與？

（連山易隋志俱無之）

他如魏氏徵周易義六卷，通志周易義六卷魏徵撰，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撰，又周易口訣六卷史之澄撰。據此則周易義與周易口訣為二書，魏氏口訣與史氏口訣又為二書矣。而晁公武讀書志云周易口訣義六卷，唐史澄撰，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據此則七卷與六卷之歧出，口訣義與周易義書名之同異，朱氏皆未之析也。案馬貴與文獻通考周易口訣義六卷，崇文總目：河南史澄撰。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澄字，此實失引。又請四庫總目提要云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徽，蓋以徽徵二字相近而譌，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譌耳。今定為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為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也。朱固未之析，翁亦何嘗析乎？李氏鼎祚周易集解，謂李鼎祚集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蓋唐志總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臨、李巽嵓之徒，或以為集注內已失七卷，或以為後人所併，皆未之深攷耳。案是說亦非。李集解自序有云：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然則集解外尚有索隱，此所以共成十七卷，烏得以瓶子記等書當之耶？劉氏牧易數鉤隱圖，宋志一卷，謂書錄解題作二卷。案通考劉長民易解十五卷，田況為序，又鉤隱圖三卷，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宋志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其注

今不傳惟圖書存卷數與晁氏本同此皆未詳曾
氏種大易粹言宋志十卷或作七十卷謂此條下又引
趙希弁董真卿並云七十三卷朱氏未之辨正案陳
四庫總目提要云大易粹言十卷宋方聞一編聞
一舒州人淳熙中為郡博士時溫陵曾種守舒州
命聞一輯為是書舊序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
宋志之誤以為種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
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皆各為一篇
不相聯屬故從其分編之數稱七十有五然宋刻所標

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由是而言卷數不符當
其小焉者而撰人姓名乖錯辨正莫先於此矣僅就
易論之其疏已如此又方綱雅信東晉古文尚書故於
此編亦略發之其言曰夫以涉於後世之詞不可假借古
經則如禮察篇保傅篇之語雜周秦公冠篇之詞及
漢昭不聞有專著一書以辨大戴記之非經者至如所
主位篇言禹之君臣未嘗相弒則顯與春秋相悖不聞
有專著一書以駁小戴記之空刪去某某篇者乃獨於
大禹謨危微精一之十六字過加糾擿夫以子朱子援
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
而後世為考證之學者猶不憚於過加糾擿如此
後矣以考證為事者此與其所著復初齋文集古文
尚書條辨序大旨略同所爭僅在危微精一十六字
蓋其見又出毛奇齡下矣

傳經表一卷附通經表一卷（洪北江全集本） 著錄

清洪亮吉撰。亮吉有毛詩天文考，已見前。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六年，亮吉在陝西巡撫畢沅幕府時，蓋畢爲代撰，故原叙即署畢名，而章氏式訓堂叢書遂題爲畢沅撰，非也。今從本集。傳經表分易、書、詩、春秋、禮五表。易表[■]主父偃，案漢書主父偃傳，晚通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初未傳經，只合載通經表中。魯詩表列孔子、子夏、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孫卿，此乃陸德明釋文序錄毛詩一云之文，今以浮邱伯故移之魯詩，似亦未安。齊詩表樂恢[■]依後漢書本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未言其[■]齊詩，而儒林傳偁任末少習齊詩，景鸞能理齊詩，顧轉[■]之，何邪？又儒林傳：後漢習韓詩者有召馴、楊仁，韓詩表亦未載，可謂疏矣。毛詩表鄭玄上出張恭祖，注云：習齊詩，今考鄭玄傳曰：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是張恭祖傳韓詩，非傳毛詩。至云習齊詩，更不[■]何據。春秋表賈誼下注引梁書武帝答劉之遴詔云：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則誼左傳亦淵源於荀卿，疑即張蒼所授，不知釋文序錄固已明言蒼傳賈誼矣。又劉歆下田終術注云：翟方進授。殊亦失之。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雖授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然則終術從方進受星曆，不受春秋明矣。凡斯之類，胥有關於經學授受之原，特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傳經表

經書算學天文攷不分卷 學海堂本 著錄

淸陳懋齡撰。懋齡字□□，江蘇上元人，副貢生。張之洞書目答問姓名略算學家列懋齡於兼用中西法。是書卷首其自識，有曰：算法至今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髀致日等項為測算之根。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嘗遷渾天，只因夫子有北辰居其所之句，至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其自羲和假授用幽薄蝕可攷而知。五經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議及，何邪？就中惟職方封國之制開方，魯論乘馬詳哉言之。然職方鄭注迂誕，王制步畝乘違，魯論千乘疇家雖合，讀其書者卒難了然於心口。今依恆星東行，詳攷歲差，以弧三角視法圖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攷詩書及於魯隱，著為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云云。要其詳明勝甄綴者遠矣。今從而如為書，其中星攷、冬夏致日攷、渾儀攷、周髀之封國攷、從王制開方攷、魯論千乘開方攷、魯論北辰北極攷，無不言之鑿鑿，明白曉暢，洵屬兼通中西之法，足為初學之先導焉。

鄭志攷證不分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著錄

淸成蓉鏡撰。蓉鏡有禹貢班義述，已具前。是編僅三十條，條本非完書。其答泠剛問大章四年之株之去一條，謂鄭君先通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游，乃傳費氏易，據說文述孟氏易作告，則京氏易亦嘗作告，鄭本作梏，知非用京氏易，其為費氏易無疑。又舉鄭志易義二條，皆答泠剛語，而他經亦無泠剛，是剛固傳鄭君易學者也。此雖推測得之，於理或然。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一條，謂稷下者稷山之下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也。書贊作棘下者，稷棘古字通。棘下（是乃齊之）（杜預以為魯城內地名）（與齊之）判然為二，鄭氏[redacted]溷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君云齊人號之[redacted]棘下生，無常人，是其義矣。說頗詳核。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一條，謂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

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爲毛公以前師朱于家法分別未晰其駁經義考是也但於仲梁子仍未詳今攷韓非子顯学篇云儒分爲八有仲良氏之儒梁良合通桓六年左傳季梁漢書古今人表作季良仲梁子其即仲良氏歟序長發大禘也一條謂故鄭答云探意太過得無誣乎以下佚故皮錫瑞後有鄭志疏證之作較爲審備然亦多采此編云

絛園經說三卷 鶴壽堂叢書本 竹著錄

清宋綿初撰綿初有韓詩內傳徵已見前是書以說易爲最善其謂自古言易者無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学乃陳邵諸子一家之言非大易之通義又謂王輔嗣忘象之說後儒以爲一埽易学之榛蕪而之大路而不知非聖人作易之指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先見象數之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誠哉是言也王氏易畧例又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之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踰彌甚愚以爲此誠有之然互體卦變固易中之一義不可廢也其說均極允當至[illegible]說卦兑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illegible]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王氏經義述聞云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恙謂以羔爲恙解義紆回書傳亦無確證恙從羊聲養亦從羊聲謂恙爲恙之譌字不如釋羔爲養之脫文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合養字脫文成羔羔若云羔當作養

則形聲較為切近與女使之義為合而公羊注所謂炊
烹者曰養漢書注所謂養主給烹炊朱震易傳所
引鄭本陽謂為養注徐亮大向之音皆為切證又彊
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王氏經義述聞云
義善也字通作儀爾雅儀義也菼謂義者宜也
行而宜之之謂義彊而義謂性發彊而又合宜也如
子路問強夫子教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所謂彊
而義也以義訓善未免蹈虛此駁經義述聞所是
亦是惟■晝寢取韓■論語筆解晝當為畫之
說以為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
息■未深誅春秋譏丹楹刻桷論語譏山節藻棁
左傳言孟獻子有令聞而美其室彼皆君卿大夫猶
以為非禮宰予在庶位而有畫寢之事故夫子切責
之雕刻畫也杇采飾也二語極言畫寢之■非
比譬語足明矣之宰予嘗言力不足故有畫寢之
事禮云君子不畫居於內若畫居於內雖問疾焉可也
夫畫居內且不可况畫寢耶夫子故切責以激厲之
若畫寢則僭禮甚矣豈宰予所得為乎且既畫

矣猶曰不可雕不可杇■似殊茀類然劉寶楠王義
■謂其於義亦得通固不獨錦初信之耳

古今天象攷十二卷附圖説一卷 聚學齋叢書本 著錄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介菴，直隸通人。是書以自漢已後禹貢之山川、儀禮之宮室、春秋左氏傳之國邑皆有成書，而言天者獨略。甄鸞之五經算術止計九章之應，隸之六經天文編不無疏漏■是條分類記，匯爲八篇，曰原始、觀象、循斗、定法、治曆、布憲、述微、演緒，合四紀十二卷，附圖説一卷。其中如原始氣之始引易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引繫辭曰乾知大始及易有大極，謂元者理氣合一之稱也，元爲天之始，亦即天之德，聖人設教，不以不可見者示人，故易言萬物之始以元統天，是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而捨天之鴻濛周轉，亦無以見天也。伏羲之畫卦始於乾，乾之奇畫而乾元大始即統寓於中，所謂太乙太極也。又謂莊列之徒於天元■前强爲區別，或又謂元爲玄爲虛，異端乃兼之空寂，秦漢以後或專謂爲理爲氣，而以太乙太極爲天地未判之名，要而論之，皆非經義矣。其説正當確乎可從。觀象上天極謂璿璣即北辰，玉衡即北斗，此唐虞以來相傳古義，當緯書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今天象攷

出以前無不作如是解者。蓋天之有璣衡，猶國之有君相，天懸象而斗建指之，君建極而相贊治之，其理一也。太史公作天官書首■中宮，獨詳北辰北斗，其近于辰斗者止略及之，即虞舜在璣衡之遺義。自漢之洛下閎作渾儀，用之當時有效，於是緯書之生乃附會之以機巧之制，上疑古聖之經，謂書之璣衡即儀象之器，此亦重誣虞帝矣。是則申明古義以辨注疏相承之誤。當魏時馬鄭之説已出，魏志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又管寧傳王基薦寧曰：上正璇璣，協和皇極，而斗極爲璣衡之義猶相沿用，亦足見其不可易也。其它■可類推矣。

漢碑徵經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著錄

清朱百度撰百度字午橋江蘇寶應人是書大旨以為秦焚簡策古義散軼洎漢興昌明經學其後經師相承轉寫譌謬不無差異傳流至今不變者惟漢碑為最古因即隸釋隸辨所載漢碑中有合經文者箸之於篇魏晉去漢未遠其有可發明者亦備載之註旁援金石之文以補洪顧之闕又復參以近書佐以成訓以宋文字以察訓詁其用功甚勤但茲編僅周易一卷非完書也且漢碑中如孔宙碑於四時雍四即今卞字弁之變體徵特為堯典之異文註可以顧命率循大卞北堂書鈔引卞作弁之義劉逢祿為書今古文集解亦引是碑謂卞即變字循順同為假借循變即節哀順變之意其說甚是又衡方碑悼募儀之勤勞孔耽神祠碑惟募儀以悰悢乎郙蔣君碑募募者儀尤足為古[illegible]我儀[illegible]同有之證[illegible]補而成之[illegible]其有裨經學豈淺鮮哉

儒林傳經表二卷 乾隆辛亥簣道堂刻本 著錄

清周廷寀撰廷寀字贊[illegible]安徽新安人是編刊於乾隆五十六年洪亮吉[illegible]傳經表已先成殆未見其書也易家第一自商瞿一傳至衛咸十二傳易家第二自費直一傳至毋將永二傳書家第三自伏生一傳至馮賓九傳皆今文也書家第四自孔安國一傳至桑欽七傳皆古文也詩家第五自申公一傳至龔舍五傳皆魯也詩家第六自轅固一傳至皮容六傳皆齊也詩家第七自韓嬰一傳至髮福六傳皆韓也詩家第八自毛公一傳至陳俠五傳皆毛也禮家第九自高堂生[illegible]傳至慶咸七傳春秋家第十自董仲舒一傳至左咸六傳皆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一自胡母生一傳至公孫宏二傳亦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二自江公一傳至蕭秉五傳皆穀梁也春秋家第十三自賈誼一傳至陳欽八傳皆左氏也其中不無小誤如書家歐陽高為歐陽生曾孫歐陽生受書兒寬列四傳高當列[illegible]六傳今列五傳非也詩家[illegible]齊詩有蕭望之而無白奇然尚見於注中春秋家左氏

有貫誼而無張蒼則遺其本矣

傳經表補正十三卷附經傳建立博士表一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汪大鈞撰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塘人是編蓋
爲補正洪亮吉傳經表而作以朱彝尊經
義攷載承師一門廣洪表所本而詳核則過之
今爲小變其例經自爲表以便省覽而以通經諸
儒散附各經之下間有補正皆加案語又增家數
無考授受無考兩格尤爲詳備其所補正者如易
表孔子之次即列子夏注云子夏易傳雖出依託然必
有所本應劭言子弓子夏門人亦可爲傳經之證 書表

歐陽生子[illegible]儒林傳兒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
曾孫高爲博士釋文叙錄云寬以授歐陽生〻子歐
陽氏世傳業洪表誤以世爲歐陽生子名所具俱允
詩表列張恭祖於韓詩亦道洪表〻誤惟齊詩
有任末而無景鸞當係偶奪耳春秋表胡毋生
董仲舒注云公羊疏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
仲舒〻〻弟子嬴公戴宏序謂胡毋生與董仲舒皆
見于圖讖史漢儒林傳釋文戴宏序六藝論並云言
嬴公諸人爲胡毋生弟子其胡毋生弟子可考者僅

公孫宏丁人惟漢書有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一語洪表以嬴公褚大段仲呂步舒為胡母生授而於褚大下云此下三人歸董仲舒下又於後另列仲舒吾邱壽王呂步舒睢宏鮑敞五人似未妥今考■儒林傳言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段忠温呂步舒並無嬴公漢書儒林胡母生傳既云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傳乃云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呂步舒則似以此諸人為胡母生弟子疑莫能明也安知諸人非同貢禹從嬴公後兼事睢孟邪況如仲舒弟子呂步舒至不知師書以為下愚更何責乎有此弟子也

經說管窺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著錄

清王士濂撰士濂字 江蘇高郵人鶴壽堂叢書即所刻也是編平所闡發如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案楚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注女嬃屈原姊又說文嬃女字楚謂姊為嬃嬃盖姊之通稱也今考陸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見周易義海撮要似即或曰所本也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漢書高后紀過其姊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嬃此但失引書耳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案禹謂予乘舟車四載隨山刊木即辛壬癸甲四載也此承偏舉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謂娶於塗山生子後辛壬癸甲四載當過門不入也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正以兗州一州之賦言之是禹盡力溝洫之事非謂禹治水十三年也孟子八年三過亦約略其詞耳是尤新而不矯四載訓四歲與史記尸子呂覽諸書俱不合鯀湮洪水為一歷九載禹平水土乃僅四載

此理然其謂禮少儀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廣雅袪襓袜劍衣也袪襓係一物袪是衣前襟依類篇劍衣取繫襟帶之義故以袪襓名袜戰國策及史記皆作袜謂袋囊縫也則此當為袪襓句袜劍衣也猶言袋囊縫劍衣也又謂春秋閔元年經曰季子來歸杜元凱釋經文云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不知季友非魯之忠臣也魯國之亂實季友啟之春秋何以書曰季子來歸此特異傳之辭若謂魯難未已今幸有賢者來歸而可以靖難矣故書字以嘉之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於其來歸也有善詞焉書過是者然不料其後蹈前轍也一考物一衡人俱亦有見地是亦足以存矣

苔岑經義鈔六卷 秋樹根齋本 著錄

清張鴻楠輯鴻楠字晉柯浙江鎮海人是編首列授受系表所循傚定海黃先生者定海黃式三也其下子二以愚以周孫三家辰家岱家橋并及門與再傳三■弟子暨私淑以一家授受源所撰經說為一編自式三以周父子而外大都罕所流傳其中如張桂風連山歸藏用易名義極辨孔穎達以代號為言之非■享煩有陳辭力正杜預以聃禮享君夫人用璧琮不用璋遂破享為饗之誤■又張壽榮說文參見辨誤蓋胡秉虔此書雖於說文有所發明然其疏舛處正自不少今辨誤四則頗為碻切■餘多應課會課之作雖間有可采本非著述而皆出一師承於諸近世固亦不易得焉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娥術堂集本 著錄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浙江蕭山人。是編蓋為皇清諸儒見於學海堂經解者錄其師承所自。實則有清諸儒類多能自得師，不比漢儒傳經確有授受。且其中所載不無疏失，如謂毛奇齡之學原於其兄錫齡，案清四庫總目提要易類仲氏易云：或傳此書蓋奇齡假歸之後，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八十四日而書成，殆以其兄為辭，究奇齡所自解，今以為先仲氏者，明家學非也。溯其淵源，惟授以大學古本之高笠傳手，恐亦奇齡所臆造也。至惠周惕之受業於汪琬，王鳴盛之師沈德潛，則韓愈師說所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斯之謂與。而臧庸學於盧文弨，凌廷堪慕其鄉江戴之學，後從翁方綱、阮元游，錄皆弗及，何耶？又姜邵晉涵為錢大昕典試浙江所取士，孫星衍[illegible]則大昕主講鍾山書院門人，焦循亦從阮元游，且為其女夫，似均其淵源所在也。

皇清經解提要二卷 娥術堂集本 著錄

清沈豫撰。是書之外，尚有學書提要，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二書乃未成之書，其意本欲仿困學紀聞、日知錄之例，薈粹群言，勒成一書，以老病而未克竟，或當然也。篇中論斷不免失實，如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大要以傳箋為本，而出入於大全集傳之間，不泥古，不悖古，周禮所謂調人可約略其指趣矣，似於陳書尚欠詳審。稽古編多掊擊朱集傳，調人云乎哉？清四庫提要謂其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未免或有所偏，較為得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特毛鄭，而齊魯韓三家詎非漢學？何嘗不排之乎？謂杭世駿經史質疑確注[illegible]世駿此書蓋錄其主講書院時與門人問答之語，間既膚淺，參亦無甚深義，其經學固遠不逮其史學也。至謂惠棟周易述為漢易之淵藪，虞鄭易居十之六，而總以李鼎祚集解為藍本，旁通曲證，四聖人不言之妙發揮殆盡矣，此尤阿其所好。周易述、易微言高談玄妙，居然窮神知化，實則雜引

諸子支離傅會其末言生安之学乃謂後人談孔
學者止及困勉之學而未及生安六經之書生安之学
爲多談困勉之学未嘗不親切而有味以示学者則善
以之訓詁六經則雖矣斯則視六經如天書不切人事亦
何貴有此学邪若其易漢学則陳壽祺私記嘗議
其規模略具考覈實疏已糾摘之矣且如錢大昕淹
通經史卓然一代鉅儒其所著十駕齋養新錄亦
既博且精鑽研靡盡顧僅謂其於石經宋元刊刻
及海外珍藏各本俱能窮搜源流真貴鑑之鍵鑰也
以此價錢殆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矣孔廣森
春秋公羊通義於何休解詁頗多辨正然以新田新鄭
證新周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又不用科旨別以天
理王法人情爲三科近於俗說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
譏孔於公羊學尚淺■無貫■甚乃謂其匪特爲公羊
功臣抑且爲泣麟之聖哲二論正相反大抵讀書考
古見地各有不同舉其■概以侍學者之折衷■矣

博約齋經說三卷 光緒甲午虞山潘氏叢書本

清潘任撰 任字 江蘇常熟人是書雖分上中
下三卷實止經說十篇每篇之下往往附有評語或
黃元同先生曰或俞曲園先生曰疑亦書院應課之
作也篇中如申鄭君注經引緯書謂讀鄭君詩
箋禮注觀其所引緯書類皆精理名言合於經傳
者可知鄭君之精於緯書故能分別精粗擇其是而
舉其要至于怪誕不經之事非經傳之所載非聖賢
之所道鄭君亦何嘗偶引以釋經歟賈孔諸儒撰羣
經義疏時時援引緯書已失之雜然孔沖遠云緯文鄙陋
不可全信孔氏亦有所區別也其說■尚允當所述鄭注
數條足見緯之可以輔經洵■爲高密■又鄭注以
經改經說謂鄭君注三禮每多改字處或通古音以
易其字或據古字以定其誤易一字必證合上下文
融貫經傳非若宋元明儒者徒憑臆見妄改經文凡
所舉證皆頗確實周南召南攷排斥衆說獨主鄭
義五祀攷則■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祭祀總正孟
冬祀行引禮記鄭注云冬陰中於氣盛寒於外祀

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據此是鄭注本作寒於外不作
寒於水寒於外與行字及辟除之義皆可相通今注
疏本作寒於水乃外字譌也若是則五祀之當有行此
其明證可正金鶚禮說依陳氏禮書謂冬祀井而
不祀行之非其訂鄭注為功不小任自言服膺鄭學
信非虛語矣

經義懸解五卷 光緒十三年刻■齋集本 存目

清徐壽基撰壽基字桂珠江蘇武進人是編雖似
趨重考訂而疏略實多如晝寢一條謂朱注以為當
晝而寢故終不如古訓作畫繪之畫為長但云古訓
作畫而不知出韓愈李翱論語筆解然筆解謂舊
文晝作畫字初不詳所本唐李匡乂資暇錄云論語
宰予晝寢梁武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
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是梁時字仍作畫特梁
武讀為胡卦反耳必也正名乎一條謂[illegible]
字之字說失之鑿朱注以名與實對亦與指實言所謂名今之
稱謂也出公以祖為禰名不正孰大於是故夫子以正名為先
今考趙岐無論語注謂名正書字也古曰名今世曰字者鄭注
論語也見儀禮聘禮記賈公彥疏而荀子正名篇曰故王者之
制名名定而實辨此似朱注所本至正祖禰之名則公
羊傳所謂以王父命辭父命■固石曼姑據以拒蒯
聵者何嘗不正祖禰之■名乎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一
條謂壹為專一純一之義壹是即中庸所謂不貳不忒
言道家於一是而皆以修身為本也案禮記大學注云

壹是專行是也蓋鄭已先言之矣段干木一條謂魏文
侯言干木先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據此則當以段為姓干木為名故風俗通
姓名注以為姓段名干木此亦未確依史記老子列傳段
干明是魏邑名因邑為[illegible]姓故魏世家既有段干木又
有段干子田完世家復有段干朋段干朋戰國策[illegible]齊
策作段干綸高誘注段干姓綸名也竊疑呂氏春秋之
稱干木猶後世稱司馬遷為馬遷行文取便可應
殆失之其形渥一條謂渥讀如其字不勝其任而汗顏也

晁氏作刑剭謂重刑也非是此辭亦舊說程頤易傳曰
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
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何以舍襲程傳
而不知鄭玄渥作剭是陸德明釋文不始晁氏乃并
釋文亦不寓目陋已甚矣麟之定一條謂北人謂額為
定不遵雅訓而取俚語殊為乖謬按毋有北一條
謂[illegible]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
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言蓋本於此其乃
拾遺記本詩非詩本拾遺記也倒因為果抑何

可笑如斯之類更不足道矣

經部羣經總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七頁

癸酉二月江瀚

禹貢正字一卷 道光己酉自刻本 著錄

清李鍔撰。鍔字芾友，號貫山，山東安邱人。自唐玄宗改尚書，又令衛包改之，於是羣經所無之俗字多見於此經。其字既改，其義即別，是經義亦自此而繆矣。是編以漢書地理志為主，兼采他書，雖未必能復古文之舊，而奪人之陋庶幾少洗。推其謂禹貢篇題之貢與篇中之貢大小迥別，不可合為一也。說文曰：貢，獻功也。又曰：貢，功也。曲禮曰：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享。據此三事推之，知題曰禹貢者，謂禹獻其治水之功於堯也。篇末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即篇題禹貢二字之正解。且經以禹敷土三句總冒之，以告厥成功總結之，而安得以儕於厥田、厥賦、厥篚、厥包、厥名之厥貢，為一篇命名之本義乎。禹之自道其功也，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即本篇之旨，何嘗計及貢賦之么么者乎。其辭甚辯，然以備一解則可，非篤論也。案古書大傳云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皆不以貢訓作功，況經所言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何嘗不計及貢賦乎。然如蔡沈書傳從林少穎說，謂夏之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故以名篇，則其言非是。夏后有天下之後，始定五十而貢之制，禹貢作於虞時，烏得以後世定制名篇耶。至於沇河維沇州，謂沇依周禮、爾雅、漢志改，據說文，沇為四瀆之一，濟水則出贊皇山，為禹貢所無之水。雍沮會同，謂雍與漢同，然當作灉。雍則隸字也。職方氏沇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當作雷，雍即引雷夏既澤以證吾人改雍為灉，非也。說文云：河灉水在宋。艸木漸苞，謂依說文引改，且說曰艸相蔪苞也。則二字一義，但言艸者以字從艸也。蜀都賦曰：柯葉漸苞。注曰：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即引禹貢以證。是知字即作漸，仍同許義，非如僞孔曰漸進長、苞叢生截然分為兩義。此正經字俱離當不移，益由其本

深於小學故也

詩經原始十八卷 雲南叢書本

清方玉潤撰。玉潤字黝石，號鴻濛，雲南寶寧人。 著錄

是書不惟議論多宗姚際恒，其旁批圈點亦效詩經通論為之。然如開卷首列思無邪太極圖，則固姚所未有而凡例中且謂姚氏其排傳也甚，於排序所論又未能盡與古合，故自序謂其不足以鍼肓起廢。因作原始一書，蓋欲原詩人始意志誠大矣，豈易言哉。又意夫子當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知何時失去。今古序既亡，不得不本孟子以意逆志之訓，而作事或當然之想。是以後為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頌謂關雎美君妃必以頌，蓋周邑之詠初昏者；葛覃亦采之民間。雖然鍾鼓非周邑之樂，師氏豈民間之制。邪至辨兔罝一詩以為呂望閎夭太顛不可謂之糾糾武夫，專是子只言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罔之中，初未及太公。況古時文武本不分途，詩稱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太公之武猛固有餘文矣。其謂芣苢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邑也；江干樵唱，驗德化之廣被

也又未嘗不依傍序意而小變其辭諸如此類殊義
傍指其謂靜女爲刺宣公納伋妻也以城隅即新臺
地固無左證而言姜寧足當靜女乎二子乘舟謂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此詩應以新序說伋傅母恐
其死也閔而作詩較與經合且於諷遠行意亦相近
乃斥其說遵偽序與詩合何耶鄭風以將仲子不用
序說■皆不出序範圍惟易秦風揚之水爲諷昭
公以備曲沃椒聊爲憂沃盛而晉微萬滕小序然
於蟋蟀曰唐人歲暮述懷也則直近世詩題矣抑又

有大不可者邶風七月詠周禮爲偽書本不足信此猶
本姚際恆之偽書考甚至於鴟鴞謂金縢亦偽書
其可疑者三引袁枚之謂言其僞稱名篡壇詩多悖
禮傷德之事又可勿論其毀經也甚矣至於釋生民
云謹以之三章居然生子及屬棄寘牽之庇護雖牛羊
禽鳥亦腓字而覆翼之則后稷之說似非屬誕若
毛傳云姜嫄出祀郊禖後帝嚳之后而行將事
齊敬則尤不通之說蓋從祀郊禖者冀有子也求子
而得子又反棄之有是理乎凡此皆克禋克祀以

弗無子之文有未通者詩言禋祀不過精意以致祭
未言郊禖也以弗云者以其弗嫁未字於人也無子
者以其未字於人故曰無子也下乃云履帝武敏歆
是倏然有感而心動故下文云居然生子而棄寘之
文氣本自相貫其奈諸儒不細心領會何哉雖則斯人
得失參半之論據劉向列女傳棄母姜嫄者
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之跡好而履之歸而
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
子以爲不祥云云由是而言似魯詩克禋克祀二句在

履帝武敏歆下因履帝跡有娠禋祀以求無子依此
解之經義乃明矣此編雖瑕瑜互見要不爲無取
■其謂宋儒但讀鄭聲淫一語凡屬鄭詩悉指爲
淫奔遂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盡入冤獄屈於
數千百載上而無人昭雪之者■自尊之過清儒
如朱鶴齡詩經通義■駁廣序之非陳啟源毛
詩稽古編尤接擊朱集傳縱令未見而焉
此通考有集傳所謂淫詩■痛切辯之王闓
■載詩序中何亦不加省覽■獨居昭雪之功與

書經恆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是書以義理為主亦兼考訂不非孔傳及蔡傳開卷辨正書序謂孔子序詩書不過刪訂之後敘其篇次以明是非去取大意非必自為之序此蓋秦漢之間儒者以己意撰成孔氏之藏書者未加別擇與孔子之書並藏之孔安國又不詳其義類以之各冠其篇首而史遷亦主搜羅亦不能抉擇其是非於是遞相傳述幾真為孔子作矣蔡仲默既辨其非而後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疏其可疑者亦未甚善余亦仍其例而更為條辨之蓋其旨善此故雖謂古文非偽又言其中或有後人增入者要以義理斷之亦必求其可信而後信不敢人云亦云觀乎此全書之大意可知矣篇中合堯典舜典為一而姚方興所得大航頭二十八字則竟去之其見最卓惟謂大禹謨歷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恆解

疑其偽者甚多然詞義粹美非後人所能偽造斯則失之夫偽書之詞義粹美者豈特此一篇哉偽書之所以不能遽廢者正以其掇拾經傳詞義多粹美故也辨禹貢三江謂鄭康成曰北江南江中江也東坡沿鄭說蔡氏力排之而謂三江在震澤之下流然經文明言三江既入震澤乃底定敘三江于震澤之上文義顯然且諸家言婁江松江東江者在後世雖有可指而禹貢本文無之鄭康成所言據前後經文自不可易或疑南江究屬添設然經既有北江中江則南江不言而已具此中■尤為明析解蔡蒙旅平謂邛州盧山雅安者蒙山也自大渡水以外皆蔡山也經以二山該西南諸山旅行旅言蔡蒙諸山之險奧者皆可通行旅而平夷也是說雖新亦不為無見其論泰誓三篇則斥為文義悖謬多不類乎聖人之言且舉其上下文意不甚連貫者詞義多湊補綴顯然者■斷其必非當年真書於武成亦以為義多乖舛詞氣誇張若是者洵不愧求其可信而

後信之言。金縢謂居東即東征武庚也。鴟鴞之詩託為鳥言，善文王詩，然以告成王，使念骨肉之凋殘，勿以戡亂為害，而以先[■]主為念。其解茲善。蜀人說經往往好新奇，如沅者，抑可謂拔乎其萃者矣。

偽齊錄二卷 薌香簃叢書本 著錄

宋不著撰人名氏。江陰繆荃孫據北監舊編題為從政郎楊堯弼，茲謂係南宋時人撰，中有趙構注犯御名四字可證也。（案錄載為書首上件奏自趙失道，趙下亦注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諱。）[補]在叛臣傳中。是書載偽齊事頗有足為宋史[■]遺者，如謂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及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陳擊宋六便，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獻收復山東之計，皆宋史所無。又金進封豫曹王，具載金進封豫曹王冊暨豫謝進封曹王表，其表有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祖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詩曰盜言孔甘，此尤無恥之極者矣。

國初羣雄事略十二卷 適園叢書本 著錄

清錢謙益編。謙益字牧齋，江蘇常熟人。明萬曆庚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弘光時禮部尚書。入清朝仍為禮部侍郎。事蹟具貳臣傳。是書即其造史長編，首宋小明王韓林兒，次滁陽王郭子興，次天完徐壽輝，次漢陳友諒，次夏明玉珍，次東莞伯何真，次周張士誠，次方谷真，次擴廓帖木兒，次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次海西侯納哈出，次陳友定。蓋謙益本欲以史事自見，此雖博采諸書，而牴牾處不改定，參差處不畫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刊定之書。且如王保保者，元亡猶志國恢復，屢敗不渝，明祖亦深重其人，似不應與羣雄為伍。陳友定亦然。解縉月山叢談稱元末起義諸人，獨陳友定始終盡節，為無愧。自是公論。郭造卿傳贊，謂友定起布衣，以累功而受職，視谷真輩不同。既為平章，據全閩郡縣，不服則征之。其時既亂，不得不以便宜從事，再承再送室彌實輩。多元死節之臣。倘友定果跋扈竊據，則承再輩必先死之，安肯與亂臣同事哉。斯尤破的之言。至謙益自序，以為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徒以聽明自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姦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為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蕘以億萬而敗將歸踣■臺諸。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城下。省院之駮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于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閫外。剽至撫軍之院胡設，而夕羅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摏燕南。後之人主，當以庚申為殷鑒云云。迨觀明清覆轍，大率如斯。謙益人雖不足取，其言寧可廢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國初羣雄事略

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 日本明治刻本 著錄

安南吳士連撰。清四庫總目有越史略三卷，紀安南國事，上卷曰國初沿革，曰歷代守任，曰吳紀，曰十二使君，曰丁紀，曰黎紀，中卷、下卷皆曰阮紀。總目謂其以李公蘊後得國，諱王為阮，與史不合。按黎崩安南志略稱陳氏代主，凡李氏宗族及齊民姓李者，皆令更為阮，以絕民望，則此書當為陳氏之臣所作。是編後出，紀述特詳，計外紀全書五卷，本紀全書九卷，本紀實錄六卷，本紀續編三卷，續編追加一卷。其外紀全書卷一鴻厖紀、蜀紀，卷二趙紀，卷三[illegible]徵紀，屬

西漢，士王紀屬東漢，卷四前李紀、趙越紀、後李紀屬吳晉宋齊梁，卷五南北分爭紀、吳紀屬隋唐。本紀全書卷一丁紀、黎紀，卷二李紀之一，卷三李紀之二，卷四李紀之三，卷五陳紀之一，卷六陳紀之二，卷七陳紀之三，卷八陳紀之四，卷九後陳紀，屬明。本紀實錄卷一黎紀之一，卷二黎紀之二，卷三黎紀之三，卷四黎紀之四，

卷五黎紀之五，卷六黎紀之六。本紀續編卷一黎紀之七，卷二黎紀之八，卷三黎紀之九。續編追加黎紀之十，終於黎熙宗十四年。蓋其全書雖出吳士連，實取材於前黎文休大越史記、潘孚先續編，而外紀則創於武瓊，本紀實錄續編則成於范公著，續編追加則稽於黎僖。而中李紀太祖皇帝，即李[illegible]，此其優於越史略者也。又越史略自陳日煚以下紀年下編，但錄所僭號改元而不具事蹟，此則臚載至四五卷之多，言安南國事者，固無踰是書矣。

吴越春秋校勘記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字尚之，江蘇金山人。清四庫總目載吴越春秋十卷，蓋即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本，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書。觀光所校勘不言是何本。闔閭內傳曰：乃舞白鶴於吴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注云：大德本脫吴市下十七字，今本有。又文選舞鶴賦注、事類賦注十八，還並作遂。據此則元大德本亦非善也。內傳又曰：願王戮臣妻子，焚之吴市，飛其灰，購臣千金與百里之邑。注云：御覽引如此，今本云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按斷手事不見下文，且要離方欲刺慶忌而先斷右手，計亦左矣。呂氏春秋亦但云執其妻子，焚之而揚其灰，此校甚核。其他多類是。末附吴越春秋逸文共三十一條云。

華陽國志校勘記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里貫見前。晉常璩華陽國志，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清四庫總目謂是書於殘闕之餘，李𡌴為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𡌴刻本世亦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吴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明人刻書，好以意為刊削，新本既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覩云云。今顧所校勘，不知所據何本。篇中有曰原本者，曰舊本者，曰廖刻本者，曰宋本者，曰俗本者，蓋[illegible]依影寫李𡌴本，故殷、匡、貞、敦等字皆避宋諱闕畫。疑顧所稱宋本，當指李𡌴本。[illegible]如巴志注云：遂原誤起，宋本不誤，而函海本[illegible]作起。前徒倒戈注云：原脫前徒二字，而函海本作殷人倒戈，是以前徒為殷人，並無脫字，則似所稱宋本別為一本。然如竹木之貴者注云：宋本貴作璝，而函海本亦作璝，今閣今𡌴注

云宋本閒作間，而函海本正作間，■分其地爲三十縣，注云宋本脫去三十二字，俗本改一爲二，廖校遂欲刪去此字，皆失考也。今依路史太昊記注補正。而函海本實脫去二字，則■知所稱宋本即李堅本也（典疑），且更有所著。李堅者，自後除氏羅朴答（郭）夏夕龔七難注云，廖云蜀都賦注引風俗通龔其作龔衣，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楯傳作龔其，蓋李堅依彼改■（明）函海本作龔其，亦其一證也。

越南輯略二卷　光緒三年刻本　著錄

清徐延旭撰。延旭字曉山，東明縣人，庚申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書堯典曰：宅南交。伏生大傳云：堯南撫交阯。■（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蓋交阯之爲中國，其所從來遠矣。漢置九郡，其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即今越南北圻地也。唐初改爲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於是始有安南之名。清嘉慶七年，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並言其國本越裳之地，今兼併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此越南所由名也。是編分二卷，第一卷爲地圖、世系沿革、歷代年號、國朝貢品、朝儀、賜予、迎送、市易、禁令、道路、越南合併各國、中外交界各隘卡。第二卷爲越南古地名、山川、風俗、前朝貢品、古蹟、名宦、人物、文學、土產、雜記。其中以地圖及世系沿革爲尚詳核，交界各隘卡爲較有用。文學選詩雖多，殊乏佳製，轉不如

其四字經之可誦，雜記後阮登楷奏疏，頗有關係，惟附勞崇光唱和詩，係手遠文行摘稿，識無取耳。

蒙古家譜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羅密撰。其書首有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序，末題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都統裔孫羅密謹序。序稱博爾濟錦，篇中則云博爾濟根，據序下注云，錦根清文有阿爾長短之分，故易誤，今世族通譜，更有吉忒之別，未知何因而起，今既欽定，固不可改，惟我族人知其本源可也。至其載博爾濟錦之先，自天竺國嘛哈薩嘛諦汗，迄大賚蘇阿爾灘三搽里圖汗，年代悠遠，茫忽難徵，[illegible]元史太祖紀，祇言其十世祖勃端察爾，母曰阿倫果斡，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長曰布固哈塔吉，次曰博克多薩勒濟固，既而夫亡，阿倫果斡寡居，夜寢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來趨臥榻，阿倫果斡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勃端察爾，此編則云多波墨爾根生二子，布古哈他吉，布古齊薩爾齊，多波墨爾根既沒，後其妻阿倫氏，夜夢白光覆體，有

娠，生子曰博丹察爾孟哈克，後博丹察爾之子孫，遂因博丹察爾之名，即以博爾濟根為姓焉。其八世孫赵齊奇爾嘛虎，後人因奇爾嘛虎之名，名其骨，（原注：骨即氏族之類）曰御忒（原注：奇渥溫）。其謂博丹察爾無父而生，與元史同。元史太祖紀本作姓奇渥溫氏。欽定元史依蒙古源流易曰姓御特氏，不知名其骨曰御忒者，奇爾嘛虎後也。元太祖自姓博爾濟根，羅密為其裔孫，所言當可信，况支派分明，井然不紊。又自順帝拖懽忒睦爾烏哈哈圖汗出塞，仍撫有蒙古部落，居之相傳十餘世，乃服屬於清，其紀載亦較明史韃靼傳為詳。惟稱順帝避位出京時，弘吉剌氏哈吞倉猝遺失，藏匿覆甕中，為明洪武所獲，時哈吞懷妊已三月矣。默祝曰：彌月而產，勢難留也，惟天憫佑，至十三月而生，乃得保全。後果至十三月生一子，洪武以為己子，育之，是即明之永樂也。（原注：後紀以嫡為姓云）案此真無稽之談。明史成祖紀崩年六十有五，元

亡於戊申，成祖崩於甲辰，當元之亡，成祖已九歲。其誣不辨自明，殆因有永樂為碩妃所生之說，而附會之邪。如謂尼僧即也先，自稱太師，率蒙古威勒忒之眾伐明，自大同入，大敗明師，獲其君正統以歸，付阿蘇忒阿裡嘛丞相監守焉。阿裡嘛丞相名正統為穆呼兒小廝，配以女名穆魯丫頭，生一子，名大哥子，迨後正統回國，留其子於威勒忒，今阿蘇忒他爾拜█他布囊，鑲黃旗蒙古旗下阿達哈哈番班珠爾塞楞等，即其後也。是說與明史瓦剌傳言也先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益敬服正相反。然就蒙古旗下某某為其後觀之，則似尚非鑿空耳。

琉球國志略十六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周煌撰。煌字景垣，四川涪人。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五十年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尋卒，進太傅，謚文恭。琉球國於元延祐間曾分為三，以中山自別於山南、山北。明洪武初，三王並封，至永樂中尚巴志復合為一，似宜改稱而相沿不察。自清順治十一年以來，凡賜琉球詔敕，皆曰琉球國中山王，故汪楫所著中山

沿革志、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仍以中山冠其書名也。是編題曰琉球國志略者，則以康熙元年頒賜王印，印文止琉球國王之印六字，及清篆告成，另鑄新印，頒給印文如前。此蓋恪遵印文，抑亦從實之意焉。卷首於凡例、書目、圖繪外，首列御書、詔敕、諭祭文，次則星野、國統、封貢、輿地、山川、府署、祠廟、勝蹟、爵秩、賦役、典禮、兵制、人物、物產、藝文志，條為目十有六，分為十六卷。較汪徐二書實為賅備。其國

統後云，汪楫錄據世纘圖，尚清王謂為天纘王下稱第五子，徐葆光錄則云中山王無稱天纘王者，直謂為尚真第五子。然中山亦多有他號者，天纘得無亦係尚真之別稱歟。今考明陳侃使琉球錄，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子尚清表請襲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達于勳戚，同然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琉球國志略

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為世子有年，具文申部，宗伯疑之，是當時因鄭重其事，詳加考詢，然後定其為真之冢嗣，許其紹封。陳前徐後，皆無清為天纘王子之說，且徐周出使，俱未見世纘圖一書，尤屬可疑。即徐謂清為真第五子，亦不知何據。從來歷史多異說，況琉球海外小邦，[illegible]紀載闕如耶。

土默特志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土默特奄有五廳地。元屬大同路，明宣德初築玉林、雲川等城，設兵戍守，後為韃靼所據。嘉靖諳達由河套徙豐州灘，築城架屋居之，曰拜甡，明史訛為板升者也。是為西土默特。隆慶時封諳達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至今仍之。清天聰六年，太宗親征察哈爾，遂駐蹕歸化城。土默特部落悉降，編為二旗。乾隆四年，於歸化城之東北築綏遠城，移鎮守將軍駐劄城中。二十六年分設清水河、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城通判，與歸化、綏遠二同知，共屬歸綏道，以隸於山西省。其土默特編分旗地如故。是志作於光緒季年，凡為六類：曰輿地，而疆界圖考、疆界圖、沿革、城池、山川屬焉；曰封建，而源流、世系屬焉；曰法守，而年班、升轉、城垣、衙署、官吏、國書、學制、學堂、武備、差役、台站、要隘、倉庫、戶口、賦稅、祀典、理藩則例屬焉；曰風土，而食貨、風俗屬焉；

曰職官，而職官考、職官表屬焉；曰人物，而忠節、義行、烈婦、節婦屬焉。其中於風俗引遼史云：風氣剛勁，狃習勞苦，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戒備整完。今則民生凋敝，戒備無聞，荒而不治，危機四伏。撫茲輿圖，能勿觸目驚心乎。

渤海國志四卷 求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唐晏撰。晏字元素，滿洲旗人。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依粟末水以居），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姓大氏，有舍利乞乞仲象者，武后封為震國公，其子祚榮乃建國，自號震國王，（舊唐書云聖曆中自立為振國王）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是書四卷，曰原始，曰紀年，曰後紀年，凡為志者八，表二，列傳三，上溯肅慎之始，下迄金源滿洲，紀述頗詳，而地理志尤核，唐張建章有渤海國記三卷，見於唐志，久已失傳，渤海方域至五千里，祚國垂二百年，竟無臚陳渤海一國故事，以為成書者，詎非闕事，此編網羅放失，整比舊聞，俾後人得以紬繹其廢興存亡，以資鑒戒，詢為有功，遼史於第篇中稱天成二年正月，遼兵圍忽汗城，王素服藁索牽羊，率臣三百餘人出降，遼史太祖紀，天顯元年正月，圍忽汗城，渤海大諲譔出降，天顯元年，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列此於同光四年，蓋誤以拔渤海在天顯二年，至其論曰，仲象初封為震國公，帝出乎震，遂以肇完顏愛新之基，天命所歸，於茲兆矣，斯殆不免傅會者歟。

使琉球錄不分卷 紀錄彙編本 存目

明陳侃撰。按四庫總目史部雜史類存目明郭世霖使琉球錄云：萬曆中蕭崇業使琉球錄稱陳侃、郭世霖二錄，初嘉靖十三年命吏部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冊封中山王尚清，侃述其事為琉球錄，自為之序。至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與行人司行人李際春冊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因取侃舊本綴輯成編。然此則侃之原書也。侃序謂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並載互迭，罔可據依，因與高君日紀聞見，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篇中如辨一統志、星槎勝覽及杜氏通典之說，皆足正訛。其末附夷語，分天文、地理、時令、花木、鳥獸、宮室、人物、人事、衣服、飲食、身體、珍寶、數目、通用凡十四門，並附夷字，世之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者，僅亦有取於斯。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一卷 荊駝逸史本 存目

明瞿元錫撰。元錫明大學士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是書紀庚寅十一月桂林始破，及式耜死難事。時清順治七年也。其中如言式耜與張同敞被拘別室，孔有德與式耜商答，有德曰：我先聖之[illegible]裔也，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敞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為毛文龍之門子，而自以為先聖裔耶。此一段致有生氣。又于元[illegible]曄微服出走，甫至月城，遂為亂兵所殺。此二事皆明史式耜傳所無。（于元曄，史作丁元曄）明史列傳繫於何騰蛟、瞿式耜贊曰：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於編雖紀一人一事，而亦有足重者歟。

續琉球國志略五卷 原刻本　存目

清齊鯤、費錫章同輯。清嘉慶十三年中山王世孫尚灝表懇嗣封，特遣正使翰林院編修齊鯤、副使工科給事中費錫章賫詔往，因作是編，以其係續周煌琉球國志略，故將嘉慶五年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趙文楷、副使內閣中書李鼎元所賫封尚溫琉球國中山王敕、暨諭祭故王尚穆與加封天后、諭祭天后南海神等文一併補錄。十三年惟多一諭祭故世子追封國王尚成文而已。其與周書不同者，志略以請封謝封表疏附於封貢之後，以前封謝恩各表疏載入藝文，此則另列表奏一門。又志略有星野、輿地、山川、勝蹟、賦役各門，此皆無之，以避重複，而易爵秩為官制，兵刑為政刑，亦較妥協。所增學校、針路、靈蹟三門，志略無學校，實失之疏；針路則已見於圖繪，故不更出；靈蹟蓋本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天妃靈應記，徐且繪為圖，有天妃像、並儀仗，直豎立雲端，殊涉荒渺，周書去之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續琉球國志略

杜主開明前志五卷後志八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孫澍撰。澍字雨田，一字子皋，四川郫人。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曰：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于開明。開明位號曰叢帝。其事僅見於此，它無可考。澍以杜主開明之墓在郫，欲為建祠，因作是志。張大其詞，■至引宋張俞叢帝新寺碑，謂當望帝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蜀沈於海。望帝乃令鱉靈令鑿巫閭三峽，決江沱，通綿雒，合漢沔濟荊揚，是非獨與常志不合，且全乖事實。後志則其兄錤續輯，更無可取，不過以所撰像贊樂歌及士民陳請列入祀典之文雜湊成書。每卷僅數葉，第八卷止四五百字，可謂無聊■也已。

東藩紀要十二卷 鉛印本 存目

清薛培榕撰。培榕字梅溪，浙江平湖人。光緒八年，培榕從吳長慶率師東渡，鎮朝鮮之亂，因得入其國都，詢其風土，究其山川，訪其政事，考其兵制，稽其戶口，詳其物產，一一筆之於書，而又徵其文乘，援其典籍，悉加考核，彙為一編。並參以水陸形勢，繪地圖十幅。其用力可謂勤矣。朝鮮世奉中國正朔，滿洲未入關以前，早經歸服，故曰藩也。篇中稱朝鮮京外水陸騎步各軍，總合九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六名，而食糧現兵猶不及十一。諸道兵艦總數，戰船九十一，防船四十八，兵船一百三十二，龜船十九，伺候船二百五十四，汲水船十四，船舠二十三，探船二，挾船二十，追捕船十八，小猛船一，海鶻船一，別小船一。此無國防，而兵單船寡，雖內亂不作，亦惡足以自存哉。

史部載記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五頁

甲戌六月江瀚

開國紀略不分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鈔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清於乾隆三十八年敕大學士阿桂等撰《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是編殆不完備，然纂在未修方略以前。太祖高皇帝自癸未年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起，時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也。至遷都瀋陽，上太宗文皇帝自受尊號，建國曰大清，改元崇德起，至七年獵於葉赫止。後載太祖太宗世祖聖訓若干條於後，似是未竟之本。篇中謂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李成梁攻古埒城主阿太章京，景祖偕顯祖往救，遂並遇害。太祖聞之大慟，詰明邊吏，歸二祖喪。此與明黃道周《博物典彙》所述大相乖異。《典彙》稱顯祖為建州督王杲部將，杲為邊患，是時李成梁為總鎮，誘降顯祖為鄉導，討杲往返八日，遂擒之。顯祖既冒不貲之功，成梁相其為人有反狀，甚忌之，以大攻陰設反操以契之。死時太祖甫四歲，成梁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太祖與其弟如子，十六歲始出之建地云云。《開國方略》亦附載黃說，但易撫如子為厚致餼養，是清國承認黃說矣。《開國方略》於發祥世紀則不能無諱，且設辭掩飾，殊亦勢使然也。又此書獵於葉赫，皇太子甫五[illegible]射中一鹿，衆皆稱異，案攝政王多爾袞當時稱為九王子，蓋以皇九子，斥世祖九字[illegible]蓋誤耳。

水西紀略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著錄

明李珍撰珍字竹溪江蘇崑山人是書紀貴州水西宣慰司安位叛亂始末歷述李槿之保守孤城王三善之勘亂倘義蔡復一之勞來樹循朱燮元之綏靖蠻疆之四人者明史皆有傳朱謚襄毅此未之及其督蜀疏草十二卷朱襄毅疏草十二卷朱少師奏疏八卷並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篇中亦有失實者如謂秦良玉後殉張獻忠之難不知良玉以壽終蓋傳聞之誤也至載衛千戶胡胡棟等因安位將勦撫遣其目抱用世儒來議先是王三善敗歿實世儒陷之黔人怨入骨髓胡棟訴于燮元請誅之恐敗撫事不許于是舉國大譁取世儒臠食之燮元具疏以聞斬胡棟等杖數數人輿論非之謂以顏佩韋等之人之繫緹騎同一寬濫其責燮元固亦有理然又謂胡棟為厲鬼而井服則[illegible]矣要之燮元洵無媿名臣既勘安位之亂因俗制宜開屯設衛而不亟亟焉郡縣其地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水西紀略

與後世喜事貪功者異趣不亦賢乎

乙丙紀事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著錄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明天啟五年乙丑夏六月，逮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下詔獄。六年丙寅春二月，逮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下獄。此是書乙丙紀事所由名也。奇逢少與定興鹿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及逆閹魏忠賢大興黨獄，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皆主鹿氏。善繼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者也。正與奇逢暨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雖左魏杖斃，而遺骨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奇逢及正、果中也。此編於正父子心醉神服，茲許其孫伏麟意氣肝腸不媿祖父；又謂果中與其弟果正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劇孟家也。其書雖簡短，狀當日情事，生氣淋漓，且以奇逢之為理學名儒，而乃俠骨烈心，急友人之難，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彼高談主靜存誠之學，而婞婞畏葸流於鄉愿者，聞奇逢之風，其亦少媿也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乙丙紀事

綏寇紀略補遺三卷 鉛印本 著錄

清吳偉業撰。清四庫總目綏寇紀略十二卷，云此本為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然虞淵沈中下二卷，而朱彝尊所輯百六叢書本人借失，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是編蓋嘉[■]慶間張海鵬從妻東得偉業手稿，尾葉之缺，又經黃廷鑑借許八兼家藏舊鈔，改正脫誤五千餘字，補尾葉脫文四百七十四字，乃成完書。其中述懷宗之事，較明史為詳。總目謂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如此編謂延儒雖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儇巧捷給，又謂嗣昌著無文燦以偉辭免逐，至誤國，復斥左良玉擁兵南下，慷持兩端，則亦不盡回護之也。至論項煜居家無循行，當以論所薦，在朝界以詭激市伉直聲，固深不取其人。其云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隨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

其月可攷，據當時欲以汚偽殺之，以彼棄妻與帑，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而至，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殆亦意在持平。然曲為開脫，其辨用鍾，則以為才不足以副其名，為人乃友悌篤摯，不死寅大負生平，乃元末紅巾堯舜湯武等語，是載輟耕錄，遂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讒口嗷嗷，此何說乎？雖為申杻仍惜其不死，且云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是說尤允。同在一時，見聞尚多訛謬，況其遠者，庸可輕信歟。

征西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陸楣撰。楣字紫宸，江蘇無錫人。是編紀吳三桂之亂，自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起，二十年十月世璠自殺，雲南平止。其中蓋以總督四川湖廣軍務鎮荊州蔡毓榮為主。三桂初反，密奏聞者即毓榮也。先是三桂反形未露，毓榮嘗奏設重兵于四川扼險要，因人心繪圖貼說，再三陳請，其灼見事勢，先機慮變，誠有足多者。至其援枹鼓、冒矢石，踴躍百戰于彝陵、岳州間，猶其後焉者耳。三桂蹂躪數省，陵夷至七八年之久，其次第削平，固非一二人之力，而毓榮實始終其事。方三桂反時，惎毓榮甚，謠諑流聞，反間譽至，誣以同逆，而朝廷不聞，推誠委任，卒收底定之功。楣為毓榮書記，是編既稿紀載，亦務尚不至盡阿其府主也。

平定耿逆記一卷 荊駝逸史本 著錄

清李之芳撰。之芳有文襄奏疏十五卷，已見總目存目。之芳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冬十月拜浙江總督，任明年春，吳三桂據雲南叛，三月福建耿精忠反，其經理征勦疏稾具載集中。是記更詳其細目，據■稿二十一年七月奉旨班師，於八月初一日回浙江，計自十三年五月至本年八月，歷九年，身在行間，先事佈置，機宜調度，勦撫兼施，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克奏膚功。是殆不免自詡，然此一役，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寔親視師，精忠所恃惟馬九玉、白顯忠、曾養性三人，迨三人或降或擒，精忠亦勢已去，不得已遂降（■此編）於康親王，固不沒其功，而姚啟聖之拔石塘、奪楊梅岡，又擒曾養性於溫州，乃無一字提及，以非己所用，故不錄之耶。惟篇中有云康親王自衢州統兵征閩，問予曰：此行若何？予曰：王但督其下，毋擄掠財物婦人，即揚旗入福州，兵不血刃矣。然則康親王兵

在浙閩擄掠財物婦女矣。之芳之獻規，詎非仁人之言哉。

平苗紀略一卷 同治癸酉刻本 著錄

清方顯撰。顯字敬齋，湖南巴陵人。由湘鄉縣教諭，官至四川巡撫。清雍正四年，貴州狆苗負險肆逆，議撫久無成，署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世宗韙之，遂鑄三省總督印付爾泰，實授總督。自丙戌用兵，至庚戌然後功成。據是書則顯之計畫居多，蓋顯為貴州鎮遠郡守，目擊苗人殘忍，欲救之而無策，適值爾泰總制三省，調顯赴滇，問苗疆應否開闢，顯請誠能開闢則利可興，苗[illegible]（寨）繁多，難於創始，苗性反覆難於善後，畏葸不足以圖功，因循適足以僨事。勦撫二者不可偏廢，但須先撫後勦，勦平之後，仍歸於撫。因上平苗事宜十六則。于是爾泰決計改流，遂以其事屬顯，顯編中多自述其勦苗撫苗，安定古州之功，所言殆不無粉飾。其書作於雍正十一年，任貴州按察使

時、備末盜稱凡古未化外之地悉隸版圖、古未化外之民悉遵約束、阮謝爾泰亦自矜詡、然改流後、反者歲數起、爾泰憤切、親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脛、分掛崖樹、幾滿、見者股慄、其殘暴若是、抑豈仁者之師歟、

征緬紀略三卷 征緬紀聞三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王昶撰、昶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江蘇青浦人、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官至刑部右侍郎、清高宗之征緬甸、初由雲貴總督楊應琚貪功啟釁、而誠嘉毅勇公明瑞戰歿、遂決計用兵、以大學士傅恒為經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阿里袞、兵部尚書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刑部尚書舒赫德為參贊大臣、各省屬兵購馬以待、進傅恒至永昌、阿桂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恒亦至軍、抵哈坎、奪其樹柵、殲其頭目、緬兵大潰、乃命攻老官屯、相持日久、死傷者眾、多布拉籌儀、因遣使求罷兵、約以三事、俱聽命、遂得旨以緬地瘴、姑緩軍討、而以其所進象送京師、於是命籌議善後事宜、恒先還京、昶以刑部郎中言兩淮提引事不密、罷職、佐阿桂軍事、故征緬一役、皆其親歷、是書[illegible]自云仿唐順之廣右戰功錄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事蹟委曲詳於紀略、而道里形勢、多

具紀聞兩書蓋相互備但紀聞有附唱和之詩體例[illegible]固異耳

黃備日記

平海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溫承志撰承志字 山西太谷人以道員從兩廣總督百齡辦賊署按察使銜官至何階未詳是編紀百齡平海寇事敘述詳贍維時海寇衆至數萬勢甚張著名者六股曰李尚清、吳保、吳知青、郭學顯、張保、麥有金、分東中西三路、嘉慶十四年百齡莅粵督任、簡閱軍實、船若干、礮若干、兵械若干、以為足匹敵者、勇不敵盜之什一、烏足以治盜哉、則前此之武備廢弛、因循敷衍概可知矣、於是疏請添戰艦、備礮械、飛檄各州縣凡盜平時所犯之境樹木柵築土壘紳士咸踴躍捐輸不數日而集事壁壘為之一新、乃克辦東中二路、未幾吳保一隊滅、郭學顯已降以功拔把總、百齡親臨張保所、反復開導、保亦降、其夥衆船礮兵械數倍於學顯、此二路平、遂辦西路、至高州督戮賊、於儋州外洋遇風散[illegible]泊、舟師追及有金船、張保躍登其舟大呼我

張保來，手刃賊數人，保之有全曰，吾數勸汝降，汝不我聽，今復何言，有全錯愕失刃，遂被擒，李尚清先擊死，其黨惟吳知青等悉降，出師一月，而群寇[■]夷平，此雖跳梁小醜，然行賈居民不安業者垂二十年，次第[■]勦撫，氛祲全銷，其功固足稱焉。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二卷 同治八年排印本 著錄

清杜文瀾撰。文瀾字筱舫，浙江秀水人，以華人官至江蘇按察使。文瀾有平定粵寇紀略十八卷，蓋大學士兩湖總督官文屬輯。是書則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屬輯也。先是粵寇踞江寧為偽都，而鎮江揚州相繼陷，向榮以欽差大臣督之，從諸軍駐鍾山，琦善以欽差大臣駐揚州，所稱江南北兩大營者也。迨向榮卒於軍，以江南提督和春為欽差大臣，馳赴丹陽接統軍務，而以張國樑為幫辦，尋又以和春兼轄江北軍務。文瀾此編，自識稱所述善足考信，於任事諸臣之功過臧否，亦無所隱，如紹篇中謂初向大臣之從軍廣西也，和大臣以副將為翼長，張幫辦始以千總都司銜效力行間，卒足為幫辦，而屢摧大敵，克堅城，聲名藉甚，東南軍民咸頌幫辦功，而幫辦事和大臣益謹，和以其名出己上，未能釋然，此似當為直筆。又謂

和大臣，亍至句容督師也。用人行軍，思出己意，以求勝於張幫辦，後見幫辦之才，實出己上，且為軍心所歸，凡事始諮而後行，是則亦免為和春迴護。且實和春驕惰不曉事，忌國樑，屢齮齕之。國樑氣長圍困賊功垂成，和春方以不破城不發餉激軍，軍變譁不為動。國樑跪而泣請，弗聽，於是賊犯鎮江，國樑提兵親援，賊乃猛攻鍾山營。和春遁，軍遂大潰。篇中不言和春之逃，但云至常州收潰兵，聞賊至，猶迎敵，受槍傷，退滸墅關，嘔血死，或云自戕，非其真也。和春之為欽差大臣，由大學士彭蘊章保，故吳人為一二言表邦云。

左氏始末十二卷 明刻本 存目

明康順之撰。順之，明史有傳，其荊川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宋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舊列經部，四庫總目改隸之類，今從之。是編凡十二卷，首后，次宗，次宦，次倖，次奸，次弑，次逐，次亂，次盜，次鎮，次戰，次名臣，次禮樂，次方技。后以周襄姒、密康公、魯敬姜、晉驪姬為一列，襄姒事在西周，與左氏無涉，密康公見國語，非后非嬖，殊不倫類，敬姜氏於驪姬亦薰蕕同器。且宗之中有周襄王、敬王，反在后下，似亦未妥。名臣有晏平仲、鮑叔牙而無管仲，乃如曹子臧不為君，介之推不受祿，亦竝列之名臣，皆不可解。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雖著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此存魯，其術甚卑，左氏不載，殆未足信。若范蠡則名且不見於左氏，何為攔入乎。是特順之隨手抄撮，以便觀覽，初非有意著書，迨其沒後，門人輩捜集手稿，重其

師而編次之耳。

明史紀事補遺十卷 原刻本 存目

舊題逭南沙三餘氏輯，不知何許人。是編卷首自序，其論懷宗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閨之縊，壁之殺[illegible]坤妾賊人感泣而自殺，非能勇也，其書無僅之至耳，究何以謝天下哉。夫以國君死社稷而比之婢妾賊人之自殺，其亦苛而不當於理矣。至斥江南實奴隸之質，閩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內硬，雖仍藩號，究類流人。不知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於南都既陷，乃書明亡，而唐桂二王亦仍存其王號，初未擯同草竊。又謂人心忘漢，天不祚明，早昭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太祖嗜殺之流毒遠也。雖然，明祖之嗜殺固已，而永樂殘尤過之，故唐王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從臣追復建文年號，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于階下，頌天不佑明，如暴秦亡於二世

乃追其祚幾三百年，抑又何說乎。且此書自福王始，應以桂王謚死事、定國卒於軍終，而乃殿以吳三桂進爵為王，雖亦舉故實，特修舊制，及陳圓圓辭王妃，請為女道士等事，非其倫也。

平吳事略一卷 荊駝逸史本 存目

舊題南園嘯客輯，不知何許人。其書起順治元年，而首書懷宗煤山殉國，及米脂令邊大綬掘李自成祖墓事，謂闖賊之破燕京，先後檄遠近，中有句云：「王非甚暗，孤立而煬蔽實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逆臣周鍾筆也。此與謂闖賊登極詔「一夫援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為周鍾者，蓋均傳聞異詞。吳偉業綏寇紀聞所為之辨，管葛山人平寇志則謂龔鼎孳詞為己作，沈元欽秋鐙錄又以為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因疑出項煜。是擬刀何人，實無左證。項周輩一身一敗，眾惡所歸，亦可以為世鑒矣。又編中敘嘉興之破，有剃髮為僧避於佛寺者，有自係獄中詭稱罪囚者，僅三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又云松江殺戮最慘，畢耀屠城之禍，此編蓋明季遺民，念先皇殉難之烈，痛同時被（嘉定屠城記）屠之慘，擇[illegible]輯為是編，殆亦揚州十日

記之類耳，詎紀平吳手。

史部紀事本末類廿五種，計二十八冊。

甲戌七月廿日江瀚

新疆外藩紀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舊題椿園氏著，不知何許人。據自序稱，余生於燕，長官於秦、晉、齊、楚、吳、越之間，南及嶺表，東越鑿無閡，渡遼水而游，壯年復西出陽關，逾河源三千餘里，是其宦迹甚廣，意必滿洲人也。是編上卷首哈薩克，次布魯特，次安集延，次博羅爾，次敖罕，次溫都斯坦，次克什米爾，次巴達克山，次退木爾沙，次沙闌記，次塞克，次鄂羅斯，次控噶爾，次郭罕，次退擺特，次轄里薩普斯，次哈替艮，次布哈拉，次哈密，次巴里坤，烏魯木齊，次伊犁，次撻拉巴哈臺，次闢展，次庫車，次葉爾羌，次喀什噶爾，此書成於乾隆四十二年，迨同光間左宗棠平定新疆，改置行省，而情形又一變矣。下卷則道里表及土爾扈特投誠紀略、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布拉敦霍集占等叛亡紀略、鼓烏什叛亂紀略，而以回疆風土記雜錄終焉。

粵匪紀略不分卷 坊刻本 存目

清姚憲之撰。憲之字滌山，浙江餘杭人。清代紀粵匪之亂者，杜文瀾有平定粵寇紀略十八卷，成於同治四年；奕訢等有奉勅撰勦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成於同治十一年。是編則始道光二十七年楊秀清等結盟，而終於咸豐五年羅澤南、李續賓克復通城、崇陽、德安、漢川、蒲圻一府四縣，并勦除咸寧、羊樓司、襄河等處各匪，蓋未完之稿也。

他書志粵亂，多自道光三十年起，蓋星星之火已自燎原，而不知其擾攘非一日矣。本編中謂楊大朋者，湖南衡州府耒陽縣人也。道光二十七年間因犯案擬斬，邑宰某某並捕其子秀清同治罪，秀清潛逃廣東，轉入廣西，逃鬱林州邊境，與土匪蕭朝貴、馮雲山、韋振、石達開、李振法、黃生才七人結盟，起事為盜，旋有宋日綱、胡以晄、陳承宗、李俊章、羅大綱、韋俊、韋濱、何震川、曾天養、曾立昌、蒙得恩、吉文元、林鳳祥、李開芳、許宗揚、陳世保、曾釗、任得勝、孫應山、王明成、張寬賢、俞鯉發、石貞祥、石達英、韋得玲、陶八郎、傅學賢、吉成子、黃玉昆、吳如孝、何新金、李壽暉、鄭森春、劉勝芳等，陸續入夥，互捐亡命，斷有千人，在鬱林江濱上下劫掠云云。其所舉諸賊姓名，惟李振法早病故，其餘後多膺王侯及檢點總制等要職，韋振即北王韋昌輝也。又謂洪秀泉廣東花縣人，先在金山，繼至佛山鎮愛山寨，

為盜。二十七年春，楊秀清、石達開二人潛赴愛山寨，商同謀反。秀清等仍回鬱林，相機起事。（道光三十年）八月，遂首陷平樂府，九月陷永安州，十一月秀清等率眾赴愛山寨，請秀泉下山。此亦他書所未詳，可備參考焉。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十五種，計二十八葉

甲戌七月江瀚

黑韃事略一卷附校記 東方學會刊本 著錄

宋徐霆撰。霆字長孺，永嘉人。是編作於宋理宗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也。據其自跋云：霆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爲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由是而下，則此書實出彭大雅，而霆但爲之疏耳。至北征日記一書，殆已久佚。霆疏[illegible]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今考宋史理宗紀[illegible]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鄒奉使即鄒伸之。前此鄒之北使，實奉史嵩之命，再使則奉朝命，霆故云然耳。大雅叙述簡核，霆疏亦頗得事實，足以世重其書。近人吳縣曹元忠、長洲章鈺復爲校記云。

黑韃事略札記一卷　傳鈔本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有朔方備乘札記，已見前。文田於光緒庚寅得此書於廠肆，詫為藏書家所未有，題曰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證，因復為之札記。疏證謂霆在燕京，言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札記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自稱移剌楚材，集中有進庚午元曆表，此在太祖伐西域時，未可謂其自算自印也。其辨甚核。疏證謂霆見忒沒真之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札記云：此所云瀘溝河，有指漢南之驢駒河者。元太祖諱鐵木真，葬起輦谷，今案起輦二字即祁連之對音（漢書所云祁連山者也）。此謂起輦即祁連，似近附會。考新譯蒙古秘史稱成吉思汗梓宮以牛車攆還，途過胡哥布爾地方，車停不前，侍從咸以可汗陵寢之所，遂以其地而葬之。胡哥布爾與起輦谷是一是二，非精於蒙文蒙地者審之不能明也。事略有云：置蘸之法。札記以為蘸字之偽，音本係占字，其後或作駁，或作站，皆俗字。斯則可斷其不[illegible]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黑韃事略札記

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清華學校研究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鬼方昆夷玁狁考，已見前。黑韃事略一書，顯於順德李文田所著札記，似不及是編之精。■編中所謂凡此書中逐行小注，皆彭大雅自注，或認為徐霆所疏，非也。又謂彭氏所云按只，解典，徐氏所云按只解密，非一人。至屈术即彭氏所謂闊除，徐作屈术，則又誤分為二人也。即此二條，已足見其讀書之細。霆謂婦女之美在用狼糞塗面，此紀蒙俗之異。箋疑有誤字，引蒙韃備錄云：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妝，蓋謂如唐人額黃也。■為緣飾，恐■霆意。又霆謂在燕京宣德州見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箋■元史太宗紀七年乙未中書省請契勘大明曆，從之，徐氏至宣德在丙申春夏間，則其所見曆書當係中書契勘頒行之本，是尤足補元李說。其他如彭云置蘸之法，蘸係傳音，徐云互相檢柅，柅為誤字，則以李

已辨■故不復及，■非忽之也。

蒙韃備錄校注一卷　箋經室叢書本　著錄

宋孟珙撰、案宋史孟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也、清曹元忠校注、元忠字君直、江蘇吳人、光緒進士、内閣中書、是錄首■（稱）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案羅密蒙古家譜及今人新譯蒙古逸史俱云蒙古之古先出印度（此與蒙古源流同）、此以為族出沙陀別種殆非、柯劭忞新元史序紀■言蒙古之先出於突厥、亦誤、王國維備錄箋證謂出沙陀別

種者、白達達也、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系出沙陀雁門之後、其說是也、校■注引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云、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此書較為得之、備錄又稱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與蒙古源流作生於壬午、屬寄蒙兀兒史、柯劭忞新元史作生於乙亥、皆不合、校注無說、備錄稱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校注蒙古源流云特穆津年

至二十八歲次己酉、於克嚕倫河即汗位、前三日、每清晨室前方石上有一五色鳥、鳴云青吉■（斯）青吉■（斯）、叶其祥號、稱索多博克達青吉■（斯）汗、未詳青吉斯何義、觀叶其祥號云云、或與譯語天賜兩字相近、攷蒙古■（遂以）與備錄所謂五色鳥呼曰成吉思成吉思、遂取為立國之寶號、成吉思汗以應其兆、新元史乃謂國語成為氣力強固、吉思為多數、失其義矣、備錄稱二云主曰阿里■（海）万囡俗曰必姐夫人、校注據駙馬忠獻

元史本紀其尊號曰青吉思皇帝

王瀾里吉思碑、及元■（史）阿里■（海）乃孛要合之母、孛要合所尚公主名阿剌海■（別）吉、此錄以阿里黑為公主、似誤、屬寄蒙兀兒史則曰此錄之阿里海、必姐即阿剌海別吉異文、其辨甚明、雅■（校）■（注偶）失之疏、然其於蒙古國語今古譯語對音、殊有心得、類若人名地名諸書紀著文多各別注、皆一一疏通證明、令閱者渙然疑釋、其長■（亦其）可沒■（斷）

蒙韃備錄箋證一卷 清華大學研究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曹元忠蒙韃備錄校注成於光緒辛丑，是編則成於乙丑，相距二十五年矣。其自跋據宋史賈涉傳及周密齊東野語嘉定辛巳使蒙古軍前者有趙珙，此書撰述歲月及稱名相同，則撰此書者即其人。後人不知其姓，誤以為孟珙耳。此辨甚核。宋史孟珙傳，珙固未嘗使蒙古也。備錄稱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長大皇帝，■弟久已陣亡，二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真，所總多係白已人馬，善戰有功。箋證引元朝祕史■卷一：訶額侖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又卷二帖木真鉤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是成吉思兄弟共六人，此錄便古得那即別勒古台，忒沒葛真即帖木格，又即元史宗室世系表之鐵木哥斡赤斤者也。案今人新譯蒙古遊史云：訶額侖生四子，曰鐵木真，曰拙赤合

撒兒，曰合赤溫，曰帖木格斡赤斤。其小妻速納錫生別克帖兒及別勒古台。是成吉思汗兄弟實六人，而便古得那則異母弟，非訶額侖所生也。備錄又稱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姜；五太子名龍孫，是正后所生。其下又有數人，乃妾生也。箋證引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次五兀魯赤，次六闊列堅太子。此約直即朮赤，阿戴即太宗窩闊台，天姜即拖雷，惟龍孫乃無此人。又朮赤察合台諸人此時皆在西域，故此無察合台名。國維謂龍孫乃無此人，世系表中所有次五兀魯赤非即龍孫耶，不免失之目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蒙韃備錄箋證

晉五胡指掌三卷 舊抄本 著錄

明張大齡撰大齡字云羽四川眉人是編每卷之首皆題有萬曆間陳繼儒眉公較蓋明隆萬間人也其總論云有云晉讖石上馬之後有牛繼之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帷薄不根於瑯琊曰牛金之子不知拓跋之業始于什翼犍者牛也懷愍北行什翼已立桓玄諜逆魏帝中原馬後牛繼此爲證矣是說正牛金之誣洵爲有識然南北胡並立初非相繼讖固

不足深辯也所謂五胡者匈奴也羯也鮮卑也羌也氐也而索虜拓跋氏亦鮮卑別種也篇中獨於匈奴劉氏有論說者殆以夷狄而帝中國自劉淵始其謂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爲司馬氏惜其實此曹漸染華夏之風百來年具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來況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此論尤中肯綮凡所叙次亦頗簡括名曰指掌儻庶幾焉

麗史提綱二十三卷 朝鮮刻本 著錄

明俞棨撰。棨朝鮮人，是書作于崇禎時。卷首宋時烈序，謂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故棨病之，略依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書提要，而而又分注以備事，名曰麗史提綱。今按其書始於後梁貞明四年，斷自高麗太祖王建即位之後，蓋以金富軾三國史所載，類皆荒誕不足憑信，且世代遼遠，國政沿革，人物出處，無可考信故也。篇中如載後唐長興四年春三月，唐遣使冊高麗王建為高麗王，夫人柳氏為河東郡夫人。考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　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舊史則云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皆無冊夫人柳氏事，且並前一年事也。又載後唐清泰二年冬十一月，新羅降于高麗，後晉天福元年春三月，百濟將軍朴英規遣使請降于高麗，秋九月，王自將征百濟，大破之，百濟亡。新羅五代史四夷附錄言自晉以後不復至，蓋不知其已亡也。舊史外國傳尤略，百濟見唐書東夷傳，新舊二五代史俱無此二條，足補前史所遺。至載後晉開運二年以長公主妻弟昭，分注曰：自是厥後，沿為家法，恬不為異，言之醜也。於是景宗立妃劉氏為后，光宗之女，景宗姊妹，從外姓稱劉氏，顯宗（顯宗王立成宗女為后，后成宗之女，從外祖稱金氏）嘗禁近親婚嫁，娶小功以下所生者不許通仕路，其妃柳氏為門下侍郎珙之女，似出於以身作則，而其子睿宗納李氏為妃，又宣宗之女也，諱稱外姓，是所知其非而故蹈之，真禽獸之不若矣。孰謂高麗為禮教之邦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麗史提綱

臺灣外紀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江日昇撰。日昇字東旭，福建人。是書始於鄭芝龍為盜海上，踞臺灣，終於鄭克塽以臺灣降清。自明天啟元年辛酉，迄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共六十三年。其中雖夷敘崇禎、弘光、隆武、永曆之事，實則表彰鄭成功一人。故於其卒而稱之曰：丁亥年二十以孤身奉故朔，海島孱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鏑，且當敗喘息，又能鎮定強戰，從而開闢乾坤，至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歲。屈指統眾共一十六載，以忠義自矢，嚴治軍旅，推心置腹，臨事身先，計策已決，賞罰無私，仇親並用，亦可謂人傑哉。其推崇如此，誠非溢美。徐鼐作小腆紀年，多采取此編，如書魯王監國後遁實於汀州之府堂，蓋從外紀而不用諸書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或死投九龍潭而死之說；書監國魯王次於廈門，鄭成功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而不行航海遺聞謂成功相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之說。其載施琅入臺灣刑牲告于延平王朱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人，賜姓啟土，始為巖疆，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翦為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此亦本之外紀，然如外紀謂寧靖王術桂為宣宗九世孫，紀年則據臺灣府志正之，蓋傳聞之誤，固所不免也。惟每卷標題用章回體，而其敘鄭經與其四弟乳母陳氏私通，其言猥褻，尤落小說窠臼。但其成書在康熙甲申，距克塽之降僅二十一年，況以閩人言閩事，視他書所述，固較可依據焉。

十六國史略不分卷 景鈔稾本 著錄

清王筠撰。筠有禹貢正字，已見經部書類。十六國爲趙者二，前趙劉淵稱漢，劉曜乃改號趙，爲燕者四，前燕、後燕、北燕、南燕，爲秦者三，前秦、後秦、西秦，爲涼者五，前涼、後涼、西涼、南涼、北涼，爲蜀爲夏者各一。雄初據成都，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沖據阿房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譙縱據蜀稱成都王，事少年促，皆不在十六國之數。是編雖舉其大略，而分析明確，不編不支，亦自可取。篇末既載司馬光通鑑總論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後自爲十六國總論，而歸本於立國之要在于得人，以爲五岳之下必有羣山，四海之外必有江河，若孤峰獨出，則終爲部婁而已，一泓澄泓，則終爲溪澗而已。是雖書生之論，固古今不易之常經已。

蒙古逸史四卷 傳鈔本 著錄

清不知撰人名氏。陳錄等譯，黃成綍口述。是書蓋中華民國六年，陳錄充庫倫辦事大臣時，得於蒙人家，名曰保權。其書止于道光九年，是殆蒙人之有感於先烈威權而作也。篇中分爲四章，實即四卷。第一爲蒙古之立國及其變遷，由其戴汗至宰端察爾也速該禿兒記成吉思汗事略。第二爲內蒙古六盟歸附滿洲及其世系。第三爲外蒙古四部落歸附滿洲及其世系。第四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降生及滿洲對待外蒙政略。其云鐵木真生於壬午年，與蒙古源流合。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也。曾寄蒙兀兒史作乙亥生，與柯劭忞新元史同，又云成吉思汗殂於丁亥七月十二日，壽六十六歲，與蒙古源流同。舊史本紀作壽六十六，亥宋理宗寶慶三年也。元秘史作豬兒年。蒙兀兒史及新元史以生年各異，故皆云七十有三。然此編載成吉

思汗年二十八[illegible]歲己酉即可汗位，在位三十八
年，亦今壽六十六歲。以蒙人紀蒙事，當較可信
也。至言鐵木真之姓孛兒赤斤，蒙文又稱為
乞顏特，特猶言天神與人間女子配合而生子也，乞
顏之為義，言天上靈氣與人欲混合，特者相
感之意。新元史本紀則直以為[illegible]顏特孛
兒只斤氏，且云乞顏義為奔流急瀑，言其勇
往邁眾，似之又譯為計牙特，亦譯為卻特，特者
統類之詞也。此譯乞顏各持一義，未知孰是。孛

羅密蒙古家語謂博丹察爾（此書作孛端察爾）之子孫
遂因博丹察爾之名，即以博爾濟根（此書作孛兒吉斤）
為姓焉（元秘史亦云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其九世孫超齊奇
爾噶虎，後人因奇爾噶虎之名為其骨（原注骨亦氏族之類）
曰却咸，然則却咸乃奇爾噶虎之後，元太祖
自姓孛兒吉斤明矣。羅密元裔，說法非無
根據，其言元惠宗棄地出奔時為在北宗
宮中遺一蒙妃，名額吉拉他氏，已有身三月，為
明太祖所納，蒙妃之子即永樂帝成祖，羅密家

諾亦有是語。惠宗棄大都北遁，成祖已年九歲，
其為[illegible]之詞何疑。若其紀成吉思汗征希
多爾古汗事蹟，尤離奇怪誕，不啻神話小說。
蒙俗迷信，固無足怪。[illegible]所錄清代上諭，多為
東華錄所未載，緣清例理藩院分行蒙古公
牘，向用蒙文或滿文，至光緒初年始參用漢
文故也。

皇明四夷考二卷北虜考一卷　吾學編本　存目

明鄭曉撰。曉字[illegible]，海鹽人。是考卷首自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衛也。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以[illegible]何以次朝鮮也？嘗事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敵寇乎？我勝國也。此與明史外國傳異。外國傳，一朝鮮，二安南，三日本，四琉球。考則列日本於占城、真臘之間。又篇中有滿刺加，而無佛郎機，[illegible]外國傳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拒其請。然嘉靖以許互市，此書成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乃於滿剌加為佛郎機所[illegible]似[illegible]無聞，足見當時之閉塞也。至韃靼云韃靼北胡也，即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殊欠分明，不如明史曰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尚為直截了當。後以韃靼種最多最狡凶悍為中國患最甚，別為北虜考。其述英宗北狩事云：也先無釁不恭，嗾使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懷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為奏。吾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詐以首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入塞，分寇大同、宣府。此與明史瓦剌傳謂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後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十四年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入寇，其言啟釁[illegible]有不同，似考為得實。其它亦多明史所未詳云。

國朝寶鑑八十二卷 朝鮮刻本 存目

朝鮮金尚喆等奉敕撰。朝鮮舊有三寶鑑：國朝寶鑑也，載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而止；宣廟寶鑑也；肅廟寶鑑也。嗣後有英廟寶鑑。蓋皆效宋之三朝寶訓、明之祖訓錄而作，其小異者書諱及字與生卒年月耳。是編則彙纂輯十二朝可法之事與三寶鑑暨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并記言動兼該德業，將以揚先而裕後也。大都臚列虛辭，使與古帝王媲美，雖臣子之體宜爾，然非事實者多矣。朝鮮太祖李旦，原名成桂。初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子。顓既為權相李仁人所弒，仁人立禑，遣成桂攻遼，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王禑，禑讓遜位於其子昌，昌權國事。成桂廢昌而立王瑤，旋即自立，遂有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立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編中乃謂高麗政散民離，上勳德既隆，中外仰慕，人皆歸心，侍中裴克廉等遂率國人奉國寶詣潛邸。上閉門不納。至晚，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上固拒之，國人擁衛不聽，勸進益切。不獲已，即位于壽昌宮。猶曰：予為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職，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適今罹疾，予足不克自用，乃至於此云云。是豈當日真相，其為飾說無疑。成桂回軍，廢立任意，本國篡國，讓議朝為，由此類推，其他亦焉可盡信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國朝寶鑑

小華外史八卷附別編二卷續編二卷 朝鮮刻本 存目

原題首陽逸民吳慶元編輯，男顯相重校。慶元，朝鮮人，蓋以海州有首陽山，而夷齊餓焉，故自號首陽逸民。是書為其孝者四，吳熙常序稱崇禎紀元後四庚寅，金炳學序稱崇禎紀元後五戊辰，尹定鉉序稱皇明永曆後四戊辰，維時明亡久矣，而鮮人乃眷眷不忘如此。其總要通論曰：小華者，中國稱朝鮮為小中華，以其禮樂文明亞於中國也。又凡例曰：威化回軍，為我國尊王之始；賜號朝鮮，為皇明錫名之始，故此書起自康獻王開創之歲，止於崇禎後甲申，以志太歲干支適符於烈皇帝殉社之年也。後於永曆之亡，論其後曰：今此中國之淪為夷狄，天時之外也；尊周而攘夷，內華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曆壬寅，皇統雖絕，其後四年，已有我東建廟之議，遂設壇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於是乎已晦之日月，復明于陽青邱；既絕之皇統，長存于數尺皇壇，則

天意人心不歸於此而將奚適也。此書之作，將以講明大義云云。其著書大旨已自揭明矣，且篇中於清太祖曰奴兒哈赤，似不知崇禎十年其國王已出降者，不亦異乎。別編大報壇志，蓋以明太祖錫號朝鮮、神宗出師再造、毅宗命將東援，皇壇之設所以大報。志則詳其祭祀之禮器、禮節，並樂章、祝文，祝文有署崇禎一百二十六年歲次己巳者，明何以得此於朝鮮哉？續編王人姓名記，所記王人皆與朝鮮有關者。首載石星，則以壬辰倭大入朝鮮，星力排眾議出師援之；次則於李如松獨詳，亦以有平倭之實績，又如松成樑長子，其先即朝鮮理山郡人也。

三十國春秋輯本不分卷 廣雅叢書本 存目

清湯球輯。球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已見前。是編所輯皆史部久佚之書，共十有八種：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常璩蜀李書，一和苞漢趙記，一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田融趙書，一吳篤趙書，一王度二石傳，一范亨燕書，一車頻秦書，一劉昞燉煌實錄，一王景暉南燕書，一裴景仁秦記，一姚和都後秦記，一張諮涼記，一喻歸西河記，一段龜龍涼記，一張詮南燕書，一高閭燕志。其中如武敏之之三十國春秋一條，采自高氏家譜，是否出武敏之之書，尚在疑似之間；常璩華陽國志原有李特雄壽勢志，今所輯有已見常志者；至若引吳篤趙書一條，僅十七字，王景暉南燕書亦只一條，雖愛好古人，廣爲掇拾，而此一二條或言珍異，或言祥瑞，實並無足輕重焉爾。

越事備考彙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劉名譽撰。名譽字嘉樹，廣西桂林人。光緒九年，法蘭西與越南藉端開釁，二月始攻陷南定省，夏間再陷河陽省，其附近之廣安省、寧平省，意爲次第張佔，於是清廷乃有出師之舉。是編特紀其戰狀，首載關外隨營筆述，於當時情事言之歷歷，對其主帥亦有微詞，且言廣西提督黃桂蘭乃粵督姻親，信任昏庸無識，身統重兵，縱情聲色，迨棄地先逃，服毒自盡，而諒山李帷中猶有士收十餘人也。類多直筆，故不著撰人名氏。其載張之洞奏疏，則誌馮子材、王孝祺、王德榜之勝，以見我軍之足用；其載何如璋、張佩綸奏疏，則著馬江之敗，以見二臣之無能。佩綸疏中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之語，驕愎故態猶可想見。至附劉永福并師文及與法人往還公牘，而殿以改訂條約，此所以名爲彙略也。觀其得失之迹，抑可爲前車之鑒矣，豈特備考而已哉。

粵滇紀略八卷 舊抄本 著錄

原題燕錫九峯居士編輯，名氏未詳，疑清初人，其心不忘明室者也。是書始于丙戌粵中立永曆，終於己亥吳三桂收復雲南、永曆被執，首尾十四年，雖彙衆說，間亦得諸口述，大抵出於粵事記、粵遊聞者居多，亦有全錄他人所著者，如武岡播遷始末下書黔陽郭象亨，朱容藩僭亂本末下書西充陳景雲，安龍紀事下書安龍江之春，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下書江津程瀚，孫可望齎封謀禪本末下書樂昌王遇，又如（萬元吉固守贛州則注云贛州友人口述）金聲桓赴水則注云贛州人口述，通表彭年守制則注云府幕江陵黃中安口述，至鄭之琬傳本於錢邦芑，孫可望李定國搆隙本末本於鶴慶閻國彬，續孫可望據貢事本於吳三桂記室馬玉，則皆於附記見之。篇中有兩說並存疑而未決者，如李成棟斬丁魁楚，謂遺聞云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法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按此則魁楚一忠臣矣，與粵事記大異。然余思清兵是時甚盛，而魁楚止千人，何能水陸設伏，且大戰乎？筆稱人之善，惟恐或遺，故並錄之。朔臣娟李元胤，謂按劫存錄載李元胤事，言其留守肇慶時，兩誅叛將，人情恃以為安，及被執欽州，殉節不屈，似非如粵事記所言，蓋粵事記一書雖出自宦廣者，然作於明亡之後，其間敘事頗多傳訛，而其立言又務為譏刺，似未可為徵者。編輯亦姑存以備參考耳。此二條立言忠厚，洵有史德，然亦■張家玉、沈江，乃云陳子壯潛身為明後，擁一村妓，因而被擒，■蓋出粵事記，悉亦務為譏刺之類，未足為徵。至於堵胤錫始末，載其遺疏，有云擬再令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豈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祇感痛本重，一病不起，遂快群腹。臣但恨萬死不朽之身，不能為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牀席，是為恨也。此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粵滇紀略

處境之艱貴志以沒良可哀已又任學政時與
姪書云一腔血七尺軀時命胡來大命夕逝而已
前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一旦不諱斷斷不
作逋逃客蓋其堅貞之志固定之早矣瞿式耜
殉節亦載其[illegible]跡雖遺表具述清兵入桂林初五至
十四十日情形又載全堡賂孔有德書請葬式耜
及張同敞遺骸其文甚雅皆足補明史本傳之
遺也

皇清藩部要略十八卷附世系表四卷 筠綠山房原刻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皐山西壽陽人乾隆
中翰林四十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
立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韻士命檢黃冊外
擇舌人傳寫通曉久而後成既進呈為欽定
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其底冊數十帙
未經整訂藏之家後五十餘年[illegible]子寯藻
視學江蘇武進李兆洛見而好之因屬寶山
毛嶽生為參訂編輯江陰宋景昌補表成書
二十二卷題曰藩部要略從西陲要略例也
越七年平定張穆復為校補譌脫乃壽諸
版具見寯藻後跋篇中山蒙古要略有曰其土默
特右翼一旗及歸化城之間散輔國公皆元太祖
十六世孫阿爾坦裔其浩齊特蘇尼特烏珠
穆沁敖漢奈曼鄂爾多斯札嚕特[illegible]巴林克
什克騰喀爾喀十部二十二旗與外喀爾喀同
祖皆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裔也皆姓博爾
濟吉特棄陳錄新繹蒙古遊史云喀爾喀四

著錄

部除額魯特兩貝子旗外均為成吉思汗之子孫出於孛爾吉斤氏一姓云與此相合惟孛爾吉斤本書作博爾濟吉特不同考元秘史云孛端察兒傲了孛兒只斤姓氏孛兒只斤即孛爾吉斤也羅密蒙古家譜又作博爾濟根譯文互異類此孔多又其附吳三桂與睿親王乞師書及睿王報書則以清軍入山海關敗漢部長班第巴林部長色布騰阿嚕科爾沁部長穆彰土默特部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扎嚕特部扎爾赫四子部落多爾拜及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科爾沁諸部皆從吳三桂迎降故也其書翔實固非販者可比焉

繹史摭遺四卷 活字本 著錄

清李瑶撰瑶字子玉江蘇吳人其書與馬驌繹史名同實異是蓋以溫睿臨南疆佚史卷中位號有不應書者事迹有不盡備者悉為考證得失綴補用詳別署其名曰繹史勘本其餘忠賢義烈與夫閨中方外之卓卓然有大節在人間世者則又作摭遺以附之此編是也所以稱繹為佚者以辨此為其尋繹諸史以成之書雖所紀事同而文辭識見之與溫氏故不同也首為宮壼妃御列傳緣溫氏於閩粵諸妃大書為后故削之不曰后妃傳而曰宮壼妃御傳亦屬創見其於唐王元妃曾氏謂妃先被執於途舟次九瀧潭乘間投水死雖與通鑑輯覽合然江日昇臺灣外紀謂唐王與妃皆被難汀州府堂而徐鼒小腆紀年從之至謂福王鄭太后先於大軍進守皇城時毀容易服溷入宮人中被驅以北及渡淮乃乘間墮水死監守者方知為太后馬士英所奉

以黃淅者乃贋也或者謂是南都光宗人受士英所指而然歟則疑以傳疑可矣其論楊文驄以為龍友頗曲秦淮一時名士樂然[illegible]觀其設守金山兆漫無計畫者異於附熱損厥清名遂至論入奸黨幸而死之猶得其所耳竊考文驄與士英同鄉姻戚特未能遠之非附熱也且初無為其鷹犬之事故明史本傳以言文驄好交游于士英者多緣以進其為人豪俠自喜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何嘗以文驄為奸黨乎如瑤所云殆非略述原心之論矣

繹史卹謚攷八卷 清字本 著錄

清李瑤撰此與所著繹史摭遺並行而置於摭遺之首蓋以其文宗諸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故也一專謚諸臣二通謚南都諸臣三通謚閩疆諸臣四通謚浙中監國諸臣五通謚粵中諸臣六入祠職官七入祠士民上八入祠士民下既以表諸臣忠節亦以彰皇朝至德其專謚諸臣中頗有業經隆武永曆予謚者似應附著其中如粵中諸臣沐天波云定遠人從桂王入緬緬人劫之不屈受極刑死棄天波入緬後以咒水盟死受刑之說誤今攷通鑑輯覽亦以天波咒水盟死而摭遺乃云緬人以三千兵圍王既而有通事者引護守緬酋飛馬至嘑曰勿傷皇帝與國公而沐國公已先過河死一人之書而說不合又林佳鼎云莆田人桂王立率兵拒李鎮戰海口不勝被殺攷粵滇紀略引粵事記曰紹武立以臣林佳鼎任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向上三水縣欲侵肇慶瞿式

䩞奉命出東峽、設炮御馬對陣一炮殲鼎則又以為非永曆臣乃紹武臣、未知孰是、附末之事已忘難徵別其、更遠者乎、

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清松筠撰、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官至東閣大學士、屢黜屢起、以都統銜休致、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予謚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是書嘉慶十三年筠在伊犁將軍任時、就知縣汪廷楷原纂未成之稿、屬郎中祁韻士重加排纂、一手編輯、用叙兵屯鎮撫之要、邊防形勢之宜、後親為釐定、並令城守尉宗室廣寧為繪輿圖、篇中如漢烏孫釋地、唐西突厥釋地、哈薩克馬說、渥洼馬辨、皆有攷證、尚為詳核、而伊犁興屯書始、尤行政之大者、伊犁遣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溉、雖肇於阿桂、而始得導水要領、則自松筠、嘉慶七年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濬大渠、皆前所濬之渠、通名

通惠渠，並於其東河、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亞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其安邊實政。旋於邊方，尤為難得，西門豹之治鄴，不能專美於前矣。表而出之，以為內地有民責者勸焉。

平臺紀事本末不分卷 舊抄本

茅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臺灣在福建省東南海外，康熙二十二年始入清版圖。閩廣之人渡海謀生者趾相屬，各分氣類，睚眦之怨，輒糾鄉衆持白梃以鬥，好事輕生，其習尚然也。監司守令一不得人，奸民往往蠢動，自朱一貴、吳福生之徒乘機竊發，隨起隨滅，而地大藏奸，民孳時鬨。是書蓋紀乾隆五十一年臺灣奸民林爽文作亂始末，體仿唐順之廣右戰功錄，而詳贍過之。爽文初起，僅五十餘人，時出劫掠，以其財招納亡命，又創為邪說，所為天地會者，煽惑民心。其始本易撲滅，病在官吏不為民所與，奸民皆通賊，人無固志。維時有浙人壽同春者，募將於臺，集義民數千，恢復彰化，曾上書督撫，曰：惟在選賢能之吏、勇敢之將，籌辦善後事宜，振恤被難之戶，收回逃亡之民，剔除弊陋之規，嚴禁無名之費，撫綏安輯，大法小廉，培植元氣，保此一方民命。由是而言，亂之由生亦可推見，豈臺民之好亂哉？迫總

督帶清勦辦無功，於是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率師渡臺，隨征樓船千艘，旌旗蔽海，大兵雲集，而林爽文乃就擒，抑可謂獅子搏兔矣。高宗嘉臺灣之功，勅為將軍福康安等建生祠於臺灣，以旌其勳，又圖畫平定臺灣內外功臣於紫光閣，親為製贊。此編■（即）以是終焉。其大要已具國史，斯則於當日情狀特詳，固亦考臺事者所不可少之書也。

東牟守城紀略不分卷 同治八年刻本 著錄

清戴燮元撰。燮元字和甫，江蘇丹徒人。咸豐十一年，隨其父肇辰在登州府任。適值捻匪張樂行分股十數萬，分擾曹沂泰濟青萊，且及於登。警牒猝至，肇辰已奉母諱，候代官紳咸詣議城守，不得已素服視事。先是肇辰以捻氛相距不遠，亟為倡修郡城，復勸諭城鄉舉辦團練，并定分路扼要防堵章程，故得■（從容部署）於是。率僚屬紳士登陴守禦，凡四十餘日，而賊始退。登州為海疆重鎮，而臨時無可調之兵，無可籌之餉，凡籌畫戰守，供億軍需，悉資地方之力。微肇辰平日居官深得民信，曷克若此。燮元是編，皆其朝夕隨侍，目睹情形，故錄為一帙，以紀其實。夫亂之既作，固非武力不為功，若消患無形，綢繆未雨，擇吏顧不重哉。

英夷入粵紀略二卷 原稿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中有曰松按者，松當是其名，而姓仍未詳也。道光十九年，命兩湖總督林則徐為欽差，來粵專辦烟土。英商義律底繳烟土二萬餘箱，旋以討烟價為名，攻沙角、大角礮臺，則徐革職，以琦善為欽差，授兩廣總督。於是將礮臺後駐兵遣散，釘樁盡行撤去，以致失守，英船遂直造省垣，因有入城之議。紀此事者不止一書，然於當日實情多隱諱，是編則直書無忌。其載琦善語義律云：打得快，和得快。粵人無不知其語，無不切齒，當非傳聞過甚之言也。又稱大將軍奕山命廣州府余保純縋城說和，義律索銀六百萬，圍余不敢與爭，如數許賂和議。勸奕山、隆文、楊芳并各省來粵之兵俱要退出城四十里，然後夷船乃退出虎門。是以奕山、隆文住金山寺，惟楊芳仍在省城。復載枯楊詞十八首，為楊芳作也。有云：芳日芳葉得遇春，朱門依傍慣因人，如今老去當搖落，猶詞秋風不戰身。又云：嘗貫盡靈和

殿上栽，柔條不稱棟梁材。要知大樹將軍號，都歷墻根鑄來。男遇春，可謂婉而多諷。惟當時風氣閉塞，其中有可笑者，如謂余保純遇夷人，夷人揭帽，余亦揭帽，道路皆一時譁然，咸謂余以堂堂太守而用夷禮，底禮傷教，羞辱朝廷。又載道光二十一年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擊破夷船，並斬獲夷人一事，以為此天亡夷之兆，不知是乃遭風夷船，鎮道貪功，與英人初無涉耳。至其謂庚子八月後啟明伏不見，至十有二月始見，農人咸云。蓋農人披星而出，飯而後田，恆視啟明為早炊之候，故備志啟明隱見。松按：宋書天文志，西晉懷帝永嘉六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為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今啟明伏不見，當同此占。然按明史天文志，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辰星隱，至四月戊辰後見，時正當承平。宋志之占恐未必然。此其史識殆遠在沈約上矣。

秦隴回務紀略八卷 光緒六年刻本 著錄

清余澍疇撰。澍疇字熙農，浙江山陰人。同治元年江皖髮捻及滇逆藍大順竄入秦中，陝省土民回匪交訌，由是逆回揭竿倡亂，徧地蹂躪，而鳳翔府地當衝要，為隴蜀咽喉，東賊蠭聚日多，西賊蜎附愈衆，彼來此往，意以鳳翔為淵藪。逆回窩巢，偪附城郭，旦夕圍攻，經十有八月，撫綏防守，晉知府張兆棟之功，澍疇從之治軍，因作是編，述其艱危困苦情形，皆所目擊。當此之時，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之勝保頓兵不進，固已貽誤於前，及其赴省，既失利於華州，後受挫於灞橋，乃仍高居八仙菴擁兵觀望，何有於鳳翔。迨多隆阿充欽差大臣，提師入潼關，首解同州之圍，一戰大捷，壘破賊巢，始分兵援鳳，而民慶更生矣。此書之成，兆棟方在廣東巡撫任，雖不免溢美，要其防守孤城，支拄四百八十日，卒獲保全，不可不謂勞苦功高。縱不能遠比張巡之守睢陽，蔽遮江淮，關係大局，然較近時沈葆楨之守廣信，何多讓焉。

邉事彙鈔十二卷 原刻本

清朱克敬撰。克敬字瞑菴，甘肅皐蘭人。湖南候補典史。是編卷首載有湘陰郭嵩燾原札，似亦頗取此書，謂其持論未必脫前人窠臼，而精確處爲多。又謂節節皆有議論，彙鈔字尚未甚妥，直須云邉防論要耳。其說尤中肎。克敬不從，未免護前■也。自序稱敵情戰地今古不同，而交接之■理、強弱之■形則千秋不易。國之強弱在人而不在法，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和之可否在我而不在敵。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得不爲外人所竊笑乎。此以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與篇中屢以學外夷利器爲譏同是一意。蓋當日湘中士夫多斥倣造船礮爲無益，王闓運湘軍志即主是說，寔皆只見一面之詞。晁錯言兵事書■引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豈真制梃可撻堅甲利兵邪。至謂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將爲外人所竊笑，則至當之論也。其論宋高宗身歷艱難，自度己之才具與東南之兵力、財力皆不能抗金，決計求和，固非出一日。此時金人亦有厭兵之意，秦檜巧佞之士，善于揣摩，故以和說達賚而得歸，以和說高宗而取富貴，不過欲逢其適耳。其志本不在安宋（案此段即潛謂秦檜以和存宋），亦非其才能合兩國■之好也。後世以和罪檜，與以和稱檜，皆屬夢夢。此說似創而實確。又謂贊和議不必皆小人，因秦檜而進則決非君子。人之賢否不在言和言戰，以和爲能藉此干進，則無所不至之鄙夫也。誠哉斯言，其爲萬古之寶鑑也歟。

甲寅遇難錄一卷 原刻本 存目

原題生員朱鋐樂仲編。其書記清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軍入延平事，自三月十五日聞變起，至十二月初二日聞固山貝子寧海將軍蒞於首止。錄中歷敘耿軍來延平，加耗地丁錢糧每兩加耗五錢，倍派本色，槓索草料各如正項倍征，及檄令富戶助金，不從者上墩樓。墩樓之制，以五柱一根，三尺柱一根，將人兩頭短鎖，如鞠躬狀，欲伸不得，欲俛不能，令助若干，上戶加倍，方許贖[illegible]。窮者力役，不別士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為捍牧圍，如避不前，立予鞭撲。又計丁給鹽二兩，拌以香灰，以呈戰稱，每兩官價銀五錢。種種虐政，民不堪命，故曰遇難。至載清師將至，民衆恐以從逆被誅，咸禱于李先鋒廟，是夜神徧城示夢，謂吾乘乃仁人之師，正為勦寧爾等，爾等當為馴守之良民，毋為抗化之頑梗。明日男婦集石角樓，並述神夢，舉無異詞。其事甚怪，蓋當日有人造為此言，以安衆心，而李先鋒亦不知何許人也。

黔史四卷 原刻本 存目

清猶法賢撰。法賢字心魯，別字酉樵，貴州乾隆壬午副貢生。紀黔事者，有黔書、續黔書、黔記，皆有關於黔之國聞、掌故，[illegible]則以既有[illegible]史，當有黔史，故輯用秦迄清嘉慶凡關於黔故者，以為是編。篇中如楚人遣將循沅水伐夜郎，注云凡言遣者，不當遣也。元鼎五年秋，南粵反叛，注云叛者，背此附彼之謂。反則其勢大合，境騷動，為大逆之名，此自昧其書法。然皆未安。楚遣伐夜郎，何以見其不當遣？反叛同義，叛何嘗非大逆之名？又延熙十有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叛，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注引晉志：涪陵郡，春秋思播黔費五州地是也。後引華陽國志鄧芝射黑猿事，則未免泛濫矣。至載洪武十有四年，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征雲南，由辰沅趨貴州，並定播、安璘諸蠻，聞風降，貴州始通。（沐英傳：洪武十七年曲靖亦佐酋作亂，討平之，因定普安，建南通貴州糧道。又）專據史：貴州土司傳：洪武二十五年越州叛苗阿資

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將軍傅友德聲言之旦語軍門降遂改軍民府爲指揮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百夫長密即叛殺屯田官軍及驛丞試百戶調指揮張泰討之於盤江木窄関官軍失利更調指揮蔣文統烏撒畢節永寧軍剿之乃遁此皆黔事應行補入者也恐尚有遺漏未及細檢耳

金陵癸甲紀事略不分卷 原刻本

清謝介鶴撰原題姑孰謝介鶴記湘西載賡氏胡德璜評據德璜序稱介鶴於癸丑春爲賊虜至金陵糧館中曾與上元張炳元攜李金暘先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内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逸出依今觀察靜山趙公於鳳山行館因憶陷賊時所見所聞筆之於書此編是也首爲目錄具載洪秀全以下僞姓名官職爵籍貫與張德堅賊情彙編頗有同異如云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足正彙編謂是廣西桂平縣大黄江思旺墟人之誤然以馮雲山爲潯州桂平人則與彙編同矣今考光緒潯州府志云秀全廣東花縣人並記有桂平縣釋放馮雲山後有逮回花縣原籍則洪馮同縣此爲確證又韋昌輝桂平縣紫荊山下金田村人太平天國金田起事即在昌輝家並云桂平人不謬彙編以爲鬱林州博白縣人非也大抵當得之訪聞不免傳訛篇中極言

楊秀清之號良淫、嗜殺，及馮雲山之造僞書惑衆，並十天條、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後自稱天父第三子，蓋以二人為首惡焉。至謂石達開膽怯，不知何以云然，似非事實。■述張炳元諜內應事，僅見於此。若朱九妹擬刺秀清，則它書亦載之，洵一奇女子哉。其他■賊之違天悖人，窮凶極惡之狀，類皆得之目擊，不盡虛誣，然非摘粲太平天國者所樂聞矣。

援守井研紀略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董貽清撰。貽清字叔純，江蘇陽湖人。咸豐九年秋九月，滇匪李永和、藍大順自入川境，連破筠連、慶符、高縣，攻撲叙州府不克。十一月，竄至犍為之五通橋。十年正月，又竄至富順之自流井、榮縣之貢井。二月，復竄回五通橋，攻撲嘉定府。官兵僅躡尾追，甚者賊將至，輒先避徙他去，以故賊鋒所至，如入無人之境。三月，藍大順分股由嘉定上竄，疊破青神、彭山、蒲江、名山等縣。其李永和大股仍據橋上，而井研、仁壽至省只四站，且仁壽無城，恃井研為屏障。自省帥以省垣為重，各營官兵俱調回保省，而井研緊要隘口並無一卒戍之。縣令劉棣威屢次求救，乃派珠江勇四百名前往防堵，後令貽清親帶練勇前赴井研一路，防剿上竄之賊，此是編之所由作也。編中自是年三月初一日抵井研始，逐日紀載，至五月十九日貽清得家書，母病請急止，遂未續記，蓋猶未竟之本■耳。其中所稱

明都司權光、李守備友耕、後皆積功至提督、
為蜀名將、而欽差崇大人者、則成都■將軍、署
四川總督、歿于盛京將軍任、謚文勤、完顏崇
實是也、

馬邊公文四卷 原抄本 存目

清不著編輯人名氏、是編蓋光緒十三年、屏
山猓夷句結涼山野夷大股出巢、滋擾馬邊
屏山一帶、田取馬邊協副將會同馬邊廳同知、先
後稟報成都將軍四川總督攻剿情形、
及續派兵勇勦辦、往來稟牘批示、彙為四
卷、題曰馬邊公文、此一役也、用兵將及半載、卒
以夷性詭譎、倚恃山深林密、出沒靡常、迨及
哨有官軍、則又深匿不出、我軍欲戰不得、進勦
不能、而仍出於撫綏一策、方其就撫、甘願捆獻
凶夷、賠償虜傢、清繳難民、先具投誠總木刻到
營、然後公同盟誓、宰牲歃血、不過邊亦敷衍
了事而已、至篇中載調補武員請陞道員營
前藏達賴喇嘛遣使入貢等撫將沿途事無
闕、著奏報令操省標官兵技藝■■會銜
摺稱、據稱各兵操演新舊陣式、步伐整齊、
旋放連環槍礮、聲響連貫、長矛籐牌各技亦
俱進退便捷、則直矣、楊清季綠營若不可用、

春秋二操弦同兒戲，此在光緒十四年，尚守舊
如是，國安得不弱哉。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七頁

甲戌九月 江瀚

欽定安南紀略三十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寫本 著錄

清乾隆五十六年敕撰。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內訌不靖。次年六月，國王黎維祁為其臣阮岳、阮惠兄弟所逐，其母妻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至斗奧隘河邊叩關求救。經廣西巡撫孫永清、兩廣總督孫士毅先後奏聞，因先命妥為安置，並傳檄吏眾共維祁在良才縣境招聚義兵，俟後黎氏續命。孫士毅率提督許世亨帶粵兵萬人出關聲討，又令雲南提督烏大經

自馬白一路帶兵協力進攻。士毅至富良江，奪敵船，飛直衝彼岸，遂克黎城，復維祁封。故是編首載御製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後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誌喜詩，其序有曰：朕以名義［經文曰］所在，為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寧有之尺寸幅幀，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徐資天朝覆冒之力，但普天率土，仰瞻知勸，懷侯柔遠理亦宜之，是其好大喜功之意，情溢乎詞。然維祁本兼王孫，主無助。五十四年，阮惠復乘間

率徐黨傾國而來維祁聞患至輒携家屬
遁國内無主阮氏後立士毅上疏自劾以福
康安代之阮氏求内附於是士毅與福同奏
黎氏昏亂不堪立國阮光平恭順輸誠安南
不必用兵狀卒從其議則詩序所稱興滅繼
絕為萬世主君臣之極者徒虛語耳五十五年
福康安遂偕安南國王阮光平朝於京師矣
夫懷保柔遠事詎易言當全盛之日黎氏
失位已不能救全鋪張何益而後世安南一國
終為法蘭西所有且易其名曰印度支那又
烏足怪邪

欽定巴勒布紀略二十六卷　故宮圖書館朱絲欄寫本　著錄

清乾隆年敕撰巴勒布者附近西藏之一
部落也乾隆五十六年以貿易搆釁遂
奪據濟嚨聶拉木宗喀等處清高宗即
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
因令巴忠馳往查辦嗣經察實具奏果有抑
勒買賣不接巴勒布奏書之事當將慶林等
分別治罪後命四川總督鄂輝帶兵討之官兵收
後宗喀之後旋因春雪連綿難以進取直至
天晴由積雪微薄處開路深入將濟嚨聶拉
木等處盡行收復而巴勒布已早遠竄及仲
巴薩嘉兩呼圖克圖遣人往彼諭話巴勒布頭
人即欲來營乞罪願求歸附亦以雪山高大
未能即至次年五月總兵穆克登阿張芝元
同西藏之噶布倫帶領巴勒布大頭目小頭人
等前來環跪營門悔罪求恩於是勘明邊界
於濟嚨聶拉木宗喀要隘處所堆砌鄂博碉
卡以定界限又令於佛座前頂經立誓並取

具、永不滋事，因記結狀存案、奏聞。高宗以
其畏威懷德，實出誠心，不值掃穴擒渠，以誇
示威武，俯如所請，此事以完。是編首載御
製詩詩、其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歸順實信
詩注有云：此事鄂輝等如早有識力，彼雖有歸
順之心，亦當揚我兵威，取彼附近部落數處，使
彼目覩天威，方為攻心之策。至于設誓表心，豈
堪深恃。今既計不出此，予亦不欲為其已甚。此
可見高宗晚年，猶未厭兵也。因知安南一役，
用兵不終者，特徇福康安之請耳。

賜姓始末一卷 附李輝史彙編本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曰賜姓者，謂鄭成功
也。成功芝龍子，原名森，年二十一，於隆武初
立入朝，賜今姓名，是為朱成功，俾統禁旅，
以駙馬體行事，封忠孝伯。永曆元年封為
延平[illegible]郡王。其中所載，與江日昇臺灣外紀互
有詳略。篇末史臣曰：當世之尊乎成功者，不
過比之田橫徐市之間而已，某以為不然。自緬
甸蒙塵之後，中原之統絕矣，而成功以一旅
存故國衣冠於海外，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
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
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例之，成功予可
謂徒然矣。其說甚允。又曰：獨怪為君之子遜
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
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是則不免滋疑。
然當日遺臣多依成功於海外，不聞有倡斯議
者，知非無故矣。清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將

明室遺臣鄭成功、賜謚建廟、以作臺民忠義之氣、奉旨准行、遂於臺灣建立明賜姓延平郡王廟、至今臺灣雖非中國地、而廟貌猶巋然獨存、夫豈偶然哉

四民月令一卷 任氏叢刻本 著錄

漢崔寔撰、清任兆麟輯、兆麟字文田、江蘇震澤人、是書為焦循舊藏、卷首有嘉慶八年四月廿八日江都焦循記、書凡八種、易名曰任氏叢刻、并有焦氏藏書、江都焦循里堂印章、隸隋書經籍志四民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原本久佚、兆麟據齊民要術、太平御覽所引、掇拾成書、仍為一卷、今篇中如云順易布惠、振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及順時令、勅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興舉之、以親疏貧富為差等語、兆麟謂可想見昊羲時人心風俗之厚、禮教之隆、其言是也、又篇中云、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則漢代教育之法、亦可攷見焉、惟兆麟所采遺漏尚多、今攷書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二引四民月令二月祠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下有前期齊饌、埽滌、如正祀焉二百十三字、亟應補入、清蕭智漢

月日紀古、引四民月令數條、並此編所無、雖不詳出何書、當非臆造、至顧祿清嘉錄、引崔寔農家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引四民月令云、六月初三起箇黃昏陣、七十二箇隔夜陣、又云、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此既不言出何書、且非類漢人語、殆未足信耳、

玉燭寶典七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唐杜臺卿撰、唐書藝文志子部農家類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是書蓋遵義黎庶昌由日本舊鈔卷子本影刻、原書十二卷以一月為一卷、此存七卷、止於七月孟秋、因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有時令類、今從之、此編卷首序云、爾雅四氣和為玉燭、周書武王說周公推道德以為寶典、將令此作義兼眾美、以玉燭寶典為名焉、篇中首載禮月令、而引蔡邕章句釋之、間采夏小正及淮南時則、其有可證經者、如卷二云、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毛傳云、蜴螈也、劉歆爾雅注、榮螈下云、龍蠑化為玄螈、並引詩胡為虺蜴、傳解既云蜴螈、則有單呼蚖者、便以上字為虺、劉向五行論云、蠑化為玄螝、引詩惟螝惟蛇、案爾雅螝蛹、犍為舍人注云、螝名蛹、今蠶蛹也、李巡云、蠶蛹一名螝、郭璞亦云蠶蛹、螝便不相干、詩內虺字乃無虫旁加鬼、未詳劉氏據何文證歟

向父子、舊有異同之論、媿妧二義、莫知所從、且尒雅别有𪍿虵、詩本悉作虵字、不得强變為蚖、今攷王筠說文句讀、嘗疑虵蚖即是一字、郝懿行爾雅正義亦疑蚖即虵之或體、得此為證、益曙然矣、亦有不可從者、如卷一乃擇元辰云、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吉亥作吉辰、誤、今詩經注疏本同、誤、卷二云、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禮記昏義文、非出周禮、改御妻為御妾、殊謬、不知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曲禮有明文也、又書名寶典、頗多引佛經、喜為釋氏宣傳、卷四云、清淨法行經、天竺東北真丹人民多未信罪、吾今先遣弟子三聖、悉是菩薩、往彼示現、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月明儒童彼号顏淵、孔顏師諮講論五經詩傳、禮曲、威儀、法則、以漸誘化、然後佛經當往彼所、法沒盡經、真丹國老子、閔子大項、菩薩等、皆立我法、其土人成生殺好祠、迦葉菩薩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玉燭寶典

道德化以佂路、老子是也、尋古來今、刪正同異、孔子是也、幼而敏悟、大項是也、然後佛經乃生信耳、蓋在妄僧徒臆造、其荒誕如是、而乃錄之寶典、何其好怪與、

唐月令注一卷附考一卷 道光十四年梅瑞軒刻本

著錄

唐玄宗御刊定、清茆泮林輯。泮林字雪水，江蘇高郵人。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是編首載羣臣進注表，有云：呂氏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於是依杓建準，攝提重有刪定。由是而言，誠亦持之有故。宋羅泌書唐月令謂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也。雖宋大中祥符八年孫奭上言：宜依舊規，式昭先訓，而晁迥等議，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至景祐二年，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

以備四孟月宣讀（東自唐以來有宣讀月令之禮），是唐改本終未廢。其後朱晦菴作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鄭注，併附注唐改本於呂覽、淮南之次，且其中經文有依唐月令刪定者，況定立春為正月節，至今時憲相承不改乎。是編泮林自識謂此書變亂禮經，不免為後人作俑。又謂首為注解者如李哥奴弄麞為杖杜，尤卑鄙不足道[illegible]，則稱之胡為耶。今攷正月之節日在虛，注引春秋傳命有司興寡免駐，引周禮遒人命國儺九門磔攘，注引洪範傳；初衣暑服，注引論語；其性義其事之言，注引洪範五行傳。凡此之類，悉有依據。至乃擇元辰，注辰亥也。案禮月令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宋本、岳本、考文引古本皆同，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南齊書禮志載盧植說闡此義至詳，而閩監本、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並作吉辰，失其旨矣。此獨不誤，亟應表而出之。惟迎春於東郊注，

迎春為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則與鄭注作蒼帝者異攷唐書王璵傳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璵為方慶六世孫少習禮家學此雖出於迎合第青帝之祭已肇於秦見漢書郊祀志璵説當必有本然則唐月令注一書以林甫一人無学而概斥為卑鄙不足道毋乃過歟

唐月令注續補遺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茅録

清茆泮林輯是書蓋泮林輯唐月令注既成後取内經王冰注校讐同異別紙録存以補唐注之遺凡經文及注中小異皆備載之以俟參考併附辨臧琳經義雜記一條於後大亨謂經義雜記疑此為後世之書蓋臧氏之於唐月令固未深攷云又續攷類皆辨明李體謂多出玉篇廣雅亦自原本漢魏未可以不學議之至竇應成蓉鏡跋殊罕闡發其云此書經注非一時作明皇刊定月令當成於開元十三年以前李林甫注當作於開元二十三年以後又云開元十年明皇御注孝經其刊定月令或即在御注孝經之後皆援據確鑿是雖無關弘旨亦足見考訂之勤焉

足本歲時廣記四十一卷 歸安陸氏重刊本 著錄

宋陳元靚撰。諸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時令類首列歲時廣記四卷，據稱此書宋志不著錄，惟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前列圖[illegible]說，分四時為四卷。今此本乃曹溶學海彙編所載，卷首並無圖說，蓋傳鈔者佚之。是編係陸心源從天一閣藏抄本傳錄，為足全書，但缺第六卷。然卷首圖說猶存，仍分春夏秋冬為四卷，而第五第六第七則為元旦上中下，惟第六元旦中原缺，

第八為立春，第九為人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為為上元上中下，第十三為正月晦日、中和節，第十四為二社日，第十五第十六為寒食上下，第十七為清明，第十八第十九為上巳上下，第二十為佛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為端五上中下，第二十四為朝節、天貺節，第二十五為三伏節、立秋，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為七夕上中下，第二十九第三十為[illegible]中元上下，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為中秋上中下，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為重九上中下，第三十七為小春、下元，第三十八為冬至，第三十九為臘日、交年節，第四十為歲除，末卷總載其中惟以夏至為朝節，十二月二十四日為交年節，近代所無，[illegible]正月晦日之中和節，則唐貞元五年置；而八月六日之天貺節，則宋祥符四年置，以天書再降之故，尤不經之甚者也。總載殊無取，如[illegible]寅午戌月、正五九月，避三長月，五不祥日、十惡大敗之類，大抵皆世俗所忌，君子固無惑焉。

戊申立春考證一卷 廣石川學海本 著錄

原題明路士登訂，士登里貫未詳。是編首書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立春正月節。曆以洪武初欽天監監正元統大統曆法推之，天正冬至得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卯正初刻冬至，得歲前十二月二十日戊寅亥初三刻立春。考古時只云某日冬至而無支刻之文，欲知支刻者必以沈約宋書曆志為祖，蓋至是測算始漸密也。士登■元郭守敬■之說■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之機。其論曰：洪武初欽天監元統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準分以為修改，合天擢為監正，監副李德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改四準，則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今失之愈遠，疇人沿襲，恬不為怪。又曰：夫曆從何來？從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己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臺稟於日躔，日度變

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曾今年遠數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當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候等不知張以為知，方詆之。然曰大統曆乃元統依守敬法為之，準驗無差，必不可改。且詆余為妄議云云。案明史曆志第言大統推步悉本授時，惟去消長而已。初未辨其得失，亦不載茲事，蓋其疏也。

古今冬至表四卷 光緒戊寅刻本

清譚澐撰。澐字 湖南湘潭人。元史曆志有六曆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訖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之刻之異同。清梅文鼎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表，刪去獻公戊寅一事，各以其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江永後因之作冬至權度，於四十八事皆指陳其得失，而數仍未密。是編攷古今冬至，自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至明懷宗崇禎十六年癸未，逐歲推其日名，定其時刻，考其月朔，作表以紀之。春秋之時不列表，則以已詳春秋日月[illegible]，仍補春秋以前日南至表。日南至即定冬至，不言冬至者，周正為春之始，不為冬也。周正建子，日南至所在之月即為正月。澐謂雖當時曆法多疏，未能密與天合，如武王庚寅歲以正月為二月之類，而表中仍書正月，不書二月，從其實也。又立冬

至黃道宿度歲差表，蓋較梅江之書，實愈推愈密，後來居上，固其理也。

東朝記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存目

原題海上王泌著，武林李孫校閱。是編紀明懿文太子及建文帝始末。首言初太子讀書大本堂，故題以東朝。其載宋景濂因孫祚得罪，連坐應死，高后遣奏請免其死，上不允。太子泣諫，亦不蒙恩。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上乃釋景濂，竄之松潘。案明史濂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其孫名異，亦無太子計窮投金水河事。又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允炆為皇太孫，詔亦不見明史。又稱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玉於雪山，廣二尺，色青。先是上在宮儲時，嘗夢神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始應。命工琢為大璽，方尺八寸九分，視之，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曰凝命神寶。此亦明史所無。至謂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後謂正統時返京，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是蓋由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西，詭稱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聞於朝，按問，乃鈞州人楊行祥，年已九十餘，下獄，越四月死，同謀僧十二人皆戍遼東，事見明史本紀。此[illegible]因以附會朱睦㮮革除逸史，嘗稱建文帝髡緇遯去，及正統間迎入大內之說，乃好事者為之。[illegible]然屈大均金山口恭謁天下大師墓詩尚云：讓帝飄零海嶠東，龍歸猶識未央宮。固仍以所傳為真，無可左證，姑存疑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朝記

嘉定屠城紀略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首書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其事在南都破，弘光出亡之後。據稱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郡人周荃議，益實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使降人黃家鼒佐荃，單騎安撫吳中，所過輒降。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鼒等戮於市，荃遁民間，免。閒行歸豫王，王以文驄襲殺家鼒等，始發兵入吳，三吳禍本實基於此云。觀其所言，蓋深不滿於文驄。又載黃淳耀同科李廣、丹陽葛麟與淳耀同訪總兵官吳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前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為。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圖葬。遂掉臂去。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

（蓋於淳耀有譏焉。）至載侯峒曾臨難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其語尤痛。篇末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縉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李廣、張錫眉，貢生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尚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兵禍之烈，吁可畏哉。有保民之責者，抑可以鑒矣。

揚州十日記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原題江都王秀楚記。其書蓋敘乙酉（清順治二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清兵入揚州，至五月五日，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覩慘酷之狀，殆不忍言。婦女所遭尤酷，有云卒嘗謂人曰：我等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其言至痛。然歷代禮教猶存，亦復如是，今則打破禮教，婦女無所謂貞，設遇兵禍，其情形又當何如耶。清兵在揚，其未封刀以前，可謂橫暴極矣，而記中乃載有王姓將寄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素不殺人，往往見阻，多所全活。當此亂時，仁心漸滅殆盡，猶有是人，斯蓋劇後之理，人類之不絕，賴有此耳。至其謂後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知警惕，洵足警世，[illegible]為不虛作矣。

清嘉錄十二卷 道光庚寅刻本 存目

清顧祿撰。祿字鐵卿，江蘇吳人。其書蓋取陸機吳趨行「土風清且嘉」之句為名，以自今其鄉里，實則多屬陋俗也。如謂清明日，官府至虎邱郡厲壇致祭無祀，游人駢集山塘，號為看會。會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奉侍香火者，至日各舁神像至壇，舊例除郡縣城隍及十鄉土穀諸神之外，如巡撫都土地諸神，有祭事之責者皆得入壇，謂之督祭。凡土穀神又咸以手版謁城隍神，短簿祠、道院以之為地主，袍笏端莊，降階迎接。此所敘述，光宣之際尚相沿不改，惟謂土穀之神，分配古賢名姓塑象奉祀，如任彥昇、蔣子文、張翰、王珣之類，皆是則不盡同，任、張之象似已不設，而撫署則奉春申君，藩署則奉吳鴻，府署則奉泰伯，織造署則奉張士誠駙馬潘佑，以吳伯鸞高士而儼然袍笏，且稱曰財帛司，最為可怪，而潘佑一隊，匪獨騎從鮮明，並盛古玩器於

盒杠以游行。今蘇州已非省會，各四著只吳縣僅行，諸神無人奉祀，三鄉會當亦減色矣。

月日紀古十二卷 乾隆甲寅刻本

清蕭智漢撰。智漢字雲澤，號五江，湖南湘鄉人。是書以月為綱，析其節候，次即逐日紀之，徵典於古，不為臆說。其所取材，自正史稗官、山經地志、九流百氏之書，古今名人之集，靡不旁搜博討。據其凡例自稱，所載皆天人韵事，匪時序泛談，擇其尤雅者而載之。其粗陋之事，未敢登錄。又稱引用書籍，皆上冠各書名目，可以核對。其用意雖善，而考之實不盡然。如卷中屢引道經、佛經、二氏之書，名目繁多，不言何經，殊欠明了。又崔寔四民月令原本久佚，自是從類書錄出，未經注及，亦其一失。且道釋二書■成多誕妄，如某月日天尊降、北斗降、某佛生、某菩薩出世，類皆不經，甚至謂孔子七月三十日於太上老君授三乘妙道之旨，其誣聖■家甚矣。與所云擇其尤雅者，不大相剌謬乎。

岱史十八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查志隆撰。志隆字鳴治，浙江海昌人。是書卷前載岱史公移，結銜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濱樂分司同知查志隆，蓋奉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譚耀檄令補續舊志，旁搜遐考，集衆彙成編。凡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為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為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登覽志。香稅當時

創設，舊志所無，每卷冠以小序，撮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全書頗襲取史家義例，故名曰岱史。然如圖考中五岳真形圖，既涉詭怪，而周明堂圖又屬無稽。其星野考謂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氏，或主婁胃，或主虛危，靡所適從。以爲史記天官書曰角亢氐兖州，泰山隸兖，主角何疑。夫以心房氐言岱，猶為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其實星野之說都不足憑，存而不論可也。又靈宇紀玉女傳云：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更名靈應，嘉靖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矣。宋濂詩有靈光長繞碧霞宮之句（見本書登覽志），則碧霞宮之名非始於嘉靖矣。紀又載孔子至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相傳為越觀峰，其下為孔子崖。據清唐仲冕岱覽，岱頂下為望吳峰，勒孔子崖。嘉靖間朱安書衡建孔子廟，郝推官大猷修正殿三楹，繚垣南為門。譚侍御耀、王侍御在、查運使志隆奉至聖銅像，及四配，如學宮制，增修兩廡，置廟祝焉。望吳峰當即岱史所謂越觀峰。志隆奉銅像未及修兩廡一事，合附著之。

蓮峯志五卷 船山遺書本 著錄

明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蓮峯者，衡嶽七十二峯之一峯也。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云：蓮華峯下有方廣寺，八山四水，周圍環匝。昔人題詩略云：寺在蓮花裏，孱峰附花葉。又范寅亮一聯云：寺藏螺髻頂，人在藕花心。北有靈轍源，車轍迹記云：昔羅漢居此，鬼神運糧，車轍道也。東曇芭蕉庵，乃宋高僧宗炳修行之所。北有靈源塔。夫之此志有車轍亭，而無靈轍源，有靈源閣，而無靈源塔，亦無芭蕉庵，但引衡岳志曰：蓮花峯方廣寺居其下，四水縈繞，山如蓮瓣。蓋未見田夫書也。是編開卷即列明神宗諭勅壹道，附周怡原志序，其文蓋因晦菴南軒兩先生祠在方廣寺，頗引以爲重。夫之亦猶是意也。故序中有曰：山豈不以人哉，則朱張二夫子最矣。志首沿革，次形勝，次名蹟，次名游，次祀典，次禪宿，次物產，次序記，次詩，雖採摭非博，而體尚不失雅潔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蓮峯志

廣雁蕩山志二十八卷 乾隆庚戌刻本 同治己巳補板 著錄

清曾唯撰。唯號述堂，浙江永嘉人。雁蕩山在浙江溫州府，跨樂清、平陽二縣，其山奇秀，甲兩浙，顧自古圖牒無稱。明初僧永昇有始輯為雁山集一卷，嘉靖己亥朱諫因舊本搜討，增為四卷，列三十二門。萬曆辛巳胡汝寧復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其後徐待聘又有雁山志勝四卷，並見清四庫全書存目。是書蓋就同時樂清教諭范鉞所纂雁蕩山志，參互考訂，輯而成書，因名曰廣雁蕩山志。不獨體例較善，其勝於前人者有三事。一謂雁蕩之名，實昉於晉。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又云：龍湫雁蕩，乃其師弟子諾詎那尊者之化都也。貫休阿羅漢諾詎那讚，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一行畫天下山川為兩戒，有南戒盡於雁蕩之語。第以僻處海陬，足音不繼，宋室南遷，貴游漸盛，故沈括夢溪筆談指為宋開，而薛季宣賦所載開

山歲啟，亦祇就宋時言之，均屬失考。一謂雁湖為山之主，大湫擅水之勝，舊志以湖在湫頂，湫從湖出，不知內外異谷，隔嶺。徐弘祖記大龍湫水出絕頂之南、常雲峰之北夾塢中，即其源也。一謂謝靈運僅至筋竹澗，以出路險難行，即澗中亦未深入。舊志因有從筋竹澗越嶺溪行詩（見文選作斤竹澗），遂列為開山之首，非也。又指謝公嶺為康樂所經，亦非。元李五峯十記有山頂東謝家之說，舊有謝家嶼，通鑑亦見，同姓耳。之三說亦咸足以正誤。卷末附施元孚所著游法，且詳登覽之次第，洵足為游人導先路焉。

虎丘山志十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湄撰，湄字伊人，江蘇太倉人。虎丘志於明初王賓，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明文肇祉、尚有傳本，松陵周安期三修之，未及梓行於世。是書卷前有康熙丙辰徐乾學序，將其舊志原序四篇，悉錄入首列，巡幸恭紀下，署候補通判舊登封縣知縣張撫敬識，次萬歲樓圖下署候選訓導臣金之鏞敬識，其下乃為山志，雖本三家舊志，實刪蕪剔蔓，多所折衷，一物產，惟特產一書，虎丘茶為最著，舊四志所載他處多有者，概從芟削。一官吏，有功德於吳者，郡人祇立生祠山中，今並不錄。一人物，舊志頗多泛濫，苟非史乘可考者，悉刪之。一高僧，舊志但書名號，不為立傳，且失之簡，周志泛引博采，一人或錄傳并存其失也繁，今細加參核，事蹟在山中則詳，它處則略，皆其勝舊志者也。各篇中間有考證，如謂劉夢得詩生公講堂當在金陵，與虎丘無涉，據李陽冰石刻，唐人止知有講臺，不

聞有講堂，又謂可中亭，亦傳會劉夢得一輪明月可中亭之句，因名，據慧皎高僧傳，而其事當作日可中，非明可中也，恐夢得尚未見之，誤至仲光舊志辨可中為可月，則更謬矣，甚足正前人之承訛，非徒正舊志之失耳。

虎邱山志二十四卷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顧詒祿撰詒祿字禹詳江蘇長洲人是書首舊序山圖次巡幸次宸翰次山水建置次古蹟寺宇次溪橋浜街次祠墓坊局次人物流寓次高僧仙鬼次雜志物產次碑刻題名次藝文舊志只載虎邱詒祿以名勝雖屬虎邱而詞人學士遊遨春送別必在山塘山塘之景勢不可缺一坊局祠墓羅列山塘皆關忠孝節義街衢浜池經由脈絡今並增入此其不同舊志者也舊志題詠記序分注於山水建置之下詒祿以為重複割裂今特編藝文十二卷先詩後文詩以時代為先後文以門類為次序其山塘遊集諸篇亦為附入此亦其不同舊志者也然雖增輯山塘諸勝而元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龍壽山房竟失書殊不可解至於虎阜題名尤多缺略錢大昕虎邱詩云題名多未蝕手錄補圖經注曰左旁崖石有淳祐辛亥四明程振父題名右有淳祐癸卯長樂潘持等題名德祐乙亥天台戴覺民等題名又石觀音殿壁間有宣和六年胡少汲等題名紹興八年向子諲題名自來修山志者皆未之載是則獨責詒祿之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虎邱山志

金山志十卷 雅雨堂刻本 著錄

清盧見曾撰。見曾字厚山，山東德人。乾隆進士，兩廣總督。是書蓋其官兩淮都運鹽運使運使時作。九域志、唐時有非為頭陀卓錫於此，因斷手以建伽藍，忽一日於江際獲金數鎰，李錡鎮潤州，表聞，賜名金山。篇中謂唐建。元中間揚州陳少游以甲士臨江，韓滉曾以兵臨金山，縣少游會。則此山之名非自錡始。又梁天監四年釋寶誌同僧祐建水陸大會於金山。則金山自昔已傳，非始於建中矣。然棄徐昱釋門略云，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誌公靈跡所棲多在鍾山，即開水陸大會，亦不出金陵，則所謂金山者，當即徐昱所釋之異名，而非京口之金山審矣。要之金山自頭陀葬草開林，崇基表■剎，渡江者皆以是為登臨之地，而題詠斯多，遂為東南之名剎。謝靈運有從遊京口北固應詔，顏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可見南朝時金山尚未著名也。此編首宸翰，圖，卷一山水，卷二禪剎，卷三方外，卷四雜識，卷五藝文賦，卷六藝文詩一，卷七■藝文詩二，卷八藝文文，詩三，卷九藝文勅諭，卷十■藝文序跋。其采輯頗詳惜僅得其江山之勝。蔡居厚字寬夫詩話云，潮水昔通揚子，自大曆後，潮汐始不通。今瓜洲實與揚子相■連，自揚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口間則不復不至揚州。然並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乎，在■昔徒聞金山之南有漲沙者，安知異日金山不復與潤州為一邪。今■金山在山岸矣，陵谷易此，而況朝市之轉移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山志

岱覽三十二卷 果克山房刻本 著錄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幕，號陶山，湖南長沙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其書作於為泰山書院山長時，卷首首編天章一、聖祖二、世宗三、高宗四、詔旨五、祝文六、儀注七、頒賜、各編。岱覽見有嘉慶乙丑吳錫麒序、序、一、岱陽全圖、岱陰全圖、原岱上，卷第二總覽一原岱下，卷第三總覽三行宮圖、岱禮上，卷第四總覽二、岱禮中，卷第五總覽二、岱禮下，卷第六總覽三、岱廟圖、岱廟上，卷第七總覽三、岱廟下，卷第八分覽一、岱頂圖、岱頂上，卷第九分覽一、岱頂中，卷第十分覽一、岱頂下，卷第十一分覽二、岱陽圖、岱陽上，卷第十二分覽二、岱陽中，卷第十三分覽二、岱陽下，卷第十四分覽三、岱陽之東圖、岱陽之東，卷第十五分覽四、岱陽之西圖、岱陽之西上，卷第十六分覽四、岱陽之西下，卷第十七分覽五、岱陰圖、岱陰，卷第十八分覽六、岱陰之東圖、岱陰之東，卷第十九分覽七、岱陰之西圖、岱陰之西，卷第二十附覽一、岱麓諸山圖、岱麓，卷第二十一附覽二、大汶圖、岱山諸水，卷第二十二附覽三、徂徠山圖、徂徠山，卷第二十三附覽四、新甫山圖、新甫山，卷第二十四附覽五、靈巖圖、靈巖上，卷第二十五附覽五、靈巖中，卷第二十六附覽五、靈巖下，卷第二十七附覽六、琅瑞山圖、琅瑞山，卷第二十八博覽一、岳牧，卷第二十九博覽二、文獻，卷第三十博覽三、虞衡，卷第三十一博覽四、齊諧，卷第三十二敘覽之一、陶山圖、陶山自敘，而此[illegible]終焉。此編敘次明析，徵引博洽，固非明查志隆岱史所[illegible]及。而亦有[illegible]者，如岱禮下皆帝王封禪望祀之事，乃將宋朱熹跋泰山奏篆語攔入，殊不倫類。至其自敘仿摹班史，而文章高下判若天淵矣。

泰山志三十卷 嘉慶辛酉刻本 光緒戊戌補板 茅錄

清金棨撰。棨字戟門，安徽休寧人。是書卷前阮元序稱前明歙汪子卿作志既詮叙泯漏，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踈略淺陋，不足以紀泰山。此編蒐囿經之幽遼，悵舊志之殘缺，本聶鈫■泰山道里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旁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總為三十卷。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於千古云云，推許甚至。今觀其書，實多本唐仲冕岱覽。如凡例云一志支山，舊志如靈巖、琨瑞、新甫諸山，以為非泰安所隸，刪而不書，蓋志泰山非志郡邑，可比茲特詳備。一舊志所載詩文，今悉歸山水各景之下。此二例岱覽已如此，殆沿而非創。篇中每引岱覽，故知其嘗見此書也。又岱頂望吳峯引圖志云，一曰孔子崖，在桃花洞西，漢官儀及泰山記曰，吳觀者望見會稽，即此。明建過化亭

祀。棄岱覽望吳峯有孔子廟，創於明代，乾隆三十五年改建舊基之南，距金修志時非遠，乃無一字及之，何耶。金梓成書之後，即付剞劂，又三年以親老告養去，僑寓常州，移書常州守，請歸板於東省，板存縣庠。歷年久■，漸多殘佚。光緒中仁壽毛澂令泰安，始訪求善本，訂訛補缺，未幾調任，李威泰應逵承其後，重加補輯，始還舊觀云。

桂鬱巖洞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曹敦臨撰。敦臨字吉甫，一字恆石，浙江平湖人。是編題曰桂鬱巖洞記者，桂謂桂林府，鬱謂鬱林州也。然雖標名桂鬱，而興安之海陽山石乳洞、靈川之靈巖山華巖洞、陽朔之都嶠山碧蓮峯、全州之激玉巖、梧州之大雲山、蒼梧之何僊山、平樂之紫山月巖、藤縣之李白巖南山，亦附見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稱桂林栖霞洞下勝實未窮其奧，以燃炬息中止。其云洞深三十餘里，特想像之辭，蓋出入僅四五里耳。篇中隱山六洞謂六洞小篆皆唐李渤所書，考唐太和二年十一月李渤留別南溪詩，此刻已是宋紹興間重摹，六洞小篆久已無存，惟疊綵巖風洞尚有會昌五年五月李珏題名而已。

續金山志二卷 光緒庚子刻本 著錄

清釋秋崖撰。秋崖爲金山江天寺住持。以盧氏之志輯於百年以前，而復漫漶消磨，楚經咸豐紅羊劫後，於今又四十年矣。失此不修，恐後來法嗣於代遠年湮後，無以爲考證之資，於是參究綜閱，爰謀修輯，時閱五載，而新志於此告成。上卷首形勝，次建置，次禪考，次職次，頒次藏寶，次詩文；下卷禪宗，自梁至明歷〔illegible〕下及清〔illegible〕，附考異。舊志則元和郡縣志文山在縣西北十里，苻堅〔illegible〕破獲氏俘置牛山下，名獲苻山，〔illegible〕其在肥水之戰，相去甚遠，無論矣。即三河連捷，亦在盱眙左近，而苻之幽州，本僑置今高郵州之地，要獲俘反置于孤嶼也，其說甚爲支〔illegible〕。謂金山出自華嚴，浮玉之名本自道書，而不引山海經之證，斯失之矣。此則欲援合書〔illegible〕增〔illegible〕，猶之俗見也，且彼所謂之金山所謂浮玉，安知非別一山乎。

雲南山川志一卷　函海本　存目

明楊慎撰。慎有丹鉛餘錄、續錄，清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滇中僻在一隅，故六詔山川，為前人所罕道。明世宗時，慎以爭大禮，撼門大哭，下詔獄，廷杖，旬後糾眾伏哭，乃再杖於廷，謫戍雲南永昌衛。明史本傳稱其聞父廷和赴，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是編所志山川，如金馬、碧雞、滇池、洱海之屬，皆近雲南府城；羅岷、哀牢、高黎共山、瀾滄江之屬，皆近永昌戍所，大都其身親歷。其謂羅岷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鄉人為之立祠祀之。山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山岩上野獸拋踏而下，此辨甚是。乃又謂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斯則妄語矣。至云九隆山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見沈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沈木化為龍，眾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以為酋長。是蓋蠻人■尊其酋，造為神異之說，■震服■愚眾。又言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王氣，彌不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雲南山川志

羅浮志十卷 嶺南遺書本 存目

明陳槤撰。槤字廷器，廣東東莞人。是書卷首自識云：羅浮志乃宋是菴王胄所輯，而後人所續者，皆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譌，幸而指掌諸圖記猶在，有足徵者，遂為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卷。然今只有十卷，其卷十稱羅浮舊有題詠，今因掇其英華，次其部居，首紀神仙之詩，次錄唐宋諸作。顧編中所載止于唐皮日休以後闕焉，如宋蘇東坡集，關於羅浮者共有六詩，其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七古，及白水山佛跡巖五古，皆卓然名篇，足為羅浮生色，亦不錄入，且此編與一十五卷之數不符，殆非完書歟。

虎丘山志四卷 明刻本 存目

明文肇祉撰。肇祉字基聖，江蘇吳人。據篇中文翰林墓下注，余大父待詔公也，因知其為徵明孫。是書分十門：本志第一，泉石第二，寺宇第三，草木第四，流衍第五，人物第六，靈棲第七，釋流第八，見聞第九，文辭第十。寺宇小吳軒在寺東南角，飛駕出嵒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云天開圖畫，好事者云：過吳而不登虎丘，俗也，登虎丘而不登小吳軒，猶不登也。今軒已廢，吳人猶於寺之東南榜小吳軒三字，並錄其語。錢大昕詩云：鄉情猶未免愛說虎丘山，此之謂也。文以陳顧野王虎丘山序冠其首，詩自陳張正見從永陽王游虎丘山詩，至元周馳止，不錄明人，是亦具有別裁焉。

九疑山志四卷 嘉慶元年刻本 存目

清樊在廷撰。在廷字梅村，湖南寧遠人，官清泉縣訓導。清四庫全書存目有蔣本厚九疑山志六卷 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山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又地理志零陵郡營道注云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是仍作九疑，不作嶷。營道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在廷即其邑人，是編就舊志損益變易之。自序謂增其未備，去其過濫，正其所傳訛，似尚未然。如篇中萬歲山云昔傳有過其下聞山神呼萬歲者三，故名。蓋襲史記封禪書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彼從官以欺漢武，此何為者？九疑山有九峯，四曰娥皇，六曰女英，雖其來已久，實皆後人妄名。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孔穎達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然則何以無癸比峯乎？凡此之類，似皆當釐正而未釐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九疑山志

鼎湖山志八卷 康熙丁酉刻本 存目

清釋成鷲撰。成鷲為廣東肇慶府高要縣鼎湖山慶雲寺住持。高要山水以端溪七星巖為最著，而鼎湖山則罕有知者。據邑志，鼎湖山一名頂湖，一名天湖，一名雲頂山，在水坑都，高千餘仞，周回百里，北鄰鼎峙，為端州巨鎮。山頂有湖，四時不竭，天將雨，湖先出雲。或云上有龍湫，深不可測，旱則禱之能致雨。竊意此山本名頂湖，後乃作鼎，於是遂以軒轅采龍處附會之。成鷲是志，則以為昔盧祖會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然篇中所載詩文碑記皆以於明，無一宋時人也。道書亦以高要頂湖山為第十七福地，而此獨遺之，乃云鼎湖為端州名山，道書所載洞天福地未與焉，不知道書頂湖即鼎湖也。至列慶雲十景，曰湖山鼎峙、峽水朝宗、憩菴環翠、小駐層峰、方池月印、曲徑雲封、龍潭飛瀑、鳳嶺跡鐘、菩提花雨、檜院香風，則此等風景在在有之，不必定是鼎湖，是殆地志陋習相沿已久，於成鷲奚責焉。

史部地理類山水之屬　程安十五種計二十六頁

甲戌十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鼎湖山志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附纂錄十卷 廣雅書局本

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球字伯玕，安徽黟人。球嘗從同縣俞正燮、汪文臺游，潛心經術，多聞彊識。魏書崔鴻傳，子子元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隋書經籍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纂錄一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無纂錄。唐書藝文志同。崇文總目始不著錄，蓋亡于北宋。清四庫全書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提要云是本題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偽本也。又有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載何鏜漢魏叢書中，■出在屠喬孫本之前，提要以崇文總目有十六國春秋略二卷，疑或唐後人節錄鴻書，然未可定。而球則謂鴻書百卷久已放佚，■纂錄本尚存，可概見，漢魏叢書■四庫總目以為別本，未免失檢。因取與北齊修文殿御覽、偏霸部互相校讎，小有異同，則加考訂，補正脫誤，使成完書。故是編補輯，即以為底本，多依晉書傳記錄補。其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錄，又不從載記。如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儁、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譔為十六國春秋，因以此為前後爾。其全書編纂，雖不及屠詳，而采集皆信而有徵。至所引北齊修文殿御覽一書，未見傳本，嚴可均鐵橋漫稿云邢氏澍言漢中張姓藏有是書，邢非謾言者。余將求，不無想望，今去■文遠，每遭兵火，豈後尚在人間歟。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卷施閣集本 著錄

清洪亮吉撰。亮吉傳經表已見經部羣經總義類。是書自序有曰：十六國疆域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然志十六國之難，更難於東晉。其言是也。此編既以何鍾所列崔鴻十六國春秋爲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所錄及諸輿地圖所引，尚是崔書，而湯球十六國春秋補輯所稱北齊修文殿御覽則洪未之見也。十六國疆域往往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復有逞其私臆，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前燕標荊土之名，或僅得一城，或惟餘數縣，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以陝北爲荊州，乞伏以隴川爲益土，諸如此類，錯雜紛岐，篇中皆一一爬梳，州界限至于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咸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焉，莫不條理井然，勿相混■。蓋與■所著東晉疆域志同爲讀晉史者不可少之書也。

九國志十二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著錄

宋路振撰。振字子發，永州祁縣人。景德中官編修同修起居注。宋史文苑傳稱其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徐無黨五代史吳世家注引九國志，可見書雖未成，已行於世。歐陽修五代史以十國為世家，當即本於振書也。歐史吳世家言孫儒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閉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此書李神福傳則云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使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劉威傳亦云威曰：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敝。其載神福之諫，較歐史為詳，且不出友規也。惟田頵傳云頵

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殭敵匝壘，不用田頵，恐非長策。行密遂復起之。是友規所言者不用田頵耳，歐史或別有所據。志於吳國凡為傳四十有三，南唐僅周本一人，馬令南唐書全錄之，不易一字。據歐史云徐昪將篡國，先廢臨江王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周本。本欲納濛，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又云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今考陸游南唐書云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勸進表上之。本初不知，則其隨至金陵，亦為其子及諸將所脅，愧恨而卒，足以自明。作九國志自應列於吳將之中，乃載諸南唐，非激揚名教之義也。其它多足補五代史之遺。第十二卷北楚即歐史南平世家，為宋張唐英補撰，高氏四世五帥

外上李景威一傳耳此書阮氏四庫未收書目
已撰有提要似太簡略故重補之

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十八卷文字四卷叢錄二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其書蓋效陸游南唐書而作敘事簡潔遠在游下後主紀載其幸波斯女不時游幸已可見其荒淫而后妃傳乃又將波斯女列入語雜猥褻殊污筆墨至如素馨離非女子正劉知幾史通所謂傳諸委巷之類祇可供詞人點綴風景何足入史耶考異謂南漢立國事勢略與南唐相似馬令撰南唐書烈祖以下稱某主

書胡恢稱載記恢與令皆宋人自尊其本朝較異代追記者有別惟陸游書後出稱本紀其烈祖論謂史記秦莊襄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著於本紀自謂用史記法斥恢等之陋然劉知幾史通嘗稱莊襄要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羽名曰西楚號止霸王以諸侯而稱本紀名實乖謬誠如史通所譏若五代國不如史通所譏名隸諸侯者比矣故十國春秋凡稱帝者皆曰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因未嘗議其義例之非今稱紀者從

著錄

游書及春秋也此說雖辨其實未是考四庫全書提要於陸游南唐書有云南唐元宗於周顯德五年即去帝號稱江南國主胡恢從晉書之例題曰載記不為無理又云司馬遷之失前人已深排之游乃引以藉口謬矣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勢相近有所左袒於其間乎是提要所不以游書稱本紀為然南唐如此他國可知故於吳任臣十國春秋不復議及者以論已見前耳其餘考訂亦自詳核文字之外復附以叢錄於南漢之事抑可謂洪纖畢舉矣

南漢紀五卷 原刻本

清吳蘭修撰蘭修字石華廣東嘉應人是書卷首有道光十五年武進李兆洛序大旨謂南漢地僻胡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各皆隨所見聞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則又徒為裨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因謂李書義必深嚴事必翔實別有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外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徵核而不華今細覩之其言若非阿好至評十國春秋則似貶之少過然其擴拾雖富而不注明出於何書實一大病若編纂仿前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為五卷而各注書名以矯其失既有考異復有附錄此尤特色不獨稽覈精詳非任臣所能及已也

明氏實錄補注一卷（仰視千七百二十大鶴齋叢書本）著錄

清徐松撰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明楊學可明氏實錄已見清四庫存目中提要以其所述不無溢美而序次頗詳亦足與正史相參考今讀之實紀載寥寥故是編[缺]明太祖實錄及大事記明史本傳諸書為之補注于下事蹟較備其中如拜牟圖南為丞相注云明太祖實錄作牟圖南為承旨按明史明玉珍此時未設丞相之官當以實錄為正二

月初八日抵重慶屯兵金馬山鄧李喜不至梁王孛羅重南省廉訪司官先二日已走注云元紀云二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走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徹爾特穆爾等擊敗之捷明玉珍弟明二此錄不載敗還亦不言明二被擒遂在鋪張故以敗衄為諱也冬明命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注云平蜀記以為正月丁亥事明史明玉珍傳亦云四年正月是在辛亥春無疑而此錄繫于庚戌冬未知所據大明

封幼主為歸命侯彭后為王妃賜田第以居注云明太祖實錄授昇為歸義侯七修類稿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此皆補正楊書雖有依據楊書不顯轉藉是注以傳矣

西夏書事四十二卷 道光六年刻本 著錄

清吳廣成撰。廣成字西齋，江蘇青浦人。西夏綿延五代，終始遼、金，顧紀載闕如。其攻伐、禮樂、兵刑諸大務，僅散見於宋、遼諸史。及王偁東都事略、李燾通鑑長編，如孫巽夏國樞要已入宋史傳中，劉溫潤西夏須知又以記於神宗之世，當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距夏未遠，而諸傳同異乖違已復不免，況曠隔數百載後，以一人之力網羅遺佚，其事愈難。是書乃彙廣以下正史、野乘、奏議、記銘，博采旁搜，仿紫陽綱目，次第年月，使西夏[redacted]二十七主三百四十餘年之事迹較然不紊理亂興衰，如聚米之在目，誠非近世一偉著哉。其編中以梁末帝乾化三年封李仁福隴西郡王，為李氏封王之始，謂新舊五代史乾化二年封高季興渤海郡王，是荊南受封先夏州一載，而後世史家顧以高氏備十國，置李氏不與，何也。廣成以此詰難歐史，似未允。歐史依司馬遷例，撰十國世家，其不列李氏者，實以其時十國[redacted]割平，而獨西夏一隅方抗衡中國，尚未能要其始終，且元昊臣趙郎自大積而不與，固其空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夏書事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　明原刻本　著錄

明嘉靖六年奉勅撰初名大禮全書世宗更定其名曰明倫大典七年乃自為之序斥楊廷和毛澄等為罔奸以張璁首倡大義次則霍韜桂萼席書方獻夫云其進明倫大典表則由楊一清張璁翟鑾領銜初璁執王瓚具論世宗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上疏謂宜為興獻王別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揆諸當日情事此議固未可厚非迨襄府棗陽祐楒上疏謂孝宗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於是武宗亦稱皇兄矣以向所君事而伯之兄之可曰名正言順乎其後何淵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張璁桂萼各上疏璁曰何淵所請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萼亦曰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奸邪之術是璁萼二人猶能

持正也嘉靖十七年遂上獻皇帝廟號睿宗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夫豈璁萼所及料哉讀段玉裁經韵樓集有明世宗非禮論九篇大抵援公羊為人後者為之子與臣子一例為說斯固非明之君臣所知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明倫大典

東林本末三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著錄

明吳應箕撰。荆駝逸史有此書，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東林本末序，下注云：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案朱彝尊明詩綜吳次尾小傳，所著有東林本末六卷，卷數相合，此本只上中下三卷，或刪或併，皆不可知。又應箕樓山堂集中有國事論一卷，是編之七論皆在焉。序中並載東林本末序，則書出應箕手無疑。又據後陳定生書，己卯之春，嘗以原稿寄定生授梓，越五年遂遭鼎革，故此稿仍存維崧家也。同治甲子，當塗夏燮校訂之。光緒甲午，貴池劉世珩重刊之，視逸史為完善矣。應箕序稱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之別號。東林爭言真偽，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偽者反至負東林。蓋起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偽者，亦勢使然也。其■言至允。明史顧憲成傳贊曰：憲成諸人清名姱修，為士林標準，縱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子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為重，攬時譽者藉以標榜，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爾然哉，亦不失為持平之論。而魏源古微堂外集乃有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之語（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更以明之亡國歸獄東林，不其傎與。

朔方備乘八十卷 光緒七年刻本 著錄

清何秋濤撰。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秋濤始為北徼彙編六卷，嘗刻於京師，即是書底稿。咸豐■八年，秋濤（官刑部主事）經兵部尚書陳孚恩保奏，■後以此書進呈，賜名朔方備乘。著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升補，並著在懋勤殿行走。書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繕進，又燬於火。其後秋濤之子芳徠乃奉其殘稿謁北洋大臣李鴻章，篇帙不完，塗乙紛編。鴻章因屬編修黃彭年、與畿輔志局諸人為之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刊成全書，次第付剞劂，歷十寒暑始竣。蓋書之幸存，其艱若此。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為夸誕，傅會多游歷所紀，半屬傳聞，譌語疊出，又或展轉以譯，名稱互歧，競尚瑣聞，無關體要，以云徵信，蓋亦難之。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清聖祖整旅北徼，設界碑於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

諸地，著錄之■家，雖有纂述，尚少專書。秋濤此編本當代官書，以正傳誌，據歷朝正史以證古蹟，匯中外輿圖以訂山川，蒐稗官外紀以資考覈。[illegible] ■諸書，有如艾儒略職方外紀、張鵬翮使俄羅斯行程錄、圖理琛異域錄、方式濟龍沙紀略、松筠綏服紀略、俞正燮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張穆俄羅斯事補輯、房齋籖記、西洋人俄羅斯總記、魏源俄羅斯盟聘記、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姚瑩康輶紀行。其辨正諸書有如七十一西域聞見錄、趙翼簷曝雜記、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繼畬瀛寰志略。此外更有庸書之誤。凡為考、為傳、為紀事，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清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各為之說，雖地只一隅，亦不與疏外，其為力之勤，為用之切，固世儒所公認也已。

朔方備乘札記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字若農，又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十年以一甲三名及第，授編修，官至工部侍郎。文田精究朔方輿乘，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錄注。是書蓋其讀朔方備乘，即校注於書眉及旁注者，其門人元和江標最而錄之，刻入叢書。何秋濤謂俄羅斯即烏孫之音轉，知其轉而不知對音，篇中■自失必兒種以爲，李云失必兒即鮮卑二字之對音，今俄羅斯錫伯利即此失必兒之對音也。孫可勒河，李云元秘史之桑枯■河，即此對音。鄂爾順河，李云元秘史作兀兒失溫河，即鄂爾順對音。類此甚衆，皆足補正何書。大食傳其姓大食氏噉密莫末膩，李云噉密即馬哈默，亦即穆罕默德；末膩即牟尼，亦即末膩，此即天主教之主也。末尼蓋教主之稱，猶曰和尚耳。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設

摩尼寺，即末膩對音。宋史外國傳大食國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謂末尼猶曰和尚，此其證。杭大宗續景教考以摩尼為回教，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以爲其說良是，但此異，其實景教者猶太教，非回教也。元諸王脫忽傳次年乃歸土拉河，地在金山之北。李云顏船以土拉河有二，其說娓娓可聽，以予考之則非也。前後之土拉河皆有黑林二字，黑林即和林，本王罕舊居，時已有此號也，安得有土拉河乎？此正何書之誤。最爲詳核。何書謂尼布湖、尼樸處諸名皆尼布楚之譯異，或分爲兩地，尤滋疑惑。■■於此可見朔方輿乘之難言矣。

多爾袞攝政日記一卷 文獻叢書本 著錄

清李若琳等撰。多爾袞攝政日記，爲清內閣大庫舊藏，宣統初清理庫檔流落於外，後歸寶應劉氏食舊德齋，由故宮博物院刊行，列爲文獻叢書第十五種。原卷起五月廿九日訖七月初九日，而不紀年，因中有閏六月，檢勘餘書及實錄，知爲順治二年，是編初無名稱，每日記事後均書記者銜名，與清起居注體例略同，故劉氏於其所錄副本題曰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攷清起居注■康熙間始置，館當順治時尚無其制，故宮博物院改題今名，較爲合宜。篇中所載，多足爲後世法戒者，如王云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云予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的■亦以此蒙下，最爲可笑。後來越看越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夫當日上下相蒙，致騰笑敵國，而明之君臣猶遇事欺飾，諱欲不亡焉可得哉。又載王云明朝宮女數千，崇明人談往有前朝宮女一條，極述莊烈帝之奢侈，如言宮中日食三千金，一宴用十萬金，冬月金銀大爐以數千計之類。清四庫存目提要以爲似非實錄，然既有宮女數千，則日食三千金自是事實，特舊制相沿，匪自莊烈帝始耳。至于述洪承疇錦州戰事及松山之役，俱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多爾袞攝政日記

采石瓜洲斃亮記一卷 寄菴叢書本 存目

宋蹇駒撰。駒潼川人，虞允文門下士也。宋史允文本傳論曰：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于此。然允文采石一捷，於南宋偏安誠不為功，亦適值金世宗即位遼陽，數海陵過惡數十事，軍心不固，故致失利。其中蓋有天幸焉。金史本紀言亮未遇弑之先，猶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設使完顏元宜等軍不反，其事尚不可知。駒之是記，感於師誼鄉情，敘述未免鋪張，且亮本自斃，而題曰斃亮，已失其實矣。雖然，允文之趣李顯忠交軍，軍人大奮，用能一戰而勝，其功固不可沒也。

召對紀實一卷 西泠印社活字本 存目

明楊山松撰。山松為嗣昌之子，據稱此事原係戊寅六月十八、七月初四兩番召對，諸本混而為一，先人原有日曆所錄，較真。案明史黃道周傳，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又攷黃漳浦集有烈皇召對記，明著崇禎十一年六月十有八日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與明史本傳所載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自是兩番召對，何待山松言。山松是書[illegible]，意在為父辯冤而攻擊道周，殊為偏激，其謂[illegible]另為細書起見，不然先人起復司馬，初入國門之時，而言之於爰立之後，此衷難問，即百喙難為解免。又引吳偉業綏寇紀略云：使黃公果重國事，於己進退固弗恤，則有疏即上，馮公元颺安能使所知日守之而久不發手。惟可使所知日守之而不發，且曰公得政所挽

可見注重寫其嗣昌之人品

同者大率非覩傀一相之得失，係此疏之上否乎。是梅村業已為石齋描寫，不俟從旁之推敲矣。無論偉業之言得諸傳聞，未足深信，即使果然，究何解於嗣昌之人品與失機誤國之罪耶？[illegible]清四庫[illegible]總目提要自謂綏冠紀略，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浣山松此[illegible]編手

皇勤政記載楊嗣昌奏命勦賊忽報天旱，嗣昌伊日論華嚴經懺悔自死，其點闇無識如此

西北域記一卷　梅莊雜著本　存目

清謝濟世撰。濟世有四書經學，已見經部四書類。是編蓋作於戍所，多紀山川物產，言蒙古事者八條，亦只道其風俗。開卷首列青[illegible]冢，據稱以四月至冢，草果青，然是時塞外草皆不白，以八月恐此冢亦不能獨青也。此等傳說，徒供詩料，不待目驗，知其非實矣。又言蒙古人極信喇嘛輪迴之說，雍正癸卯春，格耿圖克圖卒，喀爾喀汗疑珣弟鴆之，格不服，既而曰將舍之，俟格耿再生問。丙午，境內三歲兒自稱格耿者四，汗不能決，遣使如烏[illegible]思藏，已於第七代達賴喇嘛初第五代達賴喇嘛卒，烏思亂，第六代達賴立，遂我聖祖既平藏，綏遠絕闊，置江卫，婦十歲兒自稱第五代達賴後身，姑立之，命格耿之從孫四額駙等以兵送至烏思。四兒者額駙之庶子，在烏達賴謂使者曰此是也。由是稍疑之，此亦其欲破除迷信者也。至其阿爾泰山（原注今名阿爾斯山）

爲崑崙謂元人以積石爲崑崙是崑崙反在析
支之下誤矣今地志以星宿海西南之河爲河
爲河源其上已穎喀喇山爲崑崙亦誤禹貢
言導河積石不言導河崑崙山海經言崑
崙之邱黑水所出不言黃河所出原不必合而
爲一其論皆確具足見其精於輿地之學而
此之當列於史部地理類可無疑也

史部 載記 紀事本末 類 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八頁

甲戌三月江瀚

平定交南錄一卷 道光仿 氏刻本 著錄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illegible]瓊山人景泰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謚文莊事迹
具明史本傳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續四庫
總[illegible]目已著錄是書當係張輔子懋請濬
爲之以表揚輔者錄中稱輔爲王蓋以輔
卒進封定興王故也其言季犛毀中國儒
教謂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明史張輔傳

外國安南傳俱無是語明史張輔傳載簡定
僭稱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皇此云簡定自
稱陳姓僭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
號又云生擒簡定于美利柵之山明年二月還
朝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叛號季擴僭
稱重光年擒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
虜而立季擴定敗潛走寇閩王班師後遣陳
景異等同反明史安南傳亦謂阮帥等推簡
定爲太上皇別立陳[illegible]季擴爲帝紀元重光推

阮師作阮帥異平、陳棻異亦作鄭棻異、是輔傳誤也。其叙戰事、則頗較史為詳云。

靖海紀略四卷 別下齋校本 著錄

明曹履泰撰。履泰字大來、海鹽人、天啟五年進士。[redacted] 是書乃其出宰同安時、海氛不靖、鄭芝龍出沒海島、兵將股慄、同安一邑、為海之咽吭、岌岌有不能旦夕保者、履泰[redacted]以一身力支危局、獎率閭井保甲、俾成勁卒、鳩集漁舟、賈船藉充戰船。此編皆其與道撫言事書牘、及曉諭約束之文。其諭鄭芝龍云、屢閱來揭、爾為俞總兵所激、亦已詳悉。爾果實心效用、芟除萑寇、地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事有可為、有不可為者。如爾所稱水操游擊、此朝廷遴拔之官、非撫按所得而主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自取而與、而禍一路騷動、然有害於無辜之百姓、無益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為爾之計、只安解散、立功將來、前程自不可量。其言剴切、卒以操縱得宜、芝龍就撫、同黨李魁奇、扶鍾斌以叛、或被擒、或投水死、海患遂息。

復泰明史無傳據蔣先照跋稱後擢吏科給事以參李希搀爲大璫羅織受誣當戍嶺南入閩援太常少卿洊至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黃臺兵潰擲身巖下一氣絕後甦遂爲僧攜至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隨之歸痕發背卒卷首倪元璐序謂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救魏黨蓋作於復泰以譴去之日也

袁督師斬毛文龍始末一卷 荆駝逸史本 寫錄

明李清撰清爲遼東督師袁崇煥客是編自崇禎二年五月崇煥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在清江者給賞登舟六月十二日過江進城畢其中敘斬毛文龍事崇煥詰責文龍與明史袁崇煥傳大概相同但無楚華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之語恐明史所載十二罪條崇煥專殺後奏報之詞非事實也史稱崇煥既斬文龍以其狀上聞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後日崇煥之誅伏於此矣況又有兵減餉增之疑乎亦見明史本傳考今人所輯滿洲老檔有天聰二年毛文龍前後來書其第四書云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第五書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大事成後方見我心是明非僅輸誠通好已也降之邪誘之邪而滿洲終疑之故第七書云僞以欺詐見

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文龍誠匹測然
崇煥亦主和議，天聰三年數賊滿洲書旦
載毛督惟措詞書正大，不似文龍詭秘耳。且據
李遜之啟禎朝紀事，則謂文龍[illegible]與滿洲通
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illegible]衛地，奏族後功，
已成約矣，未崇煥以督師出，及復任覘毛有成
約，陰遣喇嘛僧啖以厚利，冀解毛約以就袁，滿
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
龍在彼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

為名，直造皮島云云。由是觀之，則袁之斬毛
純出私意，又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極稱
文龍有牽制之功，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崇
煥所知之而故悖之，其禍真自取矣。[illegible]當經略遼
東，此書[illegible]於[illegible]可見當日議論之一班焉。

庭聞錄六卷 豫章叢書本 著錄

清劉健述。健字汝嘉，江西南昌人。是書紀吳三
桂始末，卷一乞師逐寇，卷二鎮秦徇蜀，卷三
收滇入緬，卷四開藩專制，卷五稱兵滅族，卷六
雜錄備遺，附錄平定緬甸。其曰庭聞錄者，蓋
健之父名崑，字西來，順治十八年進士，三桂時
官雲南同知，脅之降，不屈，削髮遁居寶臺山，曾
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書，稿失僅存十之一，
健因舉所以聞猶能記憶者筆之于冊，自序稱

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之談，亦竊自以為有間。
且事多其父口述，崑本節義之士，宜其言之足
以徵信也。書成于康熙五十八年，距滇變四十
餘載，再以篇中言三桂謁帝王，情詞懇切，聲淚
俱下，一軍為之動容，三桂即壁中薙髮甚審
王鑽刀定盟而返，今人所刻端安黃譔著筆
記，載三桂上康熙帝書，痛論九王子之背盟，其
言當非虛造也。雜錄云偽宮財物充斥，籍
沒裁紙折疊小刀，多至於數庫，是詎非胡

椒八百石之類矣。

臨清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俞蛟撰。蛟字青源，浙江山陰人。王倫陽穀人，嘗為縣役，因事責斥，無以為生，遂鈔撮方書，為人治癰瘍，頗驗，擇受病男女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為義兒義女以報德。又詭稱遇異人，授秘錄，能召鬼神諸邪法，以惑愚民。後自稱清水教主，言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為清水教。積十餘年而教益熾，倫遂起事，連陷陽穀、壽張、堂邑，圍臨清。清廷命大■■舒赫德■師，於是王倫黨羽略盡，勢不可支，因縱火自焚。蛟躬臨壁壘，目擊情形，特紀是編，述其顛末。其■云：王倫踞汪氏宅，侍衛英濟圖與把總仙鶴林，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倫安在。倫出應，鶴林即前擒其辮，濟圖扭其胸，厚賊盡力格鬥，兵丁稍卻，鶴林、濟圖猶與王倫臥地上扭結不可解，一賊以短刃刺濟圖，中其喉，濟圖遂釋手。王倫從此不復見矣。則王倫非自焚死也。當日奏報而人云似此為得

真。若篇中謂以妓女上城解其褻衣破妖術，是則齊東野人之語矣。

平定教匪紀事一卷　原刻本　蕭錄

清勒保撰。勒保字宜軒，滿洲人，官四川總督，一等威勤伯。是編蓋勒保於教匪平定後，追述其六年中督戰之勞，與諸將帥奮身克敵之狀，敘為一編，以誌始末。並將各路殲擒賊首姓名，注明在何年何月何地，另列於後。其詳於四川，而略於陝楚者，則以其親歷之境，故言之鑿鑿也。文筆亦簡淨不支。第篇中稱六月白號王三槐、冷添祿等，踞安樂坪，臣督兵圍剿，八月生擒王三槐，則非其實。案不知撰人《勘靖教匪述編》云：總統勒遣都司馬龍與渠縣貢生劉星渠入安樂坪賊壘，勸之降。於是二人留賊中，而說王三槐入大營見總統，已縱之去。後令小軍二人往質，給三槐來再議，至則擒之。二小軍死於賊，而冷添祿遂代領三槐之衆。是三槐乃計誘，非陣擒也。又李元度《先正事略·劉清事略》云：川督勒保令公赴賊營招撫。時公已由南充令驟遷建昌道，賞孔雀翎矣。

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公令前隨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較大捷，星渠趁亂衆中逃出。其說雖微異，然三槐就擒，實由計誘，固無疑也。惟事略謂劉清是時已遷建昌道，則殊舛謬。仁宗之知清，以三槐俘京廷訊時，言四川好官，祇有劉青天，乃膺殊擢。三槐未俘，仍令南充，匪特朝廷不知清，即勒保亦不知清也。元度事略與其原文首段已相矛盾，其為失檢，正不待深辨耳。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萬錄

清文慶等纂輯，書成於咸豐六年。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至二十九年英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止，先後十四年，凡上諭、廷寄、及中外臣工之摺奏，下至華夷往來之照會書札，其有涉於夷務而未盡載入實錄者，悉編年紀月，按日詳載，洵論外交者得失之林也。道光十八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以貨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兩，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其論殊為有見。故兩廣總督鄧廷楨等覆奏，■亦贊成之。■旋經御史袁玉麟則謂弛禁不可議，其於是非者有三，關於利害者有六，仍請益申厲禁之法，給事中黎攀鏐則稱應責成該省督撫，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而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以為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今欲加重罪名，

必先重治吸食、當日因始蔣湘南嘗以書諍、見七經樓文鈔大旨以所種淡巴菰為說、與許乃濟疏同、然疆臣疏入、多主爵滋議、十八年遂命兩江總督林則徐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迨焚毀煙土、義律不服、騷擾海疆、一誤於琦善、再誤於耆英、五口通商、白門之約成矣、此中國對外失敗之始也、而諸臣奏疏、猶以就撫、效順為辭、不亦重可哀乎、方林則徐[illegible]在粵時即有疏云、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形棘手、硃批一片胡言、當同光間、王闓運作湘軍志、尚不以製礮造船為然、如宣宗之責林、固無怪焉、

史部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著錄

清賈楨等纂輯、書成於同治六年、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豐十一年七月止、體例仍如前書、英人欲入粵東省城之議、肇於道光二十九年、延宕數載、議終不決、兩廣總督葉名琛[illegible]昧於事務毫無部署、咸豐六年九月、因水師在划艇內拏獲盜匪、英領事官巴夏禮[illegible]力藉端起釁、攻擊城垣、事機已迫、名琛猶迷信乩語、謂不出十五日總可了事、七年十一月英兵入城、吏擄劫名琛而去、遂釀成有清二百年來未有之恥、迨夷船闖入大沽口、礮臺被占、僧[illegible]朝議紛紜、尤多可笑、會廣[illegible]論奏、[illegible]會奏東義勇擣香港以牽其援兵、登州水師合旅順以截其歸路、殷兆鏞奏夷匪大黑猛烈、擬一破之之法、令軍中多採舊如絮被、愈舊愈妙、以水濡透、橫張為蔽、諸如此類、直同囈語、道光時有謂洋人胃被腳直不能登陸者、此次勝保奏、猶云其骸足崛強、未能靈便、騎

史部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

馬亦未能利捷，并此不知，而況其國掉手，旋經英俄提出四款，要求定約，仍以常兵六千名駐京，及親遞國書二條，堅執不允，卒致秉輿幸熱，園庭被焚，城下之盟，爭莫大焉，至俄羅斯分界一事，亦相持日久，終歸失敗，語曰，弱國無外交，信非虛云。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一百卷 故宮博物院印本 著錄

清寶鋆等奉敕纂輯，書成於光緒六年，自咸豐十一年七月起，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止，體例仍如前書，前書於海外國名人名，咸加口旁，此編則咲夷，咈夷，並改稱英國法國矣，同治初，大難未平，英法皆願助戰，不惟戈登屢克名城，其功尤著，而華爾卜羅德勒伯勒東等，且俱臨陣捐軀，五年總稅務司赫德著局外旁觀論，英公使威妥瑪[illegible]著新議略論，皆極言內政外交之失，首倡借新法自強之議，於是京師開同文館，其後遂派學生出洋，江南設製造總局，製造大器，福建創立船政局，造輪船，習駕駛，從前守舊之風氣乃稍變矣，其中最困難者，莫若天津市民毆斃法領事及焚燬教堂一事，九年五月，天津民教搆釁，衆百姓毆斃法國領事，並將教堂焚燬，殺害二十餘命，並將其仁慈堂內貞女擄戮，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來津查辦，而法國公使羅淑

亞，屬次照會總理衙門，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一面以兵船恫喝，勢將決裂。國藩不得已，請以府縣交刑部治罪，因此遂負謗聲。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傳聞該大臣奏辦■情節，多有未符，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於嚴。求安徽巡撫英翰奏，曾國藩不過自稱內疚神明，外慙清議，而議者亦歸咎於曾國藩，謂其始終貽誤，亦無辭以自解。其實既欲善全和局，又思曲徇民情，設身處地，勢

誠兩難。況津民肆毆，豈大業外出殺害二十多人，置之不問，詎可謂平？蓋■尊■攘■夷之■說深入人心，故是書猶以籌辦夷務為名，庚子義和團之亂，其所從來遠矣。

綱目志疑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華湛恩撰。湛恩字孟起，江蘇金匱人。宋朱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惟凡例出於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間有疏失，固所不免。況所商榷等之續編，舛謬愈滋乎？湛恩是書以汪克寬所著考異參互比校，謹嚴稱當。誠綱目之功臣。惜其所考未備，遺漏尚多。又續綱目書晚出，汪氏不及見，故於汪氏考異之外，■復有所

得，録而次之。其中如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謂蔡字疑當作藺，今一統志山西永寧州有廣藺縣故城，在州西，又有皋狼故城在州西北。永寧州在春秋屬晉，在戰國屬趙，智求地于趙襄子，似相脗合。又秦魏齊伐楚殺其將唐眛取重丘，謂重字疑當作燕，春秋時有二重丘，一晉地，一齊地，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泚水又西，

灅水注之水北出英邱山南入于泃水（案鄭注邱引呂氏春秋）々々者重邱即芘邱之誤二條俱確然如趙李牧代燕取武遂方城分注句以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謂十字疑當作千史記作數十人通鑑與今注同皆作數十人穆慮數十千不足以餌匈奴也似當從史記此說非也史記李牧傳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亦謂棄之以恣其殺略也棄數千人以恣其殺略恐無是理當以通鑑為正劉備自立為漢中王分注費詩謂關侯曰今王以一

時之功隆崇漢室（室字疑當作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謂漢室二字無着落考是時關侯因黃忠位與己並故不肯受拜而費詩諫之也則室字當作升言黃忠字漢升隆崇漢升與上下意方聯絡案蜀志費詩傳詩謂羽曰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蓋就漢王言非指黃忠也此引詩傳隆崇於漢室落一於字遂失語氣耳

大義覺迷錄四卷　原刻本　存目

清世宗敕撰雍正中湖南靖州諸生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其謀反鍾琪立擒以聞遂命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日記誹及聖祖狀卒（宥）靜而戮留良屍乃將前後諭旨暨（訊問）靜供詞并所撰歸仁說勒為一編世宗之首欲辨明者即在靜所其弑兄屠弟等讒弑兄誣無據而仇視諸弟至易以阿其那塞思黑

之醜名雖曲自辯釋其如事實具在乎厥後高宗嗣位乃復其名籍是子亦不能為之諱也又謂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以此相訾已為至卑至陋之見此論亦當然華夷之說豈始於晉宋六朝乎甚至何為靜語中謂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顯■■■■造成■之際清與泰西諸國交涉又以待泰西諸國出爾

反爾、卒以排滿而至祚移、夫豈世宗所及料者哉、

勘靖教匪述編十二卷 京師琉璃廠刻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但署石香村居士編輯、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卷首自序、稱推欽定平定教匪紀略之義而演述之、首紀蜀省者、非獨為父母之邦、抑以其遭賊較甚於陝甘楚豫、故舉而先之、而次以四省焉、又次以襍記附紀焉、篇中分年紀月、叙述方為詳明、其於婦女之殉節者、尤力為表彰、惟云一少婦遇賊、縛馬上、夜釋而迫之、婦曰、我良家女、必欲見辱、則請別居靜室梳

收成禮、賊喜從之、婦從容收畢、喚賊就視、身甫近、遽以梳柄其喉、立斃、乃互易其服飾、翦髮貼賊首、臥之榻上、自效男子冠履而出、明日晨彩賊入觀、以為婦已死於榻也、此則無稽傳說、不應載入、亦稍攷教匪之亂、擾攘五省者、連綿九年、川督勒保嘗奏稱賊勢散漫、奔竄無常、此賊未除、他賊又熾、調兵未到、原兵已疲、是誠當日實情、足見勘定之不易、其襍記於劉之協、齊王氏、徐添德、羅其明諸匪事跡、言

之綦詳、附記載全州知州龔景瀚堅壁清野並招撫議、最爲剴切、末錄張問陶寶雞縣題壁十八首、則畫蛇添足矣、

平定猺匪述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周存義撰、存義字空亭、里貫未詳、官湖北黄州府通判、道光十二年湖南猺匪趙金龍作亂、湖廣總督盧坤親往督師、時湖南提督海陵阿未諳險要、輕行進兵、墜馬傷亡、而所調常德水師荆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奏罷之、改調鎮筸苗疆兵、謀定後戰、此實坤之功也、存義參其軍幕、故是編多歸美之辭、然於湖北提督羅思舉之戰績、敘述亦自詳明、迨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三日已奏捷矣、下卷則述廣東連州過山猺趙子青之叛及廣西逆猺盤均華起事、與連山黄瓜賽排猺搆亂、禧恩瑚松額、盧坤會同剿平之事、存義身在行間、其言固確鑿可信云、

東槎紀略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存目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瑩嘗任福建臺灣縣知縣，攝噶瑪蘭廳同知，多知全臺大勢，作東槎紀略五卷。是編為沈懋悳摘錄其紀事之文，而刻入昭代叢書者。一平定許楊二逆，二噶瑪蘭原始，三噶瑪蘭入籍，四西勢社番，五東勢社番，六陳周全之亂。於陳周全事紀之尤詳，周全同安人，生長臺灣，詭言而地朱一貴之後，其黨皆以朱為號，連陷鹿港、彰化，其後周全南遁至埔心莊，為鄉民陳祈莊南光誘執之以獻，各路旋平。是役興勇成功徹，無關大局。今臺灣一省，久非中國有，其事更不足道矣。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 何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 存目

清七絃河上釣叟記。釣叟不知何許人。其書自道光十三年與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元，定和約五年而一易始，至咸豐九年葉名琛在孟喀喇大星恩寺地方花園樓上病死止。記末記者曰：漢陽為語鎮靜矜氣驕志，坐誤事機，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為懦柔媚，無足為我梗，直藐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為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銜無以制夷，以為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所以敗也。辱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絲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是則誠然，又引文宗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剛則愎而已矣，自用而已矣，何剛之有。當英人攻擊城垣，名琛日事扶鸞，障亂冀得神佑，此是於驕東章奏疏者也。是記言其将行海外猶求呂祖經一冊，在孟喀喇日惟蚤起誦呂祖經，蓋其領銜無恥如此。先是廣州城陷，番禺縣知縣李福泰、繼室朱氏，盛

服自縊死，其視總督之覥顔苟活，不甚賢乎。謚
江王再咸紀事詩云：那有朱游能進藥，更
無屈子賦懷沙，為名深作也。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十五種，計二十八頁

甲戌四月江瀚

昭代武功編十卷　明刻本　著錄

明范景文撰。景文字夢章，吳橋人，萬曆四十
一年進士，官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赴雙塔
寺旁古井死，贈太傅，謚文貞，清賜謚文忠。是
書為其崇禎十一年官南京兵部尚書時作，
自高皇帝征僞漢起，至李司馬征楊應龍止，
每篇之末皆系以贊。自序有曰：祖宗之朝，固
無日不用兵也，盜賊夷狄之禍，亦未有減於今也，
注意將相羅而致之者不加多，取精兵精穎而
收之者非加盛，雖有春鋤動民不知兵者，抑又
何哉。劉安曰：用兵者必先廟戰，廟戰勝斯塞
戰勝，蓋遠遠遣將調兵之已事，遂足建功集
事制平全國也。予觀其所言，感慨深矣。篇中
叙述戰績與明史無甚差異，惟邢司馬征
平秀吉上，此一卷中，乃與邢司馬無涉。
案明史神宗■紀云：萬曆二十年八月乙巳，兵
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冬十一

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二十一年四月癸卯，倭棄王京遁。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是年李如松攻倭，一勝於平壤，一敗於碧蹄館，皆宋應昌為經略也。紀又云二十五年三月己未，兵部侍郎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殆相隔數年，■似不應渾題邢司馬。總之是役實無武功可言。明史日本傳曰：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嗚呼，斯為篤論矣。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　傳鈔本　著錄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天啟二年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明史附王洽傳。是書紀遼事甚詳，所謂三朝者，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也。篇中多載其自上章奏，雖意存表襮，而規畫殊多中肯，其才固不可沒也。惟每不滿於孫承宗，甚至以其請寬熊廷弼之死，亦謂乃以遠其己也。於是閹臣韓爌、楊漣、左光斗死，而東林之被禍慘矣。何深文周內乃爾■邪。案明史孫承宗傳云：在晉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承宗以為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

東其有寧字乎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袁崇煥主守寧遠在晉持不可承宗知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遂罷胡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此在晉之所以怨承宗也其責承宗力求卸擔未奉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亦非事實據承宗傳九月馬世龍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其非擅離信地明矣傳又云莊烈帝即位在晉入為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罪惑樞輔壞遼事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卒之承宗固一代完人而世龍亦立功寧夏威名震西塞（見明史本傳）在晉自毀其人格而已於承宗何損哉此編所錄言事之疏其最可取者如御史張銓奏國家之禍皆起於民窮財盡復畝加賦之舉未已而大璫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閽不應而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為

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宜收拾人心為吃緊實著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者也兩疏皆探本之論故表而出之以為有國者鑒焉

崇禎朝紀事四卷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刻本 著錄

[illegible]李遜之撰。遜之字膚公，江蘇武進人。遜之為明李應昇之子，篤守家學，隱居後世，所著有李忠毅公家譜見魏叔子文集。是書嘗載於荊駝逸史，此編不甚信之，蓋逸史係刪節本，此則全本也。崇禎一朝十七年中易五十[illegible]相，急於求治，昧於用人，以溫體仁之姦邪，獨居位八年，歿猶謚曰文忠，其亡國詎不宜哉。明季議論最為紛繁，遜之紀事乃善持平，無所偏倚，其謂宜興雖與涿州同年相得，當涿州附奄附相時，宜興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育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難者，宜興力為救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云云。此係左袒周延儒，實亦就事論事，非徇鄉情曲為迴護。故於延儒獲罪，部院看議云：周延儒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故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精白，仰贊宸猷，乃防閑疏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又云精神憒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之倖竇日甚，狐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噬臍何及矣。遜之以為部院看語，雖中情罪，要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之案，有識者俱不以為然也。此亦平情之論也。

平定浙東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有可考者，自耿精忠於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據兵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同山貝子寧海將軍奉命來討逆賊，師次杭州，至九月貝子統兵親征台州，為取温入閩計。此上為名自遠之子所記。貝子將至嵊縣以下，皆其子易續成，姓仍不詳。篇中敘姚啟聖楓嶺之捷云：啟聖孫軍力戰，左右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將士效命，亦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嶺，斬獲不可勝計。此為啟聖立功之始，而康親王傑書之知人善任，亦有足多者。然啟聖之討耿逆，其功為小[illegible]，綏靖閩疆，及其薦施琅平臺，厥功為大。或云啟聖擒曾養性於温州，是編言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格先命其子以偷迎王師，遂歸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未知孰是，待考焉。

欽定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奕訢等奉敕撰。是書自咸豐元年迄同治七年，凡關於平捻之諭旨章奏，靡不畢錄。首載咸豐元年二月十四日都察院奏，據河南紳士王正誼以捻匪窩竊勒贖冒充捻劫等詞赴臣衙門具控云云。蓋其事甚微，州縣得人，何致蔓延。凡亂之興，方其萌蘖，一牧令制之而有餘；及其鴟張莽數，省兵力滅之而不足。整飭吏治，詎非當務之急哉。捻匪倡亂十有餘年，蹂亦多據城池也。其攻守亦不及粵匪，而慓悍善戰竄過之，且其飄忽披猖，甚於明季闖獻及川楚教匪，故平之也難。至於李鴻章之戰績，則又有周世澄之淮軍平捻記十二卷在，可參考焉。

淮軍平捻記十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周世澄撰。世澄爵里未詳。其書前有陽湖趙烈文序，開卷首載同治四年三月捻逆張總愚、合粤逆賴汶洸、亳捻任柱、牛老紅後竄海贛、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派張樹聲、督同張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赴徐州，督劉銘傳、會同周盛波等統率所部渡江赴徐宿一帶防剿，此為淮軍平捻發軔之始也。先是同治二年九月，楚軍復江甯、浙江，大江以南軍事漸舒，時大學士曾國藩督兩江，與鴻章會議以楚軍屢戰久年，因於行陣，東南軍事告竣，北捻未平，淮軍舊部在鄉里團練，素為捻逆所畏，因屬鴻章暫留淮■勇，備中原剿捻。蓋淮軍平捻已基於此矣。捻逆之平，若似無功，然四鎮之設，屢敗窮追之局，為堵截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辦捻以來，自是乃漸有綱紀，故鴻章平捻克竟全功。然猶疏稱曾國藩接辦一年，有條謀定，後戰成效偶稽，

而長牆圈制之策，已得平賊要領，鴻乃能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端實自國藩開之，是固當日之公論也。雖然阻要隘、築墻堡之舉，地方當局初不便之，比合圍客主之軍，號令不一，是以一潰於胃魯河、沙河，再潰於運防，三潰於膠萊，非鴻章之忠於謀國，百折不回，■烏能底於成■哉。

勘定新疆記八卷 光緒己亥刻本 著錄

清魏光燾撰。光燾字午莊，湖南邵陽人，以諸生官至兩江總督，謚。是書繼平定關隴方略而作，記新疆之亂，迄於平定。前四卷為紀兵事者，凡後四卷，因事命備述轉餉分界置首善後諸事。謂自清高宗定平回準，版圖開拓二萬餘里，而嘉慶起，旋平。嘉道間，歲常有西域置行省之議，未之能行。迨咸豐、同治東西起，據四盛而西北控馭之臣，復失於防閑，於是新疆遂淪全疆，即內維安集延頭目阿古柏，同時煽亂，關內悍回白彥虎，及其餘黨二部，千里糜爛，閒同竄逆，制于左宗棠建議收復故地，而秉鈞者以海防為急，當事者復頗主棄地。宗棠抗疏力爭，乃移得勝之師，西向規討。一掃之全積堡，再挫之於肅州草難，餘黨剿撫並用，然後秦隴肅清。蓋逆回叛亂前後十餘年，而官軍三載克之，建設行省，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勘定新疆記

徠安集，又八年而後定，亦艱矣。前人經營締造，不遺餘力，後人更可視同敝屣而不思殫精竭慮，以保守之謀，斯記者且亦將有感於中乎

粵東勦匪紀略五卷 同治辛未刻本

清陳坤撰。坤字子厚，浙江錢塘人。是書自道光三十年正月靈山等縣李士奎、方晚同時作亂起，至同治五年二月靈山縣馮詢等進迫匪巢、西鄉肅清止，專紀粵東土匪攻陷州縣、蹂躪村鎮之事。粵地背山面海，以強悍之俗處沃饒之土，生齒日繁，財賦繁殖，內則重山錯峙，伏莽潛滋，外則巨浸汪洋，納污藏垢，加之黎猺雜處，土客紛爭，民尚貪殘，[illegible]利[illegible]，輕生好鬥，自昔已然。當洪楊倡亂時，郡縣聞風揭竿聚衆，若沿海一帶或有竊發，則廣、惠、潮、高、廉、雷、瓊七郡皆擾；廣西有警，則肇、羅、高、廉隨處堪虞；江西有故，則南、韶、嘉、惠均虞；毗連湖南，有急則韶、連在在堪防；福建有變，則潮、嘉近其衝要，故徵兵籌餉，萬分困難。歷三朝十有七年，乃克平之。坤宦粵日久，四州九府，足跡幾遍，勦匪情形，多所目擊，復於文報案牘中廣為搜採，以補其遺漏。是以年經月緯，纖細畢存，雖事只一隅，亦有未可蔑視也。

東方兵事紀略五卷 光緒丁酉刻本 著錄

清姚錫光撰。錫光字石荃，江蘇丹徒人，以舉人官兵部侍郎。光緒甲午乙未中東之役，錫光曾于役天津，復佐山東戎幕，往來遼碣登萊，於前敵勝負之數，與夫公文電條、友私函，及交番將吏、被兵城邑、內渡鄉民口述戰狀，凡耳聞目見，悉彙錄成冊，參以中外人士紀載諸書，整齊而輯之，首以釁始，終以臺灣，共為八篇十，分卷五■此編是也。表一、圖一，未刊。錫光自序：中東一役，乃封疆之吏、將帥之臣，內無懲罪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之節，遂貽憂君父，上累朝謨。其言固是，而不知禍機寔伏於光緒八年。方朝鮮亂兵入王宮，遂焚日本使館，其公使走回長崎，時北洋大臣李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理，經駐日公使黎庶昌聞日本當以兵攻，再假電郵趣中國疾以兵往，於是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視援，先日人至，卒平朝鮮亂黨，執其倡亂者以歸。是時修撰張謇方在長慶幕府，目覩其狀，故輕日人。迨二十年釁啟，翁同龢當國，同龢為謇座師，因以東事詢謇，謇狃於壬午之役，以為我軍敵泰西不足，抗日本有餘，遂決計主戰，而國威從此不振矣。夫日本此十二年中，經營製造，一日千里，而中國故步自封，泄沓如故，號為老於兵事者，猶且以指揮自雄，焉得而不敗乎。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鴻章之不欲戰，其知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東方兵事紀略

平原拳匪紀事一卷 原刻本

清蔣楷撰。楷字　湖北荊門人。光緒　年拔貢，官學部員外郎，記名御史。初楷需次山東，由莒州調署平原，時恩縣四境盛行義和拳。平原去恩縣城僅二十五里，以馬頰河為界，故平原亦有拳匪，又名大刀會。楷以其符咒治病，與漢張角同，其與教民為難，為發惡人心計耳。齊魯間多邪教，白蓮、聞香，屢起屢仆，自古無邪教能成事者，亦無邪教不洩事者。上稟請示禁，以杜他族之口，而定斯民之心。而不知巡撫毓賢實陰主之，遲之又久，撫批下，有義和拳即是紅拳會，係會首郡王環自江南傳來等語，於是義和拳乃得得恩民何敢更奉拳匪[illegible]大師兄朱紅燈如神明，卒之楷出捕匪撤任，旋劾罷之，罷直拳匪始末不言，但以民仇教楷辦理[illegible]謬，妄興醜詆為詞，是編具詳其事，信而有徵。迨毓賢調任，袁世凱署理，乃出示緝渠魁，寬脅從，而拳匪以淨，山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平原拳匪紀事

之民舉安矣。夫拳匪星星之火，竟致燎原，袁世凱撫齊而亂不作，裕祿督直而[illegible]禍始張，安危之機，詎不以人哉。

松山戰書事文不分卷 原刻本 存目

清仁宗御撰。其書為內府原刻，後附滿文。篇中稱予小子於乙卯秋九月三日蒙恩晉封皇太子，丙辰元旦授璽太和。（書撰文年月）文以己未歲太祖薩爾滸一戰而王基開，辛巳歲太宗松山一戰而帝業定。案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七月洪承疇援師錦州，駐兵松山。十五年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三月祖大壽以錦州降。與文言承疇大壽同就擒者微有不合，且■歲在壬午，非辛巳也。又多爾袞攝政日記云：王因言及昔年大兵攻錦州時，洪軍門於南山向北放砲，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砲，我兵存身無地，神器實為凶險。後破錦州，以此言語大壽，大壽張惶失驚，云果有此事，如彼時砲中王馬，為之奈何。王笑謂大學士等云：彼時兩雄相敵，惟恐不中，大壽言不由中，誠為可笑。然則松山之戰，滿洲初亦失利，其成功殆有天幸焉。

粵氛紀事十三卷 原刻本 存目

清謝山居士輯。謝山不知何許人。是書所紀自咸豐元年起，至十年止。每卷題以四字，曰粵西起事，曰兩楚被兵，曰潯皖失援，曰長江梃險，曰北路奏膚，曰西江反噬，曰全楚歸氛，曰江北阻淮，曰皖南踰嶺，曰江右連兵，曰七閩用兵，曰兩浙致寇，曰東門無限。其粵西起事，綜核其起事之始末，殊未可專諉之鄭夢白、周正鳳輩。而徐仲升得馬非補，賽虎貽患，督師數年，任張大其擒馘艇匪各逆之功，而於賀連揚之大盜破其鐵膝而出者，掩耳佯言莫敢誰何。秉國成者，咎將誰諉哉？此其實見有桂撫鄭祖琛而嚴責粵督徐廣縉，自是正論，並非深文。筆於全楚歸氛，雖敘塔齊布、羅澤南兩軍攻岳州克之，而不言塔湘潭之捷，不知次高嶺（王闓運、夜雪集作鴨婆灘）一戰，為官兵與賊初次短兵相接，且湘軍之敢戰實自斯役始。王闓運湘軍志及夜雪集言之甚詳，此戰

極有關係，似未可忽諸。

武昌紀事不分卷 雲南刻本 存目

清陳徽言撰。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清代洪楊之變，蔓延十六省，擾攘十六年，其陷省城自武昌始，武昌屢失守，其初次被禍則爲咸豐二年也。徽言困居危城，目覩亂狀，是書所紀皆爲事實。前有江忠源、吳嘉賓兩序。嘉賓序云：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皆守至數月，卒能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一旬，論者謂常中丞撤沿江之防，專事閉門登陴，以致城外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爲責。然當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僉書生，茫不知兵，豈獨一常大淳，而大淳尚能知城亡與亡之義，以身殉難，子亦同死，可不謂賢乎。篇末附雜論，其謂賊衆晨夕讚美耶穌，七日禮拜，與西洋天主教無異，以平論之，外夷之貽禍烈矣哉。復引吳德芝之天主教書事、張希周輿門圖說，深言傳教之害，此已足啟長沙周漢一派仇教排洋之先路。又謂賊專以邪說

煽惑人、無他幻術、惟挾人兵散、敢方製藥用之攻城則毒甚、至又後来取人眼珠謠言、即由此等訛傳演出者歟、

普法戰紀輯要四卷 梅園叢書本 存目

清李光庭刪纂、光庭字恢垣、廣東南海人、其書原為南海張宗良譯、吳郡王韜撰、蓋全採日報中多摭出議論、甚為書目往往凌亂、無總敘、不并行文之重複、如聖堅田之失、紐布里薩之失、皆前後重見、譯名之參錯、如拉吳河為來尼河、又為來因河、窩但為瓦頓、魯多為來昂、阿里多為阿連、諸如此類、光庭皆為釐正、又卷刪其篇、篇刪其句、句刪其字、或以正文而為小注、或移其後而置其前、所存僅四分之一、其有雜事可采者、別為附錄、以資談助、蓋其原書面目、大為改觀、然譯筆冗費、不能精、取其可為鑒戒耳、寓撰以善書士之敗於法也、國不國而君民上下、卒能如句踐之生聚教訓、雪恥、而法亦能治兵修政、終不失為大邦、勝敗何常、禍福倚伏、一國之盛衰強弱、何莫非人事使然哉、

嘉應平寇紀略一卷 光緒五年刻本 存目

清謝國珍撰。國珍字　　，廣東嘉應人。同治三年，金陵克復，粵逆老巢已覆，餘黨游魂死灰欲燃，是以南竄閩粵，爲苟延殘喘之計。遂由漳州而鎮平而連平。時江西湖南皆有重兵扼守，既不得竄，而贛州又無隙可乘，乃■後折而東旋。四年冬十月，季汪海洋遂陷嘉應，署州事程掃霖棄城遁，游擊英秀死之。未幾大兵四集，一鼓蕩平。是編則將咸豐九年賊目石正紀初陷嘉應事，併敘入。蓋俱得之當日聞見，而參以陳氏粵東剿逆紀略、朱氏摩盾餘譚、楊氏平浙紀略、錢氏吳中平寇記諸書，惟未見平定粵逆紀略，或與官書不無差異耳。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六頁

甲戌五月 江瀚

書說二卷 郝氏■書本

清郝懿行撰。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嘉慶■四年進士，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懿行於漢學專門經學家，殆據爾雅義疏一書云然。是編卷上首引朱子曰：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卻須要解盡。又曰：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卻云果是有難通處。又云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矣。懿行注其下云：朱子所論荊公東萊二條，不獨書也，凡讀他經皆宜識此意。程子有言：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觀程朱所論，可以讀經矣。又謂古文二十五篇，朱子雖嘗疑之，未以爲僞作，獨吳棫、吳澄議爲僞書，愚竊以爲過矣。由此觀之，則懿行固服膺宋儒，與當時考據諸先異趣。故篇中數數偁引東晉古文■。以伏生書二典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之文亦曰堯典，可

知古無舜典■因與祖篆古文者不倖矣。至■
論周官一篇，亦辨及古文尚書，謂或以其書晚
出殘缺散軼，不無後人之潤色，誠不可知；或疑
出於梅賾之補輯，亦非也。此非作不知書者不知
賾矣■毛奇齡未見閻若璩疏證，殊屬可怪。
其書純是宋元人說經家法，所采取■亦不出
蘇軾東坡書傳、蔡沈書集傳、金履祥尚
書表注、陳櫟尚書集傳纂疏等書■阮
元、王先謙兩經解皆不收入■故略。

書說

禹貢山川考二卷 豫章叢書本

清李學陛撰。學陛字厚岡，江西萬載人。據
胡思敬豫章叢書李氏四種跋，稱學陛
嘗以進士服官雲南，其著述■未刻
者藏於家，而稿本塗乙損補，有夾籤，多淩
亂，思敬蓋擇其整理精定者刊之。然此編
疑亦未完之書，故禹貢山川闕者甚衆也。
其考碣石、河源最為詳■，泗水改道考，歷引
明清之事，微纖泛濫，與經無涉。排淮泗辭
曰：孟子本文三字不在決汝漢下，而誤乙者，傳寫
家也。曰汝有二，禹貢無汝名，用孟有之，則與漢合
流者也。漢以來所稱之汝入于淮者也，以漢後之
汝釋孟子，則汝與漢本不通，不得並舉，且亦無
南與淮發舉其為與漢合流之汝，可知也。知汝
漢為注江之專水，則排淮泗應與九河、瀹濟漯
自北而南同為注海之水，而於江無與，此三字當次
瀹濟漯下，淮泗之南為江，江以汝當舉注江於注
海之後，則不必後之，言汝而海並受之可知矣。■家不
■傳寫有乙而輕疵之，曲護之，皆誤矣。其言甚辨，
■錄之以備■心地理者參證焉。

△存

黑水考證四卷（[illegible]書本）

清李榮陛撰。開卷即彙錄山海經之稱黑水者，蓋以山海雖而作，亦不能有禹貢。然其流傳，因出于夏世，海水名迹，率相同於以證經，宜莫之先。但篇中主要實在其緯讖書大意以為秦漢之來，說地名家者有數，未有能明禹貢梁州之黑水者，未來輾轉傳會書始指證其處。此於偉傳等書，屢寓遼絕，宋儒以地隔方理，未能深究。迨清聖祖山川地名之上諭出，然後知禹貢黑水果在緬陽。其駁胡渭

黑水考證

禹貢錐指脈所以河例黑水，謂為他徙。然河徙而水見存，無頹減也。胡氏所稱他徙之黑水何徙乎？又謂河故瀆已為陸，今自大瀆河以北至天津，其蹟尚沫也。黑水之故瀆何存乎？夫西南諸大川不逮其稱洞無迹，意其多而難於載，敢如樊氏以下衆說，雖未叶一，然皆確有其求。胡氏概誣為鑿空風捕，未可置其橫據一隅之見禁後人不得復論，且云雖復遣使，亦何所得。直若天地間本無此水，而禹貢為之虛載者，豈直誣經亦誣天地。實甚有學識，因以是乎。此真足使胡氏無可置喙。又云脈所辨異雍之黑水二條，共紙二十四翻，約萬五千言，古今注禹貢者，無有是其富。究其歸則以江源為異界黑水，而雍界及導水則付之湮涸。於經為有無片言之中，雖多異為斯，豈獨胡氏為然哉？抑可以為世儒鑒矣。

黑水考證

毛詩草木疏校正二卷

清趙佑撰。佑字啟人，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編修，官左都御史。清四庫總目提要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璣去古未遠，所言尤不甚失真，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是書蓋據元陶宗儀説郛、毛晉津逮秘書所刻陸疏，取二本異同，校以諸家別錄，而是正之，大率以詩爾雅疏、釋文為之主。并擊之復彙經丁杰、孫志祖參證，誠陸疏善本也。陸疏末附四家詩源流，四家而毛詩特詳。佑謂徐整亦吳太常，與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説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而毛公之名則徐整未能詳，序錄亦第於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並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夫謂陸去漢甚近，鄭玄生在漢季，尚不知毛公名，豈惟徐整。至璣云荀卿授毛亨，尤可疑。考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即包丘子，包浮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包丘子與李斯俱事孫卿，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據此則魯詩本家荀卿，故洪亮吉通經表於魯詩授荀卿，列入毛同出荀卿，何以二家之説各異，猶如此，而況草木鳥獸之今名稱不同，寧可盡信。

詩說二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光緒八年兼管順天府府尹畢
道遠順天府府尹周家楣進呈懿行遺書誤
以詩說詩問為懿行妻福山王照圓著，而青
房榜林登覽，是書屢稱瑞玉者，瑞玉照圓
字也。卷上首列程子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
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必有後人添
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朱子曰：細思之，小序終是
去他不得。是謂朱子辨序存序，並行不悖，後
儒自生膠葛耳。此段與所著書說引程朱之
言，用意相同。然其為說亦不盡宗序，如謂兔罝
詩，金仁山據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
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據此釋經，非同穿鑿，是也。
又以齊風猗嗟篇，如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
並帶詳魯事，此史家互見法，魯無風，得此堪
為補亡，其言亦正。至論生民姜嫄履武，據周
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即姜嫄也。不
知其妃，是以特享而祭之。觀此詩及閟宮，皆
止稱姜嫄，若謂是高辛之妃，其子孫烏得舍先
祖而獨享先妣耶。且上古鴻濛，天人感通，尤不相

遠，異迹奇形，龐可殫述，不得盡謂讖緯之說
例不足信也。（案此說稍泥，姜嫄履武，箋狀存邪，皆因不知其配而生子，故託為神異。）蘇老
泉乃謂聖人無異於眾庶，且謂後儒誣聖人。詩
問不坼不副，牛羊腓字，飛鳥覆翼，周公亦為
自誣其祖乎。此[illegible]釋惠周惕詩說之惑。惟
韓奕韓侯顧之一條，引楊升菴曰：儀禮親迎
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則儀禮士昏禮無下車
曲顧之文，當援列女傳貞順篇及白虎通嫁娶
篇、淮南子氾論訓以證明毛傳曲顧道義之
義。[illegible]蓋為楊慎所誤，[illegible]疏失耳。

詩問七卷 郝氏述 書本

清郝懿行撰。是書卷首有懿行自序，云詩問凡錄余與瑞玉問答之詞，非注詩也。以其皆為詩設，題以詩問。爾故又附瑞玉葩經小記序於後。瑞玉者，懿行之妻，王照圓字也。女子吟詩者多，治經者少，如照圓者，豈易得哉。又自序有云，獲牟氏詩之意，得揭著于條。牟氏名■廷相，字默人，亦精揚震所著詩切，每改詩序■為之說，有極工者，可笑者，亦知■詩之較詩切何如也。今書中列其桃夭篇曰，灼灼其華，春見之

此桃樹下人他日于歸，真宜歸也。說麟趾篇曰當時周國麟至，國人聚觀，喜樂誦說，麟然振振衆也。衆公子皆來觀，詞皆淺陋不富，所以采之■言詩亦■有如周頌酌篇遵養時晦，謂武王之師陳於商郊，其時雨甚，實晦。武王循養而俟之，甲子昧爽而止，而時亦清明矣■又讀魯頌實將，商周升薦楊氏云古本作歌商訓■字，義取人不明訓詩說文識滅也，詩■周室之業之興，胡為言福商武殲說，全書反實觀之，惟序風揚之水篇，謂沃人憂亂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沃，沃強晉弱，其黨潘父等助之，欲傾宗國，有密謀，君子微洩其事風昭侯，甚沃能戒之。椒聊篇謂晉人憂亂也。揚之水沃人作，故搞沃之言，我椒聊晉人作，故斥沃為彼，皆忠於晉而不黨於沃者也。此二說皆較序為長，特表而出之

詩經拾遺一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是書其自序有云：刪詩之說出於史記，竊謂不然。孔子但云三百，不云三千，安得古人之文如彼其多。又云古文尚書未出時，服、鄭諸儒於經傳引用並云逸書，其實今百篇中所有。詩猶是也。其言甚正。今篇中首載舜南風之詩，謂陶姚以前時代荒渺，蕩天人閱既亡其辭，惟有皇娥、白帝二歌，載在拾遺，然係王嘉僞撰，其事近誣，故以南風詩託始，謹遵孔子刪書之例。然南風之歌固已有疑其非真者，而麥秀之詩則史記以為箕子，尚書大傳以為微子作者，亦復兩歧。采薇更不類殷末人之詩。且其事之有無尚不可知也。今乃備錄為商詩，補亡其足信乎？至穆天子傳黃竹詩三章，則亦皇娥、白帝之類。若呂氏春秋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則襲老子語，非詩也。此宜正其名曰古詩拾遺，而曰詩經拾遺，殆近誣矣。

毛詩通攷三十卷 修本堂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一字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改就教職，選授德慶州學正。是書雖名毛詩通攷，實則[illegible]攷鄭箋異義耳。傳箋不同，大抵[illegible]箋申毛義，自偁宗毛，不失家法，殆亦近之。其中如鄭風山有扶蘇，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謂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非毛意。實穆公而章文義並同，不應異訓，且傳初無謂其臣之意。又據蘀兮序曰不倡而和，謂君未倡縣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不知鄭謂君臣各失其禮，其義正大，專責臣自行其意，乃一偏之辭，且與序言刺忽不合。然此特失之小者。其謂秦風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又云怨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又謂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違，恐是後人所增益也，義不獨

誤疑小序并毛傳亦誤解矣考史記秦本紀
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賞罰商君列傳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故又云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鬬是[illegible]蓋以法驅之豈民之好攻戰哉況
其事遠在康公之後乎曰斬用兵也秦人斬
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斯固事實
自古以來民未有不惡兵而好戰者毛傳謂與百
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申序[illegible]說鄭箋固多
可議此詩以為責康公自是正論而亦非之得毋

毛詩通攷

為殘民以逞者所藉口與張之洞書目答問載
[illegible]伯桐詩致補注二卷補遺一卷注修本堂
本今修本堂叢書無此書[illegible]稼修本堂稱樹畬
男縣志藝文略未刻者有毛詩傳例二卷
特附誌之

毛詩識小三十卷 修本堂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是書名曰識小而開卷用兩
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illegible]作色
荒則一家之事不得其所其心易睽矣夫婦有別其
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序言先王以是經
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義也又曰文王
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刑于之
化大略可想不獨聖王春秋之與缺後漢之
梁鴻以其家以教亦必有以致之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詩教之失也更於邶風誰能

毛詩識小

亨魚言春民凡數民於邶風伐柯匪斧不
克言以禮治天下是皆純係大義而曰識小
不免與書名相違矣其[illegible]女北風[illegible]謂序父
母俱亡二字據惠用揚詩說當是後人妄增者又
謂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亦是後人妄增蒙穆謂當單段文所言婦
寧者得異議惠氏以為古無國君夫人歸寧之
禮實無據證春秋穀梁傳莊之年冬十有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也莊二年夏夫人如齊師十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莒，傳並同。蓋皆為文
姜發。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無傳，可見穀梁本有
為而言，不得據此以斷古之諸侯夫人必無歸寧之
禮。疑殷周本有是禮，春秋猶然，厥後因諸侯夫
人放恣，遂廢此制，猶之禮坊記所載，以陽侯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亦因是廢
左師觸龍之言曰：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祭祀必祝，祝之曰：必勿使反。是戰國時實廣
行之。惠說不必作杞棠矣。秦風終南，有紀有堂，從
王引之經義述聞，謂紀、堂假借字，當依白帖作
杞棠。全詩之例，凡首章言草木者，二三四五章
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秦風終南，有紀有堂不然，
兩句相連，而不相類。
小雅菁菁者莪，前三章俱言莪，末章又言舟，
何嘗如是拘乎。作桐此編，蓋在所著毛詩通
攷下矣。

毛詩讀三十卷 自刊本

澧之勘撰。勘所著尚書後案，以正已見前。
此編大旨以為子夏序詩，毛公作故訓傳，皆
貴備賢才所以匡主道，與春秋相表裏。其
於二南篇中發之，而說多支離。其鵲巢篇
云：鵲巢自為夫人作，緣傳為諸侯之喻，序以為垂
教於國，惟立為王配偶，當有其德，即為漳之所
謂本也。為宰輔，鵲巢為諸侯宰輔，近王
則以后妃之言之；諸侯之其國，故於夫人見之，此周南召
南之別也。其云采蘩之猶關雎，以進賢言，若苹
也。又以見夫人寓言國君，猶淑女寓言王臣也。苹
祭之大夫妻寓言大夫，可相因見義矣。此其
創解，前此未聞。又於摽有梅篇云：此詩序將仕
者既同，序推觀之，以為未仕之賢不得以及時登，
又推言文王化被，蓋召南諸退不作，人令事也。風雅
一貫，小雅之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大雅之
既醉、太平、鳧鷖，守成美，非本於關雎和聲而
育，則鵲巢德如尸鳩，平均如一，以為豈第作人者？
故周南多文王而言后妃，召南多文王而言夫人，終必
借證文王所道化，必待其人，況賢才得以及時，尤

非文王之遐不作人不及此此為詩教所最重大
雅所以傳文王立臣道之極也是尤說得當飛之
薨其如非詩之何至論文王受命作周謂文王
請於帝紂命之名周 語殊無
稽其辭在帝左右 文王何不愧天係不作
人故帝紂亦在左右以之也蓋因古有文王受命稱
王之說特爰更舊訓以明臣道而不知其於經
不合 刊行恐 供人覆瓿爾

讀詩傳諺三十卷 家刊本

清韓怡撰怡字 江蘇丹徒人是編每
卷之首皆題有國子監率性堂肄業兼繼
德廳光則例館纂修官韓怡一行蓋刻
於嘉慶乙亥也其書爲守序說經文字體
亦以說文爲準毛傳鄭箋皆不甚采取訓
釋先儒爾雅有爾雅所未備者始以己說參之
篇中如關雎窈窕淑女引爾雅釋言窕閒也
注窈幼窕閒隙一曰窕肆也肆力也注輕窕者好
放肆肆極力也夫輕窕好放肆而可謂之淑女乎
汝墳父母孔邇謂此詩君子當指文王父母當
指紂詩書所載父母 係天子文王非元后非
天子也是說殊謬南山有臺民之父母此父母
乃民說之詞上文君子始指人君至於將仲子畏
我父母杕杜憂我父母則皆謂其父母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東吉元后作民父母之語
是其所據然亦非以父母指天子若當日之民
猶以紂爲父母則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虛語
又 何彼穠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顧炎武日
知錄斷以桓王之女平王之孫且云東周之後

其詩可存二南之遺者取入附之于各篇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不應此獨易稱平王[illegible]不見他經傳[illegible]指欲從毛傳乃斥為者最不精肆謗無忌抑已過矣其尤不可解者鄭風雞鳴篇既取我手無毀我室以為喜樂以雞鳴喻武庚有何可請何以金縢所載公乃為詩以詒王而曰王亦未敢請公耶其曰未敢請是明翔斜有所謂矣傳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亦惟諱此傳諱而已詩意既不明析而謂諱以傳

讀詩傳諱

諱且以傳諱名其書豈三百五篇盡傳諱邪[illegible]考證寧亦多疏大雅韓奕篇韓侯顧之謂曲顧禮儀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則顧矣儀禮昏禮壻御婦車無下車則顧之文禮記昏義[illegible]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並無斯語蓋此當引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及列女傳貞順篇淮南子氾論訓以明曲顧之義禮經不著疑有闕文焉

詩經通論十八卷 四川刻本

清姚際恆撰際恆字首源安徽新安人是[illegible]作於康熙十四年至道光十七年韓城王篤始刻於四川成都學署其書[illegible]毛詩序[illegible]朱集傳[illegible]世儒多以毀序為集傳病若則謂遵序莫若集傳[illegible]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斯之謂與甚且[illegible]鄭玄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有[illegible]而於毛傳[illegible]猶取之謂其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其中雖不無舛誤然自為三百篇不可少之書[illegible]說詩

詩經通論

[illegible]通也相反大都不論訓詁而論詩旨其最失者如野有死麕為[illegible]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諱[illegible]表作藝技殊乖經[illegible]皇矣篇[illegible]帝謂文王[illegible]文王為西伯紂使之伍伐時援猶跋扈也歆羨猶覬覦也無然謂無使且然[illegible]帝[illegible]上帝[illegible]此[illegible]帝為紂[illegible]謀獨夫紂[illegible]此尊紂[illegible]帝恐無是理至其議論固[illegible]鄭風各篇末[illegible]子既漢宋而不

詩

[illegible]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必欲多
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之餘習，不則
且為勝之壘坊何能也。吾不敢也，故寧甘寡昧，
所不得闢。又言鳥[illegible]呂覽創為異說，以為
吞鳥卵而生，而史記承之，詩緯書亦並為其言，鄭
氏乃以之說經。今人居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
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
謂履迹而生，不必為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
而生之文，不必為之好異也。此二條所見略正，
洵無愧通論之[illegible]名焉。

詩經通論

毛詩古音參義五卷 刊本

清潘相撰。相字經峯，湖南安鄉人，官雲
南昆陽州知州。是編首即論古音，多本陳第
毛詩古音考、顧炎武[illegible]之說。其謂從古聲
則不當叶，從今韻則不必叶，何故徒亂人之意、迷人
目；又謂以通叶通詩經，不如以古音讀詩經；以論
經詮詩經所[illegible]者[illegible]推參[illegible]每出[illegible]頗實多
未安。如以周南卷耳為后妃欲赴文王之難而作，
以召南摽有梅為鄉大夫賓賢能之所作，邶風北
門為大夫困於內外之詩，疑其在左公子洩忿公

毛詩古音參義

子職遂忠主黔牟，諸侯伐之，王人子突救衛
之時。又於朱集傳凡衛鄭之詩斥為淫奔
者，悉易[illegible]作姣女，且為之辭曰：桑間濮
上姣女期會之詩，今曹濮之地，土民猶多富娼
妓，不以為醜，其遺風也。美以為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後世極衰亂之時猶未見此，乃以誣周之士大夫乎。
東門之墠，似鄭國時東門外成行列人家，皆妓
邶鄘之妓院矣。一時妓女頗有彈琴擊鼓，其聲
自淫，非四民之家。其風多淫也，蓋雖主朱傳
而又小變其說也。其釋小雅十月之交、豔妻煽

方庭謂舊說豔妻指褒姒前人疑之蓋疑祀詩讀爭言用此二字故以爲皇父等謗也如宋華督之言美而豔者近是矣蓋下之傲上棟于斯變之寵褒姒故皇父之愛豔妻此孫以[illegible]後世奏疏體式妄疑經文矣

詩攷異字箋餘十四卷 原刊本

清周邵蓮撰邵蓮字　江西奉新人是書卷首有翁方綱序稱其虛懷審慎不執一說不偏一家其間實難以斷定者則以俟善學者加詳焉今讀之信然其中如[illegible]穆差荇菜[illegible]著正字也荇或字也然穆字注引詩則但作荇不作莕並死家相三家詩拾遺竟謂說文作莕亦未安審稽謂字異如齊魯韓三家尚矣而後來詩家增出亦有因字以改義或足資參考者然或遠專求異但見云某本作某便欣然收之實則未檢本書皆其然否此亦爲所誤之戒耳又言采其蕨下云惠棟聚毛蕨鳥葵之傳引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菲爲綰左傳綰酒說文引作蕭並菲同不得訓爲鳥葵邵蓮謂郭忠恕汗簡雖云集七十家事蹟然中間校字頗有不具出處者其有數字同一出處者則注曰並見某書此菲字下雖注綰字未言所出何書又此行末芋字注云並見尚書是專指此芋字是古文尚書何嘗謂菲即綰字見尚書哉此惠氏誤讀汗簡以下條之注連合上條之注遂執以

爲古文尚書云爾，可謂扣槃捫籥以爲日者矣。
言皆切要，可爲後學之鑑鑒。其它亦多所闡
發，獨持己見，不同販賣也。

詩攷異字箋餘

說詩循序不分卷 系列本

清許致和撰。致和字　山東日照人。是編
之旨以爲古者詩皆有序，序者次也。次其世
并次其篇，不可以紊也。李光地嘗曰周自營洛
之後，分爲東西二都，各有歌詠盛衰之詩。鹿
鳴以下盛時詩，六月以下宣王詩，節南山以下
幽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西都盛衰之序也。
楚茨以下盛時詩，青蠅以下厲王詩，采薇宣王
詩，角弓以下幽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東都
盛衰之序也。致和本其說而小變之，謂楚茨

說詩循序

四詩義從思古，仍屬西都，其東都之詩自瞻洛
始，地與說合，序亦秩然。蓋先地謂楚茨以下
盛時詩，說本朱集傳；致和謂楚茨四詩
義從思古，則本小序也。作詩或無序，編詩自有
序，所謂循序然固未可非，以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而各
得其序，則一爲正樂，一爲說詩，恐不無區別
云爾。

毛詩通說三十卷補遺一卷 自刻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震澤人。是書簡端題曰：宮詹錢竹汀師鑒定。其自序則稱游於大木彭先生之門，聞以學詩為請。先生言詩之為教，深矣微矣，顧學者將由門而入，則必以序為宗，為其近古而可徵也。故其言詩多主序說，蓋守其師傳。如關雎[■]按云：周康夫人誦之以諷，此亦如呂穆補常棣爾。遂敘魯詩史公之異說，是其所證。然芣苢[■]按云宋女[■]執[■]白之，採亦合妃之化之被也。

毛詩通說

列女傳所紀周南申女先正，呂取之，此何獨不可據乎？則又似不專主序說，且每篇備列諸儒之論，而實罕所闡明。其謂淇奥正心修身之賢君也，定之方中中興之令辟也，考槃隱世無悶之君子也，北[■]門盡職安貧之忠臣也。又謂文王諸篇匪止戒諭成王也，俾啟後人咸正無缺之意亦在其中矣。人臣之功莫大於成就君德，此伊尹周公所以為萬世臣道之則歟。是則空言說經，殊不類潛研堂弟子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十六卷 咸豐刻本

清沈鎬撰。鎬字丹亭，江蘇震澤人。咸豐 年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以序義為主，[■]參以諸說而為之解。有從傳者、有從箋者、有傳箋本同因正義歧之而合之者、有傳箋本異[■]因正義混之而析之者。雖亦必折衷盡當，而說亦有據，實多可采。如於將萬舞，謂萬舞者指干舞而言；說于畏邦，謂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定之方中及此詩均無傳，毛意蓋同[■]。

毛詩傳箋異解

杞有棠 [■]之 杞棠條梅皆木名 毛先過路就者[■]乃小雅南有嘉魚詩三章言樛木，首章次章俱言魚，末章又言鵻。其言者義詩前二章俱言萊，末章又言舟，以為一章言木未必全詩盡言木之證。實始翦商一條，謂傳翦齊也，箋翦斷也。爾雅釋言：劑、翦，齊也。故正義謂劑即斷，斷之義。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惠棟九經古義謂太王遷岐，猶然先後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家，此於太王身

分別■■而於經旨則未之云陳奐補毛詩後箋
中傳齊為正謂周家有正兩室之功義更
懸而無薄之二說者尤為有功毛傳惟謂王亦
羊篇為蛇為蛇沈重讀為它它此因鄭箋
作虵也遂以作而誤然不得以彼例此妄易經文
孔氏以沈為誤讀是也此則■■蓋古人重文但
於字下作二經文為蛇不作重文只注兩二於其下
而讀者因之分別耳非沈誤也又論雄雉篇自詒
伊阻鄭本伊當作繄說文繄戕也一曰末思也
註無其意字仍作伊為正者唐本或作為殘卷

毛詩傳箋異義解

言部繄字是也引詩自詒繄阻揚雄方言數
繄然也則繄蓋繄之偽耳小有疏失固不足
累其全書也

詩管見七卷 自刻本

清尹繼美撰繼美字湜軒江西永新人是
書之旨蓋在舍傳而尊經不殘經以就傳不
苟於從同亦不苟於立異必曰未葉取悉當夫
豈易言宋蘇轍詩集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
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
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
汰此分首序下序以別從違蓋祖其說也第
一卷總論論風雅無正變論詩樂論三百篇
為樂府之祖第七卷餘論論詩序未集傳異

詩管見

同論三家詩異同雖多前人所已言而詮較詳
析其說鄘風載馳謂序說為是然據劉向
列女傳仁智篇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則戴公
非其兄也韓詩外傳稱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
無衛女之志則怠此衛女即夫人也外傳亦引詩
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當衛
之亡許不能救詩所謂控于大邦者夫人欲赴告
齊國故也卒由夫人往赴是以齊侯公子無虧戍
曹傳之年遂城楚丘而封衛衛之不亡夫人之力也
篇中於王風大車既據列女傳以辨息夫人之誣

許穆夫人事實尤確，而毋乃疏乎。其於姜嫄生稷之事，不信緯書，不信列子，不信史記，鄭箋自謂一以經文爲斷，然后稷之生，桀無人道，則不應見棄於巷，實隱巷數句終無以解，乃引四罪致順困，知記云后稷之所以見棄者，意必有奇形怪狀，可駭可疑，姜則其名稱爲妖，故寘之危地以駭之，其無稼之誤，而謂是以爲兩翼，毛傳之說殊屬至釋鄭風有女同車，謂首章第云刺忽，忽其得失未可知，下序謂刺忽不昏於齊則失矣，蓋下序多是毛氏衛弘輩所增，蓋毛傳訓同車爲親迎，故傅會其說如此。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而已，不與女同車也。邁風狼跋公孫碩膚，謂公孫不當從毛訓成王，又不當從鄭訓公遜，公之子稱公子，公之孫稱公孫，周公，公季之孫，故稱公孫，時追王之禮未行也。所論皆不爲無見，類此者尚多，是亦善說詩者矣。

詩管見

詩義求經二十卷 原刊本

清艾暢撰。暢字至堂，江西東鄉人。暢嘗李尹繼美詩管見，云以吾謂今如君子陽陽等篇當有一家之義，即二南之南字亦自漢至今無人認得，非曰南國即曰化南，其參大如此。繼美詩管見引呂覽塗山氏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謂南音樂名，二南以音別，不以地別。而釋編則謂南地名，曰周南召南者，謂周召分有此岐南，東則爲周之岐南，西則爲召之岐南，繫南以其地，繫周召以別南也。謂詩惟南雅頌入樂，其餘諸國之詩但可徒歌，不可入樂。南自爲南，不得謂之國風，即邶鄘以下諸國詩但繫以地，亦不謂之風。又謂以諸國詩爲風，蓋由左傳是其衛風決決大風之語而附會之。其後漢儒作禮表記，中引邶詩，詩遂兩有國風之稱，至以二南爲國風，則以左傳風有采蘩采蘋二語。考之他經，南之入樂但名南，不名風，考之孔子前，其見於經者，但有各詩地名，未聞有國風之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所言吳公子札來

詩義求經

是則拾程大昌詩論之餘，讓而更加厲

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歌之王，歌鄭，
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自鄶以下無
譏焉。非即諸國詩入樂之證乎。崇■子之言備
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
以曰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禮王制曰：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非即國風之所由名乎。
然既■以禮表記爲■非，則王制亦所不取矣。■
云考之他經及考之孔子以前，其見於經者誠
不測其爲何經也。篇中如謂論語而及關雎，當
合蓄要卷五三百篇言之，所謂關雎之三也，對已
見劉台拱論語駢枝，謂芣苡美蔡士也，簡兮

詩義求經

思齊王也，君子陽陽美與學也，俱出臆見。惟
謂小雅民勞爲召穆公誨太子請，以下四篇大抵
皆屬王居彘時，室王爲太子，召穆及師傅作
誡太子之詩。雖亦懸揣，較爲可通耳。嶋與繼
美同時同治詩經，其書似不如繼美之善也。

毛詩周■韻誦法十卷 自刻本

清汪灼撰。灼字漁村，安徽歙人。是編其
自序云曰：古今多韻書，名爲韻，實類書，其
書也。凡字一出頭住曰音，字終而音嫋嫋之有所
歸曰韻。惟周氏德清中原十九韻，雖遭劉淵
陰時夫兄弟併韻同病，而其吐字歸音之法實
千載所構也。云云，此即周韻之名所由來也。
若考釋■洪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
齒唇牙五音。此則舌用中央，齒之處，唇之嘬，
牙之張，九之吐，喉鼻之分，出口之有張撮平擂，

毛詩周韻誦法

全開半開之別，侵監廉之字其初出有類其音。
先三韻爲吐字訣，而假吳孫啼鳴見窩抵舌抵
腭直音無收過舌入鼻閉口以作收爲歸音訣。
分析愈細，標準愈難，且祇足供詞曲家之研究，
治詩者固無需此。又書中往往古音叶音一篇
混見，尤屬不合。

詩經補箋二十卷

清王闓運撰。闓運所著尚書今古文注已

見前。闓運治經好爲異說，是書亦不免此病。

如齊風南山篇謂文姜齊襄公女，檀弓曰齊

襄夫人魯莊外祖母，服文章灼而左氏傳造爲不根

之詞，直以公羊同非帝子而影附之。鳥獸之說，不知所

自，大要同於因堯殺伊尹之類耳。案檀弓下齊穀

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

服。注曰：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

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正義曰：莊元年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

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大

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鄭孔據喪服

■正桂墻不移，未審何愛於齊襄而斥左氏爲誣

比之於因堯殺伊尹之類乎。又大雅生民篇謂稷

本帝子而不得爲帝子，故謂之民也。司馬遷說姜嫄

帝嚳之元妃，是始爲帝妃，以孕見出，棄不得以嚳

爲父。此以姜嫄爲被出，真造爲不根之詞矣。然

亦有說雖新而義較可通者。其釋周南芣苢篇

云：禮含文嘉夏姒氏以薏苡生，許慎字書芣苢薏苡

後著薏苡芣苢古今字，要逮說以爲意旨寓是也。

周書子人含辭，章氏再芣苢，其寓如事，今人宜子爲

夏后氏得姓之祥，如鳥爲請子之祥，故以芣苢喻皆

禮也。言采采者重其事也。六采者六禮也。言采之

者，昏禮最先納采也。又以王風丘中有麻篇爲

思鄭桓武之賢，而周鄭交惡，以至於傾，務留子鄭

武公也爲之官，故稱子。春秋傳曰昔者鄭國處于

留，在河雒之間，彼留子嗟者，悟其功也。彼留子國者，

畿內乃留子之國。彼留之子者，以喻鄭子孫。

雖屬創解，尚有依據。他若辨邶風旄丘序，謂

此衛臣之作，欲以禦狄。辨■篇今序謂賢者

莆仕而反刺君，何視賢之輕。辨北門序謂不擇

主而仕，窮貧而怨天，何得爲忠。皆自有理，■讀者

慎擇■焉可矣

毛詩異文箋十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陳玉樹撰。玉樹字[illegible]，江蘇鹽城人。近代

言毛詩異文者，以[illegible]詩經異文釋、陳喬

樅四家詩異文攷為最著。若嚴杰經義叢

鈔所載王述曾毛詩異字攷，則疏脫謬陋。是

諸自鄶矣。是書以經字為類，不以篇什為次。

且塵於訓同文異者箋之。毛傳無訓，或鄭箋

申毛、鄭箋改毛，或釋文之義申毛但是同訓者，皆

為異文。毛詩假借，如萬寧傳謂實為寔，汝墳

傳調朝也，謂調即朝之假借，實調字又為朝。今文

此類[illegible]的為異文。又訓有似異實同者，如桃夭傳

蓁蓁，至盛貌；無羊傳溱溱，眾也，眾亦盛也。行

羊傳濈濈，流貌；黍稷傳悠悠，行貌，流亦行也。此

類亦為異文。此其與李、陳二書不同者也。篇

中謂睍睆黃鳥傳訓好貌，當是婉之聲借字。猗

嗟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鄭風清揚婉兮傳

婉然美也，美亦好也，眉目好謂之婉，故俗改從目。此

睆婉字通之證。斯干無非無儀傳質無威儀，正

義皆以文飾非益斐之假借。衛風有匪君子傳匪

文章貌，釋文匪本亦作斐。斐斐、匪匪皆從非，故亦通作

毛詩異文箋

非。無斐則無文，故毛以質字釋經無非，今人非議

如字，鄭義非毛義也。此之條皆可喜。其釋無非

尤足發明傳義焉。

毛詩異文箋

詩經申義十卷 自刻本

清吳士模撰士模字[illegible]號[illegible]江蘇武進人諸
生是編因朱程考訂而詳於引申大抵以序為宗
而於李光地詩所[illegible]卷首李光地序稱
其少壯時嘗以先師篤說勝於程朱而出入於諸家
一以躬行為本為詩經申義探諸家之說以求其是有
所不通則自出所見以原本聖賢之意和平其情性神
遠其言旨務於道德之深微命之微於三致意焉觀
此[illegible]知其說經固循宋儒軌轍不得以漢學家言
繩之也然如關雎謂后妃得淑女[illegible]賢不自以為
配而思淑女以為君子之配乃念見庸己之賢願
以為淑所施於嬪御也夫后妃不自以為配而思
淑女以為君子之配雖曰虛己以妾為妻可乎況經
文明以君子淑女相對言夫婦[illegible]不言嫡妾此固無
待考證而義已顯然者矣魏源詩古微辨序
夏至進賢以下為衛弘所附益似不為無見也
又謂芣苡文王取才之盡也有女同車勸好德
也義雖正大恐近臆說

詩經申義

嚴氏詩緝補義八卷 自刊本

清劉燦撰燦字星若浙江鎮海人姚際恆
詩經通論歷詆朱集傳歐陽詩本義蘇詩
傳呂詩記謂崑山新刊宋元人詩解約十
餘種案此當指通志堂經解竟少佳者似亦不必刊也惟
稱嚴粲詩緝以為宋人說詩第一是書以詩
緝於時令地理頗有失實且首篇關雎一指后
妃一指嬪御亦近雜突於小序甚確或疑其誤
且衍故采摭舊聞正其誤者八十三條餘皆補
其所未備或申明其說其大旨仍以序為主采者
苞朱子詩義補正者特多所列諸說亦意在
取盈卷帙不免於濫如陟岵篇載朱文曰苦有
嫁娶細兒之語觀此詩所云不獨今人然矣此等
詩語足入經說中乎其自案推大雅崧高徂近王
舅一條謂近乃語詞本作迎後人以形類近而致
誤並辨李厚菴謂程保南土王舅是近方是
淺謂告申伯歸國之期說近諸家文生義亦語
古訓是條較為切實餘則類多空言耳

嚴氏詩緝補義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長沙自刻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所著尚書孔傳參正已見前。是書搜緝三家遺說，誠[illegible]其事例。竟謂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為獨得之奇，其言似亦稍過。使無毛詩，則三家之說除見傳記外，並其經文作何字為不可知，安得還為完帙耶。[illegible]三家於詩無說者甚[illegible]，故先謙之書仍不能不采取序說及毛傳鄭箋。其於三家無說，引序傳[illegible]下輒注云三家無異義，亦非三家之說[illegible]，知其亦無異義，此亦可曰無聞，不可竟決其無異義也。至引魏源詩古微云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者，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則焉然。如邶風柏舟，列女傳貞順篇以為衛宣夫人作，焦氏易林則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不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與序言仁而不遇義同。黍離依韓詩說，則為衛伋後母之讒，而殺壽子，伋奔其弟伯封求而

不得，作黍離之詩。節者何？又言衛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相反者是。先謙列韓說於正文，而抑魯說於疏中，且引胡承珙毛詩後箋駁新序之說，謂其不足據，然則漢儒之言抑有不可盡信者矣。乃如周南漢廣，劉向列仙傳[illegible]江妃二女，亦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漢之湄，逢鄭交甫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韓詩內傳[illegible]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此非詩怪乎？於義何取？竊謂三家遺說以此見殊，[illegible]穆[illegible]考，固儒者事，善必顯己守殘[illegible]，則亦非通人所宜出此爾。

右經部書詩類提要共二十五種計四十三頁

壬申一月江瀚

經義雜記三十卷

清臧琳撰。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生。是書嘉慶己未阮元刻於南海。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有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是此書原名經義雜識，不名雜記也。錢氏序稱其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推挹甚至。惟段玉裁序謂其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豈見悟犀疑，則殊未盡然。如卷中所舉承天之寵也、儀尊象尊、衷窈窕、南風之詩、中春會男女、好是家嗇諸條，皆申鄭抑王，其實類多王是而鄭非者。子雍固亦有依據，康成豈無疏失邪。臧於詩大雅維此王季條下，尤暢發此旨，謂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是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為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魏以來無人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倡言之。臧氏此說雖阮元采入所著毛詩校勘記，而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咸云當以作文王為正。況禮記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注曰：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鄭所見本亦作文王，何得因惡肅而遂一槩抹殺乎。夫經義深廣，非一人所能盡。說之同異，原不妨各尊所聞。是在學者平心審察，擇善而從，正不必存門戶之見，袒分左右也。

經義雜記

通藝錄四十二卷

請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人舉人■官太倉州學正瑤田治經自信■故雖多精核亦時參以臆說是書爲阮元刻入皇清經解者凡十有三種首宗法小記宗法之廢久矣近世■立宗祠於其鄉雖亦陰寓收族合族之意而其制亦不盡合瑤田是記黃以周禮書通故■其申崔靈恩祖士不祭寄主之說又謂其拘執大傳文繼禰者爲小宗餘皆大宗亦非是而■正其喪服足徵記尤實蓄有佳如駁

通藝錄

鄭注如惟子不報及妾不體君庶降則陳立句溪雜著辨之庶孫之中殤一條則凌曙禮論辨之而鄭珍儀禮私箋■攻瑤田之失特多既斥其力伸己說至禮經郝不可信又詆其說經之私臆不可深詢是皆由其好與鄭注爲難語多凌厲有以取之也釋宮小記首述棟梁本義金鶚許鄭之雅訓而取莊子之單辭亦爲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譏創物小記尤多鄭珍輪輿私箋屢駁其說然如此記謂輪人賢軹轂飾名軹乃執之語段玉裁說文注以爲其說最確於古書最合

■則辨之云飾即幬革約轂與幬革是兩事幬革者除置幅處通轂之所以固轂因以爲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其說約幬之不可混足正程說然周官巾車士乘棧車鄭注士棧車爲木革縵亦得謂幬無貴賤之別以其篤守鄭注乃於此獨異之故黃以周禮書又議其後則甚矣考據之不易也其磬折古義解車人之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則陳澧東塾讀書記稱爲最精使久晦古義昭著發矇至溝洫疆理小記井田之制久湮後人惟就考工記爲之推測初非

通藝錄

目驗亦考其可考而已瑤田書非鄭玄顏於三江考則不以酈道元水經注全祖望經史問答之論三江爲然力主書正義徐堅初學記所引鄭注與水地小記謂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雖主一說者但依經釋之蓋亦聖人多聞闕疑■論之大樂基詳然欲持其說以難鄭注則不可因錄鄭注且爲圖以明之由是而言程之爲學固與專以媚鄭爲能者異矣其九穀考最偶詳博王念孫廣雅疏證稷穄謂之稷少引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之說以爲■折錄於

郅為稷卑穀物之情後經之舊段玉裁說文注稷
下亦云九穀考至為精析学者必讀此而後能正名
其言然足考以高粱為稷以黃小米為粱今北方
人皆以小米為常食色黃而粒細又以疏粱高粱粒大
而色紅非稷可知且古人以粱為精鑿則粱非小黃
米昭然無疑又黍之黃者曰黃黍粱之黃者曰黃粱黃
粱見禮記內則黃黍見內則注篇中謂黍無黃者
蓋失考西所據方俗之言更多附會古今名稱不同
固有難於臆斷者他若辭字小記寥寥數條無所闡
發釋名小記雖徵引■崇富而釋草續考注及瓊

通藝錄

花故事殊屬無■取釋蟲小記謂螳螂蟋蟀細腰
之有子是卵非化亦足正舊說之誤要之其書詳博
■識於不為無補焉

五經小學述二卷

清莊述祖撰是書在述祖所著■中數為■徵
如■禮少儀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
為歸往之往正義皇氏云心所繫往謂說文云暀
光美也釋詁云暀暀皇皇美也鄭以上言祭祀之美
改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為暀暀故讀如歸往之
往非必取義心有所繫往也自不明以暀有諧聲
壹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之今有
字說為然矣又內則擇於諸母■可者注諸母
眾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謂可作阿讀烏何反

五經小學述

說文云娿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從
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姆非御妾也其說殊允至
其■以書顏命之命久成聚訟故即同瑁之異文
而推衍之尤為詳析惟■於詩大雅生民先生如
達謂說文牽小羊也讀若達牽七月生羔也后
稷蓋七月而生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以其不及
月而生故棄之此則未免遑臆■蓋既弗信履迹
之說則何■緣棄■別為之辭耳

經義知新記一卷

清汪中撰。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中所著述，學雖卷帙無多，而精卓為一時冠，今入集部。是編蓋其筆記，珠之可采。如謂東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序。考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何休注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又魏都賦張載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故白虎通亦曰：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班固此書多援公羊春秋、韓詩說，則東都賦非用詩序明矣。

至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注云：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謂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以為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然孟子欲令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由是而言，則注非無據。他如論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韓非鬼谷子韓非書備內篇扢昧即暖昧，荀子王制篇注嗟奈何嗟緩溪即奈何，後漢書光武紀下逗古住字四條疑甚屬，皆與經義無涉，[illegible]手[illegible]刪定之書也。

羣經識小八卷

清李惇撰。惇字成裕，一字孝臣，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注選知縣。惇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麻算，得宣城梅文鼎書，盡通其術。所著見於江藩漢學師承記者多已散佚，惟是書尚傳於世。其中如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由此生，未嘗以為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更添上無極，則大異辭說。邵子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又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之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邪？即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存鳥跡蟲書中可乎？此雖非宋儒而[illegible]其說甚正。它如言浮于淮泗達于菏，乃菏誤為河，雲土夢不得分為二

地六卿即六軍之將非六鄉之卿寺人即是巷伯鄭箋以為二人似太拘飯不從卜唏當作沬及駁杜注左傳以孔父為名而定為貶亦但確當惟疑姜嫄事與楚子文之母相類少得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說為神異之說以昔其子則未免臆為推測輕於立論然又云帝王之興每備符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詩人之造為詭異也斯則得之矣

經学卮言六卷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號顨軒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檢討少受經於戴震為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学明律算尤工駢體文是書雖不逮所著禮学卮言精審亦多名解如則不疑其所行也一條言古文偏旁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也他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享于岐山順

事也既濟象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為礙且其韵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 如予亦念天即於殷大戾肆不正一條謂古有訓肆為大者肆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再或可訓為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為不正故肆伐之也予推衍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同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變文理概以肆為故乎三說皆極明通又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一條言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

以江漢衆强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
蓋滔滔浅浅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
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説經者如此恐後学
漫以為轉寫■誤特拈而申之此尤足以■正王
引之經義述聞據風俗通義改易經文之非
至其深臨互天帝即上帝之説謂讀我將維天
其右之益信是則其泥守鄭学之失耳

经学卮言

经讀考異十二卷補经讀考異一卷句讀叙述二卷
清武億撰億字虚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
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禮学記一
年視離经辨志注離经断句絶也是学者先
辨经讀自周已然陸德明釋文序録曰漢承秦
焚書口相傳授一经之学數家競爽章句既異
踳駁滋一蓋漢代諸儒分章析句各自為業其
於经讀必由師傳授受轉多異同陸氏釋文
略存梗槩或一句離為二三或二句併■作一讀又
或一字上承句末亦可成文下屬句首義亦通者
兼收並采意至善也俗流■乃堅執一讀不能兼通
他讀於是屢轉滋易剔致古訓沈没詎不惜哉
是編為億授徒講授時■著識小学之所先事
其中如乾九三夕惕若厲無咎謂近讀皆以夕惕
若為句厲一讀無咎一讀改漢唐舊讀並連夕
惕若厲為句又書怵惕惟厲與易句並同古
讀似可依又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謂史記為本
紀從暨字斷句今尚書從暨聲教斷句攷後
漢書杜篤傳朔南暨聲洪夏是和 李賢注漢紀亦云北盡朔南暨聲教
據此則漢人已以暨聲■斷句孔傳讀當有所據近胡朏

经讀考異

所謂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蹬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句此殆疑孔傳僞託空從舊讀爲是然不知孔傳已有所襲非可盡置也二條俱拾所見可概其餘至句讀叙述則與此書[illegible]相爲表裏故附著焉

拜經日記十二卷

清臧庸撰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江蘇武進人庸學於盧文弨其治經專精似不及其高祖琳也是書十二卷學海堂本止八卷皆經說如論詩周南實淑寧父母正女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嘗於君子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此說殊非魏源詩古微曰泥於傳不合於經不詞且與爲女子恥去之義殊而后妃之志荒矣又謂十月之交鄭以毛詩爲刺厲王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據緯候之文王肅皇甫謐六經之蟊賊也（案庸譏之肅蓋本其高祖琳之緒論其六言多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爲刺幽王名雖從毛實欲異鄭[illegible]而是猶失之[illegible]此詩[illegible]幽王時已有鐵證阮元揅經室集有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庸嘗客元幕詎未之聞耶至其論孟子[illegible]齊伐燕謂二事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靡不悉合洵足定千古之聚訟又論戴震毛鄭詩考正好逞臆說以奪舊學及惠棟私[illegible]李鼎祚

周易集解之非但漢學家所諱言視推崇
戴惠無不曲相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注疏考證六卷
清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
浙江天台人以副貢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庶吉士
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凡經傳五一尚書二禮
記三春秋左傳四春秋公羊傳五春秋穀梁
傳召南寶綸堂文集有進呈尚書禮記左
傳公穀諸序故原樹殿本注疏之後召南
長於史輿地之學經學似較遜如尚書考證
謂思曰睿睿字今古文所同不知董仲舒春
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劉向說苑君道篇引

洪範皆作思曰容蓋睿古文容今文也又漢書五
行志引作容說文叡古文作睿又璿字从睿而
古文作壡似睿壡是一字安得謂睿字今古文
所同乎禮記考證謂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
後於薊薊即燕黃帝之後即召公陸德明音義
之說甚確然史記五帝本紀稱自黃帝至舜禹
皆同姓蓋本帝繫黃帝之後多矣將誰封乎
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白虎通不
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曰邵公
周公之兄也即此都不可信周召分陝召公在文

文〻時已受采武〻朝爲未及下車而汲〻封之
邦此亦其可議者唯於左傳考證所得特多而
春秋微旨終莫之覩如公羊傳孰謂〻文王（王者）
也何以不係時王而係文王蓋不託諸文王則無
以譏貶周之天子故傳於毛伯來求金云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
譏之也此正發明謂文王之義召南亦爲迂曲矣
之疏矣穀梁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考證
謂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淮南子氾
論訓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

注疏考證

於今爲笑召南之論殆所謂於今爲笑惡得以
後世嗜殺情事漫疑古義公羊宋襄之不
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二傳所言皆
我國古代之特色即近世號爲人道主義者也
焉可輕訾之哉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聵于戚傳其弗受尊王父也考證謂其有
傷名教蓋未審輒之立由靈公斯時年尚少
蒯聵有殺母之罪南子在堂必不許之入非輒
所得專矧不受姑之命靈公爲父拒子非
爲子拒父也就輒言則爲尊王父就不受姑
言則爲尊君若悖靈公之命而迎被殺母之
名以出義不當立之蒯聵其有傷名教又爲
何如故先儒嘗言非義精仁熟不能治春秋
有以也夫

注疏考證

经義叢鈔不分卷

清嚴杰編　杰浙江錢塘人阮元在粵督任立

学海堂（原本集刊）■皇清经解即由杰編次是書首

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非其完書故王先

謙後刻入经解續編中他如詁经精舍文集

学海堂文集皆自擇卷選初非著述至王昶

蜀石经毛詩殘字顧千里序後古編亦更

可不錄諸家謂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者謂漸

既與岷江合入海之處當從大名稷契非帝

嚳子說謂周以火德興以木德亦從所生也

经義叢鈔

商人禘舜（宋山本）周人禘嚳即祀感生之義■簡

■（定山召公辨胡　魯語）召公是黄帝後其說並不足據張

之洞書目答問以此編體例未協中有精粹

審則體例誠為未協而精粹殊不多見也

经傳考證　卷

清朱彬撰　彬字郁甫（一字武曹）江蘇寶應人是書雖

亦循漢学家治经塗轍然頗不以■漢（東樵所耕考）

■学為然故於未濟象小狐汔濟濡其尾卞

既引秦策黄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

尾又引班史劉向傳彭宣傳謂此西漢人之

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後引荀子呂覽

淮南子春秋繁露劉向說苑列女傳王充論衡

徐幹中論以為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文與（一條）

商其意旨可知矣此書洛誥王肇稱殷禮謂稱

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說甚迂曲

此蓋因孔傳言王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

邑■（達）并鄭注非之經咸秩無文即亦殷禮殷禮

質故無文詩大雅桑柔倉兄填兮謂倉兄即倉皇

韻即倉皇也不知倉皇始見於趙宋人書考以前

皆作蒼黄胡鳴玉訂譌雜錄嘗辨之論語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條謂此言孝弟為仁

之本仁即人也論語仁人多不分東其義路通然嘗

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即仁之本此

仁字似不作■人解其他考證■瑕固不

掩其瑜也

左海經辨二卷

清陳壽祺撰。是書固[說經]有得，亦豈能無失。自
秦火而後，學者不[略]全經，各持所見以為說，此
辨論所以日滋也。其中如今文尚書有序，說謂伏
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言，立十七證以明之。與
王引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以大誓
當其一，亦發十二證，其說正相反，殆所謂大道
以多歧亡羊者也。又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
二事，謂鄭君於喪服大功分出章為二，以大夫之
妾所為服為下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為
服為下等。注中所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
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
寫誤與傳亂耳。其謂傳不言為世父母二十一字
為鄭注是矣。然為未知傳文嫁者其嫁於大夫
四句亦係後人羼入，其說詳見鄭珍巢經巢
經說。陳又有取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女子決無遣
降之辨，鄭亦駁之。經義深奧，固非一人所能
盡，[illegible]思明辨[illegible]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

清陳壽祺撰。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嘉
慶四年進士，授編修，記名御史。父歿奔歸，服
除乞養，有密薦於朝者，亦不出。後漢書許
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
五經異義，傳於世。鄭玄傳載玄所著有駁許異
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而不及鄭玄之駁。舊
唐書經籍志則有五經異義十卷，鄭玄駁。新唐
書藝文志同。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矣。

五經異義疏證

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始從諸書采綴而成，
乃有武英殿聚珍本，自是而後，更有秀水王復
本、武進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昕本、曲阜孔廣林本，
大抵皆據於叢殘，以意分合。孔本雖條理差
優，然欲強還十卷之舊，終不可能也。壽祺蓋
取本而參訂之，每事所徵錄，必詳著其文。
多差互則兩載之，其分篇題可考見者二十五事：
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尚
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後刺取諸經義疏、
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

發明者，以資稽覈，間附己意，疏通證明。其家學
棄許慎受業賈逵，敦崇古學，故多
從古文家說；鄭玄囊括網羅，意在弘通，故
兼從今文家說，編於六宗之議，則兩疑
異義所深得閫之旨，而於禘祫踳駁明
案新爻則援據該詳。許鄭皆一代大儒，其論
攻堅守，具有本原，循是討論，庶可窺
之門徑矣。

五經異義疏證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

清王引之撰引之字伯申 江蘇高郵人嘉慶四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其父念孫精於訓詁之學引〻幼承庭訓故名其書曰述聞篇中論易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一條最為明通以為虞注曰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故輿尸凶矣此謂師與同人旁通也蓋同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〻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

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〻本即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剛反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辭不亦適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此虞氏失識至當矣然引之之說經每據傳記之文以改本經得毋與舍本卦而取於旁通相類似乎如春風有屺有臺依白帖作杞樂則黃以周經說略嘗辨其非大雅江漢浮〻武夫滔〻從風俗通山澤篇作江漢陶〻謂陶與滔古字通不知陶與浮古字

亦通且孔廣森經學卮言已恐後學漫以為轉寫之誤特拈而申之矣至於諸經訓釋一字恆兼數義舊說可通美必[illegible]改易即以書堯典光被四表言之今以光格對文鄭康成訓光為光燿於義為疏而主戴震獨取光充也之訓竊考漢書蕭望之傳載黃霸于定國議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則光不作充解此其顯證漢書黃霸傳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此論出於大夏侯今文說又大戴禮循其灌穆謂灌當為瀍與祧古字同其說是也然又以而民棄惡如灌謂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為

濯字之誤也其實灌[illegible]即有濯義集韵灌與盥同澡手也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行王冰注曰灌謂灌洗是無須改字文義自明矣引之此書盛行於代後生小子惟隨之是求不讀全經但披纂詁一知半解輒窺前[illegible]修風氣所趨荒經是懼名不為之敢為有志樸學者告焉

安甫遺學三卷

清江承之撰承之字安甫安徽歙人其著虞氏易變表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而承之歿其師張惠言補之定為二卷附刻於所撰周易虞氏易後今南菁書院刊入叢書下卷為周易文義讀易條記禮記條記易仍本師說禮經註於鄭學為未能深造而校正疏說具有條理皆年十八歲遺卒使不夭折其造境詎可量哉惠言為析文編有安甫遺學序云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之章之說猶淺者也

安甫遺學

其志以為易之於虞禮之於鄭稍求且數百年未聞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間天下爭為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偏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之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於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合雖余之所授不敢信爭之而斷之盡乃已其自期曾孔以下蔑如也此雖贊揚承之而摘當時為漢學者之病乃藉一童子發之其辭亦諷矣哉

經傳釋詞十卷

清王引之撰是書大意以為自漢以來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著之而語詞之例或略而弗究往往即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引之因撰為此編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漢之書凡語助之文編為搜討分字編次得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此與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皆甚有益於學者為近世不可少之書也漢代通儒如鄭玄亦有不明語詞而失之者如禮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若夫言若欲為丈夫也不知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戴聖僅取若夫二句入禮記鄭遂失其義矣詩小雅遐不眉壽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殊不辭倫中遐瑕二字下引此詩曰遐不謂何不也然朱集傳已言遐何通矣宗儒猶有未可盡非與

經傳釋詞

操戣齋遺書不分卷

清吳禮耕撰 禮耕字申甫江蘇元和人 是編疑皆書院應試之作 其易書論

乙考謂周易泰之五歸妹之五兩言帝乙歸妹周書酒誥多士並言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史皆用公作而書亦用公作是易之帝乙即書之帝乙本無可疑緯候之書好為奇異故舍所有帝乙之名而一謂天乙一謂祖乙後儒據以釋經而異說自此興矣文祖藝祖解謂不偏之中兩言之文祖中間特變文曰藝祖是文祖與藝祖不當合一所甚史記五帝本紀

操戣齋遺書

曰文祖者堯太祖也而格于藝祖作至于祖禰朝司馬今文古文兼通折中至當最為有據蓋受終即位皆非常之事故必告于太祖若歲時巡狩不過常典告于祖禰足矣二說均極允愜推經論或作經論解主惠棟周易述之說以作經論為是然周易而正義劉表鄭玄作論則其他皆作綸不作論可知宋翔鳳過庭錄周易攷異乃曰說文無綸字凡經傳中經綸之字皆當從言作論斯尤巨謬說文系部實有綸字抑何失考之甚耶又

眾維魚矣解引盧文弨鍾山札記載丁希曾之說乃螺字之省謂此說確不可易亦非魚子變蝗之謂毛傳言陰陽和則魚眾多其義自通何必破字近世說經往往喜新厭舊書院考試此風尤熾也

操戣齋遺書

六藝論疏證一卷

清皮錫瑞撰錫瑞自序有云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学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学弘通本先今而後古著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據讖緯當在注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義稽歲月猶可徵明此其論鄭学先後及著書次序大概得之葉德輝偁是書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求免溢美六藝論中專言瑞命之事其謂河

六藝論疏證

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雖易亦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要是古代神話無關人事存而不論可也錫瑞自命深於漢学乃偏[■]袒今文酷信機祥此亦其蔽也夫

鄭志疏證八卷

清皮錫瑞撰後漢書鄭玄本傳稱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而隋書經籍志則作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與本傳[■]微異孝經[■]邢昺疏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史通劉知幾所說畧同惟更為問答訛作更不問答新舊唐志二書竝載然鄭志止九卷已佚其二矣考諸經正義

鄭志疏證

及水經注南齊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玉海小學紺珠王圻謚法通考諸書所引作鄭志者皆玄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記通典御覽所引作鄭記者皆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獨禮記正義所引間有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詞亦引作鄭志者或疑無識之徒因劉知幾更不問答之說遂改鄭記為鄭志耳今鄭志有殿本孔本袁本袁鈞本最後出依經類次附補遺尚凡八篇鄭記一篇參勝頑雜禮一篇遺而出之各[■]錄補遺異以稍見當日之舊錫瑞是書即據

未輯本為之疏證實應成蓉鏡當作鄭志攷
證未畢僅三十條紙列入南菁書院叢書此
編於成所攷證具列簡端其未及者則補之
鄭学弘博先通今文後通古文故先所著書多
今文説後所著書多古文説當時弟子蓋以
參差致惑鄭已自為解釋之孔穎達等不明斯
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即鄭志
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篇中擇條疏通證明
其於鄭氏一家之注可謂有功矣

鄭志疏證

聖證論補評二卷
清皮錫瑞撰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鄭玄蓋自
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舊本
書之行沖傳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又云王肅攻鄭
六十八條今聖證論已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
約二十條劣得其半比之漢魏遺書鈔所輯
為備是編據其本更加校定采取先儒申鄭之説
為之補評竊以鄭兼通今古於許慎何休非
難五經異義或從或駁箴膏起廢入室操戈
王善賈馬之学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

聖證論補評

尚書是亦兼通今古文者就議禮之繁訟辨論
尤儒生之常且家語一書據禮樂記孔疏
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則非盡僞造可
知評者特出空論之無取偏執之詞至於
六宗之説經無明文鄭王各可備一解五廟
七廟之異或就殷言或就周言鄭王亦各有所本
如王之釋朔則有詩可證釋喪月則有禮可
證似俱較鄭義為長此殆可與無成見者言難
為有爭氣者辨也

經學通論五卷
清皮錫瑞撰是編■分易書詩禮春秋共為五卷
易論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為
孔子所作又論卦辭爻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說
於古無徵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
陰陽術數論陰陽災異皆易之別傳論孟氏為
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閒出道家論王弼以十
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
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
人後理焦京之緒又生一障所論皆甚正當惟論焦

學者當援例推補
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則殊失審
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殽
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于驪氏
疾據咎犯趙衰介之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于
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
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
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
有也此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蔾焦氏以為可悟
易辭比例引申之妙然蒺蔾木名困之為卦坎下兌上
坎于木為堅多心蒺蔾之象甚明以疾解蒺不知蔾
又作何解依此望文生義援例推補恐文離更所
全經將為變亂矣書論雖偏重今文一面而持論
尚屬圓通然因洪範天錫一語遂謂三國魏時
張掖酒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誥首章是見祥異
之兆有未可據理以斷有無者信為真未免
可笑詩論以毛義不及三家亦是尊重今文之意
其論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論緯說云不信
亦非悉信亦非姦鄭樵攻毛序而以己意為序則
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

己意補之為序是鄭樵之類也又論毛序本不知
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
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宏其實皆無明文
三家既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即謂序出衛宏亦在
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尊崇為古義不
必爭論為何人也是尤不愧通人之論■禮論三禮
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
注篇中謂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實則治儀禮周
禮何獨不然王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
之制則襲今人說未足深信春秋論論春秋是作

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三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即此意之二說者洞足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旨否則直如王安石所譏斷爛朝報矣錫瑞著述甚富以此書爲最云

經學通論

經學歷史不分卷

清皮錫瑞撰此編分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經學中衰時代經學分立時代經學統一時代經學積衰時代經學復盛時代各時代皆有論說其謂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爲經所見甚卓又謂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經學之所以分也其說亦是亟謂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

經學歷史

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學如劉歆所謂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爲劉歆所譏則後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此似爲乾嘉考據諸儒言頗爲中肯惟以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爲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

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爲後世所必無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近西法入中國日食星變皆可預測信之者以爲附會災祥然則孔子所書日食星變豈無意乎之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是論列孫未確孔子之時天算未明春秋之書日食星變固無足怪若漢人之說則[illegible]龍善言災異[illegible]江子屏[illegible]所云甚經無與而附於經謬以禨祥推演之言爲經因以陳五行禍誣上帝爲說經者奈何後揚其波乎其尤可哂者以爲如小夏侯者皆不當立學今小夏侯之書久亡當廢當立烏乎定之斯正錫瑞所謂輕議古人者矣

大夏侯說其破碎亦無宗旨

經學歷史

經部羣經總義類提要十二種共三十八頁

壬申二月江瀚

羣經義證八卷 校[illegible]堂本

清武億撰是書論語二卷孟子一卷詩一卷(書一卷)春秋左氏傳三卷公穀一卷王先謙續經解續編本以是書居首論孟列公穀後編次稍異無三禮則別有三禮義證一書蓋羣經獨無易耳篇中論書無逸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孔疏述欲扶孔抑鄭其說據暴殊爲失之考漢書韋玄成傳[illegible]子舜[illegible]劉歆議曰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羣經義證

以經以漢今文尚書如是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無可疑者僞非

爲書有太宗二宗王劉說殷勝害

甲則傳疏固自有據不應歸獄王肅也其論

氏世記引證特詳然於史記管晏列傳則不

免誤解傳云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

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蓋傳

以鮑叔進賢而又以身下之以其世祿爲

驗[illegible]謂管仲乎至於論[illegible]

[illegible]姓之女

不如朱子義爲長孟子著況獨有爲爲之稱謂注云作爲者舉其人實之爲爲當是其名春秋之季以逮戰國時人號名率取諸此朱子說孟子疏乃謂武士之稱不解名物制度甚著不似疏義爲其爲爲羊來攻之誤直妄矣疏語矣其說皆善又謂爲爲太子州蒲以爲某蒲宜有滿字形之訛也厥勞舊說名諱諸可據定本作州說近年新出土漢石經公羊春秋殘碑正作州滿足見考據之[illegible]誣[illegible]安得[illegible]捷此的證耶　畫

▲ 羣經義證

羣經宮室圖二卷　焦氏述 書本

清焦循撰室室皆系訟美如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户牖之飾象修廣之數衆說溝錯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爲周禮考證戶近人文詩多傳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之九室之制與近人文不同也蔡李兩說茲周大戴盛德文[illegible]述儒惠棟宗蔡邕說作明堂大道錄[illegible]不足信至書據禮月令五大廟之文以[illegible]近人五室左右个爲太廟之左右偏非別有隅室[illegible]似較通明堂小於路寢之故亦言之綦詳其它若謂有四學

▲ 羣經宮室圖

必有四靈蓋惟南北有楹東西無楹兩頭爲起之楹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無東雷可乎又[illegible]禮布席于門中闑西[illegible]外謂是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所論俱核至闈門之九多異說考士冠禮適東壁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以[illegible]人左祖右社明之則宗廟在室之東婦人由寢入廟之闈門當在廟西張惠言（注兼戴）[illegible]圖闈門於東墻孔廣森則圖在北墻金鶚且云四周皆有闈門此獨不誤惟[illegible]述夾室

■黄以周禮故書議■非，而於論東西
堂以■有夾合，蓋誤以東堂西堂連讀。禮經所
言多是廟制，廟有東西墻，則東西堂必南鄉，而
非東鄉無疑。■失未足為■病矣。

考經宮室圖

詩書古訓十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
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
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道光二十六年以重赴鹿鳴，加太傅銜，謚文
達。清二百年來，達官貴仕喜提倡經古
學者，無出文達之右。撫浙則立詁經精舍，督粵
則立學海堂，登高之呼，一時風靡。曾國
藩風宗濂洛，其文中屢稱儀徵鉅儒，頗
為講宋學者所不滿。是書疑亦出元手，蓋

詩書古訓

與經籍纂詁同係幕賓編錄。篇中兩見
光琦謹案，即其證。其書遂文必兼正
義，載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征自
三朡。泰誓正義載馬融書序引泰誓書曰：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偽失
採綴，又無遠甚。其在祖甲不義惟王既■，孔叢
子論書以祖甲爲太甲，而漢書韋玄成傳王
舜劉歆議，謂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何獨遺之。畢命旌別淑慝，乃
取忠經辨忠章，不知此忠經非漢馬融作，據

丁晏書書錄論刪此馬融為奏時依士撰錄
彙經者故其序云臣融嚴蹈之士且其書家
其藝文志所著錄斯言當不誣也惟其博徵
古訓不加論斷以俟讀者自得焉較之惠棟
九經古義非曲徇古人不免拘執即參以臆
說失之附會審事平而效倍之矣

詩書古訓

經傳小記三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台拱
八世祖永澄問學於劉宗周以躬行實踐
為主子孫世傳故台拱深研程朱之學以聖賢
之道自繩往中述學別錄有與劉端臨書云
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為恨然其解經則專主訓
詁一本漢學篇中如謂尚書惟天陰騭下民陰
闇也猶冥冥也騭古陟字騭下者猶言陟降也
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

經傳小記

義周禮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中車
張三侯是量人中車二職當亦是張侯之事然則
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三乃可與通古儀禮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凡言拜者皆再拜
也此篇言拜者下多篇皆言再拜可證禮記曲禮人民
繼者不為祭祭品當有定制今鄉飲射言賓客
故不為祭凡此論條該明精確又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謂禮經篇冥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
張子以為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傳曰

赤知亦既抱子，子生三月，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於此更可見其難。曾信宋儒而說經初不曲徇，誠其所以為通人與。

經傳小記

十三經詁問六卷 經解續編本

清馮登府撰。是書作在錢大昕潛研堂集答問之後，其精粹遠不逮也。篇中於邶風旄丘瑣兮尾兮亦引錢說。其謂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時相先後，書傳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為漢之臨淮也。今攷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注，近儒已證其偽，并亦東晉之孔安國耶。顏命準備大下，謂李嵩孫引孔宙碑於下時確下即受字，不知劉逢祿為書今古文集解已有是說，以循受即節衷順變之意。月令季夏以妨神農之事，命神農將巡功。謂不足釋詁神治也，此當訓治農之官。孟子有為神農之言，亦謂治農，非炎帝也。據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依此，是月令可訓神為治，孟子則不可也。至其論古音，不以段玉裁以支脂一部、脂齊微灰一部、之咍一部自古不通用為然，謂古人支脂之多同用，他韻亦有類是者，其說未可盡憑。又謂執六朝之韻書以繩周秦之古文，固為知今而不知古，然必盡執古音而一一部分之，恐古人亦不

十三經詁問

受此未傳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可耳，斯尤
卓見為從來講音韻者所諱言者矣。

十三經詁答問

隸經文四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江藩撰。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是書
首即明堂議。江藩同里汪中嘗著明堂通釋，
世人或愛其文而忘其說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中謂
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此之制度，鄭
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
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
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孝非尼父時異東周，且于
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此論至為明通。藩
旨曰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又稱鄭君時尺寸已不

隸經文

可考，近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
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然則藩之斯議不
過由余蕭客、江聲之說，亦安能盡當哉。顧制
[illegible]然王立七廟，有二祧，見禮祭法，而中庸亦曰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所謂先公非高祖之祖，遠交而何。且春秋左氏傳
明有余敢忘高圉亞圉之文，故秦蕙田五禮通考
全錄金鶚求古錄禮說，皆駁鄭申[illegible]
[illegible]之亂制，之肅據以考定禮[illegible]，豈非亂
臣賊子，似亦詆之太過。至斥[illegible]龍為猶

言六陽也，即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為龍，此謂
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為龍也。辭雅頌各得其
所，謂所即國語用詩之三所，夫子正樂之言，使大
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
謂各得其所，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
之，是正詩非正樂矣。二說俱有見，原名為篇，尤
深得正名之旨，其云後世名法合為一科，先王制
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為酬支騰說[illegible]
舞文殺盜賊，非殺人之姦言起，而弗治安，烏可
得乎，是誠仁人之言，有心經世者，尚其留意焉。

隸經文

周人經說八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王紹蘭撰。紹蘭字南陔，浙江蕭山人。是
書卷首錄禮記經解，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至則深於春秋也一節為之敘，而注其
下曰：經解所言詩書樂易禮春秋凡六經，自禮
之樂缺，其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存者唯易
書詩春秋四經云云，此四經漢經師雖有說解，亦
未必深合經指，因博采周人所說者，得易說書
說之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既成無稱
為敘，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周人經說

雖有作者，吾不敢讓矣。此編本八卷，潘祖蔭刻
入功順堂叢書，已佚詩說三卷，春秋說一卷，[illegible]
僅存傳記引經，多屬斷章取義，詩尤甚，亦
安見周人所說盡深合經指，非為中間有案語
如分北三苗云：說文，剮，分解也，剮即別字，在冎部
兆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本字，解故許鄭皆訓兆
為別，且引孝經說別為證，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當
作分兆，後人多見北，寡見兆，因改兆為北，仲翔
疑識北字，不識兆字，並不識兆剮各為一字，故
誤以鄭訓北猶別為達失，可怪然，鄭固作兆，不

作北也又引載馳云高子之門
孟子之答，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
彼傳云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於大國，又衛畏於
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意之嫁齊，故高子謂婦毀
非己所自親，衛女乃欲自來，因疑其有以得編於詩
也。彼傳又云今舍近就遠，離大附小，一旦有難，孰可
與慮社稷，是其志以安社稷為遠圖，故孟子云有
衛女之志則可，且許以行中孝慮中聖以為有違
妄所行，權此豈固執者與所能識乎三條俱
極分明，惜書不完，後儒有補輯周人遺說以成
全璧者歟

周人經說

王氏經說六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王紹蘭撰。是書考訂經義頗可取其中
如共黃邶鄘一條，謂毛傳據內故以為邶鄘之說
文據外故以為邶國所據內外異而並非方國
有異；子羔之襲也玄冕一條，鄭注玄冕大夫服
未聞子羔何為襲之，謂史記衛世家仲由將入，遇
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是子
羔實為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
未照，其說益明確。鄭棄其師一條，謂經書鄭
明責文公棄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為首
惡，故稱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
傳稱惡其長也，為責高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
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皆不合春秋書鄭之義。鄭
風清人敘云刺文公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
專責文公同意，蓋高克國之師，身在高克，而進退
高克不以禮，逐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危國亡師之本，
可見詩與春秋相為表裏，其義較之傳為長。此
論尤為中理。棄劉向說苑君道篇曰，夫天之生
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
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是不承天意，忘其在

王氏經說

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郤君而予夷狄之
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子
政傳穀梁学者是必穀梁先師遺說范寧集
解失其旨耳至其辨公羊譏二名一條則似未識
傳旨傳以春秋文致太平至是無可譏乃譏
二名■春秋時二名固不止此二人豈傳猶不知
之乎必不然矣

王氏經說

實事求是齋經義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朱大韶撰大韶字仲鈞江蘇婁人是編辨
肅與肅拜及祊非繹頗爲詳核其辨虞庠
非小学尤足解段玉裁顧廣圻兩家之爭自孫
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以西郊當作四郊而玉裁
力主其說與廣圻爲此一字反覆辨論至于毒
詈醜詆林■三禮通釋既申段駁顧黄以
周禮書通故亦以段說爲得然如所云四郊皆有
虞庠爲成均何以周於虞学獨立四處且既有郊
学遂学而又四郊分立四学不嫌重贅況東郊南

實事求是齋經義

郊北郊之学未嘗一見經傳若謂虞庠大學也在
國之西郊王制字自作西不作四四学小学也在公
宮之左祭義注自作四不作西以虞庠爲小學在四
郊此鄭之誤無庸爲鄭諱其說■極爲允當司馬法
非周制說者訂亦確明堂無五室說雖尚持兩之
論定至謂周官内宫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三夫人
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
作昏義者以内外相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二十七八十一耳
又謂宫室之制中央爲室東西爲房大寢與小寢
制同六室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世婦

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此則真讀書得間之論也惟春秋不譏世卿說以為公羊所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春秋防微杜漸特譏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由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中若子皮子産子太叔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為此說耳是不特未達闕里之微言亦昧於春秋之義矣夫周官儀禮自述當時之制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是也春秋為萬世開太平其譏世卿 實事求是齋經義 正大道為公選賢與能之事豈公羊子之私言哉惜乎歷年二千餘歲大道為公一語雖知之終未之行也

戰經筆記一卷 叢書本

清陳偉撰偉字培之江蘇元和人偉嘗業於長洲陳奐奐嘗為奐編訂公羊逸禮考徵生平著述經義居多遭還冠難盡付劫灰是書亦祇什一之存曾刊於京師後經吳縣朱記榮刻入槐廬叢書蓋隨筆所記不類所者援臧琳經義雜記例也其中如九嬪注一條據鄭康成謂進退案其次序侍寢稱處女禍遂生是以古帝有分夕之制其實後宮百二十人證非周制故天官無此文且九嬪以 戰經筆記 教九御無關分夕詩傳一條謂周之先後大人跡商奉之先為吞玄鳥卵漢初儒者本讖緯附會神奇以擬高祖之龍之異及緯書行於周末列子楚辭皆主感生帝之說毛公生當其時作詁訓傳據而帶取其識卓矣此論雖正然古者帝王之興每稱符瑞以美其子孫興業之事蓋周家相傳如此有清實錄亦言朱果發祥有天女佛庫倫不較姜嫄而更神異乎誠為附會但說詩者不任其咎耳附書辟雍靈臺同處是澤制一條謂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謂辟雍靈臺

臺太廟明堂同在一處，蓋因駁時王之制而誤以月令之明堂為國南之明堂。張衡東京賦、李尤明堂銘所述，皆後漢之制，其言皆與續漢志合，蔡邕等亦猶是也，而以之說周制則非矣。是固不為無見，[■]明堂之說[■]紛紛[■]強經就我，愈辯愈鑿，[■]無徵不信[■]闕疑斯為善矣。

駁經筆記

巢經巢經說一卷 清□刻本

清鄭珍撰。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道光[■]年舉人，以大挑二等選荔波縣訓導。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珍崛起偏陽，名重海內，雖與獨山莫友芝[■]稱莫鄭，而經術湛深，非莫所可及也。其所著書，如輪輿私箋、儀禮私箋，以高密為宗，是編亦猶此旨。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至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世儒多從舊讀，而以鄭改讀為非。珍斥其非經誣傳，大違服例，斷不可憑，舊之反覆辨證，明舊讀合兩條為一之誤，以著鄭改讀之由，然頗有所刪經就注為疑者，而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則盛稱之，謂其推明服制之微，以著人道之重，有功于聖經甚大，不止為鄭學干城也。蓋李亦號宗鄭學，故其言如此耳。其他如補正爾雅釋親宗族，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及禮記正義駁文係古文尚書誤采[■]左傳諸條，辭皆精核，此雖短簡，不同苟作也。

禎石廬經說十卷 經解續編本

清徐養原撰。養原字新田，浙江德清人。是編研求經義，考訂之力甚勤，然[illegible]之見，固自不免。如易論引繫辭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讀易者兼此二法，要本有舍卜筮而言易者，又謂[illegible]其意蓋偏重卜筮。然卜筮人之書已亡，將孰從而求之？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得以其[illegible]棄其三哉？[illegible]論[illegible]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詎孔子之言非歟？至其古文尚書辨，謂東京古文非傳自杜林。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一卷。據古文尚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纔一卷耳，傳一卷書，謂[illegible]於全經之授受可乎？又尚書論以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尤確論也。其中如明堂說，以為明堂之制不明，由室之制不明。考工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室，十二堂之者之言各有所當，體異而不害其為同。自鄭氏不得其制，而謬為之解，且以九室為秦所增，益故論明堂先辨鄭氏之誤，鄭說既破，則明堂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為異而同者亦可得而見。

禎石廬經說

禘祫辨則援禮大傳、曾子問為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斥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俱不免勇於自信。[illegible]鼓之制，鄭君等就一面言之，於義似未協，以程瑤田說為發前人所未發，蓋其非難鄭學，往往有之。近儒鄭珍亦嘗著鳧氏為鍾圖說，申明鄭注之義，頗為中理。竊以制器一事，是非易曉，但經實驗，即可論定矣。乃二千年來，無姑試為之者，吾國士夫好空言而[illegible]實際，此[illegible]其

禎石廬經說

開有益齋經說五卷 自刻本

清朱緒曾撰。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是編於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以正義引鄭注釋文引馬注，王肅好與鄭異，獨此五邦無異辭。孔沖遠爲僞孔作疏，曲爲之說，以駁馬鄭，因舉三不可從以證馬鄭之不可易。然其說之同於馬鄭，則僞孔非出其手斷可識矣。其中如謂凱風一詩爲孔子孟子直揭孝子之心，孔孟所未言者，後人無庸贅說。又莒人滅鄫，中公羊之義，謂鄫既不得立異姓，莒更不得以公子奪鄫祀，均罪也，而莒罪大矣。春秋所以書莒人滅鄫，所見俱正。然如岵屺及崔嵬與砠，爾雅毛傳所釋不同，初無顯證，判其[illegible]孰是孰非，覼縷箋爲。月令五藏分配五行，古尚書今尚書各執一說，許鄭之後異義，其實皆憑臆本無考之必要。于糾小白兄弟一條，則直是史論，匯說經體，至[illegible]繁冗[illegible]考據家[illegible]通患[illegible]引之經義述[illegible]取重於世，未始非由文筆之[illegible]學者不可不知也。

通義堂集二卷 思賢講舍本

清劉毓崧撰。王先謙續經解續編有毓崧所著尚書舊疏考證[illegible]周易舊疏考證未收此書。光緒十六年始刊於長沙思賢講舍。是編雖名爲集，其實皆說經之文，故不列集部而歸此類。其中如周易履霜後儀之禮解，莧陸當作莧睦解，俱分上下兩篇。大夫以上先朝見後成昏議則分上下三篇，頗遺詞繁。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殆遷就時制言之。一子兼祧定自前清，大抵[illegible]爲承繼財產起見，無所謂大宗小宗，以爲合乎古義，夫豈其然。所[illegible]引諸葛瑾以三國志諸葛喬之出繼叔父爲小宗取嗣大宗之證，[illegible]屬[illegible]兄符[illegible]兼祧一節，則假設之詞，何足爲據。嫁殤非未嫁守志辨謂據經典所言，參以史傳，凡未昏守志，死而合葬，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論亦正。[illegible]言釋一字說，極精確，蓋於小學爲最深云。

句溪襍著四卷 思賢講舍本

淸陳立撰。立字卓人，江蘇句容人。王先謙經解續編已將立所著公羊義疏、白虎通疏證收入，尚遺此書。光緒十六年乃由長沙思賢講舍刊行。篇中如路寢孔碩解，謂注疏皆以路寢爲君之正寢，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宮室。周禮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即大寢也，當爲伯禽廟寢。此解甚確。爲人後服其本親議，駁段玉裁謂禮經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四條，本親之服即盡於此，亦極允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解，謂王肅說禮多憑臆見，與鄭立異，惟此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則較勝於鄭，可謂惡而知其美■矣。祭法七廟解，考證頗爲詳覈。然鄭志以祭法爲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此所說則以王制似周制，祭法則又似異代之禮■，與鄭適相反。■至其云禮記雜出七十子之徒，以及秦漢間儒生各述所聞，往往彼此互異，蓋有不能強同者，自是通論。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證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服議，皆引申經傳，具有折衷義。春秋王魯說，則尚覺未瑩。王魯之論倡於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絀夏，親周故宋。於是何休作公羊傳解詁，遂稱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爲受命■王。其實春秋以侯禮衰魯僭，獻六羽作三軍■王魯哉乎。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春秋託文王以立制，傳有明文，信董子不如信公羊也。

孝經平議三十五卷 春在堂叢書本

清俞樾撰是書大旨以訓詁為主所謂高郵王氏之學也篇中如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疑天乃兀字之誤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刖足曰兀蓋即跀之省也古文天作兀見玉篇故兀誤為天此雖破字實較虞注義長若甘誓言予則奴戮女謂奴當讀為孥孥之猶捽也引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捽引而戮女也晨風六駮謂此經六字殊不可曉六疑當為𡴀說文屮部𡴀菌𡴀地蕈叢生田中从屮六聲駮蓋即釋草之𡴀亦叢生之物六

駮即𡴀駮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謂此王姬疑是齊侯之夫人齊侯之名祿父穀與祿聲近義通齊穀即齊祿父亦猶晉重耳申衛叔武黎田子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是皆不免牽強又盤庚先王有服引說文又部𠬝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制也今經傳作服鄭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宜釋以先王制五服各有差等且異服有禁管子政篇亦曰衣服有制子產治鄭是猶行古之道況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正對使

上下有服而言故以服為𠬝可以釋盤庚不可以釋左傳至儒行博學以知服陳澧東塾讀書記亟稱注疏精善今亦以𠬝說之失與此同大司樂以享先妣謂姜源為帝嚳之妻尤可謂好為異論世室重屋明堂考雖云依據考工記其稱明堂為祀五帝之所實本為書緯非指五府之名不見虞書月令亦無祭五帝之文周官大宗伯止云兆五帝於四郊不言明堂祀五帝且三代之制漢儒已莫能詳今去古更遠乃[illegible]語唐虞其事可信乎他如謂采芑為晉獻公廢太子申生之事則范處義詩補

傳已言之謂誅以馭其過誅殺也過當為禍則劉敞七經小傳已言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嘗論此編以其左傳論語孟子任心者其少亦有強立新義而仍與舊說無大異者又有經注極明皆無疑義而故求曲說者然[illegible]陰佐鄭有心思終勝無本空談也雖指其短不沒其長■■足以■■焉

峯青室經說十六卷 自刻單行本

清俞樾撰是書作在羣經平議之後故於
貲亨小舊井元俞曲園冀州既載皆更正平議之說
其論金縢■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
先王謂穆乃昭穆之穆二公欲爲王穆卜者蓋以武王
疾已不可爲諱欲卜立後也二公殆欲援殷家兄終弟
及之例傳意周公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
禱於三王請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爲王穆卜之意也
下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成王不欺矣其請以身代
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泣且言者蓋公將不利於孺子之
峯青室經說
言久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嘗意周公而
周公尚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既立而反包
藏禍心窺伺神器謀爲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
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即出之於口而史
臣亦即載之於書是說雖新實能以意逆志合於
當日情事大誥以予敉寧武圖功謂寧者寧王也
上文寧王遺我大寶龜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下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曰不可不成汝寧祖
聖考文武所謀之功正義曰經言寧即文王然則此
言寧武猶言文武耳以經證經其義甚確然如

五日爲期正義引周禮天官九嬪鄭注易傳俞
既斥鄭說天子御女最爲無理一夕而御九女淫慾
過度康耽道喪雖隋煬齊文宣尚不至此顧又
因其說而小變之■五十步笑百步■宮闈秘事
載籍無徵創爲臆說徒供嗢噱是亦不可已乎周
禮天官内司服女御二人謂此與下縫人並有女御蓋即
次九嬪世婦下之女御也女御有八十一人其數既多不
可閒居無事故擇二人使主衣服屬之内司服又擇
八人曉裁縫之事者屬之縫人此二人八人即在八十一
人之中非在八十一人之外也專此說非是疑義所云■
峯青室經說
十一御書決非周制周禮天官掾人雖有夫人不言
三九嬪世婦皆宮卿之官九嬪以教九御名未必
定是九人■女御爲八十一人見於周官僅八人豈
其除七十三獨可閒居無事耶且縫人云以役女
御■非天子後宮■證■至於謂論語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孔子一文王也孔子際春姬之末運逢百王
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傳曰以立王者之制是文王有
周代之文而孔子爲繼周萬世之文王春秋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必
孔門相傳之舊說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斯

言頗為世駭，即廖季平、康有為所稱素王改制是也。然公羊傳於毛伯來求金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所謂繼文王之體，此文王自是周之文王，則王者孰謂？謂文王，當亦同然。孔子作春秋託文王以立制，故孟子曰：天子之事。此章上言文王謂周文王也，下言文謂春秋也。惡有自命為萬世文王之理乎？世儒好妄，故辨之。其論固不在俞氏

茶香室經說

隸經賸義一卷　經解續編本

清林兆豐撰。兆豐字玉如，浙江慈谿人。是書蓋王先謙據其家藏稿本，刻入經解續編篇中。如孔壁古文說，以惠棟、江聲諸儒謂伏生書二十八篇，後得大誓，合為二十九篇，王引之經義述聞乃斷伏生為書二十九篇中有大誓，而以百篇冠每篇之首，併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羅列十二證，精確不可易。獨據以民間後得大誓為二劉傳聞之誤，其笑較惠江尤甚。二劉所言大誓後得自是河內民間所得之古文，而古文二十八篇失得於孔氏壁中古文大誓，或分作三篇，後得於河內民間，彼劉向別錄及漢劉歆傳等書，語意本是了然，不得誣二劉為傳聞之誤。然則孔壁古文二十八篇，今書序為二十九篇，並無大誓一篇，灼然無可疑者。其說雖辨，但述聞是謂伏生二十九篇有大誓，此謂孔壁古文無大誓，二十九篇者迥異。陳壽祺左海經辨又以今文尚書有序，列十二證，在此十五證，林多未之見，說考證甚詳。世儒以新莽故而疑周公不攝位，則曹丕受禪亦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詎唐虞之讓同一假託耶？其他如禹貢三

條四列說說文分部俱極明晳豐無當世名而
說經硜硜儒風不墜於以[■]潛修獨學之士湮
沒無傳者正不知凡幾也

隸經賸義

孱經說四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本名元同後改今名以元同爲
字浙江定海人同治九年優貢即於是科舉於
鄉以教職用補分水縣訓導以學政奏加中書
銜以教授升用旋選處州府教授是書爲
南菁書院所刊 [■]儆季雜著之[■]王先謙經解[■]續編第 刻
其經說略二卷非全書也其中如周書說易古
義足正近儒拾漢人術數墜緒之惑讀王肅易注
謂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
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衆家本而定其字者有衆家
已無攷見而可以參存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衆家
而不可信用者無所偏私洵屬平心之論讀月令以
孫星衍平津館文稿有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撰之
辨因其語之不詳特條舉注語辨而正之又稱精
覈釋孝辨孝與孝孝者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
由後人少見孝字見孝而妄改之也其說甚當他
如釋說補王引之經傳釋詞所遺釋曰補釋詞所
未及並皆可取惟論皇皇者華謂左氏內外傳並
詳其義今觀之詩旨乃明王引之近之好古學者
也乃謂此內外傳語各歧異不可比而同之序鄭箋并

序毛傳甚美索解人之難得也竊不謂然傳以懷和為每懷靡及以懷私為每懷僕失之迂曲大雅蒸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句與此同可見本當時常語如內外傳所云非詩人意矣專每猶數也懷思也慮也數慮無及即是當速行之義何必鑿之使深乎以周父式三其為學漢宋兼采此編說經雖依據古義初不以詆娸宋儒為能蓋其家學使然歟

經說

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 師伏堂自刻本

清皮錫瑞撰是編為錫瑞主講經訓書院自課之文錫瑞治經尊信今文說故如觀兵代紂年月攷王若曰孟侯解昊天有成命成王解三壽作朋解商頌美宋襄公攷證皆依據今文天子七廟二祧攷[illegible]大宗以鄭違有所據王肅不從鄭義乃以高祖之祖高祖之為二祧其說無徵又謂祭法之文有不可解者蓋不特與鄭異亦與王異共分六篇言之綦詳兄弟祔制異昭穆攷以為兄弟當異昭穆古

經訓書院自課文

左氏說不誤韋昭解國語亦不誤解公羊者則自董子已失之其見甚卓又謂兄弟相代廟號但稱某某公廟中稱謂但稱先某先公自稱嗣王某侯某天子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不得稱弟兄亦不得稱父子名正言順豈有父子兄弟改易稱謂之嫌哉此尤足以論者之惑其春秋黜周王魯解與陳立句溪雜著春秋王魯說略同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祇云王魯絀夏親周不言黜周夫春秋託文王以立制[illegible]王魯[illegible]細繹春秋公羊傳其義自明矣

經義莛撞四卷 本 自刻

清易順鼎撰。順鼎字仲實，號湘裳，又號哭盦，湖南漢壽人。光緒元年舉人，官廣西右江道，被劾，旋開復，簡放廣東欽廉道，署高雷陽道。順鼎以詩名著海內，鮮有知其究心經學者。是編光緒十年刻于京師，時年甫二十七耳。其中如■易「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陸乃階之誤，當作鴻漸於階。引後漢書蔡邕傳邕作釋誨，其文有曰「鴻漸盈階」，是易本作階之證。又以揚雄倣易而作太玄，其用韻亦最古。禮之次四曰「孔雁之儀，利用登階」，文意全本此文，尤可相證。「君子遏惡揚善」，遏惡揚善即黜幽陟明。遏之義為遮止、遏絕，無訓為若者，孔疏虛造字訓以牽就王注包容之說。「何斯違斯，莫敢或遑」，何即猗字，猗與依通，猗斯違斯，蓋謂依違不決之意。漢書孔光傳「猗違者連歲」，師古注：猗違猶依違也。是■違作猗違之證。此數條■皆■。至於謂「克明俊德」，俊即帝嚳之名，言堯能明其父帝俊之德，則殊失之鑿。大傳為語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案見王應麟困學紀聞。此俊字亦可作如是解乎？又■「或曰外祖母也」，記者距春秋時甚近，不應繆誤至斯，其稱或人之言，必有所據。然檀弓一篇，如記子夏喪明，曾子責之；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考其年代，或已老死，或尚幼齡，安■其不失實也。考據之學原不能無漏無瑕，惜順鼎肆力於詩，此事遂廢，使■為之，寧非俞樾羣經平議之亞歟。

讀經貞記不分卷 自刻本

清易順鼎撰。是書附刊於所著經義莛撞後，似不及莛撞之善。且間有前人所已言者，如引張孝達云：書率循大卞，卞即大變，謂循與順通，循大變即順大變。禮檀弓云節哀順變，蓋古語也。此[illegible]為變者黎民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此[illegible]是條具見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蓋偶未檢其謂。說文後叙曰：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此即稽古同天之說。鄭義蓋用許君也。熙明似即欽明之異文，欽熙皆訓為興，義可通用。許君古文尚書之學存于說文者二十一耳，此類皆可寶貴，亟宜表而出之，其說是也。又以伏生二十九篇有太誓無書序，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牧誓、粊誓、秦誓也。除太誓即不成六誓，是有太誓之證矣。大傳以桑穀生朝傳之武丁，書序所指為大戊事，伏竟不知，是無書序之證矣。陳壽祺左海經辨謂今文尚書有序無太誓，惜不得起而質之。

經述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林頤山撰。頤山字晉霞，浙江慈谿人，光緒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是編凡釋井田三、釋賦稅二、釋王后首服七、釋王后六服三、釋祿、釋儀、釋遂、釋巫、釋師儒、釋奄、釋奴、釋酺醵、釋縐絺及五齊三酒、攷土圭測土深、攷二，皆說周禮。[illegible]釋楅衡是詩，釋家、釋矣是說文。大抵熟於經注，多所闡明。其釋井田三云：鄭君囊括網羅，事事務求弘通，本傳載其傳經徐績等通九章術，屬後漢時所傑出，遂特方田等章，洞悉原委，即近今之流質重學、地面阻力、水流速率，雖據大較，而鄭氏早已略見及此矣。方知中土人材，困於不試，合古今而同慨，豈真遜於泰西之學耶。是尤有味乎其言之，有慨乎其言之。王先謙提學江蘇，頤山客其幕。先謙刻經解續編，搜求著述，此其未成之稿，亦被采入，非頤山意也。聞遺著頗多，尚待訪焉。

經部群經總義類提要二十三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三月江瀚

古本大學通解二卷 自刻本

清聶鎬敏撰。鎬敏字京圃，衡山人，嘉慶□年進士，選庶吉士，改補部□。是書
雖名古本，而所采不出宋人，以大學之道至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凡三百零二字為經，為
子曰十目所視至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凡一千四百五十一字為傳。其解格物，既不用
朱晦庵之說，亦不取王伯安之說，惟引程子
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得之尤切。致知之要，當
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
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恐其如
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謂其發明格物
本義，深中肯綮。蓋不以新安之補格物為
然也。其開卷經一章有曰：審清界畫，細辨
鑪錘，鍊字鍊句，鍊句鍊都入化境。此豈說經之
體？■而全篇更有兩面融成一片，獨擷菁華，
無一漏義，無一賸字，錘鍊精湛，融液渾成等
語，直是批評時文矣，■足廁著述之林乎。

古本大學通解

四書稗疏二卷 船山遺書本

■王夫之撰。夫之所著周易、書經、詩經、春秋諸
稗疏，清四庫總目已著錄，而尚遺此編，蓋未
見是書也。其中如壹是一條，謂章句云一切也。以
是訓切，則以壹為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
壹是猶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第以為一切之辭，既
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三年之喪一條，謂三年之
喪，非即父母之喪，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
於父母。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為叔父也。春秋
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
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
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饘粥，則天子與
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降神之文，而虞氏補氏盛為之說，唯不
知■為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
灌園之灌，諸妄屢轉，人恐入於迷。此註足補先儒
之闕。明堂一條，謂明堂之說，古今聚訟，要出於
公玉帶之流，因緣呂不韋月令文，以陰陽術數
妄為擬■撰，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論
增飾支離，以致揣摩欲擬一不可

四書稗疏

不圜橫斜窔突之屋而形模乖錯乃令匠石無所施其繩削其駁詰衆說頗中肯綮然曰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参攷之三禮以息羣喙則尚未能也蓋秦火之後經籍久殘其制度誠不盡可攷耳

論語竢質三卷 瑯琊祕室叢書本

清江聲撰有尚書集注音疏已見前是書成於嘉慶四年聲已年七十有九矣聲於尚書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論者譏其好爲新奇此編亦有是病若思無邪思無作恩[illegible]與遲與作[illegible]人焉廋哉廋作叟八佾佾作溢郁郁乎文哉郁作𨛜文作彣犂牛之子犂作犁我叩其兩端而竭叩作扣端作耑竭作渴狐貉之厚以居貉作貈子哭之慟慟作憧夫子哂之哂作矤羿善射羿作芎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荷蕢作何臾且在邦域之中矣邦作封友便佞便作諞善柔作[illegible]也偃作𠨳不有博弈者乎博弈作簙𡗝遇丈人以杖荷蓧蓧作莜馬可誣也誣作憮此皆所謂通人所哂俗人所駭其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條謂仁當爲人古字人仁通其爲仁之本正應弟首其爲人也孝弟之言不知六書叚借之法徒泥仁爲仁義字紛紛解說終無當也是雖言之成理然本章仁字決應作人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立愛自親始故孝弟爲仁之本且管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非即仁之本邪再

伯牛有疾一條，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
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
亡之命矣夫。[■]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條，謂堯時之民，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擊壤
之歌以為于我何有，是由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
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巧慧生，而
變詐百出，而不可治矣。斯論蓋本老子。老子曰：古之
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又曰：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是豈孔子之旨哉？孔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俾民
不迷。案詳見韓詩外傳卷三 其曰不可使知之正，將使之[illegible]，自後

論語誤質

[■]
儒誤解，而治術亦不明矣。至謂
[■] 文謂
周有八士，家南宮氏，詔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或云
成王時，宣王時，皆未有明據，不敢信從，[■]皆啟[■]
[■]求是[■]勝於空言者焉。

論語補疏三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所著有易、書、詩、禮記、春秋左傳
補疏。[■]經阮元刻入皇清經解。是書亦然。如篇
中於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儒猶士也，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而孔注
未是。案荀子勸學篇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
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
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禽犢。此顯分君子小人之學，似即可為是章注釋。
故補疏於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亦引
荀子曰入乎耳著乎心為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為
人也。然不如移以說此為尤確耳。又無為而治
者，其舜也與，謂天之無為而成，即聖人之無為
而治，邢疏以無為為老氏之清淨，全與經悖。
可以羣，謂孔[■]曰羣居相切磋，詩教溫柔敦厚，
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相切磋，邢
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二條駁邢疏，俱
允然精到處，甚少在諸補疏似[■]遜也。

論語補注二卷 同治戊辰劉氏重刻本

清劉開撰。開字明東，號孟塗，安徽桐城人。諸生。年十四即從同邑姚鼐游，故所學有本。其師是書自序云：士病於窮經久矣，四子之學弊益甚焉。言宋者流為空虛固陋之習，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注釋愈廣，益離夫經，考證雖繁，無適於義。夫言以明道，不惟聖人之意是從，而惟門戶之是主，不亦惑乎。即此可概見矣。今篇中引大戴禮曾子事親篇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以明色難之義，其說甚善。而子張學干祿，謂學字為問字之誤，則不知二字古通用。禮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漢書公孫弘傳好學並作好問，即其證。又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篇，問入官與學干祿同，學干祿者問入官也，是尤確據，乃失之目睫。大抵桐城學者多研求義理，疏於考據，固無庸為之諱也。

論語偶記一卷 學海堂本

清方觀旭撰。觀旭字升卿，浙江錢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廣西武緣縣知縣。是編注重考訂，不尚空言。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以為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十卻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其注禮與箋要之約略同，取實不如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舊讀而從詩箋，違背儀禮，而於上下文爭字亦并放空，似覺不可。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謂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之文，為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誤說，遂解論語之禘為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指為非禮，謬矣。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辭甚直截。無魯禘本為非禮之義，其說皆是。惟以三歸當仍舊注為娶三姓女，則誤信毛奇齡論語稽

求篇攷朱集注之言其實要之姓女是不知裡
非宜事不擬之類也至云鄭注未可以作巫醫
曰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
易所不占乘此一經此緇衣篇中略同惟此經巫
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醫卜筮皆以治人之疾
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異義也以經解經頗自
明暢鄭注所以為勝惜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
矣句解不去轉引楊氏意不明白此則集注之
失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補正云爾

論語偶記

鄉黨正義一卷 經解續編本

清金鶚撰鶚字秋史號誠齋浙江臨海人
江永鄉黨圖考最稱考訂精密是編後
出多所匡正如上大夫下大夫江[illegible]說
駮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攝行相事是相禮
之事以孔子為下大夫此則云侯國以司徒為相
然臧宣叔為司寇公羊傳曰宣叔者相也是
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然則夫子以司寇行
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為正司
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即云與聞國政

鄉黨正義

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為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
子初為司空小司空也既而為司寇則大司寇也
史記大字不誤毛氏江氏執周禮駮之泥矣據所
與立左右手江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聘來
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
春秋此則云周官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
擯此言揖所與立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小聘
禮輕必不用交擯擯擯大曲而以小聘目之其繆甚
矣鄉黨一篇非皆孔子事必以為孔子事故不免
曲為之說耳執圭節江謂孔子為大夫使於他國

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此則云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覿此節有之所是大聘非小聘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江以為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此則云其誤以下句皆深衣之制君子不以紅紫為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為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即深衣可知也深衣之類有裥有褶有袍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深衣以白布為之末世尚紅紫然不敢以為朝祭之服惟深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

鄉黨正義

故雖褻服亦不用也時人亦尚紺緅紺緅皆赤黑間色紫之類也時人或以紅紫為深衣因以紺緅為飾即以白布為深衣亦或以紺緅為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為也凡此諸條皆確有依據雞本精於禮經固非同影響■隱擬之學矣

論語魯讀■攷一卷 續解續編本

清徐養源撰養源字新田浙江德清人是編取何晏集解陸德明釋文所載魯讀■攷其異同附以石經殘碑其中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謂說文專六寸簿也左傳袞冕黻珽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今指笏與專其用同而大小有別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專則六寸而已有所聞見輒疏記之以備忽忘暇則著之於書時時省覽所謂習也此傳正如北史徐遵明見鄭玄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

論語魯讀攷

因曲為之解魯讀並無說安見其非以專為傳之省文乎又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引惠氏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為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夫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言學而不厭何忽自謙如此考據諸儒每見■異讀異字輒務以標新斯愚眩俗此所以為世詬病也夫

論語正義二十三卷 江寧刻本

清劉寶楠撰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寶楠為國子監典簿後恂之子少受學於從叔丹徒縣學訓導台拱故其淵源有自子恭冕亦能世其學道光戊子應省試寶楠與儀徵劉文淇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相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寶楠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為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少衰後所闕卷畀其子恭冕續成之迨咸豐乙卯書將成而寶楠不及見矣是編考據義理並重故於宋儒之說如德不孤必有鄰引張栻解云德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以為深合經旨然於吾道一以貫之謂朱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者焦循雕菰樓集王念孫廣雅疏證阮元揅經室集三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今致三家其說各異焦謂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此與皇侃疏貫訓統義相近王謂貫行也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禮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國家有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蓋孝言一以行之則所行者何意似未完阮謂貫行也事也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然三一以事之則不辭故又合三訓以足成之殊為迂曲三家之釋一貫焦較優阮最下漫無區別何邪抑更有甚不可者子見南子章曰穆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本劉向列女傳衛靈夫人在仁智傳南子在孽嬖傳當是二人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為將然身行道而於心不說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故告以予善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史記孔子世家裴駰集解引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天命所厭也斯言得之若謂天即指南子殆誣孔子矣左隱十一年傳天而既厭周德矣是即天厭之驗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

亦豈拘戚氏子手、要其全書博洽周密、為治論
語之學所鑽研莫盡者爾、

論語正義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卷 經解續編本

清潘維城撰、維城字朗如、江蘇吳人、是書雖博
采近儒之說、罕所發明、於義有不安者、亦未及駁
正、如傳不習乎、釋文鄭曰魯讀傳為專、箋引
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有
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曾子以
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為專、此真
得論傳從專得聲、故魯論皆作專、且專不習乎、
殊不詞、且專門名家乃後世語、恐春秋時無之、
又繪事後素、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

論語古注集箋

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
質、亦須以禮成之也、箋引惠士奇禮說、錢坫
論語後錄、皆據[illegible]工記以申鄭義、不知論語之
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質而後可文也、禮記
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
忠信之人、禮不虛道、白受采即繪事後素之
證、禮不虛道、即禮後之證、又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集解馬曰君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
為儒、則矜其名、箋謂北堂書鈔引此作何晏注、
案此注集解作馬曰、皇侃義疏作馬融曰、邢昺

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裴駰集解引
作何晏曰，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此書鈔遂誤
作何休曰，而劉逢禄因妄斷何休有論語注，於
是作述何篇。此載其說，以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
子節，亦以為子夏之陋儒，則似孔子所謂小人
儒。蓋指子夏而言，可謂岐之中又有岐矣。

論語說約二卷　自刻本

清簡鑄敵撰。是編輯勝所著大學通解
其千乘之國說，謂論語道千乘之國，百里
之國也。於馬氏包氏注義及司馬法而生車
制，是於經注者皆辨之尚詳。又君子懷德章
說，謂君子小人分以位，不分以品。君子喻於義章
說，亦謂以職業分，不以品之善惡邪正分，所見
俱是。瑚璉說，謂夏曰瑚，殷曰璉，集注乃沿包氏
之舊。邢疏引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
說此論語，賈服杜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
所據，或相從而誤。觀此知古人講經不廢參攷，
固未嘗專執一說也。其論亦通。惟有婦人焉
說，謂婦人二字蓋服殷之字之訛，雖本劉鄭等
解，以婦人為殷人，言誤，其舉膠鬲實之，尚為
直截。此則牽強殊甚，誠如篇中所云，或求其
義而不得矣，姑闕之之為至當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 經解續編本

清劉恭冕撰。恭冕字叔俛，江蘇寶應人。自劉逢祿誤以何休有論語注，遂著論語述何以昌明之，於是宋翔鳳、戴望輩乃競以公羊傳注說論語，是編蓋承其學，然於何注與論語不合者，亦不皆附和。如謂論語言吾不與祭，是有攝祭可知，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

何休注訓論語述

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與不祭同。就賈此疏引論語注繹之，所謂孔子仕爲大夫，得使人攝祭也，今劭公引以證士禮，原注：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皆用之。非論語之旨。斯言得之，以其篇帙甚少，人多忽視，故特錄[illegible]以表微焉。

論語鄭義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注論語者，以何晏集解所載孔安國注爲最古，然或疑其僞。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論語注十卷，故識者謂治論語之學宜以鄭爲主。第自集解所採外，散佚實多，是編蓋就鄭詩箋、禮注及論語者，剌取之以存鄭學。間下己意，亦有[illegible]闡明，如禮記樂記篇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論語鄭義

所損益可知也。俞謂據此，禮樂之情同，說損益可知之義最爲得旨。蓋情猶實也，禮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宮室車服之等，拜跪揖讓之節，皆其文也，可損可益。若夫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此則禮之實也，雖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又詩瞻卬篇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俞謂據君子小人以位言，此是古義。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即此章確詁其說皆甚當惜未盡條證之耳

論詩鄭義

續論語駢枝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是編雖云續論語駢枝其實較劉氏之書幾猶玉之與砥篇中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及觀過斯知仁矣以此仁字皆承上文而言並當作人而井有仁焉則又以此章仁字不得為人之段字何以如是蓋與朱集注立異耳又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謂此章之旨本自明白但學者不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為一句五十為一句以學易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蓋不敢必所假者為何年故著二字或五或十也使足成其文曰假我數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文義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不更出年字思著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而省之例可以讀此經也是說殆非 [illegible] 蒙上文而 [illegible] 或五或十 [illegible]

論語訓二卷 王闓運撰 全集本

清王闓運撰。是書自敘有曰：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本於春秋，其言多通於上下，儒學既盛，傳注滋繁，然以詞句易曉，諸家忽之，兼經所證，實未達修辭，弟子屬辭，罕知諸難言，必如識則思不暇詳審，致推求猶有十蔽，其辭不避善此，故篇中每每好為異說，實而擯之，仍無深意。如謂思無邪，邪徐也，古今字，詩三百篇孔子所定，時有疑其少者，故明其思無餘義，言人事決王道備也，云一言蔽者，欲人思之也，是不推語無左證，義亦未安。又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在位者，以道治人，小人庶士以下，章句文詞而已，雖君子小人，固有揚朔野言，此恐未然。又謂子見南子，聘禮兄弟之國則聘使問夫人，南子宋宗女，於孔氏同姓，或有婚姻，則又屬至以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已，不至向於穀連下，謂三年者，國學考校之期，至謂入學也，世鄉多恆肄業，故三年不至世祿，世壽穀易得矣，而無學，仍不易得也，以喻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句絕，謂各得其所，言諸學子各隨才質成學也，成章有裁，狂狷進止行，是謂各得所，若樂詩失次，編校之事，不足以自許，其說誠新，似皆不及舊注之善，闓運解經本喜逞臆，此編殆又出所釋諸經下矣。

中庸說約一卷孟子說約一卷 自刻本

清蘇錫敏撰。是編說中庸者十二，說孟子者五，故合刻之。戒懼慎獨說，慎獨字面始揭於夫子，其義則古昔先民之心傳，歷引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之惟一、太甲之享于克誠，謂皆慎獨義。其說明行說、知仁勇說、明善誠身，大率空衍，無甚精到處。孟子說約自序有曰：予讀孟子，不徧直作古文讀，起伏頓挫，曲盡其妙，則其於孟子本意，固未之識矣。莊暴見孟子章說，謂暴見孟子，欲避諂臣媚子之名，故開口即曰王嘗語[illegible]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好樂者非制禮作樂之樂，乃古而無死、爽鳩氏樂之樂，庚風蟋蟀二章之好樂也。注反切者即當注樂音洛也。又謂獨樂與人樂、與少樂與眾樂，四樂字皆當並注五教反，與上論樂水樂山、下論之益者三樂。東趙岐章句以好樂為好音樂，陳善捫蝨新語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者為禮樂，其從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陳說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已引之，且稱為真通人之言。蘇與陳同，殆未見其書[illegible]邪。

孟子四考四卷 乾隆己卯刻本

清周廣業撰。廣業字耕崖，浙江海寧人。是書題曰四考，蓋逸文考第一，異本考第二，古注考第三，出處時地考第四。不憚哀集逸文，且有甄別異本古注，亦皆所審，而於出處時地[illegible]尤詳。其謂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云云，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云云，自威宣燕昭遣人入海云云，威宣實二人，而兩謚今則析兩謚為二王，蓋是時多複謚或並稱或約取而錯舉一字，則自周貞定王已然，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後宣尤易雜出國策，因分繫之，而世家遂斷為父子矣。此辨齊威即齊宣。又辨伐燕非湣王，及孟子不事湣王，俱極有見。卷末附糾王世貞妄論，洵有裨於世教人心，不僅為鄒嶧之功臣矣。

孟子正義三十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是書雖為趙岐章句作疏，然亦不盡從其說。如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趙注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不善也。此則引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橫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亦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又小弁之怨，親之過也。趙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此則引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一語，據此[illegible]語可斷其為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

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
大哉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
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illegible]衰微之意若舜
孝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是皆足補[illegible]趙
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illegible]趙注之可存者如
形色天性也以形謂君子體貌嚴尊色謂婦人
妖麗之容引詩曰顏如舜華下文但言踐形
不言色謂男子尊陽抑陰之義試思詩言不大
聲以色論語有容色孟子言發於聲徵於色而
後喻又云其色也睟然見於面何得以色專指婦

孟子正義

人焦氏之疏謂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
之案趙注以居訓踐女子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正並
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正是尊陽抑陰
其曰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則居
色之主名其聖女與云哉尤可發笑此寧經學之
蔽不可不知也其論甚當惟謂說大人則藐之
趙訓爲輕藐焦氏謂廣雅藐遠也莊子藐姑射
之山引簡文注即以藐爲遠邈藐古通用說大人
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游說諸侯者
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之富貴

而異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文皆
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
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指
李[illegible]稱其匡正趙注似未[illegible]解據下文據語毋視其
巍巍然自是輕藐之意荀子修身篇曰道義
重則輕王公即其義矣[illegible]兹編於經注寧多所
闡[illegible]罪倒瑜不掩焦孫疏所可同年而語[illegible]其

孟子正義

孟子学一卷 光緒五年重刻本

清沈夢蘭撰夢蘭字古香浙江烏程人
是書為所願学齋書鈔四種之一其中語
多陳因惟言易耨即代田也漢志趙過
能為代田一畝三甽三隴歲代處低為甽高為
隴歲代處者以今之歲之甽代為來歲之隴甽
隴歲交易故志云代田古法也今之區田法尚
得其遺之意云又言周禮廛布之賦廛人之五
布是也故正布亦謂之征廛春秋偏介之閑暴
征其私出之貨謂之征布謂之廛猶之行稅畝

孟子学

而公田謂之助私田謂之稅皆什而取一也夫
布閭師掌之里布載師掌之無夫里之布及
法而不廛者旅師所謂使無征役者所以任
新氓者皆周官之法也如此之[illegible]條猶見精竅
至謂古有世祿無世官夫官[illegible]且不世況世國乎無
有封而不告封建云者猶曰封樹曰封洫正其
經界焉耳非賜鐵券如授財畀然使之世襲
罔替也其有罔替者易曰幹蠱曰克家書曰
象賢曰率德為其之蕭跡自身崇其之世業舊業
哉春秋之世之室陵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剝其之世守之所土而誰後內之柳之子厚封建論
以非聖人意為之解夫聖人封建寧如伊論
云乎哉彼唐季之藩鎮又孰封建之者也
是說殊為乖戾果古無世官孔子作春秋何為
譏世卿乎易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諸侯之世其之國其所從來遠矣若是所云
則論語稱興滅國繼絕世詎孔子之言亦非邪
卷末附原土五篇雖之在實行孟子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而其第一第二兩篇所論適足為
近世之主張共產者藉口儒者立言可勿慎與

孟子学

孟子音義攷證二卷 經解續編本

清蔣仁榮撰。仁榮字杉亭，浙江海寧人。是書糾正以攷訂爲主，未盡精確。如鄒下引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云：「史記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之弁、武城，鄒當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鄒國亦改爲鄒，遂鄒國鄒邑後人更攷者或疑爲一，故以葬親事大書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鄒改爲鄒，後人遂信鄒鄒爲一。」[illegible]是說非也。鄒國與鄒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郰，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史記與孟子同傳者，淳于髠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即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之，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即爲魯下邑邪？況孟祇云近聖人之居，不[illegible]聖人之鄉，尤其切證。[illegible]葬母於魯，[illegible]周廣業出處時地攷俱辨之特詳，篇中折枝下遂當引廣業說，不知何以遺此，當由所見不同耳。

孟子音義攷證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康熙刻本

清周在延編。在延，河南祥符人。是書蓋其師石門呂留良評選歷科時藝，其論辨經義、闡明章句之語。留良既前殁，卷首有康熙二十三年虞山錢陸燦序云：「文章之敝已百餘年，賴晚村覺悟一世，既宗之矣。不幸而死，借假靈於我夫子，而憑依於有德之在位者，入告呂某書應經義較正大全，表裏章句，請勅著功令，下所司副在朱子之書。非知不數十年，遂與大獄，書既全焚，罪及枯骨，不亦悲乎！」篇中發明經旨，大率以朱集注爲主，力闢俗學異學。意謂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其於大學格物之義，尤顯攻王守仁，引朱子答陳齊仲書曰：「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此論陽明，尚屬中肯。至孟子夫子加齊之卿相章，謂陽明所爲皆爲且僥倖，不識無物，亦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緒中，朔擒奪下功，

四書語錄

縱兵肆掠家門乖外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
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然曾無術自文
深中其隱矣是則不免逞其私見非公議也又論
語學而章云若友豈余論集注曰學字被文公注
錯竟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誤邪余謂此節注
參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講
義邪乃憮然置去若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
於良知之習以集注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
朱注為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詞但
知讀書講義為學識令細心讀集注章句豈敢

四書講錄

為此誣罔之論若所稱若友殆謂黄宗羲相
傳黄呂因爭購書稿失歡故有是言亦足見
至論易而實諾難也

四書摭餘說七卷 嘉慶戊午曹氏家塾本

清曹之升撰之升字寅谷浙江蕭山人乾隆四
十三年進士官陝西醴泉縣知縣是書分論
語三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illegible]
稱其以和粹之識潛心探索或彙羣說以定折衷
或抒心得以闡奧義平心言之不為偏激之說洵
有合於漢人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推許甚至
篇中如論語後並從辨閻若璩四書釋地之非
執圭章親正江永鄉黨圖考之課並極允協論
管仲不死謂程子見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

四書摭餘說

引荀子[illegible]桓殺兄以返國語改兄字為弟子遂以
糾為弟不知韋昭所注曰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夫
欲誠之罪至以兄作弟論固未當而後人必以此極祇
程子亦不然蓋義不可不死無論糾兄當死即糾弟
亦當死義可以不死無論桓兄弟必死即桓弟亦必死
論死不死而徒以兄弟爭抑末也所見尤卓其書雖
尊信朱集注然其失處初不迴護如中庸郊社
謂朱子取胡五峯說以為古無北郊止是祭社此
考之未詳也[illegible]可[illegible]孟子年譜略與所纂孟子
年譜大略相同惟此編成於乾隆六十年年譜則

成於嘉慶十年，遠在其後耳。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是書於閻若璩釋地之說多所匡正，如首陽一條，謂閻氏以王伯厚攷引子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按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為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天震地載一條，謂閻氏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阯為對文，據大戴禮少閒篇、漢書武帝紀，北發的是國名。置郵一條，謂閻氏所引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見梅鼎祚字彙，不足據。君陳一條，謂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為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為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為區別。閻氏極駁東晉古文尚書，此文乃為君陳篇所誤，亦千慮之一失也。凡此之類，皆足為閻氏諍友。而有宋存一條，則不然。閻氏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而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中庸易其文，殆為宋諱乎。其說頗近理，此則以為中庸一篇言壽秩

之義也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為二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為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鄭風既當以春秋說論語又謂子思作中庸扶翼春秋之指申明王魯之誼然中庸言吾學周禮吾從周則與繼周王魯之說固於義難通矣

四書釋地辨證

四書改錯平十四卷 光緒乙亥 福州刻本

清揚希閔撰希閔字臥雲號鐵傭江西新城人毛奇齡晚年喜攻朱子著四書改錯二十二卷以掊擊章句集注為二十二門計四百餘條於論語巧言令色謂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左傳叔向引巧言如流美師曠善諫三經所載並不害詞論語乃有流弊是且駁難宣聖何有宋賢是書以奇齡攻詆固有明確者而辭氣傲悍不遜無論所得所失十常八九非解經之正亦非虛心為學之道乃為疏通證明平心易氣且非壹准於理欲學者不惑於汪洋之辯又得知攻詆之長其曰四書改錯平者蓋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也篇中如敬事而信三句謂毛氏駁議全不通觀上下文義何嘗如所云所事廢功乎用道當清班告官主敬一大流弊指為聖學之禍與解此章書何涉解書便解書豈可借書肆慢罵乎此尤揭出毛氏大病又夫子溫良朱注良易直毛氏以說文諸書皆無訓良為易直者樂記以易直良三字並出假如所註則記曰良良慈良一連三良非笑話乎謂毛氏此駁乃真笑話也註是詁義非改本文周曰

四書改錯平

庠孟子解之曰庠者養也此毛氏駁之據詩孟子改讀周曰庠乎此乃真笑話也至朱子訓良爲易直恐即本樂記易直子諒之文互相爲訓古人自有複語耳然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朱注性即理也毛氏曰性即理古無此訓易言窮理盡性亦分兩層[illegible]者[illegible]但引李光地之論恐未足服毛氏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注理猶性也非即性猶理之訓乎然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射不主皮子華使齊仲子之父南容南宮适左邱明子桑伯子及孟子禹吏乘田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皆謂毛說爲確初不迴護朱注則信乎其爲平也

四書改錯

經部四書類二十四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五月江瀚

大學古義說二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　年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題曰古義說者蓋對朱熹大學章句言之也其於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言事帝王之事也帝王之事五德遞嬗終而復始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符應若茲作終始大聖之篇自衍以及劉向司馬遷並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爲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以德而有天下探命曆之去就以絕訟侯闚千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因本之符瑞夫論所載圖伏羲以來十一代五行相嬗之數以明之此誠漢人古義然孔子時未有此義大學中亦無此義也又致知在格物謂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以是格物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效驗也故言在而不言先其效驗無往不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此格物之謂也不獨非經旨亦豈鄭注之意哉至其言修身誠意則皆正當不支推引

大學古義說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釋慎獨，似少失之。其他所說，固亦多可節取焉。

大學古義攷

論語騈枝一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是書雖辨說無多，而持論精核。台拱本家傳程朱之學，而此編之首，於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謂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善，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伸，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此雖已正朱注，而平心易氣言之，足徵學養。其釋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又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謂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

辟不敢也猶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為敬乎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二條俱至當舉此以概其餘焉

論語騈枝

論語述何　卷

清劉逢祿撰有古今文尚書集解已見前是書卷末逢祿敘曰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語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今攷何晏論語集解女為君子儒章載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皇侃義疏作馬融曰邢昺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裴駰集解引作何晏曰則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

論語述何

北堂書鈔[illegible]誤作何休逢祿[illegible]晏斷何休有論語注因撰述何自謂微言所在不知郢書燕說根本先錯矣篇中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謂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然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謂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謂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類皆強為附會似是而非此風一開而宋翔鳳戴望輩遂競以春秋說論語矣

論語說義十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

[illegible]翔鳳承其舅氏莊述祖之學，尊爲公羊家言，故是書亦多牽引公羊家說，實不免支離傅會。如顏淵問爲邦一章以爲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又謂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案墨子明鬼下篇曰，吾見百國春秋，歷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然此當云國魯史之名加之美者，晉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

論語說義

曰教之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曰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皆在孔子作春秋前，即此不可據宋氏爲信。公羊莊七年傳明有不修春秋之名，何休注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春秋非自孔子乃名之，斷可識矣。是蓋欲尊春秋而不知所以尊也。其尤可怪者，五十而知天命，謂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絶，故可以無大過，此謂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殊屬不經。實則知天命之命，即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耳。至以文莫爲勉強，則劉台拱論語駢枝引明楊慎丹鉛雜錄已有是說。善其疑陽貨即楊朱，以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子居合言爲朱，虞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蓋聲之名，如范象鷫鸘言之聲然。孟子書中有陽貨有楊朱，若是一人，詎容不知[illegible]。楊朱爲戰國時人，嘗以列子楊朱篇張湛注較爲得實，徒好新奇，

論語說義

於經何益[illegible]。如樊遲請學稼章，謂此前遊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互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賦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之故，聖人已知不可易者其學校乎。上無[illegible]學則下無[illegible]禮也，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生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敢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首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爲世世通行者也。此條所見甚卓，一洗封建

案劉逢祿論語述何曰五十而

井田之迂論學者分別觀之可矣

論語述義

戴氏注論語二十卷釋本 單行

清戴望撰。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國子監

典籍銜候選訓導。望受學於陳奐，專功

於考據訓詁，最後乃留意古人微言大義 [illegible]

[illegible] 旨相近，是 [illegible] 亦多本論語述何

論語發微之說，惟以其書大都約舉，不列章句，

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雖欲隱括春

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邵公所

傳，然往往失之穿鑿，且與經文詞意不甚符合。

望乃云有私於大較，從前賢以為幸先舊學昌明

戴氏論語注

之後，不為野言所奪，得無過斷。如篇中以 [illegible] 有恥

且格，格，當言悟，悟，敬也，謂敬聽上命，又方寢不言

引書曰高宗三年不言，義俱未安。至 [illegible]

[illegible] 溫故

錄自備執其手，謂但從備執其手為切脈也，

則見江聲論語竢質。風乎舞雩，詠而饋，謂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

之從水中出，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

饋祭也，則錄王充論衡明雩篇。宰我問三年

之喪，謂魯先君無行三年之喪，宰我心非之，故發

間以明義言妄者亦隱其[illegible]而反言之決是非
夫子則用皇侃義疏繆[illegible]說此書實無可取
王先謙不肯收入經解續編良有以也

戴氏論語注

論語孔注辨偽二卷 道光刻本

清沈濤撰濤字西雍浙江嘉興人丁晏嘗
注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謂今所傳孔氏書傳
係王肅依託為之而論語孔注亦係偽書同出
王肅之手考魏志王肅本傳肅所著多為
弘恭石顯之屬晏肅同時若孔注果肅所作
晏豈無聞濤以孔注散見於集解中節[illegible]為
晏所偽撰雖較近理亦是臆斷至其[illegible]
以於[illegible]無[illegible]然其中有義
本可用者亦必強為辨駁殊[illegible]乎允如謂司

論語孔注辨偽

馬遷書從安國問故宜其師說不應歧異則
史記所書已不盡係古文何有於論語乎又謂
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
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
以欺天下後世亦范武子所謂罪浮桀紂此蓋其
一端斯言尤過范寧之罪王何以其[illegible]
豈謂是哉且晏[illegible]司馬懿誅族亦魏室忠臣魏
志魏略之言俱屬誣詞魏末傳云晏取同母
妹為妻非衣冠之注[illegible]為辨之其餘[illegible]實[illegible]可
見沈[illegible]者不止晏一人[illegible]皇侃義疏載[illegible]

奏進論語集解序共有孫邕鄭沖曹羲荀
顗何晏五人之名今以晏惡難鄭而偽撰孔注
[illegible]乎
故又入罪誣非又一冤獄

論語孔注辨偽

孟子述義二卷 自刻本
清單為鍠撰為鍠字伯平山東高密人是編
頗近講章體其引李光地張汪王步青何焯
諸說皆自論時文中來初非講經講學也如
謂寡人願安承教章云觀此章知孟子文章皆
是善於用喻將因其所問而喻之末二節使之置
身局外而喻之後來昌黎東坡皆得此法尤臨
聯人陋習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姚江之學
似出于此章竟不知王伯安之講良知良知即本孟
子何其疏邪[illegible]孟子見梁惠王據去齊章千里

孟子述義

而見之及自范之齊為先齊後梁之證蓋鄒去臨
菑不及千里梁去臨菑則千里自梁之齊路出於
范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一條據檀弓春秋
公羊傳謂魯自閔公始不行三年之喪稍有考
訂而於陽貨欲見孔子節[illegible]獨詳大為何為[illegible]
子所引大夫有賜於士之[illegible]玉藻大夫親賜
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之禮而此賜字[illegible]以[illegible]酒肉
言大夫士字不必泥蓋舉大夫賜士以概敵者之相
賜惟其是酒肉則饋士於大夫而有得受於其家
亦不再往拜而況於敵者惟其不得受於其家士於

大夫固必往拜其門即敵者亦必拜於其室也此論甚是實足補全祖望經史問答趙佑溫故錄所未盡云

孟子述義

讀孟質疑二卷 自刊本

清施彥士撰彥士字樸齋江蘇崇明人以舉人官直隸萬全縣知縣是書詳於事蹟如江永孝經補義[illegible][以]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篇中據外書性善辨第一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謂孔子至孟子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illegible][值]而於上文五世之澤語尤親切此列外書似亦近理惡終以史記列傳謂受業子思之門人較為得實耳其游梁歲月據考云閻百詩過信史記年次因以南辱於[illegible][楚]爲不可考祇宜闕疑且力詆集注之誤以為孟子適梁的在乙酉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殊不知惠王非預及之乃追敘之孟子至魏斷在後元十六年戊戌後也閒不過一年惠卒襄立而去則南辱於楚既非無據而孟子游梁歲月亦概可知矣百詩乃以惠王改後元為不足信而獨泥史記乙酉至梁之說毋乃不信其斷而信其不可信歟此[illegible]駁釋地繞

孟子前後事以徵之似非無見以待好古者覆

按焉

孟子事略一卷 稿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震澤人是書

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卒於赧王四十六年

蓋本孟譜明郝敬孟子遺事謂孟子

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考山

堂肆考載孔孟生卒稱孟子生於周定王

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

五日不知其何據也閻若璩孟子

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

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

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

卒當是赧王之世初不言生卒在何年以其實無

可考故耳儒者著書審慎固應如是孟氏譜

者庸宋人皆未道及其言烏可信邪此編謂

孟子書中齊王不紀謚者為湣王無疑且觀

其語以遜德自居年方四十餘則尤不

可通至引陸佃生廣輿記曰孟

母故宅在太原榆次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又引程舍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

東陽有曝書臺附會錄之編中反

書果矣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浮溪精舍本

清宋翔鳳撰是書補正趙岐章句多所發明[illegible]於孟子見梁惠王謂游梁斷在游齊前孟子實未朝齊趙說不可從然閻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則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編年之次非游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專趙注見其疏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應聘之始是說與宋迥異似於義為長也又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節謂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章乃自知修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僅十世邠卿此注已見理矣宋所著論語說義於五十而知天命亦稱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謬與此同孔子素王受命乃說春秋者推尊之辭孔子何嘗以素王自居乎翔鳳斯論殆近於誣矣但此編考訂詳明固未可以眚掩也

孟子外書集證五卷 嘉慶丙子自刻本

清施彥士撰。孟子外書，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不載。然風俗通窮通篇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案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是孟子實有外書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說苑建本論引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風俗通正失篇引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安、劉向、桓寬、揚雄並在岐前，所引孟子今皆見外書。然則外書雖或出後世依放，亦有真孟子本文，固未可輕廢矣。是編蓋據吳省蘭藝海珠塵本為之集證，其在四篇外者，得逸文一卷附之。篇中於孟子所說，僅引韓詩外傳、列女傳於篇證之，否則安知為孟子？何以疑之？孟子又何以稱之耶。

四書是訓十五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劉逢祿撰。是編卷末有嘉慶八年平恕後序曰：拔貢生劉逢祿以文獻舊傳服鄭彝訓以為四子之書，前儒不該備七經之理，皆入室而研尋七經，或才力之未勝，間以四書則童蒙而成誦，謹用纂錄七經中審斷之文，裁正四子書曲故之說，依乎章次，綜以義類。又曰：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謹取經語用識編言，爰題曰四書是訓。則其書蓋藉以逢時，無關著述。卷首書目大書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御纂周易述義、御纂春秋直解，頗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逢祿承其外祖莊存與之學，存與因當時人人詆古文尚書，遂著尚書既見以圖翻案，欲翻案而不能，則借口於上書房講授以為說。逢祿或師其智，然而陋矣。

四書■異七十二卷 刊本

清翟灝撰灝字晴江浙江仁和人■教授是
書原刻本有總考三十六卷學海堂此條考
三十六卷其按輯■博而於辨公山弗擾以
費畔及孟子勸齊伐燕二條尤有関係論象
日以殺舜為事謂堯之天下豈容有殺兄之事
亦所闻繆也其言甚正然知家語之偽而不知
東晉古文尚書泰誓武成之偽於中庸述王太
王之季條載臧庸中庸解言武王述王文王■援
泰誓武成為證既未正之又復於孟子太誓言曰

四書考異

條下引趙岐章句論之曰趙氏時惟河内女子
獻偽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
中所有多云逸篇此證明其有古文仍堅而虛測
之也依其說是直以梅賾古文尚書之泰誓為真
出孔壁古文矣不已謬乎其■可取者劉寶楠
論語正義■采入之則■之有裨經義可知也

四書拾義五卷 道光甲午自刻本

清胡紹勳撰紹勳字文甫安徽績溪人是書
大都即訓詁聲音以析今之異義■
■絕無好為攻擊駁難之習如
雍也可使南面引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
南面臨官謂南面當指卿大夫之位而言此論似
創而實確又啟予足啟予手謂論衡四諱篇引作
開予足開予手文不成義必待注補出衾字視字
恐古人文義不如是曲折啟當讀為啟說文啟省
視也啟予手足者視予手足也其說尤■

四書拾義

又孟子慢其經界引方言廣雅訓為敗其經界
所存者神引爾雅訓為所存者治夫既或治之
引左傳夫不惡女乎謂夫非虛字即指王驩註
精當不易惟於■論語如其仁如其仁據廣雅訓
如為均則不如陳奐謂古如與奈而然同義如猶
是也是其仁是其■即所不以兵車一事言胡錄
陳說蓋亦然之是足見其虛心矣

四書經學考十一卷　乾隆十八年刻本

清謝濟世輯。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以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世宗怒，疑為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奏，上議大辟，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後以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被糾，坐諷刺朝政，下獄，將刑，獲赦。乾隆元年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旋以事解任，復改授鹽驛道，未幾以老病休致。是書卷端題金壇王罕皆增輯、梅莊謝濟世原本，其下復署徐邦佐孟超父采輯。所作凡例，乃若此編悉出其手，無一語及濟世、步青。然濟世自序猶存，謂若薛文宗四書人物考足徵文獻，而於所引經文缺如也，間討其意，蓋為一書。其為濟世原本何疑。王步青李稱濟世集魯鄒之待徵者，澈以六經之旁淵，反博以約，循蹟於商，初不言其更加增輯，邦佐為何采輯之有，直妄人而已矣。

四書考輯要二十卷　桂林陳氏家刻本

清陳宏謀輯。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太傅，謚文恭。是書蓋乾隆三十四年宏謀任大學士時，令其長孫蘭森搜坊間四書舊本，詳加參核，輯其要略，增以注釋，有疑異者，伸以按語。雖經宏謀閱定，然年已七十有五，距其薨僅兩歲，故不無疏忽。如九州山川總圖，誤列青於兗之界，考史記夏本紀海岱維青州，集解云鄭玄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云按舜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以今地約言之，蓋在今山東青登萊三府地，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皆青州域也。第宏謀之輯此編，欲俾窮鄉初學每讀四書一章，即從此考究一章之典制人物，觸類引伸，漸得經文貫通其用意，至善，足見當時雖以舉業教子弟，尚勖以根柢，不似咸同以降，士皆束書不讀，苟能爛熟近科墨卷數十篇，即可睥睨一切，掇取巍科，膴仕而有餘，人才而國亦隨之日替矣。

四書益智錄二十卷 光緒壬午金陵刻本

清桂含章撰。含章字鑑亭，號坤三，安徽石棣人。乾隆元年以諸生召試博學鴻詞科，因疾未覆試。是編有近講章者，有類語錄者。如大學詩云瞻彼淇澳節，謂瞻彼二句須從文之入武公，從武公出淇竹，使下意俱在離即間。所謂齊其家節，謂上五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末二句即挽上意，詠歎之，非謂辟者不知也，觀故字可見。堯舜帥天下以仁節，謂仁暴俱從家說，堯舜桀紂四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二句。其所令二句亦只引起是故君子數句來。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章，謂此夫子遐思爲德之代，即一射以寄慨。首句引禮文，下釋其意，而遂之須重發古之道句。凡此皆近講章者也。大甲顧諟天之明命，此是道先臣照罪，以目顧，以心顧也，非見在天之天，乃見在心之天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謂君子以片念握民物汙隆之樞，深見得殷周宇宙之王用之精神，無不到處是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之，是極也，用此心之極，即是宇宙之極。凡此皆類語錄者也。大抵近講章者流於淺陋，類語錄者陷於玄虛，轉不若■其論語學曰之看章引外國人利瑪竇說，謂朋友是第二個我，其言尚較切實耳。卷首有金椒薛時雨、金壇馮煦序二。人一工詩，一工駢文及詞，皆善制舉業，而不知學，據條執據所撰含章■因敦行君子，然惡得重其人而併重其書乎。

四書繹註　卷　康熙丙子刻本

清王鋑撰。鋑字一雪，河南柘城人。據陳箕序稱其夙號名儒，偶出而膺民社，未幾挂冠歸。代中浦，蓋曾官江蘇知縣，其科名待考。是編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皆分章而不分節。鋑自序云：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注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至朱子矣。近者石門呂晚邨先生註時文之語，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能於朱子之註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然鋑雖云發明乎人之身心性命之理，其實仍為制舉業所取資。書中[illegible]者，惟呂留良、陸隴其而已。此書刻於康熙丙子，尚在[illegible]呂留良獄未興之前，[illegible]免[illegible]燬[illegible]治罪，其名亦幸不幸歟。

四書經註集證十九卷　嘉慶三年江都汪氏刻本

清[illegible]昌宗撰。昌宗字文園，江蘇吳人。是編大學、中庸[illegible]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為其子天佑官六安學正時，[illegible]汪廷機取以鋟板揭其書。雖一遵朱熹集註，然亦間採異義，於名物訓詁之學亦所不廢，引顧炎武、閻若璩、江永之說特衆。其有好事新奇，自立己意以樹幟者，概不錄入，至為審慎。又倣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元序道傳）四書纂箋之例，凡朱注所用成語，悉證其出處，及所引史傳，亦各具本末，尤便初學。故卷首阮元序稱其意以砭義理空疏之失，而為談故實者息穿鑿攻擊之私，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昧其解者，比比也，則是書之為功豈淺鮮哉。蓋其見許於名儒，洵非偶然也。

四書圖考十三卷　道光七年家刻本

清杜炳撰。炳字雲巖，安徽太平人。是編蓋倣江永鄉黨圖考，而廣其義例，圖書以先之，紀載以證之，其用力不可謂不勤矣。然如郭承恩所云稱名取類，巨細不遺，扶奧正謬，是非立判，豈易言哉。■天文圖考，如風雨雷霆屬於地，猶可諉為新說，而伐冰年幾用不足之決，非天文審矣。地輿圖考風舞雩似宜去風字，止釋舞雩與點，更無關地輿。佛肸與中牟畔字止釋中牟，乃牽涉畔及堅白磷緇，殊屬不合典。務圖考有学易無大過、盡信書之考，同一空言無徵。其他若宗廟朝聘禮射冠昏喪樂井田武備宮室器用衣服等考，凡支離衍曼，概從芟夷，類為井井有條，大致確實，與彼專為供制藝之用者相去遠矣。

四書圖考

四書字詁七十八卷　道光己酉長沙刻本

清段廷諤撰。廷諤字訒菴，湖南黔陽人，歲貢生。是編原名十三經集字音訓，蓋取坊刻十三經集字加以音訓也。道光丁未，寧鄉黃本驥官黔陽教諭，始分四書一類為七十八卷，易其目曰四書字詁，凡二千一百九十二字。據本驥序稱，為之刪其煩冗，正其謬誤，今編中徵引仍有煩冗之患，不知所刪者更作何語也。又如以大学之道在明德■字論之，大下引風俗通大廷氏之後，復引漢制皇帝嫡嗣皇太子祖母稱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今并作太。学下引漢書学官、朱子小学■之下引漢紀之罘山，復引人名自王義之以次。道下引韓愈原道，復引漢書樓道關道甬道，廣書道州十道及草名當道。在下引漢■紀郡縣在，又姓晋汝南太守在青。明下引漢志廣漢郡葭明，復引姓氏急就篇明氏，及鳥有神鳥發明，獸有羊狹明，明各狹明。德下引漢志慎，星下名德星，復引廣德州■格。如此類，與四書何關，是數典非解字矣。殆於著書體例，猶有未諳耶。

四書字詁

四書彙言四十卷 半學山房

清宋翔鳳輯。是編翔鳳自記有云：吾非敢與宋儒之書背而馳也，將使知古人今文說有如是之不同也。亦非敢謂經傳之文可傳以私肊也，將使知周秦兩漢之學皆孔孟之支裔也。其用意未始不善。又據天津邵茶記，■翔鳳於嘉慶壬戌歲始事編輯，閱四十餘年而成。此稿本自謂周而不備，且綴錄典故，類兔園冊子，非著書之體，則亦有自知之■。今按■多引所撰過庭錄及論語發微二書，為■

四書彙言

北方之強過庭錄以老子為南方之強，墨子為北方之強；論語發微亦以君子手■微謂禮運記■偽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孔子以素王當之，有受命之徵，故亦繼君子之號。其說皆未免支離。或問禘之說謂魯之郊禘非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固與朱集注大略相同，皆本氏有三歸謂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為是，則朱集注亦正如此，詎■素輕集注，竟未一覽其書邪？古說未必皆是，宋儒抑豈盡非與？

四書地理攷十五卷 光緒辛卯刊 靜齋重校本

清王瀛撰。瀛原名仲瀛，字堯生，江蘇吳人。近代言四書地理者，以閻若璩四書釋地最為精■然亦不無可議者，非惟清四庫總目提要所■議，以鄭君假館為曾國復封，以南繼駃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而已。如中牟以為無考，有庫未能審指。滄浪謂是洲名，闕黨云在滋陽，論者亦病其疏。是書載洪亮吉說以中牟在今■彰德府湯陰縣，援管子韓非子之言為證，似尚可信。然以有庫在今■

四書地理攷

■趙州隆平縣，則於古無徵。路史、太平寰宇記等書未足依據。謂滄浪水名非地名，書禹貢滄浪之水是其證。又謂闕黨即闕里，引新序雜事第一孔子在州里篤行孝弟居於闕黨足■胡氏■之誤，至於陋巷猶魯人所銘陋室陋字本非巷名，其■在曲阜■與■疑但今所■稱■顏子舊居■川上之地■難確定。夫子所至之邦，類似泗水泉林寺者■不知有幾，河南輝縣蘇門山亦有一碑題曰孔子歎逝川處，豈川上又在百泉乎？舜

并共有六處皆好事者■為之更無論矣貪多務
博罔著書之通■病也

經部四書類共二十三種三十四頁

壬申四月江瀚

四書地理攷

禹貢川澤攷二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文燦為番禺陳澧弟子是書亦本其師說以東漢乾隆地圖及齊召南水道提綱為據參以澧所著漢書地理水道圖說復考群書兼增己意始于弱水終于洛水入河者附■入江者附江河北者次于河江北次于江恪守本經謹循其序於職方兩雍山經漢志說文水經則備錄其文餘皆從略其自序謂非敢存鄙下無譏之見不敢持擬前人也今篇中以禹貢弱水在今山丹張掖二縣北高臺縣東南綿延約二百

禹貢川澤攷

里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地自漢至今皆為徼外殆禹迹所不至也特觀弱水北流入于沙漠之中故經曰入于流沙古文家不知此故以弱水穿入居延澤遂以居延澤為流沙而地記以為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水經又以流沙為地名並失之矣流沙陳澧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東博郭騾山稱流沙非地名蓋與其師說不合也又以經曰東別為沱必大江正流在西江沱在東也漢志水經並言江沱在郫縣西則大江正流必在郫縣以東矣然經當曰西別為沱也何云東別為沱耶■灌縣以南支渠交絡其水

極小以此當禹貢江沱似不若以縣虒湔水當
禹貢江沱為得其實也棄水道提綱沱水自
灌口東分為三渠西自灌口東經郫縣之北新
繁縣之南成都府治華陽縣之北新都縣金堂
縣之南前後文流■沱江也亦曰湔江亦曰郫江
經簡州資陽資縣內江富順而至瀘州與
大江會於州東此所謂縣虒湔水已包其中
■■州為之說乎

禹貢川瀆攷

尚書今文新義二十九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原名登廷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龍安府教授湘潭王闓運主講成都尊經書院平肄業受業於門其為學寡與王氏異乎初治春秋穀梁傳後治公羊傳頗有心得自謂所学凡五变其作地球新義乃為世駭晚乃高談天人之學益不可究詰矣是書大旨以通編分書尚書中候為二以帝曲記微子為尚書義取法古寄託古文帝王以為世則全勝記秦誓言為中候義本書緯候與侯同中為所謂萬世俟聖待人而行又以漢所以

尚書今文新義

書二十八篇象列宿史儒林傳伏生二十九篇王充論衡謂六之北斗是古本二十九篇法斗以為列宿之綱■室以略出泰誓之傳說當之因取堯典乃命羲和至鳥獸氄毛一段別題皇矣篇以冠其首可謂師心自用矣又篇中雖以皇帝王伯為標目然其凡例有五書中帝王年號如傀儡登場不過裝飾儀表備以王名堯舜禹湯文武■公成康不知有是人而故学說中之皇帝王伯者如六書假借之例男女所言則書直造謠荒經蔑古莫此為甚至以堯典暘谷昧谷柳穀幽都即青陽明堂總章玄堂觀廟型

于二女二女即十二女為十二▇州牧之二與周
禮職方舉幽并爾雅舉幽營相合此等創
解尚書小疵耳

尚書今文新義

韓詩內傳徵四卷 稽學齋叢書本

清宋緜初撰緜初字守端江蘇高郵人乾
隆四十二年拔貢官教諭是書蓋因宋王應麟詩
考所輯韓詩尚多遺略特為搜補以漢志
韓詩凡四種隋志止有內外傳內傳為以
薛氏章句為二十二卷今書載薛注甚
多而統曰韓詩從隋志也其中如▇▇和
樂且耽釋文韓詩曰耽樂之甚也李善琳一
切經音義▇韓詩無與士耽文引韓詩云
媅樂之甚者也是毛詩作耽韓詩作媅韋子

韓詩內傳徵

如隋文選陸機歎逝賦注薛君章句曰隋猶
遺也禁此與馮登府三家異文疏證同李本
玉篇零卷阜部引韓詩曰昊天上帝即不我
隤隤遺也是韓詩此字屬雲漢不屬谷風又有
兩說兹存者如汝墳後漢書周磐傳注韓詩曰薛
家也尋大中思親之詩雞鳴太平御覽引韓詩曰
讒人也玉海韓詩章句曰說人也李氏岐異
必有一誤至采芑文選劉峻辨命論注薛君
曰芣苢澤舄也芣苢臭惡之草說文繫傳通
釋韓詩曰芣苢木名實似李此似文選注是

而說文繫傳非燕々李黃集解韓詩曰衛
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范處義補傳亦曰定
姜歸其婦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篇衛姑定姜曰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乃賦詩云々禮記坊記鄭注亦以為衛夫人定姜之詩而說又小異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或以此注係韓詩說不始此也 此似補傳是而集解
非■不著一語何也惟謂御覽引韓詩簡々若
烏裁將其言簡兮與晚同部字其下字當必係
與晚字同部與簡字疑本御覽■影宋本但有
簡字無簡字重文第二字空白知其不作簡々形
矣但未審當係何字錄存其文以待參攷是則

韓詩內傳徵

得之■以為■作簡斤簡斤從聲
陳喬樅又謂斤字乃反之誤韓詩作簡亦轉
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為反字皆強為之解
不如闕疑之為當也

毛詩明辨錄十卷 乾隆戊辰刻本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艮思號寓舟浙江秀
水人據卷末毛德基跋蓋嘗官河南巡道
其科第待考青崖於易詩春秋三傳各有
明辨錄沈德潛序稱是書大旨折衷集
傳而博采眾說以廣異聞未嘗墨守一家
其研究古韻並補才老之所未辨析名物大
類鄭州之爾雅翼真能參互尋繹深有
得於詩無達詁之意而卓然為善說者已
今觀篇中多以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為
宗沈序不無溢美首卷綱領論采詩稱子
夏申培皆列魯風於二南後當是雅頌之末

毛詩明辨錄

得其所也不知詩序並無魯風之說申培詩
說則明豐坊偽撰論逸詩謂今書傳所載
逸詩何可數以詩譜推之奚啻三千不知
孔子世家之言孔穎達正義已疑之朱彝
尊經義考辨之尤詳■叶韻則於古韻
通用及古音本同似尚未盡瞭然論比興分
賦而比賦而興比而興々而比賦似比賦似興
比似賦比似興々似賦興似比深擯轇轕其
於關雎葛覃皆主集傳而於柏舟則云思
婦孤臣同一哀怨詩序以為仁人不遇朱子
定為婦人不得於夫試揆此二意各讀一過
無不合者以是知詩人之辭妙也讀十九首

亦不可泥定何況■經此雖意在調人亦自
有理至謂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班固以
為妻諫夫之詩不如申培以為刺三叔是
又惑於僞書矣其引僞子貢傳說鴟鴞同
一無識采薇王命南仲申集傳云周王也
之義而不引史記匈奴傳及桓寬鹽鐵
論■以出車六月為宣王時詩證明其說
不已疏■又謂雝相予肆祀綏予孝子此
兩予字乃朝中有司自稱猶言我之祭王
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有司徹㞢
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多祝祭
主人詞其說非也予既為有司自稱而望孝

烈考亦有司所稱乎必不然矣相予■予
蓋與閔予小子維予■一例說經者株守
陳言■固屬■若違背傳注
好作新解尤學者之大病也

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 鄧寧四 稿本
清王筠撰是編於雙聲疊韻論之極詳
其言曰同母謂之雙聲同韻謂之疊韻詩學
之小節也而學者往往不知三百篇詩之精興
也今取以明之雖讀成周之詩不可拘以沈韻
原注沈韻不傳久矣此從其朔命之而青之說變率由雙聲疊
韻轉也即如委蛇古讀阿駝今讀威宣然老
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知春秋時音已漸
變而阿與威駝與宣仍是雙聲宣古讀如俄
與駝又是疊韻也今取為發蒙亦不必拘古
以虐今矣■云取為發蒙之資其意甚是不
然雙聲疊韻六朝人始發之秦漢時所未

有也故毛公作傳亦不識此卷云我馬玄黃
傳玄馬病則黃即其證故或疑爾雅非周公
作釋詁曰虺隤玄黃病也蓋爾雅鈔毛傳秦
漢時尚無此說況成周之世乎然■則不
可不知字無假借不可成文苟無雙聲疊韻
無以成為假借殆不僅詩學之小節也此編
就毛詩條分縷析有正例變例又有雙聲
在二四者在一三者更有以雙聲字分用於
兩章者疊韻之有在二四在一三者更有以疊
韻分用於兩句者後照為人事類物類天地類
可謂備矣學者觀其會通引申觸類其於此
道不已思過半乎

聞五下天注
案隋經籍志云梁有毛詩□一卷業遵撰亡

毛詩重言一卷 劉寀四種本

清王筠撰筠字菉友號貫山山東安邱人是書大旨謂毛詩重言視他經爲多而重言亦取義爲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而義則比附此其正例故輯爲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所音爲重則一也故輯爲中篇其或單詞即同重言者此雖他經所有其語例未有如詩者特據傳箋正義亦或以例推之故輯爲下篇上篇凡二百二十一重言中篇凡□百三十二重言下篇凡當重而不重者二百八事不必重而重者一十五事篇中於經文重言下每載□異文如巷伯緝緝翩翩綢綢引說文作咠咠翩翩但云別見中篇案玉篇零卷糸部緝下所引韓詩緝緝緝緝慧琳一切經音義同是翩翩韓詩作緝緝也巧言蛇蛇碩言引陳碩甫曰蛇蛇與訑訑通案玉篇零卷言部訑下云孟子曰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之言既已知之矣劉熙曰訑訑自得兒也庚蒼詩云訑訑碩言……訑訑淺言也今爲蛇字在它部王未見是可補所未備又杕杜有睆其實謂傳睆實兒釋文作皖以從目爲非似誤此以目之圓況實之圓睆彼牽牛則以目之明況星之明也是說尤深得傳意□其精於詩訓即此可見矣

毛詩釋地六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是編謂詩之江沱與汜渚並言而曰有汜有渚有沱在詩人之意亦未嘗切指其處與禹貢梁荊分紀異也必求其地以實之鑿已此誠通論確論然篇中往往有自蹈其失者如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曰洲朱集傳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案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王申毛意今謂河南陝州之北西臨大河則經云河洲乃大河中之洲或以爲北方流水之通名殆非也□旄丘□前高後下曰旄丘朱集傳沿之今乃引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宋丰古□遠樂史之言恐不足據景山□景大也非山名□通此詩景當爲憬毛詩水傳憬遠行兒與上升墟下降觀相屬爲義亦可備一解今乃引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皆後人附會之名未可證經至其謂黎侯寓于衛漢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與黎陽屬魏郡爲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之東即開州之西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非黎縣是也孟康謂黎陽即黎縣失之至鄄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爲漢東郡壽良

縣地春秋時爲魯國西境此則是一黎非
黎所寓之地郡縣志說尤失之[illegible]條最爲[illegible]
核朱右曾詩地理徵但詳黎國而不及寓
衞之地較此爲疏矣

毛詩釋地

鄭氏詩箋禮注異義攷一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是編意在明鄭學大旨以箋
宋王應麟詩攷謂鄭君先通韓故注三
禮與箋詩異後儒率本傳孔疏賈疏
同此說桂則謂鄭三禮注與箋異者固多
韓說亦兼齊魯禮記緇衣引詩都人士[illegible]
注謂三家則亡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素
衣朱綃皆其明證其說是也篇中以詩箋爲
長禮注爲短者[illegible]二十五條以禮注爲長詩
箋爲短者[illegible]十五條又有箋注文義本無
可異而疏誤釋者二條箋注文義俱異而
固可通者三條其於鄭氏箋注異義可謂

鄭氏詩箋禮注異義攷

苦心分明矣惟燕燕正義引鄭志云注記
時就盧君[illegible]先師亦然此先師當屬張恭祖
今以爲先師謂馬融融雖注毛詩亦先述
魯詩恐非是又文王有聲謂大王實始勤
商則沿陶紫司之謬論不知閻若璩四
書釋地三續固已駁之矣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 原刻單行本

清阮元撰先是元嘗奉詔校勘石經成儀禮石經校勘記迨巡撫浙江遂有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作大抵所校以宋本爲據上考之經典釋文開成石經其它各本參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四卷

車服今巾車注亦畫蓋誤今乘惠校以意改非也賈本自作畫服疏內凡七見上云畫服衣冕是也古者衣畫而裳繡凡此之類皆鄭確夫以衆人分纂一書尚不免疏失況一人之力乎姚爾序于金榜禮箋云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亦不能無待於後世者誠非通人之論與

介菴經說十卷 鐵輪叢書本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 號介菴順天通州人張之洞書目答問姓名略列學淇於漢宋兼采經學家是其書雖不得曰博綜衆說確有心得然就北人言之其經學實在翁方綱上 案方綱蓋金石專門家書目答問列之漢學專門經學家似非 當 中如■庚書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氏說之謂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此說並誤漢書費直無章句止以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書志所載四卷即長翁解傳文以訓經者之錄誤以為章句耳凡言人易書如釋文正義集解無有引費說者則費

志之誤可知至彖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證費其說良是謂堯典之麻為書象為異始於南宋晉唐及北宋以前無此說以書典之璣為儀衛為舜始於緯書周秦及西漢之初無此■於國語乃秦漢人增而改竄者謂禘郊堯宗舜之言夏封商均客之而不臣使用其先代之禮樂故有此文作祭法者疑虞舜未嘗傳子宗舜之文不合故易之為郊嚳宗堯至泰折泰昭王宮夜明等說去祧為壇去壇為■等文以及泰厲公厲等說於經傳無所徵不知何所據而為此亦俱有見其論■氏之制田於授田論井牧之法論軍賦軍糧之制

論五岳論辛服考孟子生卒年歲及先至
梁後至齊豈之齊至之伐燕皆頗詳核惟
謂孔子未嘗刪詩則朱彝尊經義考已
先辨之謂關雎當從序說尚未審大序
又云晏在進
賢是淑女又指嬪御豈止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相應且關雎言夫婦不言嬪妾史
記外戚傳序漢書匡衡杜欽傳具有明
證序說可疑又以七月一詩備風雅頌三體
徇鄭箋此小失大體桂善不易
及也

介菴經說

五經讀法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徐與喬撰與喬字退山江蘇崑山人是
編所采明人諸說以郝京山為最多其餘
如倪鴻寶黃石齋張西農朱康流張元岵
程吉年陳君舉董鼎薛方山類皆寥寥從
論穿窺經旨初無所謂讀法也其中如引
鄭氏與論鄭氏通志序及朱子張子之言
真善風毛麟角矣崑山為顧亭林之鄉博
學於文家事所共然一代師表與喬生
同里閈胡竟未聞其風乎揚榷後來跋稱
其經史辨體一書評點時另出手眼經部前
各載讀法數十則蓋此編即從經史辨體錄
本酒書也後吉乃顯為岸然自異語
斷罔今覽者如墮雲霧而親幸天洵經義
所創見又曰海涵地負施是手在是直盲人
妄讚徒為識者笑耳

五經讀法

古學攷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有今古學書今文新義已見前
是編蓋其所著書中最為平正者也大
旨以禮記王制為根據今者今學不合
者古學其言曰孔子初年尚禮有從周之言
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
不得不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於是以心
所欲為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所謂因革繼周
者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為孔子手訂之文專
學此派因祖王制蓋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從
周為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又
曰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為殷周異制

亦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為今古派者
緣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為今學之祖故許
君以公羊朝聘為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為殷禮
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為孔子手訂之書乃改
周今文大法非一代所專此其主張[illegible]太過處
植謂王制本文博士所作即不可信亦孰見孔
子手訂此書乎然其以禮制分今古不以文字
分今古實為特見其謂尚書原經今古文字不同
者不下千万條蓋近來金石刻稿之流好[illegible]喜[illegible]新
不務師古專指標碑以矜雅博夫文人制詞
多用通假既取辟熟文或隨文其中異同雖言
家法而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為據況乃濫及

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
錄為書據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illegible]強分此
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絕且
今古之分不在異文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
有意改變者方足為據如左傳之改逆為送
改尹為君改伯為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
為異不然則畢錄異同亦但取淫染異論
發前人所未發後之君子必將有取焉

古學攷不分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是編卷首自記曰而成判今古學攷求正師友常時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將所聞錄為此冊以古學為目者既明古學之偽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今攷所及易者如舊以儀禮經為古學記為今學者則以為皆今學舊以孝經為古學論語為今古自有義則定孝經論語同為今學舊以詩之家為為後人今學齊韓皆為用古學者則以其時尚無古學何緣參之蓋參左文見義古本之真穀梁亦同此例又倘經為孔子所傳凡經皆今學周禮本為傳記今蒙經

名然其原本今學不過劉歆所攷數條乃為異耳此皆其小處前說者也篇中攷撃劉歆則較前為烈謂古學至東漢將成經學真傳由歆一人而斬所存左周二傳禮又皆亂於歆說東漢以來皆受其欺甚且助虐自西漢以後六經分裂不能相通經禮紛紛徒滋斷訟今欲證千餘年謬誤不能不首重巨魁臚其罪狀與天下後世共證之因廖氏斯言廖有為遂作新學偽經考乘見廖所著經話又謂歆摸博士以當其書為備[illegible]故稽言經者不全而深[illegible]異有為經今之說殊非一偏之見也其[illegible]相見有[illegible]相同者皆為劉歆以後偽書尤近武斷歆之為人固無足取若斥其竄亂周禮

迎合莽之意亦未然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成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莽之假六藝以文姦言莫鉅於此豈尚書春秋論語之文亦劉歆偽造以迎合莽意邪試更以廖所指二事[illegible]之功顯君死歆與博士等僞發得周禮以明因監然其議功顯君服則引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實出儀禮傳其引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縗弁而加環經則本天子弔諸侯服為之

以為迎合莽之意則喪服後出歆手邪至莽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則惑於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之言史有明文非因周禮似[illegible]據概歸獄劉歆也

群經凡例不分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是編共百十有八首，即王制義證凡例，蓋其說經主旨，謂王即素王，此乃備者素王改制之本，乃為春秋而作，故今學與春秋名物制度相合也。然又以公羊禮多與王制不合，篤以為采用古學，乃作古學攷，謂古學始於劉歆，而公羊自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武帝時已立博士，何由采用古學。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今文詩經古義疏證凡例亦以詩本記與事，素王分三統，今詩此屬見例，直同春秋，是尤好異而不顧其安。今文說多異義，凡例以古今文分在禮制，不在文字，所有今古文字異同，諸家已詳，非

閎要義者，不錄。今以禮制古說為主，而無甚高論。公羊春秋補證凡例則是經本其所長，故較可取。其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不用范注，雖仍以王制為準，而參以先師舊說，從劭氏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為疏之。廖氏兼述惟此特為詳嚴。春秋古經左氏說後義補證凡例，西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多以傳為劉歆附益，劉逢祿有攷證一卷，廖作今古學攷亦謂[illegible]左傳[illegible]其書蓋出天漢以後，嗣因張之洞為信左傳，在粵督任時屬為纂左傳長編，遂變其說，當時傳以為笑。禮經凡例及兩戴記凡例，除峰本王制外，別無新義。周官攷徵凡例謂漢藝文志有周禮說，四篇今亡，其書猶傳，蓋已附入經文之中，以外皆屬古經，亦如左傳，並無劉歆羼補，任新[illegible]異同，後人因其誤解，遂攷及經文，今則別出說解，力申經義，以罷遷舊觀，此亦其先後自相違異者也。易經新義疏證凡例謂六爻分配六經，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伯五十六卒正，殊穿鑿而不當理。論語彙解凡例以為凡論語所記弟子從遊錄，非經傳之要，例則制作之大綱，決不空言義理，故近世家訓勸善之書所見實大，又謂班志論九家，恒取論語為說，以聖人廣大無所不包，枝葉雖分，其源可溯，無為所遺，家家各會義者，

儒者所宗，形法說有附文，與白是所託，祖由從質而成，農墨因之，言語流作縱橫，雜家小說亦美小焉，一語之微，遂成宗派，乃知聖無虛言，嘗有總通不慮所以一致也，是真目光如炬，一掃稽儒迂論。廖氏之說[illegible]雖矣，而新奇要不愧好學深思[illegible]

[illegible]閱者所得而識矣

經部 群經總義 類共十五種二十五頁

壬申七月 江瀚

詩辨說一卷 槐廬叢書本

宋趙悳撰。悳字鐵峯，爲宋宗室子，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是編清四庫總目未著錄，阮蘭氏通志堂經解亦未收。道光間海寧蔣氏刊入别下齋叢書，自經兵燹，版已無存。光緒中朱記榮復刻入槐廬叢書。篇中首有采章如愚山堂考索、呂祖謙家塾讀詩記者，皆注所錄於其下。其論變風變雅云：風雅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體則一而已。美謂之南，多美；列國多刺，則可矣。謂有正變則不可。夫既謂之變風，而■以淇澳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於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鄭衛二公之德，亦有此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歟？今其序以小雅爲刺幽王，大雅爲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則幽王之失獨爲小乎？宣王中興而征北戎，而有車攻之作，猶爲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王聖主，周公聖臣，而豳風猶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此駁詩序尚爲■持■。又謂殷武奮伐荊楚，荊楚即昆吾。史記楚世家曰：陸終生■子，其■曰昆吾。索隱引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則易■高宗伐鬼方者，以鬼方乃荊楚之助惡也。足見雖講宋學，不廢考訂。世烏有治經而不讀書者乎！

詩辨說

詩辨說

詩譜補亡後訂三卷 拜經樓叢書本

清吳騫撰。騫字槎客，浙江海寧人。是書原本宋歐陽修詩譜補亡，就休寧戴震所攷正而重加校定。篇中如謂鄭詩譜云陶唐之末中葉，疑作夏之中葉；公劉序云夏之始衰，公劉見迫逐遷於豳，蓋太康之後也；若正義之說究難所考妄。又以鄭譜謂當共和時序之変風始作，故毛詩集解及繹史皆列蟋蟀於共和之時；歐補謂変風作於宣王之時，故蟋蟀列於宣王。攷晉世家僖侯在位凡十八年，在共和時十四年，而宣王時僅四年，然蟋蟀詩意譏之以遅暮為箴義，又謂有究其死矣之旻，則歐氏列於宣王時是也。又謂歐譜侯人以下三詩列於頃王，即序所謂其詩不知早晚，則列於最後者也。然攷共公立於惠王末年，卒於頃王元年秋，其在襄王時三十餘年，不應無一詩，而在頃王時半歲御有三詩，且如序所云近小人侵刻下民等亦不必定在臨卒之數月。此其所論俱極有見。至歐補三頌皆無圖，亦從馬戴諸本補三頌圖於十五國風之次，以備參攷。清代攷訂凡有數書，如騫此編，抑可謂盡心鄭學矣。

詩譜補亡後訂

詩譜補亡後訂

学詩堂經解二十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李宗棠撰宗棠字蔭伯安徽潁上人嘗以道員官江蘇是書一篇之中往往自相矛盾如既於關雎下言關雎為后妃自作又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言樂不淫哀不傷惟詩之寫人乃可善謂后妃自作則多有說不通者矣何彼穠矣既謂非東遷後之詩又於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下又謂春秋莊十一年書冬王姬歸於齊嫁齊桓者謂之共姬近於肅雍之德故夫子特錄之以附召南之末如此之類爲病非小其他若季女條謂季女之爲季蘭則見於魏源詩古微吉士誘之一條謂泥於懷春乃是懷春非美名宜乎吉士挑誘之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女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邶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則見於胡承珙毛詩後箋終風且暴一條謂終猶既也則見於王引之經義述聞皆不標明亦其失也

学[illegible]詩堂經解

九經考異九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illegible]名清四庫總目未著錄每卷之首有孔繼涵印考孟子開[illegible]摘語云洪武時上獵孟子至芥冠讎之說令儒臣刪修之名曰孟子節文於此知其爲明人又詩經開章按語云嘉靖中予邑豐道生以其先世所傳魯詩世学[illegible]於世謂是正始中虞松奉詔摹石於此知其爲鄞縣人顧炎武日知錄嘗曰明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頒之学宮經学之廢實自此始又曰八股行而古学棄大全出而經[illegible]亡故有明一代說經之書無甚可觀是編[illegible]具有條理不肆不支其謂魯詩世学爲豐坊私撰並稱近有刻詩說者其體與毛詩小序相類亦是申公所著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稍異考漢志有魯說二十八卷既與今詩說卷數不合而唐人言魯詩已亡則安得復有是書蓋又依倣豐氏而爲之此其不爲僞書所惑在明儒中尤爲難得矣

九經考異

十三經客難五十五卷 江西刊本
清龔元玠撰元玠字瑑山一字畏齋江西南
昌人舉博學鴻詞再舉經學皆報罷乾隆
十九年進士官貴州銅仁縣知縣降改教職
補撫州府教授是書名為十三經實止十經大學
中庸本在禮記内而孝經稿失故也周易客難
謂後天八卦定於伏羲文言為周公所作乃其創
解又喜以史事證易如謂初九磐桓利居貞利
建侯漢高未為天子[illegible]之前象居賴此六三即鹿
无虞象類項羽皆不甚合書經客難謂序不

哉外丙仲壬決非孔子作又據經辨太甲之非放
以為尤有關君臣之大防然於外丙仲壬則信孟
子此獨何以不信孟子乎其論東晉古文之僞固
為有識而偏信竹書紀年亦失之過詩經客難於
衛風鄭風頗且正朱集傳[illegible]生民先生如
達為形小羊故悉而棄之殊屬臆說春秋客難自
謂釋事則據左傳釋義則自公穀以至漢唐宋
元明諸家其實非特不采公穀[illegible]凡與左傳異
義者皆所弗取也禮記客難儀禮客難俱罕所
闡發周禮客難謂後世沿壞取民無制生賦者
善而君富不及三代三代法良取民有制生賦者樂
而君富過於後世賦稅總論且曰寸地尺天皆入
貢者惟三代乃足以當此也是語流弊尤大孟子
言文王之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豈其說
非邪其軍將師旅師卒長兩司馬伍長總論云周制
造士選士之法未有不嫻于武[illegible]事而能登仕籍者
蓋自其入小學也十三舞勺舞象成童習射御其
入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由大樂正
而升諸司馬也司馬辨正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於王而定其論而後官之凡疏於武事不克中司

馬之選者樂正必不升於司馬司馬必不以告於王
而官之矣此見周之人才文武止是一途所為進
仕之後無事則公卿大夫士各供其職有事則隨其
高下軍將師帥以至伍長無所施而不可也此誠發
前人所未發大學客難中庸客難多空言無實
論語客難自牖執其手謂診脈候息於脈息知其
必亡故嘆之與江聲論語竢質說同子見南子謂
集注言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當求之傳記
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詁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
左傳成公十七年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焉

使立於高國之間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
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昔人據
祭祀不絕相避之說得之泰伯三以天下讓謂讓與兄
弟以讓季札釀成亂禍正與其祖泰伯相反夫子
蓋感其事而有此言二條俱不爲無見孟子家雜子
產聽鄭國之政章謂子產不過偶有橋梁未成適見
褰涉心惻暫爲之非必常如此也事與田單解裘衣
涉淄者同戰國時或以此稱子產孟子傳之主論以
備王政之一并歸重於平政而不然子產治鄭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豈徒杠輿梁之

十三經客難

切於民者而反不知乎是說亦允爾雅客難僅釋
訓釋地釋畜各一事疑尚未成書也

考信錄三十六卷 東壁遺書本

清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
隆二十七年進士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是書獨
標已見不主故常其上古考信錄謂易傳僅
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
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
皇人皇皆妄也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凡
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詞不可爲事實此雖
疑古自是正論唐虞考信錄謂歷數在躬非
聖人之言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則

考信錄

殊不然論語天之歷數猶書皋陶謨云天叙有
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何言哉
亦以人事定之耳至夏商考信錄謂外丙內壬
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內壬而代程
子胡氏之說皆謬豐鎬考信錄謂伯夷叔齊無
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
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
國時楊墨橫議皆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
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
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

故好采異端雜說此學者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
并與々類俱精確不移與其謂周自立國於岐
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紂與文武原
無君臣之分但為名號正朔所在故論文武者但
問審為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
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王莽無殊非君臣
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illegible]說蓋與
夏商考信錄言湯未嘗立於桀之朝意同是
殆瞽儒之見欲立君臣之大防也呂氏春秋順民
篇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illegible]祭

考信錄

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
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案史記周本紀曰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非獻地乃辭也此較得實是文王稱西伯亦紂所
命矣併云與商無涉故齊宣之問武王伐紂有
以臣弒君之疑而孟子第言聞誅一夫紂初不辨其
有無君臣之分也春秋傳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禮大
學亦曰辟則為天下僇矣此湯武革命所由順
乎天而應乎人也又以々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為
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
言喪服與儀禮迥異是不足以難儀禮妻喪期
年與父在為母服同且必三年然後娶故亦可
稱三年之喪洙泗考信錄深惡張禹以為但知
媚王氏取富貴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
采而采蓋不少矣苟依所說恐滋疑經流弊謂左
傳言孔子相夾谷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為相國
之相案孔子相魯見於晏子春秋荀子諸書不止
史記云然即以左傳考之正義引釋例曰夾谷之會
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

考信錄

責侯田拒齊之享屈彊國正曲儀此聖人之大勇
也云々苟豈相禮而能然乎孟子事實錄謂後人
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王行王政不知周顯
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君西周君判為兩國已降同
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
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務而妄議也
斯論與宋羅璧識遺稱孟子以王道曉諸侯為
明時周一有識視李覯常語之謂孟子輒曰無
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九經說十七卷 惜抱軒全集本

清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主事官刑部郎中是書本目後有陶定申記曰夫子嘗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之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〻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此其持論名通洵可為後學

圭臬然此編易說則專以程朱為宗如翰音登于天說謂程子謂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雞曰翰音言如雞欲登天也鼐意程子說是案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曰巽為雞應在震〻為音翰高也巽為高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此即程傳朱本義所從出苟不讀古傳注雖程朱之說亦何能盡了解乎姚氏本講宋學而尚書說以今所傳古文尚書朱子首發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贓證是非大明顯然之不為過不當列之學於是乃為宋學家所詬病矣總之治經不分門戶審其所長篇中如關雎說謂朱子集傳以為宮人美后妃之詩確不可易而蕩〻上帝說則謂朱子不用舊說然意似迂曲又與詩〻不貫不善毛詩說之安庶子王亦如之說謂儒者為禘之說多矣惟王子邕之言正而篤公子有宗道說又謂鄭氏說經所得其義而為義疏者不能詳後之舍鄭而為說者皆亡矣是真能擇善而從踐其所言焉

七經精義二十卷 自刻本

清黄淦撰淦字緯文又字綺霞浙江錢塘人乾
隆四十五年舉人是編蓋為科舉文字而
作初刻止易書詩禮記春秋後乃益以周
禮儀禮概顧之曰精義[illegible]中除采先儒人
[illegible]外皆[illegible]宋元明清諸家之說[illegible]參己意
易則取胡炳文本義通釋居多詩似不知
有齊魯韓三家尚書[illegible]不[illegible]今文古文[illegible]
記以大學中庸註列四子不復別之禮書[illegible]
[illegible]大記喪服問服問間傳三年問

七經精義

以凶禮無關舉業屏之惟曾子問喪服小記喪
服四制男存數條而已春秋以左傳為主多
涉議論罕明經旨周禮儀禮更非所習矣
其詩經精義自序謂今鄉塾讀本宗集傳
而遺序說宗穆以古人說詩各有其解淹貫之
可為制義推波助瀾[illegible]其用意[illegible]不在經亦
何必深求乎

邃雅堂學古錄[illegible]卷 家刻本

清姚文田撰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乾隆
五十四年舉人獻賦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
慶四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
撰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僖是書卷一為學
易討原凡十二原其原圖原書諸本於數
原筮法[illegible]或疑左氏多出傳會邑謂事之
有無數千載後不敢臆定然古無是法左氏
能鑿空為之乎且後世如管輅郭璞非卑尚能
極知未來之事此法未亡猶必無是人焉宗敢遽信

邃雅堂學古錄

況左氏於梓慎言水裨竈言火皆特著其不
驗豈為任數而好奇哉此其持論甚為明通
卷二為顓頊曆學卷三為夏殷周曆考鄭合表
卷四為周初年月日歲星考卷五為春秋經
傳閏朔表卷端有云予既深知杜預尚家之
失幸賴傳文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即
據此以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率復取
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誤者然後
二千三百餘年之曆法燦然復明亦古今之一大
快事矣蓋其自信如此表後又云以上經傳月

日有確知其誤者已分繫於各年之下其或由三正不同或由傳寫錯誤今更不能臆定備錄於後俟攷凡四十七條則又未嘗不闕疑也夫不自信何■若書不闕疑■致迷古學者於此當所從事矣

邃雅堂學古錄

肖巖經說十六卷 嘉慶十四年家刻本

清趙良霨撰良霨字肖巖里居俟考■讀春秋卷尾有兄子紹祖跋云叔弱冠舉於鄉公車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於廣東即移疾歸其為何年進士仍未之詳是書讀春秋二卷讀詩經四卷讀禮記十二卷讀易經止乾一卦蓋其絕筆也春秋尹氏卒謂尹氏春秋既不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以著子朝之亂所本也而傳以為君氏隱公之母聲子果為聲子公即不敢諱用夫人之禮史亦當書公母某氏今乃曰

肖巖經說

君氏古無■經有古文此駁左傳則是論尹氏則非宋人執鄭祭仲謂經不名仲而書行以尊王命所以誅權臣也亦近臆說詩經大旨宗朱集傳不信毛序故關雎即以為作自宮人之美后妃而於木瓜則云朱子獨疑為男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虛辭欺後世也衛為狄滅而後能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戴文乃桓甫歿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立幼瓊琚之報何存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篤據經以立義則較施之務從其多男女也而寧不可通

于君臣朋友之相與式是所以集傳義有未
安而為之彌縫耳禮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以鄭注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甲兵之
處該甚分明說者謂府以藏物為名庫亦其藏
之之地無論與鄭注不合亦顯與經文兩言之者
背矣又天子之縣內謂古無以王畿為縣者秦虞
稱服所謂殺成五服是也周語有曰邦內甸服又曰
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皆仍為首五百里甸服之文也
鄭以縣為夏制果何據乎一從一違皆不為無見
至於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

肯巖經說

虞夏皆出黃帝黃帝孫曰顓頊顓頊生窮蟬虞
六世而有舜則舜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黃帝于顓頊
之廟於禮為宜嚳則之曾之孫於黃帝為曾孫
而顓頊之族子也去舜遠矣乃舜以受堯之天下
遂郊配嚳而宗祀堯則知為人後者為之子凡
以旁支入承大統者不得復顧私親也要祭法鄭
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
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依此則虞
之郊嚳宗堯非為受堯之天下而然也此又徐
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神 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

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
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於史記五帝本
紀大戴[illegible]帝繫系惟無句望 且不言出 (案大戴禮作句芒)
自黃帝 其曰舜祖幕幕與左傳史趙曰自虞
幕至于瞽叟無違命合然則舜祖乃虞幕
非顓頊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鄭注尚德亦臆度之詞若吾良劉所
言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堯舜之禪讓直同於壽
郭之傳學矣焉[illegible]不然又將何說耶
無徵正不必強作解[illegible]也

肯巖經說

七經讀法不分卷 道光五年刻本

清孫喬年撰。喬年有尚書古文證疑，已見前。是編有其子全嚴附記，稱喬年於七經嘗有著述，所釋詩文論文講明義理，博引群儒，總計數百萬言。此特其七經卷首讀法源流綱領，全書尚待梓也。其讀周易謂易學當以朱子[■]本義爲主，而讀毛詩則亟取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不以集傳爲然。讀禮記謂周禮醇疵各半，儀禮枝葉繁[■]，未甚切日用，惟禮記多名言微理，故三禮並行而獨以記爲粹。然周禮醇疵固有難言，儀禮豈可盡瑣瑣議之。韓愈讀儀禮雖自謂苦難，不同後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未嘗不慕其進退揖讓之盛，是則可謂知儀禮矣。喬年既以記爲粹，又云文多雜錄，非出一手，真贗相掩，瑕瑜互見，得無自相衝突乎。其[■]檀弓純講論文法，論語孟子亦復如是，蓋制義之流毒也。惟讀春秋論胡傳之失，較爲中肯耳。

緇經堂經說一卷 緇經堂類纂本

清陳慶鏞撰。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官工科給事中，謹支議左遷光祿寺署正，以大臣薦，仍授御史，旋回籍辦理本省團練，敘賑光祿寺卿銜。是編本在緇經堂集中。慶鏞以疏劾貴近，直聲震天下，而世鮮知其經術之湛深也。篇中如生民首章魯毛異同解云：使姜嫄爲嚳妃，稷爲嚳子，則周魯何以特立姜嫄，不聞別立嚳廟，又何以云即有邰家室，故但以有邰氏之女訓之，於經脗合。說詩者當以魯爲優，是可謂要言不煩矣。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解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見於天子是爲大會同，故在郊；若兩君相見，諸侯自相見，是爲小會同，則在廟。兩君相見禮，方以係章甫，自是上介服，而赤亦相君，謙退不敢當之言耳。實則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如此，所謂端章甫者，並爲兩君擯相之服無疑矣。其辨甚析。[illegible]他如釋鼙、釋豐、釋楯、釋應，言其小學之精，可概見矣。



十三經拾遺十六卷 嘉慶五年刻本

清王朝璩撰。朝璩字達泉，江西萬年縣人。朱彝尊經義考考逸經三卷[■]取以相校。是書自序云見其春秋祇左傳一條，周官同經曲之别，諸經散逸，章罝咸多，特蒐求采擇，裒成一書，意誠[■]善。然其中如夏商二易遺文[■]引帝王世紀、李淳風乙巳占、李昉太平御覽、羅泌路史、王應麟玉海、黃氏六藝流别及董斯張之說，此類不可據，而乙巳占所述姮娥竊不死之藥以奔月，路史所載共工人面蛇身朱髮、霍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尤涉荒誕。詩逸篇所錄文王、成王、穆王之歌詩，雖見於琴操、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諸書，顧其詩與三百篇絕不相類，以[■]是補經，詎非貂不足狗尾續之謂與。朝璩所著書不經考正，較此為優，今附誌之，庶不沒其善云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 道光十年南海刻本

清李式穀輯。式穀字海鉋，浙江仁和人，科第官職未詳。是編為南海葉夢龍付梓，吳榮光名之曰五經衷要。其纂止五經者，以科舉功令所定也。榮光序稱於五經舉其理之精奧、說之歧出者，悉衷以御定經義。然於書則不辨今文古[■]，及伏鄭異同；於詩則并召南行露、野有死麕二什亦置不議，如衛風、鄭風，朱集傳所謂淫奔之詩，更無論矣。禮記中凡屬凶禮，若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篇，概屏不錄。昔唐初五禮儀注，吉凶畢舉，李義府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刪去國恤一篇，此為科舉起見，尤而相效，無關經學，姑存其目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０１
作者＝
页数＝７８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